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冊

中華書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冊)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通州中西印刷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 42 印張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900 冊

統一書號: 17018·174-10 定價: 30.30 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編輯委員會

傅斯年（主席） 陳寅恪

趙元任（羅常培代） 李 濟

董作賓（常務）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本

目錄

六書古義·····	張政烺
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勞 榦
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王崇武
中古自然經濟·····	全漢昇
讀東城老父傳·····	陳寅恪
讀鶯鶯傳·····	陳寅恪
漢武後元不立年號考·····	勞 榦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之影響·····	全漢昇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傅樂煥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	丁聲樹
古識緯書錄解題(一)·····	陳 槃
燉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	陳 槃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全漢昇
宋史職官志考正·····	鄧廣銘
查繼佐與敬修堂鈞業·····	王崇武
講史與詠史詩·····	張政烺
居延漢簡考釋序目·····	勞 榦
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岑仲勉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出版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第十本

目 錄

篇 名	撰述人	頁 數
六書古義·····	張政烺·····	1— 22
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勞 榦·····	23— 56
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王崇武·····	57— 72
中古自然經濟·····	全漢昇·····	73—174
讀東城老父傳·····	陳寅恪·····	175—180
讀鶯鶯傳·····	陳寅恪·····	181—188
漢武後元不立年號考·····	勞 榦·····	189—192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	全漢昇·····	193—222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傅樂煥·····	223—348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	丁聲樹·····	349—370
古識緯書錄解題(一)·····	陳 槃·····	371—380
燉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	陳 槃·····	381—402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全漢昇·····	403—432
宋史職官志考正·····	鄧廣銘·····	433—594
查繼佐與敬修堂鈞業·····	王崇武·····	595—600
講史與詠史詩·····	張政烺·····	601—646
居延漢簡考釋序目·····	勞 榦·····	647—658
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岑仲勉·····	659—662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第十本

撰述人索引

人 名	篇 名	頁 數
丁聲樹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	349—370
王崇武	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57—72
	查繼佐與敬修堂鈞業	595—600
全漢昇	中古自然經濟	73—174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	193—222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403—432
岑仲勉	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659—662
張政烺	六書古義	1—22
	講史與詠史詩	601—646
陳 槃	古識緯書錄解題(一)	371—380
	燉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	381—402
陳寅恪	讀東坡老父傳	175—180
	讀鶯鶯傳	181—188
傅樂煥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223—348
勞 幹	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23—56
	漢武後元不立年號考	189—192
	居延漢簡考釋序目	647—658
鄧廣銘	宋史職官志考正	433—594

六書古義

張政烺

六書之學原本周官，著於七略，大章於說文解字，流傳殆二千年，清代尤盛。總統學術，凡說經無分今古學，皆以此爲根本，旁及諸子百家，屈宋之賦，馬班之史，莫不於六書求達詁，可謂盛矣。閒嘗習而疑之，夫古今人智能相去宜不甚遠。今之學僮猶古之學僮也。何古之小學所肄習者，今則絕不可施，甚且白首矻矻，終身未能通其義？卽以許君之書論之，凡所謂指事象形云云，或扞格而不可通，許君老師，博采通人，而其所得如此，將謂五經無雙之儒不能達小學之旨，充師保之任耶？以此積思久之，知象形至假借等六名，絕不見於新莽以前之書，而恍然其爲劉歆一家之說也。

何以言之？六書之名僅見於周官，爲保氏所教國子六藝之一，而並無其目。保氏職云：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經文簡古，究以何爲六書，實所未詳。漢人推衍其說，始列名目。今可考者凡有四家三說，而尋其本源皆出於劉歆。班固漢書藝文志小學家云：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班志原本劉歆七略，所謂『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見諸篇首，世之究流略之學者亦早有論定。荀悅漢紀（卷二十五，前漢孝成皇帝紀二）述『劉向典校經傳，考其異同。……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而其節約七略之文，有云：

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

與班志之文同，尤志本於七略之證。是班氏之說直接出於劉歆也。許慎說文解字序：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許君此敍首述文字之用及小學廢興，與藝文志多相同，其本諸七略而加以鋪陳，自無疑義。藝文志乃刪節七略爲之，則此敍保存劉歆原文或更多矣。周禮本無八歲入小學明文，惟藝文志據七略推述及之，以爲古制，而許君則坐實其事，稱之不疑。段玉裁云，『因保氏併系之周禮』，以今觀之，無寧謂許君習於劉歆之說而未深考也。許冲上說文表云：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

則許君古學出於賈逵也。鄭玄周禮注引鄭司農云：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此出鄭衆周官解詁，爲東漢周官家傳受之說，故馬融鄭玄從之無異言，鄭衆賈逵之父皆從劉歆受業，衆與逵又悉傳父業，（後漢書卷六十六本傳），則皆爲歆再傳弟子，而又皆從歆弟子杜子春受周禮，並足以證明鄭衆許慎兩家保氏六書之說爲間接出於劉歆。蓋六書之說僅保氏一源，而周官之學僅劉歆一源，則其師承自可考而知。賈公彥周禮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官傳云：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逵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

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

周官於諸經中其出最晚，前世傳其書未有家，自劉歆典校祕書，始竭力表章，於是向之無絕師說者始有專門之學，世守之人。是無劉歆，即無周官之學也。然則雖謂無劉歆即無六書之說可也。至班固鄭衆許慎所用名詞雖有不同，而其涵義則一。疑班固本七略爲歆說，鄭衆許慎所傳不同，則又展轉修訂之故歟？於此益可見其說尙命名無定，爲距成立之期猶未遠矣。要之，明其傳授，抉其本源，觀其指意，存其大體，斷六書爲劉歆一家之說，自不疑也。

兩千年來疑六書之說者，惟康有爲一人，見新學僞經考卷三漢書藝文志辨僞，雖多偏激之言，實具精卓之識，覽者可慎取焉。

周官後出，本無師說，劉歆王莽未免傳會于前，鄭注賈疏實惟墨守于後，遂使躋爲禮經，勒成聖典，密緻工整，若無可疑者。今若分別經注觀之，去其解說，還之歆莽，徒取遺經，研究終始，考古制以參證，援古物以比驗，則其本義必有可發明者。今之所考即其一例也。

周官之六藝，除保氏外，又見大司徒之職：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今欲明何爲『書』或『六書』，宜先知此『書』字之義，及古者『小學』之制。試先參考漢代實行之小學教育。漢制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學五經，而小學實以書法爲主，故又名曰書館，或書舍。桂馥札樸卷六書館條云：

今以教授館爲書館，讀如書籍之書。案當如學書三冬之書，謂小童習字之館。論衡自記篇，充爲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尙書。馥謂充以學書之館爲書館，其受論語尙書之處別是一館，不僞書館矣。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邴原別傳，原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之。曰，夫書者必有其父兄。師哀之曰，童子欲書可書耳。（桓

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見漢書東方朔傳。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王先謙補注說解尤詳可參看。）

讀桂君此文，可窺漢代小學之制，惜其引書刪節文字過甚（邴原別傳見魏志本傳注引，詞句且有改易處。），今如追檢原文，已足說明六書之制。前人心地淳厚，不存疑古之念，故雖有確切獨得之見，僅說到幾分，猶多待後學觸類而長之也。桂君所據崔寔四民月令當本齊民要術轉引，今見玉燭寶典所引者，文字微有不同，怡蘭堂叢書有唐鴻學校輯之本，以寶典為主，而校以要術尚稱謹嚴，今摘其有關學制者錄之如下：

正月 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

謂年十五以上至二十。（舊作三十，據齊民要術三改。）

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研凍釋，命幼童，

謂九歲以上十四以下也。（舊作十歲以上至十四，據要術三補改。）

入小學，學書篇章。

謂六甲九九急就三蒼之屬。（二字舊脫，據要術三補。）

八月 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

十月 農事畢，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如正月焉。

十一月 研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此字舊脫，據要術三補。）
小學。

要術與寶典所引微有差異四處，點畫辭氣之間無足深論，惟末條寶典作『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要術『小學』上誤多一『入』字，至關重要，是不可不辨也。崔寔此書實漢民間通行之制，處處與農民生活相應合。古之學者耕且養，故大學上學期以正月農事未起始業，下學期以十月農事畢始業。幼童體力發育未成，不任勞作，故與大學受業之期不同，上學期迨研凍釋始入學，下學期則八月暑小退即已入學，除新年盛暑休假外，八月至十一月間無緣更有輟學之事；則十一月『小學』上要術多一『入』字，決爲衍文。且此入小學三字綴於句末，於文法亦不可通，蓋抄者不察，涉上文正月八月『入小學』之文而誤無疑也。然則此『小學』二

字當承上文『讀』字，與孝經論語篇章並列，爲幼童所讀學科之一。所謂『小學』者果何所指？苟以正月入小學學書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蒼之屬例之，則篇章當爲急就三蒼，而此『小學』自爲六甲九九明矣。蓋入小學首學及之，故有是稱，正月條下不復舉『小學』二字者，承上文『入小學』意義已明，避文字煩冗，故從省略。學書是正月至十月間事，入冬研凍不耐書，遂進讀孝經論語。邴原別傳云，『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是也。此仍舉『篇章小學』者，是二者皆四民終身日用所須，未可荒廢，束之高閣，故仍誦讀其文辭，所謂溫故而知新也。謂此『小學』卽六甲九九，前人無發之者，今反覆尋繹，殆無可疑。六甲，書學也；九九，數學也。然則保氏教國子之六書九數，其卽小學之六甲九九，亦從可知矣。

六甲卽六旬，以十干配十二支，其小公倍數爲六十，凡排天干六次，地支五次，而後一周。故六旬有六甲。今列其式如下：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六甲與陰陽五行相表裏，爲一切『迷忌』之基本，在古人爲一極重要之知識，自日常生活之吉凶趨避，以至學習九流兵書術數方技之學，莫不需此。是以小學首學習之，其制淵源甚古，歷漢至唐猶未衰歇。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天鳳元年：

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

補注：周壽昌曰，禮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古皆以甲子爲六旬首，此則莽所造王光曆也。錢大昕曰，戊寅旬中無子故忌之。何焯曰，莽自以土德，故改戊子爲六旬首。戊寅支剋干，故爲忌日。

按各家所說皆是也。然此係莽『改制』自重訂小學課本始，則皆未注意及之，猶未

識莽用心之深密也。說文戊部：

戊，中官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

向來解說紛紜，莫明所以。今按此實承王莽偽學而來，五龍卽五辰，戊子既可代甲子爲六旬首，則六甲五辰自失其位而拘絞也。晉夏侯湛抵疑（見晉書卷五十五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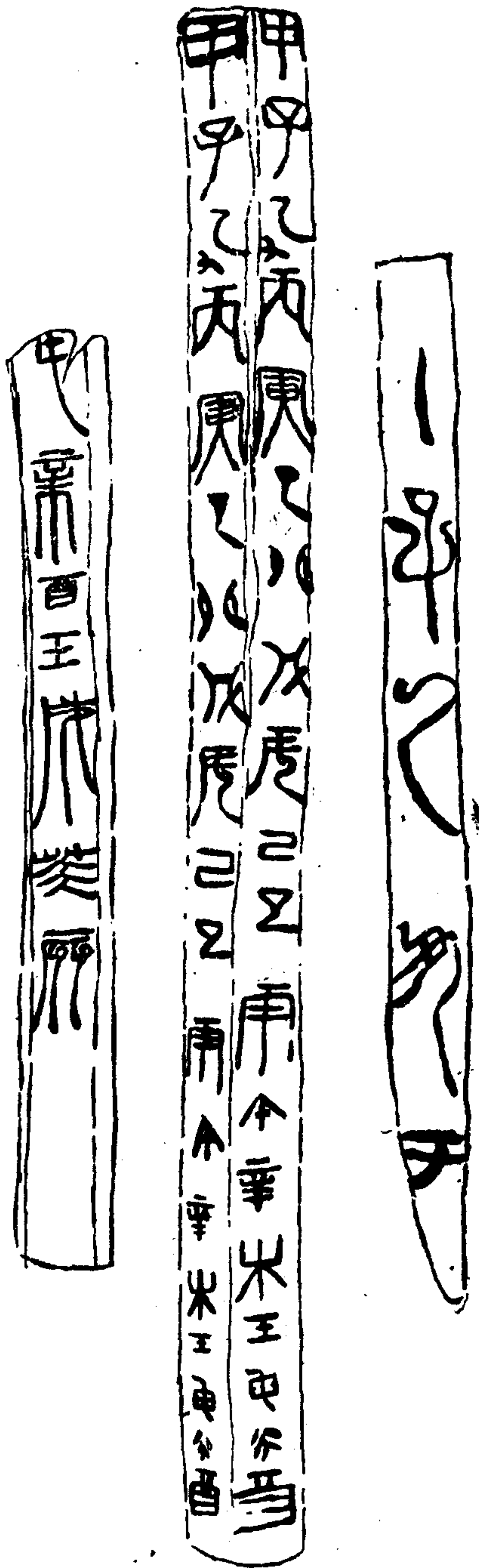
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

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此論不學之人竟躋非位，乃以習甲子與諷急就同言，自指入小學所學之六甲無疑。南齊書（卷五十四）顧歡傳：

歡年六七歲，畫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

『畫甲子』，畫字當爲書字之誤，卽學書也。云『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者，據鄭志及流沙墜簡，六甲共分六篇，書於六簡（見下）。蓋歡僅得其半，析計而知其全，故南史（卷七十五）改其文曰，『年六七歲知推六甲』也。隋書（卷六十六）李諤傳：

上書曰，……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3) (2) (1)

插圖一 流沙墜簡中之六甲
（約縮短三分之一）

此言世俗染習華靡之文，欲求學僮速成躐等以進。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六）上安州裴長史書：

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

此白自述幼年穎悟求學甚早，誦六甲即內則之數日（見下），自來文士屬辭，喜務藻飾，每選用數字，故求對仗工整，故李諤李白時小學是否首習六甲，未可質言。按後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隋杜臺卿作玉燭寶典，皆欲流俗應用之書，非務陳高深理論者，而皆引四民月令學六甲九九之文，必其時村塾教授如此，則沿及唐初自有可能。自此以降渺無聞焉，則其廢亦即在唐世乎。

漢代閭里書師所教六甲之制，今亦有可言者。流沙墜簡小學術數方技書中次於曆譜之後，有干支譜三簡，今摹其文，並錄考釋如下：

干支譜（木簡，出敦煌北，長一百七十三米里邁當，廣十二米里邁當。）

甲子 乙丑 丙（下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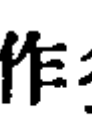
又（木觚，出於敦煌北，長三百三十三米里邁當，底廣三十米里邁當。）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又（木簡，出敦煌北，長一百六十二米里邁當。）

（上缺）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右干支譜三簡。第一簡甲字作，與古金文同，第二三簡癸字作，則別字矣。此譜殆合十簡，分書六十甲子爲譜，以供推步之用。殷虛文字中亦有之。

今按，此即漢代學僮學書之六甲也。何以言之？據今所考訂，知由漢至唐小學皆先習六甲。六甲非難習者，又與曆日相切合，日用不可離，則凡識此二十二字之人，必能背誦無疑，推步之人習用已久，益可不須專製此譜。且此三簡彼此多相同，自爲一類而與本書他簡有特異者三點，如解釋爲六甲，則處處可通，如謂爲干支譜頗不適合。（一）三簡皆奇觚粗劣，與急就第一及第十八兩簡相似，乃率意削成，爲學書之用者，與曆譜諸簡之平整勻薄，其製作迥不相同。（二）三簡皆大字，每簡所容至多不過二十字，而第二簡又兩側皆書甲子至癸酉字彼此從同，容字少而耗簡

多，笨重粗拙不便攜藏如此，皆似學書者所爲，而與曆譜之行密字小者不同。以此爲干支譜，將見推步者所費多而爲用少也。（三）三簡皆篆書，此至可異。漢人通行皆隸書，取其約易，觀他簡可見，曆譜亦然。如作干支譜，當亦不異。惟學書者則仍可習篆書（如史籀篇），乃學校中保存一種古代之制度，以此推之，此三簡亦宜是六甲，信如此亦可窺六甲爲篆書，而其淵源殊古遠也。有此三點，可斷三簡決爲六甲無疑，此第一簡始甲子，下缺；第三簡終癸亥，上缺；第二簡兩側反覆書甲子至癸酉兩行。此其爲制亦有可考。周官占寢疏引鄭志云：

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

是漢人六甲分爲六篇，蓋每簡書自甲至癸爲一篇，以首二字爲題，如他書之制，分而習之。然則此第一二兩簡當名甲子篇，第三簡當爲甲寅篇，又可定矣。羅振玉云：『此譜殆合十簡，分書六十甲子爲譜』，殊誤，非惟不明古制，與實物亦不合。十簡當爲六簡，蓋筆誤也。（羅云「第一簡甲字作十」，亦誤，乃上部磨滅，非「與古金文同」也。）

六旬共爲六篇，以甲爲首，分別學習。自其體言之則曰六甲，猶倉頡等三書合曰三倉；自其用言之則曰六書，猶史篇亦曰史書。漢人小學以書法爲主，六甲遂有六書之名，末世村塾徒知有經，以至村書雜事皆著經名，而於宋人訓蒙之三字訓（見項安世家說），則易名爲三字經，其例一也。夫書學夥矣，而實以六甲爲首；數學夥矣，而實以九九爲首；故書數亦曰六書九數。非謂其學止乎此，所以昭其始也。羅氏書中六甲之後卽次以九九術，以今考之，適爲漢人六書九數之學，而羅氏熟視無覩，未達一間者，則以未明漢人小學之制也。

六甲之源可上溯至殷代。羅氏於漢簡干支譜云，『殷虛文字中亦有之』。實則殷虛所出僅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一葉第五片當爲干支譜，其餘皆亦非干支譜，而爲殷人學書之六甲也。今選第一期第五期較完好者各一片，揭之如下：

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第一四六八片云：

此由二片復合，與前片當同是一骨。內容乃將甲子至癸酉之十日，刻而又刻者。中第四行字細而精美整齊，蓋先生刻之以爲範本。其餘歪斜刺劣者，蓋



插圖二 殷代骨板上所刻之六甲

(1) 第一期(武丁時) 見前編 3.3.1 (2)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 燕京大學藏

學刻者所爲。此與今世兒童習字之法無殊，足徵三千年前之教育狀況，甚有意味。又學刻者諸行中，亦間有精美之字，與範本無殊者，蓋亦先生從旁執刀爲之。如次行之辰、午、申、三行之卯、巳、辛諸字，是也。

唐蘭先生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第一至三片云：

卜用甲骨所刻文字，多與兆璽有關，惟六旬之名，多擇隙地爲之，不涉卜事爲獨異。或謂卜人藉以記誦稽考，然此實屈指可數者，今世星者推人命造，年月日時之榦枝，頃刻可得，甯有專家世業，而不能舉此六十日名者乎？余謂此皆習書者所爲，稱榦枝表者誤。卜骨中恆見習書者之字，此六旬之名，其不同之字，僅二十有二，便於反覆學習，殆書法之基礎，故所見獨多也。

卜辭書法，在當時自成風氣，如免作𠂔，鼎作𠂔（即貞字）均與施之方策彝器者不同。此六旬之名，書法之精美者，殆是前輩之範本，而粗劣苟率，如右列三片之類，則新進後學之所爲，於此可見其授受之迹。

卜骨所刻榦枝，其例至不一，有全刻六旬者，有只刻三旬者，亦有反復刻三旬者，足證其但爲習書也。其直書者，以十日爲一行，自甲至癸。按鄭志云：『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是漢人書六旬猶與殷同也。

郭唐兩先生雖未明漢人學書六甲及六甲即六書之制，而其考釋甲骨文字，觀察銳敏，論斷精確，恍然如見古人制作之遺意，真能盡考古之事，幾專爲此文之注脚者，吾不禁深切佩服之也。以此見漢人學書之法，沿習甚古，蓋自有中國文字記錄以來，即有學僮摹習六甲之制矣。郭先生所考者爲第一期物，凡刻甲子篇五次。唐先生所考者爲第五期物，第一片六篇具二三兩片皆僅甲子篇（第三片凡刻兩次），可知分篇學習之制，殷人已然，殆亦自然之勢也。惜皆不工整，與前揭兩片工拙懸殊，蓋前者爲三千年前六書之楷則，此則當時之『描紅』也。至殷代小學之制別爲專文考之，茲不論焉。

試更究漢代禮家所傳小學之說，則於幼童學六甲之制亦有可發明者。禮記鄭氏注內則第十二（摘錄）：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方名，東西。）

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傅住宿於外，學書計。……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外傅，教學之師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

二十而冠始學禮。

內則爲小戴四十九篇之一，朱子儀禮經傳目錄內則第五云，『蓋古經也。』又云，『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故取以補經。』按自鄭君以後惟朱子最深於禮，則其言必有所見者。鄭注小戴禮記雖前無所承，然自西漢以來禮記卽翼儀禮而行，既有傳授，則必備師說可知，鄭君絕不敢妄作，殆可斷言。漢書食貨志述周室先王之制云：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臣瓚曰，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

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王粲儒吏論（御覽卷六百十三引）：

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具存于此矣。

此皆略同小戴內則之說（五方卽方名也），合而觀之，古者小學之制燦然明備。惟書計當卽書數而與六甲並出，驟見似覺與六甲九九卽六書九數之說抵牾。然循繹學習次第，則教之數日在出就外傅之前，蓋未入小學已習口誦，卽李白之五歲誦六甲，及就外傅遵習先日所爲，乃學習其書法也。白虎通辟雍篇云：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

又後漢書楊終傳云：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

說皆與食貨志儒吏論相同，而不舉六甲，則已賅於書學之內矣。鄭注內則，『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無論是否能得禮意，要爲漢人舊說，而唐人已不甚了解，故疏云：

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禮篇章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

蓋刪節六代舊疏過甚，致意義不明，亦惟今考訂古小學學書之制始足以明之也。

『六藝』在漢人書中皆漫稱五經，惟古文周禮之學始以爲禮樂射御書數。按禮樂射御書數實封建時代貴族子弟必習之藝，六經結集甚晚，其數本不盈六，實不足以當此。權其先後，自以周官之說爲近古。然其邇遞之迹亦有可言者。大戴記保傅篇云：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辯注，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

是六藝有大藝小藝之分。禮樂射御書數諸名既見於內則，而尋其學習次第，蓋書數爲小藝，禮樂射御爲大藝。書數爲民生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其學必普及。禮樂射御爲貴族所務，學書計者適可而止，未必人人習之，甚且無由而習之。蓋有入小學而不入大學者矣，然未有入大學而不小學者也。故大學肄業實具六藝，而小學則僅書計而已。戰國以降世家崩壞，國主游士所圖在陰謀相斫之術，已非車服管絃揖讓周旋之世。禮樂射御既不合時務，更秦之季世，阬術士，六藝從此缺。惟鄒魯諸儒生猶或抱殘守缺，而時移世異，其學殆已無足觀。故漢初言四藝卽有異說，王制：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四術卽謂大學之四藝也。漢立博士不以禮樂射御分科，舍藝術而重經籍。大學因亦以五經設教，而混稱爲六藝。然而小學書數之教則自古以來固縣延不絕。故四民月

令記大學學五經，小學學六甲九九之屬，雖視五經同六藝，然六甲九九則猶是先秦書數之學也。此漢代大學科目異於古制，小學同於古制之故，非敢有所選擇於其間，懼覽者滋惑故略論之。章炳麟小學略說：

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七略列書名之守于小學。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其法在算術，宜于天下，小學是則。此即書數並稱而禮樂射御闕焉。蓋六藝者習之不一時，行之不一歲。射御非兒童所任，六樂之舞，十三始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禮亦準是。獨書數不出刀筆口耳，長幼宜之。說文敘曰，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明節次最先也。其與九數容得並習，故劉歆言小學獨舉書數。

即已注意及之，然章氏不考漢制之實，故亦不瞭然于大學小學分立存亡之故。不知五經之起即代六藝，而禮樂射御固非漢儒之所實習也。

六甲即六書殆無疑義，然而探索羣書殊無明文，惟古三墳有之，而唐宋間偽書不知其所本。管子有六崋，實則是矣而名不可辨，姑略論之。管子輕重戊：

度戲作造六崋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崋，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此九九之數即九數，章炳麟已言之，文始略例乙：

或言六書始于保氏，殊無徵驗。管子輕重戊曰，度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經典九數見名則始保氏。保氏非作九數，知亦不作六書。意者古有其實，周定其名。非倉頡時遽無六書也。

崋字形詭變今不可識。六崋疑必與六書有關，作造六崋即謂配合干支以成六句。章氏不知古者六書即六甲，無解於以迎陰陽之說，故論六書未及。按此稱道度戲與周髀算經略同，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從安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趙君卿注：推圓方之率，通廣長之度，當須乘除以計之，九九者乘除之原也。）

周公之問，猶管子云『周人之王，循六崧合陰陽而天下化之，』九九之數卽九九八十一，而六崧自卽周天曆度亦卽六甲。五行大義論配支干曰，『一歲合三百六十日者，六六三十六，六甲之數也。』其說是矣。又可以太玄經徵之：

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咸貞……

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記歲，而百穀時雍。

故亦謂之甲曆。通曆曰，『太昊始有甲曆五運。』（事物紀原及玉海九引）太昊卽庖戲氏。通曆雖作於唐代，當有所本也。內經素問卷三，六節藏象論有『六六之節』『九九制會』及『五運』，卽六甲九九五方。（五運卽五方，見卷十九五運行大論，卷二十氣交變大論等篇）此實中國藝術之本，故其道無不貫，以爲幼童開蒙要訓者其以此歟。

崧字向有兩讀。路史後紀一注引管子輕重作『六畫』。古籍中書畫二字時有混淆，如淮南子修務篇云『史皇產而能書』，而藝文類聚引世本云『史皇作畫』。論衡感虛篇云『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而御覽（六一八）路史（前紀六）注所引『畫』字並作書。是其證。伏犧造書契見尚書偽孔傳序，當出魏晉人手，而其說則本讖緯。（見孔穎達疏）伏犧造六書則見偽三墳：

伏犧氏……命臣龍飛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

三墳爲唐宋間人僞造，是否有所依傍今不可知，然觀造六書與造甲曆明係一事而分爲二，殆根據兩種不同之記載，遂並存之歟！

路史注又云：

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爾。古之爲畫亦爲法，法至是而乏，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

此或出管子舊注，而今本無之。清宋翔鳳管子識誤云：

葆琛先生曰，崧當作仝，仝古法字。

此宋君述其舅氏莊述祖之說。莊宋二君皆深于小學博極羣書，故其說與古合。自後洪頤煊管子義證，戴望管子校正，皆同此說。按管子原文如爲『作六法』則亦必卽六書。蓋書與法之關係古至密切，如鶡冠子（陸佃解）近迭篇云：

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一本法字在書下。蒼頡黃

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

又王鐵篇云，『不待士史蒼頡作書』，亦申此意。可見書與法古以爲一事，而所謂書者即甲子也。漢熹平六年蒼頡廟碑云：

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以傳萬嗣。……法度非書不明。古今行事，非品□無以垂示三綱六紀。……

可見作書即作法之觀念漢末猶然。碑文又云：

復民五家，須□□禱，祈雨降子，……□□盜賊。

則其爲神猶兼執法矣。古書中記伏犧蒼頡事時有混雜，武梁祠畫像伏犧蒼精與祝誦氏相次，疑即世本作書之倉頡沮誦。此等托古之說多出緯書，考證甚煩難而無足信，姑不著焉。

以上所論非謂六書果出於伏犧或蒼頡，要可見六書即六甲於戰國秦漢間人著作中非絕不可尋也。

周官爲先秦古文舊書，不著撰人絕無師說，漢以前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漢成帝時衆儒共排以爲非是。然特擯諸經藝斥不得立學官而已，無所謂真僞也。自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鄭玄以爲『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而附離之者大半。蓋托之愈高則責之愈密，向來于先秦舊書莫不然者。林頌何休以至晚近郭沫若錢穆諸先生皆以爲戰國時書，俞樾云：

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爲，亦欲自成一代之制以詒百王之法。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湖樓筆談一）

其說多可信。如全書綱領以天地春夏秋冬名六官即於周制無徵，而與管子五行篇之說同，（大戴禮記盛德千乘兩篇已略具規模而不甚相符。）與六韜之分爲文武龍虎豹犬亦相似，乃戰國陰謀之術也。然其體系雖成於戰國，其材料則多傳於封建之世。作者蓋摭拾種種時代不同來源不同之材料，運用其學說組織附會而成之。故有

戰國人之理論，亦時有周代之制度，惟連綴未必得其宜耳。其來歷與逸周書最相似。特周官密緻工穩盛水不漏，逸周書則毫無編次，僅繫之一序而已。古人重體制故取周官。近人重史料故取逸周書。實則周官多存周時典法刑禮，猶逸周書多存周時詰誓號令，雖皆不免雜六國陰謀之書，苟能博徵約取區以觀之，不害其爲史料也。六藝之學徵諸經傳西周蓋已大備，而六甲猶可上溯至于殷武丁之世，則視六書爲周代小學教育課程，固可無疑問也。

周官六藝與保傅內則不殊。六書卽『數日』若『六甲』由種種證明可無疑義。劉歆發得周官本可援內則及漢時小學之制以說之，而創立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名者，蓋欲托古改制以提高小學課程，掃除巧說邪辭使納入正軌，以利古學之推行。西漢末葉學者識字程度低淺，小學不修久矣。檢漢書藝文志，當時所傳字書，大篆僅一史籀篇，建武時求之竟亡六篇矣。小篆僅一倉頡篇，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則其學皆失廢可知。今所見倉頡篇漢簡四枚皆以隸書寫之，此猶後世刻急就篇千字文多作正楷，蓋徒取其文句而不問其書體也。周官多古字古言，又無師說，欲其通行勢非從事於小學不爲功。故卽創立六法依托其書以行之。許冲上說文表云：

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

此許慎作說文解字之本旨，殆亦劉歆創立六書條例之本旨也。

劉歆創立六書條例亦非絕無所承，猶七略之前非無書目，特區別門類定著其法始於歆耳。其內容可依戴震之說分體用二者言之。轉注，假借，字之用也，實爲訓詁之學，儒先傳記多有存者，爾雅說卦尤爲專書，可以不論。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字之用也，是爲分析偏旁之術，由來甚早，戰國時著作中已見之。如左傳韓非所載，說文皆以爲本：

左傳 宣十二 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段云，文之會意已明，故不言從止戈。）

宣十五 伯宗曰，故文反正爲乏。（段云，此說字形而義在其中矣。煇按於六書爲指事。）

昭元 醫和曰，於文皿蟲爲蠱。（段云，會意。）

此皆以『文』爲言，似可謂之爲『說文』。

韓非五蠹 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段云，自環爲私六書之指事也。背私爲公六書之會意也。）

托之倉頡，是明以此爲作書之本義矣。西漢流行春秋緯中分析字形之語尤夥（他緯則未見），實與左傳相輝映。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七有緯字論一篇，余嘗就各家所輯緯書舊而廣之，得三十餘條。其辭皆先出訓詁後析偏旁，蓋兼文字體用二者舉之，與說文一書體例尤近。今選舉數例如下：

春秋說題辭 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文一大以鎮之。（按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

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立字日生爲星。

（按說文，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從晶、生聲。一曰、象形。從口，古口復注中，故與日同。）

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收，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黍。（按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其稱孔子曰卽本緯文。）

春秋元命苞 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箸爲廷。（按說文序，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又儿下去，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儿在下故詰詘。皆以詰詘爲形容，與此語同。）

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字從刀從井也。（按此云從刀從井與說文文體同。說文，刑，罰罪也。從井從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

日之爲言實也。節也。含一。開度立節，使物咸別，故謂之日。言陽布散合如一，故其立字四合共一者爲日。（按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從口一。象形。）

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其立字八推十爲木。八者合陰，十者陽數。（按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

形。從屮，下象其根。又按八推十之『推』字爲緯書中術語，說文士字下云，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蓋本緯文。）

土爲言吐也。其立字十加一爲吐。（按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

春秋考異郵 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其命從蟲。蟲之爲言屈中也。（按說文，風八風也。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從虫凡聲。又序『乃猥曰虫者屈中也。』）

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爲地。地主月精，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爲馬頭。

（按此與說文序引馬頭人爲長之說同樣荒謬。）

此皆以『立字』爲言，似可謂之爲『解字』。當時說經往往如此。蓋小學不修，詁訓不明，故乞靈於此，以致雜說滋蔓。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藝文志亦云：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想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

是雖爲劉歆所詆毀，而歆說亦卽自此出。蓋爲之歸納整理以成六法，猶李斯之奏同文字，乃省改審定使之就範，非特制也。惟李斯假秦始皇帝之力小篆得通行於天下，而劉歆六書則初未大行，舊法仍沿用不絕。論衡

奇怪篇 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

別通篇 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蒼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

商蟲篇 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

化。（按此與大戴禮易本命及春秋考異郵合。而托之蒼頡，蓋當時解說文字之術大抵如此。）

云『失道之意還反其字』，必是當時成法。可見其對分文析字之術有極大信仰，與前舉左傳韓非猶同。而以倉頡之章爲倉頡所作亦一時風氣如此，可於說文序徵之。

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喁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王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許君云『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段注字例之條謂指事象形等六書，而於通學無說。按古文家向皆以劉歆及傳其學者爲達才通人，見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及鄭玄序。後漢書盧植傳云：

植上疏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可見當時雖有劉歆六書之說，僅傳於通儒，世俗之儒固所希聞，未嘗覩也。更何能期其通行天下小學哉。

劉歆六書本於分析文字之術，而其學則源於易。此意藝文志及說文序已深切著明，蓋皆出七略舊說也。說文序首引易繫辭，次釋夬卦象辭，述伏羲之所以作八卦，及書契代結繩而作蓋取諸夬。其意蓋以爲書道實與易相通。易以象爲本，繫辭下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最爲明顯。惟書之作亦本物象，說文敘：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之謂書，書者如也。

文爲獨體，有類於八卦，字爲合體，有類於重卦，書者如也，易者像也，其理則一。繫辭下云：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

爻。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比之於書，則蹟者爲文字，動者爲偏旁，分析之解說之而文字之學興焉。故利用分析卦爻之方法以解說文字，實爲極自然之事。其方法，易上下經具存，象傳尤爲明白，如：

坎下艮上，蒙。 象曰，山下出泉，蒙。

乾下坎上，需。 象曰，雲上於天，需。

艮下震上，小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坎下離上，未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六十四卦，每卦皆有此類解說。君子觀其象而玩其辭焉可也。

分析文字之始，動機並不單簡，其義亦同於易。蓋以爲聖人與天地合德垂象示人，極關重大，觀象可以明是非，占禍福，爲行事之龜鑑，作議論之南針。此種見解，不僅存於易及分析文字之術，尤可由呂覽所言周鼎著象覘之，實一時代人之思想如此。

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慎勢，按理通自是觀象之象。）

周鼎有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適威）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達鬱，按此即子午相衝之說。）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先識）

周鼎著倮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離謂，按前引易繫辭與此語同，可見其道之相通也。）

此皆引在文末敘述或議論之後，猶他書之斷以詩曰書曰，而又申以嚴重之解釋。周鼎即九鼎之藏於成周者，爲古人所重，殆謂先王鑄鼎象物，足爲法戒，故引以成其說。說文序云：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段注，尙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黼黻黼黻希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日月以下像其物者，實皆依古人之像爲之。古人之像即倉頡古文是也。像形像事像意像聲，無非像也，故曰古人之像。文字起於像形。……古畫圖與文字非有二

事。……伏羲倉頡觀於天地人物之形而畫卦造書契，帝舜法伏羲倉頡之像形以爲旗章衣服之飾。大舜之智猶修舊不敢穿鑿。況智不如舜者乎？）

此稱虞書皋陶謨文而解釋之。蓋依漢時尚書家說，視宗彝（周鼎即宗彝也。）章服易卦文字四者之象爲同類，則其觀玩之道亦必相同。上焉者定是非，下焉者貞休咎，故其時解說文字，率觸類生情，取便口給，於本義百無一當，徒以證成已說而已；安能求其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哉？至若藉以辨章句，明訓詁，當在漢人經學極盛以後，抑其末流，故皆支離破碎，不識大體，而去經義日遠也。

劉歆創立六書，使說字之術有統紀，化古驗法戒之說，爲純文字學上之研究，實爲一大進步。其立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四名，即本於易象，其初蓋以象字爲主，而以形事意聲四字分注於其下，言各得象之一體而已。易繫辭上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正義曰：

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

或易學舊說如此，而實假義用之別，與形事意聲略似，尤可注意也。六書轉注假借之法，易傳中用之最夥，其名詞疑亦出於易，如轉注連文，古籍中至罕見，而易緯稽覽圖云，『右六十四卦流轉注十二之辰』，是其證也。

鄭衆許慎六書之名，改定劉說，實爲進步，而去其本遂遠，取法於易象之意漸泯，僅存一象形而已。後之學者每謂此四名『上字有變改，下字皆從同，可見改者隨文便稱，不改者實義所關。』（廖平六書本義語。）是以事形意聲爲實，象字爲虛，昧於斯學發生之旨，不知前乎劉歆者，說字只是一箇象字，由「漆黑一團」化分四類，固當爲實象，非虛象也。

許慎作說文解字，亦倣乎易，無論其欲理羣類，達神旨，演贊其志，知化窮冥，即以形式論之，牽強附合，以足五百四十部首，乃取六與九之成數。其部首排次亦有深意，徐鍇仿易序卦作爲敘部，最爲得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探賾索隱，雜而不越，始一終亥，知天下之至賾不可亂也。

後以治說文者，徐鍇猶能識許君之旨，故其書名繫傳，分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疑義，諸篇，規模易傳。自此以降，惟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略知其

意。自餘諸家雖於文字訓詁聲音之理，造詣精微，或駕凌許君而上之，而於說文一書，能玩其大體者鮮矣。斯亦劉學之餘微，漢人之微旨，故並著之。

說文敘云：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段注『自以爲應制作』云：

王莽傳曰，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制度甚盛。立樂經，自言盡力制體作樂事。

按王莽居攝踐祚效成王周公之事，其制禮作樂設官爲政多法周官，然則使甄豐改古文定六書者，或即傳會周官保氏之說邪？信如此，亦可見周官初顯六書猶無定說，故劉歆甄豐得各騁其辭也。甄豐之說本改竄『秦書八體』爲之，特以莽時重古文，而秦書八體有大篆無古文奇字，乃刪易之，並以古文居首而已。故七略（漢紀卷二十五引）藝文志（參考王先謙補注）皆以爲『六體』，以別於『造字之本』。陳義既不高深，自不足以致遠，兼以周禮起於劉歆成於通學。歆說遂行而豐說終不能行。然亦六書之一異說也，因略論焉。

此文寫成後，求益於勞貞一先生，蒙檢示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居延漢簡之照片，內一簡反正兩面書六甲之甲子篇，因反面重一庚字，共計二十一字。篆書拙劣不堪，轉折處皆掉筆，幾近於隸，惟結體稍長耳。運筆粗疏，點畫多失其位置，毫無熟練之氣，必初學書者所作，真漢代之兒筭也。以可證成本文之說，謹記於此，且致謝忱。其圖版聞將印行，可稽考焉。據此簡又可知插圖一之第一簡字體甚大者，必反正兩面合書一甲子篇，非其簡特長，亦非分書於兩簡也。惟其反面或剝蝕磨滅，故未爲人發現耳。海外學者如檢實物視之，必可以明之也。又此稿多蒙丁梧梓先生教正，附此誌感。政烺記

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勞 榦

〔壹〕論正卒——（甲）籍貫上正卒戍卒的區別——（乙）兵制上正卒戍卒的區別——（丙）正卒的種類——（丁）正卒的軍資——（戊）正卒的調發和率領——（己）正卒的編制 〔貳〕論戍卒——（甲）戍卒與衛士——（乙）衛士的番上和數目——（丙）漢簡上的戍卒 〔叁〕論繇役——（甲）繇役與賦稅——（乙）『更』有三品的問題——（丙）『平賈』的解說——（丁）繇役和兵役的復除 〔肆〕論後漢的民兵 〔伍〕論募兵和刑徒的應用

〔壹〕 論 正 卒

（甲）籍貫上正卒戍卒的區別

在漢簡上所記的兵卒，大致可分作兩種，一種爲騎士，另一種爲戍卒。

以下各條是關於騎士的例子；他們的籍貫都是邊郡人。

己酉：騎士十人，其一人候，其一人爲養，八人作塹，人作百五十塹，凡塹千二百。（敦煌簡戍役十七）

丁巳：騎士十人，九人作塹，一人養，人作百五十，凡塹千百五十。（敦煌簡戍役十八）

昭武騎士市陽里儲壽。（居延簡 560.27.）

饒得騎士安定里楊山。（居延簡 560.12）

破羌騎士並廷里輔憲十四。（居延簡 564.14.）

氏池騎士大昌里孫地。（居延簡 560.26.）

以下各條是關於戍卒的例子，他們的籍貫除少數邊郡人，大都是內郡人。

制詔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發酒泉郡，其假候如品，司馬以下與將卒長吏，屯要害處，屬太守察地形，依阻險，堅壁，遠候望，毋……（敦煌簡簿書一）

戍卒淮陽郡苦中都里公士薛寬，年二十七。（居延簡 65.1）

戍卒梁國已氏顯陽里公乘衛路人，年三十。（居延簡 50.18）

戍卒汝南郡西平中信里公乘李參，年二十五，長七尺一寸。（居延簡 15.22.）

戍卒河東皮氏成都里傅咸，年二十。（居延簡 533.2）

戍卒張掖郡居延昌里大夫趙宜，年三十。（居延簡 137.2）

戍卒張掖郡居延當韭里大夫段則，年三十五。（居延簡 133.9）

戍卒張掖郡昭武便處里大夫薛褒。（居延簡 137.14）

在以上各條，可以看出騎士和戍卒在籍貫上的區別。此外尚有河渠卒和田卒兩種，也是內郡人。所以這也是由戍卒充任，不是由騎士充任的，舉例如下：

田卒淮陽就平盛昌里上造孫道，年二十三。（居延簡 11.2）

田卒東郡東阿昌國里大夫路壽，年二十八，長七尺。（居延簡 43.24）

河渠卒河東皮氏母憂里公乘杜建，年二十五。（居延簡 140.15）

在名籍上將田卒和河渠卒另外和戍卒分開的，是因為屯田開渠，而不是守烽燧，在來源方面說田卒河渠卒和戍卒應當是相同的。

此外還有徒刑和私從，當在後面再為討論。

（乙）兵制上正卒戍卒的區別

要討論戍卒和騎士的分別，必須要將漢代的兵制說清，漢代兵制和繇役制度應當歸在一類的，即是：

（1）正卒——一生服役一年，按地方性質分為騎士，軍士，材官（步兵），樓船，服役一年以後，遇軍事時尚可臨時被徵。自二十三起，五十六免。

（2）戍卒——也是一生服役一年：一種是在京師屯戍，稱做衛士，另一種是在邊郡屯戍，稱為戍卒。倘若不願去的，可以按每月三百錢的標準，雇人替代。也是自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

（3）繇役——這是每年對郡縣服務工作一月，其服務的年齡和正卒戍卒相同。亦稱為更卒，倘若不親去的，要到縣交納三百錢，作為本年縣中雇人作工一月的費用。

所以漢代一個壯丁，要對政府有三種的服務，即服務兩個一年以後，再每年服

務一月，到五十六歲爲止。自然還有許多特殊階級的人，可以免除服務，但在普通一般人是要服務的。免除服務的事，留在後面討論，現在先討論這三種的服務。

關於這三種的服務，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對武帝的話比較清楚，即是：

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所謂力役即是統更卒，正（正卒），屯戍三種而言。這一句歷來多將句讀斷爲：

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照這個讀法必須將『屯戍』算作正卒，『力役』算作正卒的車騎材官，是非常勉強的。尤其『更卒』和『力役』成兩個對立的名稱，更爲費解。照此讀法雖然無礙於漢代力役的三分法，不過意義晦澀，且自相矛盾。不如照濱口重國的讀法（市村博士東洋史論叢）比較清朗些。上舉的第一種句讀，即其讀法。

（丙）正卒的種類

現在先說正卒：

漢舊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追虜，長史一人，丞二人治兵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大典本漢舊儀，續漢志引漢官儀略同）。

所以正戍是騎士，車士，材官，樓船。錢文子補漢兵志云：

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高紀十一年，武紀元鼎六年，宣紀神爵元年，趙充國傳）。江淮以南多樓船士。（武紀元鼎五年，食貨志元鼎五年，朱買臣傳，嚴助傳）。其興發量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罷民矣。

兵的種類依地方狀況而不同，這是對的，在漢代大約三輔和西邊北邊，即三輔，幽，并，涼各州的屬部大多爲騎士。內郡不產馬的地方多用材官，沿江海各郡兼用樓船。車士在漢代用的比較少些，最普通的是在喪儀上面用得着。

從漢書武帝紀，征和元年，昭帝紀元鳳三年，灌嬰傳，李廣利傳，燕刺王旦

傳，公孫賀傳，金日磾傳；黃霸傳，後漢書光武紀，彭寵傳，耿弇傳；可以看出騎士的地理分布，大約是從東北的漁陽上谷右北平起，向西到酒泉敦煌。中間包括着三輔。所以騎士凡是邊郡都有，漢官儀所說，『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也是一個證據。三輔雖不是邊郡，但承秦舊制，也是用騎兵的。關東諸郡不當邊塞的和巴蜀都用材官，據高帝紀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上乃發……巴蜀材官』，注，『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又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舉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此處所說的步兵即宣紀神爵元年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大約漢書作傳時，爲行文便利，縮減原文，所以只說淮陽，汝南二郡）。所以材官即是步兵。至於江淮以南，吳王濞謀反所發的卒仍是步兵。征越所用的樓船是因爲越地阻水必需用船。嚴助傳，『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門，便於用舟……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輶而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可見發樓船只是攻越的需要，並非江南的兵只有樓船。錢文子用『多樓船』的『多』字，尙有斟酌。但不如反過來說『樓船士多在江淮以南』，比較更穩妥些。此外輕車似乎只是一個名稱，衛青傳稱元光六年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但據匈奴傳，『漢使四將，各將萬騎』，公孫賀爲四將之一，是其所將仍是騎兵，並非車士。以後爲車騎將軍的『車』更只有一個空名了。只是衛綰以戲車爲郎，所戲的確是車。霍光傳云，『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陳至茂陵。』金日磾傳，『薨……送以輕車介士。』後漢書吳漢傳，『及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後漢書梁商傳，『及葬贈輕車介士。』續漢書輿服志所記天子鹵簿也有兵車。所以在漢代的兵車，雖然不大用來作戰的，但漢代儀仗上用輕車介士，尙是沿襲着舊日的風氣。

現在對於漢代戰車的應用，再申論一下。衛青傳，『上令太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這一條是有用車的疑問的。但據續漢輿服志戰車是不巾不蓋的，武剛車是有巾有蓋的。所以武剛車只是屬車，並非戰車，衛青的武剛車既非戰車，其用處不過供將士的乘坐，這時只來借用作營柵鹿角

罷了。從這一段看來，武帝征伐匈奴的大軍，尙無使用車兵的痕跡。在武帝其他各種記載，並無車兵作為實用，前段已說過了。

不過向前追溯，漢初確有用車兵的事實，在文帝時候，例如：馮唐傳，『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匈奴傳，『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以備胡寇』；鼂錯對策也說，『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又說，『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就以上幾節可見文帝時的確用着兵車。到景帝時吳王濞反，吳少將桓將軍也說，『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到武帝初年衡山王賜反時，『私作軻車鏃矢』，膠東王寄也『私作兵車鏃矢』。但武帝自己用兵時，却又不見兵車的實際應用，所以武帝的前後應當是中國戰術革命的關鍵。

據周亞夫傳說，『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漢多車騎，但却用騎不用車，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成功的關鍵。從此以後，可想到漢家一定要騎重於車了。到武帝用兵匈奴，最初還有輕車將軍的名目，後來率直連輕車的名目也不用了。這一點又可以想到征伐匈奴對於軍制的改革，一定有相當的關係。只是武帝以前的軍事史料太少，無從徵考罷了。

自然，兵車雖然在實際上不用，決不是突然全廢的。宣帝時韓延壽都試時為誇張起見要用他。王莽是個迂闊的書生，所以要『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空王尋，共發郡兵百萬……車甲士馬之盛……未嘗有也。』據後漢書光武紀，均為光武所獲。後漢時候據段熲傳說，『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但據熲傳破光時是『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並未用車，那車大概便只是運輸的用了。漢簡中言車的不少，未曾一字提到兵車。三國志所記幾回戰事，也沒有用兵車的。三國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敘袁紹和公孫瓚界橋一戰，在古書中要算最有聲有色了，但很清楚的沒有用兵車。此後劉裕伐燕曾有牛車，但用處是和古兵車不同的。至於房瑄所用或沈括所譏刺的，那就更不能與古制相接了。

(丁) 正卒的軍資

漢書景帝紀如淳注，後漢書和帝紀引漢舊儀云：

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十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終犧牲。

所以公家是有很多官馬的。其命將出征，亦由公家出馬。李陵傳，『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與汝。」』又云，『（路）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所以國家有官備的馬，各郡亦自有官備的馬。據居延簡：

元鳳四年騎士死馬口黑。……(491.11)

• 右私馬一匹。(19.1)

上簡只言騎士的馬而未言騎士何人的馬，所以應爲郡中官馬，備騎士所用的。下簡言私馬一匹，可見尚有官馬。照此看來，騎士的馬似爲官備，並非私有的。

漢代作戰常用弓弩，在漢居延簡上記載弓弩的甚多，例如：

三月口口口十二口弦不可用。(65.16)

今餘陷堅蜚矢二千四百。(74.14)

入橐矢百，(403.14)

計毋餘四石弩。(403.24)

入大黃弩十四。(433.2)

出弓一矢五十。(443-3,433-32)

橐蜚矢七百廿。(90.6)

出橐矢銅鏃二百完。(10.15)

陷堅蜚矢二百完。(10.5)

具弩一今力四石射二百。(341.3)

六石具弩一。(213.46)

三石具弩。(149.24)

官第一六石見弩一，今力四石卅二斤，射百八十步，完。(36.20)

收五石弩一傷口……。(112.8)

彈弓一直三百服負口九月奉。(462.2)

七石具弩十七，毋出入。(511.2)

五石弩射百廿步。(509.2)

三石具弩射百四步。(515.45)

六石以下弩凡十六。(445.5)

漢代材官所選，也以發矢張弩為準。鼂錯傳，『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勿能支也。』申屠嘉傳，『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所以材官和騎士的區別是騎士是騎兵，材官是步兵。騎士所重的是騎術，材官所重的是多力能開彊弩。在戰時仍以弓弩爲主，白刃爲輔的。周亞夫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陳湯傳，『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梁孝王傳，『多作兵弩弓數十萬。』李廣傳，『廣世受射……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都可見弓卒之用。惟蹶張弩絕非騎兵所能用，邊塞的弩也常在六石以下。

(戊) 正卒的調發和率領

正卒是由郡領率的，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又說，『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所以郡兵是統於太守而由都尉率領的。至於在縣，縣令長丞尉，雖然管番上都試之事，並無主甲卒的明文。百官表只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皆有丞尉』，其統率似仍受成於郡的，所以『郡兵』一詞在漢代常用，而『縣兵』却不常用。凡發兵時，由太守以漢虎符發兵而由都尉統率。漢書齊悼惠王傳云：

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既將，以兵圍相府。

在王國的制度，相等於太守，中尉等於都尉，所以由相發兵，中尉將兵。漢書韓延壽傳云：

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紃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騶。……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

這一段說韓延壽都試事有過於奢侈上僭的地方。不過都試的情形，由此段可以想到。即郡中不是不應當由太守主持都試，而是不應當在儀節之中有接近天子的地方。漢舊儀稱『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尉課殿最』。其事仍由太守總管的，且一郡往往不僅一都尉，亦無法由都尉總其事。又翟方進傳云：

（翟義）徙爲東郡太守……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於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

據此都試亦以太守爲主，至於說斬觀令因爲『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補漢兵志），却未必然，因爲東郡有二十二縣，濮陽爲郡治，一個觀令決不能阻太守發兵的。此不過舉事之前以此示威，非縣令能各統其縣的。

秋射一事在烽燧上是很重要的，居延簡：

功令第廿五，候長士吏省試射，射去塹帶弩力如故，發十二矢，中帶矢六爲程，過六矢賜勞十五日。（45.23）

其發矢的記載，例如：

射發矢十二，中帶十二賜勞。（232.21）

居延甲渠候官當曲隧長公乘關武，建平三年以令秋試，射發矢十二，中帶矢□。（133.14）

甘露元年秋以令射發矢十二，中帶矢十。（34.13）

□鳳二年秋以令射發十二矢，中帶六當……。（202.18）

□漢隧長，常以令秋射發矢十二，以六爲程，過六……（142.16）

從這一點看來，秋射是不是都試一部分，雖不敢確信，但都試以射爲主，再加試其

他的技術，是可以想見的。

漢代太守對於軍事上要負很大的責任，如有過失，可以被劾爲『乏軍興』的罪，乏軍興的罪，重則死，輕則免。

漢書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腰斬。』師古曰，『斥除謂逐遣之。』漢書循吏傳，『黃霸……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注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漢書王莽傳，『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惟翼平連率田況果敢，發民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興，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注，『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

所以太守對於軍事上所坐的法，多屬於乏軍興或其相當的罪的。

至於發兵擊賊，未得虎符是可以劾乏軍興，但有不法舉動，却不止乏軍興罪。

吳王濞傳：

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治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

蓋其罪爲謀反。未得虎符，就是謀反的證明。

『符』有虎符和竹使符，後漢書杜詩傳：

初禁網尙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以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尙興，賊寇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注，『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鑄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初與郡守虎符及竹使符事，見於文帝紀。其先但用檄，有急則用羽檄，高帝紀十年：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兵耳。

注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示速急也，魏武奏事云今邊右警，輒露檄插羽檄。』

但據前引齊悼惠王傳，文帝之前，太守雖無虎符，但王國中的相，應已有虎符了。

東漢初年的璽書亦是檄，虎符只是檄以外的符信。又按杜詩傳，發兵和徵調仍有區別，其區別固然不能勉強解釋。大致說來發兵和徵調可以有三種的區別。(一)徵集民兵爲發兵，調用屯兵爲徵調。(二)出境爲發兵，在本郡爲徵調。(三)調兵爲發兵，調民夫爲徵調。今按三者都是有能的，不過不敢確實的斷定罷了。據前引王莽傳田況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又高帝紀：『二年蕭何發關中未傅者悉詣軍』，所言發都是指並非『常備』的正卒而言。至於徵調當然指已有的正卒和戍卒，並非新來徵發。例如漢舊儀所言的，『邊郡太守將萬騎行障塞』，以及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漢舊儀，『大縣二人其尉將屯九百人。』太守在有盜賊的時候，對於這一類的軍士，似乎所用的方法是徵調的。此外郡兵領於太守，必須由太守發兵，中朝遣使亦必經由太守與太守合符方纔可以。嚴助傳，『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此處言發兵當亦係徵發，而不是僅調原有的屯兵的。

(己)正卒的編制

現在還要牽涉到編制問題。續漢書百官志云：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

所以將軍出征的編制是：

將軍——（部）校尉，軍司馬——（曲）軍候——（屯）屯長。

這種制度在秦時已是如此，漢書蕭何曹參傳，樊鄴滕灌傳，靳周傳，所言的秦將官職名稱都與此相合，所言楚將與此便不相合。漢朝開國以後是完全襲用秦制，一直到後漢。至於屯長係二百石官，屯長以下尙然當有小的編制。漢書申屠嘉傳，『以

材官遷爲隊率』；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注，『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按史記商君傳，『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所以家有什伍，軍亦有什伍，家制與軍制相通，即此種制度在鄉制等於『保甲』，在軍制等於『什伍』。家以五家爲單位，丁以五人爲單位。所以秦漢民爵，無爵的稱爲士伍了。所以現在可以假定在屯以下，尚有隊的組織，和什伍的組織。

用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整理出來邊郡烽燧的組織是：

太守——都尉——候官——郵尉——候長——隧長

而郡縣兵制的組織則爲：

太守——都尉——縣令長——縣尉——鄉游徼或嗇夫——亭長

其組織大略是相當的，太守都尉邊郡內郡完全一致，亭隧可以互稱，中間的官職應當也差不多，太守爲郡將比將軍，所以太守和將軍應當同一地位，至後漢初年往往以功臣將軍兼太守更爲顯著。都尉比二千石與部校尉正同。候官略與縣令相同，亦即略等於軍候，郵尉與縣尉應當和比二百石的屯長；候長在敦煌簡所記是有秩，其地位應等於縣有秩即游徼嗇夫，或者等於軍制中的隊率；亭長和隧長大概也就略同於軍制的什伍了。漢代的軍制和縣制抄襲自秦，毫無疑問，烽燧制度也顯然和郡縣制度同一來源。至於縣制下面本是秦代的保甲制度，秦的保甲制度也是全國皆兵情形下的軍事管理。所以這幾種不是不可以互爲比較的。

在此情形看來，所以漢代應當縣制即軍制。正卒平時的管理訓練，應當即寄記於鄉制之下，五人爲伍的組織平時已經組織好，到有事時便立時可以調發。正卒不足時，再調發正卒以外的兵士。內郡平時無養兵之費，大約就是這個辦法。至於在邊郡情形便不同，邊郡的正卒是時常要出屯的，在漢簡所記騎士和戍卒是同樣作隧卒的，而隧卒的生活，却是完全由公家擔負。在現在敦煌漢簡中還發見有任城國的繆帛。又王莽傳：

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

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

在王莽時有在邊郡增兵和國內貧乏的事實是不錯的，但衣食仰給縣官並非從此時始，居延及敦煌漢簡中分類的器物和廩給兩部分很可證明衣食仰給縣官的事實，現在不必詳舉。

所以邊郡對於內郡在政治上說是保障，在經濟上說是煩費。所以漢代各邊，東南邊郡面積甚大似乎還可以自給，西北邊郡面積很小，出產也不多，若不由內郡供給，很難自存。所以在光武時自動的縮短邊界。居延烽燧也在建武時自動廢撤了（這是居延簡本身的證據，因爲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稱『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而居延簡最晚的年號，也到建武爲止）。羌禍一起，關東士大夫便公開主張棄邊。潛夫論說到的很明白，見救邊和邊議兩篇中。

漢代公卿惡邊郡以爲煩費的例甚多，今不能一一舉證。但從此可知邊郡和內郡的軍備上是有一個分歧之點，現在大約可以看出來。即西北邊郡有集中正卒的軍屯，格外更有內郡的戍卒，東南邊郡有正卒的軍屯，而出內郡的戍卒。內郡的正卒仍散處鄉亭，但已經組織好，隨時訓練，以供郡縣的調發的。

〔貳〕論 戍 卒

（甲）戍卒與衛士

關於戍卒和衛士，以前已經說過，人民二十三歲以後，除過每年一個月的縣役而外，要服兩年的兵役。其一爲正卒，其一爲屯戍，這是據食貨志董仲舒的話的。但據漢官儀却是一歲作正卒，一歲作衛士。現在就要討論衛士和屯戍的關係如何。

衛士東漢和西漢都是由衛尉率領，稱爲南軍，來防守宮城官署的，這一點的考證，歷來已詳，可無問題。衛士是由外郡番上的，蓋寬饒傳：

寬饒爲衛司馬……躬案行士卒，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更一年以報寬饒德。

王尊傳云：

正月臨幸曲臺臨饗罷衛士，丞相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常等坐於殿門下。

魏相傳云：

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戍卒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

貢禹傳云：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以寬繇役……天子下其議……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

漢舊儀云：

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

以上稱衛士爲更，爲繇役，爲戍，和車騎材官的正卒不同自無問題。但與邊郡戍卒究竟同不同呢？

據以前所引的各條史料，漢代兵役只有兩年，即是除正卒以外另外再服務一年。這一年有的說是衛士，有的說是戍邊。倘若勉強作調停之論，說作正卒之外，既要作衛士又要戍邊，那豈不成要服務兵役三年，另外再加上每年一個月，那就對於任何史料都有衝突。所以無論如何，不能不推到這麼一個結論，即是如果作衛士，便不成戍。

(乙) 衛士的番上和數目

漢代人口到平帝時將近六千萬，較早自然少些。今假設在昭宣時以五千萬計，男子以二千五百萬計。年齡以平均四十歲計，則在同一歲的男子應當有六十二萬五千，三輔的衛士，就是這個數目的十分之一也用不着。可見決不能所有的人都要作衛士，所以衛士是一種選拔過的兵士，而不是適應兵士的全體。

漢代京師分南北軍，北軍的材官騎士由三輔番上，南軍的衛士不由三輔而由三輔以外番上，這事歷來考證已詳。但是衛士的番上還是除三輔以外百三郡國都要番上呢？還是只是一部分郡區番上呢？以現在揣測，大致只是百三郡國除三輔以外，還只一部分要番上衛士的。

在王國方面是只做王國自己的衛士，京城的衛士和邊郡的戍卒都不做。續漢書百官志，王國有衛士長，本注曰主衛士。膠西王端傳，『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昌邑王賀傳，『即梓善屬衛士長行法。』所以王國是有衛士的。賈誼傳，『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南諸侯，而縣屬於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

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所以諸侯王的人民是不向中央繇役的，此繇役當包括衛士及屯戍而言。所以京師的衛士應除去王國的人。

又按魏相傳，『河南戍卒中都官者二三千人』，所謂中都官當包括衛尉所屬的宮中衛士●和太常所屬的宗廟陵寢衛士，及長樂建章等宮衛而言。因為執金吾的北軍，城門校尉的城門兵另有來源，當然不在此數目之內。所以此種屯戍應當即係衛士。按河南郡平帝時二十七萬餘人，昭宣時應當在二十萬左右，二三千人應當約等於郡民百分之一，應當約等於男子數目五十分之一，如果全國全來照這個比例充衛士，衛士的數目便太多，和記載上衛士的約數超過太多了。所以衛士的充任，或者以三河宏農等郡爲主的，現在史料不充分，無從論定。

按賈山傳云：

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

這一段完全說天子個人方面的節儉，所以『外繇衛卒』應當即指宮庭的衛士，與國防無涉，但據溝洫志注，『孟康曰，外繇謂戍邊也』，又卜式傳注，『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衛卒是外繇，戍邊亦是外繇，所以衛士和戍卒應當是同樣性質，即同樣屬於外繇。亦即正卒以外的繇戍，所以以前的史料對於正卒以外的一年兵役，或稱衛士，或稱戍邊。這樣看來，人民只要作衛士便可以不成邊，戍邊亦就不爲衛士了。

衛士的數目在西漢初年有兩萬人，武帝省去一萬。建元元年詔，『衛士轉迎送置常二萬人，其省萬人』，所以西漢衛士的數目是一萬人。韋玄成傳稱，『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犧牲卒不在數中。』此所謂衛士的數目是按『工』而言，即每人服務一日算作一人，應當等於漢簡的『積若干人』，例如：

出口大石一石七斗四升，始元二年七月庚子朔，以食吏一人，盡戊辰二十九日，積二十九人，人六升。（88.26）

所以一人用穀廿九日便算廿九人；一個衛士服務廿九個工，自然也可以算廿九人。此外所謂祝宰樂人，自係指太常所屬的太樂令，太祝令所管的人而言，按宣帝紀本

始四年注引漢儀注云，『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照此比例，太樂和太祝所管的人亦不過幾百人，決無一萬多人；所謂一萬二千多人，當然是將每次祭祀所用的人加到一起（祝宰樂人數目較上食的數目爲少，是因爲每次祭祀不止上食一種）。因此太常所屬的衛士，也決不能超過兩千人以上。亦即不得超過祝宰樂人的總數三倍或四倍以上。若太常所領有兩千人，則宮衛的衛士當有八千人，和衛士萬人的說法相差不遠。到了東漢，衛士數目，據百官志所記的是，衛尉親領六十人，南宮衛士令五百三十七人，北宮衛士令四百七十二人，加上左右都候及宮掖們司馬所領共計二千四百二十九人。比較西漢衛士萬人，約合四分之一。

（丙）漢簡上的戍卒

照漢簡所記，戍卒大部分是關東人，此外還有少數的本郡人。漢代戍卒大致以關東人居多，貢禹傳稱，『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可見戍卒主要的是關東人。至於張掖亦有戍卒，可見邊郡人除過作正卒以外仍要作戍卒，不過只在本郡屯戍而已。

戍卒和正卒的年齡，在漢簡上是看不出多大的差別的。王國維氏在流沙墜簡考釋雖然提到戍卒的年齡要比正卒的年齡大，不過但據敦煌簡的材料是不夠的。居延簡中甚至有一個年方二十的戍卒。照鹽鐵論，昭帝時從二十始傅改到二十三始傅。這個簡雖然是在昭帝以前徵集的，但仍然可以看出，正卒和戍卒在年齡上並無絕對的先後的。

戍卒是一歲而更的，這一點自然使屯戍的人初來往往不懂烽燧的情形，不懂防守的方法。不過漢代一般人大致都接近軍事，所以對作戰方面已經有些訓練，並且戍卒是派到各個烽燧，而漢簡所記的候長和隧長都是邊郡人。每一隧的隧卒很有限，所以到烽燧以後有隧長的訓練，大致可以差不多了。而且烽燧之中還有邊郡的騎士，這一點可以不成問題。

據漢簡所記戍卒衣食由公家供給，這一點可以和前引王莽傳所稱戍卒衣食縣官一條互證，例如：

襲八千四百領。 絳八千四百兩。 在六月甲辰遺日常韋萬六千八百……。

(41.17)

田卒淮陽郡長平東洛里公士尉充年卅。襲一領，絳一兩，私單絳一，私絳練，犬絳一兩，私絳二兩，貫贊取。(509.7)

田卒淮陽郡長平北利里公士陳世年廿三。襲一領，絳一兩，犬絳一兩，私絳一兩，貫贊取。(500.26)

第一阜單衣八百領。(504.19)

出穀卅七石七斗。其卅七石七斗麥十石粟，以食肩水序候騎士十九人馬十六匹牛二，九月十五日食。(303.23)

麥一石九斗三升少，以食庠充隧卒田事所九月食。(10.3)

凡吏卒廿人用穀卅石。(332.6)

所以烽燧的吏卒，不論何種來源都要供給衣食，以上只是一部例證，也大致可以看出來，其餘過繁不再具引。此外除過公家的衣食以外，還有一部分是私家的，但由烽燧發下，再由戍卒來取，可見不是親自帶到烽燧，而是由戍卒家中交給縣官，再運到烽燧的。漢書匈奴傳，『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照此看來，不惟當出發時由家中齎送，出發後仍陸續由家中齎送。不過這不是說漢縣官不供給戍卒衣食，而是除縣官所供給的以外，還由私家齎送的。

〔叁〕論 繇 後

(甲) 繇役與賦稅

漢代繇役和賦稅有時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要先談漢代的賦稅。在這一節中對於賦稅的敘述不免過詳些，但爲的解釋明白起見，所以也不顧及了。

漢代的賦稅主要的可分三種來說。第一，田賦；第二，口賦；第三，繇役。此外尚有其他的賦稅。

田賦制度據漢書食貨志說：

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時鼂錯說上曰，『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田之租稅。後十三年，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除井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宜限民名田……』

案景帝紀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又鹽鐵論，『古者制田百畝，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所以西漢例是三十而稅一的。至董仲舒所說的二十倍於古，乃合併口賦鹽鐵稟稅各項總數而說。所以田賦在賦稅中占的數目並不大，所以田賦可以減半，甚至可以全免。

自文帝十三年至景帝二年中間十三年不徵田租，此事從來所未有。後來清代曾經免賦示惠，亦只各省輪免，且不能繼續到二年以上。胡致堂論此事以爲文帝節儉的原故。其實如果毫無收入，亦亦無法節儉。這是因爲田賦以外尙有其他收入，當天下承平，再加以節儉便足用了。清代庸調全入田租，所以田租便無法全免的。

到了東漢仍然襲用西漢田賦制度。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以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西漢自景帝三十稅一以後始終未改，至王莽時才譏爲，「名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東漢一代也未改三十稅一之制。到三國初年天下擾亂，曹操始改田租爲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三國魏志建安九年注，引魏書載魏武帝令）。

田賦徵收現穀，並非折納成錢，這在鼂錯的建議和建武六年的詔可以看得出來。又按兒寬傳，『爲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輸租縱屬，課更以最。』這一點可見由人民向官署自繳的。

土地的標準，已始自秦代了，史記六國表，『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碣石刻詞『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諸被產，久並來由，莫不安所。』這也是陳報土地以後的事。至於收租時大約縣吏或鄉官也要來敦促的，于定國傳，元帝責定國曰，『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趨其租，以致重困。』此所謂吏雖不知是縣吏或鄉官，但總

有人督促的。

田賦的正賦以外，還有稟稅，貢禹傳云，『農夫已奉穀租，又出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宜除租銖之律。』注，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又後漢書和帝紀，『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注，『所損十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關於免田租和芻稟的事，有永平四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元初元年，延光元年，三年，永建元年，三年，六年，永和三年，延熹八年。這都是田租以外尚有稟賦的證據。

鄉部私求是半公開性質，現在不得其詳。其臨時的附加，例如，桓帝延熹七年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領稅錢』，注，『畝十錢也』。至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章懷注，『以修宮室』。此事又見於宦者張讓傳。桓帝稅畝十錢一事據陸康傳說是鑄銅人。這一類都是爲天子私用而起的臨時附加，但三十稅一實已無形打破。

口賦制度應當包括三類賦稅，即是，口賦，算賦，和獻賦。口賦是徵收七歲以上兒童的。昭帝紀元鳳四年注：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五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本三歲起，元帝時貢禹議改爲七歲，見本傳。）

所以口賦只限於兒童，成人自十五歲至五十六都要出算賦，算賦是每人一百二十錢一年。女子也要出算賦，商人和奴婢算錢加倍。又家產加一萬錢以內的人出一百二十錢。家產在一萬錢以上，每增加財產一萬錢，每年多出一百二十錢。所以算賦實包括兩種性質，一爲人口稅，一爲財產稅。漢代作官的資格要有最低貲算的標準，景帝後元二年以前是貲算十才可以做官，景帝時改到貲算四便可以了。（見高帝紀四年，惠帝紀六年，景帝紀後二年。）

漢代算貲的例見於漢簡的，是：

候長鐸得廣昌里公乘禮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萬，大婢一人二萬，輜車一乘直萬，用馬五匹直二萬，牛車一兩直四千，服牛二六千，宅一區

萬，田五頃五萬。凡貲直十五萬。(37.35)

這是因為在邊郡，所以奴婢的價錢和田地價錢相等。比起來東方朔傳所說，『酈錡之間號爲土膏，其買畝一金』，是不成比例了。不過有田地的人既要出田租，另外還要出算賦，所以實際上不是三十而稅一的。不過漢代算賦按財產核計，究竟還不算不公平，魏武以後直到兩稅法之前，不論貧富都出同樣戶調，便只以國家收入爲主，無所謂合理了。

漢時算賦當有減免的事，見武紀建元元年。昭紀元鳳四年，元平元年，宣紀地節三年，五鳳三年，甘露二年，成紀建始二年。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明帝紀永平九年，安帝紀永初四年，元初元年，元初六年，建光元年，順紀永建三年，陽嘉元年，永和三年，後漢紀章帝元和元年，元和二年。

除去算賦和算貲以外武帝時還有商車和緡錢兩種。這是因為武帝征伐四夷，貨幣失了均衡，商人乘機取厚利，而貧民反要縣官賑濟。從此規定凡商人，貲貨，買賣，屯積，不論有無市籍，一律凡資本值二千出一算（一百二十錢）。凡製造的或鑄造的，值錢四千出一算。——以上的叫做緡錢。又除官吏，三老，騎士凡有輜車的出一算（輜車是乘坐的車）。商賈輜車出二算。船五丈以上的一算——以上的叫做商車。（以上見漢書食貨志。）這兩種在昭帝始元六年議鹽鐵時，賢良文學不加爭論，大概是昭帝時罷去的。

漢法常以八月算民（後漢書皇后紀注）。在漢宣以後因為歷歲承平，每年可餘二十萬錢，藏在都內（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新論）。所以算賦常是有餘的。

在天子直轄的郡縣對人民所徵收的是口賦算賦。在王國侯國將口賦算賦轉獻給天子的叫做獻賦。獻賦在高帝時已有了。高帝紀十一年二月詔曰：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算賦是百二十錢，獻賦是六十三錢（即是算賦的一半再加三錢）。所以王國或侯國收到人民算賦百二十錢以後，獻給天子六十三錢，還可餘五十七錢。漢書貨殖傳稱，『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按漢承秦制大戶頗少，一家不過三口至五口，若每家以四口計，除獻天子以外，四乘五十七可

以有二百二十八錢。況且尚有未成年的，每戶也不過除獻費以外平均餘下二百錢。所以千戶約得二十萬錢。

漢代賦稅的大致情形，前面既已敘述過，現在再專談繇役。

貨殖傳稱，『庶民農工商賈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亦衣食美好矣。』所以更繇對於人民和租（田租），賦（算賦）是一樣的。更繇是除過正卒以外，一年一月，或一生一年的兩種繇戍，後一種即衛士或戍邊，前已經說過，現在再說一年一月的更卒。

在漢初年一月的服役，有時要男女都發，惠帝紀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又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不過發男女來服役，究係特殊情形，平時大抵不如如此的。文帝紀後元七年，『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士。』食貨志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溝洫志，『鄭當時爲大司農言，「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端石，不可漕。』這一類的卒都是更卒。溝洫志云：

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注：如淳曰，『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者當留守六月，今以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繇謂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

在此一段『外繇』爲繇戍或戍邊，是如淳，孟康和顏師古所公認，在此一點並無爭執。只是如淳認爲治河卒爲戍卒，以一年的期限尙不夠治河，再留作卒半年來治河。孟康認爲發卒治河以後，此種所發的卒原要當戍卒，此時特令作卒的人以後不再戍邊。顏師古則認爲發卒仍爲更卒，但因治河有功，可以免去戍邊半年。在此三說之中，如說謂再留役六月，當然不對，因爲此時河隄已成，無再留卒治河之理。所引律說雖然可以據，但與此事無關。孟說和顏說大致相同，顏說實際上是對於孟說的修正。不過孟說未說到治河卒的性質，而說『不復戍邊』也太籠統。顏說謂

『比繇戍六月』，言『比』可見治河卒雖非『戍卒』但可以『比戍卒』，而且說到六個月，可見只免六月，並非全免。按此段上文云，『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提防三旬立塞。」』是說河卒只工作三十六日，比平常更卒多了六天，因為成績特好，所以加殊賞，三十六天便可抵半年的工作了。

(乙)『更有三品』的問題

照食貨志董仲舒的話分為正卒，戍卒，更卒三種力役，不應當有若何的大問題。

所成問題的即『更有三品』的問題。後漢書明帝即位：

『又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注：前漢書音義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有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古者天下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爲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當行者不可往便還，因往一歲，次直者出錢三百雇之，謂之過更。』

此所謂漢書音義者，當即係如淳的漢書注，據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三年以前通更賦未入者皆勿收』下，顏注云：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戍自三日不可往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言漢代繇役制度以此爲最詳，但問題亦最多。在此處未言及騎士材官一類的正卒，所言只是一歲的戍卒和一月的更卒而言，但其中却生出許多糾結不清之處。

一、正卒本指車騎材官而言，但此處將一月一更的也叫正卒。

二、就照如淳注所講，卒更爲一種，過更踐更爲一種，只有二品，如何可算

成三品。

三、使民不過三日是董仲舒貢禹所說的上古之法，戍邊三日之事在漢人所說漢制與此不符。

四、三日出錢三百，一月合錢三千。在更卒報酬爲太多。

五、有謫戍邊一事並不能全代一般人戍邊。據簡牘及文獻證據，終西漢未嘗改易，不足以釋昭帝時事。

所以此一段述說雖詳，但糾紛至多，不能不加辨別。在東洋學報第十九卷第三號濱口重國『如淳說踐更及過更之批判』對此即十分懷疑，認爲殊難置信。其說較繁，今不能詳引。惟如淳說有相當誤解，固是事實。

漢書吳王濞傳，『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注云：

服虔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按此段服虔說和晉灼說的分別，是服虔說自行爲更卒的人，由官家給予工資，晉灼說是替人作更卒的人官家給予工資。照服虔說自行作更卒的官家給予工資，即是等於官家有役事的時候，一律雇人來做。那就不論自作代作，官家都一律給工資，不必再來分辨是誰。照晉灼說那官家所給予工資的是代替他人作工的人，其親自來應更卒的官家便不給以工資。照這樣辦官家先要甄別一次，不是應更卒的本人的，才給工資。但甄別的結果，決無本人來應，官家反要憑空多一次甄別的煩費。並且吳王要收買民心，爲什麼要獎勵替代的人，而不獎勵自應更卒的人，這也是不通之尤。所以晉灼注在本身是不可能，不能不以服虔注爲準。

至於史記吳王濞列傳注，則有下列的解釋：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作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索隱，『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

集解所引爲服虔音訓，只後邊被充一句。索隱則引漢律分更爲三類，未明爲解說。但司馬貞唐人，漢律已不見隋志，不知從何處輾轉得來，未必可據（李源澄漢代賦役考即如此說）。

所以分析分說的結果，比較時代早，而本身無矛盾的，只有服虔一說，現在就用服說來觀察。服說和如說有幾點顯然不同。

- 一、服說認爲踐更和過更爲更卒的兩方面，而如說則牽涉到屯戍。
- 二、服說認爲不爲更卒的人，請人替代便出三百錢，即是三百錢算作一月的工資。如說則認爲三百錢是戍邊三日的工資。

現在即就此兩點來討論。關於踐更和過更方面來說，吳王濞傳，『卒踐更輒予平賈。』如淳本注所引律說亦云，『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所以卒踐更爲一成語。李源澄漢代賦役考云『意謂當爲卒者至應爲卒之時而來爲卒，即卒踐更也』，這是對的。按漢書游俠傳：

（郭）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之不修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勿求。

所以踐更即係直更，如淳的『次更者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顯然不對。

至於服說三百錢爲一月工資，顯然也比如說三百錢爲三日工資爲有理由，平帝紀元始元年條：

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既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

由此看來女徒所顧採薪的人，可以每月三百，而更卒所顧代的人，工價便要超出十倍，天下決無此情理。在居延漢簡錢穀類也可看出最低的俸是每月三百，並且還有『就錢三百』一條，所以照服虔說法，更卒的工資也是每月三百，那就便無若何問題了。

(丙)『平賈』的解說

溝洫志（河平三年），『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着外繇六月。』注，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自然不能說如淳杜撰，但如淳的『次更者雇之月二千』，當即從此條律說而來。不過漢代四百年，此條律說究係何時的律說，如氏却不加分辨。此條律說究竟會適用多少時候，如氏亦未曾證明。則將一個臨時付價的律說二千錢，和一個定做大致標準的三百錢，認爲同時的數目，自然有矛盾衝突。有矛盾衝突而勉強解釋，自不免扞格不通。按漢代物價有時相差甚大，食貨志言宣帝時穀石五錢，而趙充國傳言，『張掖以東穀石百餘，芻橐數十。』後漢書虞詡傳注引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四百，流人還郡，戶數萬。』所以在特殊狀況之下，相距不遠的時候，或同時兩個地方可以相差十倍，則漢代四百年中一月的工資自然可以有三百和二千兩個數目，但必要強爲調處，便適見其蔽了。

更卒止限一月，如逾一月則當給與平賈即顧傭錢。功臣表信武侯靳亭，『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注，『師古曰事謂役使之也。』又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錢文子補漢兵志說，『如滿一月當代而過役之類。又功臣表東茅侯劉告，『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注，『師古曰事謂役使之員數也。』這便是因爲直更有定數，否則爲過員了。

又卜式傳，『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注，『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按外繇爲戍邊，孟康亦如此說，當不誤，但過更三百錢却非戍邊，乃是一月一更的更卒。所謂「一說」者。是否蘇注原文今不得知，但此說顯然不對。王先謙漢書補注引郭嵩燾曰，『下云式又盡復與官，是所賜者四百人更賦錢又復納之官，非復除至四百人也，疑古無除其家至四百人之例，一說誤。』按族居數百人乃南北朝以後，因兵亂賦稅種種原因而成的事，漢承秦制，大都別居，式傳稱，『弟盡破其產，式輒分與弟者數矣。』卜式自己已經和弟分家，免不相干四百人的繇役，有何好處？此種賜與外繇，似不當作免賦解。說是賜給外繇錢，則更卒有過更

之例，戍邊是否如此，不敢斷言。如戍邊可以過更，則當然是卜式得戍卒四百人一年的工資。否則亦是賜當戍邊的四百人爲卜式工作一年，卜式所得的是四百人一年的勞力，但他不要仍舊復與官，這種解釋或者相差不遠了。

(丁) 繇役和兵役的復除

以上的三種兵役，在若干條件之下是可以復除的，這在錢文子兵志已經詳爲搜集了。現在略述如下。第一是有身分的人：

惠紀，『詔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毋有所與。』

文紀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

周禮鄉大夫，『國中貴者皆舍，鄭注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是也」。』

儒林傳，『武帝詔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儒林傳，『元帝好儒能通一經皆復。』

食貨志鼂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此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補漢兵志曰，『自後漢改法至關內侯乃復也。』

高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以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惠紀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第二是有功的人：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皆復終身。』

高紀十二年，『謂沛父兄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以豐請，乃併復豐比沛。』

高紀十二年，『詔云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宣紀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復其後。』

功臣表元康四年，『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

高紀二年，『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高紀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其歸者半之。』

第三是一種特典：

食貨志，『鼂錯奏云，民有車騎馬者復卒三人。』

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高紀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

賈山傳，『九十者一子不事。』

武紀建元元年，『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

宣紀地節四年，『詔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之表者，勿繇事。』

周禮鄉大夫，『老者疾者皆舍，注云，「疾者謂今癰不可事者，漢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爲癰癰。」』

高紀七年，『詔民產子者復勿事二歲。』

在武帝時始令民入粟入奴婢來買復，以後又設武功爵令民買爵以得復除。徵發之士益鮮（食貨志）。到元帝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便無以給中外繇役了。

〔肆〕論後漢的民兵

後漢是罷去常備的民兵的，建武七年詔：

今國有衆兵，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

但軍備廢而軍籍未廢，三國志崔琰傳：

河東武城人，少樸訥，好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

因未廢軍籍，有事仍然要徵發郡兵，但因爲不如西漢訓練的嚴格，所以民兵的成績亦不如西漢。漢官儀云：

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方救之……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續漢書百官志注引。）

按光武並無改西漢舊制之意，在這個時候正當水旱爲災，又值中原殘破之後，光武力圖省吏減賦與民休息。徵民和都試自然都是擾民的事，所以便一時罷去。此或因光武的軍隊與高祖略異，高祖雖起自草野，但豐沛舊人有限，主要仍罷秦的民兵。

光武部下則多爲山東綠林豪俠所改編，或爲豪族私部所投效。縱吳漢，耿弇，任光諸部原爲郡縣民兵，但相隨既久，亦成了『衆兵』的一部。後來對於這些『衆兵』的罷遣，現在不能完全知道，不過在建武功臣列傳尚可看出陸續罷遣的痕跡，到了明章以後，天下承平，縣官仍襲儉約遺風，當然用不着再恢復正卒徵集的辦法。

東漢都尉一職的罷去，尙在材官騎士罷遣之前。但邊郡尙設都尉，後來有事時，也開設都尉。續漢百官志云：

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都尉。並職，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惟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按都尉所領的是民兵，東漢偶有設置都尉之時，卽郡兵偶有恢復之時。自六年罷都尉，七年罷正卒，九年省關都尉，二十三年遂罷諸邊郡亭候吏卒（居延的亭候在建武的時候大約便廢去不少，現時漢簡只迄自建武）。光武紀稱，『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這段大約可作光武屢省兵事原因的解釋。但有時却因不得已而復置的，馬端臨文獻通考兵考：

光武罷都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臨時復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校，十五年復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而天下亦往復置都尉。

可見兵是無法全去的。按後漢緣邊十二郡仍有騎士，見竇憲傳，梁懂傳，班勇傳。卽有甲士見皇甫規傳。其設置都尉的事泰山都尉見桓紀，孔融傳，夏恭傳，孔宙碑。琅邪都尉見桓紀。九江都尉見質紀，滕撫傳，九真都尉見桓紀。隴西南部都尉見順紀。屬國都尉見郡國志。

後漢時調發郡國兵的例，今舉如下：

明帝紀卽位，『詔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

又永平元年，『越嶲始復叛，州郡討平之。』

章帝紀建初二年，『永昌越嶲三郡民討哀牢破平之。』

又建初五年，『荊豫諸州兵討破武陵淩中叛蠻。』

和帝紀永元六年，『武陵淩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又永元十二年，『南象林蠻夷反，郡兵討破之。』

安帝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派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

又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先零羌寇漢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歿。』

又元初元年，『先零羌敗涼州刺史皮陽於狄道。』

元初二年，『先零羌寇益州，詔中郎將尹默討之……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歿，右扶風司馬鈞下獄自殺。』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

又永初三年，『武陵蠻復叛，州郡討破之。』

又永初六年，『永昌蜀郡夷叛，與越嶲夷殺長吏燒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又建光六年，『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追擊戰歿。……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歿。……高句麗馬韓濊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並力討破之。』

順紀陽嘉四年，『烏桓寇雲中……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

又漢安二年，『護羌校尉趙冲與廣漢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羸破之。』

又建康元年，『揚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於歷陽，軍敗，耀顯等爲賊所沒。』

質帝紀元嘉元年，『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夏四月丹陽賊陸官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

桓帝紀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循蠻討破之。』

又建和三年，『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

又延熹三年，『荊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

又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起，攻柱陽蒼梧南海交趾，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討之，不剋……烏吾羌寇漢陽隴西，諸郡兵討破之……武陵蠻寇江陵，太

守李肅坐奔北棄市，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

又延熹八年，『桂陽胡蘭朱蓋等復反，攻沒郡縣，轉寇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杭徐擊蓋蘭，大破斬之。蒼梧太守張敍爲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脗背敵畏懦，皆棄市。』

靈帝紀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賊圍太守陳奮，奮擊破之。』

又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奮討破之。』

又熹平三年，『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奮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

又光和三年，『巴郡板循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剋。』

又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許貢。……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

又，『交趾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趾刺史賈琮討平之。』

又中平三年，『武陵蠻寇郡界，郡兵擊破之。』

又中平四年，『涼州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燮戰歿……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

又中平五年，『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郤儉，……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從事賈龍擊斬之。』

在東漢一代，州郡有事常是由太守領兵，間或由刺史督率。在邊郡有時用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及護羌校尉來領兵。只有幾個特殊重要的軍事才由朝中派將軍，中郎將，侍御史之類來統率。所以後漢的軍事仍然以州郡兵爲主毫無疑問。除過州郡兵以外尚有若干處『屯兵』，但州郡兵的重要仍然不能疏忽的。所以決不能因爲

後漢未有普遍的車騎材官，便忽略州郡軍備的重要。只是對於訓練考察的都試，在建武初年廢止了，兵多不練。而且尚有長期的屯兵。所以募兵的方式東漢末年更為顯著。民兵越來越不堪用了。鄭泰傳，泰對董卓曰，『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戰操戈，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忘戰之人乎？』此雖故為遁詞，但關東軍備的脆弱與關西情形懸殊，是可以想到的。

〔伍〕論募兵和刑徒的應用

弛刑募士和私從在漢簡上也是常看到的，例如：

廩施刑。(237.13)

二月尉薄食施刑屯士四人為穀小石……(464.3)

元康四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鄧善以西校尉吉，副術司馬富昌，丞慶都，尉□重，即……通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護檄書，遣尉丞赦將挖刑士五千人，送使將車□□……(118.17)

建平五年十二月丙寅朔，乙未，□北候長□充□言之。官下詔詣……右校……募謹募□戍卒庸□數□等□任□□府。(224.18,137.3)

右校復卒史漢□□□□高居里稍。(90.49.90.68,90.89)

施刑士馮翊帶羽掖落里王□。(337.8)

復作大男叢市。(60.2)

從者居延市陽里張侯，年廿一歲。(62.54)

從者□□里□□□。(37.58)

居延復作大男王建。(37.33)

出茭食馬三匹，給尉卿募卒吏四月十六日食，吏一人馬一匹卒一人馬一匹。
(290.12)

令史田會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自取。

尉史□伊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自取。……(中略)……

郡卒樂勝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戊子自取。

施刑桃勝之粟三石十一月庚子自取。(26.21)

此外尚有傭工，例如：

出錢千三百卅七，賦就人會水宜祿里蘭子房一兩。(506.27)

出錢四千七百一十四，賦就人表是萬歲里吳成三兩半，已入八十五石少二石八斗三升。(505.15)

按漢代雖然用的州郡徵兵，但有時用募兵和刑徒的。私從之制已見於武帝時。武帝時的八校則已是募兵性質。史記匈奴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萬匹，』正義，『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又漢書昭帝紀云，『益州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大破之，』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馮奉世傳，『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元帝時人，非武帝時韓安國）。』這都是西漢時的例證。又如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明帝紀永平元年，『募士戍卒隴右，賜錢人三萬。』馬援傳，『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這也是募兵的。至於正卒以外臨時書音義曰，『擢選昭帝紀元始元年（有注），又見於翟方進傳，後漢書宋均傳引前調發的稱爲奔命見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這見是近於募兵的。

漢代用刑徒爲兵士的事更常見，例如：

武帝紀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又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

又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注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

又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又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

昭帝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雒侯韓增，大鴻臚田廣

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又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又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玄菟城。』

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及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

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引而還……士不過什一二。……天子聞之大怒……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罰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譴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屬至敦煌。』

趙充國傳，『時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

又，『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者。』

其在後漢則如：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

明帝紀永平八年『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

又，『北匈奴寇西河，九年春，詔郡國死罪繫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

又，永平十六年，『詔令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

又，永平十七年，『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章帝紀建初七年及元和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詣邊戍。』

又章和元年，『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

順帝紀永建五年，『詔死罪繫囚，皆減死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又建康元年，『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

吳漢傳，『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伐公孫述……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

馬援傳，『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徒四萬餘人征五溪。』

班超傳，『五年，遂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十二郡募士及義從千人就超。』

以上各則可見兩漢常用刑徒募士之類，至武昭時的惡少年，也是罪人的一種，在李廣利傳稱爲惡少年，而武紀太初元年則稱爲天下謫民。按漢書酷吏尹賞傳云：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長安獄……乃部戶曹掾吏，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杆，持刀兵者悉記之，得數百人。

輕薄少年惡子，亦卽是惡少年，這在漢代是犯罪的。故發軍時準作謫民。至於後漢特提勿笞一語，則又見於後漢書郭躬傳：

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言，『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從之。

在漢代因謫徙邊的人，例如陳湯傳云，『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於是湯與（解）萬年俱徙敦煌。』王章傳，『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後漢書陽球傳，『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馬融傳，『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鉗徙朔方。』北堂書抄四十五蔡邕徙朔方報楊復書云，『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旅返。』這也都是刑徒徙邊的事實。此事自秦已然，史記始皇本紀，『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二世本紀，『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刑縣不及矣，鄼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司馬遷報任安書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漢書地理志益州有不韋縣，續漢郡國志在永昌。華陽國志云，『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又在巴蜀，當秦漢時亦曾遷徙罪人。高帝紀（韓王）『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註，如淳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所以有謫戍邊自秦已然了。

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王 崇 武

舊史記明太祖起兵事雖詳，惟就其家世遺傳、環境薰習以及前後政策不同以立說者則較少，茲試論之。然因太祖先世已不甚可考，而明人又諱記其與紅巾之關係，故文中膠執錯誤之處必甚多，斯則有望於方聞君子之惠教矣！又論太祖政策轉變事，乃由傅孟真先生所啓示，敬誌謝忱。

〔 上 〕

明太祖以平民爲天子，其先世宗派，雖有世德、皇陵等碑可資考證，而以世代爲農，無事可記，故其家世之信仰如何，自亦無從深考。惟皇明本紀記太祖幼時事云：

生三日，腹脹幾殆，仁祖夢抱之寺舍，欲捨之，抵寺，寺僧皆出，復抱歸家，見東房簷下有僧坐板凳面壁，聞仁祖至，回身顧曰：「將來受記！」於是夢中受記，天明病愈。自後多生疾症，仁祖益欲捨之。……及欲出家幼，太后必欲捨之，仁祖未許。至十七歲，仁祖及太后俱以疾崩，上長兄□□王亦逝，惟仲兄□□王存，上自以家計日窘，思昔父母因疾曾許爲僧，於是與仲兄謀，允託身皇覺寺。

據此，太祖以幼年多病，仁祖、太后並欲捨之寺，是其後來所以出家，雖因荒年饑窘，亦以遵奉親命。太祖之父若母本皆鄉里氓蚩，其捨子爲僧，原亦民間迷信，然不能以此而謂太祖幼年之未受佛教影響也。太祖卽位後，縱恣釋氏，提倡出家，恐均與此有關係，而在其晚年患病，猶服周顒進藥，尤與民間之信佛者類。否則太祖出家僅五十日，卽出而行乞，歸後不久，又從雄灤梁，其與僧寺之因緣實甚淺，所以拳拳佛教，至老不渝者，或爲其十七歲前（太祖以是年出家）所受之

家世遺傳，而在其幼年思想純摯之時，凡與佛教有關之民間宗教自亦使易於接受也。

復次，淮河流域爲宋元兵爭之所，元兵殺戮暴行之事應有流傳，因而於元代之壓迫政治更具反感，且由太祖之母系上推，其外祖爲南宋士兵，曾預崖山之戰，宋濂鑾坡集貳揚王神道碑銘記：

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十六年，宋祥興二年。）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餓，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燭髀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膊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艙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徬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魔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賁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

案揚王爲風雨巫師，與紅巾之燒香惑衆者臭味相近，而以家世遺傳之故，太祖之從雄起義，或與此有關歟？茲復可注意者，崖山之役爲宋元最後決戰，宋雖失敗，然君臣蹈海，悲壯動人（參看元史李恆等傳），揚王親預鬪爭，當感覺沉痛，後王附船返里，雖未投擲水中，然亦飽經憂悸，時以降卒司造船事，（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六年六月甲申，宋張世傑所部將校百五十八人詣瓊雷等州來降，敕造戰船征日本。）

向，揚王之避地盱眙，不樂軍伍者，豈並有種族意識歟？王年九十九而薨，太祖以天曆元年生，以時日推計，太祖幼年之時，揚王或尙健在，否則揚王行事亦可由淳后轉告之。濂撰碑銘原據太祖自製之文所改作，故記王之脫難始末甚詳要之，太祖生丁鳳陽，幼承母教，應有民族思想，此與其後來參加紅軍，又有關也。

紅巾起事假白蓮教義相號召，所謂白蓮教者，如析其成因，實以彌勒教、摩尼教、道教及民間流行之織緯迷信爲主要成分，明史壹貳貳韓林兒傳記：

韓林兒樂城人，或言李氏子也，其先世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年，元末林兒父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愚民多信之。據此，林兒爲白蓮教世家，宜其爲紅巾諸將所推奉。至所倡彌勒佛下生之義，實卽導源於佛教之彌勒教，故張楨上疏謂其以佛法惑衆也。（見元史本傳）紅巾以彌勒佛降生爲「明王出世」，故韓林兒自稱「小明王」，明昇自稱「小明主」，永樂間階州金剛奴反，稱「漢明皇帝」，成化間辰州夷人反，稱「明王」，而太祖後來雖政策轉變，猶以「明」命國，諸人皆紅巾，疑此「明」字復有宗教之含義，卽以代表光明與良善者，似由摩尼教中所脫出也。元史壹捌捌董博霄傳記紅巾軍中有道士：

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博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又壹捌貳許有壬傳：

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

「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尙何言！」其語遂塞。

案犯徽州者爲紅巾徐壽輝兵，棒胡供彌勒佛起事，亦爲紅巾之一枝，而前者陣中有道士作法，後者冒稱老君太子，則是已滲入道教成分矣。凡一宗教之陳義過高，哲思深邃者，雖可博得知識階級之信奉，然不易爲一般人所了解。反之，凡爲一般人所趨驚者，其教義必膚淺，彌勒等教皆擁有多數信徒，紅巾熔合各派，勢又過之，其雜有極濃之織緯迷信色彩，自意中事也。

元朝歧視漢人，禁蓄兵器，又以政治腐敗，社會不安，故當時民衆所急切希求者二事：一爲興復漢統，一爲政治休明。而紅巾創教則正滿足此要求者。紅巾於興復漢族之具體表現爲重建宋朝，元史肆貳順帝紀至正十二年五月庚辰記：

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以瀛國公子和尙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

案時劉福通等以宋丞相陳宜中嘗自占城歸，詭云帝昺逃入日本，而所擁立之韓林兒卽徽宗九世孫，故建國曰宋。時人以元順帝爲瀛國公（宋帝昺）子，（見權衡庚申外史等書）尙是一種報復之傳說，初無礙於蒙元之皇位，福通則直以林兒爲宋後，當更爲漢人所擁護，宜元有徙置趙氏宗親之舉也。又同書壹伍叁賈居貞傳：

宋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等挾二王逃閩廣，所在煽惑，民爭應之，蘄州寇起，司空山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

蘄州寇爲徐壽輝，此文所記不明，意壽輝此時亦倡言復宋。舊史記太祖復宋事不詳，惟據祕閣元龜政要記：

劉福通遣將分略河南山東河北，大書旗聯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遠邇傳聞，元都大震。

此約爲至正十六年事，太祖以十二年投軍，爲林兒臣屬，福通部下，自亦秉承此意旨，故時人譽爲「以雄傑之才，紹中興之業」。（葉子奇上孫炎書）此滿足民衆之第一要求者。元以汝潁之亂爲河南漢人反，欲盡屠之，其處置失當姑不論，而之所以出此，亦因反者倡民族主義故。時元兵腐敗，不能平亂，而以種族仇隙，亦不敢輕信漢人，葉杞輓樊執敬詩，以「主將向來推右族，漢人那得預戎機」爲深慨，實則在民族主義高潮下，元室爲爭扎統治，又豈可輕畀將權耶！

紅巾之另一教義爲彌勒佛下生，佛說彌勒下生經云：

時閻浮地極爲平整，如鏡清明，舉閻浮地內穀食豐賤，人民熾盛，多諸珍寶，諸村相近落，鷄鳴相接，是時繁華果樹枯竭，穢惡亦自消滅，其餘甘美果樹，香氣殊好者，皆生於地，爾時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之中，無有百八患，貪欲瞋恚愚癡不大慙懃，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

向，言辭一類，無有差別，如彼優單越人而無有異。是時閭浮地內人民大小皆同一向，無若干之差別也。彼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時，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便還合。爾時閭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苦。所謂金銀珍寶車渠馬瑙真珠虎珀各散在地，無人省錄，是時人民手執此寶，自相謂言：「昔者之人，由此寶故，更相傷害，繫閉在獄，受無數苦惱，如今此寶與瓦石同流，無人守護。」

紅巾所說教義當與此相近，宜為水深火熱之農民所歡迎，此為其滿足民衆之第二要求者。紅巾所以能勢力廣大，與其教旨之適合民衆心理極有關，豈盡因歲飢或河決也耶？

紅巾起於汝潁，延及江淮，庚申外史記淮西在至元四年，即有起事者，文云：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母佛母，瑩玉遂逃於淮西民家。……民聞其風，（指預言禍福，治病皆愈等事。）以故爭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

案瑩玉即後之擁立徐壽輝者，其為紅巾絕無可疑。茲可注意者，即其敗後所亡之淮西，正為後來紅巾昌盛之地，此時民爭庇之，意已先染其教。而淮西則太祖故鄉之毗鄰也。

由上所述：太祖生於佛教家庭，幼具民族思想，長而出家為僧，復行乞於光固汝潁等紅巾繁殖之地，凡三年，是其家世遺傳、與環境薰習均與紅巾有關係，故其參加起事，非偶然也。

實錄至正十二年，記太祖行乞歸寺，紅巾招之：

有故人自亂雄中以書來招曰：「今四方兵亂，人無寧居，非田野間所能自保之時也，盍從我以自全。」上覽畢即焚之。數日，復有來告曰：「前人以書招公，傍有知者，欲覺其事，當奈何？」上慨然太息曰：「吾唯聽命于天耳。」後三日，其人果至，與語，辭色無相害意，乃謝遣之。復旬日，又有來告曰：「先欲覺者，不欲自為，今屬他人發之，公宜審禍福，決去就。」是時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來復濠城，憚不敢攻，惟日掠良民為盜以邀賞，民

皆洶洶相煽動，不自安。上以四境逼迫，訛言日甚，不獲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以爲謀，執之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上狀貌奇偉異常人，因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興喜，遂留置左右。

考太祖紀夢謂元兵平亂，遂巡不進，惟四掠良民，「以絳繫首，稱爲亂民」。則是此處之所謂亂雄者即紅巾也。太祖以佛教信徒，于遊食之頃，已寢聞紅巾教義，迨重返僧寺，又有故雨邀請，舊朋報書，則其平素與紅巾中人過從之密及款洽之歡可知。郭子興本奉紅巾教，張來儀滁陽廟王碑記其起事云：

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十二年），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

又俞本紀事錄載：

、至正十二年正月，定遠縣富民郭姓者（即子興）聚衆燒香，稱亳州節制元帥。

十一日，起定遠縣，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

是太祖之投依子興，與子興之擢置左右，尙有共同信仰之關係在，宜其釋門禁之縛而委信不疑也。

〔下〕

太祖自渡江以後，對於紅巾之態度遽變改，惟太祖以諱爲韓宋舊臣，故明人記其與紅巾之離合關係者亦多含混，不可不詳考。御製皇陵碑記至正十三年太祖組合軍隊事：

已而解去（指元兵圍濠城），棄戈與鎗，予脫旅隊，馭馬控轡，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踰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

案赤幟爲紅巾標識，盈岡蔽野，可見徒衆之繁，此文本自誇武功而醉露狐尾者也。

又明實錄記至正十五年攻和陽：

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上曰：

「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

檢元史壹玖肆郭嘉傳記：嘉爲廣寧路總管，紅巾陷遼陽，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太祖之矯裝行詐，與此正同，可見太祖此時士兵猶沿紅巾舊制，衣絳衣，與民軍之椎髻左衽衣青衣者異。劉辰國初事蹟謂「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幟皆用紅色。」實於其真實情形不甚了了也。又庚申外史記至正十五年紅軍攻城事：

香軍(紅巾以燒香聚衆故，亦稱香軍。)陷安豐，二日陷和州，三日破廬州，宣讓棄城浮海還燕，香軍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軍國，遂據江東，既而池州安慶尋復皆沒。(此據寶顏堂秘笈本，學津討源本刪此段。)

案外史之撰著在元明間，時對紅巾史事尙不甚避忌，明人以此條與太祖無關，亦多不刪除，而細考其實，則陷安豐廬州者爲劉福通部，自拔和州以迄渡江至太平集慶寧國等地者皆太祖兵，時太祖爲子興部曲，而子興則奉事林兒，是在至正十五年頃，時人對於此派軍隊猶以紅巾目之，亦卽太祖之宗教色彩猶甚濃也。

唯是紅巾爲愚民集團，其政治意識實甚淺，以此不爲知識份子所親附，(參看程敏政篋集先高祖阡表)而此輩則爲社會之中堅，可舉足輕重。太祖之態度因亟變。史載至正十五年克太平，召名儒陶安參幕府，以李習爲知府。十六年下集慶，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十餘人，皆錄用之。克鎮江，徵秦從龍陳遇等，有伊呂諸葛之喻。十八年，辟范祖幹葉儀許元等十三人講說經史。十九年，許瑗王冕來見，留置幕府。二十年，召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等至京，禮用之。夫太祖王霸雜用，釋道並施，殊無專任儒術意，洪武間，士子一登仕版，斧鉞隨後，人以遜迹隱居爲幸免。惟在其初渡江頃，固不如是，故江南浙右文人多趨就之，以此在知識階級中頗博好感，而紅巾舊習遂漸掃除矣。

太祖文集伍與元臣禿魯書指紅巾爲妖人：

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萬之衆。

案妖人爲時人稱紅巾之專名。陳基夷白齋稿所謂之淮右妖人及攻集慶妖人皆指太祖，今太祖乃謂與紅巾異趣，是已改變其舊所宗信者矣。惟世傳太祖文集乃爲後來整理（洪武七年始有刊本），此文是否爲當時之原書不可知，且其投寄於何時亦無考，以余所知，太祖反對紅巾，其確有年代可考者，以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平周榜文爲最早，其略云：

近觀有元之末，生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讐，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途，哀苦聲聞於天下。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蟠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以立功，遂引兵渡江。

此文於紅巾之提倡迷信、焚掠城廓及殺戮士夫深詆之，蓋於其前此行徑已大改變。惟其最初轉變尙在以前，考紅巾之旗幟用紅色（皇陵碑「赤幟蔽野盈岡」是其證），而俞本紀事錄記：至正十八年，太祖開府金華，已改用黃旗。實錄至正二十年閏五月記：陳友諒破太平，弑主自立，將約姑蘇張士誠夾擊應天府，太祖因遣友諒故人康茂才約其速至，先破之。而預伏重兵於廬龍山左，令持幟者偃黃旗於山左，偃紅旗於山右，戒所部曰：「敵至舉紅旗，舉黃旗則伏兵起。」案有諒爲紅巾鉅子徐壽輝黨，所用爲紅旗，（元史壹肆叁余闕傳：「至正十七年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薄安慶東門，紅旗登城。」是其證。）所謂敵至舉紅旗者，蓋以此示歸降，至後舉黃旗，乃太祖之旗色。然則棗林雜俎謂徐勉之保越錄記紹興之役，猶稱明兵爲「紅冠」者，（今傳刊本無此詞）不過醜詆之惡稱而已。

太祖即位後，於白蓮等教禁止甚嚴，如實錄洪武三年六月甲子記：

中書省臣奏……白蓮社明遵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又二十七年正月戊申，命禮部榜示天下：

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

蓋一變爲統治階級之面孔矣。惟是紅巾仍有蠢然思動者，尤以湖廣江西四川等地爲最甚，太祖實錄記湖廣紅巾謀反事，乙巳（至正二十五年）八月辛亥：

羅田縣盜藍丑兒詐稱彭瑩玉，造妖言以惑衆，鑄印章，設官吏，剽劫傍近居民，麻城里長袁寶率鄉人襲捕之，擒丑兒以獻。

洪武六年正月：

蘄州盜王玉二聚衆燒香，謀爲亂，蘄州衛兵執而戮之。（又十二年閏五月庚申，謂王玉兒（二）爲「陳友諒遺孽」。）

同年四月丙子：

湖廣羅田縣妖人王佛兒自稱彌勒佛降生，傳寫佛號惑人，欲聚衆爲亂，官軍捕斬之。

又太宗實錄永樂四年九月丙子：

湖廣蘄州廣濟縣妖僧守座聚男女立白蓮社，毀形斷指，假神扇惑，事覺，官捕誅之。

案湖廣爲紅巾彭瑩玉等傳教之地，後徐壽輝陳友諒又各割據若干年，民間習染已深，又爲太祖之反對黨，宜乎迭起倡亂也。

太祖實錄記江西謀叛事，洪武十九年五月戊辰：

妖僧彭玉琳與新淦縣民楊文曾尙敬等謀作亂，事覺伏誅。玉琳福建將樂縣陽門庵僧，初名全無用，行腳至新淦，自號彌勒佛祖師，燒香聚衆，作白蓮會。縣民楊文曾尙敬等皆被誑惑，遂同謀爲亂，玉琳稱晉王，僞置官屬，建元天定，縣官率民兵掩捕之，檻玉琳並其黨七十餘人送京師，皆誅之。

二十年六月丁酉：

袁州府宜春縣民李某妄稱彌勒佛，發九十九等紙號，因聚衆謀作亂，戍卒陽寅告於袁州衛，衛發兵捕斬之，獲其僞造木印龍鳳日月袍黃綠羅掌扇令旗劍

戟凡百餘事。

二十一年五月壬寅：

袁州府萍鄉縣民有稱彌勒佛教惑民者，捕至誅之。

二十四年五月戊申：

袁州分宜縣民以左道惑衆，捕至京，誅之。

上舉諸例，疑皆紅巾餘黨，又練子寧金川集貳致新淦葉知縣書：

曩者草昧之初，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於妖怪之說，而冀免於禍災，而其終也，卒剽掠攻劫而爲盜賊之計，故有國之興，必草薶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盛行於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之責歟？……今爲執事之計者無他焉，亦曰明朝廷之禁以徧喻夫鄉邑之民，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在，然後嚴其各鄉之里老，使其更相檢察，以去姦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檢諸司各於所隸廉捕，苟得其實，許諸邑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財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讐，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明示之，則姦猾破膽而自散矣。……今竊聽於鄉邑之間，其勢亦可謂滔滔而熒熒矣，執事其少加意焉。

由此可見江西紅巾之多及政府剿除之厲，此書約投於洪武十九年，時去陳漢之平已二十年，餘黨潛伏猶如是，宜其常有聚亂事也。

太祖實錄記四川紅巾事，洪武十二年四月甲辰：

成都嘉定州眉縣賊人彭普貴誘衆作亂，劫掠居民，轉攻州縣，眉縣知縣顏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害，四川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以聞。

五月庚寅：

敕曹國公李文忠曰：「近四川土人以妖言惑衆，相煽而起，守禦官軍討之未平，爾若還師陝西，宜分一軍，遣官率領，由棧道速撲滅之。若未至陝西，亦宜預定其計，庶免賊黨蔓延，以安蜀中。」

案徐壽輝部將明玉珍父子建國蜀中凡數年，故在民間有濡染，實錄所記含混，參以

太祖文集所載李文忠敕文，知此事與明氏宮人有連結，後以丁玉兵平之，太祖集中載與玉敕云：

妖人彭姓者，潛妖遜迹，暗遘愚民，已有年矣。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兵出境，其四川之禍，又非淺淺，若丁氏土兵未出境土，聞妖作亂，乘時蜂起，以四川各衛並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遏邪，今禍亂已平，國之福也。

則是此案醞釀有年，而牽涉甚廣，非等閒萑苻之比也。又憲宗實錄成化十一年四月癸未：（此條承友人梁方仲先生檢示。）

湖廣總兵左都督李震等奏辰州府烏羅長官夷人石金州妄稱元末明氏子孫，僭稱「明王」，糾衆於執銀一帶作亂，鄰近峒苗多聚衆應之，議調官軍剿捕，金石州已於去冬就擒，而諸苗賊敵殺官軍，攻劫未已，事下兵部，議請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設策撫捕之。

案金石州僞爲明氏子孫，則是由四川紅巾傳及湖廣者，故改繫於此，可見明氏在當時潛勢力之大，且所及之廣遠也。

太祖渡江後，於紅巾舊習雖漸爲脫除，對民族口號猶倡導不休，如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北伐，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檄：（見明實錄。此文實宋濂撰，見明文衡。）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尙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人

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秦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案此指擴廓帖木兒，擴廓 沈丘人，王姓，小字保保。）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此關陝之人也。（案此指李思齊張思道等）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爲名，乃得兵權，及妖人既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羣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案此檄發布在平周榜後一年，文中反對元朝，純由民族與倫理之觀點作出發，而仍斥紅巾爲「妖人」，是取紅巾教義之一半，（民族思想）而遺其另一半，（彌勒佛降生等迷信思想）蓋必如是，始能博得儒者之擁護，且有以別於河洛關陝之附元自私者也。

惟追統一天下，如仍執此狹義之民族觀念，則是與元之歧視漢人南人者同，招蒙民之忌恨，故於所謂種族界限不得不放寬。實錄載洪武元年八月己卯大赦天下詔：

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卽吾赤子，有才能者一體擢用，

三年六月丁丑，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曰：

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體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

先是，是月癸酉記：

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覽之，見其有哆大之辭，深責宰相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賢，奈何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卽改之。」

此則以綱常名教代族種畛域，雖爲英雄權詭之論，然亦可見其態度之先後殊異矣。

後來太祖之民族思想，實僅限於恢復漢族文化，卽改革蒙元習俗者是。元本游牧民族，與中夏之沐習儒家禮教者殊，既主中國九十年，風行草偃，習染者多，如王禕文忠集貳肆俞金墓表：（此文後人誤入方孝孺集）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

方孝孺遜志齋集貳貳盧處士墓銘：

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胡夷，天下辮髮椎髻，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

又宋濂洪武聖政記定民志章：

上謂尙書牛諒曰：「……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

案凡此等處爲太祖所深惡，因痛革之，實錄載洪武三年二月，以士民所服四帶巾與皂隸伶工相類，因改製四方平頂巾，而據高麗史記，尙有反對元制之意義，高麗史辛禡傳，十三年（洪武二十年），載史臣僕長壽朝明還，述太祖之言曰：

我這里當初只要依原朝（原字避太祖諱）樣帶帽子來，後頭尋思了，我既趕出他去了，中國卻蹈襲他這些个樣子，久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以此改

了。

當時改革諸事，大都準此，茲就實錄中之可考者輯述之：洪武元年二月載，元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褶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十二月，監察御史高原侃曰：「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穀厚薄，無哀戚之情，乞禁止以厚風化。」太祖是其言，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四年十二月，以軍民行禮尙循元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爲禮，因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爲儀式，申禁之。六年二月，以元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爲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詔禮部嚴禁，違者罪之。明史太祖紀所載洪武五年五月改革禮儀風俗詔，館臣以涉及民族問題，文有隱諱，如持與實錄比觀，則知皆針對元俗者。又太祖所訂之皇明大誥皇明律令等重要書典，驟觀之，每覺其條文瑣碎，若與元末習染及社會積弊合參之，則知在太祖恢復中國本位文化之政策下，固有其重要意義也。

後太祖得國，紅巾餘黨仍有沿用舊日種族革命心理，以恢復漢人主權相號召者，如太宗實錄永樂七年七月戊戌：

妖賊王金剛奴伏誅，金剛奴陝西階州人，自洪武初聚衆作耗，稱三元師，往來劫掠，而於沔縣西黑山天池平等處潛住，常以佛法惑衆。後又與沔縣賊首鄒福等作耗，其黨田九成者僭號漢明皇帝，改元龍鳳，高福興稱彌勒佛，金剛奴爲四天王，前後攻破屯寨，殺死官軍。會長興侯耿炳文引兵剿捕，餘黨悉散，惟金剛奴與賊仇占兒等未獲，仍逃聚黑山天池平，時出劫掠。至是潛還本州，爲官軍所擒，械送京師伏誅。

案，所謂「漢明皇帝」者，「明」爲摩尼等教所追求之至善，「漢」則有種族思想，二者皆韓宋所標榜，而田九成又改元龍鳳，似爲林兒之臣屬，故嘯聚隴西，自洪武初年即聚衆作耗也。又英宗實錄景泰六年四月戊寅：

直隸霍丘縣民趙玉山自稱宋後，潛以妖術扇惑流民謀亂，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王竑擒獲以狀聞。且言鳳陽流民甚衆，多爲玉山所扇惑，今玉山既就擒，恐其餘黨憂惶，致生他變，宜及時撫捕。詔令竑設法撫捕，務期盡絕，勿遺

民患。

霍丘在淮西，爲元末紅巾昌熾之地，趙玉山稱宋後，或與龍鳳亦有關係。又憲宗實錄成化元年五月丁巳記：

妖人趙春張仲威伏誅，春寧夏中護衛軍餘，游食山東及京畿間，自來稱宋後，與景州人張仲威等倡造妖言，衆頗信之，而事覺，至是，于市梟其首示衆。

山東景州亦紅巾熾盛之所，其所倡造之妖言疑卽此，而其自稱宋後，或亦師韓宋故智者。又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八年三月甲辰，鳳陽撫臣李三才奏：

趙古元自以宋朝後代，生有異姿，久蓄不軌之念，將發大難之端，易名而遊四方，揮金而結亡命，流寓豐碭，潛至房村，題詩見志，顯爲不道之詞，僞帖總兵濟以妖邪之術，而孟化鯨等遂欲藉此搖惑大衆，稱世道之將變，尊古元爲真人。至王松感九泉之夢，獻女乞二官之封。古元且懸示通途，自稱國王，邂逅羣小，輒授將軍，觀其書與化鯨招兵七千，約以二月二日各處兵馬八路齊起，先取淮揚，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絕糧運，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又稱有精兵十萬，夾雜糧船幫內，其反狀甚真。

趙古元浙人，以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其勢始大。李疏有誇功之嫌（見萬曆野獲編「妖人趙古元」條），茲不論，所可注意者，徐州亦紅巾熾盛之所，而古元復託爲趙宋後人，豈亦衍韓宋之餘緒者歟？夫元以歧視漢人，故紅巾倡復宋口號，易受擁戴，若明之執政者則既爲漢人，宋亡已久，更無復遺思，無怪諸人假此之相繼失敗也。

總之，歷史上，一種改革運動之造成，每爲適應客觀之需求所產生，而以社會複雜，需求時變之故，儻執行政策者，墨守舊規，一成不變，則改之於此者，未始不失之於彼。惟識時俊傑，能隨時改善，雖憑藉舊時勢，而創闢新精神，以適應新環境。明乎此，則太祖與其他羣雄雖起事相同，而成敗懸判者，不足異矣。

中古自然經濟

全漢昇

第一章 緒論——(一) B. Hildebrand 的經濟史分期說及其修正——(二) 漢代貨幣經濟的發展——(三) 中古自然經濟興起的原因 第二章 中古的實物貨幣——(一) 概說——(二) 漢末三國時代的實物貨幣——(三) 晉代的實物貨幣——(四) 北朝的實物貨幣——(五) 南朝的實物貨幣——(六) 隋代的實物貨幣——(七) 唐代的實物貨幣——(八) 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貨幣——(九) 總結 第三章 中古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一) 魏晉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二) 北朝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三) 南朝的實物租稅——(四) 隋唐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五) 總結 第四章 中古的實物地租 第五章 中古的實物工資——(一) 魏晉時代的實物工資——(二) 北朝的實物工資——(三) 南朝的實物工資——(四) 隋代的實物工資——(五) 唐代的實物工資——(六) 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工資——(七) 總結 第六章 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的衰落與貨幣經濟的興起——(一) 概說——(二) 實物貨幣的廢棄與金屬貨幣(錢)使用的發達——(三) 貨幣租稅的徵收與雇役制度的萌芽——(四) 貨幣地租的萌芽——(五) 貨幣工資的盛行——(六) 總結 第七章 結論

第一章 緒論

(一) B. Hildebrand 的經濟史分期說及其修正

自然經濟(Naturalwirtschaft, Natural economy)，創始於德國歷史學派的權威 Bruno Hildebrand。他以交換為標準來作經濟史的分期，主張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分為第三個次第相續的階段：(1) 自然經濟時代——這是物與物相交換的時代。(2) 貨幣經濟(Geldwirtschaft, Money economy)時代——這時金屬貨幣用作交易媒介。(3) 信用經濟(Kreditwirtschaft, Credit economy)時代——這時最後以同一物或等價物清算，而先由信用進行貨物的交換(註一)。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是自然經濟時代的情形。在自然經濟時代，既然沒有金屬貨幣的使用，人們在

(註一) B. Hildebrand, Jahrbuecher fu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 ii, 1864, pp.1-24

買賣方面只好用實物來作交易的媒介，在勞動方面用實物來作工資的報酬，此外賦稅的征收，與地租的繳納，也以實物為主（註二）。

上述經濟史分期的主張，在德國學術界中影響甚大，但在德國以外其他國家的學者看來，却是一種很受攻擊的學說。茲舉三人為例。頭一位是比利時經濟史學者 Henri Pirenne，他說：

把商業發展分為三個次第相續的階段——最先一個的特色為物物交換（自然經濟），其次為貨幣（貨幣經濟），最後為信用（信用經濟）——的學說，流行甚久。但一察事實，牠實在沒有確切的根據，只是那種常常影響于經濟史研究的愛系統化的學說的另一例子而已。雖然信用日益重要，是無可駁議的，但牠在各時代都發生過作用，也是同樣真確的。其間的差異，只是量的不同，并非質的差別（註三）。

其次一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史學者 J. H. Clapham，他說：

B. Hildebrand 的學說，假定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及信用經濟三個階段次第相續。這一說應用於歷史上的弊病就是：把某一時期叫作自然經濟時期，便很容易忽略了同時並存的別種經濟樣式的證據。比方說，為要證明北歐中古初期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期，已經費了長期的研究與爭論。而且，自然經濟一詞，可以包羅極端簡單的和極端複雜的經濟制度。古代埃及文化中的那種『交換』，比起不使用貨幣的原始日耳曼或近代原始社會的那種『交換』，很少相似的地方。而且，除却史前期及最早的歷史期以外，使用貨幣與不使用貨幣的社會往往同時並存。自然經濟的遺跡，在使用貨幣的社會裏，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看得見。某種形式的信用在多數文化的早期也多少已經有了，却從未在任何時期佔絕對支配地位。因此，要想把某一時期的某一社會規定為某一階段，在事實上程度上都是一個繁難的問題，不大值得探討（註四）

最後一位是英國經濟學者 Norman Angell，他說：

（註二）參考 Werner Sombart 著季子譯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七六至七八頁。

（註三）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p. 118—119.

（註四）Edwin R. A. Seligman (ed),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 vol. VII, p. 349.

爲便於了解貨幣之功能計，我人又不妨想像有數歷史學者，對於社會所描繪之圖畫：即人類之進化，最先則起自半動物之無交易狀態，再由此種無交易之游牧羣，進至行使物物交換之部落；再由是而進於貨幣經濟；再由是而進於信用經濟。此種敘述，頗能助人之理解；唯以敘述過於明析簡單，故於事實上未免不甚相符。蓋歷史進行之程序，並不若是之整齊。換言之，貨幣之爲物，遠在歷史以前即有之，而信用要素之發生，爲時亦甚早；第以人類發見貨幣之後，未必即行採用；或則雖經採用之後，重復予以廢棄；而廢棄之後；亦並無大害於社會之生活；故貨幣之出現，爲時未必晚，特其發揮功能則在於後世耳。總之，自物物交換以進于貨幣經濟時代，決非一時代完了之後，另一時代即繼之而起，此種斬釘截鐵之明晰發展，歷史上實無其例（註五）。

這幾位批評者和 Hildebrand 的爭點，可以說是絕對說與相對說的不同。如果從絕對的觀點來看，那末，人類經濟發達的歷史當然不能那樣斬釘截鐵般的劃分清楚。但如果從相對的觀點出發，話可不是這樣說了。在某一社會裏，同時雖有物物交換，貨幣及信用三者的存在，但牠們絕不會勢均力敵，在同一期間內較佔優勢的往往只有一個。這一點，上述幾位批評者也是承認的。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三者比重的大小來判別某時期的社會應屬於那一階段。這可以說是對 Hildebrand 學說的修正。從這個觀點出發，作者認爲自漢末以後，至安史之亂的前後，即約由公元二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自然經濟在中國社會裏較佔優勢——雖然南朝的錢幣勢力相當雄厚，但仍不能取自然經濟的地位而代之。

現在就材料排比的方便，擬從下列數點來探討中古時代中國各地自然經濟發展的情形。即：自公元二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當錢幣沒有流通，或流通量比較稀少的時候，人們怎麼樣去做他們的買賣？怎麼樣向政府盡納稅的義務？租借田地時，農人對地主繳納些什麼作爲地租？爲人作工時，勞動者從僱主處領到些什麼作爲工資的報酬？不過，在說明這幾個問題以前，我們先要探討中古以前貨幣經濟發展的情形，及中古時代自然經濟發展的原因。

（註五）Norman Angell 著何子恆譯貨幣的故事第一九至二〇頁。

(二) 漢代貨幣經濟的發展

自周景王二一年(525—524 B. C.)鑄大錢(註六)後，錢幣在中國社會內已漸漸流通。到了漢代，錢幣的使用更為發達。除買賣時用作交易媒介外，當日官吏俸祿的一部份，以錢支付(註七)。在賦稅方面，幼年人年出二十三文的口錢(註八)，及成年人年出百二十文的算賦(註九)，均以錢繳納。漢桓帝對於郡國的田地，課以每畝十錢的租稅(註一〇)。至于徭役的提供，也可用錢來代替。例如，人民每年須戍邊三日，不往者可出錢三百文來免役，稱為過更；每年須在政府服役一月，不服役者可出錢二千文來代替，稱為踐更(註一一)。

可是，我們對於周景王鑄大錢後的錢幣流通情形，不能過於誇大。因為自此以後，錢幣雖然流通，在好些地方，人民仍舊用實物作交易工具來買賣。孟子記載楚人許行以粟易褐布、素冠、釜、甌及鐵器(註一二)。可見戰國時代楚國還有物物交換的事實。到了漢代，貨幣經濟雖然已經抬頭，但牠的發展程度究竟有限。所以『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直至後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41 A. D.)，始行五銖錢(註一三)。官俸的一半，雖用錢支付，但其餘一半，還須以穀發放(註一四)。至于田租(按即田賦)，除上述每畝十錢的租稅外，亦均以穀繳納(註一五)。

(三) 中古自然經濟發展的原因

漢代貨幣經濟的發展，從漢末以後，大受打擊。從此以後，自然經濟漸漸佔有勢力，貨幣經濟則一天比一天的衰落下去。這裏我們要問：從漢末以後，中國社會為什麼會由貨幣經濟逆轉為自然經濟？

(註六)國語卷三周語下。

(註七)漢書卷七二貢禹傳，後漢書卷三八百官志。

(註八)漢書卷八昭帝紀如淳注。

(註九)漢書卷二惠帝紀應邵注。

(註一〇)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註一一)漢書卷八昭帝紀如淳注。

(註一二)孟子滕文公上。

(註一三)後漢書卷一下光武紀。

(註一四)後漢書卷三八百官志。

(註一五)漢書卷七二貢禹傳。

漢末以後自然經濟代貨幣經濟而起的第一個原因是戰爭(註一六)。中國自漢末以後，社會上發生很大的騷動。如三國時各地軍事領袖的混戰，和西晉八王之亂，都足以擾亂當日社會的安甯。不過規模最大，影響最烈的戰爭，當然要推漢末的黃巾暴動，與董卓之亂，和西晉末葉的五胡亂華。戰亂的區域非常廣大，以黃河流域作中心，江、淮、荆、蜀都曾波及。

現在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戰爭與商業發展的關係；其次要說明商業盛衰與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的關係。

上述漢末以後的戰爭，給漢代相當繁榮的商業(註一七)以很嚴重的打擊。商業中心的城市，經過大規模的戰亂以後，破壞得非常利害。三國志吳志卷一一朱治傳注引江表傳云：

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例如『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註一八)。又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註一九)。這都是漢末三國初年的情形。及五胡入侵，城市的破壞更為利害。晉書卷五六孫楚傳附綽傳云：

胡戎交侵，……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

這時候的洛陽，簡直變為廢墟。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說：

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

又吳士鑑晉書注卷一四上地理志引華延雋洛陽記云：

自劉曜入洛，元帝渡江，官署里閭，鞠為茂草。

至于長安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晉書卷五孝愍帝紀云：

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

(註一六)此點前人已經指出。見下引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載東晉孔琳之的話。

(註一七)關於漢代商業的繁榮，記述頗多。茲引王符潜夫論卷三浮侈，以見一斑：『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于農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註一八)三國志魏志卷六董卓傳。晉書卷二六食貨志略同。

(註一九)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

漢末以後的戰爭，除對商業中心的城市作直接的毀壞外，又產生三種現象，影響到商業的衰落。頭一種現象是人口的銳減。戰時的人口，一方面直接受兵災的蹂躪，他方面又飽嘗戰爭引起的飢荒與疾疫，數量當然要大為減少。因此，『自(李)催(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註二〇)。這雖然只是關中一帶人口極端稀少的景象，但其他地方也逃不了人口稀少的命運。在三國時，『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註二一)。其次一種現象是土地的荒蕪。在戰亂中，原來從事生產的人口，多半加入流亡隊伍中到處轉動，土地的荒蕪是不能避免的。上引吳志註江表傳曾說，『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道殣相望』。又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也說：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

這兩種現象，到了西晉末葉，更為嚴重。五胡亂華的結果，人口更加稀少，土地更加荒蕪。關於此事，晉書記載至多：

至于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卷二六食貨志)

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堦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卷五六孫楚傳附綽傳)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卷一一九慕容皝載記)

此外，當日又產生第三種現象，即交通的困難。如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說：

(慕容)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

當日戰後人口既然銳減，其消費量自然跟着減少，從而對市場上商品的需要自亦大減。復次，土地既然荒蕪，其生產量自然大為減少，從而市場上商品的供給自亦銳

(註二〇)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

(註二一)魏志卷一六杜畿傳。

減。這種商品供給的銳減，再加上交通困難一因素，情形尤為嚴重。市場上一般商品的供給與需要既然全都大為減少，交易量自然跟着激劇的減少。這樣一來，商業能夠避免衰落的命運嗎？

商業的盛衰，給貨幣使用的進步與退化以很密切的影響。在古代，人們欲望較小，其交換的目的在取得自己的消費物品，對於貨幣需要不大。這時交易的過程是：

C——M——C (註二二)

即。

貨物（自己所餘）——貨幣——貨物（自己所需）

可見這時交易者（消費者）的目的，在取得自己需要的貨物來滿足個人的欲望；至于貨幣，並不是他們交易的目的物，只是取得自己需要的貨物的手段而已。其後，人類欲望漸大，交易較前頻繁，專業的商人遂代替以前的消費者來從事買賣，從而對於貨幣的需要大增。這時交易的過程是：

M——C——M (註二三)

即：

貨幣（自己資本）——貨物——貨幣（含有利潤）

可見這時交易者（商人）的目的，在獲得含有利潤的貨幣，而不在貨物；這時貨物的購買只是獲得貨幣的手段而已。總之，當交易簡單的時候，人們多半注重貨物；及交易頻繁的時候，人們則轉而注重貨幣。由此可知，商業的發展與衰落，足以影響到貨幣使用的進步與退化。如上所述，漢末以後商業既因屢受戰爭的影響而大為衰落，貨幣的使用自然亦要跟着退步了。因此，錢幣的使用在漢代雖然已經相當發達，從漢末以後却宣告停滯。關於此點，前人也曾經討論過。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載安帝元興中孔琳之之說：

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至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註二四)。

錢幣的廢棄，給實物貨幣以流通的機會。這樣一來，自然經濟遂代貨幣經濟而起。

(註二二)Karl Marx, Capital(Every Man's Library), vol. I, p. 83。

(註二三)ibid, vol. I, p, 132.

(註二四)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同。

漢末以後，貨幣經濟逆轉爲自然經濟的第二個原因，是鑄造錢幣所用的銅的減少。當日銅的供給所以減少，一方面由于銅鑛產量的銳減，他方面由于佛寺之大量的用銅鑄像。

在漢代，銅鑛的產量相當的大；吳王濞對於豫章郡的銅山，鄧通對於四川嚴道的銅山，都曾作過大規模的開採(註二五)。但這些銅鑛的產額，自漢末以後，即作激劇的減少(註二六)。因此，吳孫權的鑄錢，不如吳王濞那樣採銅于豫章銅山，只收羅民間的銅來鑄(註二七)。蜀劉備也不學鄧通那樣採銅于嚴道銅山，而『取帳鈎銅鑄錢』(註二八)。往後到了劉宋元嘉二年(425)四月，沈演之還說錢少由于『採鑄久廢』(註二九)。再往後，到了南齊武帝永明八年(490—1)，政府雖曾開採蒙山(在今四川雅安名山蘆山三縣界)的銅鑛，但鑄錢千餘萬文以後，卒因『功費多，乃止』(註三〇)。

復次，自佛教輸入中國後，在各地普遍設立的佛寺，多以大量的銅來製造佛像。這種風氣在漢末三國初已經相當盛行。丹陽人笮融在彭城(即徐州)一帶『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註三一)，便是其中顯著的例子。其後，由于佛教大師佛圖騰(或作佛圖澄)鳩摩羅什等的來華，二石姚興等統治者的信佛，佛教勢力遂日益雄厚，從而佛寺用銅鑄像的事亦大大增多。佛寺的數量，在

(註二五)漢書卷三五吳王濞傳，卷九三鄧通傳。王先謙漢書補註以爲『豫章郡』應作鄣郡，即丹陽郡。參考漢書補註卷三五。

(註二六)當日銅鑛產量減少的原因，史無明文。據作者推測，約有兩種可能的原因：(1)由于戰爭對於銅鑛生產的破壞；(2)由于礦業本身的理由。前一點甚爲明顯，後一點則須略爲說明。原來礦業是受成本遞增或報酬遞減原則支配的一種實業，優良的礦脈開採完了，較劣的礦脈也得採掘；同時，如果越掘越深，則離地面越遠，其產品的運費越要增加。因此，在漢代曾經大規模開採的銅鑛，自漢末以後，很可能的因爲遞增的開採成本之所失，遠不如遞減的銅鑛產量之所得，其開採只好停工，從而銅鑛產量遂大減。

(註二七)吳志卷二吳主權傳嘉禾五年條。

(註二八)南齊書卷二八崔祖思傳。

(註二九)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

(註三〇)南齊書卷三七劉悅傳。

(註三一)吳志卷四劉繇傳。

北朝光是洛陽便有一千餘所(註三二)，全國則有三萬餘所(註三三)；在南朝梁武帝時，光是建業一城，也有五百餘所(註三四)。佛寺中銅像的數量，如徐州城中五級寺，多至一百軀(註三五)。至于鑄造每一佛像所用的銅，數量也很驚人。在北朝，魏興光元年(454)秋，政府在五級大寺內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共用銅一萬五千斤，即每一像用銅五千斤。這還算是比較小的。皇興元年(467—8)，政府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丈，用銅十萬斤(註三六)。在南朝，釋道安于襄陽檀溪寺造一佛像，用銅一萬斤以上(註三七)。梁天監八年(509—510)，彭城宋玉寺造一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註三八)。如果把當日全國各地佛寺鑄像用銅的數量總算一下，其用銅之多，一定非常驚人！這許多佛寺的銅像既然消耗了大量的銅，無怪當日能夠用來鑄錢的銅要大爲減少了。這種情形，當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沒有進步到非使用錢幣不可的時候還可忍受，但一到商業發展，錢幣的需要大增的時候，人們望着佛寺的銅像可要眼紅起來了。所以唐武宗的毀法，固然有其宗教上的動機，但取銅像的銅來鑄錢無疑的也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註三九)。

總之，自漢末以後，能用來鑄錢的銅，一方面由于銅礦產額的銳減，他方面由于佛寺對銅的大量消耗，供給量大爲減少。這樣一來，當日錢幣的鑄造額自然跟着作激劇的減少。因此，自後漢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改鑄小錢(註四〇)以後，中間除却吳孫權于嘉禾五年(236)春鑄當五百大錢，赤烏元年(238)春鑄當千大錢(註四一)，及蜀劉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9)左右鑄直百錢(註四二)外，直到宋元

(註三二)後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序例。

(註三三)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註三四)南史卷七〇郭祖深傳。

(註三五)北齊書卷四六蘇瓊傳。

(註三六)均見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註三七)梁慧皎高僧傳卷三道安傳。

(註三八)同書卷一三釋法悅傳。

(註三九)參考第六章第一節。

(註四〇)見第二章第二節。

(註四一)吳志卷二吳主權傳。

(註四二)三國志蜀志卷九劉巴傳註引零陵先賢傳。

嘉七年(430)十月，及北魏太和十九年(495—6)，始再有鑄錢的史實(註四三)。錢幣的鑄造額既少，其流通量自然不多。這樣一來，遂給實物貨幣以流通的機會，故自然經濟遂代貨幣經濟而起。

第二章 中古的實物貨幣

(一) 概說

無論那個社會，其最原始的交易都脫離不了物物交換的狀態。不過所謂物物交換，也不是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在最初的時候，各人只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其中並沒有交易媒介的發生。可是這種物物交換的辦法，到了交易稍為複雜的時候，事實上是行不通的。購買者拿出來和人家交換的物品，也許是對方所不要的，為着要免除這種現象，人們不得不先交換容易出賣的物品，即各人都需要而願意接受的物品，然後再將這些物品去交換自己需要的貨物。交換的時候，將這種容易出賣的物品與別種貨物相比較，以確定後者的價格(註四四)。這種容易出賣的物品遂成為具有交易媒介和價值單位兩種機能的貨幣。例如，在牧畜時代，牲畜一方面以肉供人食用，他方面又能為人馱運貨物，成為人們最需要而願意接受的物品，在市場上遂具有交易媒介和價值單位兩種機能，從而成為當日的貨幣。拉丁語『Pecunia』(貨幣)的語源為Pecus，而Pecus是牲畜之意。英語的『Fee』，源于Goth語Failu，後者也是牲畜之意。印度的『Rupee』，源于梵文Rupya，而後者也是得自解釋為牲畜的字(註四五)。在這些用作貨幣的牲畜中，牛更是最重要的一種。牠在亞利安各種族中是最普遍使用的價值單位。在荷馬詩中，物品的價值常常用牛來表示。如Diomed的武器值九條牛，Glaucos的則值一百條牛。一個以工藝見長的女奴價格為四條牛。一個三脚盆的價格為十二條牛(註四六)。

中古時代的中國，已經不是牧畜社會，故沒有上述以牲畜作貨幣的事實：但以

(註四三)宋書卷五文帝紀，續書卷一食一〇食貨志。

(註四四)庫斯森著高素明譯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下卷第四二頁。

(註四五)A. R. Burns,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Early Times, P, 10,

(註四六)ibid pp, 6—8.

其他物品作為貨幣來交易，却不可勝數。當日中國人民的產業多以農業及家庭工業為主，其生活上最需要的物品是作食料用的穀麥，和作衣料用的布帛。因此，這些東西成為市場上人們願意接受的物品；當錢幣稀少或不流通的時候，牠們便取錢幣的地位而代之。

（二）漢末三國時代的實物貨幣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改鑄小錢，自此後錢幣便惡劣而不行用。魏志卷六董卓傳說董卓

悉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鏽。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註四七）。

這是中古時代中國各地廢錢用穀帛來交易的開始。通典卷八曾引東晉孔琳之的議論，說約由魏明帝時上溯四十年，穀帛即已代錢作貨幣來行用：

（晉）安帝元興中，……孔琳之議曰，『……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致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註四八）。

以不便于人，……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試也。……』

按魏明帝之復行五銖錢，事在太和元年（227）四月（註四九）。由此上溯四十年，約比初平元年早兩三年。所謂『四十年』，不過是一個大約的數目而已；但和宋書孔琳之傳的『三十季』比較起來，却近似一點。由此可知，漢末自初平元年錢貨不行以後，穀帛即在市場上被用作貨幣，具備了交易工具和價值單位（或價值標準）兩種機能。其中關於布帛的被用作貨幣，又可以下列一事來作證明。魏志卷二七王昶傳注引任嘏別傳說任嘏少時與人各以布帛八匹共買生口，其後生口價格竟上漲至六十四匹云：

（任）嘏，樂安博昌人。……八歲喪母，……年十四始學。……遂遇荒亂，家貧，賣魚。……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四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

（註四七）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略同。同書卷九獻帝紀系此事于初平元年六月條。

（註四八）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作「三十季矣」。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作「既久」。

（註四九）魏志卷三明帝紀。

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蝦應其舉，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尙書郎。

自漢初平元年錢幣停止行用後，過了三十一年，到魏文帝黃初二年（221）三月，政府曾一度恢復五銖錢的行使。但行使的時間不過半年多點，到了同年十月，又明令停止五銖錢的行用（註五〇）。錢幣既被廢棄不用，穀帛等實物遂以貨幣的資格流通于市場上。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

又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註五一）。

又通典卷八云：

魏文帝穀帛相貿。

又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引魏文帝詔說當日曹魏的坐賈常壓低客商運來的貨物的價格，然後以絹收買云：

今與孫驃騎和（註五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爲平準耳。官豈少此物輩耶？

這種廢錢用穀帛來交易的情形，時間久了，流弊便要發生，有如晉書卷二六食貨志所說：

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

安帝元興中，……孔琳之議曰，『……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註五三）

因此，到了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四月，由于司馬芝等人的提議，政府遂下令恢復

（註五〇）魏志卷二文帝紀。

（註五一）通典卷八略同。

（註五二）孫驃騎當即指孫權而言。他與魏曹丕的通知，事在吳黃武元年，即魏黃初三年（222），九月。

（註五三）通典卷八略全。

五銖錢的行用(註五四)。

不過，曹魏自太和元年起雖然已經復行五銖錢，但因錢的流通數量甚少，實物仍以貨幣的資格流通于市面上。如魏志卷九夏侯尚傳附玄傳注引魏略說景初年間(237—9)人們可以布帛買官云：

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註五五)，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

又魏志卷二七胡質傳注引晉陽秋說胡質以絹一匹給其子威，以作旅途上購買糧食之用云：

胡威字伯虎，……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故俸之餘，故以爲汝糧耳。』(註五六)

又漢武帝內傳(漢魏叢書本)說以錢及布購買玉箱玉杖云：

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于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鄆(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引漢武內傳及守山閣叢書本均作「鄆」)市，其日見一人于此(守山閣叢書及墨海金壺本均作「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御覽作「責」)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

這裏我們要探討的，是這種以布及錢買物的現象到底發生于什麼時候？漢武帝內傳雖說以錢布買箱杖事發生于武帝死後不久，但此書作者既非班固，而是魏晉間的文

(註五四)魏志卷三明帝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通典卷八。

(註五五)蔣濟于魏明帝景初年間爲護軍，見魏志卷一四本傳。

(註五六)晉書卷九〇胡威傳，及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引晉陽秋略同。

士(註五七)，則後者于作此書時，把當日以布帛購物的現象參雜入內，甚有可能。故作者認這段記載可看作魏末晉初以布帛作交易媒介的旁證。

三國時代，除曹魏外，孫吳境內的買賣也多以穀帛作貨幣。固然，如上述，孫權曾于嘉禾元年(236)春鑄當五百大錢，赤烏元年(238)春鑄當千大錢。但當日銅的供給既少(註五八)，錢的成色一定很低；反之，錢的面值却大到當五百文及當千文。這種成色與面值相差太遠的大錢，當在市場上流通的時候，並沒有得到人民的歡迎。因此，大錢行用不久，政府便于赤烏九年(426—7)下令收回，把牠們改鑄為器物(註五九)。當日孫吳境內錢幣的流通額既然很少，人們在買賣時遂多以穀帛作貨幣。如吳志卷三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說李衡大種柑橘，其後人將產品出賣，每歲得絹數千匹云：

(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在今湖南常德縣)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註六〇)。

又晉書卷三四羊祜傳說羊祜在吳境行軍時，以絹支付穀價云：

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

又太平御覽卷八三七引羊祜別傳亦記此事云：

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十餘日，刈賊穀以為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

這都是以布帛作為交易媒介的例子。復次，當日布帛又是價值的標準，有以布帛的多少來表示物品的價值的。如吳志卷三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說一隻好狗的價格貴至布帛數千匹云：

(註五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云，『漢武帝內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註撰人。宋志亦註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其不出于國，灼然無疑。……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為乎？』

(註五八)第一章第三節曾說孫吳的鑄錢，並沒有大規模的開礦取銅，只收購民間的銅來鑄。

(註五九)吳志卷二吳主權傳注引江表傳，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註六〇)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及太平御覽卷九六六引襄陽記略同。

(何)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

以上都是孫吳境內以布帛作貨幣來交易的例子。此外，當日南方各地，尤其是閩粵一帶，又有以穀米作交易媒介的。如晉葛洪神仙傳卷六說董奉賣杏，收穀作代價云：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奉居山……栽杏……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後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奉每年貨杏得穀，……歲二萬餘斛(註六一)。

又晉書卷五七陶璜傳說合浦郡百姓賣珠，取米作代價云：

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買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獵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至于當日南方文化低下的俚人，在買賣時尙保持着純粹的物物交換的狀態，其中並沒有使用交易的媒介。如太平御覽卷四九二引南州異物志(註六二)說：

俚人不愛骨肉，而貪寶貨。見賈人財物牛犢，便以子易之。

除魏及吳外，三國時代的蜀也有以實物作貨幣來交易的事情。如晉常璩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卷一一後賢志說何隨于蜀亡時以帛或錢支付芋價云：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錢(太平御覽卷九七五引作「帛」)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錢，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錢追還之。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註六三)

(註六一)按神仙傳爲晉葛洪所撰，上距三國不遠，且神仙傳中記董奉爲士燮醫疾事，又爲吳志卷四士燮傳注所引，理當可信。

(註六二)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云，『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註六三)太平御覽卷九七五略同。

(三) 晉代的實物貨幣

三國以後，便是晉代。三國時代錢幣流通稀少的情形，到了晉代並沒有多大的改變(註六四)。因此，在市場上買賣時，人們仍多使用實物貨幣來交易。如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政府以布帛買穀云：

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

又太平御覽卷五九八引石崇奴券說石崇以絹百匹購買奴隸云：

余元康之際(291—300)，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高大，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羗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匹。……乃歛吾絹而歸。

又同書卷四八六引孔舒元在窮記說孔衍賣壞車得絹，復以絹糴米及買橡實云：

遣信與義陽太守孫仲開相聞，告其困乏。得絹二疋，壞車一乘。賣得絹三疋。以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鶴節，無復血色(註六五)。

這都是西晉時代國內各地使用布帛作交易媒介的情形。復次，西北邊境的河西，即後來前涼的轄境，從晉武帝泰始年間(265—275)起，直至愍帝初年(313)，更是完全廢棄錢幣，而以織布作貨幣來交易。晉書卷八六張軌傳云：

愍帝卽位，……大府參軍索輔言于軌曰，『……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織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註六四)晉書卷九四魯褒傳載有魯褒的錢神論，描寫晉代某些人愛重錢幣的情形，甚至說錢可通神使鬼。這似乎是當日錢幣流通發達的表示，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在晉代史籍中，我們找不到政府鑄錢的記載，其流通量自不會多。當時人們所以愛重錢幣，想是因爲錢幣流通稀少，從而錢幣價值增大所致。

(註六五)晉書卷九一孔衍傳云，『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以太興三年(320—1)卒于官，年五十三。』孔衍既卒於東晉初年，則此事當發生于西晉時無疑。

以上都是西晉時代布帛被用作交易媒介的情形。其次，布帛又是當日價值的單位，即物品的價值多以布帛的匹數來表示。如晉書卷三〇刑法志說以布帛匹數表示贓物的價值云：

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棄市。

西晉末葉，五胡入侵，商業因受戰亂影響而更加衰落。結果，錢幣的使用更少，布帛在流通界中更有勢力。如晉書卷一〇五石勒載記說後趙石勒令公私行錢，結果大大失敗云：

其時（晉元帝太興二年，319—320）兵亂之後，典度堙滅。……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而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

又說當日財產的價值多以布帛匹數表示云：

勒曰，『……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

又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〇引燕書說前燕慕容評出賣泉水，收絹作代價云：

（評）障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匹水二石。

又太平御覽卷三三四引崔鴻十六國春秋亦說他賣柴與水，得錢絹甚多云：

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機鬻水，積錢絹如丘陵。

以上是五胡亂華後北方市場上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至於當日的南方，當晉室衣冠南渡，元帝偏安江左（317）的時候，仍舊是孫吳以來錢幣流通稀少的狀態。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云：

中領軍沈演之以爲『……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

當日東晉境內錢幣的流通既然不甚普遍，一時要使錢普遍流通于各地是一件很繁難的事。桓玄看到了這一點，故在安帝元興中（402—5）輔政的時候，索性提議完全廢棄錢幣，而以穀帛代替來交易。這件事後來雖然因為孔琳之等的抗議而沒有實

行(註六六)，但由此亦可看出當日錢幣勢力的微弱，和實物貨幣在流通界中的優勢了。因此，霍湯把干寶送給他的船出賣的時候，他取得的代價是絹物，不是錢幣(註六七)。劉超從政府那裏買一條牛，他所付的牛價，除了錢三萬文外，還有布五疋。太平御覽卷八二八記此事云：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廐獵牛中牛色，有任用者。臣有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此買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不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註六八)

當日的布帛，除如上述用作交易的媒介外，同時又具有價值單位的機能。如晉書卷七五范汪傳附堅傳說官幔的價值以布的匹數表示云：

(成帝)時(326—342)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請正刑棄市。

又宋書卷五四羊玄保傳說以布帛的長短計算山宅的價值云：

有司檢(晉成帝咸康二年，336—7)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彊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

上述晉代布帛被用作貨幣來交易的情形，多採自書本上的記載。復次，我們又可根據近世 Stein 及 Sven Hedin 等在羅布淖爾(又名蒲昌海)附近，即樓蘭一帶，發見的晉代木簡，來探討當日西北市面上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作者現要舉出的幾塊木簡中，有一塊記有晉武帝泰始年月，其為西晉時物，當然沒有問題。至于其餘各簡，雖不明載年月，但經過王國維氏的考訂(註六九)，大家也公認為晉代的物品了。現在先舉出記有年號的木簡于下；這是 Sven Hedin 在樓蘭發見的，內有以綾綵羅縠的記事：

敦煌短綾綵廿匹。給吏宋政羅縠。(簡之上部)

(註六六)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通典卷八。

(註六七)晉書卷九四翟湯傳。事在晉元帝時(317—322)。參考晉書卷八二干寶傳。

(註六八)事在晉明帝時(322—5)，見晉書卷七〇劉超傳，但後者記此事甚簡略。

(註六九)王國維流沙餘簡序，『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出羅布淖爾北者則自魏末以訖隋涼。』

泰始五年十一月五日，從掾位馬厲，主者王貞，從掾位趙辯，付從史位宋政。（簡之下部）（註七〇）

Sven Hedin 在樓蘭發見的另一木簡，則記有以布購買奴隸的事：

計沃芷一口，少百七十八匹八尺八寸六分；王芷一口，償布百六十（註七一）。

至於 Stein 發見的晉簡，則見于下列兩書。王國維流沙墜簡卷二屯戍叢殘考釋簿書類三十二說以綵繅穀云：

以繅穀，貸藏（註七二）見綵繅穀。載（註七二）貸綵十八匹。謹案文書。

又同書卷二屯戍叢殘考釋器物類六三說以綵三匹購買青旃一領及故黃旃褶一領云：

兵胡月甯市青旃一領，廣四尺六寸，（簡面）

長丈一尺，故黃旃褶一領，賈綵三匹。（簡背）（註七三）

又同書卷二器物類六四說某物的價格以綵的匹數來表示云：

上正賈長度綵二匹寄藏。
缺短度十四匹

又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第二編左朗簡說以綵購買瓜菜云：

水曹掾左朗白：前府掾所食儲部瓜菜賈（價）綵一匹，付客曹。

Sven Hedin 在樓蘭發見的古物，除晉簡外，又有不少的用紙寫的文件（Documente auf papier）。在這些文件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見晉人把綵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如下引的文件說某人借去大麥，規定以綵還給麥主，作為麥價云：

□□□□□□平安□□

（註七〇）August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 p. 134.

（註七一）ibid, p. 121.

（註七二）王國維氏不識此二字，茲從同事勞貞一先生說，加以改正。

（註七三）王國維氏解釋此簡云，「右簡旃者，氈之假借字。褶，衣之有表裏者也。綵者帛之一種。

後漢時或言緣綵（後漢書西羌傳）或言綵縵，或言綵帛（均南匈奴傳），知綵乃帛名。賈綵三疋者，謂以綵三疋易旃二領也。綵者漢物，旃者胡物，蓋當時諸國間全以貨物相貿易矣。」按以綵易旃事不一定是國與國間的貿易，因為當日布帛就是貨幣，而綵是布帛的一種，以綵支付物價本是常事。如上述的以綵糴米，下述的以綵買瓜菜，我們能夠一定說綵是漢物，米及瓜菜是胡物嗎？

君客至得書音，口問消（息）。

知其無爲欣然及^{（註七四）}前穀者。

仁君客來^{（註七四）}，輒以大麥一斛斗

付之。□□□以爲慚愧。今者

當還。□□□須待嗟回調穀

□□□□（月）末記當發。此正

□□□□□愛^{（註七四）}重往來復

□□□□□□令狐興稟（以上紙面）

□□□□□□死罪^{註七四}當還

□□□□□□來曹家雄

□□□□□□未肯時還。今

□□□□□□郡，無欲還綵意。

在遠□□□自濟。今欲案留

霸一生口。□聞承，死罪死罪！（以上紙背）^{（註七五）}

又如下引文件說以綾綵匹數表示穀食與胡牛的價格云：

從史位宋政白：謹條督^{（註七六）}武詡於（下關）

物。穀食與胡牛買綾綵匹數（下關）

九月二十日。^{（註七七）}

以上都是晉人在買賣時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不過在當日市場上具有貨幣機能的實物，如三國時那樣，不限於布帛，穀粟等農產品也包括在內。如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政府賣牛，收穀作代價云：

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

（註七四）A. Conrady 不識漢幾個字。茲從同事勞貞一先生說改正。

（註七五）A. Conrady, op, cit, p, 89.

（註七六）此字從勞貞一先生說改正。

（註七七）A. Conrady, op, cit, p, 92.

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晉書 勸注謂應作「二」）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朝廷從之（註七八）。

這是西晉時的情形。食貨志又載晉安帝元興中孔琳之的話云：

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註七九）。

由此可知，東晉境內，有些地方固然有錢幣的流通，有些地方却仍舊把穀當作貨幣來使用。除此以外，又有以粟作交易媒介的。如敦煌寫本沙州圖經殘卷（見鳴沙石室碎金卷下）說涼時敦煌刺史楊宣以粟買石來修理云：

北府渠……地下每年破壞。涼時刺史楊宣以家粟萬斛買石修理。于今不壞。又漢晉西陲木簡彙編第二編買布簡說買布、履等物所付的代價以升計算云：

買布四升 勞文効二升 前幾取廿八升

買履三升 復□□□□

勞陽虎二升 共□□□□

曹倉曹一升 共□□□□

給付的代價既然以升計算，指的當然是穀粟等農產品。

（四）北朝的實物貨幣

關於北朝（386—581）幾近二百年使用實物貨幣的情況，我們最好分爲兩個時期來說，而以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6）爲前後兩期的分界。在太和十九年以前，一直上溯至北魏開國，即拓跋珪改稱魏王的時候（386），總共一百一十年左右，是錢幣完全停止行用的時期。及太和十九年，政府開始鑄錢，名曰太和五銖，錢幣纔開始漸漸流通（註八〇）；自此以後，實物貨幣的使用，可以說是另入一個新時期。

（註七八）事在咸寧四年（278）七月，見晉書 勸注卷二六。

（註七九）宋書卷五六孔琳之傳，及通典卷八略同。

（註八〇）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治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

北魏自開國至太和十九年，錢貨既然無所周流，人們從事買賣時全以實物作貨幣，可以說是實物貨幣在流通界佔絕對支配地位的時代。而在被用作貨幣的實物中，布帛尤其重要。當日的布帛有被用去購買糧食的。如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農產豐收時，一疋布帛可買八十餘斛云：

天興初(398)，……勸課農耕，……自後比歲大熟，疋中八十餘斛。

又同書卷六二李彪傳說政府以官絹購買糧食以備荒云：

高祖初，……彪又表曰，『……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通典卷一二作「則減私之十二」）糴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又同書卷四四薛野睹傳附虎子傳說戍兵以絹購買糧食云：

（太和）四年，……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

復次，當日的布帛又有用來買牛的。上引虎子傳云：

虎子上表曰，『……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高祖納之。

又有用作買賣農具（鐮）的媒介的。魏書卷五二趙柔傳云：

高宗(452—465)踐祚，拜爲著作郎。……出爲河內太守，……後有人與柔鐮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于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

又有用來贖身的。同書卷六一張謐傳附忠傳說張謐之妻被掠爲婢，後張謐以布帛千餘匹把她贖回云：

初謐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謐爲劉駿（宋孝武帝）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母老，

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又有用來建造佛寺的。同書卷四〇陸倕傳附云：

興安初(452)，……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餼者，千餘人。顯祖(466—470)不許。……餼之還也，吏民大歛布帛以遺之。餼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寺焉，名長廣公寺(註八一)。

又有用來支付喪葬費用的。同書卷八七石祖興傳云：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

又同書卷九四閻官傳抱嶷條云：

太和十二年，……(抱睹生)卒，……賜……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

又同書卷六一畢衆敬傳云：

(太和)十五年十月，卒。詔于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註八二)。

以上各例都表示布帛是當日買賣物品的媒介。復次，當日的布帛又可用來支付役務的代價。如魏書卷三三公孫表傳附軌傳說公孫軌以絹給驢主作爲驢運糧食的代價云：

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424—452)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

以上都是北魏人士在太和十九年以前把布帛當作交易媒介來使用的情形。此外，當日的布帛又是價值計算的標準，一切物價都以布帛的匹數或長短來表示。如魏書卷五二趙柔傳說金珠一貫的價值爲數百匹的縑云：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值數百縑。柔呼主還之。

(註八一)造寺所費的布帛，一方面固然用來支付造寺工匠的工資，他方面也用來購買造寺所用的材料。由於後者，我們也可以看出布帛在當日被用作貨幣來交易的情況。

(註八二)這些支付喪葬費用的布帛，一部份以工資的形式給予從事喪葬工作的人，另一部分則用來購買與喪葬有關的物品，如棺材之類。後一點是當日布帛具有貨幣機能之證明。

又同書卷五二胡叟傳說高閭以價值十餘匹布帛的禮物贈與胡叟云：

（約高宗或顯祖時）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帶，從田歸舍。……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

至于當日司法界對於一切贓物的價值，更是完全以布帛的匹數或長短來計算。魏書卷七上高祖紀載太和八年

六月丁卯，詔曰，『……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又同書卷一一一刑罰志云：

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世祖時）竣其法，贓三匹皆死。

（高宗時）諸司官贓二丈，皆斬。

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至（太和）八年，始班祿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小，皆死。

北魏自太和十九年（495—6）鑄錢以後，錢幣漸漸流通，實物貨幣在流通界佔有的絕對支配地位自要動搖。可是，關於當日錢幣流通的情況，我們不能過于誇張。因為太和十九年以後，錢幣雖由于鑄造而漸漸流通，但因有下列三種情形，牠的勢力非常有限，不能驅逐布帛于流通界之外：

第一種情形是錢幣流通的稀少。關於這點，我們可舉一事來作證明。太和廿二年，即太和五銖錢鑄造後的第四年，孝文帝生病，請大夫徐謩給他診治。不久病體痊愈，孝文帝非常高興，下詔給錢一萬貫作診金來酬謝這位良醫。但當日錢幣數量非常有限，政府那裏有這許多錢來作治病之用？因此，後來政府沒有拿出錢來給徐謩，而改給他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及牛十頭（註八三）。

第二種情形是錢幣的地方割據。當日流通的錢，并不是全國一律，而帶有地方割據的性質。此地的錢，只能在此地行用，攜至其他地方便不能行使，因為其他地方另有一種可以通用的錢。這種情形，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得很清楚：

肅宗初，京師及諸州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熙平初（516），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太和五銖，雖利于

（註八三）魏書卷九一徐謩傳。

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于荆郢之邦者，則礙于兗豫之域。……永平三年(510—1)，……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延昌二年(513—4)，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澄又奏，『……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典，不朽之恆模，甯可專貿于京師，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

第三種情形是錢幣品質的惡劣。北魏政府雖然享有鑄幣權，但利之所在，民間多從事私鑄。私鑄者目的既在賺取超額的利潤，其鑄出的錢自然很壞。這種惡劣的錢幣，自世宗熙平年間(516—7)起，即已流通于市上。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自(熙平二年)後所行之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既多，輕重非一。……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幣。……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彌薄。

在敬宗孝莊帝時(528—590)流通的錢，又輕又薄，以至爲人說做可以被風吹動，可以在水面浮起(註八四)。而高道穆看見當日行用之錢惡劣，也說，『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註八五)。

當日流通的錢幣既然有這三種缺憾，便給布帛以仍舊用作貨幣的機會。因爲：
(1) 錢幣數量既然稀少，不足以滿足流通界的需求，布帛便被用作貨幣，以補此缺點；(2) 錢幣既然帶有地方割據的性質，此地與彼地貿易時，因爲欠缺兩地共同接受的錢幣，布帛便起而負此任務；(3) 錢幣愈濫惡，其價值愈低，買賣時須接受的錢幣則愈多，同時牠的耐久性也不如布帛。這樣一來，錢幣之用作交易工具實在沒有比布帛便利多少，故布帛在市場上仍舊具有貨幣的機能，不因錢幣的流通而失却她原來在流通界的地位。

太和行錢後，布帛之仍保有貨幣的機能，原因已如上述。這裏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當日布帛怎麼樣發揮牠的貨幣的機能。就地點上說，太和以後河北諸州鎮始終沒有錢幣的流通，布帛之貨幣的機能絲毫不受影響；此外，洛陽以西及以北各州鎮，

(註八四)魏書卷五八楊播傳附侃傳。

(註八五)魏書卷七七高崇傳附道穆傳。

直至孝明帝初年(516)，錢幣還沒有流通，布帛當然也被用作交易的媒介。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

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裂布帛，壅塞錢貨。……』……澄又奏，『……至于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註八六)。

復次，就用途上說，太和以後的布帛，有用來購買糧食的。如魏書卷八世宗紀說政府以絹賑濟飢民，讓他們拿來購買糧食云：

(延昌二年，513)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匹，賑恤河南郡飢民。

又同書卷七九鹿兪傳說鹿兪以縑支付禾價云：

(約世宗時 500—515)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兪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兪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

又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說東魏政府以絹糴粟云：

(東魏)天平元年(534—5)，遷都于鄴。……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

又有用來購買酒肉的。魏書卷七一夏侯道遷傳說夏侯道遷每歲以多量的布帛購買酒肉云：

(世宗時)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

又夏侯道遷傳附夫傳說夏侯道遷之子夫也是一樣的酷好飲食，結果因酒肉等費用開支太大而負債千餘疋云：

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于口。沽賣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負債，數猶千餘疋。

(註八六)通典卷九略同。

又有用來購買田地的。端方陶齋藏石記卷六張神洛買田券說張神洛以絹九匹購買墓田三畝云：

正始四年(507)九月十六日，北坊民張神洛從糸(縣)民路阿臯買墓田三畝，南齊王墓，北引五十三步，東齊口墓，西引十二步。碩(?)絹九匹。其地保無寒盜。若有人識者，折成畝數，出臯好口口口官有口口私口。立券文後，各不得變悔。若先悔者，出絹五匹。畫指爲信。書券人潘口。時人路善王。時人路榮孫(註八七)。

又有用來購買造船材料的。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

(肅宗時，516—528)三門都將薛欽上言，『……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

又有用來買磚的。魏書卷一九中任城王雲傳附澄傳云：

(肅宗時)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甯，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疋，輸磚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

又有用來贖身的。魏書卷七一裴叔業傳附植傳說裴植之母捨身爲沙門寺婢，後爲諸子各以布帛數百匹贖免云：

(世宗時)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于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析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

又有用來買官的。魏書卷一五昭成子孫傳云：

(世宗時，拓跋暉)遷吏部尙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次郡一千疋，下郡五百疋，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又有用來支付喪葬費用的。魏書云：

(太和)十九年，薨于代。……又勅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卷八三上外戚傳馮熙條)

延昌二年冬，……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卷九〇逸士傳馮亮條)

(註八七)此券又見于羅振玉地券徵存，及鄒安藝術叢編。券文刻于磚上，專出涿州。

靈太后聞……其死，……遂賜帛三百匹，黃（北史卷九二本傳多一「綾」字）十匹，以供喪用。（卷九四閹官傳孟鸞條）

此外，又有用來支付役務的代價的。魏書卷六七崔光傳說以錢帛來租賃車馬云：

是（熙平元年）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賃馬假乘，交費錢帛。……』

又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以布帛雇車運送貨物云：

（肅宗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其陸路從潯波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

上述布帛的用途，偏于交易媒介方面。復次，當日的布帛又可用來表示物價，即具有價值單位的機能。如魏書卷五七崔挺傳附孝暉傳說趙郡一斗粟的價格為縑數匹云：

孝莊初（528），……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

又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說東魏時司法界以布帛匹數來計算贓物的價值云：

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刑：諸強盜……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以上都是北魏自太和十九年行錢後一般人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北魏末葉，分裂為東西魏，不久復為高氏及宇文氏所篡，改國號為北齊（550—577）及北周（555—581）。這時政權雖有改變，布帛却仍然一樣的被用作貨幣來交易。在北齊方面，『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註八八）。可見這時候的河北，還是北魏以來廢錢用布帛的狀態。至于北齊其他地方，錢幣雖然流通，布帛仍被用作交

（註八八）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通典卷九略同。

易的媒介。如北齊書卷九穆后傳說齊後主以三萬匹錦綵購買真珠云：

屬周武遭太后喪，（後主）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齋錦綵三萬匹，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

同時又具有價值單位的機能。如北齊書卷八後主紀說：

一裙直萬匹。

復次，在北周方面，人們也把布帛當作貨幣來買賣。如周書卷二七赫連達傳說赫連達以絹帛支付羊價云：

保定初（561），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絹帛。

又周書卷三七寇儁傳說寇儁家人賣物得絹云：

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于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

同時，贓物的價值亦以布帛匹數來計算。周書卷六武帝紀載建德六年（577）十一月，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強盜一匹以上，不持杖羣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僞請官物三十匹以上……者，至死刑（註八九）。

（五）南朝的實物貨幣

當布帛在北朝市場上被用作主要貨幣來交易的時候，南朝（420—589）錢幣的流通，因爲商業比較發展（註九〇），却日漸重要，大有取實物貨幣的地位而代之的趨勢。不過，南朝錢幣的流通量雖較北朝爲多，勢力雖較北朝爲大，但因有下列兩種情形，故仍予實物貨幣以流通機會：

第一種情形是錢幣數量的稀少。這在南朝初年，情形尤爲嚴重。當日的錢幣，承繼着前代戰亂頻仍，有毀無鑄的狀態，數量非常稀少。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載元

（註八九）隋書卷二五刑法志略同。

（註九〇）如南史卷七〇郭祖深傳載梁武帝（502—549）時郭祖深上封事云，『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

嘉二年(425)四月，

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自有周，……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靡散湮滅，何可勝計？……』

又同書卷七五顏竣傳亦說：

(孝建)三年(456—7)，尚書右丞徐爰議曰，『……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

爲着補救錢幣的缺乏，政府曾經設法增鑄。但當日鑄造錢幣所用的銅，并不是大規模的採自銅礦，而是零零星星的取給于民間的銅器，原料既少，鑄出的錢幣自不會多。宋書卷六〇范泰傳說：

時(永初二年，421—2)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臣愚意異，不甯寢默。……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寶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于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

又同書卷七五顏竣傳說：

(孝建三年)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幾轉少，器亦彌貴。……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

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方今……公私所乏，唯錢而已。……』

到了南齊永明八年(490—1)，政府看見鎔銅器鑄錢的不是辦法，乃開採四川蒙山銅礦來鑄錢；但鑄造千餘萬文以後，卒因『功費多，乃止』(註九一)。

第二種情形是錢幣品質的惡劣。在鑄錢原料(以銅爲主)缺乏的情形下，鑄出的錢幣不是數量稀少，便須品質惡劣，二者必有一于此。在南朝初年，政府的鑄錢政策偏向前者，已如上述。不過這種政策維持不了多久，因爲錢幣品質雖好，但數量太少，實不足以供應當日市場上的需求。因此，自宋孝武帝(454—464)卽位以

(註九一)南齊書卷三七劉俊傳。

後，政府便開始採取傾向後者的鑄錢政策，即不管成色的好壞，但求數量的增加。錢的成色既然低下，鑄造成本自可減輕，但錢的面值却仍舊一樣。這樣一來，因鑄錢成本與錢值相差而生的超額的利潤，便給私鑄者以一個很大的鼓勵，從而劣錢的數量便多起來。南史卷三四顏延之傳附竣傳云：

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于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註九二）。

又宋書卷七五顏竣傳云：

時（宋孝武帝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于官無解于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前廢帝即位（464），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鏤，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未子。景和元年（465），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綆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註九三）。』

這都是劉宋時代錢幣品質惡劣的情形。到了南齊，錢的成色也很低下。南齊書卷三七劉俊傳云：

建元四年（482—3），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剪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淪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

（註九二）宋書卷七五顏竣傳略同。

（註九三）南史卷三四顏延之附竣傳略同。

姦。……』

再往後，到了梁武帝普通年間(520—7)，政府乾脆把錢幣中的銅剝削淨盡，改以鐵鑄錢。結果，錢幣品質更為惡劣，價值更為低下，以致『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復計數，而唯論貫』(註九四)。

由于上述的兩種情形，南朝布帛等實物便不因錢幣的流通而失却牠的貨幣的機能。因為南朝的錢幣在初年既然為數不多，實物貨幣遂仍被使用，以補救當日交易籌碼的不足。其後，錢幣數量雖較前增多，但成色方面却因銅的減少和鉛、錫、鐵的參入而降低，于是惡劣到『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或須『摩澤淄染』始能行用，否則賣物得錢後等于沒有得到代價。這種品質惡劣的錢幣，在使用上，實在并不比布帛便利多少：就耐久性上說，布帛較為牢固，不至于隨手破碎；就攜帶方便說，布帛有時也不一定要用車載往市場，始能交易。因此，南朝錢幣的流通，雖較北朝為盛，布帛等實物仍可以貨幣的資格出現于市場上。

現在我們進一步探討南朝人士把布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就地點上說，漢中一帶在南朝初年還沒有錢幣的流通，交易時完全以絹作媒介。宋書卷八一劉秀之傳云：

(元嘉)二十五年(448—9)，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甯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先是漢川(註九五)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

至于就用途上說，當日的布帛有用來買梨的。宋書卷七六王玄謨傳說：

玄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又有用來支付馬價的。南齊書卷二七劉懷珍傳云：

初(宋)孝武世，太祖(蕭道成)為舍人，懷珍為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習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甯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

又有用來營建佛寺的。同書卷四張融傳云：

(註九四)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註九五)即今漢中一帶。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云，『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廢。』

(宋)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襪錢帛，融獨襪百錢。

又有用來支付喪葬費用的。宋書卷九二徐豁傳云：

(元嘉)五年，……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可賜錢十萬，布百匹，出營葬事。』

以上都是當日布帛被用作交易媒介的例子。復次，當日布帛又是價值計算的標準。

如魏書卷五二胡叟傳說蜀沙門法成以價值布帛千餘匹的珍物送與胡叟云：

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宋文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于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匹。叟……一無所受。

又宋書卷四二王弘傳說政府以布帛的匹數計算贓物的價值云：

弘……與八座丞郎疏曰，『……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即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賊，……』

上述布帛的貨幣的用途，偏于南朝上半期。其後，到了梁初(502)，錢幣的流通區域仍只限于沿長江流域各大都市及其附近，其餘州郡則多以穀帛作貨幣來交易。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難以穀帛交易(註九六)。

就是在這些錢幣流通的區域中，事實上布帛等實物仍以貨幣的資格出現于市場上。

如魏書卷九八島夷傳說梁侯景亂時，首都軍人屠牛出賣，得絹甚多云：

(蕭)衍城(首都建業)內大飢，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于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

又南史卷九陳本紀載梁紹泰元年(555—6)北齊入侵時，石頭(建業的一部份)城中以米買水及以絹買米云：

(石頭)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一升，一升米買絹一匹。

再往後，到了陳代(557—588)，由于錢幣的惡劣與紊亂，人民在市場上買賣時還是

(註九六)通典卷九同。

『兼以粟帛爲貨』；至於嶺南諸州，則『多以鹽米布帛交易，俱不用錢』(註九七)。同時因與陳作戰而作俘虜的北周軍官龐晃，後由北周贖回，其代價爲絹八百匹(註九八)，錢則一文也沒有。

(六) 隋代的實物貨幣

南北朝末葉，楊堅統一南北，改國號曰隋。隋代(581—688)的錢幣，由于私鑄的盛行，品質也很惡劣。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其(開皇十年，590—1)後姦狡稍漸磨鑄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倣效，錢遂輕薄。……十八年，……是時錢益薄惡。……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年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鑠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

再加以過去幾及四百年的使用實物作貨幣的傳統的習慣，布帛等實物自然要保有貨幣的功能。

隋代的布帛，在日常各種用品的買賣中，都可用作交易的媒介。如隋書卷四九牛弘傳說政府規定以縑一匹易書一卷的價格，大量的收買書籍云：

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于是下詔獻書一卷，費絹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又同書卷五五乞伏慧傳說乞伏慧以絹買魚云：

俄轉荊州總管，……曾見人以簍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

又全隋文卷二八鄭辨志宣州稽亭山妙顯寺碑銘說以錢絹作購買乳藥之用云：

(開皇)十一年秋八月，帝降墨敕：遣大將軍楊榮送師歸山，……賜錢五千貫，絹二千疋，充乳藥。

又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二說隋文帝后及其臣民敬施錢絹，以作購買佛經佛像之用云：

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今于三寶前悉爲發露

(註九七)隋書卷二四食貨志，通典卷九。

(註九八)隋書卷五〇龐晃傳。

懺悔，敬施一切毀廢經像絹十二萬匹，皇后又敬施絹十二萬匹，王公以下爰至黔黎又人敬施錢一文。

這都是布帛在隋代被用作交易工具的證明。復次，當日的物價又多以布帛的匹數來表示。如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是歲（大業元年，605—6）翟雉尼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

以上都是隋人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的情形。此外，當日的粟也具有貨幣的機能。如太平廣記卷一三四竹永通引異錄說竹永通家以粟贖牛云：

隋并州孟縣……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竹永通……家……遂用粟百石，于寺贖牛。

（七）唐代的實物貨幣

布帛等實物的用作貨幣，到了唐初（618）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唐代人士承繼着這種歷史悠久的習慣，在市場上還是一樣的喜歡以布帛作貨幣來交易，直至安史之亂（755—762）左右，情形始有改變。

在由唐初至安史之亂的百餘年內，人們把布帛拿到市場上可以買到各種商品。就文書的記載上看，有用來購買糧食的。如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說貞觀初（627）米價昂貴，一匹絹只能買到一斗米云：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踊貴。……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飢饉尤甚，一匹絹纔得一斗米。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亦云：

貞觀初，……絹一疋易米一斗。

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亦載此事，但改絹為縑：

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

又唐會要卷八三租稅說貞觀年間以絹買粟，前後多寡不同云：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註九九）。

又舊唐書卷九七郭元振傳說武后時涼州粟價低廉，一匹絹可買數十斛云：

（註九九）貞觀政要卷六及資治通鑑卷一九五貞觀十一年八月甲子條略同

大足元年(701)，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粟數十斛(一〇〇)。

宋孔平仲續世說卷二亦載此事云：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置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絹羅數十斛。

復次，又有用來購買柴薪的。舊唐書卷五七劉世龍傳說政府出賣柴薪，得布帛甚多云：

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採街衢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匹，立可致也。……』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又有用來購買書籍的。新唐書卷七八宗室傳說：

(高宗)各賜市書絹二百疋。……

太平廣記卷四四八何讓之引乾闥子亦說：

唐神龍(705—7)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郎君必能却歸此，他亦酬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緡欲贖購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緡送讓之。……

又有用來買紙的。太平廣記卷一二一邢文宗引冥報拾遺云：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羸險。貞觀年中，……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州，欲買經紙。』終不得免。

又有用來買藥的。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

任之選與張說同應舉。後說爲中書令(註一〇一)，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數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

(註一〇〇)新唐書卷一二二郭震傳略同。

(註一〇一)張說於玄宗初年爲中書令，見舊唐書卷九七本傳。

絹盡疾自損。

又舊唐書卷一九二隱逸傳道士司馬承禎條云：

(玄宗)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

又有用來買魚的。唐唐臨冥報記卷下云：

初嘉運在蜀，蜀人將決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匹，因買他魚放之。贖生謂此也。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

又有用來買地的。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說鄒鳳熾擬以每樹估絹一匹的代價購買終南山云：

南門之東，舊有富商鄒鳳熾宅。鳳熾……又嘗謁見高祖(太平廣記作『高宗』)，請市終南山，山中每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而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貴賤之所驚(註一〇二)。

又有用來支付造船費用的。新唐書卷二二〇高麗傳云：

(太宗)乃詔劍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

又有用來買馬的。張說張燕公集卷七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奉勅撰云：

于斯之時(麟德年間，664—6)，天下以一縑易一馬。

又近代在吐魯番三堡出土的唐上元二年買馬私契，原文雖已不全，但由于下引王樹枏氏的考證，我們還可看出當日馬的購買是以帛練支付馬價的。王樹枏新疆訪古錄卷二唐上元二年買馬私契云：

往見德人司代恩(當卽 Aurel Stein ——漢昇)在于門所得建中元年買牛私契，與此契大致相同。此紙出吐魯番三堡，卽唐高昌地。『碎葉』爲唐四鎮之一。唐書馬耆都督府下云，『貞觀十一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故舊書有焉耆而無碎葉，蓋一地也。』趙文同交用下『帛練』字，已破爛不完。

『邊買』乃西方土語，今時猶然。涼州人稱馬口齒若干曰幾敦口齒，此云『紫敦六歲』，亦此意也。『退上』卽『腿上』。『寒盜』二字亦當時俗語，言人貧寒而爲盜者。當日買賣多以練計。此因保人未集，先立私契，猶

(註一〇二)太平廣記卷四九五鄒鳳熾引西京記略同。

今交易先立訂也(註一〇三)。

又有用來買牛的。在日本中村不折氏所藏的西域官文書景片中，有一片爲買牛契，內有以練(註一〇四)八匹買牛一頭的記事：

開元廿九年六月十日，真容寺於于謹城交用大練捌匹，買與胡安忽娑烏帕特牛一頭，肆歲。其牛及練，即日交相付了。如後牛有寒盜，并仰主保知當，不忤買人之事。兩主對面，畫指爲記。練主□□□。牛主安忽娑，年卅□押。保人安失藥，年卅二。見人公孫策(註一〇五)。

又有用來購買猿猴的。太平廣記卷四四五孫恪引傳奇說高力士以帛一束買猿云：

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

中唐以前，人們拿布帛到市場上去，可以買到各種商品，已如上述。復次，這些攜有布帛的人又可雇賃牛、馬、駝、騾、驢及車，以供自己使用。當日人們因取得這種役務而支付的代價，通常以三尺絹一天爲度。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註一〇六)卷四云：

疏議曰：庸謂私役使所監臨及借車馬之屬。計庸一日，爲絹三尺，以受所監臨財物論。

平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亦同。

疏議曰：計功作庸應得罪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計庸，皆準此三尺，故云亦同。

疏議曰：假有借驢一頭，乘經百日，計庸得絹七疋二丈。

又同書卷六云：

馬庸一日，爲絹三尺。

安史之亂以前的唐人，除如前述把布帛當作交易工具來使用外，同時又以牠作

(註一〇三)又見於中國學報第九期王樹枏新撰唐書古錄。

(註一〇四)練是潔白而不染色的熟絹(亦布帛中的一種)。

(註一〇五)原文見於金瓶梅同唐西域官文書佚存，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註一〇六)此書撰於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

爲價值的標準。如通典卷九註說諸郡貢獻土產，價值均以絹五十匹爲限云：

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爲價，不得過五十匹，並以官物充。

又唐律疏議卷六說以布帛匹數計算贓物的價值云：

疏議曰：假有以私物五匹貿易官物直九匹，五匹準盜，合徒一年，計所利四匹，合杖九十。

又資治通鑑卷一八九說武德年間(618—626)洛陽鹽粟等價格均以布、絹表示云：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一匹直鹽一升。

又同書卷一九三說貞觀元年(627—8)的米價以絹表示云：

(貞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

同書卷一九五亦云：

(貞觀十一年八月甲子)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

又唐律疏議卷一五說畜產的價格以絹計算云：

減價，謂畜產直絹十疋，殺訖唯直絹兩疋，卽減八疋價。

又同書說馬價以絹計算云：

疏議曰：一事分爲二罪者，假將私馬直絹五疋，博取官馬直絹十疋，依律貿易官物，計其等準盜論，計所利以盜論，須分官馬十疋出兩種罪名。(卷六)

假有殺馬直十五匹絹，準盜合徒二年。(卷一五)

馬本直絹十匹，爲觝殺，估皮肉直絹兩疋，……(卷一六)

又同書卷四說驢價以絹表示云：

疏議曰：假有借驢一頭，乘經百日，計庸得絹七疋二丈。驢估止直五匹。此則庸多，仍依五匹爲罪。

又同書卷二〇說奴價以絹計算云：

假將私奴貿易官奴，其奴各直絹五匹，其價雖等，仍準盜論，各徒一年。註云，『官物賤亦如之。』謂私奴直絹十匹，博官奴直絹五匹，亦徒一年。

假有監臨之官，以私奴婢直絹三十匹，貿易官奴婢直絹六十匹，卽是計利三十匹，監臨自盜合絞。

上述中唐以前被用作貨幣的實物，多偏于布帛方面。復次，當日北至黃河流域，南至嶺南，又有把其他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如資治通鑑卷二四二載長慶元年九月壬子，

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大曆(766—780)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

又高力士在長安北澧水設立水磨，其所收租金是以斛計算的。新唐書卷二〇七宦者傳高力士條說：

都北堰澧列五磑，日僦三百斛直。

這種以斛計算的物品，據舊唐書卷一八四本傳，是指麥而言。由此可知，麥在當日也是交易的媒介。

(八) 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貨幣

關於中古時代實物貨幣的流通，除如上述散見于各史籍者外，我們又可據近世在敦煌發見的寫本來探討當日西北人士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情形。可是，因爲現在根據的敦煌寫本(註一〇七)大都沒有年號，我們很難斷定牠們的確實年月，故只好另闢一節來加以敘述。不過，這些寫本如果是屬於中唐以前的材料，那末，牠們和作者中唐以前實物貨幣盛行的論斷正相符合；如果是屬於中唐以後的，那亦不足爲奇，因爲西北地方較爲偏僻，受貨幣經濟的影響較遲，故中唐以後仍舊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使用，也是很可能的事。

(註一〇七)關於敦煌寫本的材料，近年已經印出不少。可是，就作者現在根據的材料而論，實在只是初步的探討，絕對不能說是深入的研究，因爲事實上還有許多材料是作者所沒有看到的：(1) 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似已將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者完全印出，但事實上在有些寫本背後書寫的零碎材料，如賬目等，雖是第一等的經濟史料，卻被遺漏去了！如向達氏在敦煌叢抄印出的僧人唱曲賬目(成字九十六號目蓮變文第三種背面)，我們在敦煌雜錄中便沒有找到。(2) 倫敦英國博物院收藏的敦煌寫本尙未印出，作者所根據的只是沙州文錄中所收的一小點，及日本法律史學者玉井是博親自在倫敦抄出的三幾條而已。

在敦煌寫本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日西北人士常常把麥粟及米等農產物當作貨幣來交易。如劉復敦煌掇瑣五八張骨子買屋契說以麥粟購買房屋云：

叁年丙辰歲十一月□□日，兵馬使張骨子緣無屋舍，遂買兵馬使宋欺忠上件准尺數舍居住。斷作舍價物，計斛陸拾捌碩肆斗，內麥粟各半。其上件舍價物，立契日并舍兩家各還訖，并無升合欠少，亦無交加。其舍一買後，任張骨子永世便為主記居住。……恐後無憑，故立此契用爲驗耳。

又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註一〇八)下輯沈都和賣地契(生字二十五號)說以谷(『穀』之俗字)米支付屋價云：

慈惠鄉沈都和斷作舍物，每尺兩碩貳斗五升。准地皮尺數竿(按卽『算』字——漢昇)著，舍價(價?)物貳拾玖碩伍斗陸升□舍五圭乾濕谷米。其捨(舍?)及當日交相分付訖，並無升合玄(懸)欠。自賣後，一任丑撻男女收餘居主(住?)。……兩共面對平章爲定，准格不許休悔。……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爲後憑。

又羅福葑沙州文錄補還舍買契(上虞羅氏藏)說房價以升合計算，當然也是就麥粟或穀米等農產品說的：

乙丑年四月廿八日，於都頭王保定邊舍地買，升合不欠，並總乾濕填還足。……恐人無信，故勒私契，用爲後憑。還舍買人都頭王保定。知□人王再定。

除房屋的買賣外，其他物品的買賣也多以麥粟來作交易的媒介。如倫敦英國博物院藏 Stein 搜集品第五八二絹號說以麥買牛云：

(上闕)識認者，一仰本主賣上好牛充替。立契後，有人先悔者，罰麥三石，入不悔人。恐人不信，古(故)立此契爲記。麥主□□□。牛主尼僧明相，年五十五。保人尼僧淨勝(?)，年十八。保人僧實照。保人王忠敬，年廿六。見人尼明兼(註一〇九)。

又敦煌掇瑣五一兵馬使徐留通借絹券說徐留通從佛寺借絹，後把麥粟當作絹價來還

(註一〇八)以下簡稱敦煌雜錄。

(註一〇九)見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史學篇。

給佛寺云：

乙巳年六月五日，立契：龍興寺上座深善光於（？）官中有恩澤絹（絹）柒疋，當便兵馬使徐留通，招將覓職，見便頃（填）還得諸雜絹（絹）價兩疋半，更殘肆疋半絹。諸雜新當阻（？）更五年頃（填）還者，其絹（絹）壹疋，斷價貳拾貳碩已來，自後更不許道少說多者。兩共面對平章。恐後無憑，故立此契，欄字爲定。

還絹（絹）人兵馬使徐留通知（原註：知是花押）。

還人徐留□同知（同知是花押）。

還絹（絹）人弟徐盈達知（知是花押）。

見人索流住十（十是花押）。

丁未年三月十三日，還得高（？）三疋半，麥粟拾碩。通（還絹人署名）。這種先取絹後還麥的交易，也就是現今買賣中先取貨後給價的延期付款（deferred payment）的辦法。除此以外，當日的麥又可用來支付役務的代價。如敦煌雜錄下輯書幡帳目（烏字八十四號）說以麥作借用牛及牛具的租金云：

三月五日，使牛具種兩日，折麥一石。

又使牛兩日，折麥一石。

以上是麥粟及穀米等農產物被用作交易工具的情形。復次，當日的麥又是價值的標準，許多物品的價值都折成麥的數量來計算。如敦煌雜錄下輯僧慈燈與汜英振造佛堂契（鹹字五十九號）說：

其麥，平章日付布壹疋，折麥肆碩貳斗。

又同書下輯書幡帳目亦說：

又布一疋，折麥肆碩二升。

靴□，折麥肆碩貳斗。……又鐙一具，折麥貳碩貳斗。

八宗布二丈壹，花氈壹領，折麥陸碩。

除麥粟及穀米等農產品以外，當日西北人士又把布帛當作貨幣來使用。如敦煌掇瑣五三宋重借驢券說以生絹作爲租賃驢畜的代價云：

丙午年正月廿二日，洪潤鄉百姓宋重□□使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欠少驢

畜，遂於同鄉百姓人專甲面上，故(雇)八歲馭駝一頭，斷作駝價生絹一疋。

正月至七月，便須填還。……

又敦煌雜錄下輯張修造雇五歲父駝約(殷字四十一號)說以官布雇駝使用云：

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張修造遂於西州充使，欠闕駝乘(畜?)，遂於押衙王道之面上雇五歲父駝壹頭(頭?)，斷作駝價官布十六疋，長柒捌，到日送納。

同書下輯張修造雇六歲父駝契(殷字四十一號)亦云：

癸未年七月十五日，張修造王(?)於西州充便(使)，欠闕駝(駝?)畜，遂於押衙價延德面上，雇六歲父駝一頭，斷作駝價官布拾个(疋?)，長二丈六七。使入了，限三日便須田(填)還，更不許推言(延)。

又沙州文錄補村鄰結義賑約(藏倫敦博物館)說以布帛支付喪葬費用云：

或孝家營葬，臨事主人須投衆共助誠，各助壹疋。

又倫敦英國博物院 Stein 搜集品第四四四五號云：

己丑年十二月廿二日，龍家何願德於南山買買，欠小(少)褐，遂於永安寺僧長干面上，貸出褐參段，白褐壹段。比至南山到來之日，還褐六段。若東西不平善者，一仰口承弟定德丑子面上取本褐。若不還者，看鄉原生利。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用爲後憑。口承弟定德。口承丑子。收褐人何願德(註一一〇)。

這裏的『買買』二字，如原文無誤，當即購買物品之意。因購買物品而欠少褐布，從而向佛寺借貸，可見當日褐布實可被用作交易的工具。復次，何願德向佛寺借到的褐布爲四段，其後則歸還六段，其中多還的兩段，可以說是利息，或可看作取得那四段褐布的用益權(Usufruct)的代價。

(九)總結

總括上述，可知中國貨幣的流通，從漢末以後，發生一個激劇的轉變，即錢幣的使用日漸減少，而實物貨幣的流通則日盛一日。這種當作貨幣來使用的實物，以穀、米、麥、粟等農產品，及織、絹、布、帛、綾、綵、練、褐、綿、絹等布帛類

(註一一〇)見玉井是博支那西陸出土的契，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記紀論文集史學篇。

爲最多。至於就時間上說，在漢末魏初，五胡亂華時代，及北魏上半期，實物貨幣的勢力都曾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因爲這幾個時期錢幣的流通量都非常稀少，或甚至沒有。至於其餘各朝代，同時雖有錢幣的流通，實物貨幣在市場上還是佔有相當的優勢。其中只有南朝，或者有些例外。南朝實物貨幣的流通，由於錢幣使用的比較發達，如果和同時間的北朝那種盛況比較起來，自然要相形見拙。可是，雖然是這樣，南朝錢幣的流通區域，到了梁初，還只限於沿長江流域的各大都市及其附近，其他地方則多以穀帛作貨幣來交易。因此，就大體上說，自漢末以後，至安史之亂左右，一共五百多年之久，實物貨幣在中國各地的市場上都佔有相當雄厚的勢力。

第三章 中古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一) 魏晉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中國自漢末以後，由於錢幣流通的稀少或缺乏，人民於買賣時多改用實物作貨幣來交易，情形已如前述。復次，當日人民向政府繳納的租稅，由於錢幣的缺少，也不復能夠如漢代那樣以錢繳納算賦或口錢，而須改用實物。因此，當曹操執政的時候，便於建安九年(204)九月頒佈改用實物繳納租稅的法令：

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註一一一)。

曹操這種規定以綿絹繳納戶調，及以農產品繳納田租的辦法，是漢代以來稅制上一個很大的變動，同時又給中古租稅制度奠下一個深固的基礎。固然，兩漢和曹魏政府徵收的田租同樣以農產物爲主，但曹魏政府向人民徵收綿絹的戶調，却和漢代以錢繳納的算賦有很大的差別(註一一二)。

承繼着曹魏以來實物租稅的制度，晉代的稅制規定得更爲週密。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云：

(註一一一)魏志卷一武帝紀引魏書。晉書卷二六食貨志略同，但關於田租則作「畝粟四升」。又魏志卷一二何夔傳，卷二三趙儼傳亦有以綿絹繳納戶調的記事，可參看。

(註一一二)戶調與算賦的差別，除卻錢幣與綿絹的不同外，又有丁與戶的差異。漢代的算賦，以丁計算。曹魏的戶調，則按戶徵收。因爲當日社會騷動得很利害，人口數目不易調查清楚，故只好將就一下，改爲按戶徵收。

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絳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

又初學記卷二七云：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斤。

可見這時政府的稅收，還是和漢末以來一樣，完全以實物爲主。每一戶所納的綿絹，在數量上固然要比曹魏時多三分之一，但其爲實物，則沒有根本的不同。至於田租，在曹魏時爲每畝四升，在晉代則一男一女共占田百畝的戶，共輸四斛，數量更是完全一樣。復次，當日又有課田的辦法，即規定人民除耕種各自所占的田以外，有被國家課耕若干畝，而各人也必須代耕的義務。這實在是當日人民向政府提供的一種徭役。這種徭役，只有遠夷纔可輸納義米——極遠者則人輸錢二十八文——來免除，大多數人民都要直接提供。這和漢代規定人民可以出錢免役的辦法比較起來，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上述以綿絹繳納戶調的規定，只是一般的辦法。事實上，當日各地的物產多不相同，故晉代法令又規定各地可以其他實物代替綿絹來繳納戶調。如初學記卷三七云：

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疏布當綿絹者，縑一匹當布六丈，疏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

又太平御覽卷九九五云：

晉令曰：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課應（應課？）田者，泉麻加半畝。

西晉末葉，五胡入侵，北方不復爲晉所有。這時北方的政權雖不屬於晉室，但其實物租稅的辦法却仍舊沒有多大的改變。如晉書卷一〇四石勒載記說後趙以布帛及農產品爲戶調田租云：

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

又同書卷一二一李雄載記說李雄割據下的四川徵收穀及綿絹等實物云：

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

至於南渡後的晉室，其稅收仍以實物為主（註一一三），不過在內容方面却有不少的改變。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通典卷五作『升』）。蓋大率如此。

其中關於田稅的徵收，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亦云：

咸和五年（330—1），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

哀帝即位（362），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太元二年（377—8），除度定（此字據通典卷四加入）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獨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由此可知，晉室南渡後的稅制，曾經有不少的變動：（1）按戶徵收的戶調，除綿絹外，又徵收布絲等物；（2）按戶徵收的田租，規定以米繳納；（3）男丁每歲供役二十日，并須於十八人中出一運丁供役，以代替西晉時的課田義務；（4）除按戶徵收的多少一致的田租（定田收租）外，又按各人田畝的多少徵收田稅，或田租（度田收租）。此二制至太元二年完全廢除，改為王公以下每口稅米三斛。不過，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不管東晉的稅制怎麼樣複雜或變動，政府從人民那裏徵收到的，仍以實物及力役為主，這一點完全和前代一樣，並沒有發生根本上的變動。

（二）北朝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北朝人民負擔的租稅，由於錢幣的缺乏，完全用實物來繳納。當日政府的稅收，承繼着曹魏以來的制度，也是以戶調與田租為主。在太和八年（484—5）以前，

（註一一三）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由此可知，東晉的交易稅是徵收錢幣的。不過，由於當日錢幣的稀少，我們對於它在政府全部收入中所佔的比例，似不能估計得過高。

政府假定全國各戶的貧富程度都是一樣，對各戶課以同樣的稅率，即『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註一一四）。不過，這只是一般的辦法；有時政府徵收物品的種類與數量，却因地而異。例如延興三年（473）七月，高祖孝文帝詔，『河南六州之民，戶收絹一疋，綿一斤，租三十石』（註一一五）。又如太和四年（480—1）左右，淮南『居邊之民，……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有七縑』（註一一六）。

到了太和八年，因為要班給百官的俸祿，政府遂增加稅率，計『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布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平……皆以麻布充數』（註一一七）。

上述北魏太和八年以前的稅率，最使我們一時感到奇怪的是：每一戶繳納的田租為什麼多到二十幾三十石？這一點，如果我們知道當日『三十五十家方為一戶』（註一一八）的事實，便不會覺得驚奇了。這許多人口或家數所以要隱蔽于一戶之下，其主要目的為減輕租稅的負擔，對於政府實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因此，跟着均田法施行之後，到了太和十年，由於給事中李冲的建議，政府便創立三長制，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以便檢察一戶隱蔽大量人口或家數的流弊（註一一九）。每戶的人口或家數既然減少，政府遂重新規定一夫一婦及奴婢耕牛等應納的租調。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

其後，到了孝昌二年（526—7）冬，除却戶調中的租粟外，政府又按畝數的多少，徵收京師附近的田租。通典卷五云：

（註一一四）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註一一五）魏書卷七上高祖紀。

（註一一六）魏書卷四四蘇野肅傳附虎子傳。

（註一一七）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註一一八）魏書卷五三李冲傳。

（註一一九）魏書卷五三李冲傳，卷一一〇食貨志。

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註一二〇)。

至於戶調中應納的布帛，在天平年間(534—8)，『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匹，徵錢三百。人庶苦之。(房)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註一二一)。由此可知，河南數州人民曾一度以錢幣代替布帛來繳納戶調，但卒因『人庶苦之』而改為『錢絹兩受，任人所樂』。這件事實給予我們以當日實物租稅盛行的證明。

除上述的田租與戶調外，當日其他稅收也多以實物繳納，雖然實物的種類不見得相同。如魏書卷三太宗紀說從事畜牧的六部民輸納牛馬作調云：

(泰常)六年(421)……二月，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食貨志作調)戎馬一匹』(註一二二)。

又如魏書卷二五長孫道生傳附稚傳說當日鹽稅以絹繳交云：

(肅宗)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

北魏以後，北齊及北周的租稅仍舊以繳納綿、絹、絲、布、麻及粟等實物為主，雖然在數量上與北魏略有不同；同時對於徭役的提供也有明文規定。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至河清三年(564—5)定令。……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

這是北齊方面的情形。至於北周，則自周太祖宇文泰于西魏作相時即已規定：

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一斤；丁者又半之。

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

(註一二〇)魏書卷九肅宗紀，卷一一〇食貨志略同。

(註一二一)北史卷五五房謨傳。

(註一二二)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略同。

一句。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註一二三)。

總之，北朝人民對政府的義務，除力役的提供外，無論戶調、田租、鹽稅或其他賦稅，均以繳納實物為主。

(三) 南朝的實物租稅

南朝的租稅，大部份固然仍以實物繳納，但因錢幣流通的比較發達，貨幣租稅在當日亦漸露頭角。

南朝政府徵收的第一種實物租稅爲田租。田租自東晉以來，規定以米繳納。到了劉宋，孝武帝于大明七年(463)十一月規定『聽受雜物當租』(註一二四)。及南齊，人民仍以米及其他實物輸租。如南史卷七二何思澄傳說：

父敬叔，齊長城(在今浙江長興縣東)令。……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在青州，又有『麥租』(註一二五)，顧名思義，當然是以麥繳納的田租。往後，到了陳太建九年(577)五月，陳宣帝詔『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皆悉原之』(註一二六)。可見陳的田租也是以米粟等農產品繳納的。

南朝的第二種實物租稅爲戶調。在劉宋大明三年(459—460)，『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註一二七)，可見這時戶調多以綿絹繳納。其後，到了大明五年(462)十二月，孝武帝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註一二八)，此後戶調遂多以布繳納。再往後，陳宣帝在太建九年五月丙子詔中，有『夏調綿、絹、絲、石麥等』的話(註一二九)。可見南朝的戶調大體上是以布帛繳納的。

此外，始興郡大田武吏大約因爲佃種官田，也得按丁輸不少的米。宋書卷九二徐豁傳說：

(註一二三)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註一二四)宋書卷六孝武帝紀。

(註一二五)南齊書卷六明帝紀建武二年三月丙寅條。

(註一二六)陳書卷五宣帝紀。

(註一二七)宋書卷八二沈懷文傳。

(註一二八)宋書卷六孝武帝紀。

(註一二九)陳書卷五宣帝紀。

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

而向蠻俚課徵的租稅，更是全以各種寶物爲主。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諸蠻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此外，又有徵收農產品的。如宋書卷九七蠻傳說，『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梁書卷一七張齊傳也說，『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

南朝的租稅，除如上述徵收布帛米粟等物外，又有以錢幣繳納的。宋孝武帝于大明五年十二月規定天下民戶歲輸四匹的布，到了南齊永明四年(486—7)，規定一部份改以錢繳納。南齊書卷三武帝紀載永明四年

五月癸巳，詔，『楊、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分取見布，一分取錢(註一三〇)。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竝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

復次，按貨(資產)課徵的資產稅，也多以錢繳納。宋書卷八二周朗傳說：

世祖(孝武帝)卽位(454)，……朗上書曰，『……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貨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竭。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貨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棲露，不敢加泥。……』

此外，南朝的口錢(註一三一)與交易稅(註一三二)，也以錢繳納。

可是，現在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我們對於錢幣在南朝政府總收入中的百分比，却不能過份誇張。第一，南齊政府把每戶輸納的布之一部份改徵現錢，結果

(註一三〇)南齊書卷四〇竟陵王子良傳作『詔折租布二分取錢』，與此文異，待考。

(註一三一)如梁書卷二武帝紀載天監元年(502)四月詔云，『遠布、口錢、宿債勿復收。』

(註一三二)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

流弊百出，人民至感痛苦。如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云：

竟陵王子良啓曰，『……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僅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于所貿。鞭捶質繫，益致無聊。……』

又同書卷四〇竟陵王子良傳云：

子良又啓曰，『……又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捶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

可見當日以錢幣納稅的先決條件——貨幣經濟——雖然已經萌芽，但還沒有十分成熟。復次，按貨計算的資產稅，劉宋時固然已有『田進一畝，度以爲錢』的事，但直到陳代，還有『貨絹』（註一三三）的名稱，可見南朝按貨課徵的資產稅，仍以絹繳納爲多。至於口錢，顧名思義，當然是以錢繳納的了；但南齊建元二年（480—1），却『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許斛一百』（註一三四）。而建元初，因軍用殷廣而以每人一千文的稅率向浙東徵收的丁稅，更是弄到『質妻賣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尙多，收上事絕。臣等具啓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註一三五）。此外，南朝的交易稅固然以錢繳納，但當日錢幣既然只流通於沿長江流域各大都市及其附近，則因以錢交易而課徵的稅錢，數量想也不會很多。

總之，南朝政府的收入，由于錢幣使用的比較發達，已不盡如同時間的北朝國庫那樣完全充滿布帛穀粟等物，而且包括了不少的錢幣，固然是事實；可是，這些錢幣在政府總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比，遠不及實物那麼大，同樣的也是很可能的事實。

（四）隋唐時代的實物租稅與徭役

承繼着曹魏以來三百多年的實物租稅制度，隋代的租稅仍以粟及布帛等實物爲

（註一三三）陳書卷五皇帝紀載太建九年五月丙子詔云，『五年迄七年逋貨絹，皆悉原之。』

（註一三四）南齊書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傳。

（註一三五）南齊書卷二二王敬則傳。

主。計『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此外，年十八已上成丁男女，又須提供徭役（註一三六）。

隋代以後，便到唐代。這時中國租稅制度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動，即由曹魏以來按戶課徵的戶調與田租，變為按丁徵收的租庸調。可是，不管租稅負擔者是戶或是丁，其為徵收粟帛等實物及徭役，則前後並沒有根本上的差別。唐會要卷八三云：

（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稅。……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絕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絕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註一三七）。

此外，唐代政府又按畝數的多少來徵收地稅（註一三八），按資產的貧富來徵收戶稅（又作『稅錢』，或『稅戶』）（註一三九）。前者以農產品繳納；後者以錢繳納。關於這幾種租稅在安史亂前政府總收入中所佔的地位，通典卷六有綜括的敘述：

天寶中（冊府元龜作『八載』），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匹，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元龜作『三』）十餘萬端正屯貫石（註一四〇）。

茲為眉目清醒計，改列表如下：

（註一三六）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註一三七）冊府元龜卷五〇四，四八七，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註一三八）關於地稅，鞠清遠先生論證頗詳，見鞠先生唐代財政史第一一至一七頁。

（註一三九）鞠著唐代財政史第七至一一頁。

（註一四〇）冊府元龜卷四八七略同。

負 擔 者	稅 名	錢或物名	數 量	單 位
全國各戶	戶稅	錢	2,000,000+	貫
同上	地稅	農產物	12,400,000+	石
出絲綿郡縣之丁	庸調	絹	7,400,000+	疋
同上	同上	綿	1,850,000+	屯
同上	租	粟	7,400,000+	石
出布郡縣之丁	庸調	布	10,350,000+	端
江南郡縣之丁	租	布	5,700,000+	端
江北郡縣之丁	租	粟	5,200,000+	石
合 計			52,300,000+	

這個表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即：在安史亂前唐代政府租稅的總收入中，以租庸調及地稅所徵收的絹布綿粟等實物佔絕大多數，戶稅所收的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自然，戶稅的錢在當日總稅收中究竟確佔幾分之幾，我們在上表中無從算出；可是，通典在另一地方（卷七）却告訴我們：

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稅。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

由此可知，戶稅的錢在當日政府的總收入中，只佔二三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三點三至百分之五左右而已。如果拿牠來與總稅收中的實物相比，簡直少得可憐！

（五）總結

總括上文，可知中國賦役制度自曹魏以來曾經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動，即：除租稅的負擔者由丁改爲戶外，在漢代多以錢幣繳納的租稅，自曹魏起一變而爲完全以綿絹粟等實物繳納的戶調與田租；而在漢代可拿錢來免除的徭役，自魏晉後也改由人民直接提供。從此以後，中古各朝代的賦役制度雖然屢有變遷，但其徵收穀粟布帛與力役，在根本上並沒有差別。而且，不僅是戶調與田租，就是鹽稅，在北魏時也是以實物繳納的。自然，南朝因錢幣流通的比較發達，或者要有些例外。不過從大體上看，南朝政府的稅收恐怕還是以實物爲大宗。這一點，雖然由於稅收數字的缺乏，使作者不敢肯定的下一斷語；但由錢幣在安史亂前政府總收入中只佔百分之

三點三至百分之五一事來推論，作者總覺得上述的觀察不會距離事實太遠。

第四章 中古的實物地租

上述中古盛行的實物租稅的一部份，一方面固然是租稅，他方面又可說是地租(rent)。比方由北魏至唐代，政府因實行均田制度——以國家土地分給人民耕種——而向人民徵收的實物田租，從政治的觀點上看，固然是租稅的一種；但如果從經濟的觀點上看，國家實是地主，人民實是佃戶，故人民給與國家的田租也實在就是佃戶給與地主的地租。復次，政府本身又直接保有不少的田地，而於給人佃種時收取地租。如上引宋書卷九二徐豁傳曾說始興『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又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孝昌二年，……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這種因租借官田而繳納的穀米，當然是一種實物地租。

以上是政府以地主資格徵收的實物地租。復次，私人方面如果把土地租給人家耕種，也可得到實物地租作為代價。這在均田制沒有實行的東晉南朝尤為盛行。如隋書卷二四食貨志說自東晉起建業人民多充當王公貴人們的佃客，即租借他們的田地來耕種，而以收穫的穀之一部給與他們作為地租云：

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

到了唐代，官吏的收入除俸祿外又有職田。這些職田由農民租來耕種，而以田地產品的一部份送給官吏，作為地租的報酬。如冊府元龜卷五〇六云：

（開元）十九年四月，勅，『天下諸州縣并府鎮戍官等職田四至頃畝，造帳申省，仍依元租價對定。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
（註一四一）。

（天寶）十二載十月，勅，『兩京百官職田，承前佃人自送，道路或遠，勞

（註一四一）唐會要卷九二、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略同，但文句不及冊府元龜那麼清楚。

費頗多。自今已後，其職田去城五十里內者，依舊令佃人自送入城；自餘並限十月內，便於所管縣并脚價貯納。其脚價，五十里外每斗各徵二文，一百里外不得過三文。並令百官差本司人請受。』（註一四二）

又通典卷三五職田公廩田云：

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

這種用來繳納職田田租的物品，因田而異，大約以粟和米爲多。在唐初，政府曾經規定，『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註一四三）。政府所以拿兩斗粟代替一畝職田來給予官吏，當是因爲官吏每年從一畝職田中得到的地租爲兩斗粟的原故。又資治通鑑卷二三八載李吉甫的話云：

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註一四四）。這裏說的千斛的米，一部份固然屬於祿米，一部份則爲職田的田租。

除上述外，我們又可根據敦煌寫本來探討西北人士以實物繳納地租的情形。倫敦英國博物院藏 Stein 搜集品第六〇六三號是一張租田契，內說燉煌鄉索里奴等以每畝一石二升的代價租借七畝田地來耕種：

乙亥年二月十六日，燉煌鄉百姓索里奴□子二人，伏緣欠闕田地，遂（？）於□易□□護□上，於城東憂渠中界地柒畝，遂粗（租）種菰（菰）。其地斷作價直，每畝壹碩二升，不揀（揀）諸雜色目，並惣收納。共兩（兩共）面對□□□午。立契已後，更不許休悔。如若□□□□□駒，充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粗（租）地人程□□。粗（租）地人索里奴。見人汜海保（註一四五）。

這裏說當作地租來繳納的東西，雖然聲明『不揀諸雜色目，並惣收納』，但既然以升斗計算，當即指糧食類物品而言。

總之，關於中古地租的材料，作者雖然沒有搜集到多少，但由上所述，我們已

（註一四二）唐會要卷九二，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略同。

（註一四三）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

（註一四四）唐會要卷九一，冊府元龜卷五〇七略同。

（註一四五）見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日本京城帝國大學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史學篇。

經可以知道：當日的土地，不管其所有者是國家或是私人，當被農民租賃來耕種的時候，農民酬給地主的地租完全是農產品一類的實物，而不是錢幣。由此可見中古各地實物地租的盛行。

第五章 中古的實物工資

（一）魏晉時代的實物工資

所謂『工資』，廣義說來，不單是勞動者的工資，而且包括官吏的薪俸，和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作者在這裏討論的中古工資制度，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中國的工資制度，有如上述的貨幣、租稅及地租那樣，從漢末以後發生一個激劇的變動。在漢代，政府給予官吏的薪俸，一半以錢幣支付。這種一半以錢幣發給的官俸制度，自漢末以後，完全改變。當日因為錢幣的缺乏，政府不復能夠以錢幣發給官吏的薪俸，只好完全以穀帛等實物來支付。如魏志卷二五高常隆傳載高常隆上疏云：

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

又前引魏志卷二七胡質傳注引晉陽秋亦有以絹作官俸的記事：

（胡）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故俸之餘，故以爲汝糧耳。』

曹魏這種以實物支付薪俸的辦法，給中古各朝代的薪俸制度以一個很大的影響。

晉承曹魏之後，實物薪俸制度衍變得更爲精密。當日官吏的收入，除如曹魏那樣得到布帛及農產品以外，又從政府那裏領到菜田和耕種菜田的工人。晉書卷二四職官志云：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281—2)，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絲二百斤。元康元年(291—2)，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特進，……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絲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

年。

光祿大夫……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絰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

三品將軍……食奉，春秋賜絰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

尚書令……食奉月五十斛。……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絰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太子太傅、少傅，……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絰百斤。……惠帝元康元年，……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

諸侯的俸祿，亦以絹、穀等實物來支付。初學記卷二七云：

晉故事：……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其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爲侯奉。

至於軍人的廩給，卽軍餉，亦以布支付。如晉書卷六二祖逖傳云：

（元）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上述晉代的實物工資，偏於官吏方面。復次，當日自由職業者因爲人服務而領得的工資，也以各種實物爲主。如太平御覽卷八一七引王隱晉書說以絹支付寫作家的工資云：

劉實爲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疋絹。

又同書卷六一一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說以柴菜等物支付書記的工資云：

豫州刺史張悖……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于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書。晝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

又同書卷八一七引晉陽秋說以錢絹支付星人的工資云：

桓溫入蜀，聞有善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于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

又劉宋劉敬叔異苑卷九說以粟支付卜者的工資云：

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卜。師云，……（註一四六）

總之，魏晉時代，由於錢幣的缺乏，人們無論在政界服務，或充當自由職業者，其工資所得均以布帛及農產品等實物為主，錢幣則少之又少。上述星人因替桓溫觀星而得的五千錢，只是絕無而僅有的一個例子，我們不能因此而得出晉代貨幣工資盛行的結論。

（二）北朝的實物工資

北魏在太和八年（484—5）以前，官吏沒有正式的薪俸。他們服務時的收入，約有兩種來源：第一為接受人民贈送的禮物；第二為派遣商人販運貨物以取利。這可以弘農（今河南陝縣）太守崔寬為例。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附寬傳云：

出為弘農太守。……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買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為能政。

當日官吏這種收受禮物及經營商業的風氣，在政治上自然要發生很壞的影響。為着要免除這種政治上的積弊，賢明的執政者高祖孝文帝便於太和八年六月開始大大的加以改革：他一方面增加人民以布帛穀粟繳納的戶調，以使用來發給官吏的俸祿；他方面又嚴禁官吏貪贓，及利用商人販運以取利。魏書卷七上高祖紀載太和八年

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鑒四方，求民之瘼，夙興昧旦，至於憂勤；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又同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亦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

由此可知，自太和八年高祖孝文帝班祿以後，北魏官吏服務所得的薪俸，由人民的

（註一四六）異苑作者劉敬叔為劉宋初年人，書中多記晉宋間事，故此事雖無年月，其必發生於晉宋間可無疑義。

禮物及經商的利潤一變而爲布帛穀粟等實物。這種以實物支付官俸的辦法，到了太和十九年(405—6)略有改變。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說：

(太和)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匹爲錢二百。

不過準絹給錢的辦法，却有如同一詔中規定『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的沒有澈底實行(註一四七)那樣，事實上並沒有澈底實行。因爲北魏政府雖然自太和十九年起已經開始鑄錢，錢的數量却非常有限(註一四八)，故政府因支付內外百官祿而能夠拿來準絹發給的錢實在少之又少。因此，從太和十九年以後，官吏的薪俸仍多以布帛等實物來支付。魏書卷七一夏侯道遷傳云：

(世宗時，500—515)尋改封漢陽縣開國侯，……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又同書卷七八張普惠傳載肅宗時(516—528)張普惠上疏云：

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除粟帛等外，當日官吏又可領到公田，有如晉代官吏的領到菜田那樣。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云：

(太和)九年，下詔：……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以上都是北魏政府以實物支付官吏薪俸的情形。復次，當日從事政界以外的職業的人因服務而得的工資，也以實物爲主。如魏書卷一九上陽平王新成傳附衍傳說徐謩(字成伯)因給人治病，得絹作診金的報酬云：

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

這位醫生又曾經把高祖孝文帝的病治好，孝文帝給他的報酬更多；這種報酬起初打算以錢支付，後來卻因錢少而改給奴、婢、馬、牛和其他各種物品。魏書卷九一徐

(註一四七)參考第二章第四節。

(註一四八)同上。

饒傳云：

(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饒，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乃下詔曰，『……徐成伯……可……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一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驢騾，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皆經內呈。

除醫生療病所得外，其他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亦多爲布帛等實物。如魏書卷五五劉芳傳說劉芳以每卷一縑的工資率爲諸僧抄寫經論云：

芳……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

又魏書卷七二賈思伯傳說賈思伯把縑送給他的老師，以作歸還舊欠學費之用云：

世宗卽位，……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

除公務員及自由職業者以外，北魏勞動者的工資也以實物支付。如魏書卷——
○食貨志說以絹支付造船工匠的工資云：

三門都將薛欽上言，『……今求車取雇絹三匹，……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

又第二章第四節曾引魏書卷四○陸俟傳附馥傳說以布帛築造佛寺；這些布帛的一部份是用來支付造寺工人的工資的。此外又曾引魏書卷六一畢衆敬傳，卷八三上外戚傳馮熙條，卷八七石祖興傳，卷九○逸士傳馮亮條，及卷九四閭官傳抱嶷條與孟鸞條，以證明布帛被用來支付喪葬費用；這些布帛的一部份亦以工資的形式給予從事喪葬工作的勞動者。

以上都是北魏人士以實物支付工資的情形。北魏以後，北齊及北周的政府也繼續採用以實物支付官俸的辦法。北周官吏的俸祿，和前代一樣，以石數計算。北齊計算官吏俸祿的辦法，更爲特別，是以布帛的匹數計算的；不過當作俸祿來支付的物品，都是『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此外，這些官吏又如北魏那樣領

公到田，以收取實物地租（註一四九）。

由上述，可知北朝因為錢幣流通量的稀少，實物工資非常盛行。在北魏，無論是公務員，自由職業者，或是勞動者，他們服務所得的報酬，均以實物為主。以後的北齊及北周，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固然，北齊官吏的俸祿，有三分之一是以錢支付的；但粟帛等實物在當日官吏的俸祿中還是佔大部份。

（三）南朝的實物工資

關於南朝的工資制度，我們現在知道得比較詳細的，只是官吏俸祿方面。南朝官吏因服務而得的報酬，也以實物為主。南齊書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傳云：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註一五〇）。

這些用來支付公務員薪俸的實物，也多半為布帛穀米。宋書卷九後廢帝紀載元徽四年（476）五月

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

又同書卷九一孝義傳何子平條說：

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

又南史卷五七范雲傳云：

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

這是宋齊間的情形。其後，梁陳的官俸亦以石數計算（註一五一），而發給米及布帛等物。如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云：

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匱。京官文武月別（通典作『例』）唯得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註一五二）。

（註一四九）均見隋書卷二六百官志，及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〇）通典卷三五略同。

（註一五一）隋書卷二六百官志通典三五。

（註一五二）通典卷五及三九略同。

南朝的官吏，除如上述得到穀帛等俸物外，又從政府那裏領到公田和侍役。關於公田，上引宋書卷九一孝義傳何子平條已有記載；復次，通典卷三五亦云：

（宋）武帝初卽位，制，『凡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

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

至于侍役。南齊書卷三武帝紀載永明七年（489）正月

戊辰，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具役。』

又通典卷三五云：

齊氏衆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

註云：

幹者，若門僕之類也。

南齊一小部份的官員，自永元元年（499）起，其薪俸由實物改爲錢幣。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載永元元年正月辛卯，

詔，『三（通典卷三五作二）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竝給見錢。』

其後，梁武帝更規定一切官吏薪俸改以見錢發給。梁書卷三武帝紀載大通元年（527）正月乙丑，

詔曰，『……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卽出，勿令逋緩。……』

不過這個詔令究竟實行到什麼程度，卻大有問題，因爲據上引隋書食貨志，梁代自武帝晚年侯景之亂（548）以後，京官因收入少而遙帶一郡縣官所得的俸祿，也只是米、絹、布、絲、綿等實物，而不是錢幣。而且，就是上述詔令曾經短期間實行過，官吏薪俸所得，也不是良好的錢幣，只是劣質的鐵錢而已；因爲梁武帝在普通年間（520—7）卽已盡罷銅錢，改鑄鐵錢了（註一五三）。

除上述公務員的薪俸外，南朝勞動者的工資也有以布帛支付的。如南齊書卷四

（註一五三）參考第二章第五節。

一張融傳云：

(宋)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襯錢帛，……

這些錢帛的一部份以工資的形式發給建造佛寺的工人。

總之，南朝人士因服務而得的工資，大都以穀帛等實物為主。此外，官吏又可從政府那裏領到公田和侍役。固然，當日公務員的薪俸，和勞動者的工資，有一部份是以錢幣支付的；不過，就大體上看，南朝人士因服務而得的工資，還是以實物為主，錢幣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

(四) 隋代的實物工資

隋代實物工資的制度也很盛行。當日各級官吏的俸祿，均以石數的多少計算(註一五四)。其後，到了隋末義甯二年(618)，『唐高祖初爲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地二十畝』(註一五五)。此外，隋文帝又給公卿以下內外官以職分田(註一五六)。

除公務員的薪俸外，隋代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也以實物為主。如太平廣記卷一九一高開道引獨異志(註一五七)說某醫生因用手術爲人治病而得絹甚多云：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

又唐袁郊甘澤謠魏先生條說音樂家魏某因給人講授樂理而得帛作酬勞云：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樂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爲大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

此外，隋代勞動者因工作而得的報酬，也以實物爲多。如唐唐臨冥報記(涵芬樓秘笈第六集)卷上說釋智苑以絹及錢物支付製造石經工匠的工資云：

(註一五四)隋書卷二八百官志，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五)冊府元龜卷五〇五，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六)通典卷三五。

(註一五七)今傳獨異志有釋海本，但不載此事。

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原誤作『隨』，茲改正。下同。）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于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乃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乃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役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餘錢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苑所造石滿七室。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

由上述，可知隋代的人士：無論是公務員，自由職業者，或是勞動者，其服務所得的工資，完全以實物爲主。

（五）唐代的實物工資

由唐初至安史之亂左右，人們因工作而得的報酬，也多爲實物。茲就當日公務員的薪俸，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及勞動者的工資，分別敘述如下。

唐代官吏的俸祿，約可分爲三項：（1）祿，（2）職田，（3）俸料錢（註一五八）。祿按官吏等級的高下，分別以粟或米發給，『無粟則以鹽爲祿』（註一五九）。官吏因領到職田而每年收得的田租，據第四章所述，也以粟或米等實物爲主。至於俸料錢，包括月俸及食料錢兩種收入，原則上是以錢幣支付的；不過事實上政府卻沒有完全支付錢幣，多半按照時價折成物品來發給，故稱曰俸物。如唐會要卷九一內外官料錢云：

長壽三年（694）三月，豆盧欽望請輟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物，以助軍。……

（開元）十六年（728）十一月十五日，敕，『文武百官俸料錢所給物，宜依時價給。』（註一六〇）

這些當作俸料錢來發給的物品，大約以布帛爲多，故舊唐書卷九八魏知古傳云：

景雲二年（711—2），遷右散騎常侍……又進諫曰，『……今……官員日增。

（註一五八）宋王溥於唐會要中敘述唐代官吏的薪俸，分爲（1）內外官祿（卷九〇），（2）內外官料錢（卷九一，九二）及（3）內外官職田（九二）三項，最爲清楚。

（註一五九）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

（註一六〇）冊府元龜卷五〇六同。

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

因此，當高宗乾封元年(666—7)左右，政府每歲發給中央官吏的俸料錢，據通典卷三五所載，一共不過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註一六一)而已。總之，唐人在安史亂前因在政界服務而得的薪俸，以實物為主，錢幣則只佔絕小部份，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除公務員外，中唐以前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也以布帛等實物為主。關於此點，記載較多，茲分別敘述如下：

(1) 醫生——如唐薛用弱集異記說某人以絹聘請醫生為他的兒子治病云：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656—661)，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闕闡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

又唐李冗獨異志卷上說某醫生為高宗治疾，得絹帛作酬勞云：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絹帛以贈醫工。

(2) 卜者——如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三說某將軍以細綾作卜者的工資云：

崇仁方(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鷟(註一六二)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說術士錢知微以一卦帛十疋的工資率為人占卦云：

天寶末(755)，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曰……其精如此！

又唐鍾輅前定錄說李揆以縑求卜云：

(註一六一)冊府元龜卷五〇五作『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貫』，系於乾封元年八月條下；新唐書卷五

五食貨志則作『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縑』：數目均與通典略有不同。

(註一六二)玄宗時人，見舊唐書卷一三五張荐傳。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京師（註一六三），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

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一道尉。』……

又太平廣記卷三八五柳少遊引廣異記說柳少遊賣卜得縑云：

柳少遊善卜筮。著名于京師。天寶中（742—755），有客持一縑詣少遊。引入問故。答曰，『願知年命。』少遊爲作卦成，……

又同書卷二一七穎陰日者引定命錄說陳澍以官絹酬卜者云：

陳澍爲穎陰太守，屬安祿山反（755），……澍憂悶，服痢藥託疾，令一日者卜之。……以官絹五匹賞卜者。

（3）相者——如唐康駢劇談錄卷上說李晟攜絹訪桑道茂，請代爲看相云：

李司徒嘗于左廣効職，久未遷昇，聞桑道茂善相人，賁絹一匹，凌晨而往。時道茂……聞李公在門，親自迎接，……（註一六四）

（4）畫家——如獨異志卷上說韓幹爲人畫馬，得絹作酬勞云：

唐韓幹（註一六五）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註一六六），『蒙君惠駿足，……亦有以酬効。』明（註一六六）日，有人送縑百匹，不知其來。幹亦收用之。

（5）教師——如第二章第七節引冥報記卷下說唐初嘉運在蜀『爲人講書，得絹數十匹』，便是例證。

（6）刺客——如唐劉肅大唐新語（稗海本）卷四說崔宣家人擬以絹僱刺客殺仇人云：

則天朝，或告駙馬崔宣謀反。宣再從第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

（註一六三）李揆於開元末年（741）舉進士，見舊唐書卷一二六李揆傳。

（註一六四）按李晟於德宗初年任討朱泚的統帥。由此推算他因未得志而請人看相事，約發生於肅代間（756—779）。

（註一六五）韓幹爲開元天寶間（713—755）畫家，見太平廣記卷二一一韓幹引唐畫斷。

（註一六六）稗海本獨異志缺此二字，茲據太平廣記卷二一一韓幹引獨異志補入。

謂甯素同（廣記作『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願刺客殺此告者。』……

（註一六七）

此外，中唐以前的勞動者，其服務所得的工資，也多爲布帛等物。當日勞動者每天勞作聽到的工資，大約爲三尺絹左右。唐律疏議卷四云：

平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

計功作庸應得罪者，計一人一日爲絹三尺。

又同書卷一一云：

其借使人功，計庸一日絹三尺。

這是就一般勞動者說的。至于各業勞動工人聽得的工資，也以布帛爲多。如太平廣記卷一三四王珍引廣古今五行記說金銀作工匠王珍等因與寺家造功德而得絹五百疋云：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匹。同作人私費十匹，王珍不知。……珍以咸亨五年（674）入海，……

又同書卷三〇〇三衛引廣異記說三衛因代人寄信，得絹二疋云：

開元初（713），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嚴廟前，……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聞君遠還，欲以尺書遠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大報。』遂以書付之。……及至北海，如言送書。……大王（婦人之父）……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匹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匹之少也。

又第二章第七節曾引新唐書卷二二〇高麗傳說太宗時以縑一千二百匹造船一艘。這些縑的一部份是用來支付造船工匠的工資的。

由此可知，中唐以前的公務員，自由職業者，以及勞動者，其工作聽得的工資，也以實物爲多。

（六）從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實物工資

關於中古以實物支付工資的制度，除散見於上述各史籍及筆記外，我們又可根據敦煌寫本來探討當日西北實物工資盛行的情況。

（註一六七）太平廣記卷四九四崔思兢引大唐新語略同。

在敦煌寫本中，我們可以見出當日西北人以布帛支付工資的情形。如水部式（鳴沙石室伏書）說晉絳兩州勳官因充勝州（故城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西岸）轉運水手而得絹布作酬勞云。

勝州轉運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晉絳兩州，取勳官充。……其勳官每年賜勳一轉，賜絹三疋，布三端，以當州應入京錢物充。

又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成字第九十六號目蓮變文第三種背面爲僧人唱曲賬目（註一六八），其中詳記寺院僧人因演唱變文小曲而得的布的長短，及把這些布分別支付給僧人的情形：

法律德榮唱紫羅鞋雨，得布伍佰捌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定真一百五十尺。支政會一百五十尺。支圖福盈一百五十尺。餘二十尺。

法律保宣舊律，阡捌百玖拾尺。

僧政願清唱緋錦綾被，得布壹阡伍佰貳拾尺；舊襯，壹阡尺。支圖海明一百五十尺。支圖願護一百五十尺。支智全一百五十尺。支智榮一百五十尺。支圖福盛一百五十尺。支支（？）圖應求一百五十尺。支圖願德一百五十尺。支圖法興一百五十尺。支圖大應一百五十尺。支圖應祥一百五十尺。支圖應慶一百五十尺。支圖大進一百五十尺。支圖大願一百五十尺。支圖談濟一百五十尺。支圖廣進一百五十尺。

金剛唱扇，得布伍拾伍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餘九十五尺。

道成唱白綾襪，得布壹佰柒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普列法一百五十尺。餘一百三十尺。

道明舊襯，叁佰玖拾尺。

法律道英唱白綾襪，得布叁佰尺。又唱黃盡坡，得布伍佰尺。支圖道明一百五十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圖祥定一百五十尺。支圖談宣一百五十尺。支圖談惠一百五十尺。支圖戒云一百五十尺。支賢惠一百五十尺。支云祥

（註一六八）見向達敦煌叢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六號。向先生在此文敘錄中說，『北平圖書館藏成字九六號目蓮變文卷背書有僧人在外唱小曲所得賬目，所唱小曲名目有紫羅鞋雨，緋錦綾被，扇，白綾襪之屬。…凡此寺院僧人演唱小曲唱文之屬，其痕跡猶有可見者也。』

通一百五(下闕)

復次，在敦煌寫本中，我們又可看見當日西北人士常常以麥粟等物來支付工資。他們以麥粟支付工資的盛況，甚至遠在以布帛支付工資之上。如敦煌雜錄下輯書幡賬目(鳥字八十四號)說以麥及布、油等支付書幡(註一六九)及書佛堂的工資云：

丑年五月十五日，杜都督當家書幡卅二□，每一□麥壹碩，准合麥肆拾貳碩。

寅年三月廿日，僧海印書幡十二□，每□麥壹碩貳升。

卯年二月十日，僧福漸書幡十二□，每□麥壹碩貳斛。

張山海書幡價，領得物：七宗布一疋，麥兩碩，油一升。

北蘭若杜家書佛堂，領麥陸碩。高行真得。

又同書下輯僧慈燈與汜英振造佛堂契(鹹字五十九號)說僧慈燈以麥捌碩僱汜英振建造佛堂云：

寅年八月七日，僧慈燈于東河莊造佛堂一所，□無博士，遂共悉東薩部落百姓汜英振□意，造前佛堂，斷作麥捌□碩，其佛堂外面壹丈四尺，一仰汜英振壘，并細泥一遍。其佛堂，從八月十五日起首。其麥，平章日付布壹匹，折麥肆碩貳斛；又折先付慈燈麥兩碩一斛；餘肆(尙?)欠汜英振壹碩柒斛，畢功日分付。一定已後，不許休悔。如先悔者，罰麥叁駄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此契，兩共平章，書紙爲記。博士汜英振，年卅二。見人僧海德。

又羅福葑沙州文錄補僧明哲牒說僧明哲借貸麥粟，以作修寺工資及糧食之用云：

金光明寺 狀上

貸便麥拾五駄，粟五駄。

右緣當寺虛無，家客貧弊，寺廟破壞，敢不修營？今現施工，未得成辦(辦)，糧食罄盡，工直未埴(支?)。只欲休廢，恐木石難存。只欲就修，方圓不遂。旨意成立，力不遂心。伏望 教授都頭倉貸便前件斛斛，自

(註一六九)幡是佛教寺院做功德用的旗幟，其上有文字及圖畫。「書幡」當即在幡上寫繪字畫之意。

Sir Aurel Stein, *Serindia*, vol. IV 中印有敦煌出土的幡(Silk Banners 及 Linen Banners)多張，可以參看。

至秋八月埴納。一則寺舍成立；二乃斛斛不虧。二圖事儀，似有穩便。伏望教授商量，請處分。

牒件狀如前。謹牒。丑年五月□□日。直歲明哲謹牒。都維那惠微。寺主金粟。

此外，當日農業工人的僱用，除卻以麥作工資外，又須由主人給予衣着皮鞋等物。

敦煌雜錄下輯盧貝跛蹄雇作兒契（生字二十五號）云：

甲戌年正月一日，立契：慈惠鄉百姓盧貝跛蹄伏緣家中欠少人力，龍勒鄉鄧訥兒鉢面上，雇男延受造作。□從正月至九月末，斷作雇價，每月壹駄，春衣壹蓊，汗衫壹領，襦襦壹腰，皮鞋壹雨（兩？）。自雇後，便須尅尅造作，不得拋功壹月。忙時拋功壹月，尅物貳斗。閑時拋功一日，尅物斥（？）。若作兒身上使用籠具鎌刀鐮鏟鍬鐮袋器什等，畔上拋扶（失？）打損，渠在作兒身上，不關主人之事；若收到家中，不關作兒之事。若作兒偷他菰、菓、菜、如（魚）、羊、牛等，忽如足（捉）得者，仰在作兒身上。……兩（兩）共面對平章，准格不許番悔。若先悔者，罰青麥拾駄，充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爲憑。

又同書下輯文德雇人力約（殷字四十一號）亦云：

癸未年三月廿八月，立契：龍勒羅□□□文德欠闕人力，遂于赤心鄉賀康三雇取。麥□不得□一日，每月來駝（壹駄？），春衣□鞋一□。春衣爲□限□或若車牛籠且（具）鎌刀爲刼牛畜喚他人田種……

按此文殘闕太多，不易解釋。不過細釋文意，我們可以知道：文德雇用爲他耕作的工人，其所給工資爲麥及衣鞋等物。復次，敦煌掇瑣五四吳慶順質身契說吳慶順以身體典質給寺院，以借用麥粟等物云：

癸卯年十月廿八日，慈惠鄉百姓吳慶順兄弟三人商議：爲緣家中貧乏，欠負□深，今將慶順己身典在龍興寺索僧正家，見取麥壹拾碩，黃麻壹碩陸斛，准麥叁碩貳斛，又取粟玖石，更無交加。自取物後，人無雇價，物無利頭，便任索家駝馳，比至還得物日，不許左右。或若到家被惡人拘卷，盜刼他人牛羊菰菜麥粟，一仰慶順祇當，不干主人之事。……如若主人不在，所有農

遺失，亦仰慶順倍（賠）。……兩共面對商量爲定。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爲後憑。

文中的「人無雇價，物無利頭」，意思是說：寺院索僧正把麥粟貸給吳氏兄弟，答應不索取利息；可是，在借麥粟期內，吳慶順須無償的爲索僧正耕作，不能向他要工資。換句話說，吳氏兄弟所借麥粟的利息，和吳慶順耕作聽得的工資互相抵消去了。吳氏兄弟所借的既然是麥粟等物，他們因此而償付的利息自然也以麥粟爲主。由此可知，吳慶順的工資實際上是拿麥粟來支付的。

總之，我們在敦煌寫本中所見的工資，也是以布帛及麥粟等實物來支付的。固然，在現今作者徵引的敦煌寫本中，因爲完全沒有確實年月的記載，故牠們究竟屬於中唐以前，或中唐以後，作者一時不敢貿然斷定。不過，這些記載如果不屬於中唐以前，便屬於中唐以後，二者必有一於此。如果確屬於中唐以前，那和作者中唐以前實物工資盛行之說正相符合。如果屬於以後，那亦無須驚奇，因爲西北地處邊隅，不能與內地同時受到貨幣經濟這一大潮流的波及，從而在中唐以後實物工資制度仍舊流行，也是很可能的。

（七）總結

總括上文，我們可知中國的工資制度，自漢末以後，到中唐以前，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即以實物來支付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因服務而得的工資。這些用來支付工資的實物，有時包括的種類甚多，不過以布帛及米、麥、粟等農產品爲最主要。自然，有時官吏領得的薪俸，有一部份是以錢支付的；不過從大體上看，錢幣在官吏們的收入中實在只佔一小部份，他們大部份的收入還是以布帛、米、粟等實物爲主。

第六章 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的衰落與貨幣經濟的興起

（一）概說

由上所述，我們可知中國自漢末以後，至安史之亂的前後，約共五百多年，自然經濟都佔有很雄厚的勢力。在買賣方面，人們多把穀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即物物交換。在租稅方面，政府大部份徵收實物。此外，地租的繳納，和工資的支

付，也多以實物爲主。固然，錢幣有時也用來購買商品，繳納租稅，或支付工資，但牠並沒有普遍而深刻的侵入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如以後貨幣經濟佔優勢的時代那樣。因此，這五百多年雖然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我們至少可以稱牠爲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

這種自漢末以來盛行了五百多年的自然經濟，到了安史之亂的前後（註一七〇）可要漸漸衰微，而讓位於貨幣經濟了（註一七一）。這時自然經濟所以衰落，貨幣經濟所以興起，其主要原因約可分爲兩種。

頭一種原因是商業的發展。中古時奄奄一息的商業，到了安史亂前，或開元天寶間，即有了轉機。這時候的商業所以能一反過去幾百年衰落的狀況而作大規模的發展，約有三個因素：

（1）社會秩序的安全——社會秩序的安甯與否，和商業的盛衰有很密切的關係。漢末以後商業所以衰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長期的戰亂，已如前述。這種不安甯的社會秩序，到了南朝，似乎要比較進步；可是那時的商人，當販運貨物的時候，還是要攜帶武器來自衛（註一七二）呢！直至開元天寶間，隨着政治上黃金時代的降臨，各地都呈現着昇平盛世的景象；這時候的商旅，就是老遠的到各地販運貨

（註一七〇）作者在這裏要特別聲明：這只是就大體上說的。關於經濟史的分期，我們很難斬釘截鐵般的劃分清楚，說從某年起自然經濟便完全衰落，以後貨幣經濟即起而代之；因爲社會經濟的演進，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就下述幾種變動而論，也不是同在某年發生，只是差不多都發生於安史之亂的時候，或以前不久，或以後不久而已。

（註一七一）關於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的分別，及由自然經濟演進爲貨幣經濟的特徵，在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第一分冊中有簡明的敘述：

貨幣經濟與自然經濟的說法所具的意義只是，前者指一種於應用物品外還有貨幣商品出現的經濟編制，而後者却沒有這種貨幣商品。

又如在領地的組織範圍以內，租稅的繳納改用貨幣，勞動工資的支付不是消費品而是貨幣，關稅的徵收也不是商品而是貨幣，這一切的轉變確是從自然經濟過渡到貨幣經濟，……（第七六頁）

我所指的是納物地租轉變爲貨幣地租，自然物工資轉變爲貨幣工資，自然物關稅轉變爲貨幣關稅，並且推行貨幣賦稅（第七八頁）。

（註一七二）宋書卷六孝武紀大明八年春正月甲戌詔。

物，也不必發愁治安的惡劣，從而不用攜帶什麼武器來作自衛的打算了。如宋王彥唐語林卷三說：

開元初，上（唐玄宗）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

又通典卷七說：

至（開元）十三年，……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刀。

又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云：

其時（開元二十八年）……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又資治通鑑卷二一四云：

是歲（開元二十八年）……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又宋錢易南部新書辛說：

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萬里，不持寸刀。

又杜甫憶惜詩（註一七三）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又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云：

是時（天寶五載）海內富實，……行千里不持寸兵。

這當然大有助於商業的發展。

（2）水陸交通的進步——隨着政治的昇平，開元天寶間水陸交通也作空前的發展。在連絡各大都市的幹線上，沿途都有驛驢出賃，有店肆供商旅食宿，非常便利。通典卷七云：

至（開元）十三年，……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州涼府，皆有店肆，以商旅。

又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云：

是時（天寶五載）海內富實，……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註一七三）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一三。

驢。

復次，裴耀卿（註一七四）於開元年間，和韋堅（註一七五）於天寶年間對於南北水路交通的改良，雖然着眼於江淮糧食的贍給關中，却無形中把南方大生產地的江淮和北方大消費地的長安緊密的連絡起來，從而促進南北貿易的發展。

（3）生產事業的發展——由於政治的安定，開元天寶間生產事業也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如杜甫憶昔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皆充實。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又唐語林卷三云：

開元初，……不六七年間，……物殷俗阜。……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

又冊府元龜卷四九七云：

（開元）八年九月，詔曰，『……今原田彌望，畝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畝之潤。……』

又唐元結元次山集卷七問進士云：

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

生產發達的結果，市場上商品的供給大增，從而交易遂頻繁起來。

由於上述的三個因素，中國商業便一反過去五百多年衰落的狀況，而於安史亂前開始作空前的發展。據舊唐書卷九四崔融傳，崔融於玄宗即位的前數年（長安三年，703—4）已說：

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

這種以江淮爲中心的水道貿易，在安史亂後，更向前發展。如唐李肇國史補卷下云：

（註一七四）詳見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卷九八裴耀卿傳，通典卷一，冊府元龜卷四九八。

（註一七五）詳見舊唐書卷五三食貨志，卷一三四韋堅傳，舊唐書卷一〇五本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766—780)貞元(785—805)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

復次，當日的國際貿易，在陸路方面則向西北發展。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贊說：

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

又唐會要卷八六云：

天寶二年十月，勅，『如聞關已西諸國，興販往來不絕。……』

在海道方面，則以廣州爲中心而繁榮起來。如唐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大日本佛教全書本)說僧鑑真於天寶九載(750—1)抵廣州，見

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

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又國史補卷下亦說：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註一七六)。

這種在安史之亂前後急劇發展的國內外貿易，除給予漢末以來氣息奄奄的各商業都市以新鮮氣象外，更造成中唐以後揚州的高度的繁榮(註一七七)。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云：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註一七八)。

(註一七六)李肇國史補序云，『予自開元(713—742)至長慶(821—5)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可見書中所記廣州貿易盛況爲玄宗時代或中唐以後的事。

(註一七七)詳見拙著唐宋時代揚州經濟的繁榮與衰落，本所集刊第十本第三分。

(註一七八)按鹽鐵轉運使自安史亂後日形重要，此文記揚州之盛當即指中唐以後而言。洪邁於此文後連引中唐以來杜牧、張祜、王建、徐凝諸家的詩，以說明揚州繁榮的狀況，可以爲證。

又舊唐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云：

上元元年(760—1)，……至楊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

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註一七九)。

由於楊州外國商人之多，我們更可想見當日楊州商業的盛況。

作者在第一章中曾經指出，商業的盛衰和貨幣的進步與否有很密切的關係。安史之亂前後商業既然那麼發達，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便自然而然的感覺仍舊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不便，進而普遍的使用錢幣。因此，貨幣經濟遂取過去五百多年自然經濟的地位而代之。

復次，安史之亂前後自然經濟衰落和貨幣經濟興起的第二種原因是錢幣鑄造額的增加。當日鑄錢數量所以增加，約有兩種因素：

(1) 銅的供給之增加——當日銅的供給所以增加，主因為銅礦之大規模的開採。在唐代開採的各種礦產，以銅礦為最多(註一八〇)；其產量則除元和初(806)鐵多於銅(註一八一)外，亦以銅為大宗(註一八二)。這些銅礦的開採，除官營外，又任由人民經營，其產品則按照時價完全由政府收買，以便鑄造錢幣。如通典卷九說：

(開元)十一年，制曰，『……所在採銅鉛，官為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註一八三)

又冊府元龜卷五〇一云：

貞元九年(793)正月，諸道鹽鐵使張滂奏，『……臣請自今以後，應有銅山，任百姓開採，一切依時價官為收市。……』詔曰可。

因此，中唐以後政府多置鑪於銅礦所在地，以便就地取材來鑄錢。唐會要卷八九泉貨云：

(註一七九)新唐書卷一四四田神功傳，舊唐書卷一一〇鄧景山傳略同。

(註一八〇)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衡、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鑛山七。』

(註一八一)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註一八二)如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註一八三)全唐文卷二三玄宗申嚴銅禁制同。

建中元年(780)九月，戶部韓洄上言，『……今商州(今陝西商縣)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治。請增工鑿山以取銅，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從之。

四年六月，判度支侍郎趙贊以常賦不足用，乃請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以一當十，權其重輕。

(元和)三年(808)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民。』從之(註一八四)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元和六年)蔚州(今山西靈丘縣)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鐔置鑪，疏距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註一八五)。

當日這樣普遍的開採銅礦，以取得多量的銅來鑄錢，在過去五百多年中是稀有的現象！

(2) 鑄錢技術的進步——關於安史之亂前後鑄錢技術的進步，我們可於下舉二事得到一些消息。頭一件事是安史亂前錢幣鑄造者由不諳鑄錢技術的農民變爲專業的熟練工人。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天寶十一載(752—3)，……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註一八六)。

第二件事是安史亂後蔚州飛狐縣的利用水力及機械來鑄錢，結果人工大爲減省。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一四蔚州說：

元和七年(812)，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臣訪聞飛狐縣三河冶銅山約數十里，銅礦至多。去飛狐錢坊二十五里。兩處同用距馬河水，以水解銷

(註一八四)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冊府元龜卷五〇一略同。

(註一八五)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唐會要卷八九略同。

(註一八六)舊唐書卷一三八及新唐書卷一四三韋倫傳略同。

銅。北方諸處鑄錢，人工絕省。所以平日三河冶置四十鑪鑄錢；舊跡並存，事堪覆實。……制置一成，久長獲利。』從之。其年六月起工。至十月，置五鑪鑄錢。每歲鑄成一萬八千貫。

又上引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也說，『王鐸置鑪，疏距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

由於上述的兩種因素，安史之亂前後錢幣的數量便作急劇的增加。在開元二十六年左右，因為鑄錢額的增加，錢幣多到『京師庫藏皆滿。』（註一八七）至於每年鑄造的數量，則因時而異。在『開元中（713—742），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註一八八）。及天寶年間（742—756），『天下鑪九十九。……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註一八九）。到了安史之亂以後，除各地錢監的產品外，劉晏又把江嶺諸州貢輸長安的土產換取鑄錢原料，以便在江淮一帶鑄造大量的錢幣。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

再往後，到了會昌五年（845）七月，唐武宗開始毀滅佛法，政府遂乘機把過去幾百年寺院及士庶之家因使用佛像鐘磬而佔有的大量的銅銷鑄為錢，以增加錢幣的流通量（註一九〇）。唐會要卷四九云：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鑄。』（事具泉貨門）其月，又奏，『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像，並限勅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准鹽鐵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所由不得因此擾人。其京城及畿內諸縣衣冠百姓家，有銅像，並望送納京兆府。自拆寺以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

（註一八七）新唐書卷五八食貨志。

（註一八八）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戶部尚書楊於陵語。

（註一八九）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冊府元龜卷五〇一，通典卷九略同。

（註一九〇）這次佛法的毀滅，政府要取佛寺的銅來鑄錢，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動機。你看當日政府只要佛寺的銅像，『其土木等像並不禁』，其真意所在，至為明顯。

藏，並准舊條處分。』勅旨宜依。

又同書卷八九泉貨云：

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勅，『……今加鼓鑄，必在流行。……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註一九一)

又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紀云：

(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併省天下佛寺。……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從之。

又新唐書卷一六三柳仲郢傳云：

會廢浮屠法，盡壞銅像爲錢。

這樣一來，錢幣的流通額自然更有大量的增加(註一九二)。

錢幣流通量增加後，以錢幣代替穀帛等實物來作種種的用度，始有可能。因此，隨着安史之亂前後錢幣數量的增加，自然經濟便日漸衰落，貨幣經濟則代之而起。

(二) 實物貨幣的廢棄與金屬貨幣(錢)使用的發達

由于商業的空前發展，和錢幣的大量增加，中國社會遂于安史之亂的前後，或公元八世紀左右，發生急劇的變動。這種變動的特點爲錢幣勢力的上升，和實物勢力的下降；無論在商品的買賣，租稅的徵收，地租的繳納，或工資的支付上，都表

(註一九一)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註一九二)在唐代史籍中，我們又可看見中唐以後有錢幣短少的現象(詳見拙著唐代物價的變動，本所集刊第十本第三分)。不過，這種現象和過去數百年的錢幣稀少現象絕對不同。過去數百年的錢幣稀少，是真正的稀少。中唐以後的錢幣短少，只是在貨幣經濟發展，人們對錢幣的需要大增的情形下感覺到的錢幣求過於供的現象而已；事實上，錢幣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增多起來的。復次，我們又不能因以後北宋鑄錢數量之多(詳見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而斷言開元或中唐以後鑄錢數量之少。反之，我們却可因此而看出北宋的貨幣經濟要比中唐以後發展得多。

現得非常明顯。換句話說，當日人們漸漸感覺到如過去五百多年那樣使用穀帛等實物來交易，發給工資，及繳納租稅和地租的不便，從而普遍的改用錢幣來作上述種種的用途。茲先就交易方面申述如下。

在安史亂前，即開元年間，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已經感覺到仍舊把粟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的不便，因為『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秒勺貿有無』（註一九三）。及安史亂後，人們也多覺得以錢幣作交易媒介遠較實物爲便。下引杜佑的話，當可代表這時候一般人的意見。他說：

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于爲器爲飾。穀帛又苦于荷擔斷裂。唯錢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爲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註一九四）。

總之，當日人們已經深深感覺到粟帛的用作貨幣，過于笨重，而又不便分割，以致不能適應市場上遠較以前頻繁的交易。因此，在安史之亂的前後，當人們在市場上交易的時候，賣主多向顧客索取錢幣作代價，而拒絕收受布帛等實物。冊府元龜卷五〇一云：

（開元）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註一九五）

是月（元和七年五月，812），兵部尚書判戶部王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鹽鐵使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註一九六）

大家既然爭着使用錢幣，錢幣的流通自然要頻繁起來。因此，財政專家劉晏『自言如見錢流地上』（註一九七）。可見當日市場上錢幣流通的盛況。

可是，當日人們這種排斥實物，專門使用錢幣的行爲，一方面要違反過去五百

（註一九三）通典卷九，冊府元龜卷五〇一，唐會要卷八九，開元二十二年三月詔。

（註一九四）通典卷八。按通典上於貞元十七年（801—2），見舊唐書卷一四七杜佑傳。杜佑這幾句話，當即當日一般人的意見。

（註一九五）冊府元龜卷五〇四，通典卷九，唐會要卷八八，全唐文卷二五令錢貨兼用制略同。

（註一九六）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註一九七）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國史補卷上。

多年傳統的習慣，他方面又使市場上發生籌碼不足的現象。政府看見這種情形，遂屢次下詔糾正，命人民于買賣時仍舊把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最低限度也要錢物兼用。冊府元龜卷五〇一云：

（開元）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兼用。違者準法罪之。』

（二十三年）十月，詔，『錢貨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已後，所有莊宅以（全唐文作「口」，「以」誤。）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到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註一九八）。』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貞元）二十年（804—5），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

又唐會要卷八九云：

（元和）六年（811）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以上，即須兼用正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註一九九）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文宗（827—840）……詔方鎮縱錢穀交易。

（太和）四年（830—1），詔，『……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

不過，當日社會經濟既然已經發展到非用錢交易不可的程度，政府這種開倒車的法令，雖有武力作後盾來強制人民服從，也只能收效于一時，不能實行于久遠。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三四錢貨議狀云：

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然而……錢帛不兼于賣鬻，……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註二〇〇）

（註一九八）唐會要卷八九，全唐文卷三五命錢物兼用勅略同。

（註一九九）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冊府元龜卷五〇一，全唐文卷六二張恤百姓德音略同。

（註二〇〇）全唐文卷六五一同。

又上引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于敘述文宗太和四年詔後，也趕緊跟着說：

未幾皆罷。

原來當日人民對於實物貨幣的排斥，並不是故意和政府爲難，實完全因爲自利心叫他們不得不這樣做，否則便要吃虧。這可徵引一事來加以說明。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四一論和糴狀云：

况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

至于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註二〇一）。

人民須以錢納稅，而政府向他們糴買穀米却只付布帛作代價，因此他們又須把布帛轉賣得錢，才能納稅。結果，人民便多一種損失。這種損失，在政府法令強迫下，人民只好忍受。可是，如果在自由市場上出賣穀米，我們可以推知，他們一定拒絕收受布帛作代價，必須主顧給錢才願意賣。

關於安史之亂前後錢幣勢力上升的情況，除如上述外，我們又可從錢幣流通地點的擴張來加以考察。資治通鑑卷二四二載長慶元年九月壬子，

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大曆（766—780）以前，淄、青、太原、魏、博

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註二〇二）

由此可知，山東、河北、山西及嶺南一帶，本來是使用實物貨幣（註二〇三）的，到了大曆年間，即安史亂後不久，却完全改用錢幣。不特上述各地，在邊疆一帶，錢幣也漸漸流通起來了。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載長慶初年（821）楊於陵的話云：

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通有無，……昔行之于中原，今洩之于邊裔。

這是有事實爲證的。在安史亂前，即天寶四載，政府曾把駝、絹、練、綿等物運往武威、燉煌一帶出賣，再將出賣所得的錢購買粟、麻、小麥、青麥及豌豆等農產品，以作軍糧之用（註二〇四）。又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西域官文書景片之一，內說天寶六載西北某寺爲家人購買作春衣用的布帛，也以錢幣作代價來支付：

（註二〇一）全唐文卷六六七同。

（註二〇二）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略同。

（註二〇三）嶺南雜用金銀，却有些例外。

（註二〇四）詳見燉煌瑣瑣六六天寶四年官中賣出正帛並買進軍糧帳目，因文太冗長，茲從略。

天寶六載四月十四日，給家人春衣歷：常住、大及、天子、察奴，已上四人，人各給縹一段充衫，八尺充褲。祀奴、未如，已上兩人，人各給一段充衫，祀奴給八尺充褲。可曾，付縹一段充衫。胡尾子，付縹一丈三尺充袴。九段，每段用錢貳百貳買到，用給上件人春衣。謹以爲案。請僧連署。僧無生。

僧：僧玄藏。僧法藏。僧澄練（註二〇五）。

到了安史之亂以後，錢幣更是老遠的流通至新疆和閩及庫木吐刺等地。Stein 在閩 Dandan-Uiliq 發見十八件文書，其中有八件是大曆（766—780）建中（780—4）年間的借錢契（註二〇六）。日人在庫木吐刺發見的物品，也有三張借錢契，其中兩張註明『大曆十六年』（註二〇七）。可見這時候的西域，也漸漸由樓蘭晉簡所表現的物物交換，進而爲錢幣的使用了。

由上述，可知安史之亂前後，各地市場上流通的錢幣一天比一天增加，實物貨幣則一天比一天減少。這種由自然經濟轉向爲貨幣經濟的激劇的變動，是顯而易見的。固然，作者也不抹煞事實：在當日某些窮鄉僻壤的地方，因爲還沒有受到以各大商業都市爲中心而發展起來的貨幣經濟的影響，人們仍舊把各種實物當作貨幣來交易。如唐韓愈韓昌黎集卷四〇論變鹽法事宜狀說：

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註二〇八）。

又全唐文卷七一五韋處厚駁張平叔糴鹽法議說：

且據山南一道明之。興元巡管，不用見錢。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隨時，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瑣細叢雜者，皆因所便（註二〇九）。

（註二〇五）原文載金瓶同唐西域官文書續輯，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十期。

（註二〇六）M.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pp. 521—533.

（註二〇七）日本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記下卷唐大曆十六年借錢文書和唐借錢文書斷片等圖版，及附錄一第一一頁。又沙州文錄附錄。按大曆無『十六年』，想是邊地離中央太遠，故年號略有錯誤。

（註二〇八）全唐文卷五五〇同。

（註二〇九）冊府元龜卷四九三同，系於長慶二年三月條。

又元氏長慶集卷三四錢貨議狀說：

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綵、巾、帽以相市（註二一〇）。

又題名唐馮贄撰的雲仙雜記（註二一一）卷四云：

開成（836—841）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兼與之。（豐年編。）

不過，中唐以後實物貨幣的使用，事實上只限于上述川、陝間及川、黔、兩湖間的一些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地方；就大體上說，其勢力已經是江河日下，遠不及錢幣那麼雄厚了。

（三）貨幣租稅的徵收與雇役制度的萌芽

中國中古的租稅制度，到了安史之亂左右，也發生急劇的變動。據第三章所述，中國政府的稅收，自漢末以後，到安史之亂的前夕，大體上均以實物爲主；有時雖亦徵收錢幣，但牠在總稅收中所佔的百分比甚小。這種情形，到了安史之亂左右，隨着錢幣流通量的增加，改變得非常利害。換句話說，從安史之亂以後，政府稅收所得，不再完全是布帛粟米等實物，而改以錢幣爲主了。

當唐太宗即位的時候，國家財政因受安史之亂的影響，所入不敷所出，政府乃向田畝課徵青苗錢，以彌補不足。冊府元龜卷五〇六云：

初以嘗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

初肅宗乾元（758—760）已來，屬天下用兵，京司百官俸錢減耗。（代宗）即帝位（762），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永泰二年五月，766），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註二一二）。

這是安史亂後纔有的以錢幣繳納的一種租稅。

（註二一〇）全唐文卷六五一同。

（註二一一）關於此書作者問題，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〇雲仙雜記條。

（註二一二）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其後，到了德宗建中元年(780—1)，由于楊炎的提議，政府更廢除唐初以來以徵收粟帛等實物爲主的租庸調制度，而改爲以徵收錢幣爲主的兩稅法。唐會要卷八三載建中元年八月，

(楊)炎遂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以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德宗善而行之(註二一三)。

這年政府因兩稅而得的收入遂以錢幣爲大宗；冊府元龜卷四八八記其總數如下：

是年(建中元年)，天下兩稅之戶凡三百八萬五千七十有六，賦入一千三百五萬六千七十貫斛。

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建中元年條把錢穀數目分列，更爲清楚：

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註二一四)。

當日這種以徵收錢幣爲主的兩稅法的創立，對於在過去盛行了五百多年的實物租稅制度是一個很大的革命(註二一五)。這一點，中唐以後許多人都感覺到，所以他們對於兩稅法的批評，多集中于徵收錢幣而不徵收實物的一點上。如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

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績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

(註二一三)冊府元龜卷四八八，舊唐書卷一一八及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全唐文卷四二一楊炎請行兩稅法奏略同。冊府元龜系此事於建中元年二月條，唐會要作「八月」，疑有誤。

(註二一四)把這兩項數目加在一起，和冊府元龜總數正相符合。

(註二一五)兩稅法在中國租稅史上是一個很大的改革。牠和以前的稅制比較起來，相異之點甚多。

不過因爲作者現在要討論的中心題目是貨幣租稅，不能離題太遠，故只好從略。

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註二一六）。

又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云：

（貞元）十二年（796—7），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于農人哉？』

又白氏長慶集卷四六息游惰云：

夫賦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于農者何從得之？

又同書卷二贈友詩云：

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夏秋稅，歲歲輸銅錢？……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傭必算丁口，租必計丁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顛頓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傭法，令如貞觀年！

又李翱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稅法云：

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

復次，安史亂後的食鹽專賣稅，自經劉晏整頓後，政府每年因此而得到的錢幣，數量比從前增加十倍。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說：

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779—780），六百餘萬緡（註二一七）。

其後，到了順宗憲宗間（805—7），由于李巽管理的得法，政府因鹽稅而得的錢幣，更比劉晏的時候增加許多。舊唐書卷一二三李巽傳云：

順宗卽位，……巽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榷筦之法，號爲難重。唯大歷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新唐書作

（註二一六）通鑑卷二三四系此疏於貞元十年（794）五月。

（註二一七）唐會要卷八七，舊唐書卷一二三及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通鑑卷二二六略同。

『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註二一八)。

又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云：

順宗時，……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由此可知，中唐以後鹽稅收得的錢，只次于兩稅而已。

除上述外，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向工商業者課徵的稅，也均以錢幣繳納。如礦產稅，在太和(827—836)中，山東『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收冶賦百萬』(註二一九)。如酒稅，『太和八年(834—5)，……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又如茶稅，貞元九年(793—4)以後，『歲得錢四十萬緡』(註二二〇)。此外如稅商賈(通過稅)，除陌法(交易稅)(註二二一)，及率貸(或曰借商，即強迫公債)(註二二二)，也完全徵收錢幣。

以上都是安史亂後人民以錢幣代替實物來納稅的情形。復次，在過去幾百年人民須直接向政府提供的徭役，到了安史之亂左右，由于錢幣使用的發達，也可漸漸由人民出錢來免除，再由政府拿錢來另外僱人使用。冊府元龜卷四八七說：

(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勅，『……比緣戶口殷衆，色役繁多，每歲分番計勞入任，因納資課，取便公私。兼租脚稅戶，權宜輕率，約錢定數，不得不然。如開州縣官僚不能處置，凡如此色，邀納見錢。或非時徵納，錢(全唐文作賤，錢誤。)賣布帛，既輕蠶織，爭務貨泉，農商(全唐文作桑，商誤。)之間，頗亦爲弊。朕每思敦本，將以便人，期于省約，使自通濟。自今已後，凡是資課、稅戶、租脚、營窰、折里等，應納官者，並不須令出見錢，抑遣徵備，任以當土。……』(註二二三)

(註二一八)新唐書卷一四九李巽傳略同。

(註二一九)新唐書卷一七九王涯傳。

(註二二〇)均見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

(註二二一)均見唐會要卷八四雜說。

(註二二二)通典卷一一，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舊唐書卷一三五及新唐書卷二二三盧杞傳。

(註二二三)全唐文卷三五禁資課稅戶納見錢勅略同。

由此可知，開元年間，人民已漸漸出錢免役，以省却供役的麻煩。例如當日年十八以上的中男及殘疾者，有服『門夫』之役的義務，其職責為輪流守護沒有正式警兵守衛的州縣城門及倉庫門，每次以十日為限（『每番一句』）；『若番上不到，應須徵課者，每番閑月不得過一百七十，忙月不得過二百文』（註二二四）。又如唐六典卷三說人民因免除某些徭役而向政府繳納的錢數云：

其防閑、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註二二五）不過一千文。

又唐會要卷九一云：

（天寶）五載三月二十日，勅，『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破十萬丁以上。一丁每月輸錢二百八文。每至月初，當處徵納，……』（註二二六）這都是安史亂前的情形。及安史亂後，人民出錢免役的事，更為普遍。如冊府元龜卷四八七云：

（大歷）八年正月，詔，『諸色丁匠如有情願納贖課代役者，每月每人任納錢二千文。……』

又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與汴州從事書云：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酷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註二二七）

又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七王公（凝）行狀云：

（宣宗時，847—859）廉問湖外，……先是內外使臣自江陵理棹，則緣境數

（註二二四）通典卷三五。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略同。

（註二二五）據通典卷三五，執衣的任務為供官員『隨身驅使，典執筆硯』。

（註二二六）冊府元龜卷五〇六略同。由此推算，白直一年共輸錢2496文，與唐六典每年不過二千五百之數相合。

（註二二七）全唐文卷七五一同。

州皆弊控（全唐文作『挽』）舟之役。公舉奏條約。給（全唐文作『結』）

官緡以僦水工。自是行役不淹，人遂安逸（註二二八）。

當日這種由差役改爲雇役的變動，實是北宋王荊公免役法或雇役法的先聲。中古以來人民須向政府直接提供的徭役，自安史之亂前後開始漸以錢幣代替後，再經過三百年左右的衍變，到了北宋中葉，遂改爲完全以錢幣免役的雇役制度。

由上述，我們可知中國的賦役制度，到了安史之亂前後，隨着錢幣使用的發達，發生一個激劇的變動。安史之亂以後政府租稅的收入，已不復如過去五百多年那樣以粟帛等實物爲大宗，而改爲以錢幣爲主。至于以前人民須直接向政府提供的徭役，到了這時，也開始漸漸改以錢幣繳納給政府，再由政府拿錢來另外僱人使用。總之，以安史之亂左右開始的賦役制度，由於錢幣勢力的侵入，和以前大不相同，漸漸富有貨幣經濟的色彩。

（四）貨幣地租的萌芽

據第四章所述，中古佃農向地主繳納的地租，完全以粟米等實物爲主。這種實物地租的制度，大約因爲在農村社會裏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礎，故安史亂後，當租稅及工資等均已改用錢幣的時候，牠在某些地方還很盛行。如唐會要卷八三說內莊宅使管下的官田的田租以斛計算云：

（大曆）十四年五月，內莊宅使奏，『州府沒入之田，有租萬四千餘斛。……』

又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京畿田租以石計算云：

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

這些以斛或石計算的田租，當然是指穀粟等農產品來說的。故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有代宗時佃農以穀輸租的記事。

不過，當日某些地方雖然仍舊盛行實物地租的辦法，在另外一些地方，因爲受到錢幣勢力的侵入，人們却開始拿錢幣來繳納地租了。這種情形，約始于天寶年間。如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西域出土的租田契景片說以錢四百五十文租到田地一頃二畝云：

（註二二八）全唐文卷八一〇同。

天寶五載閏十月十五日，□□交用錢肆伯伍拾文，於呂才藝邊租取澗東渠口分常田一頃貳畝。東□□，西廢宅，南□□，北抵公廨。其地安用。天寶六載佃食。如到下午之日，□□得田佃者，其錢壹罰裁。……有……田。錢主□□□堂。田主呂才藝，歲五十八。保人妻李□。保人渾定仙。保人□□。清書人渾仙（註二二九）。

這是以錢繳交農地地租的例。又唐鄭還古博異志敬元穎條說陳仲躬在洛陽以錢租賃房屋云：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註二三〇）

這裏說用來繳納房租的錢幣，固然是租用房屋（改良物）的代價，但房屋所在地的地租當然也暗中包括在內。由此可知，安史亂前市地的地租亦有以錢繳納的。

及安史亂後，人們租用田地，亦有以錢幣代替實物來繳納地租的。新唐書卷一六四崔玄亮傳說：

（元和間，806—821）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

按租庸調制中的租粟，自建中元年兩稅法施行後已經廢除，這裏說『計斛輸錢』的租當即指人民因租用官田而輸的田租而言。又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說：

內莊宅使巡官及人戶等，應欠大中十三年（859—860）以前，至咸通八年（867—8）以前，諸色錢六萬二千三百八十貫三百文，斛一十萬三千七十四石九斗，……念其累歲不稔，人戶貧窮，徒有鞭笞，終難徵納，並宜放免。

按內莊宅使為經營官有田產的官吏（見上引唐會要卷八三），這裏說人戶因『累歲不稔』而欠內莊宅使的錢物，當即指租種官田所納的田租而言。可見當日的田租又有錢與實物兼納的。

（註二二九）原文載金祖同唐西域官文書佚存，說文月刊第一卷第八期。金氏於此契後聲明，『右租田契，已經割裂成二紙，疑有脫簡。』

（註二三〇）太平廣記卷二三—陳仲躬條同。

總之，中古以來的實物地租制度，因為在農村社會裏已經根深蒂固，故安史亂後，在某些地方還很盛行。可是，雖然如此，牠究竟抵抗不住當日貨幣經濟的大潮流。因此，在另外一些地方，由於安史之亂前後錢幣使用的發達，人們便開始以錢幣繳納給地主，作為地租之用。

(五) 貨幣工資的盛行

安史之亂前後錢幣流通的發展，除如上述令到貨幣、租稅、徭役及地租各方面發生變動外，同時又給予工資方面以很大的影響。換句話說，在過去五百多年人們多利用實物來支付的工資，到了安史之亂左右，由於錢幣數量的增加，漸漸改為以錢支付。茲就官吏的薪俸，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和勞動者的工資，分別敘述如下。

據第五章第五節所述，安史亂前官吏的薪俸，分為祿、職田及俸料錢三項。前二者為粟米等實物，後者為錢幣，但常有一部份折成實物來發給。總之，他們的收入以實物為主，錢幣只佔其中一小部份。這種情形，自安史亂後，有很大的變動。這時因為錢幣使用的發達，官吏薪俸中的錢幣部份一天比一天增加，至於祿及職田等實物部份則一天比一天減少，或甚至於消滅。

安史亂後中央官吏的俸料錢，除乾元元年（758—9）曾因財政困難而一度停給（註二三一）外，到了大曆十二年（777—8）楊度常袞為相，普遍的予以增加。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云：

楊度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訓使、副使以下料錢。

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

又唐會要卷九一云：

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員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具件如後。……』度支奏，『歲約加一十五萬六千貫文，准舊給都當二十六萬貫文以來，伏望准數，起六月一日給付。』勅旨依，仍令所司起

（註二三一）唐會要卷九一內外官料錢上乾元元年條。

五月一日支給(註二三二)。

其後，到了貞元四年(788—9)，由於宰相李泌的提議，中央官吏的俸料錢又復增加。冊府元龜卷五〇六云：

(貞元)三年十一月，勅，『京官宜加給料錢。』……是年李泌作相，……奏請加百官俸料，各據品秩，以定月俸。……帝皆許之。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元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千文，一年都當六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四文。……右中書門下准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勅，「京官宜給料錢」，准勅商量。謹件如前。』勅旨依(註二三三)。

現把這兩次增俸後中央官吏每年俸料錢的總額和安史亂前的總額列表如下：

年代	俸料錢(單位文)
<u>乾封</u> 元年(666—7)	153,720,000
<u>大曆</u> 十二年(772—3)	260,000,000
<u>貞元</u> 四年(788—9)	616,855,404

據上表，可知中央官吏俸料錢的總額，自貞元四年起約較安史亂前增加四倍多點。這個增加後的數目，固然一部份由於官吏人數的增加，但當日各人俸料錢均已增加不少，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除中央官吏外，安史亂後地方官吏的俸料錢增加得更利害，其數量遠較中央官吏為多，以致許多人都爭着去充任地方官吏。唐會要卷九一云：

其年(元和六年)，中書門下奏，『……艱難以來，網禁漸弛，於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註二三四)

又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云：

是時(貞元初年)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

(註二三二)冊府元龜卷五〇六略同。

(註二三三)唐會要卷九一略同。

(註二三四)通鑑卷二三八，冊府元龜卷五〇七，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略同。

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荐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

又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註二三五)一文中，亦引用元微之白居易文集中與俸料錢有關的詩句，證明肅代以後外官的俸料錢遠較京官爲多。

安史亂後官吏俸料錢增加的情形，已如上述。復次，他們真正領到的俸料錢，自元和年間起，也漸漸完全改爲錢幣，不再像以前那樣折成實物。唐會要卷九云：

(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勅，『京百官俸料，從五月以後，宜並給見錢。其數內一半充(冊府元龜作「先」，「充」誤。)給元估正段者，即據時估實數，迴給見錢』(註二三六)。

又同書卷九二云：

(太和)九年(835)六月，勅，『宰相俸料，宜依元和十四年以前舊例，並給見錢』(註二三七)。

又冊府元龜卷五〇八云：

(會昌)六年(846)二月，詔，『以諸道鑄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匹段，對估時價支給。』(註二三七)

三月，戶部奏百官俸料一半匹段給見錢則例。勅旨，『其一半先給元估匹段者，宜令戶部准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勅例，每貫給見錢四百文，使起四月以後支給。』

當日官吏薪俸中錢幣部份的增加，已如前述。在另一方面，他們薪俸中的實物部份，卻一天比一天的減少。他們在安史亂前領得的祿米，『自至德(756—8)之後

(註二三五)原文載清華學報第十卷第四期。

(註二三六)冊府元龜卷五〇七略同。

(註二三七)冊府元龜卷五〇七同。

(註二三八)唐會要卷八九，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不給』(註二三九)。至於他們因職田而得的田租，自安史亂後，也減少許多。唐會要卷九二云：

廣德二年(764)十月，宰臣等奏，『減百司職田租之半，以助軍糧。』從之。

大曆二年正月，詔，『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宜令準外州府縣官例，三分取一分。』至十月，減京官職田，一分充軍糧，二分給本官(註二四〇)。

又通典卷三五註云：

自大曆以來，……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

因此，到了元和年間，白居易甚至有職田制度廢弛之嘆。白氏長慶集卷三〇進士策問第四道(元和三年)說：

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

又同書卷四七議百官職田亦說：

臣伏以職田者，……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

可見職田田租在當日官吏的薪俸中已經退居不足重輕的地位。

除官吏外，自由職業者的收入，也於安史之亂前後漸漸改以錢幣為主，不再像以前那樣完全收受布帛等實物。茲分述如下：

(1) 抄寫者——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第二三八〇號是一道教經典款識，內說玄宗出錢僱人抄寫道教經典云：

大唐開元廿七年二月一日，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上為宗廟，下為蒼生，內出錢七千貫敬寫。道士馮楚璿初校。道士常乘雲再校。道士何思遠三校。(下缺)(註二四一)

這是安史亂前的情形。安史亂後。他們的工資更是常以錢幣支付。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說洛陽乞兒為人寫經以聽錢云：

(註二三九)通典卷三五註，冊府元龜卷五〇五。

(註二四〇)冊府元龜卷五〇六同。

(註二四一)見石濱純太郎伯希和蒐集敦煌遺書中的三篇，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又太平廣記卷三〇四喬龜年引瀟湘錄說喬龜年爲人書寫篆字，得錢養母云：

喬龜年，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卽供甘旨。

又同書卷一〇六宋衍引報應記說宋衍爲米綱充當文書，每月得錢八千文云：

宋衍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年餘，有爲米綱過三門者，因不識字，請衍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文。

(2) 畫家——如太平廣記卷二一三楊炎引唐畫斷說楊炎未達時爲人繪畫，得錢甚多云：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揚馬，畫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迴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尙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

(3) 醫生——如酉陽雜俎卷二說馬醫因給人家的馬治病而得錢云：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銀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馬醫所獲錢，……

又國史補卷中說王彥伯爲一般人治病，得錢帛甚多云：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註二四二）。

又酉陽雜俎卷一說王布爲女聘醫治疾，費錢甚多云：

永貞年（805—6），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資之。有女年十四

（註二四二）此事不記年月。按王彥伯曾爲裴青尙書之子治病（見酉陽雜俎卷七），而裴青之爲尙書，事在貞元十九年（見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貞元十九年五月辛亥條）。可知上述王彥伯爲人治病得錢帛事，約發生於貞元年間。

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

又唐高彥休唐闕史卷下王居士神丹說王居士爲人治病，得錢三百緡云：

有長樂王居士者，毫年鶴髮，精彩不衰，嘗持珠念佛，施藥里巷。家屬十餘口，豐儉適其中。一日，遊于終南山之靈應臺。臺有觀音殿基，詢其僧，則曰，『梁棟欂櫨，悉已具矣。屬山路險峻，輦負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緡不可集事。』居士許諾，期旬日，齋錮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醫藥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終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女歲十餘，遘病甚危，衆醫聚藥，手不能措，願以其價療之。居士則設盟于牋，期于必效。且曰，『滯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慮。某先持此錮，付所主僧，冀獲雙濟。』鬻金者亦奉釋教，因許之。留丹于小壺中，齋緡而往。……涉旬……女……須臾忽蘇，黎明則胎息續矣。一家驚異，媿謝王生。生乃更留藥而去（註三四三）。

(4) 卜者——如太平廣記卷二一七王栖嚴引渚宮舊事說某老人以百錢求卜云：

王栖嚴自湘川寓江陵鷺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每清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園。大歷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

(5) 堪輿家——如太平廣記卷二八九周士龍引辯疑志說周龍爲人選擇墳地，得錢甚多云：

周士龍，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利斷。大歷五年，至鄴中。……有兵馬使婁瓘，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迴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瓘亦以自負。……

（註二四三）太平廣記卷八四王居士略同。按唐闕史序云，『大中（847—860）咸通（860—864）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尙者，資談笑者，垂訓戒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中和歲（881—5）……出所記述……』可如此事當發生於大中咸通年間以後，中和年間以前。

由上述，可知從安史之亂前後開始的官吏和自由職業者的工資，多以錢幣支付。此外，當日勞動者的工資也多以錢幣發給。如太平廣記卷四八七蔣防霍小玉傳說玉工的工資以錢支付云：

大曆中，……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侯）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餐，令我作此，酌我萬錢。……』

又同書卷八四奚樂山引集異記說車工的工資，按件計算，以錢支付云：

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轅輻，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工，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甘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啓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泊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即付其錢。樂山謝辭而去（註二四四）。

又冊府元龜卷四九一說山陵建築工匠的工資以錢發給云：

（元和十五年）四月，勅，『……京畿百姓聞甚艱貧。……今又修營陵寢，雖應緣驅役，皆給價錢。』

又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亦云：

（元和十五年七月）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楚爲宣州刺史，……楚爲山陵使，縱吏于輦刻下，不給工徒價錢，積留錢十五萬貫爲羨餘以獻，故及於貶（註二四五）。

（註二四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云，『集異記一卷，唐薛用弱撰。案唐書藝文志載用弱字中勝，長慶光州刺史。……三水小牘載其大和中自僕郎曹出守弋陽，爲政嚴而不殘。』此書作者既爲長慶（821—5）大和（827—8）間人，則書中所記之事，雖未註明年月，亦必發生於此時期左右，可無疑義。

（註二四五）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楚傳略同。

又上引唐闕史卷下說王居士行醫所得的三百緡，也是用來支付觀音殿建築匠的工資的。復次，酉陽雜俎續集卷三亦說某女工因造雨衣而得錢甚多云：

荊州百姓郝惟諒，……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迨宵分，……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婦人云，『某……不廢女工，自安此造雨衣，與胡衣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郝……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視之，散錢……緡之數如言。

以上說以錢支付的工資，偏于技術工人方面。此外，當日一般沒有技術的工人的工資，也多以錢發給。如太平廣記卷三三六字文觀引廣異記說韓徹以錢五千文僱工人往墳墓中取物云：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遙望西北隙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顧工人取之。初緡，然畫燭一束，工人背刀緣索往。

又唐聖朋長讀宣室志卷二說趙某爲人寄信，得錢萬文云：

陳少遊鎮淮南（註二四六）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至華陰縣，……金天王……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因以錢一萬遺之。趙即以錢貯懷中……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

又酉陽雜俎卷一四說王清被人僱用，聽得錢幣云：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環。

又唐李復言續幽怪錄卷一麒麟客說張茂實以每月五百文的工資率僱用僕人云：

（張）茂實家于華山下，大中（廣記作『唐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爰，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註二四七）。

由上所述，可知中國的工資制度，到了安史之亂前後，由於錢幣的普遍使用，發生很大的變動。在官吏薪俸方面，俸料錢的數量一天比一天加增，而支付時也多

（註二四六）陳少遊於大曆建中間鎮淮南，見舊唐書卷一二六本傳。

（註二四七）太平廣記卷五三麒麟客略同。

全改爲錢幣，不再像以前那樣折成實物來發給。至於他們薪俸中的祿米，自安史亂時起即已全部取消，而從職田中得到的實物地租亦一天一天的減少。總之，安史亂後公務員的薪俸有由實物轉變爲錢幣的傾向。此外，當日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因服務而得的工資，也不再像過去幾百年那樣以實物爲主，而多改爲錢幣。

(六) 總結

總括本章所述，我們可知中國自漢末以後盛行了五百多年的自然經濟，到了安史之亂前後，一方面由於商業的空前發展，他方面由於錢幣的大量增加，勢力日漸衰落，貨幣經濟則代之而起。從此以後，金屬貨幣（錢）代替了以前的實物貨幣，貨幣租稅代替了實物租稅，貨幣工資代替了實物工資；此外地租方面也漸漸由農產品改爲錢幣，徭役方面也漸漸由差役制改爲雇役制。總之，由於當日貨幣經濟大潮的沖蕩，錢幣遂普遍而深刻的侵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當日錢幣這種浩浩蕩蕩的聲勢，如果和過去五百多年錢幣流通稀少，無論交易、租稅、地租或工資方面均須求助于穀帛等實物的情形比較一下，簡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怪不得當日理財家劉晏心目中的社會是一個『錢流地上』的社會了。因此，歸納當日各方面的變動，我們可以確切的斷定：安史之亂左右是中國經濟史上由自然經濟轉變爲貨幣經濟的一大關鍵。

自然，這種從安史之亂前後開始而以錢幣爲中心的貨幣經濟，只是初步發展的貨幣經濟。牠的更向上的發展，還有待于唐末宋元以後銀幣之普遍而大量的爲各階層人民所使用。不過這點已經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之外，故暫時從略。

第七章 結論

總括上文，我們可知在漢代已經漸具規模的貨幣經濟，自漢末以後，間接由於連年戰亂頻仍的影響，直接由於商業的衰落及錢幣數量的減少，勢力一天比一天衰落，自然經濟則起而佔支配地位。從此以後，直到安史之亂左右，約共五百多年的期間，就大體上說，實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這時因爲錢幣流通的稀少，在買賣方面，人們多實行物物交換，即把穀帛等實物當作貨幣來購買其他物品，而賣主也願意收受這些實物作爲出賣物品的代價。在租稅方面，人民能夠拿來繳納的只是

布帛及農產品等物，政府也只好以徵收這些實物爲滿足，故國庫內完全充滿了穀、粟、絹、布等物。政府的收入既然以布帛及農產品爲主，牠向各級公務員發給的薪俸，自然也只好以這些物品爲主。同時，由于錢幣的缺乏，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因工作而從僱主那裏領到的工資，也多半爲穀帛等物；反正這些東西既可供自己直接消費，又可拿來購買其他物品，故他們也願意接受。此外，佃農因借耕田地而繳納給地主的地租，自然更只好限于土地上出產的物品了。總之，在這五百多年的期間，雖然錢幣有時也常被人使用，一般人的經濟生活在任何方面都要和穀帛等實物發生密切的關係。因此，這時期雖然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至少也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

上述漢末以後盛行了五百多年的自然經濟，到了安史之亂前後，一方面由于商業的發展，他方面由于錢幣數量的增加，可要漸漸衰微，而讓位于貨幣經濟了。這時商業既然有空前的發展，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便深深感覺到仍舊和過去幾百年那樣把笨重和不便分割的穀帛當作貨幣來交易的不便，從而大家都願意改用錢幣來作交易的媒介。同時，當日錢幣數量的激劇增加，又給予人們這種用錢幣代替穀帛來交易的企圖以很大的便利。因此，錢幣遂漸漸搶奪了穀帛等實物過去在市場上具有的貨幣的機能，而大量的流通起來。而且，這種以錢代替實物來使用的方便，不獨人們在市場上買賣時有這種感覺，就是政府和人民間關於租稅的徵繳，僱主和工人間關於工資的授受，也同樣的感覺到錢幣遠較實物爲便；結果，貨幣租稅遂代替了從前的實物租稅，貨幣工資遂代替了從前的實物工資。此外，因爲同樣的理由，佃農當作地租來繳納給地主的農產品，漸漸改用錢幣來代替；人民親自向政府提供的徭役，也漸漸繳納錢幣來免除。總之，當日貨幣經濟的大潮流飄蕩所及，舊社會保存下來的自然經濟遂無情的被牠冲倒。所以，從安史之亂前後開始，各地的市場上充滿了錢幣；政府的國庫裏充滿了錢幣；地主的腰包裏充滿了錢幣；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及勞動者，當領到工資的時候，口袋裏也充滿了錢幣。這時錢幣使用之多，多到劉晏『自言如見錢流地上』！當日錢幣既然無論在那方面都和人民經濟生活發生密切的關係，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自然要普遍而深刻的感受到牠的影響。這和過去幾百年錢幣勢力微弱到連交易也可以完全不用牠作媒介的情形比較起來，可以

說是兩種完全相反的對照！因此，安史之亂左右實在是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勢力盛衰消長的一大關鍵。

由此可知，漢末以後，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時期，實是一個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牠有別于此時期以前（漢代）貨幣經濟的相當發展，更有別于此時期以後貨幣經濟的興起。作者這種根據 B. Hildebrand 經濟史分期說來把漢末以後中唐以前的中古時期看作自成一個階段的嘗試，或許不至于有多大的錯誤，因為這五百多年的中國社會的確是和以前及以後都大不相同的。因此，其他學者從另一觀點出發來探討這時期的社會，也發現牠有別于以前及以後的社會。例如吾師陶希聖先生在南北朝經濟史序中說：

在四年以前，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的人們，總把秦漢到滿清劃成一個段落。當時，我也是這樣的一人。四年以來，我對秦漢以後次第的加以研讀，漸漸看出東漢以後，中唐以前，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個段落，與以前的秦漢及以後的宋明，各有不同之點。最重要的特徵，是大族與教會的經濟特權及政治特權。秦漢不是沒有大族，但政治上受政府的抑制。宋明不是沒有教會，但法律上沒有特權。如再進一步，看取大族與寺院的下面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更可見與前代後代不同的特質。在大族及僧侶之下，庇護着多數的自由人，領有着多數的部曲僮客，持有着多數的奴隸。反之，在秦漢，我們看見最引人注意的是家內奴隸；在宋明，我們看見的是自由勞動的發達，庇護特權的淪沒。所以，魏晉至隋唐，社會上嚴于士庶之分辨，政治上顯有大族的操持，思想上富于佛教的影響。彼此因應，斷非偶然。

根據陶先生研究的結果，再加上作者斷言自然經濟在這時期佔優勢的結論，漢末以後中唐以前的中古社會不是更明顯的可以自成一個段落，有別于此時期以前及以後的社會嗎？

中華民國卅年十一月廿四日，西川南溪李莊板栗坳。

讀東城老父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肆捌伍雜傳記類東城老父傳題陳鴻撰，然傳文中作者自稱其名凡四處，一曰：

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

二曰：

宿鴻祖於齋舍。

三曰：

鴻祖問開元之理亂。

四曰：

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是此傳作者之名爲陳鴻祖，絕無疑義，而廣記題陳鴻者，殆由傳寫者習知長恨歌傳撰人卽大和時（新唐書伍玖子部小說類誤作貞元）主客郎中字大亮者陳鴻之姓名遂以致譌耳。全唐文卷陸壹貳收陳鴻文共三篇，而長恨歌傳館臣以其「言近猥瑣妄誕」故不見錄，其卷柒貳拾復別收陳鴻祖文，止一篇，卽此傳是也。近日學人有考證此傳者，亦襲舊誤，混陳鴻與陳鴻祖爲一人。（寅恪案，陳鴻爲貞元二十一年乙酉進士，見徐松登科記考壹伍。陳鴻大統紀序自言『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其丁酉乃乙酉之譌寫，非丁卯丁丑之誤文也。徐氏考訂甚精，茲不具述。）且云：

清修全唐文，錄鴻文三篇，而此二篇（指此傳及長恨歌傳）不收。

蓋偶爾失檢，未足爲病也。至鴻祖始末全唐文小傳僅言其爲潁川人，亦卽出於此傳『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之語，然則其他無考，從可知矣。茲於傳文不欲多所論證，惟略詮釋其中二事如下：

傳文云：

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者，行鄰比鄰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

寅恪案，老人意謂昔時兵少，而今日兵多，蓋平民衣白，而兵士衣皂故也。據舊唐書肆伍輿服志（參隋書壹貳禮樂志新唐書貳肆車服志）云：

（隋大業）六年復詔從駕涉造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武德初因隋舊制。

是唐初庶人衣白，士卒衣黃也。然通典壹陸玖刑典守正條載潘好禮纂徐有功事跡中丘神鼎案有

黑襖子卽是武夫之衣。

等語，其下文黑襖亦作皂襖或皂衣，是武則天時士卒已衣皂矣。唐會要柒貳軍雜錄云：

廣德二年三月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壓耳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開成元年正月勅：坊市百姓甚多著緋皂開後襖子，假託軍司，自今已後宜令禁斷。

斯又唐中葉後士卒衣皂之明證也。又唐語林柒補遺云：

唐末士人之衣尙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識也。

王讜此條所錄屬於唐末範圍，雖與東城老父之時代先後不同，然其以皂色爲兵起之識，固兵卒衣皂之一旁證也。

至唐玄宗末及憲宗初之兵額則據舊唐書壹肆憲宗紀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條（參新唐書伍貳食貨志末及通鑑貳叁柒元和二年末條）云：

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然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

又據舊唐書壹柒下文宗紀開成二年正月庚寅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序（參舊唐書壹伍柒新唐書壹陸肆王彥威傳）曰：

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使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

此李趙公王靖公所舉統計之數，可與老人之言參證者也。

傳文末結語云：

（老人）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韞服之制不與向同，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寅恪案，新唐書壹柒拾王鐸傳云：

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旅費，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鐸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功，擢容管經略使。

通鑑貳叁貳貞元三年七月條云：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居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迴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悉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市人皆喜。

寅恪案，通鑑此條取自李繁鄴侯家傳，與新唐書王鐔傳所紀實爲一事，共出一源，不過歸美泌鐔二書各有不同而已。

又白氏長慶集肆新樂府西涼伎前段云：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師子，刻木爲頭絲作尾，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
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
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師子涕雙垂，涼州陷沒知不
知？師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
足，享賓犒士宴三軍，師子胡兒長在目。

寅恪案，當日西北胡人路絕思歸之悲苦形於伎樂，盛行一時既如此，則西北胡人留
滯不得歸者，其爲數之衆可以推知也。故貞元元和之時長安胡服之流行必與胡人僑
寓者之衆多有關，若白氏長慶集肆新樂府時世妝所云『斜紅不暈赭面狀』及『元和
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之赭面，則疑受吐蕃影響，（參考舊唐書壹玖陸上
新唐書貳壹陸上吐蕃傳唐會要玖柒吐蕃條，敦煌寫本于闐國記亦曰吐蕃爲赤面國，
俱可證也。）而與西域胡人無關也。至老人所謂北胡，名義雖指迴紇言，實際則爲
西域胡人，蓋迴紇盛時中亞賈胡往往藉其名義，以牟利於中國，如舊唐書壹貳柒張
光晟傳（參通鑑貳貳陸建中元年八月條）云：

大曆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
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祿領衆并
雜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囊頗多，潛令驛吏以長
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女也。

新唐書貳壹柒下回鶻傳云：

始回鶻至京師，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貨殖產甚厚。

據舊唐書張光晟傳，代宗謂迴紇爲北蕃，北蕃卽老人所謂北胡也。據新唐書回鶻
傳，回鶻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殖產甚厚，其所謂九姓胡，卽唐會要玖玖康國條
（新唐書貳貳壹下西域傳康國傳卽採用會要之文，而誤會其意，至改匈奴爲突厥，
甚可笑。讀者可比較兩書觀之，茲不備引。）所云

康國本康居之苗裔也。其王本姓溫氏，其人士著，役屬於突厥，先居祁連北

昭武城，爲匈奴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支庶強盛，分王鄰國，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

及新唐書貳貳壹下西域傳康國傳所云

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之昭武九姓胡，其人本以善賈著稱，旣得依藉迴紇之蔭護，僑居長安，殖產業而長子孫，故於長安風俗服裝之漸染胡化，實大有關係也。

又傳文老人所言其他史事俱不甚難解，故僅取此二事略爲釋證之如此。

讀 鶯 鶯 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肆捌雜傳記類載有元稹鶯鶯傳，即世稱爲會真記者也。會真記之名由於傳中張生所賦及元稹所續之會真詩，其實『會真』一名詞亦當時習用之語，今道藏夜字號有唐元和十年進士洪州施肩吾（字希聖）西山羣仙會真記五卷，李竦所編。（又有會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鼎以爲書中引海蟾子劉操，而操乃遼燕山人，故其書當是金元間道流依託爲之者。（見所撰四庫書目提要）鄙意則謂其書本非肩吾自編，其中雜有後人依託之處，固不足怪，但其書實無甚可觀，因亦不欲多論。茲所欲言者，僅爲『會真』之名究是何義一端而已。莊子稱關尹老聃爲博大真人（天下篇語），後來因有真誥真經諸名，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會真』即遇仙或遊仙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侈談仙女杜蘭香萼綠華之世緣，流傳至於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艷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其例證不遑悉舉，即就全唐詩壹捌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

及第後夜訪月仙子。

自喜尋幽夜，新當及第年，還將天上桂，來訪月中仙。

贈仙子。

欲令雪貌帶紅芳，更取金瓶瀉玉漿，鳳管鶴聲來未足，懶眠秋月憶蕭郎。

卽是一例。而唐代進士貢舉與娼妓之密切關係觀孫棨北里志及韓偓香奩集之類，又可證知。（致堯自序中『大盜入關』之語實指黃巢破長安而言，非謂朱全忠也。震鈞所編之年譜殊誤，寅恪別有辨證，茲不贅論。）然則仙（女性）字在唐人美文中之涵義及『會真』二字之界說既得確定，於是鶯鶯傳中之鶯鶯究爲當時社會中何等人物，及微之之所以敢作此文自敘之主旨，與夫後人所持解釋之妄謬，皆可因以一一考實辨明矣。

趙德麟侯鯖錄伍載王性之辨傳奇鶯鶯事略云：

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敍，特假他姓以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爾。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甯尉鵬亦娶鄭氏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可驗決爲微之無疑。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原注：張氏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拔氏，後魏有國，改號元氏。）

寅恪案，鶯鶯傳爲微之自敍之作，其所謂張生卽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然微之之所以更爲張姓之故，則殊不易解，新唐書壹貳伍張說傳云：

（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

武后之語頗爲幽默。夫世稱氏族之託始於黃帝者亦多矣。元氏之易爲張氏若僅以同爲黃帝之故，則可改之姓甚衆，不知微之何以必有取於張氏也。故王性之說之不可通，無俟詳辨。鄙意微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舊貫，此爲會真之事，故襲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會真』類小說，卽張文成遊仙窟中男女主人之舊稱，如後來劇曲中王魁梅香小說張千李萬之比，此本古今文學中之常例也。夫遊仙窟之作者張文成自謂奉使河源，於積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之演成實取材於博望侯舊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遊仙窟之爲書乃直述本身事實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寅恪案，卽指甯州襄樂尉而言。）

等語卽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則非真姓，而其所以假託爲崔者，蓋由崔氏爲北朝隋唐之第一高門，故崔娘之稱實與其他文學作品所謂蕭娘者相同，不過一屬江左高門，一是山東甲族，南北之地域雖殊，其爲社會上貴婦人之泛稱，則無少異也。又楊巨源詠元微之『會真』事詩云：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楊詩之所謂蕭娘卽指元傳之崔女，兩者俱是使用典故也。儻泥執元傳之崔姓，而穿

鑿搜尋一崔姓之婦人以實之，則與拘持楊詩之蕭姓，以爲真出於蘭陵之貴女者，豈非同一可笑之事耶？

又觀於微之之自敘此段因緣之別一詩，即才調集伍夢遊春云：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流，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及白樂天和此詩（白氏長慶集壹肆）云：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昌蒲水，漸入桃花谷。

則似與張文成所寫遊仙窟之窟及其桃李澗之桃亦有冥會之處，蓋微之襲用文成舊本，以作傳文，固樂天之所諗知者也。然則世人搜求崔氏家譜以求合，偽造鄭恆墓誌以證妄，不僅癡人說夢爲可憐，抑且好事欺人爲可惡矣。

夫鶯鶯雖不姓崔，或者真如傳文所言乃鄭氏之所出，而微之異派從母之女耶？

據白氏長慶集貳伍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即微之之母）墓誌銘略云：

夫人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婚媾有家牒在。

夫諛墓之文縱有溢美，而微之母氏出於士族，自應可信。然微之夢遊春詩敘其與鶯鶯一段因緣有

我到看花時，俱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寅恪案，此所謂『仙』者其定義必如上文所言乃妖冶之婦人，非高門之莊女可知也。）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

之語，白樂天和此詩其序亦云：

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有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

其詩復云：

心驚睡易學，夢斷魂難續，鶯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章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

又韓昌黎集貳肆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即微之之元配）墓誌銘略云：

僕射（韋夏卿）娶裴氏皇女，皇父宴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

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

銘曰：

詩歌碩人，爰敍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

據元白之詩意，俱以一夢取譬於鶯鶯之因緣，而視爲不足道，復觀昌黎之誌文，盛誇韋氏姻族之顯赫，益可見韋叢與鶯鶯之差別純在社會地位門第高下而已。然則鶯鶯所出必非高門，實無可疑也。唐世倡妓往往謬託高門，如太平廣記肆捌柒雜傳記類蔣防所撰霍小玉傳略云：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至曰：有一『仙人』（寅恪案，此即唐代社會之所謂『仙人也。』）謫在下界，生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兄弟以其出自庶賤，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

及范攄雲溪友議上舞娥異條（參唐語林肆豪爽類）略云：

李八座鄒州席上有麗柘枝者，顏色憂悴。詰其事，乃故姑蘇臺章中丞愛姬之女也。（原注：夏卿之胤，正卿之姪。寅恪案，微之妻父章夏卿事跡可參呂和叔文集陸章公神道碑，而兩唐書章夏卿本傳俱不甚詳也。考章夏卿卒於元和元年，李翱之爲湖南觀察使在大和十八年，相去二十八九年，即使此人眞爲夏卿之遺腹女，其年當近三十矣。豈唐代亦多如是之老大舞女耶？可發一笑，）亞相（李翱）曰：吾與章族其姻舊矣。遂選士嫁之。

皆是其例。蓋當日之人姑妄言之，亦姑妄聽之，并非鄭重視之以爲實有其事也。

若鶯鶯果出高門甲族，則微之無事更婚韋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別娶，乃可見諒於時人，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爲社會所不齒。此類例證甚衆，且爲治史者所習知，故茲不具論。但明乎此，則微之之所以作鶯鶯傳，直敍其自身始亂終棄之事跡，絕不爲之少慙或略諱者，即職是故也。其友人楊巨源李紳

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爲非者，舍棄寒女而別婚高門，當日社會所公認之正當行爲也。否則微之爲極熱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聲升朝之際，豈肯作此貽人口實之文，廣爲流播，以自阻其進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詞亦有可略言者，即唐代貞元元和時古文運動實與小說之創造有密切關係是也。其關於韓退之者，已別有論證，茲不重及。（見哈佛亞細亞學報第壹卷第壹期拙著韓愈與唐代小說。）其實當時致力古文而思有所變革者，并不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當日主張復古之健者，不過宗尙稍不同，影響亦因之有別，後來遂湮沒不顯耳。

舊唐書壹陸陸元稹白居易合傳論略云：

史臣曰：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共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摧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

寅恪案，舊唐書之議論乃代表通常意見，觀於韓愈雖受裴度之知賞，而退之之文轉不能滿晉公之意（見唐文粹捌肆裴度寄李翱書）及舊唐書壹陸拾韓愈傳於其爲文頗有貶詞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當時人一般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推元白，而非韓柳，與歐宋重修唐書時其評價迥不相同也。

又元氏長慶集肆拾制誥序云：

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宜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蓋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趣向耳。

白氏長慶集伍叁（汪立名本白香山詩後集陸）微之整集舊詩及文筆爲百軸，以七言

長句酬樂天，樂天次韻酬之，餘思未盡，加爲六韻詩：

制從長慶詞高古。

自注云：

微之長慶初知制誥，文格高古，始變俗體，繼者效之也。

寅恪案，今白氏長慶中書制誥有『舊體』『新體』之分別，其所謂『新體』即微之所主張，而樂天所從同復古改良之公式文字新體也。

唐摭言伍切礪條略云：

韓公著毛穎傳，好博鑿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曰：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

毛穎傳者昌黎摹擬史記之文，蓋以古文試作小說，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鶯鶯傳則似摹擬左傳，亦以古文試作小說，而真能成功者也。蓋鶯鶯傳乃自敘之文，有真情實事，毛穎傳則純爲游戲之筆，其感人程度本應有別。夫小說宜詳，韓作過簡，毛穎傳之不及鶯鶯傳此亦爲一主因。觀昌黎集中尙別有一篇以古文作小說而成功之絕妙文字，即石鼎聯句詩序。（昌黎集貳壹）朱子韓文考異陸論此篇云：

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氏長慶集貳和答詩序云：

頃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微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足下來序果有詞犯文繁之說，今僕所和者猶前病也。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繁而晦其義焉。

據此，微之之文繁，則作小說正用其所長，宜其優出退之之上也。

唐代古文運動鉅子雖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駢體爲正宗。西魏北周之時曾一度復古，旋即廢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昌黎集叁拾）乃一篇極意寫成之古文體公式文字，誠可稱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終遭廢棄，夫段墨卿之改作（唐文粹伍玖）其文學價值較原作如何及韓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屬於別種問題，茲不必論。惟就改革當時公式文字一端言，則昌黎失敗，而微之

成功，可無疑也。至於北宋繼昌黎古文運動之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亦不能變公式文之駢體，司馬君實竟以不能爲四六文辭爲內制之命，然則朝廷公式文體之變革其難若是，微之於此信乎卓爾不羣矣。

復次，鶯鶯傳中張生忍情之說一節今人視之既最爲可厭，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於爲文者也，何爲著此一段迂矯議論耶？考趙彥衛雲麓漫鈔云：

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

據此，小說之文宜備衆體，鶯鶯傳中忍情之說卽所謂議論，會真諸詩文卽所謂詩筆，敘述離合悲歡卽所謂史才，皆當日小說文中不得不備具者也。

至於傳中所載諸事跡經王性之考證者外，其他若普救寺，寅恪取道宣續高僧傳貳玖興福篇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又渾瑊及杜確事，取舊唐書壹叁德宗紀貞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午及丁酉諸條參校之，信爲實錄，然則此傳亦是貞元朝之良史料，不僅爲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

150-60-1

漢武後元不立年號考

勞 幹

年號始自漢武，惟漢書所述，但稱後元年及後二年，未有嘉名。

清官本漢書引慶元刊漢書附劉攽刊誤曰：『案昭帝紀云「辭訟在後元二年前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年。』此謂漢武後元，於年月以上，但著『後』字者也。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此謂後元以上，猶著『征和』年號者也。

清官本考證引王禕說以爲『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爲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於年號上，此爲異也，非史官追書之。』朱一新漢書管見及王先謙漢書補注，皆用其言，雖爲新說，亦未足據。惟趙與時賓退錄以爲『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其說最爲盡情適理，然亦無確證，不足以辨析衆說之疑。

綜上所述，凡有四說，或謂年號但一『後』字，或謂年號爲『征和後元』，或謂爲『後元』，或謂但稱元年二年，不更別著年號。今欲決其疑，固非有新出資料，不足以供論斷也。

按居延漢簡所有文書簿籍，倘非殘缺，皆於日月之前記有年號，獨有兩條不記年號者。其原文爲：

入廩大石八石七斗，爲小石十四石五斗，二年八月辛亥朔，第二亭長舒受第六亭長延壽以匱。 275.21

入廩小石十四石五斗爲大石八石七斗，三年正月己卯朔辛巳，第二亭長舒，受第六亭長延壽 278.9

此二簡所記，凡有二人，一爲第二亭長舒，一爲第六亭長延壽。從此二人之時代，可以推定此二簡之時代。居延漢簡尙有其他簡牘，可供推證，今列其四簡於後。

廩小石十一石□斗□□□□石八斗四升 征和(註一)四年十月癸亥朔乙丑第

二亭長舒受却適候長□ 534.2—534.15

小石十五石始元三年四月乙丑朔丙寅第二亭長舒受序胡倉臨書都丞延喜

273.8

入廩小石十五石始元三年六月甲子朔甲子第三塢長舒受代田倉臨都丞臨

273.14

出四年□□□一月一石四斗一升征和四年十二月辛卯朔己酉廣地里王郵付居

延農亭亭長延壽 557.8

故在簡中所記之二人中，第六亭長延壽雖未得其時代之確證，而第二亭長舒爲武昭間人，確無疑義。此人爲第二亭長之年代，自征和至於始元。後元治在征和與始元之間，故此人在後元時亦仍爲第二亭長。且此人在始元三年六月已改任第三塢長(註二)，則署名『第二亭長舒』之間，亦不應在此以後。若向前推，則居延建置前不能踰元狩，此簡亦無從過早也。

更以長歷證之(汪陳兩氏長歷相同)，第一簡所記爲二年八月辛亥朔。今考自武帝建元以至西漢末年，僅有相合者兩處，一爲後元二年，一爲居攝二年。但『第二亭長舒』爲武昭時人，王莽時不得更有一『第二亭長舒』。且此簡字體與有武昭『第二亭長舒』各簡出自一手，『舒』字簽署亦復相同。其人不得至居攝時尚生存而仍爲第二亭長。故此簡爲武帝後元二年時物。

第二簡所記爲三年正月己卯朔。今檢長歷相合者惟居攝三年爲正月己卯朔，相近者惟始元元年正月爲戊寅朔較此早一日，其餘均相差甚遠。此簡與前簡出自一手，前簡非居攝時物，則此簡亦非居攝時物。蓋始元元年即後元二年之次一年。而此簡爲辛巳日所記，又爲新年之第四日，典守邊方簿籍者未必長於故事。是時初過歲除，未見改元詔令，自易沿書爲三年也。

又是年正月爲戊寅朔，此誤作己卯朔。按一般簡牘及金石凡長歷不合者，應有

(註一)簡文作『爰和』，馬叔平先生謂是延字。今但從一般習慣用法，仍書作征和。蓋古人已往，

原不必究其命名原意。書作征和，一望而知爲漢武紀年，反較書作『延和』爲便也。

(註二)塢長當即候長，亭長當即隧長，漢世塢候常並稱，亭隧亦常並稱也。

下列各類解釋。

(一) 所用爲另一種歷法。

(二) 誤置閏或誤失閏。

(三) 連大月位置不同。

(四) 書寫時之錯誤。

就第(一)點言，此簡與前簡出自一手，且相去時間不遠，(由八月至正月)不應同一人同一事而用兩種歷法，此點決不可能。就第(二)點言，則漢代不論四分太初及其他任何歷法，皆用無中氣置閏之制，不至相差太遠。後元元年閏正月，始元元年閏十月，後元二年無誤置閏或失閏之可能。縱令強置一閏月於後元二年，則始元元年正月當爲戊申朔，去己卯尤遠矣。若就第(三)點而論，歷法大小月相間，兩月合計爲五十九日。漢書律歷志云：『太初術一月之日二十九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即每月朔策爲 $29\frac{43}{81} = 29.53086419$ 倍之爲 59.06172838，故兩月之朔餘合計爲 0.06172838 日。其積足一日時，則成一連大月。連大月與連大月之距離咸有一定，不能隨意更動。故此點亦不可能。

以上各點既均不可能，除記錄時筆誤外，無其他解釋。此簡朔日與長歷僅相差一日，上下一日之干支，若非書寫時檢對歷譜，甚易誤記。此簡非正式文書，乃廩給簿錄，因疏忽而誤記日月之事自較多也。

綜上所舉，第一簡爲武帝後元時物，無復疑問。第二簡雖多錯誤。然以第一簡推按，亦無可疑。今敦煌所出及居延所出漢簡，自武帝太始征和以後至王莽，更始以迄東漢，凡有年月者，無不著紀元年號。此二簡爲特例，獨與武帝後元相合。則武帝後元時於年號未錫嘉名，但稱元年二年者，亦非一可疑之事矣。

附記：本文承傅孟真先生及丁梧梓先生閱過，多所指正，統此致謝。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 物價的影響

全 漢 昇

(一)宋末的通貨膨脹——(二)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1)概說——(2)寧宗時期(一二〇五——一二二四)——(3)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4)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5)度宗時期(一二六五——一二七四)——(三)結論

(一)宋末的通貨膨脹

中國的紙幣，有些人以爲始於唐的飛錢。但飛錢不過是一種匯票的性質，其本身并不就是紙幣(註一)。真正的紙幣當始於北宋的交子。北宋真宗時，四川人民患鐵錢太重，買賣不便，故發行交子，以便交易。初由富民十六戶主持，後以準備金不足，改歸政府辦理。其流通區域以四川爲主，陝西雖亦曾經一度行使，但時間很短。至於數量方面，也不算多(註二)。所以當時並沒有通貨膨脹的現象。

到了南宋，紙幣的流通遂普遍化。當時紙幣分爲行在會子，川引，淮交及湖會數種。其流通地點，各有一定範圍。大別來說，行在會子行使於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川引行使於四川，陝南；淮交行使於淮南；湖會行使於湖廣(註三)。這些紙幣，在南宋上半期，因爲措施得當，發行謹慎，尙能持維幣值，沒有通貨膨脹的現象。宋孝宗曾對洪邁說：『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註四)皇帝因

(註一)見陶希聖著清遠唐代經濟史，頁一〇九——一〇。

(註二)見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註三)見朱僕著兩宋信用貨幣之研究，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六號。

(註四)見洪邁著容齋三筆卷一四官會折閱條。又見於戴埴著鼠璞。此外衛湜著後學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及吳泳著鶴林集卷一乾淳講論會子五事，亦說宋孝宗發行會子，非常審慎。

爲紙幣而長期的患失眠症，其對於紙幣發行的小心翼翼，及幣值維持的努力，可想而知。

可是，從寧宗開禧年間（一二〇五——一二〇七）（註五）起，這種發行紙幣的審慎政策，卻因龐大戰費的籌措而被迫放棄了。從這時起，南宋不斷的對外作戰。開禧年間，韓侂胄舉兵伐金。嘉定十年至十七年（一二一七——一二二四），宋金屢次交戰。理宗紹定五年至六年（一二三二——一二三三），又與蒙古一同滅金。金亡後，端平元年（一二三四—五），又屢與蒙古作戰，國境日蹙。政府爲籌措戰費，除加稅外，只好以通貨膨脹的形式，把人民的購買力轉移於政府。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云：

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抹楮幣第一義也。』

又同書卷四一五黃疇若傳云：

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嘉定年間）折閱日甚。

又王邁臞軒集卷一乙未館職策云：

謀國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壞極弊之由乎？方開禧之開邊以誤國也，增造之數至於一億四千萬。比之前時，凡數倍矣。紹定之養姦以耗國，增而至於二億九千萬。方之開禧，抑又倍焉。

謀國而曰理財，理財而必濟之以楮，此後世權宜之策。……耗財之事不一，而好兵者其耗大。

欲重楮，自節費始。欲節費，自省兵始。軍實核而不濫，邊釁窒而不開，謹之重之，皆以高孝兩朝爲法。此救楮幣之第一義也。

（註五）西曆某年不完全相當於中國某年，因爲陰曆十一月卽爲西曆的歲首，一年中可有九分之一左右的錯誤。現在仍是這樣表示，只是無可奈何中的一種權宜辦法而已。希望將來能想出一個較爲切當的辦法。

又後樂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子劄云：

自紹熙以來，用度滋多，展界（註六）添印。馴至開禧既啓兵釁，費耗無涯，見行會子，通計一億四千萬，其弊極矣。

又許應龍東澗集卷八稱提利害劄子云：

今日之券，大抵耗於用兵。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云：

某對曰，『會價所以不登，固緣……自故相在時，印造多了。今又邊事方動，未能減印造之數，所出太多，故賤。……』

又杜範杜清獻公集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二劄云：

自邊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

又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輪對奏劄云：

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於邇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

又黃震黃氏日抄卷八三吳縣擬試策問三道云：

楮以太多而輕，則住造固宜也。然事變方殷，供億尙繁，亦住之，得乎？或欲以措辦軍食爲先，或欲以通行破會爲助。博採羣議，卒成悠悠。其果無策以處此耶？

這樣一來，政府大量發行紙幣的結果，有錢來打仗了；可是人民卻因紙幣太多，價值低跌，從而物價騰貴，損失了一大部份的購買力——等於無形中向政府繳納一大筆重稅。

上邊說自開禧年間起，南宋政府因爲戰費的籌措，大量的發行紙幣。這些紙幣的發行額，究竟有多少？這個數目，要按各年代的不同而不同。茲根據各種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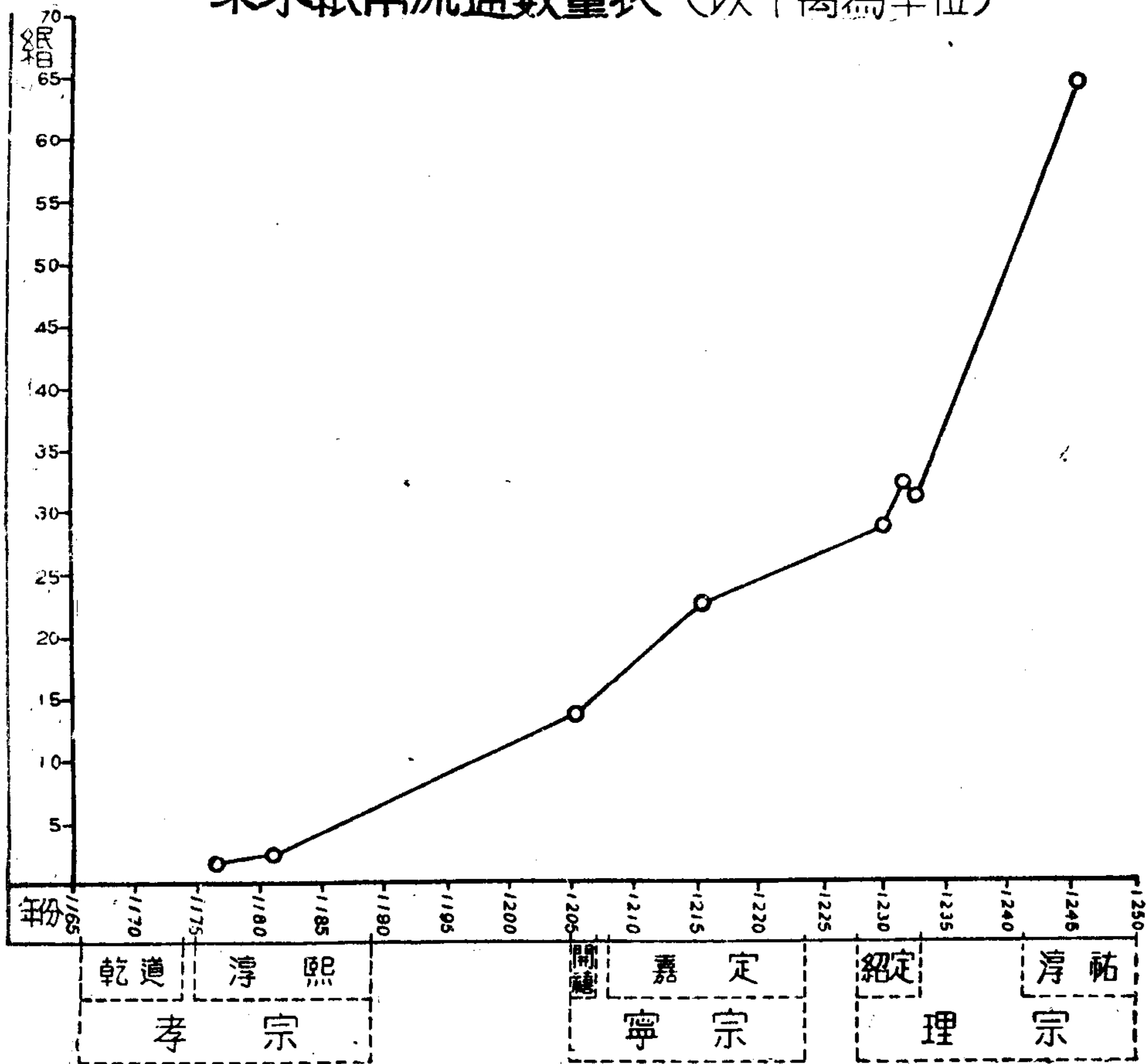
（註六）『界』是期限的意思。宋代發行紙幣，以二年三年，甚至十年爲一界。近閱李挺君在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史學上發表宋代四川交子兌界考一文，內言，『仁宗天聖元年迄慶元五年之間，爲二年一界。寧宗慶元五年迄寶祐四年之間，爲三年一界。』——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補。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的影響

把考出的數目按時間的先後列表如下：

時間	數目	根據文獻
乾淳間(一一六五—一八九)	二千萬緡	鼠璞
淳熙間(一一七四—一八九)	二千四百萬緡	宋史卷四三二王邁傳
開禧間(一二〇五—一〇七)	一億四千萬緡	王邁傳，鼠璞，臞軒集卷一及後樂集卷一五
嘉定間(一二〇八—一二四)	二億三千萬緡	鼠璞
紹定間(一二二八—一三二)	二億九千萬緡	王邁傳及臞軒集卷一
紹定五年(一二三二—一三)	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緡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紹定六年(一二三三—一四)	三億二千萬緡	鼠璞
淳祐六年(一二四六—一七)	六億五千萬緡	孫夢觀雪窗集卷一丙午輪對第二劄
景定四年(一二六三—一四)	每日增印一十五萬緡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宋末紙幣流通數量表 (以千萬為單位)



俗語說，「物以少爲貴」。在需要不變的情形下，物品供給多了，其本身價格是要下跌的。宋末紙幣的發行既是越來越多，其價值自然要低跌下去。上引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曾說會子『所出太多，故賤』；又黃氏日抄卷八三亦說，『楮以太多而輕』。除此以外，關於宋末紙幣因發行太多而價值低跌的情形，記載甚多。如臞軒集卷一乙未館職策云：

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爲相權。使黃金滿天下，多於土，而楮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

又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虜救楮二策上樞密院云：

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

又杜清獻公集云：

今楮券之出，視昔不知其幾十倍矣。欲壓以威力，而強重貴之，萬無是理。此令一行，則人惟有懼罪而不敢用，則楮爲棄物矣。（卷八殿院奏事第一劄）

欲增重會價，必使省印造，然後可以免於折閱。……印造省，則人之求楮必多。……如是，則楮價可增矣。此重楮券之策也。（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二劄）

又袁甫在蒙齋集卷四祕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後附記云：

上（宋理宗）又問，『近日楮幣之價，日益減削，秤提無策，如何則可？』……某奏，『臣謂朝廷若要作規模，只是減印造之數。但目今百需皆要會子，如何省得？……』

又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備對劄子（端平元年九月）云：

臣竊惟財用不足，今日不可藥之病也。……於是日造楮十六萬，以給調度。

④ 楮賤如糞土，而造未已。

上述宋末因數量太多而價值低跌的紙幣，大都偏於中央政府發行的會子。復次，由地方政府發行的紙幣，如四川政府在寶祐二年（一二五四—五）增印的銀會，也因發行過多而價值低跌。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三救蜀楮密奏云：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一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遼絕。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以此會算，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內所造第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

宋末紙幣的大量發行，足以促使牠的價值的下跌，已如上述。除此以外，再加上當日紙幣的發行，並沒有健全的準備金來作保證，更足以加重牠的價值下跌的程度。原來宋代紙幣之所以爲紙幣，是因為有充分的準備金來作牠的保證的。鼠璞說：

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

可是，到了宋末，由於戰費開支的龐大，政府卻不顧準備金之有無（註七）而濫發紙幣了。宋史卷四三〇李燾傳云：

燾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

又同書卷一八〇食貨志云：

（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急於扶楮者，……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

又文獻通考卷九云：

今也錢乏而製楮，楮實爲弊。

又後樂集卷一五云：

某伏領別緘，垂諭會子事，敬悉。……且所爲稱提，猶權衡之於物也。權與物均而生衡，言權與物均齊，而衡所以平。今會猶權，錢猶物也。既會多而錢少，是權重而物輕。勢已至此，何術稱提而使之平乎？（答提刑程少卿）某不敢僭論大體，姑以三路言之，交割見在之數，會子日增，見錢日削。……

（註七）宋末紙幣所以缺乏準備金，另一原因爲銅錢的外漏。詳見拙著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在印刷中。

…向有十餘萬見錢者，今止存一二萬緡爾。……若以必出見錢，依官價收兌，而後可以稱提，抑不知數年之後，諸路州郡見錢淨盡，將何以爲繼乎？

（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

又清正存稿卷一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內引壬子入國門是日內引奏劄云：

今……見緡空而虛楮將不行。

又李昉英文溪集卷九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云：

楮不行而錢幣竭，……

這樣一來，宋末紙幣的價值，遂因準備金的缺乏而更爲下跌。宋會要刑法二云：

（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聞楮幣之折閱，原於銅錢之消耗。……』

十二年六月十八日，都省言，『勘會見錢稀少，會價漸至低減。……』

八月九日，臣僚言，『今日楮券……不無折閱去處。然振起其折閱之漸，而杜絕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錢而不在楮；蓋錢者，所以權乎楮者也。今日……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之流行。乞……，則銅錢可以漸裕，子母可以相權，楮幣之價不至於隨起而隨仆矣。……』

又同書職官四三云：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銅錢寢少，楮券寢輕，不可不慮。……』

又後樂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云：

今之議者莫不曰，『不惜官錢兌換，可以增長價值。』殊不知官錢有限，會子無窮，兌換未嘗間斷，而價之消長全不相關；蓋多寡之異，理勢使然，非區區兌便所可遽回也。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二館職策云：

楮幣日輕，本由錢乏。

又杜清獻公集云：

所謂銅乏楮多之爲患，……自近歲楮券日輕，銅錢日少，上下交以爲病。……楮幣折閱，日甚一日，職此之由。（卷八便民五事奏劄）

自邊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而錢監所鑄之錢，比祖宗盛時，
□二十之一。上下百費，悉仰於楮。昔也，楮本以權錢之用；而今也，錢反
無以濟楮之輕，錢日荒而楮日積。端平初，謀國者不思所以變通之宜，而但
拘以一易一之說。循至於今，楮價之損，幾不可言。（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
見第二劄）

又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云：

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吾既無見緒可以用官價而大收之，則當有權宜
之術以救其窮。

又陽枋字溪集卷一上洪中書論時政書云：

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竭，中外岌岌，末如之何。

楮由此而日輕，錙由此而日匱。君臣上下，窮思竭謀，而終莫能以究其弊。

總括上述，可知宋末的紙幣，一方面由於發行額的大增，他方面由於準備金的
不充分，價值下跌得很利害。關於當日紙幣跌價的情形，除分見於上引各種文獻
外，記載甚多。宋史云：

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爲稱提之法。（卷四一三趙必愿傳）

時（端平年間）楮幣虧甚。（卷四一九許應龍傳）

又葉適水心文集卷二五孟達甫墓誌銘云：

會子減賤不行。

又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卷八七陳公（貴誼）神道碑云：

行之踰年，論報山積，楮直益損。

又洪咨夔平齋文集卷三〇饒州堂試九云：

頃以楮幣益輕，多爲秤提之術，而未底於重。

又杜清獻公集卷一二簽書直前奏劄云：

楮價益下，宜急扶持，以助國用。

又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三廣東漕李實夫四首云：

楮賤傷財力，兵驕稔禍端。

又文溪集卷七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云：

楮輕如毛。

宋末紙幣既因濫發及沒有充分的準備金而跌價，人民對牠自然採取懷疑的態度了。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云：

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

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云：

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他時之必至此乎？

又鶴林集卷二一繳薛極贈官詞頭云：

獨惟楮幣一事……新令一行，物情疑駭，怨嗟之聲，盈於道路。豪家大姓，至有聚楮而焚於通衢者。

人民這樣不信任政府發行的紙幣，對於政府的財政前途是非常不利的。爲着鞏固紙幣的信用，政府遂藉法律的力量，強迫人民使用，從而生出種種流弊。真文忠公文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云：

竊惟今日關國脈盛衰，繫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而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誥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爲新奇，創立科調，迺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併遭沒入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舟，朝廷之令所無也；以產稅多寡爲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如此謂之體國，可乎？

又宋史云：

是歲（嘉定九年）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楮幣之改，以一奪二。……皆足以召怨而致旱。』（卷四一五危稹傳）

楮幣之換，官民如讎。（卷四三六劉清之傳）

又文獻通考卷九云：

自是（註八）歲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

7

（二）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

1 概說

在討論宋末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以前，我們先要明瞭經濟學上的貨幣數量學說（註九）。根據此說，在物品供求不變的情形下，社會上貨幣流通數量的大小與物價的高低成正比例。例如自十六七世紀起，因美洲銀礦開發，大量的銀流入歐洲，歐洲物價遂因銀的流通量增加而高漲。又如歐戰後，各國多以金（註一〇）向美國還債，美國恐金在外流通太多，以致物價高漲，遂收藏大量的金，以免流通。這都是就金屬貨幣來說的。至於紙幣，更是這樣。如美國在南北戰爭時，因發行綠背紙幣（greenback）過多，物價上漲。又如歐戰時及戰後，歐洲各國因濫發鈔票，物價大大增高，其中尤以戰敗的德國為甚。這種學說，事實上絕不是西洋所獨有，中國先哲也早就發揮過了。在古代，管子山國軌篇說：

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這雖然只就貨幣價值的貴賤來說，但貨幣價值的貴賤與牠的流通數量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到了唐代，陸贄陸宣公翰苑集卷二二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說：

物賤由乎錢少。……物貴由乎錢多。……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

到了北宋，李觀李直講文集卷一六富國策第八說：

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

到了南宋，戴埴鼠璞說：

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培。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

（註八）指嘉定二年，時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參考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註九）參考 Fisher, I.,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註一〇）當時各國貨幣多以金為本位。

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

根據上述貨幣數量學說來討論宋末通貨膨脹對於物價的影響，我們可以知道宋末物價要因紙幣流通量之增加而騰貴。不過，在宋末數十年間，紙幣的流通額因年代而不同，從而物價昂貴的程度亦因之而異。現在爲便利起見，把牠分爲寧宗（一二〇五——一二二四）（註一一），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即由寶慶元年到嘉熙三年），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即由嘉熙四年到景定五年）及度宗（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四時期來說。

2 寧宗時期（一二〇五——一二二四）

上面曾經說過，南宋的通貨膨脹開始於寧宗開禧年間，因爲這時韓侂胄要與金人打仗，戰費的開支很大。開禧（一二〇五——一二〇七）過後，便是嘉定（一二〇八——一二二四）。嘉定初年，因爲過去發行會子過多，價值低跌，政府乃另發新的會子，以換取舊會，其比率爲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註一二）。其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爲舊會在民間早已跌價的原故。可是，在人民方面看來，舊會既可以跌價，新會將來也是免不了要遇到同樣的命運的。這正如上引真文正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所說：

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徬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他時之必至此乎？

這樣一來，由於紙幣之大量發行，及其信用在人民心目中的消失，物價遂從而上漲。文獻通攷卷九云：

自是（嘉定二年）歲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糴本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銅錢以罕見爲寶，前日楮積之本，皆絕口而不言矣。是宜物價翔騰，楮價損折，……

又袁燾絜齋集卷一三黃公（度）行狀云：

是（嘉定四年）冬更定楮令，金陵得新會三百萬。……金陵軍民雜處，舟車

（註一一）從開禧元年說起。

（註一二）見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及文獻通考卷九。

幅湊。米麥薪炭醴茗之屬，悉資客販。商賈逆知舊會將廢，人所不惜，驟增物價，以術籠之。

以上是說一般物價之因通貨膨脹而騰貴。復次，宋史卷二四七趙師異傳說米價因紙幣跌價而上漲云：

時（嘉定初）楮輕糴貴。師異尹京（臨安），未數月，楮價寢昂，糴亦稍平。執政愈益賢之。

水心文集卷二四趙公師異墓誌銘亦載此事云：

公奏，『陛下始緣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今楮雖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糴漸平，而貴之根自若。懼終不足寄委。』上（寧宗）不能奪，解府事。

又宋會要云：

（嘉定）二年八月三十日，江東提舉司奏，『緣會子在處兌換折閱，米價日漸騰踊，……』（瑞異二）

十二月十四日，臣僚言，『都城內外，一向米價騰踊，錢幣不通。……』（食貨六八）

七年四月三日，尚書勘會，『……米價高貴，會價減損，……』（食貨七〇）

又平齋文集卷三一吏部鞏公墓誌銘說鑛產價格因紙幣低跌而昂貴云：

公諱，字仲同。……擢都大提點坑冶錢司，職事修舉。直祕閣，因其任，七十餘年曠典也。……寶慶丁亥（三年，即西曆一二二七）三月庚申終於武義里。……治司孝宗朝定鑄額歲十五萬緡，積久寢虧，六不及一。公推原弊端，知楮輕升重，售不酬費，故入少而鑄虧。……（註一三）

這種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騰貴的現象，一直到寧宗嘉定末年也是這樣。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卷一六論事變起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遠夷利害五幾（註一四）云：

今試請陳其略。……師老財殫，幣輕物貴，常產既竭，本根易搖。此人心

（註一三）鞏任都大提點坑冶錢司後，再歷數任，然後死於寶慶三年，可知鞏氏任此官時，約在嘉

定初年，所謂『楮輕升重』亦當是就此期間而言。

（註一四）據宋史卷四三七本傳，知奏於嘉定十七年。

向背之幾也。

寧宗嘉定年間的物價，比前代高漲了多少？關於此點，岳珂曾就田價及米價加以比較。岳珂愧剡錄卷一五云：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庫。珂按李文簡熹續通鑑長編：熙寧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園百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爲膏肓之疾。又熙寧八年八月戊午，中書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今收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卽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太平興國至熙寧止百餘年，熙寧至今（註一五）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蓰如此！

不過，寧宗嘉定年間的物價雖然較前代爲高，但和以後比較起來，却是便宜多了。據上章所說，這時期的紙幣已經發到二億三千萬，固然多於以前，但和以後的惡性的通貨膨脹比較起來，却輕微得多。所以這時期的物價雖然昂貴，但其昂貴的程度遠不如以後；而且，如遇到賢明的政府加以平價，物貴的風潮也是可以緩和的。例如上引宋史卷二四七趙師堯傳說，嘉定初年，臨安的米價曾因紙幣價值的低跌而上漲；但由於當地長官趙師堯的努力改革，米價略爲下落。又如上面曾說，嘉定四年金陵物價曾因通貨膨脹而上漲；但經當地長官黃度努力平價後，物價又復降落。繫齋集卷一三黃公（度）行狀云：

公急救之，發官米三萬石，下舊直之半，許民以舊會赴糴。招米商平其價，而糴於官場。所得舊券，易之以新，大略如前日所以收鐵錢救飢民者。及其他物價種種裁定，人莫敢增，視舊直或反賤。

（註一五）愧剡錄成於嘉定年間，見本書自序。

3 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

寧宗死，理宗（一二二五——一二六四）即位。理宗在位的時間很長，故爲便利起見，把理宗時代的物價分爲兩個時期來說。現在先說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即由寶慶元年到嘉熙三年。

理宗初年，因爲通貨膨脹仍舊繼續下去，物價甚貴。鶴山大全文集卷一七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註一六）云：

而貪暴之吏，……得失薰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廚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焉。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上！

又同書卷一七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盡下情（註一七）云：

且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其暫安矣。……雖曰物價未平，而臨安一城，錢會稍通。……』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尙曰可以暫安，誰實信之！

又同書卷八六王聘君墓誌銘云：

上（理宗）元年恭默遵養，權凶伺間，竊弄威枋，醜正仇善，是與比周。予友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三，『而況揆諸今日之事，……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嘆。……』

上述楮賤物貴的現象，到端平年間（一二三四——六）更爲利害。洪咨夔（註一八）平齋文集卷一四從臣李埴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幫支不允詔云：

朕承世治，垢敝之極，楮輕物重，公私交瘁，夙夜不皇寧。

又同書卷二一川秦都大茶馬桂如琥除戶部員外郎制云：

……幣輕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輟。

又同書卷三〇饒州堂試云：

至若……穀貴尤艱於和糴，楮輕尙費於稱提。凡此數端，莫非當今之急務。

（註一六）內言時爲起居郎，知奏於寶慶元年。參閱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註一七）內言，今陛下（理宗）臨御歲一年，』知奏於寶慶元年。

（註一八）洪氏於端平年間在中央政府任職，見宋史卷四〇六本傳。

錢幣久壅而未通，穀價方踊而未艾。

又吳潛許國公奏議卷一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七事（端平元年）云：

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是以物價翔踊，愈甚於前。

又蒙齋集卷四祕書少監上殿劄子（註一九）云：

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謔並起。

又祕書少監上殿第二劄子云：

今物耗且貴，氣象蕭條，豈無所以然之故？

又臚軒集卷一乙未館職策（端平二年）云：

逮我孝宗之隆興，而復行楮幣於天下。……沿流至於今日，數日以夥，用日以輕。變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滯。令之欲其信，而聽者終疑。於是物價翔騰，閭閻憔悴，……

又杜清獻公集卷八殿院奏事第一劄（註二〇）云：

楮價暗折，物價顯增。

又鶴林集卷一三祈晴祝文（註二一）云：

況錢荒而楮會弗起，米貴而薪芻益高。

當日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騰貴，因爲在社會上已經根深蒂固，遂成爲非常棘手的問題。這可由下述兩事來加以證明：（1）當負一時重望的真德秀入朝執政的時候，人人都很熱誠的希望他能解決楮賤物貴的問題；可是，結果却大失所望。周密癸辛雜識前集云：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

（註一九）袁甫於端平年間遷祕書少監，見宋史卷四〇五本傳。

（註二〇）此劄上於端平年間，見同書卷首黃震戊辰修史傳及宋史卷四〇七本傳。

（註二一）此文約作於端平年間，參考同書卷首提要。

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書云，『……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又張端義貴耳集卷下亦云：

真西山負一世盛名。……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少減。……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真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鑊麵。』

(2) 鑒於楮賤物貴給予人民生活的痛苦，政府曾拿出金銀來收回過多的紙幣，但結果亦『無救於楮幣之濫』。鶴山大全文集卷一九被召除禮部尙書內引奏事第四劄（註二二）云：

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禁奴（幣？）出黃白金四千餘萬緡，併銷兩界，此非常之賜也；然徒傷公私之財，而無救於楮幣之濫。

因通貨膨脹而急劇上漲的物價問題，在端平年間既然無法解決，遂一直拖延到嘉熙年間（一二三七——一二三九）。宋史卷四二理宗紀載嘉熙元年

秋七月壬子，湖北提舉董槐朝辭，奏楮幣物價重輕之弊。

又同書卷四二三李韶傳云：

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云，『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爲。……』

又蒙齋集卷七中書舍人內引第二劄子（註二三）云：

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耆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治，衆賢交進嘉謨。……言救楮則曰節用。……而算計見效，茫如捕風，內阻外訐，楮輕物貴，人情惶惑，國勢阽危。

又同書卷四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嘉熙二年）云：

（註二二）奏於端平二年。參考宋史卷四二理宗紀及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註二三）宋史卷四〇五袁甫傳，『嘉熙元年，任中書舍人。』

而又物價翔踊，日甚一日。

上述通貨膨脹對於物價騰貴的影響，偏重於一般的情形。復次，在文獻上，又有專述各地情形的記載。關於臨安方面，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云：

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註二四）。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三召除戶部內引劄子一（端平元年）云：

至於行都近甸，爲沐浴雨露之首，而楮輕物貴，爲生孔棘，愁嘆之聲，在在而有。

關於襄陽方面，鶴林集卷一九論中原機會不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紹定六年八月）云：

陛下自視今日，比孝宗時何如耳？……銅楮阨於會通，餓糧滲於博易。襄州石米，貴直百千。

又周密齊東野語卷五端平襄州本末云：

至是（端平二年十二月）物價踊貴。

又許國公奏議卷一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云：

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與澧通，公私大困。……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籍道途。

關於四川方面，鶴山大全文集卷一〇〇紹定六年勞農文云：

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難。

又同書卷三七與鄭丞相書（端平元年）云：

竊惟瀘介渝夔之間，自爲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之。……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餉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尙嗣陳之。

又同書卷一九被召除禮部尙書引內奏事第四劄云：

蜀自董居義喪蹙國，鄭損棄五州，並邊膏腴之地，人莫敢耕。……所謂百萬斛者，既無從出。所仰給者，惟一分水運耳。幾何不乏於供乎？而況楮賤物

（註二四）事在紹定六年（一二三三）十月，見宋史卷四一理宗紀。

貴，商賤（販）不行，二千里泝流，勢難責以時至。……則蜀計之可憂者又如此。

又鶴林集卷三九神泉縣勸農文（註二五）云：

但自比歲以來，雨雪時降，年穀順成。物價之昂，視昔加倍。閭里末作者，或有食貴之憂。

向者物賤引貴，不免稱貸而爲之息。今則米斗千錢，生計頗優裕也。

由此可見當時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高漲的現象，並不是局限於一兩個特殊地方，而是普遍全國的。

理宗上半期，因通貨膨脹而影響物價的騰貴，已如上述。這裏還要說明的是：這時期的物價究竟高漲到怎麼樣的程度？我們在上一節曾經說過，寧宗嘉定年間的物價雖然騰貴，但因當時的通貨膨脹較爲輕微，故騰貴的程度並不怎麼大。可是，到了這個時期，由於紙幣發行之加多，物價騰貴的程度可利害得多了。據種種記載，我們可以斷定，這時期的物價要比上一期開始時（開禧年間）貴一倍以上。鶴山大全文集卷二六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註二六）云：

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而所給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註二七）百五十萬之用。

又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云：

時（註二八）王玘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

又鼠璞云：

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註二九）

（註二五）神泉縣屬成都府路，見宋史卷八九地理志。

（註二六）時爲端平二年十一月。參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註二七）當即指開禧年間，據下引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傳可以推知。

（註二八）嘉熙二年二月，見宋史卷四二理宗紀。

（註二九）鼠璞記載紙幣發行數目，至紹定六年爲止。這裏說『楮愈多，則物愈貴』的時間當即指此。

按上章曾說紙幣老是跌價，故實錢當比紙幣貴重得多。所以，這時期的物價，既然『比未有楮之時』，『計以實錢，猶增一倍』，那末，如果計以紙幣，當然增加得更爲利害了。

4 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

我們現在討論理宗下半期的物價，所以要從嘉熙四年（一二四〇——一）說起，其原因約有兩個：（1）這年水旱爲災，農產失收，米價加速度的騰貴，從而其他物品的價格也因受米貴的影響而一致上漲。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說這年米價的騰貴云：

嘉熙庚子（四年）大旱。京尹趙存耕科敷巨室糴米，始官給三十六千一石。未幾，粒價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蕩產，氣絕縊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

又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三嘉熙己亥大旱荒庚子夏麥熟云：

旱潦併爲虐，三農哭歲飢。當秋穀價貴，出廣米船稀。

瑣瑣飢年事，駸駸穀價高。

又同書卷三庚子薦飢云：

連歲遭飢饉，民間氣索然。十家九不爨（一作飽），升米百餘錢。

乘時皆閉糴，有穀貴如金。

休言穀價貴，菜亦貴如金。

去歲未爲歉，今年始是凶。穀高三倍價，人到十分窮。

一切物品都要有勞力才能生產。而工人是要吃飽了飯才有力量工作的。米價貴了，賴糧食來生產的勞力自然隨之而貴。這就是說，工資要增貴。工資是物品生產成本的一種，既然上漲，各種物品的價格自亦隨之上漲。范浚（註三〇）范香溪文集卷一五議錢云：

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與古之錢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

……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不甚貴。

這話雖然是就南宋初年而言，但亦可適用於這個時期。（2）從這年起，政府大量發

（註三〇）范浚爲南宋初年人。

行新紙幣——十八界會子，以十八界會子之一準十七界會子之五，強迫人民使用。

續文獻通考卷七云：

（嘉熙）四年九月，令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徑赴臺省越訴。

這樣一來，政府作進一步的通貨膨脹的結果，物價遂更為上漲。蒙齋集卷七論會子劄子（註三一）云：

近者因有更張之說，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象蕭條。

臣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蓋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值翔踊，正緣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

關於嘉熙四年因農產失收及進一步的通貨膨脹而物價上漲的情形，除分見於上引各文外，記載甚多。宋史卷四一三趙與權傳云：

（嘉熙年間）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論楮幣……折閱益甚。……又言，『膏雨不降（註三二），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躁。……』

又同書卷四一九徐榮叟傳云：

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

關於此事，杜清獻公集記載尤多。如卷九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云：

且陛下視今之時，為何如時耶？早嘆薦臻，民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翔踊，行都之內，氣象蕭然。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是內憂既迫矣。（黃震戊辰修史傳及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略同）

又卷一〇（嘉熙四年）八月已見劄子云：

物價騰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告緡譏闢，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

（註三一）續通考系此劄子於嘉熙四年九月項下。

（註三二）當即指嘉熙四年的大旱。

爲病，昔所無也。（戊辰修史傳同）

又卷一〇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註三三）云：

且去歲浙左旱嘆異常，浙右雖得中熟，而仰食既多，米價十倍其湧。垂罄之腹，閔閔望歲。

又卷一一上已見三事（吏部侍郎）云：

楮券之弊極矣。新舊並行，雖曰下策；然舍此之外，無策可行，則其行也，亦豈得已？此議既出，遠近傳聞，楮價日低，物價日長。

臣竊見今歲之旱，京輔爲甚。……斗米十千，又復日長。

又鶴林集卷二四知溫州丐祠申省狀（註三四）云：

舊楮非不稱提，而直日下；新穀非不平糶，而價日增。

又申省二狀云：

率十分減三，而穀尙貴；以五券稅一，而楮弗昂。

又吳潛許國公奏議卷三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嘉熙四年）云：

米乃民之命脈，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脈，而苦於直之低。

又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嘉熙四年）云：

惟有百物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陌浸落。此非朝廷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相登，則郡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非獨微臣之責矣。

又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糶（嘉熙四年）云：

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糶事。以朝廷和糶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糶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爲緡絲三百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

又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撥糶本賑濟飢民劄（註三五）云：

臣入境以來，……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於建康，凡歷四郡。所至延見

（註三三）杜範於嘉熙四年遷吏部侍郎，見宋史卷四〇七本傳。

（註三四）唐泳於嘉熙四年知溫州，見李珣等修溫州府志卷一七。

（註三五）內言大旱及十八界新會等事，知作於嘉熙四年。

士民，諮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踊爲大苦。……目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

嘉熙以後，便是淳祐（一二四——一二五二）。到了淳祐年間，因農產失收惡性的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飛漲現象，仍是一樣的嚴重。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云：

（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圓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

又李曾伯可齋雜稿卷一七除淮閩內引奏劄（註三六）云：

姑以邇年已驗者言之。星妖地震，數見屢書。蝗孽旱災，所在爲虐。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殣相望，中外凜凜。天變可謂極矣。

又第二劄云：

乃者適丁歉歲，物價翔踊。

再往後，到了寶祐年間（一二五三——一二五八），物價也因為惡性的通貨膨脹而高漲。李昉英文溪集卷九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云：

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

又李曾伯可齋續稿後卷三救蜀楮密奏云：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價乃愈甚，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是。

到了理宗末年，物價也是一樣的昂貴。時賈似道執政，對於物貴問題，簡直漠不關心。齊東野語卷一七景定彗星云：

景定五年（一二六四）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星見東

（註三六）約作於淳祐年間。參考同書卷首提要及宋史卷四二〇本傳。

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變。……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又京庠康隸楊坦等一書謂，『……以秋壑（賈似道）而壓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

這可以下列二事爲證：（1）宋史卷四〇九高斯得傳云：

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而庚申（開慶元年）己未（景定元年）之歲，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線。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一彗星應詔言事略同）

（2）宋史卷四二五劉應龍傳云：

會京師米貴，應龍爲勸糶歌。宦者取以上聞。帝（理宗）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

賈似道對於物貴問題這樣諱疾忌醫，物價當然更要上漲了。

最後，我們還要說明的，是這時期的物價，究竟要上漲到怎麼樣的程度？上引趙清獻公集卷一〇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說嘉熙四年『米價十倍其湧』；又八月已見劄子說當時『日用所需，十倍於前』。可見這時的物價，由於惡性的通貨膨脹，再加以農產的失收，要比從前昂貴十倍。至於嘉熙四年以後，物價更要上漲到怎麼樣的程度，因爲文獻有缺，我們不能詳細知道。不過，根據上引各種記載，從這年以後，直至理宗末年，物價有繼續增長的趨勢，卻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 5 度宗時期（一二六五——一二七四）

上邊說，理宗末年，賈似道對於當前最嚴重的物貴問題，簡直漠不關心。假如光是這樣，度宗時期的物價還不至於騰貴得那麼利害。事實上，他不單是消極的對於物貴問題漠不關心，而且積極的造成更惡性的通貨膨脹，結果物價的騰貴終於在度宗時期達到最高峯。他於理宗剛死，度宗快要即位的時候，不理過去紙幣流通量的大小，及準備金的有無，發行一種紙幣，名叫金銀關子，或稱金銀見錢關子，於

是物價更加速度的向上飛漲。齊東野語卷一七景定彗星載景定五年

十月乙丑，忽聞聖躬（理宗）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違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

又區仕衡九峯先生集卷一奏宰臣矯詔行私朋奸害正疏云：

今先帝（理宗）宮車晏駕，四海臣民，方舉首企俟新政，似道乃敢於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而行關子，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物價踊，楮益賤。關子之不便於民，匪但川蜀荆襄爲然，吳越閩廣俱不便也。陛下宅哀未發綸音，似道首卽矯詔。悖逆不道，莫斯爲甚。

又宋史卷四七四賈似道傳云：

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錢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

又宋季三朝政要（撰人佚）卷三載景定五年正月（註三七），

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楮，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刻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踊。

又吳自牧夢梁錄卷一三云：

至咸淳年間（一二六五——一二七四），賈秋壑爲相日，變法增造金銀關子，以十八界三貫準一貫關，天下通行。自因頒行之後，諸行百市，物貨湧貴，錢陌消折矣。

又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云：

世皇下江南檄，杖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其不誠服者與？其文曰，「……變關會而物價溢湧。……」

除上述外，關於因賈似道發行金銀關子而物價飛漲的情形，恥堂存稿的詩，記載得尤爲詳細。如卷七物貴日甚云：

自從爲關以爲暴，物價何止相倍蓰！人生衣食爲大命，今已勦絕無餘遺。眞

（註三七）這是製造金銀關子的時間，不是發行的時間。發行的時間是在理宗剛死度宗快要卽位的時候，有如上引齊東野語卷一七及九峯先生集卷一所說。

珠作襦錦作袴，白玉爲飯金爲糜。蒼天蒼天此何人，遭此大疾誰能醫？無食
吾欲食其肉，無衣吾欲寢其皮！

又卷六物貴云：

一從泉法亂，都野咸荒荒。片楮母偏重，無子相低昂。姦人竊其權，百物因
大翔。握薪重尋桂，尺魚貴河魴。我聞輦轂下，執法牛毛詳。物物揭成價，
大字懸康莊。膳飽權公肆，餅師聚官場。市易祖嘉問，均輸肖弘羊。尉羅四
面布，搖首觸刑章。哀哉今之人，逢時何不祥！

又桑貴有感云：

我老與時忤，十年守窮空。衣食相驅迫，遂師田野翁。每當春蠶起，不敢怠
微躬。晨興督家人，留心曲箔中。客寓無田園，專仰買桑供。豈謂桑陡貴，
半路哀塗窮。三百變三千，十倍價向穹？家貲已典盡，厥費猶未充。乃知楮
法壞，流毒刀兵同！

又酒闌云：

幣輕物痛躍，赤子命一絲。尙曰此元祐，天乎欲誰欺！

因賈似道濫發金銀關子而飛漲的物價，在度宗咸淳年間簡直有增無減。關於此
點，除見於上引各文外，宋史卷一七八食貨志亦云：

咸淳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今粒食翔
湧，未知所由。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
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
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
因之而重矣。」

趙順孫此言，目的偏重於平米價，故說紙幣跌價由於米價增高。這顯然是倒果爲因
之論，但由此亦可見出賈似道濫發紙幣的惡果——物價飛漲。此外，關於咸淳年間
物價騰貴的情形，李之彥東谷所見（註三八）亦云：

幾年養軍，今日掣肘。物價騰踊，民不聊生。萬一荒歉，羣盜必起。諸軍素

（註三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四，「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俗，詞怒以怨，……前有自序，題
「咸淳戊辰（四年）小春，」正宋政弊極之時也。」

抱乏糧之怨，孰爲可備驚急之人？

又金履祥仁山集卷四泛免口舌附註云：

後因侍北山先生(註三九)，言，『朝廷泛免，鼓舞數州。士子雲集京師，費盡物貴。……』

又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八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發上戶勸糶公劄云：

撫州米貴，於斯爲極。

又四月初十日入撫州界再發曉諭貧富升降榜云：

昨到建德路上，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沿途探問，乃聞閉糶自若，米價日增。

這裏，我們還要一述度宗時期物價騰貴的程度。上引恥堂存稿卷六桑貴有感，說賈似道發行金銀關子後，桑價『三百變三千，十倍價何穹？』至於其他物品價格昂貴的程度，在文獻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我們可以斷言，其他物品的價格也一定昂貴得很利害；這由於一般人攻擊賈似道的激烈，可以推知。

(三) 結論

總括上述，可知南宋自開禧年間(一二〇五——一二〇七)起，因爲常常對外作戰，開支太大，遂不顧準備金的有無，發行多量的紙幣，以補收入之不足。這種通貨膨脹，就其過程而論，起初比較輕微，其後則越來越利害。通貨膨脹的程度既因時間而異，其對於各時期物價騰貴的影響，亦從而有大小之不同。一般來說，在開始時物價不算貴得太利害，其後則越來越高漲。就時間上言，寧宗嘉定年間(一二〇八——一二二四)物價固比以前爲貴，但騰貴的程度並不怎樣大。其後，到理宗上半期(一二二五——一二三九)，物價騰貴的程度可利害多了。這時期的物價比開禧年間要高漲一倍以上，即爲開禧年間的物價之兩倍有多。及理宗下半期(一二四〇——一二六四)，一方面由於通貨膨脹之惡性化，他方面由於水旱米貴的影響，物價更爲上漲，要比以前增貴十倍。最後，到了度宗時期(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因爲賈似道濫發金銀關子，物價的上漲遂達到最高峯。這幾十年物價的上

(註三九)何北山卒於咸淳四年十二月，見同書卷五。

升，因為光是理宗上半期有較明確的記載（註四〇），其餘各時期的物價，文獻上雖說比以前增貴多少倍，但並沒有明說『以前』是指那年那月而言，故不能正確的作出物價上升的曲線；不過，如果要作出的話，這條曲線的方向是越向右越高，有如上載宋末紙幣流通數量圖那樣，却是可以斷言的。

以上爲本文概括的敘述。最後，請一言物價騰貴的影響。

本來，物價上漲有時並不一定是壞事，反而是好事。一般資本家天天所焦慮的便是物價的低落。如果物價低落得太利害，許多商店工廠都要因虧本而關門。上一次的世界經濟恐慌，便是例證。所以在商業循環(Business cycles)中，物價昂貴時期屬於繁榮時期(Prosperity stage)。而美國政府的收買白銀政策，其目的也是使物價提高。由此可見物價騰貴對於生產者本來是有利的。不過，這種物價騰貴的程度要有限制。如果物價高漲得太利害，一般薪水或工資不能隨着物價的飛漲而按比例增加的人民，因為他們薪水或工資所入的購買力（註四一）不及以前遠甚，只好把生活標準降低；這樣一來，生產者也就因消費者購買力之降低而買賣不好了。宋末物價太貴的結果，生產者便是這樣倒霉的人。如上引鶴山大全文集云：

幣輕物貴，田里蕭條。（卷一七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

重以楮幣泛濫，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卷一九被召除禮部尙書內引奏事第四劄）

楮賤物貴，商販不行。（同上）

以上專論宋末物貴對於生產者的影響。至於消費者，尤其是固定收入的人，因為高漲的物價足以壓低他們的購買力，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原來的生活標準，當然是大受其害了。上引宋史云：

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卷四〇七杜範傳）

物價翔躍，民命如綫。（卷四〇九高斯得傳）

在京物價騰踊，民譌士躁。（卷四一三趙與權傳）

（註四〇）上邊說這時期的物價比開禧年間高漲一倍以上。

（註四一）即就他們的真實工資(Real wages)而言。

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卷四一九徐榮叟傳）

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卷四二三李韶傳）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三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云：

楮輕物貴，爲生孔棘，愁嘆之聲，在在而有。

又鶴山大全文集卷八六王聘君墓誌銘云：

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嘆。

又平齋文集卷一四從臣李臺等乞將所得俸給減半幫支不允詔云：

楮輕物重，公私交瘁，……

又石屏詩集卷三庚子薦飢云：

穀高三倍價，人到十分窮。

又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飢民劄子：

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踊爲大苦。……流離殍死，氣象蕭然。

又蒙齋集卷四云：

而又物價翔踊，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戊戌風變擬應詔封事）

重以楮令日變，物價日增。民生無聊，怨譟並起。（祕書少監上殿劄子）

又癸辛雜識前集云：

楮輕物貴，民生頗艱。

又齊東野語卷一七景定彗星云：

物價自此騰湧，民生自此憔悴矣。

上述宋末物價昂貴對於消費者的影響，是就一般人民說的。此外，當日中下級的公務員及軍人，都是固定收入的消費者（註四二），物價騰貴對於他們的毒害也非常之大。文獻通攷卷九云：

是宜物價騰翔，楮價損折，民生憔悴，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

（註四二）當日公務員及軍人的收入，如下引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處救楮二劄上樞密院所說，也有增加的；可是，由於當日物價上漲的利害，我們可以斷言，他們薪俸增加的速度遠不及物價增長那麼快。

廉爲歎，皆楮之弊也。

其中關於楮輕物貴對於公務員的影響，許應龍東澗集卷八汰冗官劄子亦云：

矧今之楮幣，折閱已甚。以錙計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養廉？

又鶴林集卷三九勸士文云：

關表……五縣吏之俸，不及中州之二三曹官之請，僅當內郡之一；重之以庫帑之壓，加之以銀會之折閱，小官之所得，厘厘無幾矣。……大率邊吏之俸薄，起於折會之太輕。

復次，關於楮輕物貴對於軍人的影響，鶴山大全文集卷一七直前奏六未喻及邪正二論亦云：

況又物價翔踊，廩稍不給，士卒常有飢寒之怨。……而尙以諸軍之心爲皆可恃乎？

又杜清獻公集卷一四三月初四日未時奏云：

臣竊見自楮券折閱以來，邊上諸軍請給，不足以供衣食之費，飢困藍縷，常有怨聲。臣向也嘗言於當國者，以其重糜國用，議弗及而止。臣此番造朝，聞其怨聲日甚，竊恐或有離心，不唯難以責其用命死敵，而勢之所激，必有不可追之悔。

又可齋雜稿卷一七除淮關內引奏第二劄云：

若乃沿邊士卒，連年困於久戍，糒食之仰給於縣官者，旬支月給，具有定數。乃者適丁歉歲，物價翔踊。累重之家，不能自給。……憔悴藍縷，不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乃俾衣食之不贍，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

又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書本末載方回上書誅賈似道云：

自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買一草屨，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飢寒窘用，難責死關！

楮幣賤，物價窮。軍中數口之家，寒無衾炭，日炊不給，腹枵衣弊，纍纍可憐，目見市井魚肉鹽醬而不識味，困苦極矣！

又文溪集卷九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云：

物踊貴而兵民貧。

宋末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飛漲，對於一般民衆，軍人及公務員的影響，固然非常劣惡；就是對於政府本身，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自然，在最初，通貨膨脹的程度很輕微，物價也不特別昂貴的時候，爲着彌補戰費的不足，而增發數量不太多的紙幣，對於政府是相當有利的。可是，當通貨膨脹惡性化，物價急劇飛漲以後，政府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却是所得不償所失了。關於此點，徐鹿卿曾就當日政府經費收支的增減上，加以說明。清正存稿卷五論待虜救楮二劄上樞密院云：

自輕楮以來，民間隨其低昂，入以此直，則出以此直，初不爲病。受其弊者獨朝廷爾。二稅之數，無增也；祠牒官告之直，無增也；徵商牙契之入，無增也。及其出也，市物之直增矣；戍兵之生券增矣；諸軍衣糧雖如故，而非時之給犒增矣；官吏正俸雖如故，而添給之暗增者，亦不少矣。

總括上述，我們可知宋末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高漲，對於一般民衆，軍人，公務員，甚至政府本身的影響，都非常之壞。除外患的原因以外，南宋爲什麼要亡國，我們不是可以在這裏得到多少消息嗎？所以嘉熙年間袁甫說：

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宋史卷四〇五本傳）

附記：

(1)關於宋末紙幣流通的數量，有可補入者二則，茲錄如下：

目今（嘉熙四年）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其術可謂窮矣。

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爲數五十千萬。（均見於蒙齋集卷七論會子劄云）

(2)宋末紙幣流通數量表的『表』字，應改作『圖』字。

(3)本文蒙傅孟真師，岑仲勉先生及梁方仲先生分別予以指正，又蒙潘實君先生代爲繪圖，均此誌謝！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初稿。是年年底，增訂於昆明。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傅 樂 煥

目 錄

引言	224
一・春水秋山考	226
(一) 春水考	226
(二) 秋山考	239
(三) 結論	245
附記	246
二・廣平淀考	247
(一) 廣平淀異名	247
(二) 廣平淀與白馬淀	256
(三) 廣平淀捺鉢誌詳	259
(四) 廣平淀今地	261
附 夏捺鉢考	263
三・四時捺鉢總論	267
(一) 總論四時捺鉢	267
(二) 捺鉢釋義	269
(三) 捺鉢與遼代政治	271
(四) 捺鉢與金元清	276
四・遼史遊幸表證補	284
五・論遼史天祚帝紀來源	337
(一) 小引	337
(二) 遼史天祚帝紀與契丹國志	337
(三) 史臣金人亡遼錄	344
(四) 結論	347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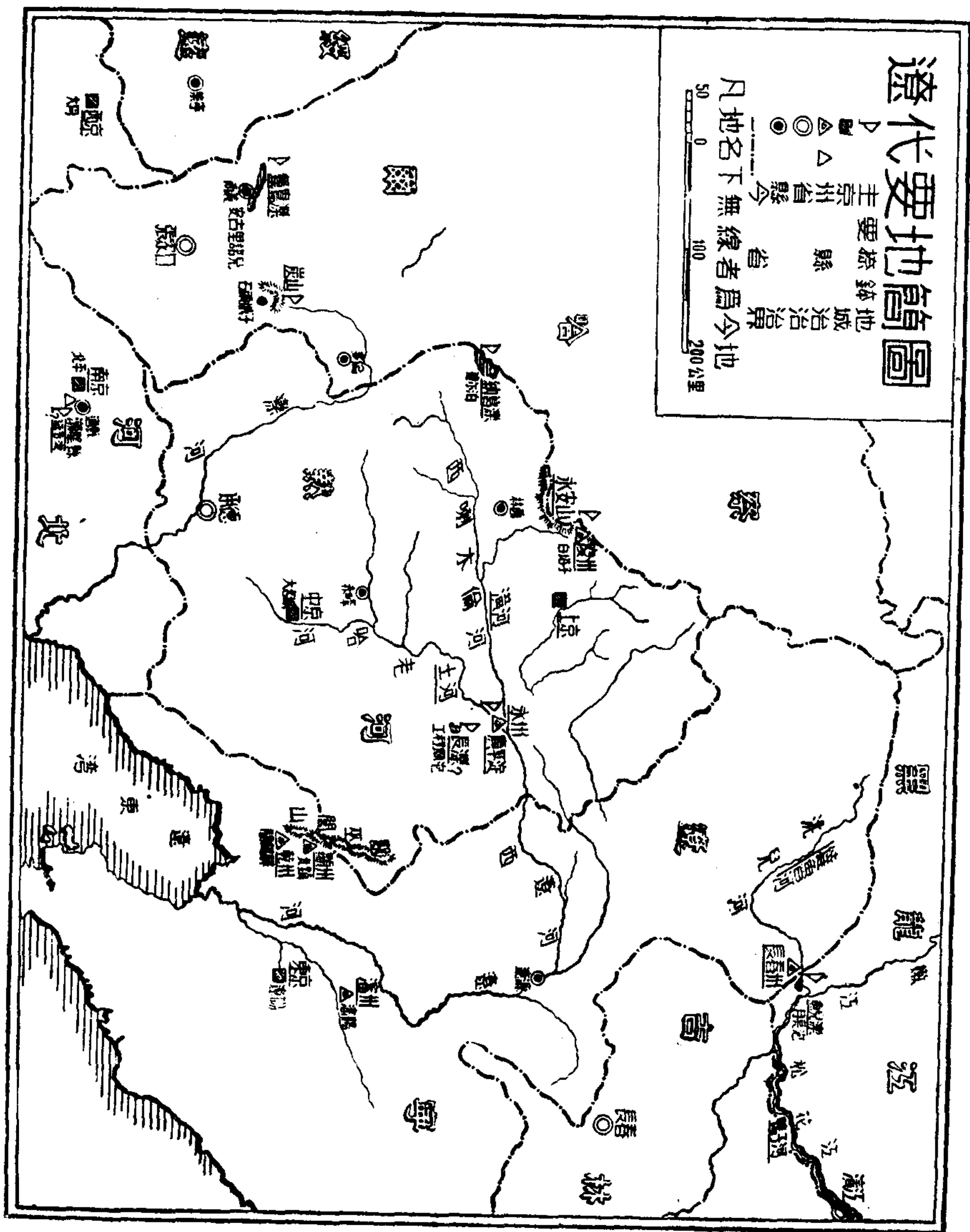
遼史營衛志行營序云：

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繼又分記四時捺鉢之所在，及遼帝在各捺鉢之行動云：

春捺鉢曰鴨子河。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鷂捕鵝雁。……弋獵網釣，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冬捺鉢曰廣平淀。……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

則所謂捺鉢者，初視之似僅爲遼帝弋獵網釣，避暑消寒，暫時遊幸之所。宜無足重視。然而夷攷其實，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遼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動在此，其國政之中心機構在此。凡遼代之北南面建官，蕃漢人分治，種種特制，考其本源，無不出於是。且其制亦不限於契丹一族。金元滿清，亦自北起，生活習俗大同，捺鉢遺跡，尙可考見。徒以正史記載過簡，掛漏太多，且其制復與吾國以漢人爲中心之傳統習俗，絕不相似，故治史者多未注意及之，茲試對此重要史實，略加說明，或可爲治遼金元史者之一助歟？



遼代要地簡圖

一 春水秋山考

(一) 春水考——(二) 秋山考——(三) 結論

(一) 春水攷

遼史中類見諸帝幸春水記載，其水何在，則所未詳。茲先輯錄有關春水之文如下，俾便考索：

年 紀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u>重熙</u> 三年	辛卯如春水		
<u>重熙</u> 十一年	丁亥如春水 <u>闕</u> 月射虎於 <u>侯里吉</u>		
<u>重熙</u> 廿二年	乙巳如 <u>混同江</u>	庚辰如春水	丙寅如黑水
<u>重熙</u> 廿三年	己巳如 <u>混同江</u> 獵雙子浣	壬辰如春水	丁亥幸太弟 <u>重元</u> 帳
<u>大康</u> 二年	己未如春水庚辰駐蹕 <u>雙灤</u>		
<u>大康</u> 四年	庚辰如春水	乙丑駐蹕 <u>掃獲野</u>	
<u>大康</u> 九年	辛丑如春水		
<u>大康</u> 十年	辛丑如春水		
<u>大安</u> 十年	如春水		
<u>壽隆</u> 二年	甲午如春水乙卯駐蹕 <u>瑟尼思</u>		
<u>壽隆</u> 三年	丁亥如春水癸卯駐蹕 <u>雙山</u>		
<u>壽隆</u> 六年	丁亥如春水		

以上爲見之本紀者，此外表傳中各一見。皇子表與宗子和魯幹之欄：

天祚卽位，弛圍場之禁。和魯幹請曰：『天子以巡幸爲大事，雖居諒陰，不可廢也。』上以爲然。復命有司促備春水之行。

大公鼎傳：

徙長春州錢帛司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

通遼史一書，所見春水一詞，已備錄於此。據本紀諸條，此詞僅見一，二兩月，可知與春季特有關係；據和魯幹之語，時以春水之行爲大事，雖居諒陰不廢，可知其事相沿已舊，久成風習，天祚紀中雖無幸春水之文，而有幸春水之實。由大公鼎傳，貴主「例」假貸長春州官錢，亦可知駕幸春水爲故常，春水宜去長春州不遠。就史載春水一詞本身，吾人可得之觀念，大體止此。

據上引營衛志遼帝四時各有捺鉢，春季自應在「春捺鉢」。今按其春捺鉢條云：

春捺鉢曰鴨子河，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鵠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塢，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河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中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鵠，拜授皇帝放之。鵠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鵠。救鵠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

遼帝既以春季至春水，春水宜與此春捺鉢有密切關係。於此應特別注意者二事：第一，此春捺鉢之所在地，如爲遼帝每年所臨幸，則春水應即春捺鉢所在。第二，遼帝既專以春季趨春水，其地自特宜于春遊，則遼帝在春捺鉢之行動，應即其所以趨春水之目的。

關於第一點，志云，『春捺鉢曰鴨子河。……鴨子河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里。』敘述固極明晰。然證以本紀之文，二百年中『鴨子河』之名，竟未一見。而統計歷年幸臨較頻者有鴨子河，混同江，長春河，撻魯河，魚兒渌，潢河，山榆淀，延芳淀，鴛鴦渌，薩隄渌，土河諸地，其中尤以鴨子河，混同江，撻魯河，魚兒渌，長春河諸處爲最多。混同江爲鴨子河改名，長春河乃撻魯河改名，（詳後引聖宗紀文）故實際遼帝臨幸最頻處爲鴨子河（混同江），撻魯河（長春河），魚兒渌，二河一渌，（此數地尚有一顯著差別，即鴨子河（混

同江) 悉見正月，長春河魚兒灤則或見正月，或見二月。) 此兩河一灤，果何地爲春捺鉢之確實所在？

按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是遼之長春州即以鴨子河春獵地而建，顯見鴨子河爲春獵要地，與本紀之頻幸鴨子河之記載合，春捺鉢即設其地，自甚可能。然營衛志又明記春捺鉢在『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水灤』（大池，湖）之旁。宋王易『重編燕北雜錄』亦謂，遼帝『春捺鉢多就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灤甸住坐』，雖未舉出灤甸名稱，亦確言係『灤甸』，而非河流。如望文生義，認鴨子河灤爲鴨子河附近之一水灤，故名鴨子河灤，世人即舉河名，該灤稱，似最可通。然營衛志既特標灤名，何二百年之本紀中，其名竟未一見？殊不可解？

撻魯河地志於上京屬下河流中列其名，未詳屬何州何地。按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云：『踏弩河流入鴨子河。』當亦在長春州境。證以其改名長春，益覺可信。聖宗紀『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河與州名同，而州因春獵建，似此長春（撻魯）河與春獵，以至春獵時之根據地春捺鉢，亦不無關係。

魚兒灤地志未詳所在。其名每與長春河連書。聖宗紀，『太平五年三月，如長春河魚兒灤。其水一夕有聲如雷，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知在長春河附近。遼帝春幸最頻之鴨子河，撻魯河，魚兒灤三地，又以幸魚兒灤之次數爲最多，而三者中亦唯魚兒灤始合營衛志，燕北錄所記春捺鉢之『灤』的條件。然僅據此兩點，遽謂春捺鉢在魚兒灤，自尤不能厭人意。

綜上所述，遼代春捺鉢究在鴨子河，撻魯河，抑魚兒灤，尙不能斷言。然無論三者中任一地，爲其確址，其與本文所擬研考之春水，就表面視之，除均在長春州境一點相合外，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則此春水豈亦猶鴨子河，撻魯河，魚兒灤，爲遼帝春季時臨幸之長春州境一水，抑別有解釋？尙不能明。

關於第二點，志載有鉤魚捕鵝兩事。宋張舜民使遼錄亦謂『遼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鉤魚海上，於冰底鉤大魚。二月，三月放鵝，號海東青，打雁。』是兩項行動中，尤以捕魚一事爲言遼史者所熟知。蓋以天祚末年混同江鉤魚宴上，營造阿骨打（金太祖）叛遼之因；而一般記載『鉤魚』者，每誤爲『釣魚』，校史者

喜道其事，從而治史者熟聞鉤魚之事；又，宋程大昌演繁錄中詳書鉤魚方法，演繁錄甚流行，鉤魚亦因以廣得流傳。此外一點尤爲重要者，即捕魚記載，居於每歲之首，讀史者開卷先睹，印象特深。然觀乎此專記遼帝春季行動之春捺鉢條，於鉤魚敘述固極簡略，於捕鵝反言之特詳。且明言天鵝未至時捕魚，似鉤魚之重要，遠遜於捕鵝。此點最可注意。

考春水一名亦習見金史，一翻金史諸帝本紀，春水之幸，數見不鮮。金趙秉文有春水行詩云：

光春宮外春水生，駕鵝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鞭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圓月樣，忽聞疊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家最愛海東青，錦鞵掣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墮，連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鵝誇得雋，一騎星馳荐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羞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滏水集三）

詩題春水行，所寫全爲捕鵝之事。則春水即捕鵝之水也。詳其捕鵝之方法，捕得後獻廟以及從官稱觴插毛頭上種種風習，悉與前引營衛志所志遼代情形符合。豈遼史中之春水，亦指捕鵝之水乎？然秉文金人，金遼情形安知不有變革？今再就遼史本身證之，乃知捕鵝確爲遼代舊習，春水即捕鵝之水，金襲遼捕鵝之事，故亦襲用春水之名。

遼史道宗紀：

大康元年正月，乙酉，駐蹕大魚灤。丁亥，以獲鵝，加鷹坊使耶律楊六爲工部尙書。

大康五年三月，辛未，以宰相（張）仁傑獲頭鵝，加侍中。

此以獲鵝而得重賞者。又穆宗紀：

應曆十五年三月癸巳，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洛鐵梳之刑。

此以捕鵝而遭苛罰者。其賞之重與罰之苛，均爲特別重視其事之表現。捕鵝須用海東青鵝，遼有五坊之官，專司飼養。而海東青遼本國不產，須求之國外。遼史部族表，『重熙二十一年，遣使詣五國及鼻骨德烏古敵烈四部捕海東青』。蕭藥音奴

傳，『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楫柁犀，並玉吐鶻。』迨遼末，金人叛遼，海東青之營求，爲其主要原因之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

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真，每歲遣外廐坊子弟趣女真，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卽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鬥而後得。其後女真不勝其擾。

金史太祖紀亦記其事，可證會編所言不妄：

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金人亡入遼者）爲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爲言，終至於滅遼然後已。

不特遼帝自差人網捕，遼屬國亦多以此爲貢品。太宗紀，『天顯七年十一月丁未，阻卜貢海東青鶻三十連』。一連猶云一隻也。（註一）天顯去遼始興未遠，可見此俗由來已舊。

道宗紀『清寧七年四月辛未，禁吏民畜海東青鶻』。張孝傑傳『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鶻』。是知當時視畜海青爲特權，一般臣民，不得飼養。

宋姜夔白石詩集有「契丹歌」，題下原注云：『都下聞蕭總管自說其風土如比。』歌云：

契丹家住雲沙中，蒼車如水馬若龍，春來草色一萬里，芍藥牡丹相間紅。大

（註一）連或作聯，爲稱鷹鶻之單位，自唐以來習見應用。劉禹錫夢得集（二三）汝州適鵞狀「進奉鵞母鵞六聯」；太平廣記（四六〇）劉孝綽：「裂裳而繫鵞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均用聯字。羅福成女真譯語二編，所收明女真酋長貢表，多有進貢海東青若干連云云，又朝鮮世宗實錄（三）「上王賜馬二匹，鷹子二連」，可知迄明代尙以之爲專稱鷹鶻之詞。至何以稱連尙不能明。三朝北盟會編（一五）：「兀室遣人將到稱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者皆不曾受（原注：分謂錢，）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來此秤係五十一兩，貴朝秤卻只五十兩，莫如所作一連五十兩五分秤」。是秤亦以連計。凡養鷹鶻必有所繫，而鍾亦繫於秤，連聯之稱，或因於此。

胡牽車小胡舞，彈胡琵琶調胡女，一春浪蕩不歸家，自有穹廬障風雨。平沙軟草天鵝肥，胡兒千騎曉打圍，皂旗低昂圍漸急，驚作羊角凌空飛。海東健鶻健如許，韞上風生看一舉，萬里追奔未可知，割見紛紛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無，年年海上驅羣胡，一鵝先得金百兩，天使走送賢王廬，天鵝之飛鐵爲翼，射生小兒空看得，腹中驚怪有新齋，元是江南經宿食。

據此，則捕鵝爲契丹舊風，無可疑矣。

明乎捕鵝爲契丹民族舊風，試重讀營衛志之所記，始可充分得其真義。營衛志所記，完全以捕鵝爲中心。鴨子河灤者，捕鵝之灤也。捕鵝之時節，即天鵝出現之季令，在二，三月，故牙帳自冬捺鉢起後約六十日方至其地。天鵝未至前，即牙帳離冬捺鉢後，達春捺鉢前，(自正月上旬至二月中旬)之月餘光陰，先『卓帳冰上，鑿冰釣魚』。釣魚爲春遊次要的，附帶的行動，故營衛志未爲詳載。營衛志本節描寫本極明晰，第以世人預有春獵即釣魚之成見橫互胸中，牢不可破，過度輕視，甚至根本忽略，捕鵝之事，致此明顯史實，畢陳目前，而不能見。大金國志嘗言，『契丹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所言亦簡而得要。舊日屢讀此文，僅覺爲混同江釣魚得一證，而於放鵝春水一點，茫然若無所覩，甚矣成見之誤人也。

依上所述，則春水即捕鵝之水。返觀前列春水表。計十二條中，繫於正月者十條，繫於二月者二條。其繫於二月者，次數雖少，實爲最符實際之書法。然其他十次均繫正月，正月固非捕鵝時節，初視之似爲春水，即捕鵝之水一說之反駁。然細察之，凡混同江列於前者，春水可見於後，春水列於前者，其後絕不再見混同江。(合觀下列春州及魚兒灤兩表，此點尤明。)即春水可以包括混同江，混同江不能包括春水。乃知遼史此等書法，實視捕鵝重於釣魚，春水重於混同江之結果。試舉近事以爲比例，譬如某甲由重慶經貴陽，至昆明，以昆明爲目的地。報章誌其行踪，可於離重慶去貴陽時，云『赴貴陽，』於由貴陽去昆明時，又云『赴昆明，』但亦可於其初離重慶時逕記『赴昆明』，而略去貴陽。凡春水列於正月者，其事與此正同。

遼史本紀中又時見諸帝幸春州事，鈎稽爲下表：

年	紀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重熙七年		辛丑如混同江		庚午如春州乙亥駐蹕東川		壬寅如蒲河淀	
清寧五年		春如春州					
清寧七年						庚戌如春州	
大安四年		庚戌如混同江		己丑如魚兒渚己亥如春州			
壽隆四年		壬子如魚兒渚				庚午幸春州	
乾統二年		如鴨子河		辛卯如春州			
乾統三年		辛巳朔如混同江戊申如春州					
乾統八年		如春州					
乾統九年		丙午朔如鴨子河		如春州			
天慶元年		釣魚鴨子河		如春州			
天慶二年		己未朔如鴨子河		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一)			
天慶四年		如春州					

(註一)此『幸混同江』即正月『如鴨子河』一事之複出。詳參後文論遼史天祚帝紀來源。

遼無春州，此春州乃長春州之簡稱。此諸項中，愚意其一部分之意義，即相當於春水。數年前，嘗居北平。北平之北海公園有湖。冬季，湖水大冰，有溜冰場，為冬季運動最佳之地。友朋相約，每云『去北海』，實際意義非謂往遊公園，乃適北海作溜冰戲也。又如南北兩極圈蒞臨其地者率以探險，今言某人去南北極，本意恆指其探險之行動也。此處之春州，亦當作如是觀。春水在春州境，謂去春州，實際言趨春水也。但此非謂以上各條全部相當於春水。如重熙七年，大安四年，壽隆四年諸條，疑所指均為春州本義。

春水究指何水乎？營衛志固明言在鴨子河渚。然如前所論，除營衛志外其名竟未再見，而與鴨子河渚最應有關之鴨子河乃捕魚而非捕鵝地點。今既確知春捺鉢時期主要行動為捕鵝，捕鵝時季在二，三月，以及捕鵝地點在水渚，循此通觀史文，合乎三項條件，最要者有魚兒渚焉。下表盡錄全史所見魚兒渚各條：

年	紀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太平二年		如納水釣魚		辛丑朔駐蹕魚兒渚		甲戌如長春州	
太平五年		乙酉如混同江		如魚兒渚		如長春河	
重熙五年		甲申如魚兒渚					
重熙九年		庚申如鴨子河		駐蹕魚兒渚			

重熙十三年	戊辰如混同江	庚戌如魚兒渚	
重熙十六年	己卯如混同江	庚申如魚兒渚	丁亥如黑水渚
重熙十九年	壬寅如魚兒渚		己酉駐蹕息鷁渚
重熙廿一年	辛亥如混同江	如魚兒渚	
清寧二年	辛魚兒渚		
清寧四年	如鴨子河釣魚	庚戌如魚兒渚	
咸雍元年	甲子如魚兒渚		
咸雍八年	甲申如魚兒渚		
大康三年	癸丑如混同江	己丑如魚兒渚	
大康七年		甲子如魚兒渚	
大安三年	乙卯如魚兒渚		
大安四年	庚戌如混同江	己丑如魚兒渚己亥如春州	
大安五年	癸未如魚兒渚		
大安七年	壬戌如混同江	己亥駐蹕魚兒渚	丙戌駐蹕黑龍江
壽隆元年	己亥如混同江	乙亥駐蹕魚兒渚	
壽隆四年	壬子如魚兒渚		庚午幸春州
壽隆五年	乙巳如魚兒渚		
乾統四年	戊子幸魚兒渚壬寅獵木嶺		

持此與前列春水，春州兩表合觀，魚兒渚與春水，春州之特點全同：即或次正月，或次二月，凡次二月時，正月必載混同江等釣魚地，次正月時，則混同江等地絕不見。然則魚兒渚豈即鴨子河渚乎？

魚兒渚當今何地，不易確言。舊說均謂今洮兒河爲撻魯河（長春河），松花江爲鴨子河（混同江），大致可無問題。洮兒河於大賚縣（黑龍江西南境）北入嫩江，更南流至大賚縣南與松花江合流。其將入嫩江之前，聚爲大池，名月亮泡。清曹廷燮以之擬鴨子河渚。曹氏嘗親履其地，所著東北輿地圖說云：『查納喇薩喇池今通呼月亮泡，與（遼史）營衛志所載鴨子河渚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相符合。』如鴨子河渚確即魚兒渚，予願接受曹氏之說，如鴨子河渚與魚兒渚爲兩地，予姑指月亮泡爲遼之魚兒渚。

如月亮泡確即魚兒渚，魚兒渚即鴨子河渚。今觀其水當洮兒河（長春河）之尾間，去入松花江（鴨子河）之處不遠，就其源言，自爲洮兒河（長春河）之渚，就其流言，亦可謂爲松花江（鴨子河）之渚。然則鴨子河渚一名之所由生，豈亦猶繁

彭蠡於長江，列長山於渤海者耶？

春水一名雖主要指魚兒渌，亦可加於其他水渌。上舉本紀諸項，經一一以其前後相關地名核之，知壽隆六年一條，即別有所指。按道宗紀云：

壽隆五年七月辛亥，如太牢古山。閏九月丙子，駐蹕獨盧金。

壽隆六年正月丁亥，如春水。四月癸卯，如炭山。五月丙戌，駐蹕納葛渌。

遼壽隆五年當宋哲宗元符二年。李燾續長編（五一五）云：

元符二年九月甲寅，河東經略司奏：乞更不牒問北主近邊打圍。從之，北主以今歲至西京，並邊打圍，去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

是歲北主於雲中甸受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

遼代地名其本國人習稱者與見之宋人記載者每不相同。是年遼史云獨盧金，長編作雲中甸，名雖有異，地實相同。文彥博潞公集（卷七）贈國信畢少卿仲衍詩有云：『朔風不度龍沙遠，只向雲中講信回』。仲衍使遼在元豐二年，當遼大康五年。檢是年遼紀道宗亦駐蹕獨盧金。知獨盧金與雲中甸確指同一地點。獨盧金遼史不詳所在，由前後相關地名準之。知在西京境內。今悉又稱雲中甸，雲中爲遼西京大同府倚郭縣，雲中甸即謂雲中縣境郊野之地。（參後文廣平淀考）

太牢古山在遼西京南境，近宋代州北界。宋熙寧中宋遼有河東地界之爭，遼將蕭撝魯嘗屯太牢古山以示威（註二）。炭山即今察哈爾石頭城子（沽源縣北）黑龍山支脈之西端（註三）。納葛渌余比定爲今熱察交界（中部而偏北）之達里泊。合此數事觀之，道宗於壽隆五年七月如太牢古山打圍，最南至於去宋代州北境十里至五，七里之地點。九月間北去，駐蹕於西京（今大同）附近之獨盧金（雲中甸），即在獨盧金受宋賀使禮。六年正月戊辰朔，道宗以丁亥（二十日）離西南極邊之獨盧金，四月又出見於西方之炭山，則其間所至之春水，決非長春州境內之魚兒渌。

以此春水前後地名繩之，知所指乃遼西南境之鴛鴦渌。道宗紀，『清寧八年十月，駐蹕獨盧金。十二月幸西京。九年正月，幸鴛鴦渌』。又：『咸雍九年九月，

（註二）遼史（九三）蕭撝傳。

（註三）簡內互：遼代之漢城與炭山（東洋學報十一卷三號）。

駐蹕獨盧金，十月如西京，十年正月，如鴛鴦濼』。又：『太康五年十月，駐蹕獨盧金。六年正月，如鴛鴦濼。四月，獵炭山』。可證鴛鴦濼爲獨盧金，炭山，道上之要地。鴛鴦濼多產水禽鵝鴨，元周伯琦上京扈從詩後序云：

（自）察罕腦兒由此轉西至懷禿腦兒，……曰平陀兒，曰石項河兒，土人名爲鴛鴦濼。其地南北皆水濼，勢如湖海，水禽集育其中，以其兩水，故名鴛鴦。或云水禽唯鴛鴦最多。……

故就鴛鴦濼之地位，就臨幸其地之時間，以及就其地之特點言，遼史道宗紀壽隆六年正月如春水之春水，乃指鴛鴦濼也。

不獨由以上推論，可知壽隆六年正月之春水，乃指鴛鴦濼，尙有確鑿證據，可以佐成吾說。遼史（九八）耶律儼傳：

壽隆六年，駕幸鴛鴦濼。召至內殿，訪以政事。

知道宗於壽隆六年確曾赴鴛鴦濼。而是年本紀所載道宗遊幸諸地中（正月春水，四月炭山，五月納葛濼，七月沙嶺，九月藕絲淀），唯春水一名足以當比鴛鴦濼，故此春水指鴛鴦濼，決無可疑。

遼史記載諸帝幸鴛鴦濼者計有下列諸次：

聖宗時七次（統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年二月，開泰九年二月，太平六年正月）。

興宗時四次（重熙六年正月，十一年二月，十四年正月，十八年正月）。

道宗時五次（清寧六年正月，九年正月，咸雍四年正月，十年正月，大康六年正月）。

天祚時六次（乾統五年二月，天慶八年正月，九年二月，十年二月，保大元年二月，二年二月）。

如略加注意，可見聖宗時萃於統和二十年至廿五年（中僅二十三年未前往）天祚時萃於天慶八年至保大二年。是各有其緣由。前者將於下文延芳淀節論之，後者則以是時遼之東方半壁，已歸金有，天祚西遷，不得不改就鴛鴦濼行獵矣。

清乾隆時纂修之口北三廳志（卷二）於遼金以來鴛鴦濼沿革論述頗詳，遂錄於下：

案宣鎮志，鴛鴦灤在雲州西北百餘里境，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今考赤城邊外實無此水。又考北地朔漠圖，鴛鴦灤在興和北。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昂吉里，又名鴛鴦灤。則明時稱集寧海子，今呼昂古立腦兒者，明卽金之鴛鴦灤是也。蒙古言昂古立猶華言鴻雁，義頗相類，且昂古與昂吉字畫亦相近，安知前史無傳寫之誤耶？

按其地今仍稱昂古立諾兒，在察哈爾尙義設治局（舊大青溝）之北。

除魚兒灤，鴛鴦灤外，遼帝春獵地點尙多，如薩隄淀，山榆淀，大魚灤，黑水灤，延芳淀，長灤均是。唯其重要性遠非魚兒灤之比。此數地當今何所，大半無考，僅延芳淀與長灤，大略可指。附述於下。

（一）延芳淀

遼史地理志南京析津府灤陰縣條：

本漢泉山之霍村鎮。遼每季春弋獵於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灤陰鎮，後改爲縣。在京（同文本作縣，今從百衲本）東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鷺所聚，夏多菱芡。國主春獵，衛士皆衣黑綠，各持連鎗，鷹食，刺鵝雛，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擊鼓，驚鵝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青鵝擒之。鵝墜，恐鵝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鵝，得頭鵝者例賞銀絹。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亦載：

灤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菱，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禽之。得一頭鵝，左右皆呼萬歲。

昌祚原書未見，此從厲鶚遼史拾遺轉引。厲氏謂昌祚人實誤。四庫總目稱『其書成於萬歷壬寅，有昌祚自序，謂因輯太常寺志，得徽州縣志書，因採其所記成此書。』此段當本舊日志書。地志謂淀方數百里，叢錄則云大數頃，相差甚遠。就捕鵝者排列水周成圓形一事推之，其水不宜過大，疑叢錄所云，較得其實。（地志方數百里之里字，亦或爲畝字之誤。）又地志稱遼帝『國主』不合史法，疑此係元人據遼代以後記載修入者。

遼瀋陰縣金仍爲瀋陰縣，元陞瀋州，明初降瀋縣，清順治間廢縣併入通州。通州卽今北平東之通縣。今通縣南境尙存瀋縣故城。北平在其西北約七十里，與遼志兩地相去九十里之說，大體相合。（遼宋里約當清里五之四。）元人入據中國，歲獵瀋州柳林海子，或卽遼延芳淀舊址歟？（詳後文四時捺鉢總論）（註四）

據本紀，遼帝幸延芳淀計有：統和七年春，十二年正月，十三年正月，十八年二月，二十年正月，五次。集中於聖宗一代，尤其統和前半。此蓋特有緣由。試與上論鴛鴦灤節合觀。卽可明瞭。鴛鴦灤之幸，最早次在統和二十年三月，延芳淀之幸，最末次在同年正月，兩者適可銜接。統和二十年以前不見鴛鴦灤，統和二十年後亦不再見延芳淀。意者聖宗於二十年正月在延芳淀飛放，三月趣鴛鴦灤，大致到鴛鴦灤後，認爲勝於延芳淀，自後遂捨延芳淀而改趨鴛鴦灤也。延芳淀鴛鴦灤於遼均爲南境，是則自統和十二年起，迄二十五年止，十餘年間，聖宗春獵幾盡在南境。考其時遼宋交兵累年，聖宗多駐南京，長春州相距過遠，往返不便，乃就近於延芳淀，鴛鴦灤舉行春獵焉。

（二）長灤

續通鑑長編（八一）載宋大中祥符六年晁迥使契丹，見遼聖宗於長灤，嘗觀其捕鵝，歸國後記云：

灤多野鵝鴨，遼主射獵，領帳中騎，擊扁鼓，繞灤驚鵝鴨飛走，乃縱海東青

（註四）續通鑑長編（七九）載王曾上契丹事謂『出燕京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

孫侯館卽今北平東北之孫河鎮，則延芳淀當在燕京東北近四十里之處。然瀋陰固在燕京東南，決不可易，或王氏誤誌歟？

又舊說遼延芳淀有二，一卽此南京所屬，一在東京，後說係根據聖宗紀『統和四年十一月辛亥，命皇族廬帳駐東京延芳淀』之文，從而推測『統和十三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於延芳淀』條，所指亦卽東京之延芳淀。愚按，遼延芳淀僅南京屬下有之，其統和四年條東京之「東」字乃「南」字之譌，此觀其上下文可斷言者：

統和四年十一月甲辰，出居瀋陽。……辛亥，命皇族廬帳駐東京延芳淀壬子，詔以勅榜付于越休哥，以南征敵拒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

遼君出行例以北面契丹官全體及南面漢官一部自隨，（參後文四捺鉢總論）。所謂皇廬帳者原當扈從聖宗，今聖宗南幸，先命之往駐南京近郊之延芳淀也。

擊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鎚，號殺鵝殺鴨錐。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以此爲樂。

所誌捕鵝情形，可與前引諸說互證。長樂所在，遼史未詳。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云：『長樂周圍二百里，樂多野鵝鴨，遼主射獵之所。道出中京之北四日程。經榆林館，饑烏館，香山子館，南（東）北，即長樂也。』其言實本自宋綬之上契丹事。宋氏原疏具存長編。疏云：『自中京東北行，六十里至殺撈河館，又七十里至榆林館，又七十里至訥都烏館，又七十里至香山子館。香山子館東北又三十里即長樂。』則長樂在中京東北三百里。疏又云：『自香山子館至木葉山二百四十里。』遼中京即今大名城，木葉山當在錫拉木倫河老哈河合流點附近。長樂位處兩地之間，略偏於北，當在今熱河建平縣北，敖漢旗或奈曼旗境內。奈曼旗境有工程廟泡子（一名烏蘭浪泡），方位合，略嫌偏北，是否即其地，未敢實指也。

長編（九七）宋綬上契丹事云：

蕃俗喜罩魚，設氈廬於河水（當作冰）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爲竅，舉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

又程大昌演繁錄（卷三）契丹於達魯河釣魚條云：

達魯河釣牛魚，北方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釣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釣是魚也，北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集冰帳。其床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釣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視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釣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此遼人春獵次要行動鉤魚之方法也。附載於此，聊備參考。（註五）

(二) 秋山考

遼史中又頻見秋山一地，惟確實所在，亦未明言。茲亦先將全史有關秋山記載，輯錄於下：

年 紀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應曆十年		如秋山幸懷州	
保寧八年		甲戌如秋山	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
保寧八年		丁未如秋山	己巳謁懷陵
統和十一年		如秋山	
開泰四年	幸秋山	自八月射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於辛酉連獵於有柏碎石太保營應松山諸山	
開泰六年	辛亥如秋山		庚子還上京
太平四年	如秋山		
重熙六年	癸卯如秋山		
重熙九年	丁丑如秋山		
重熙十五年	丁酉如秋山		
重熙二十年	如秋山		駐蹕中會川
重熙廿一年	甲子如秋山戊辰謁慶陵辛未如慶州		己未謁懷陵甲子謁祖陵
重熙廿三年	甲戌如秋山		
重熙廿四年	壬子如秋山次山次南嶺之北峪		
清寧三年	乙酉如秋山		庚子幸中會川
咸雍十年	丙辰如秋山癸卯謁慶陵		庚戌幸東京癸亥祠木葉山
太康二年	戊辰如秋山		己卯駐蹕藕絲淀
太康三年	乙丑如秋山丁丑謁慶陵	辛丑謁慶陵	
太康七年	戊子如秋山丙申謁慶陵	辛卯射鹿赤山	
太康八年	甲午如秋山		庚寅謁慶陵丁未駐蹕藕絲淀
大安四年	庚申如秋山	庚寅謁慶陵	
天慶三年	幸秋山		駐蹕藕絲淀
天慶六年	獵秋山		丙午謁懷陵
天慶七年	癸卯獵秋山	丙寅獵狝斯那里山	
天慶八年	獵秋山		

(註五)今松花江下游之赫哲族尙有冰底捕魚之事。赫哲族爲遼金時五國部後裔，五國部與女真族居地毗鄰，生活習慣，大體相類。凌純聲先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記其冰底捕魚事甚詳。其「冰底網魚」條云：松花江在九月間封江，他們於十月間始下網捕魚。封江以後的魚，一如開江時，集於江灘小溜處。漁戶擇灘邊先鑿兩大冰眼，每眼長約五尺，寬三尺，兩眼相距約六十丈，再以兩眼爲起點，鑿一百二十個小冰眼，每眼長約三尺，寬二尺，成一個橢圓形。各小眼相距約一丈。鑿冰眼須一日畢事，需漁戶十二人。次日下網。漁夫十二人或十五人先

又遊幸表載：

保寧元年八月，如秋山。

統和十五年八月，如秋山。

開泰八年七月，如秋山。障鷹於緬山。

重熙五年八月，如秋山，獵於炭山之側。

天慶四年八月，如慶州。射鹿於秋山。

又耶律良傳：『會獵秋山。良進秋遊賦。上嘉之。』蕭韓家奴傳：『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

觀此，遼帝臨幸秋山次數，不爲不多，是宜爲遼代名山之一，然史竟不詳其所在。彙觀上引諸事，可獲得以下數觀念：第一，秋山僅見七八兩個月，七八兩月外絕不見。第二，遼帝在秋山之主要行動爲射獵。第三，遼史凡書畋獵某山某地，只云『獵某山』或『獵某地』，此通讀遼史可灼然見者。惟書秋山均作『如秋山』或『幸秋山』，與一般書例不同。（天祚紀亦作獵秋山，蓋末世不明史例所致。）第四，遼帝去秋山之先，或獵秋山之後輒謁慶陵，或幸慶州。

根據以上觀念，可作如下之推測：第一，七八兩月爲遼帝射鹿之季候。遼帝既特以七，八月趨秋山，秋山宜爲多產麋鹿，適合秋獵之所。第二，遼史書秋山異於常例，則其山應與尋常之山不同。第三，遼帝去秋山輒去慶陵或慶州，慶陵亦在慶州境，則所謂秋山者應與慶州關係特切。

按營衛志秋捺鉢條云：

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伏（原作「及」，誤）

將網之兩端，各繫一長一丈二尺的木桿，先擲入下流的大冰眼，再用一頭有兩叉的木桿，撥準方向，送達至第一小冰眼，另有一人在第一小冰眼處送繫繩桿，同時用一小木桿將冰底的繩索掛在小冰口。以下流大冰眼爲起點，同時向雙方小冰眼輸送，至兩繫繩桿到達上流大冰眼時，漁夫在下大冰眼下網，同時在上冰眼收網，則在冰眼範圍以內之魚，可盡行入網。又「冰上叉魚」條云：「松花江結冰厚至四五尺，漁戶鑿四尺見方冰眼一個，上搭草棚一間，四面不透光線。漁夫逆流坐在冰穴之旁。魚來至暗處，游泳其遲，或竟不動，漁夫以魚叉擲之即可得魚，有時魚大竟能帶叉而逃，連人落在江中。所以魚叉須用繩繫在屋樑，漁夫腰間繫繩。1929年有一在俄境的赫哲人，腰間忘掉繫繩，即爲大魚帶去。」（頁八六。）

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佈灤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祗離鹿，又名呼鹿。

則遼帝去秋捺鉢之時間以及在秋捺鉢之行動，與去秋山者全同，則秋山與秋捺鉢所在之伏虎林如非一地，亦宜相去不遠。然伏虎林在永州，而據上所述，秋山應去慶州較近，兩地一在上京之西北，一在上京之東南，應無若何關係。茲姑置秋捺鉢之記載不論，專就秋山一詞本身給予吾人印象，作進一步之探考。

遼史地理志慶州條云：

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每歲來幸，射虎障鷹，軍國之事，多委大臣。後遇弑於此。統和八年，州廢。聖宗秋畋，愛其奇秀，建號慶州。……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嶺，饅頭山，……黑河。（註六）

據此，慶州乃多山宜獵之所，穆宗終年徘徊於此，聖宗亦時幸其地。州境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諸山，契丹國志穆宗紀亦載穆宗頻幸黑，赤，太保諸山狩獵云：

穆宗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泣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應作西）北，有山曰黑山，赤山，太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土。

以穆宗本紀考之，歷年秋月狩獵處有黑山，赤山，拽刺山，鳳凰門，天梯山，玉山諸山。諸山均在上京西境（後慶州境內，或附近），國志舉赤山，黑山諸名，僅列其著者耳。

其實不特穆宗一朝秋獵在慶州西諸山，穆宗後諸帝歷年秋月亦以此一帶（尤以慶州屬之黑山，赤山，拽刺山）為最多。閱者試取後文遼史遊幸表證補逐年秋月下記錄觀之即明，無庸繁引。總之，慶州西境諸山乃遼帝秋獵最主要之地點。

慶州西境諸山既為遼代秋獵最要地點，而由前論，知秋山與慶州關係特切，及秋山所指非一般之山，準以遼人稱春獵之水為春水之例，吾人不難推想秋山即秋獵

（註六）地理志謂慶州乃聖宗所建，誤。據興宗紀，聖宗崩後葬慶陵，即陵置慶州。

之山，最要者乃指此慶州西境之諸名山，如赤山，黑山等。（註七）必如此，史中之若干記載，始可解釋。如開泰四年八月條云：

開泰四年七月，幸秋山。自八月射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獵於有柏，碎石，太保，響應，松山諸山。

尋繹文義，此『幸秋山』與『自八月射鹿……松山諸山』，共指一事，甚為明顯。再以下列數例比核之，秋山之義尤顯。

重熙十六年秋七月，幸慶州。自是月至於九月，日射獵於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

此條與前條意義全同。『幸慶州』即『幸秋山』，亦猶前文之以『春州』代『春水』。（注意其『幸』慶州，『幸』秋山，與『獵』諸山，『幸』『獵』字用法之不同。）

又應曆八年條：

秋七月，獵於拽刺山，迄於九月，射鹿諸山，不視朝。

拽刺山亦在慶州，沈括所謂慶州西有連山曰夜來者是也。（見夢溪筆談廿四）。是條如爲之加『幸慶州』，即等於上一條，加『幸秋山』，即等於更上一條。總之，逐鹿射虎，瞬息數百里，不能必在一山。遼帝秋獵多在慶州西諸山，時人不易確言獵於某一山，姑以秋山一名總稱之耳。

秋山既指慶州境諸山，其地與上引營衛志秋捺鉢所在之伏虎林，究有關無關乎？據史所載，兩地一在上京西北，一在上京東南，似不相涉，已詳前論。然遼帝在兩地之時期及行動既全部相合，終不應毫無關係。伏虎林一名，遍檢遼史，除營衛志此條外，別無所見。今僅存之遼別史王鼎焚椒錄有云：

清寧二年八月，上獵秋山。（懿德）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

又云：

國俗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上（道宗）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

（註七）陳襄使遼語錄記回國途中遼伴使楊益誠告，其君七月上旬漸往秋山打圍。按是年（宋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遼幸表七月欄載『獵於赤山』。又大金國志謂契丹主每歲秋獵黑嶺秋山，是爲秋山可指赤山黑嶺之證，但執此而謂秋山專指赤山黑嶺則誤。

患之。乃上疏諫曰：『……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

據此，伏虎林實射獵秋山時之據地，然則營衛志『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者，其『永』州乃『慶』州之誤，可以斷言。（永州聖宗時始置，志云景宗獵虎其地，亦是破綻。此尙可解以原獵於後日永州之境，修史者據後日之實而言。然永州爲冬捺鉢所在，秋捺鉢不應亦在此。又其他處潢土二河合流點，遍檢景宗紀，毫無臨幸土，潢河一帶痕跡。又秋獵目的在射獵野獸，必須於山林深邃，禽獸蕃殖處爲之。永州地平多沙，絕不宜獵。前乎景宗之穆宗獵慶州，後乎景宗之聖宗後諸帝亦獵慶州，秋捺鉢自景宗——或景宗前——下迄道宗——或道宗後——未易地址，自必設於最習至之地點，非慶州莫屬矣。凡此數點亦可證永州爲慶州之誤。）

慶州諸山雖爲遼代最要秋獵地，稱曰秋山，另有其他秋獵地點，亦得稱秋山。是亦猶春水，不專指魚兒瀨一地。前列包含秋山諸條，或專據本紀，或專據遊幸表，如取表紀同月記載合觀之，此點即可明瞭。如：

- （一）應曆十年 〔紀〕八月，如秋山。幸懷州。 〔表〕八月，次三石嶺，呼鹿射之。
- （二）保寧三年 〔紀〕八月甲戌，如秋山。 〔表〕八月，射鴨於惠民湖。獵於平地松林。獵於遼河之源。
- （三）太平四年 〔紀〕七月，如秋山。 〔表〕七月，獵平地松林。
- （四）重熙六年 〔紀〕七月癸卯，如秋山。 〔表〕七月，射鹿於耶里山。
- （五）重熙廿一年 〔紀〕七月如秋山，謁慶陵。如 〔表〕七月，擊鞠。觀市。幸聖慶州。 濟寺。
- （六）重熙廿三年 〔紀〕七月甲戌，如秋山。 〔表〕七月，擊鞠。
- （七）統和十五年 〔紀〕八月丁酉，獵平地松林。 〔表〕八月如秋山。

以上七條中，第一條三石嶺所在不詳。然紀云如懷州，或卽在懷州境。第二，三，七，三條均獵平地松林。地理志上京境內有平地松林，州屬未詳。曾公亮武經總要平地松林條『東至懷州四十里』，又懷州條『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北至潢河十里，河北至上京百五十里』。據此，平地松林在懷州境，潢河之南，上京在其東

北，相去約二百里。本紀及遊幸表載獵平地松林次數不少。第四條，耶里山疑即拽刺山，第五，六兩條仍獵慶州，表均載擊鞠，按慶州有鞠場，此書擊鞠，略畋獵也。

由此觀之，懷州屬之平地松林，亦爲秋獵要地之一，亦得稱秋山。平地松林爲平地，亦稱秋山，則秋山幾等於秋獵之意義矣。又遊幸表載：

重熙五年八月，如秋山。獵炭山之側。

此秋山指『炭山之側』甚明。故曰秋山絕不限稱慶州一地之山也。

春水之目的在捕鵝，秋山之目的在射鹿。前引營衛志秋捺鉢條，言之已詳。爲省讀者翻檢起見，再節引有關數語於此：

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齏鹿。又名呼鹿。

據此，則射獵之方法似先誘以鹽，繼賺以聲。『舐齏』與『呼鹿』爲一事件中之兩動作。然據一般記載，二者似爲截然不同之兩事。遼史語解有舐齏鹿條，謂『鹿性嗜鹹，灑齏於地以誘鹿，射之』。似僅舐齏一舉，已足達到誘鹿目的。別有記呼鹿者，亦不曾涉及舐齏。趙秉文呼羣鳴鹿圖詩云：

麕班剝落錯古錦，麕角輪囷生肉芝，呦呦誰見羣呼態，憶在秋山扈從時。

（其一）

霜林楓葉動秋山，誰道呦呦物性閑，同類呼羣更媒禍，世間何處不黃間！

（其二）

所記雖爲金時情形，遼代狀況，宜無大差。遼呼鹿有專人。——穆宗紀『應曆十八年九月己亥，獵熊。以喚鹿人鋪姑賜（耶律）夷臘葛』。此輩人時多以女真人充之。聖宗紀『統和九年八月戊寅，女真進喚鹿人』。三朝北盟會編（三）『（女真）精射獵，……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麕鹿射而啖之』。又云：『遼主歲入秋山，女真嘗從呼鹿』。五代末葉之胡峴所作陷北記已記之云：『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可知此爲女真民族之特技。滿清爲女真後裔，此種特技尙保而未失。每年清帝木蘭秋獵哨鹿，即此呼鹿之遺風也。清高

宗有哨鹿賦後哨鹿賦之作，詳言『哨鹿』情形。哨鹿賦序云：『我皇祖昔喜哨鹿，朕冲齡隨侍，習聞其事。年來乃親試爲之。』皇祖清聖祖也。高宗生長中國，故對此民族故風已漸感生疎。熱河志（四八）哨鹿序云：

哨鹿以秋分前後爲期。鹿性於秋前牝牡各爲羣，中秋後則牝分羣而求牡也。哨鹿擇林壑深幽獸羣總萃之所。至期，上於昧爽前出營旌門外，燎火以俟，隨從侍衛以次而留。從者不過數十騎，皆屏息單行，不聞聲響。既至其所，各戴鹿首爲導。其哨以木爲之。隨機達變，低昂應聲。鹿卽隨至。

又清查慎行人海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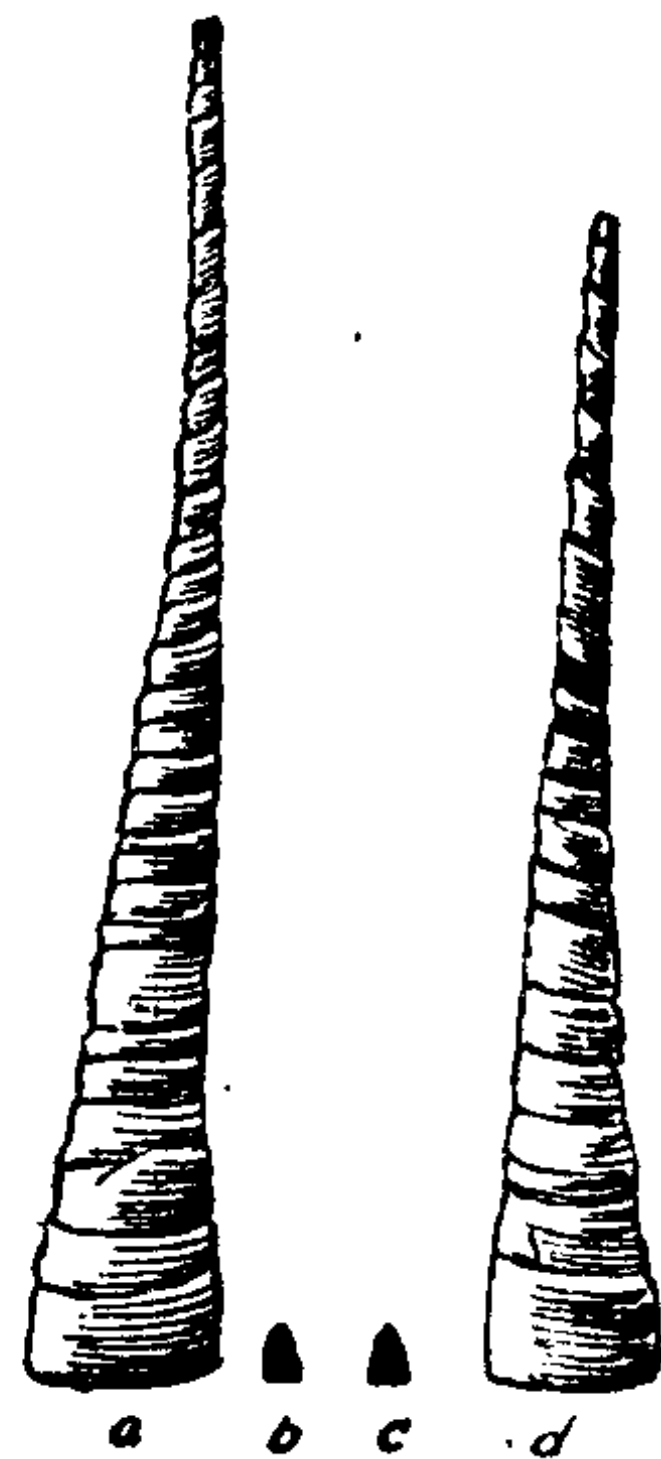
哨鹿之說，遼史已有之，但未詳其說，今特志之。每歲於白露後三日，獵者衣鹿皮，戴鹿頭，天未明潛伏草中，吹木筒作聲。牡鹿聞之，以爲求其偶也。遂踴躍至，至則利鏃加焉，無得脫者。

降至近代，松花江下游之赫哲族，尙以「呼鹿」及「舐鱗」方法，獵捕麋鹿。（註八）

（三）結語

（註八）凌純聲先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頁八八）捕鹿條：「赫哲人捕鹿，……昔日射鹿用骨箭，今火器輸入，已改用步鎗。昔時獵戶常戴假皮，作鹿鳴“嗚嗚”聲，以引麋鹿，麋子來時見假皮，點頭作“咯咯”聲，疾跑作“咯咯咯”聲。附圖 a, b 爲鹿叫子。a 高 61 cm 底口直徑，8.4 cm；d 高 46 cm. 底口 7.2 cm. 用長樺皮條捲成，嘴徑 1 cm.，愈下而愈大，至終點用三小木針釘牢，使不散開，吹時先浸入水中，使不漏氣，吹之易於發聲。其聲嗚嗚，做公鹿鳴，以引野鹿，b, c, 爲麋叫子，長 2 cm，製法甚易，用樺皮一塊對合，剪成舌形，以麻絲扎叫子的下端，納於口內，吹其中隙，做小麋叫聲，作“唧唧”之音，以誘母麋。」

又陷阱捕鹿條：「捕鹿亦用陷阱法。獵戶於山中林邊平坦之處，或山脚尋鹿常來往的踪跡，在必經的路上掘一大坑，深丈餘，長八尺，寬五尺，上覆樺皮，鋪以和鹽之土，再蓋以草或枯葉。下雨時鹽乃溶解於土中。鹿性嗜鹹，因舐泥土，走至坑上時，前蹄卽先陷落窖中，如於七、八月間掘窖，本年不能卽用，因鹿之嗅覺靈敏，能在百步之外，辨別生人氣味，近至陷阱亦知繞道而行，須俟該處經過風雨，將氣味形跡蕩盡，至來年始得有用。」



插圖二 鹿鹿叫子

總上所論，遼主每年春秋兩季必趨某水某山行獵，乃名春獵之水爲春水，秋獵之山爲秋山。春獵最要地在長春州之魚兒渚，秋山最要地在慶州西境諸山。最初春水秋山之稱或專指此兩地，嗣則以之泛稱一切春秋狩獵地點，最後則幾成爲春獵秋獵之代名詞。宋許採陷燕錄（三朝北盟會編廿四引）記天祚命燕僧造玫瑰，曰，『往歲天祚於「春水秋山」外，最以此擾民。』即全用作行獵之義。至金代，此種用法尤爲普遍。金史（四三）輿服志金人之常服條：『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鵲捕鵲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軒，取便於騎也。』是其最著者。

此文得趙秉文詩之啓示者實多，今再錄趙氏扈從行一詩以爲本文之結束：

馬翻翻，車轆轤，塵土難分真面目！年年扈從春水行，裁染春山（衫？）波漾綠。綠韉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面如玉。車中小嬾聽鳴鞭，遙認飛塵郎馬足。朝隨鼓聲起，暮逐旗尾宿，樂事從今相繼躅。聖皇歲歲萬機暇，春水圍鵝秋射鹿！

附 記

日人池內宏遼代春水考（東洋學報第六卷二號）又津田左右吉達魯古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二）及關於遼代之長春州（東洋學報七卷一號）均嘗於遼之春水秋山有所論列，顧皆未能得其要領。關於春水，二氏均以長春河擬之，同誤。秋山池內指爲太保山，津田謂『獵主一般秋獵地集中於慶州附近之黑山，事實上秋山乃此山總名，赤山黑山（狹義的）以及太保山乃其局部之名，遼帝大體每秋射獵其間。』其論已較池內有進步，然仍未得其確義也。

二 廣 平 淀 攷

(一) 廣平淀異名——(二) 廣平淀與白馬淀——(三)
廣平淀捺鉢誌詳——(四) 廣平淀今地——附夏捺鉢考

(一) 廣平淀異名

廣平淀爲遼帝冬捺鉢所在，遼史營衛志冬捺鉢條云：

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

據此，遼帝每冬消寒議政並接待宋朝及諸國聘使於此。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十三）記耶律大石諫天祚，有云：『自金人破長春遼陽，車駕不復幸廣平甸（淀）。廣平甸下注云：

常歲受禮處。

又宋會要載：

嘉祐六年三月，以北人武珪爲下班殿侍，以上所畫廣平淀受禮圖。武珪本鎮州人，陷虜多年，頗知虜中之事。爲沿邊安撫司指使。至是，因獻圖，特錄之。（長編一九三同）

可證遼主尋常接待宋使，即常年冬季駐蹕所，確在此廣平淀。然而考之遼史，則廣平（或白馬）之名，竟極罕見。據翻檢所及，全史僅載以下諸事：

聖宗紀『統和二十九年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淀。十一月庚午，朔，幸顯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

興宗紀『重熙七年十月甲子，朔，渡遼河，丙寅，駐蹕白馬淀』。

通遼史全書正式載遼帝駐蹕廣平，白馬者，僅此兩年。（白馬是否即廣平殊成疑問，茲姑仍營衛志說，認爲一地。）此外涉及廣平淀者尙有天祚紀之兩事：

天慶五年九月，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

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魏國王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
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耶律章奴傳與此後半同）。

保大四年，天祚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

按，此兩事乃元人據契丹國志補入，非遼史舊本所有，不能用作考證根據。（說詳後文論天祚紀來源篇。）唯據此可知天祚行宮（捺鉢）確在廣平淀，在金人攻下遼陽長春前，時時臨幸，遲至天慶六年春，尙駐蹕其地。考金人遼陽在天慶六年五月，下長春在天慶七年正月。然則耶律章奴劫廣平之歲，殆爲天祚在廣平甸最末次勾留。茲姑假定遼帝幸廣平始自廣平一名首見之統和二十九年（1011），自此下逮天慶六年（1116），凡百有五年，而駐蹕廣平之記載，藉令併天祚紀下兩條計之，亦僅得四事，其不合事實，彰彰明甚。是究何故，嘗求之遼史，久而不得其解。嗣由宋人使遼者之記載證之，始知其別有名稱，史未明載，致今日不易辨識耳。

考宋蘇頌嘗於神宗熙寧元年，十年，兩次使遼。頌有蘇魏公集傳世，魏公集卷十三收錄出使時紀事詩不少，其中有關涉廣平淀者數篇，篇目如下：（原詩略）

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閣使。

廣平宴會（禮意極厚，雖名用漢禮，其實多參遼俗）。

離廣平（十二月十日離廣平，一向晴霽，天氣溫暖。北人皆云未嘗有之。豈非南使和煦所致耶）？

蘇詩分前使遼詩，後使遼詩，以上三目均見後使遼詩中，即第二次北使時所作。是蘇氏此次見遼主在廣平淀。前使遼詩中未提及廣平淀名，然以後使遼詩諸篇之詩意觀之，知所至亦爲廣平淀。

又，彭汝礪於哲宗元祐六年使遼。汝礪所著鄱陽詩集，亦收錄紀行詩若干篇。中有廣平甸詩，詳記遼主行帳情形，知汝礪亦見遼主於廣平淀。

宋熙寧元年當遼咸雍四年，熙寧十年當大康三年，元祐六年當大安七年。是三年遼史紀道宗之行踪云：

咸雍四年九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太康三年十月辛丑，駐蹕藕絲淀。

大安七年十一月庚子，如藕絲淀。

以上所錄均爲本紀關於各年道宗行踪最末次記錄，如第一條謂九月駐蹕藕絲淀，即九月後另無移蹕他所之事，則自此以迄本年年終（亦即明春另見他往記錄之前），道宗應留駐其地。此三處宋人記廣平淀者，遼史悉作藕絲淀，則廣平淀應即藕絲淀。以遼史之疏漏，自九，十月或十一月，以至接見宋使之十二月底，尙有三，二月或月餘時光，若僅憑一二事，自不敢斷言藕絲淀廣平淀之必爲一地。蓋道宗可先逗留於藕絲淀，然後趨廣平淀，而紀文失載。然此三年之記錄符合若此，謂藕絲淀即廣平淀，諒不遠於事實也。

廣平淀即藕絲淀，不獨由以上考論知之，尙可就兩名詞本身涵義證明之。於此，吾人可先解釋遼史中習見之「平淀」，「甸」等名詞。

遼史中數見「平淀」之稱，如：

（一）穆宗紀：應曆十五年十二月，駐蹕黑山平淀。

（二）穆宗紀：應曆十六年：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三）穆宗紀，應曆十七年，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四）聖宗紀：統和元年三月甲子，駐蹕遼河之平淀。

（五）興宗紀：重熙七年九月丁未，駐蹕平淀，冬十月甲子朔，渡遼河。

（六）道宗紀：咸雍三年三月辛卯，駐蹕春州北淀。

（七）道宗紀：大安十年四月甲辰，駐蹕春州北平淀。

以上凡得以「平淀」名者四地：即（一）黑山平淀（二）黑河平淀（三）遼河平淀（此遼河平淀實即廣平淀），（四）長春州北境之平淀。按黑河發源黑山下，故黑山平淀與黑河平淀，所指應爲一地，即在黑山之下，黑河之旁。又據地志春州在鴨子河旁，其東北境復有鴨子河灤，則春州北之平淀，亦自在鴨子河畔，然則以上三平淀，悉在河流之旁，可知所謂平淀者爲專指水旁平地之詞。

平淀通簡稱曰「淀」，（或別寫作「甸」，偶亦作「澱」）。翻檢遼金諸史，以淀爲稱之地，殆不勝舉。蓋塞北多山多沙，唯河旁湖畔，地平土沃，水豐草茂，始宜牧宜居也。三朝北盟會編（一七六）紹興七年正月呂頤浩奏對十論劄子，其三

論舉兵之時云：

臣在河北，使陝西沿邊。備見虜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原注：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處，其地虛曠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飼之粟豆，準備戰鬥。按四月（應作五月）至八月爲一般北方民族避暑之期，不僅專爲放馬始行入澱；又北人依澱而居，亦不僅以四月至八月爲限，呂氏所云，殆未盡當。惟據是條所記，澱之意義，可得而明。（淀字在漢地本以指湖泊之屬。文選左思魏都賦「掘鯉之淀」，法云「淀泉而淺者」是也。然在遼金元三史中則均以指平地，絕無例外。疑原用甸字，後以北人居止之處悉在水旁，乃用淀字，而淀字之本義轉失去）。

平淀既爲一通用地理名詞，故廣平淀應讀曰「廣『平淀』」，猶言寬大之平淀，初非專名。宰彭汝礪鄱陽集（八）廣平甸詩序云：『謂虜地險阻，至此始廣大平易云』。亦尚能道其本義。然沿用既久，漸專名化，宋人記載中所見之廣平淀，均指此一廣平淀也。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四）寬甸有感詩序云：『和林城有遼碑，號和林北河外一舍地爲寬甸，廣輪可數十百里，列聖春夏所遊幸也』。此「寬甸」則另一廣平淀也。

遼史營衛志宮衛記道宗之宮，卽幹魯朵曰：

阿思幹魯朵，道宗置，是爲太和宮，寬大因阿思。

遼史（一一六）國語解「阿斯」條（按卽解釋營衛志「阿思」者）

「阿斯」，實大也。

「實大」不解，乃「寬大」之誤，觀道宗宮名，譯稱「太和」可知。是契丹語稱寬大曰「阿思」（「阿思」）。廣平淀又稱藕絲淀，「藕絲」「阿思」，同音異譯，無可置疑，然則藕絲淀實契丹本名，廣平淀則其譯稱也。（註一）

廣平淀罕見遼史，藕絲淀則出見甚多，彙錄於下：

道宗紀：

（註一）遼史（七三）耶律曷魯傳：「父偶思」，又（七五）耶律翺烈傳：「父偶思」，又（九五）

有耶律阿思傳是阿思（藕絲，偶思）在當時尙通用，故取爲名者尙多。日本白鳥庫吉嘗改語

源，謂卽赫哲語之 agdi，訛轉爲 addi 之音譯，殆不然

清寧六年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清寧七年九月丁丑，駐蹕藕絲淀。

清寧九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咸雍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十月丁亥朔，幸靈巫閭山。

咸雍二年八月丁卯，駐蹕藕絲淀。

咸雍四年九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咸雍五年十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咸雍六年九月庚戌，幸藕絲淀。

咸雍七年七月庚子，如藕絲淀。十月，如靈巫閭山。

咸雍八年九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咸雍十年十月丁卯，駐蹕藕絲淀。

大康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

大康二年九月己卯，駐蹕藕絲淀。

大康三年十月辛丑，駐蹕藕絲淀。

大康四年九月乙未，駐蹕藕絲淀。

大康六年九月己酉，駐蹕藕絲淀。

大康七年九月乙巳，駐蹕藕絲淀。

大康八年九月丁未，駐蹕藕絲淀。十月丙子，謁乾陵。

大康十年九月癸亥，駐蹕藕絲淀。

大安四年十月己卯，駐蹕藕絲淀。

大安五年九月壬辰，駐蹕藕絲淀。

大安六年十月丁酉，駐蹕藕絲淀。

大安七年十一月庚子，如藕絲淀。

大安八年八月乙巳，駐蹕藕絲淀。

大安九年十月甲寅，駐蹕藕絲淀。

大安十年十月丙子，駐蹕藕絲淀。

壽隆元年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壽隆二年十月戊辰，駐蹕藕絲淀。

壽隆三年九月壬申，駐蹕藕絲淀。

壽隆四年十月乙亥朔，駐蹕藕絲淀。

壽隆六年九月戊子，駐蹕藕絲淀。

天祚帝紀：

乾統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

乾統三年十二月戊申，駐蹕藕絲淀。

乾統五年九月辛亥，駐蹕藕絲淀。

乾統十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天慶元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天慶三年九月，駐蹕藕絲淀。

遊幸表：

天慶四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通觀上輯諸條，有一奇異現象，即其名僅見道宗天祚兩代，道宗以前絕不見。究係聖宗興宗罕幸其地，抑別有緣由，遼史本身仍無可考。

按王珪華陽集（卷三）有靴淀除夕之會呈王原叔給事燕唐卿諫議，又有正月五日與館伴耶律防夜宴永壽給事不赴留別諸詩。原叔王洙字，唐卿燕度字。檢長編皇祐三年八月嘗遣王洙燕度等賀遼生辰，王珪等賀遼正旦。王珪詩自即此次出使時所作。宋史（二九四）王洙傳亦云：『嘗使契丹。至靴淀』。據此，皇祐三年（重熙二十年）王珪等見興宗於靴淀。此其一。

趙抃清獻公文集（卷二）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表狀，有云：『臣等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靴淀赴北朝宴會。』又云：『臣等以謂拱辰身為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靴淀，却赴北朝餞送。……又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長編至和二年四月下亦載：

殿中侍御史趙抃又言：王拱辰報聘契丹，行及韓淀，未致君命，契丹置宴餞宋選，王士全，拱辰等遂窄衣與會。

按宋選王士全爲仁宗至和元年賀興宗生辰使，王拱辰爲同年報聘興宗求仁宗畫像專使，拱辰啓行較遲，明年春見興宗於混同江。是年年底道出靺鞨，適值宋選王士全講禮完畢，遼人餞送，拱辰率爾預會，致遭彈擊。拱辰遭彈，與到達混同江情形，無關主旨，不必深論，然由是知至和元年（遼重熙廿三年）使遼之宋選王士全見興宗於靺鞨。此其二。

宋史（卷三三三）閻詢傳：『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靺鞨，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則閻詢亦見遼帝於靺鞨。據長編詢北使，在嘉祐五年。（遼清寧六年）此其三。

靺鞨之名遼史未見。遼史此三年冬季所誌遼帝之行踪如下：

興宗紀：重熙二十年九月，駐蹕中會川。

興宗紀：重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如中會川。

道宗紀：清寧六年冬十月，駐蹕藕絲淀。

則靺鞨卽中會川，卽藕絲淀。則靺鞨中會川亦爲廣平淀之別名。宋王易重編燕北錄謂，遼帝

冬捺鉢在靺鞨住坐。

卽以靺鞨代廣平淀。至中會川見之遼史者，有下輯諸年：

興宗紀：

重熙三年冬十月，己未，駐蹕中會川。

重熙九年冬十月癸未，朔，駐蹕中會川。

重熙十二年冬十二月丁酉，駐蹕中會川。

重熙十四年七月戊申，駐蹕中會川。冬十月甲子，望祀木葉山。

重熙十五年冬十月己酉，駐蹕中會川。

重熙十九年十月甲戌，駐蹕中會川。

重熙二十年九月，駐蹕中會川。

重熙二十一年九十月戊寅，駐蹕中會川。戊子，幸顯，懿二州。辛丑，謁乾陵。十一月甲子，次中會川。

重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如中會川。

道宗紀：

清寧二年冬十月丙子，如中會川。

清寧三年九月庚子，幸中會川。冬十月，謁祖（應作顯）陵。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此處「川」字之意義，亦須略加說明。遼金元史中所見以川爲名之地甚多，大體均非河流名稱，而謂某某處之平野。此種用法自唐已然，以邊疆地名爲多，然亦不僅以邊疆地名爲限。武經總要（十六上）八角口鋪條「即趙曠川口也。川闊六里……川內有五村，約二百家。又（十七）革城川條「川口闊一里餘，川中有古城」。此川字決非河流之川。

遼道宗哀册文云：「壽昌七年正月甲戌（上）崩於韶陽川行在所。按韶陽爲長春州軍號，韶陽川即謂長春州境之野也。道宗紀「壽隆（昌）七年正月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於行宮。長春州本濱混同江，道宗實崩長春州境混同江畔。兩者似異實同。又聖宗紀云：『統和二年二月，觀獵於饒樂川。』按遼饒州本唐饒樂府地，饒樂川謂饒州境之野也。又云：『統和元年九月丙子，如老翁川。』據地志，慶州有老翁嶺，老翁川自即老翁嶺下之地。又云：『開泰七年九月，駐蹕土河川。』土河川亦即土河旁之平野也。蓋塞北地廣人稀，鮮城郭村落，無以爲稱，不得已，只有如此名之。至川字之此種涵義，仍當由其河流之本義而來，蓋河旁多平地，美水草，便於放牧，久之，山之足，城之野亦得均以川名矣。

王國維聖武親征錄校注：（頁三）『時上麾下撈只塔兒馬刺別居薩里河』注云：

祕史作撒阿里客額兒。客額兒祕史蒙文旁注野甸，譯文則云地面，此錄多譯爲「河」「川」字。

同書（頁二二）「即解陳去駐撒里川」，注云：『祕史作撒阿里客額兒。』觀此，川，甸等詞之意義益明。廣平淀在潢土二河合流處，故中會川猶言兩河合流處之平野也。

又通觀上輯諸條，知此名通用於興宗一代，下及道宗之初。（清寧三年爲道宗在位之第三年。）興宗以前未見，道宗清寧三年後亦不復見，似中會川乃興宗時習用之名，道宗時更名爲藕絲淀。（藕絲淀始見清寧六年，時代恰可銜接。）

中會川之稱既自興宗始，興宗前是否均名廣平，遠者不易考。始自聖宗與宋通和後論之。自宋遼始通和，迄聖宗之崩，凡二十五年。此二十五年中，本紀嘗一載駐廣平（統和二十九年）。契丹國志聖宗紀云『修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檢校。時潢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會同驛爲廣平淀接待使臣館驛名稱（詳後）。廣平淀本濱潢土二河，故潢河暴漲淹及會同驛，由是可知聖宗一代亦時在廣平淀接見宋使，然本紀止一載，自亦不合。

詳此二十五年聖宗紀文，其始通和數年，聖宗率住南京，其後中京營建完成，大半駐蹕中京，偶亦去上京，長瀋等地。降及末年則數駐遼河。如：

太平三年十月，駐蹕遼河。

太平四年十月，駐蹕遼河。

太平六年九月，駐蹕遼河。……十二月庚子，駐蹕遼河。

太平七年九月，駐蹕遼河。

今遼河自遼源縣（鄭家屯）以上稱曰西遼河，亦曰錫拉木倫河，即遼史上之潢河，爲讀史者所習知。愚嘗考遼史於此習稱潢河部分，亦稱曰遼河，即遼河一名，可概稱今西遼河，遼河全體。聖宗既嘗數駐廣平淀，此數年外，更無可考，則此遼河應指廣平淀附近之潢河。

遼史又每載諸帝駐木葉山，亦即指廣平淀一帶。如遊幸表載道宗咸雍六年九月獵于木葉山。王鼎焚椒錄，『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與表合，則是年九月道宗固在木葉山矣。檢是年本紀則云『九月庚戌，幸藕絲淀』。又，大安五年本紀『九月壬辰駐蹕藕絲淀』。考是年宋蘇轍北使，則記見道宗於木葉山。宋綏北使至木葉山，記在木葉山所見，與他人見自廣平淀者符合。蓋兩地相去非遙，或舉一葉以代廣平也。

又聖宗紀云：『太平十年冬十月，駐蹕長寧淀。』興宗紀：『重熙四年九月己酉，駐蹕長寧淀』。凡兩見長寧淀名。按地理志：『永州永昌軍，統縣三：一、長寧。』長寧淀自即長寧縣之淀，亦當指廣平淀一帶。

以上所述，可簡括如下：潢河土河合流處之平原，地勢坦夷，薪水易得，兼以

多沙天暖，爲遼諸帝主要冬季居地。其地原無名稱，時人漫呼曰「太平地」（「藕絲淀」），史官記錄，或逕記其音，曰「藕絲淀」，或譯書曰「廣平淀」，或以地處兩河之間，書曰「中會川」，或取所在縣名稱曰「長寧淀」。又以其濱潢河（遼河），近木葉山，故「駐遼河」，「幸木葉山」亦常見記載。

附記一

大金國志謂遼主每歲冬射虎於顯州，契丹國志亦嘗載『天祚出慶州秋山，入顯州冬山』，以顯州冬山與慶州秋山對稱，似顯州爲遼帝冬季最要之遊幸地。按遼顯州（今遼寧之北鎮縣）以世宗顯陵置，在靉巫閭山南麓，近旁有景宗之乾陵，及因陵而置之乾州（今北鎮縣西南之閭陽驛），去廣平淀（今潢土二河合流點附近，詳下考）約三四百里，不爲過遠。且地多平野，便於馳驅。遼帝避寒廣平淀，『時出校獵講武』（用營衛志語），靉巫閭山適在近旁，又爲世景兩朝陵寢所在，南趨其地，謁陵打獵，一舉兩得，亦猶去慶州秋山，謁慶陵懷陵也。大金契丹兩國志冬獵顯州之說，殆因於此。參看上列藕絲淀中會川諸表，遼史固亦數載由藕絲淀或中會川趨靉巫閭山，乾州，乾陵，顯州，顯陵諸地。（統和二十九年，咸雍元年，七年，太康八年，重熙二十一年。其統和元年條曰：『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淀。十一月庚午，朔，幸顯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可知由廣平淀趨顯州，復由顯州返廣平淀避寒。又重熙二十一年條同此。）

附記二

武經總要北蕃地理門永州條云，『在木葉山之陽，一路西北至韓淀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按廣平淀在永州，此云韓淀在永州西北二百里，則韓淀與廣平淀非同地。與前論不合。武經所記各地道里方向最多錯誤，余別有跋武經總要邊防門及北蕃地理門論之。此條雖不敢謂其必誤（其所稱西北至韓淀，又稱西北至上京，兩云西北，似已有誤。）但愚尙不擬以此孤證，改變前說。

（二）廣平淀與白馬淀

廣平淀又稱中會川，藕絲淀，靴淀，爲史所不載，而史稱廣平淀本名白馬淀，以今存史料證之，反不能證明。營衛志：『廣平淀本名白馬淀』。何時改名，則未之詳。據本紀，則廣平出見於統和二十九年，白馬出見於重熙七年，即白馬見於廣平既行之後。究係舊名未盡廢除，抑別有原因？亦未之詳。據親身到達木葉山（廣平淀）之宋綬，記其自中京出發後，『六十里至殺撈河館，又七十里至榆林館，又七十里至訥都烏館，又七十里至香山子館』，共歷二百七十里，然後

自香山子館涉砂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長編九七）。

是木葉山去中京五百一十里，白馬淀去中京約三百里，去木葉山約二百里。廣平淀隣木葉山，則廣平淀與白馬淀非一地。此與營衛志廣平本名白馬之語，絕不相容。是二者之中必有一誤也。

按，白馬淀一名數見武經總要。武經總要「蕃界有名山川」白馬淀條：

秦起塞，西起臨洮，北臨沙漠。即此也。

又紫蒙川條：

秦制三十六郡，北沙漠，即紫蒙川白馬淀是也。僞燕慕容廆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唐營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

均以白馬淀臨沙漠爲言。宋綬亦云『涉砂磧，過白馬淀』，與此合。然此於訂定白馬淀確實所在，仍無若何貢獻。唯下一條以紫蒙川白馬淀並舉，豈白馬淀濱紫蒙川？此紫蒙川又在何所？

晉書（一〇八）載慕容廆傳，『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舊唐書（一〇三）張守珪傳『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王）悔潛誘之，斬屈刺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衆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譙賞將士』。武經之說，蓋本於此。新唐書地理志平州所屬有溫溝，白望，西狹石，東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昌黎，遼西等十二戍。紫蒙川宜在紫蒙戍，即在唐平州境。唐平州北境雖不可確指，但遼中京地已爲奚王牙帳所在，而白馬淀又在遼中京東北數百里，則白馬淀與紫蒙

川如確有因緣，與武經所稱引之唐紫蒙川並無關係。

又按，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屬縣有紫蒙縣。方位未明。（註二）近年出土之遼韓椅墓誌云：『移鎮瀋州。……公乃指劃方略，奮發雄圖。截玄菟之要衝，貫紫蒙之扼束，築壘一十七所，宿兵捍賊。賊不西寇，公之力也』。此紫蒙似爲水名，在瀋州之東。瀋州遼陽相近，紫蒙縣或卽以此水得名，惟在遼陽之東，則距白馬淀更遠，尤當無涉。

考宋人記載中頻見「紫蒙」。宋史（三〇一）章頻傳，『使契丹。至紫蒙館卒』。韓琦安陽集（八）有紫蒙遇風詩，王珪華陽集（五）送程公闢給事出守會稽詩有句云『電急紫蒙催玉勒，日長青瑣聽薰弦』。紫蒙下原註：『公闢新奉使歸，紫蒙北國，館名也』。（北國原當作「虜中」，參下引陳繼儒「枕譚」可知）。蘇頌前使遼詩有和冬至紫蒙遇風詩。據此，遼人嘗以紫蒙稱接待宋使之館驛。考章頻出使在明道二年，當遼重熙三年。據興宗紀，是年『八月幸溫泉宮』。溫泉宮所在不詳。且自八月至年底，凡四個月有奇，興宗是否始終留駐其地，殊有疑問。此事姑置不論。韓琦出使在寶元元年，當重熙七年。據道宗紀是年駐蹕白馬淀（卽前引全部遼史僅見之駐蹕白馬淀一事）。蘇頌第一次出使在熙寧元年，當咸雍四年，是年遼紀亦載道宗駐蹕藕絲淀。公闢爲程師孟字。師孟出使在熙寧九年，當遼太康二年。是年遼紀亦載道宗駐蹕藕絲淀。據此，則紫蒙館爲到達藕絲淀（廣平淀），白馬淀前，離中京後（註三）館驛之一。然宋綬上契丹事中詳載由中京至木葉山（廣平淀）驛程，不見其名，當係宋綬出使後增設或改稱者。（註四）

章韓王蘇四人中，尤以韓蘇二氏，使經紫蒙館，如其地確與武經所稱之紫蒙川

（註二）地理志云『紫蒙縣本漢鎮芳縣地。按，鎮芳縣屬樂浪郡，據余遜先生考定故址當在今朝鮮平壤之東南。（見漢魏晉南北朝東北諸郡沿革表，載本所集刊六本四分。）遼遼陽府屬之紫蒙縣絕不能遠及平壤。遼地志稱引舊地，率多影響，熱河志及李慎儒遼史地理考辨斥已多，此又其謬誤之一例耳。

（註三）據蘇頌各詩知是館在離中京後

（註四）蘇轍亦至木葉山，轍有神水館詩，神水館亦不見朱氏記載，當亦宋氏行後增設，或就舊館改稱者。

有關，詩中必將涉及。讀兩人詩，於此則毫無所及，已可反證紫蒙館與紫蒙川無關。然武經以紫蒙川白馬淀連書則兩者終不宜無涉。而此紫蒙館恰在中京與白馬淀之間，吾人不免發生一疑問：豈紫蒙館爲白馬淀館名，武經纂者以紫蒙一名之偶同。誤牽連遠在南方之紫蒙川爲一事歟？觀於下引一事，頗覺此一推測，可以成立。明陳繼儒枕譚載：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蒙，人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於紫蒙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蒙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虜中館名，妄猜之言耳。

此段實無一語得當。紫蒙青瑣卽出上舉之王珪贈程公闢詩。館名云云，原出王氏自註。師孟出守會稽，非使於遼。故是段議論，全部錯誤。末詆方虛谷妄猜館名，尤謬。方回瀛奎律髓（五）收珪此詩，今本失作者名。末注『紫蒙二字甚新，人所未用，亦所未知』。繼儒既提及虛谷，當係由律髓得讀此詩，竟不見此註，可謂疏忽。虛谷蒙此厚誣，不可不爲辨白之。

上論旁涉過遠，返歸本題。由枕譚此文，可知其原作者睹紫蒙字樣，而聯想及於『邑於紫蒙之野』之慕容氏，是可爲武經編者合紫蒙川於紫蒙館之心理之說明。宋人於遼方地理殊不了了，此誤無足異也。

紫蒙館既爲白馬淀館名，則關於廣平淀白馬淀兩地一地問題，可有下列兩種假定。（一）如紫蒙爲章韓等四人行程之最末一館，卽遼君駐在地館名，則白馬淀卽稱絲淀，亦卽廣平淀，營衛志之說不誤，宋綬之記載，當別有說。（二）如紫蒙非最末一館，則宋綬記載或得其實，營衛志之說當有失誤。兩說中似以第二說較爲近情。蓋廣平淀館驛前已考知，名曰會同，自聖宗以下，屢見記述，未聞改稱。紫蒙與之不合，而就諸人詩意觀之，亦殊不類遼主行帳所在地之館驛也。下錄韓蘇二氏詠紫蒙原詩，以爲本節之結束。

草白崗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泥鄣泥躍，冷袖難勝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上囊微見緘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韓琦安陽集紫蒙遇風）

秦時迎長日，殊方展慶懷，關山厭砂磧，星斗望昭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

氣來，欲知王歷正，候律應葶莢。（蘇頌魏公集和冬至紫蒙館書寄）

（三）廣平淀捺鉢誌詳

營衛志更記廣平淀冬捺鉢之詳況云：

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芘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簀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牖皆以氈爲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註五）

宋人使遼者亦偶於廣平情形有所記錄，彙而觀之，遼捺鉢之實況，可得其彷彿矣。

彭汝礪鄱陽詩集（卷八）廣平甸詩序云：

廣平淀。謂虜地險阻，至此廣大而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箔爲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爲飾，謂之羊箔門。作山棚，以木爲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氈。其階高二，三尺，闊三尋，縱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原詩略）

持以較營衛志所載，省方殿名，兩者所同，殿內陳設及殿基高度，亦大體合。彭詩之羊箔門，紫府桃源二洞，蓬萊宮諸稱，不見營衛志，當爲『硬寨』與『禁圍』兩重藩籬上名稱。

又宋綬記在木葉山所見云：

東向設氈屋，曰省方殿，無諸，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

（註五）元自太祖以下四怯薛番直宿衛幹兒朵。元史（九九）兵志宿衛：『四怯薛，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殺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此與遼營衛之制大同，當仿自遼。

『省方』殿名與營衛志，鄱陽集廣平淀殿名合，慶壽殿與壽寧殿兩名，亦殊近似。營衛志鄱陽集記省方殿有階，宋綬云無階，似不合。按宋綬出使，爲期甚早，疑係宋綬出使後有變更也。

宋許亢宗奉使金廷，見金太宗吳乞買於冒離納鉢。許氏奉使行程錄記在金廷所見云：

捧國書自山棚東入。……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木建閣七間……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

此與彭汝礪所記廣平淀捺鉢布置酷似。且山棚左右兩洞名幾於全同。亢宗爲宋人使金之第一人，亦即金人接待亢宗，爲其接待大國使臣之首次。今其山棚情形符合若此，絕非偶然。遼史天祚紀載天祚向金求和時，金人索求遼與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知金人對外交涉儀制，蓋襲遼人之舊。此山棚設施取法自遼，無可置疑。

廣平淀有專以款待宋使之驛舍，名曰會同驛。蘇頌後使遼詩北帳書事目下註云『到會同館，是夕大風，沙塵蔽日，倍覺苦寒』云云。王珪華陽集有發會同館詩云『一持天子節，茲喜去龍廷。』蘇轍樂城集渡桑乾詩有『會同出入凡七日』。契丹國志並記聖宗時『潢河暴漲，溺會同驛』。均可證明。其名遼史不載，可據以補其闕。宋金通和時，金燕山客舍，名曰會同館，蓋亦襲用遼舊名也。

(四) 廣平淀今地

茲再試考廣平淀當今何地。營衛志謂其在永州東南三十里，里數容或有誤，地在永州附近，宜無問題。又其地去遼代聖山木葉山亦不遠，故如能知永州或木葉山當今位置，廣平淀雖不能得，亦不遠矣。

遼史景宗紀：

乾亨二年三月乙卯，皇子韓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間。置永州。

又地理志：

永州永昌軍。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於皇子韓八墓側。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有木葉山。

四百里，與宋綬記載亦大體合。（宋里約小今里五之一），唯方向應作『東北』，非『正東微北』，宋氏辨向未確耳。

畿輔通志（七五）河渠水道門記老哈河將入遼河之一段云：

老哈河又東流，……逕奈曼王旗，又東，逕納新溝，而奈曼旗界盡矣。又東入喀爾喀旗左翼西北界，而朝陽縣界亦盡矣。又東而北迤至大山之東麓下與遼水合。大山者遼史所謂木葉山也。

歷來官修書籍，敷衍塞責，多不足據。此說是否得當，殊不敢言，姑錄於此。願他日得緣，親履其地一查看也。

附 夏捺鉢考

營衛志又記夏捺鉢曰：

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

據此，夏捺鉢實無定址，而多在黑山東北三百里之吐兒山。至道宗時，則在吐兒山更東北三百里之子河，間亦在懷州之清涼殿。然而徵之本紀，此吐兒山與子河，亦猶鴨子河、伏虎林、廣平淀諸名，竟絕少見。地理志上京轄境有兔兒山，聖宗紀『開泰六年六月戊辰，朔，德妃蕭氏賜死。葬兔兒山西』。兔兒、吐兒音同，所指或卽一山。然其確實地址，仍無可考。至子河則除本段兩次提及外，迄未再見於史。

按，志既云道宗每歲先幸黑山，乃幸子河避暑，則子河無論如何宜爲道宗比較常臨幸之地。今就道宗本紀所載逐年夏月行踪，加以歸納，依其臨幸次數之多寡，排列如次：

拖古烈十次，納葛九次，散水原六次，慶州四次，赤勒嶺四次，永安山四次，撒里乃三次，積山二次，炭山二次，黑嶺二次，（一次者略）。

如營衛志之記載不誤，此若干地名中應有與子河同指一地者。而以出見次數最多之

拖古烈，納葛灤兩地，最具此資格，然以兩地地位證之，似不能相合。

清高宗遼史語解(四)『拖古烈』改譯爲『圖古勒』。注云：『蒙古語牛犢也』。白鳥庫吉亦云，今蒙古 Nizuendinsk 語，稱牛犢爲 Tugul Balagansk 語稱牛犢爲 Togol。其音切近，大致可以憑信。道宗並曾兩駐犢山，（一在太康元年，一在太康三年。）所指當爲一地（註六）。按太康元年紀『四月乙酉，如犢山』。太康元年當宋熙寧八年。是年沈括因議河東地疆事，奉使於遼。續長編（二六三）引沈氏入國別錄云：

閏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遠亭子館。廿五日入見。

別錄並載沈氏對遼臣爭辨，有云：

如近日北朝文字稱今年在永安山受禮，今來館舍，却去永安山八九十里。則此犢山（拖古烈）去永安山約八九十里。永安山去慶州不遠（詳後）則犢山去慶州不過百有餘里，而子河應在慶州東北六百里，兩地相去遼遠，絕非一地。

至納葛灤與子河尤無關係。納葛灤余考當即今熱河經棚縣西之達里灤。在遼上京之南，不在其北。與子河地位尤不合。

就本紀所載諸帝夏季所至地歸納之，則最要之避暑地有二：一曰永安山（初名緬山），一曰炭山。詳參後文遊幸表證補，茲不具引。兩山俱有『涼陁』，遼史中所見涼陁，非指永安山之涼陁，即指炭山之涼陁。茲輯錄遼史所見涼陁一名於下。

太宗紀

- （一）『天顯四年五月戊子，射柳于太祖行宮。六月己酉，西巡。……癸亥，駐蹕涼陁。……八月辛丑，至自涼陁。』
- （二）『會同七年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陁。』
- （三）『會同八年五月甲申，還次南京。……癸巳，如涼陁。』
- （四）『會同九年四月，如涼陁。……六月戊子，謁祖陵。』

祖宗紀

- （五）『統和四年六月，度居庸關。……戊午，幸涼陁。』

（註六）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日本史學雜誌廿四卷）

(六)『開泰六年四月丙申，如涼陁。五月乙卯，祠木葉山。』

興宗紀

(七)『重熙四年四月甲寅朔，如涼陁。五月庚子，清暑散水源。』

(八)『重熙十九年五月己丑，如涼陁。六月丙寅，謁慶陵。』

(九)『大安三年四月庚子，如涼陁。七月丙辰，獵黑嶺。』

遊幸表

(十)『太平六年五月避暑於永安山之涼陁。』

(十一)『重熙廿一年五月，獵于涼陁諸山。』

以逐條涼陁前後相關地名考之，知第(一)，(四)，(六)，(七)，(八)，(九)，(十)諸條，指永安山之涼陁，(二)，(三)，(五)諸條，指炭山之涼陁。(十一)條何指，以材料缺乏，不敢確定。

宋人記載，頗多述及炭山永安山兩涼陁者。路振(大中祥符元年使遼)乘軺錄云：

(中京)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經夏常凍。虜小暑則往涼殿，大熱則往刑頭。官屬部落，咸輦妻子以從。

此條所記頗多以永安山炭山兩地事相雜揉者(如謂炭山即黑山，及炭山之寒涼程度等，實均永安山事)。蓋以由路氏北使時，宋遼和好方始，一切未能得其詳也。續長編(八八)大中祥符九年，載薛映北使還言：

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即堅冰云。

此涼淀亦指永安山。長編(七九)引宋三朝國史契丹傳曰：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蘆。(註七)

此涼淀亦指永安山。故比較言之，永安山足稱遼帝最要避暑地點。王易燕北錄稱遼

(註七)參拙作宋人使遼行程語錄考(國學季刊五卷四號)。

帝『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大金國志亦稱『遼主夏避暑於永安山』，皆不誤也。

涼陁時亦單稱『陁』。續長編（一一〇）云：

契丹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

此上京之『京』字，乃『陁』字之誤。長編此語本出宋三朝國史契丹傳，契丹國志（二三）漁獵時候引之，作『上陁』，是也。五代史（一七）晉家人傳：

開運四年……明年五月永康王（按即遼世宗）。上陁。……陁虜地，尤高涼，虜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

亦單以陁言。此兩涼陁，殆皆指水安山之涼陁。

炭山亦稱曰陁頭。遼史地理志『炭山在歸化州，又謂之陁頭，有承天后涼殿』。又遼史嘗見冷陁之名。地理志序『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陁屏右，遼河塹左』，世表序『契丹阻冷陁山以自固。』兩冷陁皆指炭山，就其地望可知者。武經總要炭山條亦云：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處，地多豐草，掘地丈餘，即有堅冰。賈耽所說嬌州西北八十里至陁山，即奚契丹避暑之處。唐史載契丹之地，西至冷陁，是也。今遼中目爲炭山，近更名雙山。（此記炭山寒况，誤同前錄路振之說，疑即襲自路說，或共出一源）。（註八）

永安山原名緬山，聖宗時改稱。聖宗紀『太平三年七月丁亥，賜緬山名曰永安』。後聖宗慶陵即營建其地。聖宗崩後，興宗即陵置州，是曰慶州，更稱慶陵曰慶雲山。遼慶州遺址即今熱河林西縣西北之白塔子。永安山今蒙古人則稱曰凹爾曼哈。（註九）契山即今察哈爾石頭城子黑龍山支脈之西端，已詳前論。

（註八）按陁即今所謂山口，炭山改名雙山（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雙山，當即此）。疑其山連延中斷，有若兩山，較爲涼爽，『涼陁』，『冷陁』之名，或因於此。永安山之情形或亦類此，故有同稱。

（註九）按烏居龍藏：滿蒙再探；又 Mullie: Les Ancieunes Villesdel, Empire des Grands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arin(Toung Poa, 1922; P. 195)

三 四 時 捺 鉢 總 論

(一) 總論四時捺鉢 —— (二) 捺鉢釋義 ——
(三) 捺鉢與遼代政治 —— (四) 捺鉢與金元清

(一) 四時捺鉢

以上兩文已於四時捺鉢，個別考論，今再就四時捺鉢作一全般的考察。於此，吾人不得不就各家記載，再一徵引。遼史營衛志曰：

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春捺鉢曰鴨子河。……夏捺鉢無常所。……秋捺鉢曰伏虎林。……冬捺鉢曰廣平淀。

宋王易重編燕北錄曰：

四時捺鉢（此原當爲標題）：春捺鉢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灤甸住坐，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止，冬捺鉢多在靺甸住坐。（註一）

續長編（一一〇）曰：

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塔魯河鑿冰釣（釣）魚，冰泮卽縱鷹鵠以捕鵝雁。夏居炭山，或上京（涇）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契丹國志二三「漁獵時候」同）。

大金國志（十一）曰：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於

（註一）王易燕北錄四時捺鉢條屬遼史拾遺卷十三引之，後人多就拾遺轉錄。按易原書久佚，惟說郛有不全本。本所藏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說郛所載此條與屬引多有出入。屬氏所引當爲明本。茲就兩本合校，成此條。屬本謂終捺鉢在邊甸住坐，「邊甸」商務本作「靺甸」，甚是。靺甸卽廣平淀，詳見廣平淀考。

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

諸家之說小異而大同。今據實際考索所得，列爲下表：

春捺鉢 主要地點：長春州之魚兒灤。

主要行動：捕鵝（魚兒灤），鉤魚（混同江）。
（二月至三月）（正月）。

次要地點 鴛鴦灤。

夏捺鉢 主要地點 永安山，炭山。

主要行動 避暑，障鷹，議政。

秋捺鉢 主要地點 慶州伏虎林。

主要行動 射鹿。

冬捺鉢 主要地點 永州廣平淀。

主要行動 避寒，議政，受外國聘使賀，獵虎。

持此以衡諸家記載，雖所言不備，不能該及全體，要亦各得一斑。然則營衛志之吐兒山，燕北錄之灤甸，大金國志之長嶺，豹子河，宜各有來源，今尙未得其詳。

就全盤觀察，此等捺鉢可大別爲『東北』，『西南』兩組。東北組爲經常遊蹕處所，西南組則偶一臨幸。兩組可以簡表表之：

東北組

春：混同江，魚兒灤，夏：永安山等（或納葛灤），秋：慶州諸山，冬：廣平淀。

西南組

春：鴛鴦灤，夏：炭山（或納葛灤），秋：炭山，冬：南京（或西京）。

大體言之，營衛志之四捺鉢條，即根據東北組而作。西南一組除聖宗前半因對宋交涉頻繁，以及天祚末期被迫西幸，兩時期數數蒞臨外，自聖宗後半，歷興道兩朝，以迄天祚初期，百有餘年，大率盤桓東北組中。然每閱五，六年亦必至西南組一行。蓋亦竊取巡狩之義，漁獵之外，尙有政治作用也。

一點必須注意者，即此所謂『經常組』捺鉢，亦即營衛志所述之四捺鉢，僅足代表聖宗後情形。此尤以春，冬兩捺鉢爲然。聖宗前諸朝與此不同。歸納聖宗前諸

帝紀所載，大致情形如下：

太祖 「西樓」，「東樓」，「南樓」，「北樓」。(註二)

太宗 春：土河， 夏：沿柳湖
涼陁(永安山) 秋：無考， 冬：上京一帶。

世宗 無可考。

穆宗 春：潢河， 夏，秋，冬： 均在上京西北慶州境內。

景宗 春：無定所， 夏：沿柳湖
燕子城， 秋：慶州諸山
炭山， 冬：上京
西京。

世宗一代材料過少，無可考究。景宗朝與聖宗後定制已大體合。景宗多駐南疆，亦緣對宋用兵故也。

一民族之行動，決定於其生活之方式。遊幸表序曰：『朔漠以畜牧射獵爲業，猶漢人之劬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宋張舜民亦言『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如南人趁時耕種也。』均深切認識契丹民族生活之真面目。捺鉢之制，完全爲此種生活下產物。大金國志詆遼帝『承平日久，無以爲事，四時遊獵，荒無定所』，實乃皮相之論，未識契丹民族之真形耳。

(二) 捺鉢釋義

捺鉢一語意義維何？營衛志序云：

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

北盟會編(一四)引馬擴茆齋自敘云：

(註二)太祖每年行踪遼史所載不多，唯契丹國志太祖紀云：「渤海既平，又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大部落東一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大部落西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大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四季遊獵，往來四樓之間。」樓即捺鉢，劉跂學易集使遼詩「禮爲王人重，開亭道路除，荒山初部落，名鎮古靈闕。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鋤，傳聞斷腕地，歲歲，作樓居。」樓亦指捺鉢，大部落即西樓營建前太祖居地之稱，而西樓一帶即日後上京臨州境地。此條記錄較早，尙保存原稱。至續長編(一一〇)引宋實錄，則遷改書以日後地名云：「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契丹國志二三「宮室制度」條同)遼無唐州，唐字頗疑爲慶字之誤。

次日就營拜辭（阿骨打）。是日已至契丹拔納行帳（拔納二字應互倒，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抄本會編即作「納拔」，又下引茆齋自敘另一段，亦作納拔），前列契丹舊閣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朝見禮儀。每入帳門，謂之上殿。

會編（一五）又引茆齋自敘云：

十一日辭朝，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

又元史（九〇）百官志云：

經正監。秩正三品。掌營盤納鉢，及標發投下草地詞訟，則治之。

故捺鉢謂「行營」，「行帳」，「營盤」，即遼帝出行時居止之帳幕也。（即前文廣平淀考捺鉢誌詳節之「皇帝牙帳」。）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大金國志熙宗紀：「皇統三年七月，諭尙書省，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鉢。刺下原註音云「蘆達切」，「刺鉢」下又註義云：

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謂捺鉢者爲「行在」，蓋漢人意譯之稱，如細加推求，則與其原有意義，不無差別也。

金史章宗紀云：

泰和二年五月壬戌，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

又元周伯琦近光集扈從詩前序云：

大駕北巡上京，例當扈從。是日啓行，至大口，留信宿。歷皇后店，皂角，至龍虎臺，皆納鉢也。國語曰納鉢者，猶漢言頓宿所也。

又楊允孚滄京雜詠（上）云：

龍虎臺納寶地也。凡車駕行幸宿頓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鉢」。

是金元時捺鉢漸轉爲短期宿站之稱，猶清代時巡熱河沿途之「行宮」。

綜上所論，捺鉢一語通行於遼金元三朝。別尙可譯寫作「納拔」，「納鉢」，「刺鉢」，「納寶」。數譯音略同，去原音當不遠。清高宗以滿洲語稱「地方」爲「巴納」，與捺鉢兩音互倒後近似，乃詆南人不曉北語，謂以「捺鉢」譯「巴納」，音既未愜又復互倒，殊爲悖謬。其「欽定」三史國語解，卽以「巴納」易「捺鉢」。(註三)是誠強不知以爲知，殊可哂已。

日人白鳥庫吉嘗考此語之源流曰：

蒙古語謂遊牧人之野營或住所爲 nutuk，元朝祕史原文之嫩秃黑，譯意作營盤。又 Tunkinsk 語謂村落曰 nutuk，Seleginsk 語謂村落曰 nutiuk。又據蒙語類解，知蒙語稱故鄉曰 nu-t'uk，則契丹話捺鉢之「捺」，刺鉢之「刺」，當卽上述 nutuk nutiuk 之對音。

又「鉢」字似爲捺鉢，語之語尾。滿洲語謂處所曰 ba，女真語謂地方曰卜阿以，謂地面曰卜阿朵 (buana)，朝鮮語謂處所曰 pa，日本語謂處所曰 ba，捺鉢之「鉢」或卽此等處所之語之對音。

如以上所論不誤，「捺鉢」當爲 nutuk-ba 之對音，義行在所也。(註四)
愚不諳蒙語，其言當否，未敢置喙。但其牽連太遠，恐爲治語言學者所不取也。

(三) 捺鉢與遼代政治

縱觀前論，則有遼一代諸帝，終年盤桓四捺鉢之間，雖別有五京，而臨幸蓋渺。至此吾人不免發生一至大疑問，卽：遼代政治果如何處理？遼史于此本有詳細記載。第以倫次失當，不敘於百官志之首，反次之營衛志之中，致後人多未能充分注意及之。此一代永制，遂久湮不明。按，營衛志於分述四季捺鉢之後，繼云：

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內外臣僚并應役次人，及漢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從。漢人樞密院中書唯摘宰相一員，樞密院都副承旨二員，令史十人，中書令史一人，御史臺大理寺選摘一人，扈從。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宰相以

(註三)其說憶於熱河志中見之，頃檢之未得。但乾隆確曾作是語，異日查明，再詳所出。

(註四)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日本史學雜誌廿四編頁一九至二〇)

下還於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詮選；武官須奏聞。五月納涼行在所，南北（應作北南）臣僚會議。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又夏捺鉢條下云：

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

又冬捺鉢條云：

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

此數條實爲有遼一代施政大法之最忠實的說明，其間屢言及『北南臣僚』，及「『契丹』，『漢人』官員」。今欲解釋此數項史料，必須於此等名詞，略加說明。

遼代政制有一至爲特殊之點，即其官分北南兩面，北面治契丹，南面治漢人。

遼史百官志云：

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應作北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又云：

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宋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亦言：

胡人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

其北南稱謂之來源，初視之似與契丹漢人之地理分野有關，細按之，乃別有標準。

續長編（一一〇）記契丹制度云：

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

然則南北之稱，蓋由其廬帳對遼帝牙帳之相關位置而定。（此相對位置，最初或正由契丹，漢人之地理分野而來。）是條標出牙帳一詞，最足注意。此牙帳應無認為漢人泛稱外族君主所在地之名詞，乃確指捺鉢時期之廬帳。遼代政治中心，不在漢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鉢，得此可明。遼史不敘施政詳情於百官志，反次之營衛志，其故亦當在此。

至此，吾人並得以糾正遼史一大誤點。遼北南兩面官（即統治契丹，漢人之最高機關）即此契丹，漢人兩樞密院，亦稱曰北南樞密院。百官志中雖無明顯記載，然觀乎蕭孝忠傳所載「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兩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為一，天下幸甚』。」又刑法志曰：『太平六年下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南北（應作北南）二院分治之」。』更以全史有關記載證之，決無可疑。乃百官志記敘遼一代職官分北南面兩大部門，（北南面各佔一卷），於北面官門列『契丹北樞密院』，『契丹南樞密院』，同時於南面官門列『漢人樞密院』。其契丹北南兩樞密院兩條原文云：

契丹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

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

復於北面官門序論中論曰：

初，太祖分迭剌夷離堇為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

似乎與南面漢人樞密院對立之北面契丹樞密院本身，復分為北南兩樞密院也。日人津田左右吉嘗考遼北南樞密院之制，其結論云：

基于以上理由，余可斷言：遼史百官志以樞密之北南二院，與宰相府宣徽院之有北南二者，同認為北面官，另以漢人樞密院認為南面官，實屬錯誤。事實上，北樞密院乃北面最高官衙，南樞密院乃南面最高官衙，所謂漢人樞密院，不外即南樞密院而已。（註五）

（註五）津田左右吉遼代制度之二重體系（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五冊，頁二三〇）。

其論尚不誤。今可藉捺鉢制度，訂益其說。百官志謂，『契丹北樞密院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契丹南樞密院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正爲對契丹，漢人兩樞密院之寫實。而所引元好問『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之語，亦非遼契丹漢人兩樞密院不足以當之。（註六）大致元人之修遼史者，見遼北面官中有北南二王府，及其宰相，宣徽，林牙等，皆分北南，（均屬北面），復見樞密院亦分北南，別又有契丹漢人樞密院之稱，從而以爲遼有對立的契丹漢人兩樞密院，而契丹樞密院本身復自分爲對立的北南兩樞密院也。

據此，今本遼史北面官下之『契丹北樞密院』『契丹南樞密院』兩條應行合併，其下所載一部份事實，應改次於南面官門之『漢人樞密院』條下。（註七）

北南兩樞密院爲當時行政最高機關，故或卽以北南面簡稱之。前引百官志之言曰：

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以『院』『面』並用，舊疑院爲面之誤，今悉其固各有涵義也。

明乎契丹官制北南之分，再觀營衛志所述。遼諸帝於每年冬夏兩季，在冬夏兩捺鉢召開兩次大政會議。會議完畢後，卽春水秋山將屆時，皇帝起牙帳，赴春水秋山地點，契丹官員全體及漢官一部扈蹕同行，漢官大部返於中京居守，處理漢人事務。契丹官員既全部扈從，則契丹官所轄之北面宮帳部族屬國之政，仍可由遼帝隨地隨時料理。至是吾人乃明北南面官制之妙用。卽遼帝於吞併一部分漢地，宰治一部分漢人之後，舊日漁獵之習，保守未改，從而不能接受漢人式的政制，作漢人式的皇帝。乃設此南面官，以漢人之事，委之漢人。漢宰相可除拜縣令錄事以下不須聞奏，縣令以上亦可先行堂帖權差，然後於大政會議時期取旨，由遼帝加委追認，其權殆不爲小。換言之，契丹帝國實包括兩個國家，一由契丹人以及漢人以外各族

（註六）語見所作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遼山集不載，今存元文類卷五一。）原文作『遼人三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

（註七）北南樞密院之制定於世宗，世宗前已有樞密使之官，均漢人爲之。蓋遼初籠絡漢人，襲用南人舊衙耳。今遼史南面官漢人樞密院條卽據此而寫。

人組成，由遼帝自行統治之；一由漢人組成，由遼帝轉委漢大臣統治之。（註八）此觀於金初情形，尤覺明瞭。金史（七八）韓企先傳贊曰：

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庇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

又企先本傳云：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山。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

讀此，遼北南番漢分治之情況，益明。女直舊制，亦金代之北面官耳。金改舊制，實僅對漢人統治之加強，而女直漢人分治之制，則並未泯除。其事與入關後之滿漢人關係正同。孟心史先生論清八旗制度有云：

清一代自認爲滿洲國，而滿洲人又自別爲旗人，蓋卽以滿爲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卽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註九）

金人亦猶是。金人無不隸於猛安謀克，固與漢人不相廝雜也。

至此，並可對契丹民族漢化問題作一新觀察。昔人見遼人置州縣，建五京，以爲棄舊俗，採漢化之明證。今知其雖具五京，固非政治中心之所在。而詳考地志，新營州縣中明載以漢人渤海俘戶置者佔半數以上。（其他雖未明載，實亦以處漢人或渤海人，可以推知。）乃知州縣之置，特以處漢人渤海，五京之設，則所以壓州縣。斯僅遼人統馭漢人渤海之措施，無與於契丹民族之漢化也。

近年以來，學人多有赴東北諸省，遼代故城以探考契丹民族之文化者，今按居留於此等城市中者固仍爲漢人，則其所代表之文化，仍爲漢人之文化，其間固不免

（註八）遼南樞密使初設時盡以漢人充，後亦間用契丹人。其僚屬大當發爲漢人。

（註九）孟森：清八旗制度考實（本所集刊六本三分）

雜有契丹色彩，然謂契丹民族文化本色如此，愚意以爲未可。

宋遼自澶淵盟後百有餘年，始終相安，無大爭執。嘗思其故，不在兩國國力相當平衡，端因遼人無意南下。蓋塞北民族飲食居處，不與華同。見中原富庶豪華，掠奪刼取之心有之，據其地，子其民，混一區宇之觀念，則所罕見。遼太宗南伐，述律太后謂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爲漢王？』又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最足代表契丹對漢人之觀念。太宗因甘心石晉，雖竟入汴，然不旋踵，即委而去之。宋遼盟後，宋既以歲幣繫其在上者之心，復開榷場，通貨易，俾宋之寶貨，以和平方式，入於契丹衆人之手，足祛其掠奪之念。今悉其捺鉢之制，二重政制之法，更知遼人於舊有漢人，猶不暇統治，其無心南下也宜矣。

（四）捺鉢與金元清

四季捺鉢不僅爲遼一代之制（註一〇），金元兩朝沿行不衰，迄於滿清，熱河避暑，木蘭秋獮，以及今北平近郊諸園囿之營建，似亦爲此制之遺風。蓋同起塞北，生活之方式相似，其習俗行動亦近也。

金有捺鉢，由前文春水秋山考，已可概見。如再作較詳之敘述，可大別爲四個時期。第一期，可稱爲都會寧（金上京）期，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屬之。太祖太宗兩朝，捺鉢何在，史未詳載。太宗初即位，宋許亢宗見之於冒離納鉢。洪皓以『春水秋山』爲習用語，（註一一）足證其事已成慣常。至於熙宗，其制益備。大金國志（十一）熙宗紀：

皇統三年七月，（金國）主諭尙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鉢。

以金史證之，熙宗即位之當年（天會十三年），即建天開殿於爻刺，自後每年春季，

（註一〇）本節以「捺鉢」爲包括春水秋山，避暑消寒全部行動之名詞。間亦用其本義。

（註一一）洪皓松漠紀聞補遺有云『虜中中丞唯掌訟議，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從駕在外。』云云。春水秋山下原註『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春水秋山原作春山秋水，顯誤，今改正。）皓以宋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使金見留，留金十五年方得歸國。

臨幸其地。地理志上京會寧府條：『行宮有天開殿，爻刺春水之地』。此其主要春捺鉢也。地志又載，會寧有混同江行宮，臨潢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宮，又有撒里乃地，熙宗嘗往避暑。是皆金都會寧時捺鉢之可考者。朱子語類（一三三）謂：「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則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所述殆此時期情形也。

第二期曰都燕前期。海陵世宗兩朝屬之。海陵遷都燕京，舊日以會寧為中心之諸捺鉢，完全放棄。大金國志（六三）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時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

海陵見殺，世宗繼位，每歲夏秋率趨金蓮川。金史梁襄傳言之最詳：

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其懼焉。……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

據是知金蓮川為世宗夏秋兩捺鉢要地。據本紀，大體每年四，五月前往，八，九月返回燕京。其春捺鉢則安州，順州以及薊州之玉田，灤州之石城均有之，而以石城之長春宮為最要。冬季則駐蹕燕京。

第三期曰都燕後期。章宗衛紹王二朝屬之。是期春捺鉢最要地為燕京近郊之建春宮（時屬大興縣），遂州之光春宮等地。夏秋兩季渺去金蓮川，改幸燕京北郊之萬寧宮（註一二），玉泉山行宮，香山薊州諸山各地。（玉泉山，香山即今北平西北郊之玉泉山香山，萬寧宮即今北平北海公園一帶。金帝至此不幸塞外，徘徊畿內，可

（註一二）金史地理志「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為寧壽，又更為壽安，明昌二年更為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瑞光臺，又有瓊花島，又有瑞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二年有宣華門，又有撒合門」。按，萬寧宮當為金京北離宮之最要者，故史舉以為離宮總名。瓊花島即今北海公園之瓊島。

見其遊畋舊習已替，漢化程度日深。）春季駐蹕燕京。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一）龍和宮賦：「布金蓮於寶地，散瓊華於蓬邱」，注云：

金蓮川即山北避暑宮，瓊島即山南避暑宮。

即係記章宗朝情形者。

第四期曰都汴期，宣宗以下屬之。宣宗迫於蒙古，南遷大梁，地不宜獵，重以浸染華風，春水秋山之文，迄未再見於史。大體言之，金捺鉢之風，即隨宣宗之南遷告終矣。

金捺鉢之制雖襲自遼，然與遼多有不同。遼居留之時期長，金居留之時期暫，遼之行動複雜，金之行動簡單。尤重要者，遼以捺鉢爲經常，故政治中心即在於此，金則全出嬉遊，無關於政治也。

元人捺鉢亦可分兩期：入主中國前是曰前期，完全襲遼之制，入主中國後是曰後期，則大同於金代之都燕前期，即夏秋出塞，春冬在燕京也。

宋彭大雅黑鞬事略記元太宗生活云：

其居穹廬（即氈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鞬主徙帳以從校獵。凡僞官屬從行，曰起營。……得水則止，謂之定營。……凡鞬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僞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此窩裏陀即遼之捺鉢也。（窩裏陀一語始於遼人，遼史作幹魯朵，用以稱固定的宮衛，爲臨時的捺鉢之對。（參前引營衛志之文）。元人似合兩者爲一，概以窩裏陀（兀魯朵）稱之。日人箭內互有元代幹魯朵考，所論多有未當，余別有文論之。）多桑蒙古史引波斯人 Alai-ed-din Atta-mulk Djouveini 所著「世界侵略者傳」Tarikh Djih ankuschai 亦記之曰：

窩闊台……每年春僅居哈喇和林一月，春季餘日則居客兒察罕(Kertchagan)地方之離宮中。地距哈喇和林一日程。……春杪復還哈喇和林。居數日，然後至幹兒蔑克禿(OrmeKtousa)之地駐夏。設中國帳幕。……內可容千人，名曰失刺幹耳朵(Sira-Ordou)。秋日則駐闊舍(Keusche)湖附近之地，約四

十日，冬日則駐冬於汪吉(Ongki)之地(註一三)。

以元史證之，其言均合。太宗紀屢言春畋揭揭察哈之澤。揭揭察哈無疑卽此 Kert chagan(註一四)。所畋之對象爲何物，原文未明。余謂非走獸也，遼人所謂鵝雁也，可自其就『澤』而畋知之。太宗本紀：『九年，作迦堅茶寒殿』。地理志：『太宗丁酉，治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迦堅茶寒，揭揭察哈，一音異譯。迦堅茶寒殿卽此揭揭察哈澤旁之殿，亦卽太宗之春捺鉢也。地理志云：殿去和林七十餘里，與 Djouveini 距和林一日程之說切合。憲宗紀見春獵怯蹇叉罕，亦卽此地。其他三名太宗紀無可考。憲宗紀數見夏駐月兒滅怯土（或月兒滅怯）。無疑卽此 Ormektoua Sira Ordou 亦見憲宗紀，作『昔刺兀魯朵』。Sira（昔刺）蒙語『黃色』，Sira Ordou 可譯作『黃金殿』（或宮）。是太宗憲宗之夏捺鉢名曰黃金殿（或宮）（猶金稱金蓮川避暑地景明宮）。Keusche 似卽憲宗紀秋季駐地之顛顛腦兒或軍腦兒。Ongki 汪吉憲宗紀亦見之。

張德輝紀行（王惲玉堂嘉話八）記世祖捺鉢所在云：

由（和林）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有水曰場末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西有峻嶺。……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暑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行東道過石堠子，至忽蘭赤斤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大川，不可殫紀。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暑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

德輝元史有傳（卷一六三）。傳稱：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丁未，世祖在潛

（註一三）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二卷頁二一二。

（註一四）馮承鈞譯此字有誤。

邸召見。紀行首題『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與傳合。考丁未爲元定宗二年，去遼之亡，已百有二十餘年。此爲世祖入中國前情形，入主中國後，又有不同。西人馬哥孛羅嘗有記載。以白話譯之，如下：

(世祖) 在到達汗巴里克 Cambaluc 京城 (元大都，今北平) 之後，停留三天，一天也不多，大開宴享饗，並和他的妃嬪作樂。之後，離汗巴里克往幸前面我告訴你，他所營建的那個叫做上都 (今多倫) 的城市。上都有廣大的園囿，竹木造的帳殿，和養海東青的鷹房。他在上都消夏避暑，因爲那裏是很涼爽的。他住在上都，自五月初起，至八月二十八日止。以後 (即在前面我所告訴你的洒白馬乳的時候)，起程回汗巴里克京城。在那裏他度九月，開他的生辰之宴，並消磨十，十一，十二，一月和二月。二月中，開新年之宴，即前面我已詳細說過的『白宴』 White-Feast。之後，他又動身往『海子』 Ocean Sea (註一五) 去飛放，自三月初以至五月中旬。以後再回京師，住三天，與后妃作樂，大開宴會。這位皇帝在這三天中所表顯的鋪張華麗，真夠驚人的。以後，他又如上所述動身出發 (上都) 去了。

這樣，他一年中的光陰，大致作如下分配。六個月停在汗巴里克京城。即：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

以後，向海子出獵：三月，四月，五月。

以後，回汗巴里克住三天，

以後，去上都，六，七，八月。(註一六)

此與元史所言，不甚相合。據元史本紀，世祖大體每春正月底或二月初赴柳林畋

(註一五) Ocean Sea 舊日馬氏遊記註釋多不能得其解。余謂此殆指元史諸帝紀每春飛放之遼州柳林海子也。元諸帝紀頻見獵遼州，或獵柳林，或獵遼州柳林。文宗紀：『至順元年七月乙丑，調諸衛卒，築遼州柳林海子堤壩』。是知所謂遼州柳林，實均指此遼州柳林海子也。舊註者以其名 Ocean Sea，多向海岸一帶求其地。然馬氏明言地去汗巴里克僅二日程，其非勃海岸甚明。以史文證之，知必即此柳林海子。前考遼代以遼陰縣之延芳淀爲春獵要地之一。遼宣統元升遼州。豈遼州柳林海子，即延芳淀之後身乎。又按金史地理志『大興府大定四年十月，命都門外夾道重行植柳各百里。』或即柳林之名所從來歟？

(註一六) Yule, H: Travels of Marco Polo, vol. I. P. 410—412

游，未幾即返大都。二月或三月起程赴上都，八月或九月返抵大都。在大都過冬。

（馬氏用西曆，元史用中曆，折算後仍不甚合。）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四）近聞賢王春水因寄詩云：

風揭駕（原作駕，誤）驚擾綠漪，鳴蟬聲促越重圍。海東青帖翠雲起，照夜白侵瑤水飛。玉鷺亂飛梨雪去，彩鷺爭絕浪花歸，非熊未必當時紀，依舊煙波繞釣磯。

卷五又有秋山詩二首，云：

萬騎龍趨兩隊分，翠華方自發期門。內官急把朱旗颭，傳道先教詔虎賁。

兩龍如霧發瑤臺，蔽日旌旗四面開，疑自錦林花幃裏，建章營騎下天來。

鑄楚材子。嘗仕太祖朝，歷太祖憲宗，至世祖時官至中書左丞相。春水詩中之「賢王」乃稱即位前之世祖，故詩當作於世祖即位前。是元初春水秋山尚爲習用語。又王惲秋澗文集（二八）端門街觀乘輿還宮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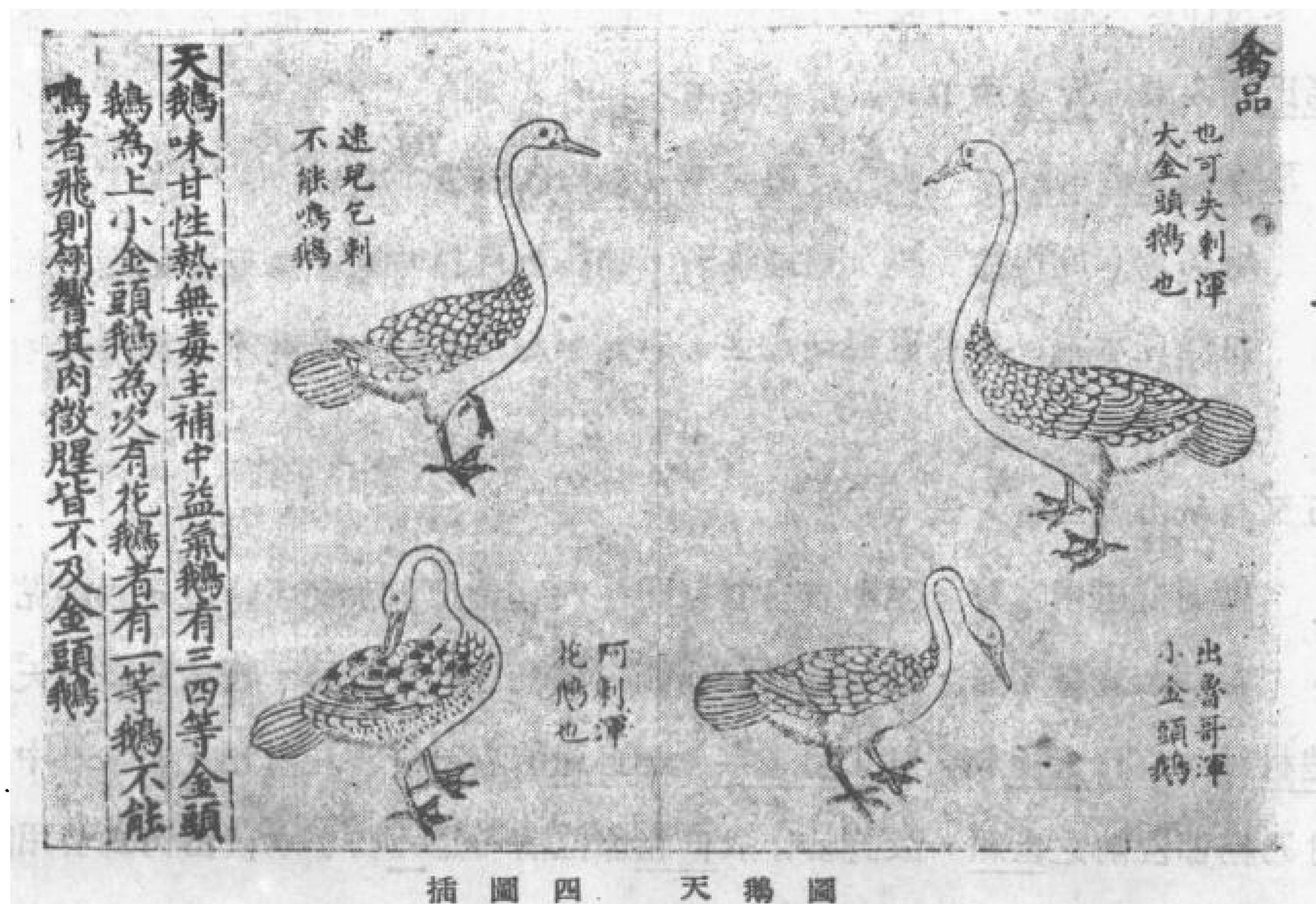
龍煙日暖紫氤氳，春水回鑾萬馬奔。纓杖遠揮清蹕後，漢儀光動御天門。麗日紅翻御路沙，青山回抱漢宮斜，吾皇遊豫諸侯度，縱都人看翠華。（原注：看一作望）年年原廟薦駕鷺，春水秋山例一過，安得抹時姚右□，爲□□面說湯羅。□□□導鸞旗遠，玉輦高□□象駕雄。賜異不□□□□，□賢思得□□□。

此詩作於世祖入燕後，亦沿用春水秋山之語。

袁桷清容居士集（一六）天鵝曲：

天鵝頸瘦身重肥，夜宿官蕩羣成圍，蘆根噍噍水蒲滑，翅足蹇曳難輕飛。參差旋地數百尺，宛轉培風借雙翮。翻身入雲高帖天，下陋蓬蒿去無跡。五坊手擎海東青，側眼光透瑤臺層，解條脫帽窮碧落，以掌急擱東西傾。遠披交旋百尋袞，蒼鷹助擊隨勢遠，初如風輪舞長竿，未若銀球下平坡。蓬頭喘息來獻官，天顏一笑催傳餐。不如家鷄柵中生死守，免使羽林春秋逐水走。

頗可見元代捕鵝情形。桷漢人不解捕鵝樂趣，故詩多譏訕。元帝以天鵝爲珍饈，耶律鑄「行廚八珍」，「天鵝炙」居其一。又專記元人食品之飲膳正要，列天鵝爲禽品第一味。飲膳正要並嘗繪天鵝圖數幀，翻照如下：（插圖四）。



世祖以後諸帝，去大都之時期，向後略延，改於三，四月啓程（間亦有在五月者），仍於八，九月返抵大都，（間亦有在十月者）。至順帝「時巡上都」則四月啓行，八月歸來，殆成定例矣。（註一七）

滿清以金源後裔，入中華後，亦相當保留此風習。世祖以下諸帝避暑熱河，秋獵木蘭，謂爲此種舊習之遺留，似無不可。聖祖嫻於女真民族哨鹿特技，前論秋山文中，已嘗述及。其建避暑山莊，自作記事云：

朕數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麗，兩幸秦隴，益明西土之殫陳。北過龍沙，東遊長白，山川之壯，人物之樸，亦不能盡述。皆吾之所不取，惟茲熱河，道近神京，往來無過兩日，地闊荒野，存心豈誤萬幾。因而度高平遠近之差，開自然峯嵐之勢。……（註一八）

是乃完全出諸一己之嗜好，毫無政治意味，讀此記可明。或以爲山莊營建，『乃以監臨蒙古王侯，卽其來覲，示之以狩獵之華，軍容之盛，更自任極北邊疆哨兵，以保衛其大帝國』。『決非出於一己之快樂，或有厚愛於熱河，全由卓絕政才，高遠

（註一七）周伯琦紀行詩云「乘輿經祖武，歲歲幸瀛京，夏至今年早，山行久雨晴。」據此，順帝實以夏至啓行。

（註一八）熱河志卷廿五

識見』(註一九)。又或以爲預作一旦北平受攻擊時退避地步。(註二〇)是皆不悉歷史背景之論耳。

中葉以後，熱河之幸漸減，而近畿苑囿大起。是與金人不去金蓮川，改就萬寧宮，玉泉山行宮之舉，如出一轍。今日遊清漪廢殿，弔圓明故蹟，不推本溯源，又安知其爲塞北民族生活方式遺跡之一端耶。

(註一九)Sven Hedin: Jehol: City of Emperors, p144

(註二〇)烏居龍藏：遼代文化探察紀 P59

四 遼史遊幸表證補

- (一) 遼史有遊幸表，唯與本紀多有差異，詳略互見。茲取兩者合鈔成本篇，以遊幸表爲主，本紀爲附。
- (二) 凡冠有(表)號者出遊幸表，冠有(紀)號者出本紀。
- (三) 宋遼通和後，雙方年有正旦生辰賀使之遣派，宋臣覲見遼帝，每有紀述，所誌遼帝駐蹕地點，最可依據，茲儘量摭入表中。至其他載籍，以至墓志碑刻，凡有涉及遼帝行踪者，就聞見所及，亦加甄錄。加以括號，示別於史文。
- (四) 合鈔之後，厥益有三：一曰合者可以互證。遼史最苦錯誤，而材料少。今得兩種史料，其相合者可靠性自大增。(就遊幸表與本紀所用名詞之差別觀之，兩者似非全出同源。)二曰異者可以互明。如遊幸表興宗重熙三年正月及四年正月兩欄均云『東幸』，未詳的址。是兩年本紀則一書『如春水』，一書『如耶迷只里』。又興宗記載：『重熙六年正月西幸』，亦未詳何往，而遊幸表是年正月載『獵於鴛鴦渚』。彙而觀之，始可各明其所以。三曰闕者可以互補。是項最饒意義，例亦最多。如保寧三年表：『三月獵於頡山，復如長瀨。』紀：『正月癸丑，如長瀨。三月庚寅，祭顯陵。』合觀之，知正月如長瀨，三月獵頡山，由頡山復如長瀨，又由長瀨赴顯陵也。獨據表文，則復如之條無所承，僅憑本紀亦不能知三月曾離長瀨，又返長瀨也。
- (五) 觀乎以上數文所論，遼代諸帝終年以捺鉢爲家，行止無定。雖有五京，固非車駕之所在，政治之中心。茲表之作，可確指每年遼帝留居地點。然則今後欲求遼帝之行踪，以至研考契丹地理者，茲表或不無微末之貢獻乎？

年 月 份	太 祖 元 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一 月	〔紀〕庚寅命有司設壇於如汪王集會場燔柴告天即皇帝位	〔紀〕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	〔紀〕幸遼東		〔紀〕丙申親征 <u>西部奚</u>	
二 月	〔紀〕征 <u>黑車子室韋</u>					〔紀〕戊午親征 <u>劉守光</u>
三 月					〔紀〕次 <u>灤河</u> 刻石紀功復略地 <u>薊州</u>	〔紀〕至自 <u>幽州</u>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紀〕壬辰次 <u>恩德山</u>
九 月						
十 月	〔紀〕乙巳討 <u>黑車子室韋</u>					〔紀〕壬辰還次 <u>北阿魯山</u> 引軍南趨 <u>十七灘</u> 翌日次 <u>七渡河</u>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神册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甲寅師次 <u>赤水城</u>			〔紀〕丙戌朔上 在 <u>龍化州</u>		
				〔紀〕攻 <u>新州</u>	
〔紀〕癸丑次 <u>蘆水上至土河</u>				〔紀〕辛亥攻 <u>幽州</u> <u>周德威</u> 兵拒於 <u>居庸關</u> 西 合戰於 <u>新州東</u>	
〔紀〕戊寅北追刺葛已卯次 <u>彌里至遼里浞次札堵河</u>				〔紀〕壬午圍 <u>幽州</u>	
〔紀〕遷至 <u>大嶺</u> 丙寅至 <u>庫里</u>					
〔紀〕辛巳至 <u>榆嶺</u> 甲申登 <u>都荅山</u> 壬寅次 <u>狼河</u> 庚子次 <u>阿敦</u> 濛至 <u>石嶺西</u>		〔表〕射 野馬於 <u>漠北</u>		〔紀〕以大暑霖潦班 師	
〔表〕次 <u>烏林河</u> 觀魚			〔紀〕壬申親征 <u>突厥吐渾党項小</u> <u>蕃沙陀</u> 諸部		
〔紀〕己卯幸 <u>龍鳳宮</u>			〔紀〕拔 <u>朔州</u> 勒 石紀功於 <u>青塚南</u>		
〔紀〕壬戌發自 <u>西樓</u>					
〔紀〕庚午駐 <u>赤崖</u>		〔紀〕戊 申釣魚於 <u>鴨綠江</u>	〔紀〕癸未朔乘 勝而東		
〔紀〕祠 <u>木葉山</u> 遷次 <u>昭烏山</u>			〔紀〕攻 <u>蔚新武</u> <u>媯</u> 五州		
〔紀〕戊子燔柴於 <u>蓮花濛</u>					〔紀〕庚 子朔幸 <u>遼陽故城</u>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天 贊 元 年
〔表〕射虎於東山 〔紀〕丙申射虎東山			
			〔紀〕庚申復 徇 <u>幽薊</u> 地
			〔紀〕甲寅攻 <u>薊州</u> 辛未攻 <u>石</u> <u>城縣</u>
〔紀〕庚辰至自 <u>東平</u> <u>郡</u>	〔表〕射龍於 <u>拽刺山</u> 陽水上 〔紀〕庚辰有龍見於 <u>拽刺山</u> 陽水上射獲之（煥按 此出元好問續夷堅志原作三月）		
〔紀〕丁酉謁孔子廟	〔紀〕己未朔党項諸部叛辛未上親征		
〔紀〕征 <u>烏古部</u> 聞皇 太后不豫還侍病間復 還軍中			
〔紀〕丙午次 <u>烏古部</u>	〔紀〕辛未攻 <u>天德</u> 降之甲戌班師 <u>天德</u> 復叛丙子拔 其城	〔紀〕丙子 率大軍入居 <u>庸關</u>	
		〔紀〕癸卯 下 <u>古北口</u>	
〔表〕幸 <u>遼陽故城</u> （煥按紀去年十二月 載此當爲一事）	〔紀〕己未師還	〔紀〕癸亥 圍 <u>涿州</u> 己亥 還次 <u>檀州</u>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表〕如平州 〔紀〕如平州		
〔紀〕戊寅軍於 箭筈山		〔紀〕丙申襲軍於水精山
		〔紀〕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迎謁 於札里河
		〔紀〕甲寅清暑室韋北陞
	〔紀〕乙酉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	
	〔紀〕乙酉至烏孤山甲午次古單於國登阿里典 歷得斯山	
	〔表〕次回鶻城獵於野烏篤幹山幸回鶻城獵於 西河石堰得白兔觀魚烏魯古河〔紀〕丙申朔次 古回鶻城庚子拜日於歸林次桑得思山	〔紀〕癸巳至自西征
	〔紀〕丙寅朔臘寓樂山丁卯軍於霸離思山	
	〔紀〕射虎於烏刺邪里山抵霸室山	〔紀〕丁酉幸安國寺飯僧
		〔紀〕乙亥親征渤海國月壬辰謁木 葉山壬寅祭天地烏山己酉次撒葛山 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天 顯 元 年	太宗天顯二年 (太宗即位未改元)	三 年	四 年
〔紀〕庚申拔扶餘城庚午駐軍於忽汗城南丁丑駕幸城中復還軍中			〔表〕獵於黃河 〔紀〕己卯如瓜場
〔紀〕甲午復幸忽汗城		〔紀〕幸長瀾	〔表〕獵於近地
〔表〕幸天福城〔紀〕丁卯幸人皇王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師		〔紀〕乙卯東蒐癸亥獵殺獐山乙丑獵松山	
〔紀〕丁亥朔次撒子山		〔紀〕戊寅東巡丙申獵三山	〔紀〕辛亥至自瓜場壬子謁太祖廟癸丑謁太祖行宮甲寅幸天城軍謁祖陵
		〔紀〕獵索剌山戊申至自獵	〔紀〕癸酉謁二祖殿戊子射柳於太祖行宮
〔紀〕丙午次慎州			〔表〕如涼陁〔紀〕己酉西巡己未獵近山癸亥駐蹕涼陁
〔紀〕甲戌次扶餘府辛巳駕崩		〔紀〕庚午有事於太祖廟	〔紀〕庚辰觀市甲午祠太祖而東
			〔紀〕辛丑至自涼陁謁太祖廟癸卯幸人皇王第己酉謁太祖廟
〔紀〕丁卯梓宮至皇都		〔紀〕己丑幸人皇王倍第辛丑再幸人皇王倍第	〔紀〕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葉山癸巳至南京
		〔紀〕己酉謁太祖廟	〔表〕出獵獲虎 〔紀〕壬寅幸人皇王第
	〔紀〕壬戌即皇帝位癸亥謁太祖廟戊辰遷都壬申御宣政殿	〔紀〕辛丑自將伐唐	〔紀〕丁卯餞皇弟李胡於西郊甲申觀漁三叉口
	〔紀〕己丑祀天地辛卯閱羣牧於近郊壬寅謁太祖廟	〔紀〕甲寅次杏橋	〔紀〕戊午至自南京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紀〕丁卯如 <u>南京</u>	〔紀〕戊申祠木 <u>葉山</u>		〔紀〕癸酉漁於 <u>土河</u> 壬戌東幸
	〔表〕獵於近山獲虎			〔紀〕壬申祠木 <u>葉山</u> 戊寅葬 <u>太皇</u> <u>太后</u> 於 <u>德陵</u>
〔表〕蒐於近淀 〔紀〕庚寅駕發 <u>南京</u>		〔表〕是春蒐於 <u>潢水</u> 之曲		
〔紀〕丙辰與 <u>人皇王</u> 會 <u>祖陵</u>	〔表〕觀銀冶射柳			
〔紀〕乙酉謁 <u>太祖廟</u> 乙 卯如沿柳湖丁巳拜 <u>太祖</u> 御容於明殿	〔紀〕乙丑祠木 <u>葉山</u> 乙亥 至自 <u>南京</u> 壬午謁 <u>太祖陵</u> 閏 月庚寅射柳於近郊	〔紀〕壬午朔幸 <u>祖州</u> 謁 <u>太祖陵</u>	〔紀〕己丑 獵獨牛山戊 戌如沿柳湖	〔表〕射柳 〔紀〕甲辰如沿 柳湖
〔表〕射柳如沿柳湖 (煥案紀上月載此當爲 一事)	〔紀〕壬申如涼陁壬子薦 時果於 <u>太祖廟</u> 東幸			
		〔紀〕丁未薦新 於 <u>太祖廟</u>	〔紀〕丙午 至自沿柳湖	
〔紀〕丙午如 <u>九層臺</u>	〔表〕障鷹於近山 〔紀〕庚申皇子生告 <u>太祖</u> <u>廟</u>	〔紀〕壬戌捕鵝 於沿柳湖		〔紀〕壬午自將 南伐
〔紀〕丁亥至自 <u>九層臺</u> 謁 <u>太祖廟</u>				〔紀〕乙卯次 <u>雲</u> <u>州</u> 丁巳拔 <u>河陰</u>
				〔紀〕丁亥略地 <u>靈丘</u>
				〔紀〕辛丑圍 <u>武</u> <u>州</u> 之 <u>陽城</u>
	〔紀〕甲寅朔祭 <u>太祖廟</u>	〔表〕獵丁小滿 得山〔紀〕丁巳西 狩駐蹕平地松林		〔紀〕駐蹕百湖 之西南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會 同 元 年
	〔紀〕釣魚於 <u>土河</u> 庚申如 <u>潢河</u>	〔紀〕丙辰次 <u>堆子口</u> 庚申次 <u>大同軍</u> 城下幸酉射鬼箭於 <u>雲州</u> 北丁丑皇子迎謁於 <u>灤河</u> 告功 <u>太祖</u> 行宮	
			〔紀〕丁酉獵 <u>松山</u> 戊戌幸 <u>遼河</u> 東
〔表〕蒐於 <u>滿德湖</u>			〔表〕射虎於 <u>松山</u> 〔煥案紀見上月〕 〔紀〕癸酉東辛
	〔紀〕庚申謁 <u>祖陵</u> 戊辰還都謁 <u>太祖廟</u>	〔紀〕幸 <u>平地松林</u> 觀 <u>潢水源</u>	〔表〕觀伐木〔紀〕戊寅朔如 <u>南京</u> 乙酉幸 <u>溫泉</u> 己丑還宮
〔紀〕丙午葬皇后 <u>奉陵</u>	〔紀〕戊戌清暑沿 <u>柳湖</u>	〔紀〕甲酉幸 <u>頻蹕淀</u>	
〔紀〕辛未幸 <u>品不里浣</u>	〔表〕射 <u>柳</u>	〔表〕射 <u>柳</u>	
〔紀〕乙卯獵 <u>南山</u>		〔紀〕癸丑幸 <u>懷州</u> 謁 <u>奉陵</u>	
	〔紀〕庚午自將 <u>撥石敬瑭</u>		
〔表〕如 <u>金瓶濶</u> 〔煥按紀見十二月當爲一事〕	〔紀〕丁酉入 <u>雁門</u> 戊戌次 <u>忻州</u> 己亥次 <u>太原</u>		
〔紀〕丙午幸 <u>弘福寺</u>			〔紀〕丙午御 <u>開皇殿</u> 丙寅御 <u>宣政殿</u>
〔紀〕庚辰如 <u>金瓶濶</u>	〔紀〕庚寅發 <u>太原</u> 壬辰次 <u>細河</u> 戊戌次 <u>雁門</u> 庚戌幸 <u>應州</u>	〔紀〕甲申東幸 <u>祠木葉山</u>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紀〕丁未御開皇殿			〔紀〕丙辰朔上在歸化州	
〔表〕獵於盤山 〔紀〕癸巳謁太祖廟			〔紀〕甲午如南京	
〔紀〕敗於震澤之側	〔紀〕己巳如南京壬申次石嶺癸未獵水門甲午幸薊州		〔紀〕閏月駐蹕陽門	
〔紀〕乙亥幸木葉山	〔紀〕庚子至燕乙巳幸留守趙延壽別墅			
	〔紀〕戊子閱騎兵於南郊			
〔紀〕是夏駐蹕頻陽浞	〔紀〕壬寅駕發燕京癸丑次奉聖州		〔紀〕丁丑聞皇太后不豫上馳入侍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	
〔表〕獵於炭山	〔紀〕己巳獵得底烈山			
				〔表〕陳鷹於合不刺山〔紀〕己未如嘉奉州
		〔紀〕丁丑幸歸化州		
〔紀〕庚子釣魚於土河	〔紀〕壬辰朔謁太祖行宮是冬駐蹕拿浞		〔紀〕是冬駐蹕赤城	〔紀〕丁未如南京獵伐晉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大同元年（世宗天祿元年）	二 年
			〔紀〕丁亥入汴	
	〔紀〕與晉人戰 <u>陽城</u>	〔表〕釣魚於 <u>土河</u>		
〔紀〕癸丑還次 <u>南京</u> 辛未如 <u>涼陁</u>	〔紀〕甲申還次 <u>南京</u>	〔紀〕如 <u>涼陁</u>	〔紀〕丙辰朔發 <u>汴州</u> 乙丑濟 <u>黎陽</u> 渡戊辰次 <u>高邑</u> 丁丑崩 <u>樂城</u> 戊寅（世宗）即位於 <u>鎮陽</u> 甲申次 <u>定州</u>	
	〔紀〕癸巳如 <u>涼陁</u>			
	〔紀〕乙卯獵 <u>平地松林</u>	〔表〕射柳 〔紀〕戊子謁 <u>祖陵</u>	〔紀〕甲寅朔次 <u>南京</u>	
〔表〕陣獵於 <u>炭山</u>			〔紀〕閏七月次 <u>潢河</u> 趨 <u>上京</u>	
		〔紀〕自將南伐		
〔紀〕庚午朔北幸	〔紀〕壬寅次 <u>赤山</u> 辛酉還 <u>上京</u>	〔紀〕壬辰閱兵於 <u>漁陽</u> 西 <u>棗林淀</u>	〔紀〕壬子朔葬 <u>嗣聖皇帝</u> 於 <u>懷陵</u>	
	〔紀〕辛未祠 <u>木葉山</u>			
		〔紀〕戊子朔進圍 <u>鎮州</u>		〔紀〕駐蹕 <u>彰武南</u>
〔紀〕癸卯南伐甲子次 <u>古北口</u> 閏月己巳朔會諸道兵於 <u>溫榆河</u> 己卯圍 <u>恆州</u>	〔紀〕癸亥朔朝謁 <u>太祖</u> 行宮	〔紀〕壬午次 <u>赤岡</u>		

三年	四年	五年（穆宗應曆元年）	二年	三年
		〔紀〕癸亥朔如 <u>百泉湖</u>		
				〔紀〕庚寅如 <u>應州</u> 羣鞠庚子觀漁於 <u>神德湖</u>
		〔紀〕是夏清暑 <u>百泉嶺</u>		〔表〕障鷹於 <u>綽山</u> 獵於 <u>羶羊山</u>
		〔表〕如 <u>太液谷</u> 留飲三日		〔表〕障展圍 <u>鹿峪</u>
	〔紀〕乙丑朔如 <u>山西</u>	〔紀〕庚申朔南伐壬戌次 <u>歸化州</u> 祥古山癸亥被弑於行宮（ <u>煥案通鑑</u> 云崩新州火神淀）〔紀〕丁卯（穆宗）即皇帝位戊辰如 <u>南京</u>	〔紀〕壬戌獵 <u>炭山</u>	
	〔紀〕自將南伐下 <u>安平</u> <u>內丘</u> <u>東廳</u> 等城大獲而還			
			〔紀〕甲獵於近郊	〔紀〕是冬駐蹕 <u>奉聖州</u>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紀〕戊辰駐蹕漢河（煥案漢當爲潢之誤）
〔表〕獵於郭壘山 〔紀〕幸南京	〔紀〕壬戌如震澤		〔紀〕辛未駐蹕漢河	〔紀〕乙丑駐蹕漢河	
			〔紀〕戊午朔還上京		
		〔紀〕丁酉謁懷陵			〔表〕獵於鹿場南林 〔紀〕癸亥南京
			〔表〕射柳		〔表〕獵於白鷹山 〔紀〕庚申西幸如懷州
〔表〕降鷹於白羊山			〔表〕射柳	〔表〕獵赤山〔紀〕獵於拽刺山迄於九月射鹿諸山	〔表〕射鹿於鳳凰門下
					〔表〕射鹿於近山迄於九月
	〔表〕獵於西山	〔表〕擊鞠 〔紀〕戊午謁祖陵			
	〔紀〕丁亥謁太宗廟	〔表〕與羣臣水上擊毬石爲戲	〔紀〕庚申獵於七鬲山		
〔紀〕辛酉朔謁祖陵是冬駐蹕杏陽	〔紀〕乙丑朔謁太祖廟	〔紀〕己未謁太祖廟	〔表〕獵於赤山 獵於拽刺山〔紀〕辛巳還上京		〔表〕獵于黑山〔紀〕戊寅還上京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表〕丁卯夜觀燈
〔表〕獵於 <u>闕不得泉</u> 如 <u>襄潭</u> 獵於 <u>城吉得井</u>		〔表〕獵於 <u>蘇隱山</u>	〔紀〕壬辰如 <u>潢河</u>
	〔表〕射鹿於 <u>遼斯嶺</u> 〔紀〕閏月甲子如 <u>潢河</u>		〔表〕獵多獲雁鴨還宮飲至終 夜目是盡出夜飲至於月終
	〔紀〕射鹿不視朝		〔紀〕壬寅獵於 <u>潢河</u>
〔表〕射鹿處於 <u>鳳凰門</u> 〔紀〕乙巳謁 <u>懷慶</u> 丙寅 至自 <u>懷慶</u>			〔表〕射柳
	〔表〕射鹿於 <u>赤山</u> 射柳	〔表〕是夏射 <u>猋猋</u> 鹿 於 <u>玉山</u> 〔紀〕甲午祠 <u>木葉山</u> 及 <u>潢河</u>	〔表〕是夏獵於 <u>玉山</u>
〔紀〕以酒脯祀天地於 <u>黑山</u>		〔紀〕秋如 <u>黑山</u> <u>赤山</u> 射鹿	
〔表〕次 <u>三石嶺</u> 呼鹿射 之〔紀〕如秋山幸 <u>懷州</u>			〔紀〕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 有七日而後返
			〔表〕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 賜羣臣是秋射鹿於 <u>黑山</u> <u>拽刺山</u> 〔紀〕庚戌朔祭天地
〔表〕獵於 <u>天梯山</u>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表〕擊斃	
〔表〕如 <u>潢河</u> 〔紀〕癸亥如 <u>潢河</u> 己巳如 <u>老林東</u> 漂	〔紀〕東幸甲寅獲鴨		〔表〕如 <u>潢河</u>
		〔紀〕己巳東幸獲鴨獲鵝	
		〔表〕以野鹿入馴鹿羣觀之飲至竟日	〔表〕駐蹕於 <u>震澤</u>
〔表〕獵於 <u>玉山</u> 射臥鹿於 <u>白嶺山</u> 〔紀〕射 <u>猓</u> 鹿於 <u>白鷹山</u> 至於 <u>決旬</u>			
〔表〕射 <u>猓</u> 鹿於 <u>葛德泉</u> 〔紀〕丙午朔獵於 <u>玉山</u> 竟月忘返			〔紀〕是夏駐蹕 <u>震澤</u>
〔表〕射 <u>猓</u> 鹿於 <u>赤山</u> 呼鹿射之〔紀〕壬辰以酒脯祀 <u>黑山</u>		〔表〕獵于 <u>玉山</u>	
〔紀〕乙巳如 <u>禮子嶺</u> 呼鹿射之丁未還宮			
	〔表〕是秋獵於 <u>黑山</u>		〔紀〕自丙戌朔獵于 <u>黑山赤山</u> 至於月終
〔表〕幸樞密使 <u>蕭護思</u> 第	〔表〕獵於 <u>七寶山</u> 〔紀〕駐蹕 <u>黑山平淀</u>	〔紀〕甲子幸酒人 <u>拔刺哥</u> 家復幸殿前都點檢 <u>耶律夷魯</u> 葛第是冬駐蹕 <u>黑山平淀</u>	〔表〕獵於 <u>確嘴嶺</u> 〔紀〕是冬駐蹕 <u>黑河平淀</u>

十 八 年	十九年（景宗保寧元年）	二 年
〔表〕幸太師女古第宴飲終夜〔紀〕己亥觀燈於市		〔紀〕丁未如 <u>潢河</u>
〔表〕如 <u>夏潭</u> 〔紀〕乙卯幸五坊使 <u>霞實里</u> 家宴飲	〔表〕幸鹿園飲酒至暮幸五坊〔紀〕己巳如 <u>懷州</u> 獲熊馳還行宮遇弒（ <u>煥案契丹國志</u> 云遇弒 <u>黑山</u> 又案 <u>紀原</u> 繫此於三月下誤應爲二月事）庚午（ <u>景宗</u> ）即皇帝位	
〔紀〕甲申如 <u>潢河</u> 乙酉獲 <u>鶻鵝</u>	〔紀〕丙戌入 <u>上京</u>	
		〔紀〕幸 <u>東京</u> 致奠 <u>讓國皇帝</u> 及 <u>世宗廟</u>
〔紀〕壬辰獲鶻於 <u>述古水</u>		〔紀〕癸丑西幸乙卯次 <u>盤道嶺</u>
〔表〕避暑於 <u>夏潭</u> 〔紀〕是夏南幸 <u>夏潭</u>		〔表〕是夏幸 <u>場母城</u> 進幸 <u>東京</u> 〔紀〕還 <u>上京</u>
〔表〕射鹿於近山三旬而返	〔表〕如秋山	
〔表〕以菊花酒飲從臣儆熊〔紀〕是秋獵於 <u>西京諸山</u>		
〔表〕射鹿於 <u>皇威嶺</u> 復射鹿射麋	〔表〕漁於 <u>赤山澗</u> 〔紀〕東幸 <u>夏潭</u>	
〔表〕射鹿於 <u>皇威嶺</u>	〔紀〕祠 <u>木葉山</u> 駐蹕 <u>鶴谷</u>	
〔紀〕是冬駐蹕 <u>黑山</u> <u>東川</u>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紀〕如 <u>神德湖</u> 如 <u>應州</u> 〔紀〕 <u>庚午</u> 御 <u>五鳳樓</u> 觀燈		〔紀〕 <u>癸未</u> 幸 <u>南京</u>		〔紀〕如 <u>查懶淀</u>	
〔紀〕 <u>癸酉</u> 東幸				〔紀〕 <u>辛亥</u> 幸 <u>新城</u>					
				〔紀〕 <u>乙卯</u> 朔復幸 <u>新城</u>					
〔紀〕 <u>己卯</u> 祠 <u>木葉山</u> <u>丙戌</u> 至自東幸						〔紀〕 <u>辛冰</u> 井		〔紀〕 <u>己酉</u> 祠 <u>木葉山</u> <u>辛亥</u> 射柳如 <u>頻蹕</u> 淀清暑	
〔表〕射柳									
		〔表〕觀從臣射柳〔紀〕是夏駐蹕 <u>冰井</u>							
〔表〕如沿柳		〔表〕射柳〔紀〕如 <u>雲州</u>		〔紀〕駐蹕 <u>燕子城</u>		〔紀〕 <u>庚申</u> 獵 <u>平地松林</u>			
〔表〕射鴨於 <u>惠民湖</u> 獵於 <u>平地松林</u> 獵於 <u>遼河</u> 之源〔紀〕 <u>甲戌</u> 如 <u>秋山</u>									
〔表〕獵於 <u>胡土白山</u> 幸於 <u>越屋質第</u> 〔紀〕 <u>壬子</u> 幸 <u>歸化州</u> <u>甲寅</u> 如 <u>南京</u>				〔表〕駐蹕於 <u>歸化州</u> <u>西硬坡</u>				〔紀〕是秋至自 <u>頻蹕</u> 淀	
〔表〕駐蹕於 <u>蒲瑣坂</u>		〔紀〕 <u>丁亥</u> 朔如 <u>南京</u>		〔紀〕 <u>丁酉</u> 如 <u>南京</u>		〔紀〕 <u>乙亥</u> 朔還 <u>上京</u>		〔紀〕釣魚 <u>土河</u>	
〔紀〕是冬駐蹕 <u>金川</u>				〔紀〕如 <u>歸化州</u>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乾亨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如 <u>鹿峒</u>	〔紀〕癸丑如 <u>長瀋</u>	〔表〕觀燈于市		
〔表〕如 <u>金瓶瀋</u>				〔紀〕戊辰如 <u>清河</u>	〔表〕放鷁于 <u>溫泉南</u> 〔紀〕丙子東幸己丑復幸 <u>南京</u>
		〔表〕獵於 <u>頡山</u> 復如 <u>長瀋</u> 〔紀〕庚寅癸顯陵		〔表〕闕月如 <u>南京</u> 賞牡丹西幸	
		〔紀〕丁卯西幸		〔紀〕戊子清暑 <u>燕子城</u>	〔表〕幸 <u>羊城瀋</u>
			〔表〕幸 <u>惠民湖</u>		
		〔紀〕己未駐蹕沿 <u>柳湖</u>			
		〔紀〕庚戌享 <u>太祖廟</u>			
〔紀〕丁未如 <u>秋山</u>		〔表〕獵于 <u>赤山</u>	〔表〕幸 <u>冰井</u>	〔紀〕戊戌東幸	〔表〕獵于 <u>炭山</u>
〔紀〕己巳謁 <u>懷陵</u>					
〔表〕如 <u>長瀋</u>		〔表〕漁于 <u>裏潭</u>		〔紀〕癸未次 <u>南京</u> 庚寅次 <u>固安</u>	〔紀〕如 <u>蒲瑰坂</u>
	〔紀〕癸卯祠本 <u>葉山</u>			〔紀〕丙辰班師乙丑還次 <u>南京</u>	
	〔紀〕戊辰獵於近郊	〔紀〕是冬駐蹕 <u>金川</u>	〔紀〕是冬駐蹕 <u>南京</u>	〔表〕如 <u>蒲瑰坂</u> 獵于 <u>檀州</u> 之南	

四 年	聖宗統和元年	二 年
〔紀〕己亥如 <u>華林</u> 天柱		〔表〕幸近地 〔紀〕甲子如 <u>長濬</u>
	〔紀〕甲午葬 <u>景宗</u> 乾陵辛亥幸 <u>聖山</u> 遂謁三陵	〔表〕如 <u>潢河</u> 〔紀〕觀獵于 <u>饒樂川</u>
	〔表〕從禽于近川獲六鴉幸 <u>甘露</u> 等寺駐蹕 <u>長濬</u> 又駐蹕於 <u>開甸</u> 旁山獵於 <u>殺撈甸</u> 大獲鹿豕〔紀〕己未次 <u>獨山</u> 甲子駐蹕 <u>遼河</u> 之 <u>半浞</u>	〔表〕獵于 <u>山榆甸</u>
〔紀〕自將南伐至 <u>滿城</u>	〔紀〕丙戌朔幸 <u>東京</u> 庚寅謁 <u>太祖廟</u> 丙申南幸辛丑謁三陵癸卯謁乾陵如 <u>徽州</u>	
〔紀〕班師清暑燕子城	〔表〕幸興王寺獵于 <u>益馬坂</u> 〔紀〕辛未次 <u>永州</u> 戊寅幸 <u>木葉山</u>	〔紀〕乙卯祠 <u>木葉山</u> 乙丑駐蹕沿 <u>柳湖</u>
	〔紀〕丙戌還上京辛卯有事於太廟	
	〔紀〕與諸王分朋擊鞠	
〔紀〕如 <u>西京</u>	〔紀〕戊子上西巡己丑謁祖陵癸巳謁懷陵遂幸懷州己亥獵 <u>赤山</u>	〔表〕幸 <u>鵝山</u> 觀障鷹獵于嶺右
〔表〕獵于 <u>炭山</u> 〔紀〕庚子幸 <u>雲州</u> 甲辰獵于 <u>祥古山</u> 壬子 <u>焦山</u> 崩癸丑（ <u>聖宗</u> ）即皇帝位	〔表〕獵于 <u>黑山</u> 〔紀〕乙卯謁 <u>永興長寧教隨三宮</u> 庚申謁 <u>宣簡皇帝廟</u> 辛酉幸 <u>祖州</u> 謁 <u>祖陵</u> 壬戌還上京丙子如 <u>老翁川</u>	〔紀〕戊申朔駐蹕 <u>土河</u>
〔紀〕乙丑如 <u>顯州</u>	〔表〕駐蹕于 <u>老翁川</u> （ <u>煥案紀</u> 在上月）	
	〔表〕釣魚于近川〔紀〕壬子朔觀漁撿 <u>馬濬</u> 庚辰祭乾陵	
	〔紀〕壬午朔謁 <u>凝神殿</u> 是日幸 <u>顯州</u> 甲午東幸辛丑觀漁于 <u>濟溫</u> 甲辰然 <u>萬魚燈</u> 于 <u>雙溪</u>	

三 年	四 年
〔紀〕丙午朔如 <u>長瀋</u>	〔表〕觀魚于 <u>新灣</u> 獵于 <u>謁懶甸</u> 〔紀〕甲戌觀漁 <u>土河</u> 甲午幸 <u>長瀋</u>
	〔紀〕丙寅行次 <u>農里井</u>
	〔紀〕駐兵 <u>馳羅口</u>
〔紀〕乙亥朔祠 <u>木葉山</u>	〔紀〕己亥朔次 <u>南京</u> 北郊次 <u>涿州</u> 東戊午次 <u>沙姑河</u> 之北旋辛酉次 <u>固安</u>
〔紀〕壬子還 <u>上京</u>	〔表〕如 <u>炭山</u> 獵于 <u>燕山</u> 〔紀〕癸酉班師還次 <u>新城</u> 己卯次 <u>固安</u> 南壬午還次 <u>南京</u> 丁亥發 <u>南京</u>
〔紀〕甲戌如 <u>柏坂</u>	〔紀〕丁未度 <u>居庸關</u> 乙卯皇太妃迎 <u>上嶺</u> 表戊壬幸 <u>涼陁</u>
〔表〕次 <u>庫骨水山</u> 障鷹毆於 <u>赤山</u> 〔紀〕甲寅東幸丙寅駐蹕 <u>土河</u>	
〔表〕障鷹于 <u>斜軫山</u> 擊鞠獵于 <u>赤山</u> 〔紀〕丁丑次 <u>塞城</u> 庚辰至 <u>顯州</u> 謁 <u>凝神殿</u> 辛巳幸 <u>乾州</u> 癸未謁 <u>乾陵</u> 辛丑西幸	〔表〕障鷹于 <u>炭山</u> 獵于 <u>炭山</u> 獵于 <u>畫達刺山</u>
〔表〕渡 <u>怕里水</u> 觀海〔紀〕閏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駱馳 <u>山</u> 登高戊戌駐蹕 <u>東古山</u>	〔表〕獵于 <u>畫達刺山</u> 駐蹕 <u>白楊嶺</u> 〔紀〕次 <u>黑河</u> 以重九登高於 <u>高水</u> 南阜丁丑次 <u>河陽</u> 北丙戌次 <u>儒州</u>
	〔表〕幸 <u>齊國公主</u> 第宴〔紀〕甲辰出 <u>居庸關</u> 乙卯幸 <u>南京</u> 甲子與大臣分朋擊鞠
〔表〕獵于 <u>東古山</u> （ <u>煥案紀</u> 見九月）〔紀〕丙申東征	〔紀〕丙子南伐次 <u>狄底橋</u> 辛卯次 <u>白佛塔川</u> 壬辰至 <u>唐興縣</u> 癸巳涉 <u>沙河</u>
	〔紀〕壬寅營于 <u>淳沱</u> 北丁未復入 <u>南京</u>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紀〕丁卯次 <u>文安</u> 戊寅還 <u>南京</u> 壬辰如 <u>華林</u> 天柱	〔紀〕庚申如 <u>華林</u> 天柱	〔紀〕癸未朔班師庚寅次 <u>長城</u> 口乙巳幸 <u>易州</u> 戊申次 <u>漆水</u> 己酉次 <u>岐溝</u> 辛亥還次 <u>南京</u>
〔表〕幸 <u>潞縣</u> 西放鵲擒鵝 〔紀〕甲午朔至自 <u>天柱</u>		〔紀〕乙卯幸 <u>長春宮</u>
〔紀〕癸亥朔幸 <u>長春宮</u>		〔表〕擊鞠〔紀〕是春駐蹕 <u>延芳淀</u>
〔表〕北幸趣 <u>沒打河</u> 避暑 〔紀〕癸巳朔幸 <u>南京</u>	〔表〕幸 <u>延壽</u> 延 <u>洪二寺</u> 及 <u>秦國長公主第</u> 〔紀〕乙未幸 <u>南京</u> 戊戌幸 <u>宋國王休哥第</u>	〔表〕擊鞠獵于 <u>新西道東</u> 〔紀〕甲寅還京己未幸 <u>延壽寺</u> 飯僧己卯駐蹕 <u>儒州龍泉</u>
〔紀〕癸丑清暑 <u>冰井</u>		〔表〕射熊于 <u>虎特嶺</u> 〔紀〕辛巳祭風伯于 <u>儒州龍泉白馬村</u> 辛卯獵 <u>桑乾河</u>
		〔表〕幸 <u>秦國公主第</u>
〔表〕沿 <u>東山</u> 行獵〔紀〕獵 <u>平地松林</u>	〔表〕觀鹿于 <u>炭山</u> 幸 <u>黎園溫湯</u> 〔紀〕丙戌觀市己酉駐蹕於 <u>洛河</u>	〔表〕陣鷹于 <u>花山</u> 幸 <u>秦國公主第</u> 〔紀〕乙酉御 <u>含涼殿</u> 觀朝丁酉謁 <u>景宗廟</u>
	〔表〕射鹿于 <u>近山</u> 駐蹕 <u>赤城南</u> 〔紀〕庚申幸 <u>黎園溫湯</u>	
〔紀〕丙戌幸 <u>南京</u> 是冬止焉	〔紀〕戊戌幸 <u>南京</u> 己亥有事於 <u>太宗廟</u> 庚戌次 <u>涿州</u>	
	〔紀〕庚寅駐蹕 <u>長城</u> 口	
	〔表〕獵于 <u>沙河</u>	〔表〕獵于 <u>薊州</u> 之南甸釣魚於 <u>曲水</u> 灤〔紀〕甲寅釣魚 <u>沈子灤</u> 癸亥獵 <u>好草嶺</u>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十 一 年	十 二 年
〔紀〕辛巳如臺湖庚子如沈子灤	〔紀〕庚辰如臺湖	〔紀〕丙午如臺湖	〔表〕幸延芳淀	〔紀〕乙卯幸延芳淀
	〔表〕如曲水灤			
〔表〕幸盤山諸寺獵西括折山	〔紀〕甲子幸南京	〔紀〕丙辰如炭山		〔紀〕戊午幸南京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
	〔紀〕丙戌清暑炭山		〔紀〕幸炭山清暑	〔表〕如炭山清暑（煥案紀見下月）〔紀〕辛卯幸南京戊戌幸延壽寺飯僧
〔紀〕丙申清暑胡土白山		〔表〕射鹿于湯山		〔紀〕戊午如炭山清暑
	〔表〕獵于盤道嶺獵于炭山		〔紀〕如秋山	〔表〕獵於東山
	〔紀〕己酉駐蹕廟城	〔表〕射鹿于蔚州南山〔紀〕癸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		〔表〕獵于宰相山獵于黑河南山
〔紀〕駐蹕大王州		〔表〕射鹿于紫荆口	〔紀〕甲申朔駐蹕蒲瑰坂	〔紀〕乙酉獵可汗州之西山
				〔表〕獵于瀋縣西灤
		〔紀〕庚辰獵儒州東川		〔表〕獵于順州西甸〔紀〕丁未幸南京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紀〕壬子幸 <u>延芳淀</u> 庚午如 <u>長春宮</u>	〔表〕幸 <u>延芳淀</u> 〔紀〕己酉漁于 <u>潞河</u>	〔紀〕庚午幸 <u>延芳淀</u>	〔紀〕乙丑如 <u>長瀋</u>	〔紀〕乙卯朔如 <u>長春宮</u>
〔表〕幸 <u>延芳淀</u> (煥案紀見上月)		〔紀〕丙申朔如 <u>長春宮</u>		
〔紀〕甲午如 <u>炭山</u> 消暑	〔紀〕庚寅如 <u>炭山</u> 消暑	〔表〕幸 <u>延壽寺</u> 〔紀〕己酉幸 <u>南京</u> 己未如 <u>炭山</u> 消暑	〔紀〕乙卯如 <u>木葉山</u>	〔紀〕如 <u>炭山</u> 消暑
			〔紀〕丁卯朔 <u>木葉山</u> 乙酉還上京	
	〔表〕擊鞠〔紀〕辛未如 <u>炭山</u>		〔表〕獵于 <u>平地松林</u> 〔紀〕戊子朔奠 <u>祖懷二陵</u> 是月消暑 <u>炭山</u>	
		〔表〕如 <u>秋山</u> 〔紀〕丁酉獵于 <u>平地松林</u>	〔紀〕丁亥朔東幸	〔表〕獵于 <u>諸山</u>
〔表〕幸 <u>大王川</u>		〔紀〕庚午幸 <u>饒州</u> 致奠 <u>太祖廟</u>	〔紀〕丁巳朔駐蹕 <u>得勝口</u>	〔紀〕庚辰朔幸 <u>南京</u> 己亥南伐
		〔紀〕壬辰朔駐蹕 <u>廬山</u>		〔紀〕癸酉攻 <u>遼城</u> 次 <u>瀛州</u> 次 <u>遼城</u>
		〔紀〕丙戌幸 <u>顯州</u> 戊子謁 <u>顯陵</u>		
	〔紀〕幸 <u>南京</u>	〔紀〕乙巳釣 <u>魚土河</u> 己酉駐蹕 <u>廬山</u>		

十 八 年	十 九 年	二 十 年	二 十 一 年	二 十 二 年
〔紀〕還次 <u>南京</u>		〔紀〕庚子如 <u>延芳淀</u>	〔紀〕如 <u>鶯鶯濛</u>	〔紀〕丁亥如 <u>鶯鶯濛</u>
〔紀〕幸 <u>延芳淀</u>	〔表〕獵于 <u>崖頭川</u>			
		〔紀〕壬戌駐蹕 <u>鶯鶯濛</u>		
〔紀〕己未駐蹕于 <u>清泉淀</u>	〔表〕如 <u>高林壩</u>			
〔紀〕丁酉清暑 <u>炭山</u>	〔紀〕癸酉清暑 <u>炭山</u>	〔紀〕乙卯幸 <u>炭山</u> 清暑	〔表〕觀市〔紀〕庚寅朔清暑 <u>炭山</u>	〔紀〕清暑 <u>炭山</u>
〔紀〕駐蹕 <u>湯泉</u>	〔表〕觀市			
	〔表〕駐蹕于 <u>昌平</u> 幸 <u>南京</u> (煥案紀見下月)	〔表〕獵于 <u>平地松林</u>		〔表〕獵于 <u>夏古狻</u> 〔紀〕丙子駐蹕 <u>犬牙山</u>
〔紀〕乙亥朔駐蹕 <u>黑河</u>	〔紀〕戊子駐蹕 <u>昌平</u> 辛卯幸 <u>南京</u>	〔表〕叉魚于 <u>遼河</u> 〔紀〕癸巳朔謁 <u>顯陵</u>	〔表〕獵于 <u>田里不魯幹</u> 〔紀〕癸丑幸 <u>女河</u> 湯泉	〔紀〕丙午幸 <u>南京</u> 閏月己未南伐癸亥次 <u>固安</u> 軍於 <u>望都</u>
	〔紀〕己亥南伐壬寅次 <u>鹽溝</u> 丙寅次 <u>滿城</u> 以泥淖班師	〔紀〕癸亥朔至自 <u>顯陵</u>	〔紀〕丁巳駐蹕 <u>七渡河</u>	〔紀〕丙戌攻 <u>瀛州</u> 不克甲午下 <u>祁州</u>
	〔紀〕己卯獵 <u>漁儒門</u> 濛		〔表〕釣魚于 <u>周河</u>	〔紀〕壬申次 <u>遼淵</u>
	〔表〕漁于 <u>崖頭川</u> 漁于 <u>闕崖</u>			〔紀〕班師

二 十 三 年	二十四年	二 十 五 年
〔紀〕戊午遷次 <u>南京</u>	〔紀〕如 <u>鶻</u> <u>鶻</u> <u>鶻</u>	
		〔紀〕如 <u>鶻</u> <u>鶻</u> <u>鶻</u>
		〔紀〕清暑 <u>炭山</u>
〔表〕獵於 <u>抹特</u> <u>康谷</u> （ <u>煥案長編</u> 是月 <u>孫</u> 僅見 <u>聖宗</u> 於 <u>幽州</u> ）	〔紀〕壬寅 朔幸 <u>炭山</u> <u>清</u> <u>暑</u>	
〔表〕獵於 <u>畫</u> <u>成</u> <u>打山</u> 獵於 <u>奴</u> <u>穆</u> <u>眞</u> <u>峪</u> 獵於 <u>吾</u> <u>魯</u> <u>眞</u> <u>峪</u> 獵於 <u>野</u> <u>葛</u> <u>嶺</u> 獵於 <u>沙</u> <u>渚</u> <u>卷</u> <u>峪</u> 獵於 <u>括</u> <u>只</u> <u>阿</u> <u>刺</u> <u>里</u> <u>山</u> 獵於 <u>青</u> <u>林</u> <u>川</u> 射熊獲之〔紀〕清暑 <u>炭山</u>		
	〔紀〕辛丑 朔南幸	
	〔紀〕幸 <u>南</u> <u>京</u>	
〔表〕獵於 <u>孩</u> <u>里</u> <u>迭</u> <u>札</u> <u>刺</u> 獵於 <u>虎</u> <u>特</u> <u>嶺</u> 〔紀〕甲午駐 蹕 <u>七</u> <u>渡</u> <u>河</u>		〔紀〕丙申駐蹕 <u>中</u> <u>京</u>
〔表〕獵於 <u>桑</u> <u>乾</u> <u>河</u> 〔紀〕辛亥觀漁 <u>桑</u> <u>乾</u> <u>河</u>		
		（ <u>煥案長編</u> 是冬 <u>宋</u> 傳見 <u>聖宗</u> 於 <u>中</u> <u>京</u> ）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紀〕釣魚士河獵於 <u>瑞鹿原</u>	〔紀〕甲寅如 <u>乾陵</u>	〔紀〕乙亥朔班師己丑次 <u>鴨綠江</u> 己亥次 <u>東京</u>
〔紀〕如 <u>長瀨</u>			〔紀〕己酉謁 <u>乾顯二陵</u>
〔紀〕辛卯朔祠 <u>木葉山</u>	〔紀〕丙戌朔駐蹕 <u>中京</u>	〔紀〕甲子葬 <u>皇太后</u> 於 <u>乾陵</u>	〔紀〕清暑 <u>老古場</u>
〔紀〕庚申朔還上京庚午祭祖 <u>懷二陵</u> 辛未駐蹕 <u>懷州</u>		〔紀〕己卯朔如 <u>中京</u> 辛卯清暑 <u>七金山</u>	
			〔表〕獵于 <u>沙嶺</u>
	〔紀〕丙申北幸	〔表〕幸 <u>榆林溫湯</u> 〔紀〕辛亥幸 <u>中京</u> 丙寅謁 <u>顯乾二陵</u> 丁卯自將伐 <u>高麗</u>	
			〔紀〕是秋獵于 <u>平地松林</u>
〔紀〕戊子朔幸 <u>中京</u>			〔紀〕庚子駐蹕 <u>廣平淀</u>
			〔紀〕庚午朔幸 <u>顯州</u>
〔煥案 <u>路振</u> 乘朝錄是月見 <u>聖宗</u> 於 <u>中京</u> 〕	〔紀〕乙酉南幸戊申如 <u>中京</u>	〔紀〕焚開京至 <u>清江</u> 還〔煥案 <u>長編</u> 是冬 <u>李迪</u> 等賀生辰旦正久候 <u>中京</u> 明春始得見〕	〔紀〕庚子復如 <u>廣平淀</u>

統和三十年	開泰元年	二年
<p>煥案：本紀統和三十年九月改元開泰，紀文無統和三十年。遼幸表有統和三十年，其下所列各事，悉見本紀開泰元年下，自係表誤。惟李燕長編載王曾北使，還言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爲開泰元年，宋會要契丹國志同。長編會要國志同出一源，共蹈一誤，無足深異，遼幸表與之合，當係元人修史時未加細察，竟踵宋人之誤而誤也。茲人遼幸表三十年下所列各事併入開泰元年欄下，仍存三十年一欄：用誌疑問。</p>	〔表〕獵於賈魯林（煥按原列三十年）幸興王寺〔紀〕甲申駐蹕王子院戊子獵於賈魯林庚寅祠木葉山	〔紀〕丁未如瑞鹿源
	〔紀〕壬子駐蹕瑞鹿原	〔表〕獵于阿里漢如陸隄漢
	〔紀〕乙亥如葦漢	
	〔紀〕捕魚于排得述魯漢	〔紀〕丙子如緬山
	〔表〕幸上京（煥按原列三十年）〔紀〕戊辰朔還上京	
	〔紀〕駐蹕上京	
		〔表〕獵于永安山障鷹于緬山敗于陷嶺〔紀〕癸卯釣魚曲溝
		〔表〕獵于赤山
	〔表〕幸中京（煥按原列三十年）〔紀〕辛亥如中京	〔表〕釣魚于長漢〔紀〕己未朔敗燕井之北辛酉駐蹕長漢
	（煥案長編是冬王曾見聖宗於中京）	（煥案長編是冬晃遇見聖宗於長漢）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紀〕乙未如 <u>渾河</u> 丙午敗 <u>潢河</u> 濱 壬子 <u>瑞鹿原</u>	〔表〕獵于 <u>沙阜</u> 獵于 <u>鍋林</u> 〔紀〕 乙酉如 <u>瑞鹿原</u> 丁酉獵 <u>馬蘭淀</u> 壬寅 東征	〔紀〕丁未北幸癸酉駐蹕 <u>雪林</u>
〔表〕觀漁于 <u>壞泥濼</u>	〔紀〕壬子朔如 <u>薩隄濼</u>	〔紀〕辛巳如 <u>薩隄濼</u>
〔表〕觀漁于 <u>三樹濼</u> 弋鵝于 <u>薩隄</u> <u>濼</u>		
	〔表〕獵于 <u>牛山</u> 獵于 <u>直舍山</u> 〔紀〕 戊辰駐蹕 <u>沿柳湖</u>	〔表〕獵於 <u>渾河</u> 之西〔紀〕庚辰 清暑 <u>孤樹淀</u>
〔紀〕乙酉朔清暑 <u>緬山</u>		
〔紀〕乙酉朔如 <u>平地松林</u>	〔紀〕幸 <u>秋山</u>	〔紀〕甲辰獵于 <u>赤山</u>
〔紀〕甲寅朔幸 <u>沙嶺</u>	〔紀〕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自 癸丑至于辛酉連獵于 <u>有柏碎石太</u> <u>保寧應松山</u> 諸山	〔紀〕丙子幸 <u>懷州</u> 有事於諸陵戊 寅還 <u>上京</u>
		〔紀〕癸卯皇弟 <u>隆慶</u> 來朝親迎至 <u>賓得山</u> 因同獵 <u>松山</u> 乙丑駐蹕 <u>杏塢</u>
〔紀〕甲寅朔幸 <u>中京</u>	〔紀〕駐蹕 <u>撻刺割濼</u>	
	〔紀〕南巡海微還幸 <u>顯州</u>	〔煥案長編是冬 <u>薛映</u> 等見 <u>聖宗</u> 於 <u>上京</u> 〕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紀〕癸卯如 <u>錫子河</u>	〔紀〕甲辰 如 <u>遼離山</u>	〔表〕如 <u>渾河</u>
	〔紀〕乙丑 朔如 <u>渾河</u>	
〔紀〕乙巳如 <u>顯州</u> 有事於 <u>顯乾二陵</u>	〔表〕如 <u>三樹澗</u>	〔表〕獵于 <u>雪林</u> 獵于 <u>石底水</u>
〔紀〕丙申如 <u>涼陁</u>		〔紀〕戊子朔如 <u>緬山</u>
〔表〕獵于 <u>狼林</u> 東觀漁于 <u>蓮花澗</u> 獵于 <u>殺羊場</u> 〔紀〕乙卯祠 <u>木葉山</u> <u>潢河</u> 乙丑駐蹕 <u>九層臺</u>		〔表〕獵于 <u>樺山</u> 獵于 <u>淺嶺山</u> 獵于 <u>洹烈山</u> 獵于 <u>跋恩山</u>
〔紀〕辛亥如 <u>秋山</u>		〔表〕如 <u>秋山</u> 障駕於 <u>緬山</u>
		〔表〕獵于 <u>近甸</u>
〔紀〕庚子還 <u>上京</u>	〔紀〕駐蹕 <u>土河川</u>	〔紀〕壬午駐蹕 <u>土河川</u>
〔紀〕辛亥獵 <u>錫子河</u> 庚寅駐蹕 <u>遼離山</u>		
	〔紀〕戊子 幸 <u>中京</u>	〔表〕幸 <u>中京</u>
〔紀〕丁卯還 <u>上京</u>		〔表〕幸 <u>開泰寺</u> 宴飲幸 <u>秦晉長公主</u> 第作藏閣宴幸 <u>開泰寺</u> 〔紀〕辛卯駐蹕 <u>中京</u>

九 年	太 平 元 年	二 年
〔表〕獵于 <u>馬孟山</u>	〔紀〕如 <u>渾河</u>	〔紀〕如 <u>納水釣魚</u>
〔紀〕如 <u>鶯鶯濼</u>	〔紀〕乙卯幸 <u>鉞河</u> 壬戌獵 <u>高 祁林</u>	〔紀〕辛丑朔駐蹕 <u>魚兒濼</u>
		〔紀〕甲戌如 <u>長春州</u>
〔表〕如 <u>大魚濼</u>	〔表〕獵于 <u>渾河山</u> 〔紀〕清 暑 <u>極山</u>	〔紀〕如 <u>極山消暑</u>
	〔表〕獵于 <u>鴿子山</u> 陣鷹于 <u>只 舍山</u> 〔紀〕辛巳如 <u>沙嶺</u> 是月 獵 <u>潢河</u>	
〔表〕獵于 <u>果里白山</u> 獵于 <u>崖頭川</u> 獵于 <u>蕎麥 山</u> 獵于 <u>榆林</u> 射喚鹿于 <u>侯勒水</u> 射喚鹿于 <u>鐵 里必山</u> 獵于 <u>遼河之源</u>	〔表〕獵于 <u>馬孟山</u>	
〔表〕獵于 <u>松山</u> 獵于 <u>黑山</u> 〔紀〕駐蹕 <u>金餅 濼</u>	〔紀〕幸 <u>中京</u>	〔紀〕駐蹕 <u>胡魯古思淀</u>
〔表〕觀漁于 <u>沙濼</u> 〔紀〕辛丑如 <u>中京</u>	〔紀〕庚申幸 <u>通天觀</u> 觀 <u>魚龍 曼衍</u> 之戲翌日再幸	〔紀〕辛亥至 <u>上京</u>
〔煥案 <u>長編</u> 是冬 <u>宋綬</u> 見 <u>聖宗</u> 於 <u>木葉山</u> 〕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表〕觀漁于鴨 綠江〔紀〕丙寅 朔如納水釣魚	〔紀〕如鴨子河	〔紀〕乙酉如 混同江	〔紀〕庚辰如 鶯鶯灘	〔紀〕如混 同江	〔表〕釣魚弋鵝于 長春河〔紀〕己亥 如混同江
〔表〕駐蹕于魚 兒灘	〔表〕如魚兒灘 〔紀〕己未獵捷 魯河	〔紀〕如魚兒 灘		〔表〕如長 春河飛放	
〔表〕飛放於捷 魯河	〔表〕飛放於長 春河	〔紀〕如長春 河			〔紀〕駐蹕長春河
		〔表〕獵黑嶺 西至銅河	〔紀〕丙寅如 永安山	〔紀〕乙未 獵黑嶺	
〔紀〕消暑福山	〔紀〕消暑永安 山	〔紀〕消暑永 安山	〔表〕避暑於 永安山之涼陁	〔紀〕消暑 永安山	〔紀〕消暑永安山
〔紀〕獵赤山	〔表〕獵于平地 松林〔紀〕如秋 山	〔紀〕獵平地 松林	〔紀〕戊申獵 黑嶺		〔表〕駕至遼河源 獵〔紀〕戊戌獵平 地松林
		〔表〕獵于檀 州北山射兔於 平川		〔表〕獵于 黑嶺	
	〔表〕射兔于平 川	〔紀〕駐蹕南 京	〔表〕獵于狼 河〔紀〕駐蹕 遼河泚	〔紀〕駐蹕 遼河	〔紀〕壬子幸中京
〔紀〕駐蹕遼河	〔紀〕駐蹕遼河				
		〔紀〕微行觀 市	〔紀〕庚子駐 蹕遼河		

九 年	十 年	興 宗 景 福 元 年	重 熙 元 年	二 年
〔紀〕至 自 <u>中京</u>		〔紀〕如 <u>混同江</u>	〔紀〕丁丑如 <u>雪林</u>	〔紀〕庚辰東 幸
〔紀〕如 <u>幹漣河</u>	〔紀〕幸 <u>龍化州</u>	〔紀〕如 <u>長春河</u>	〔紀〕大蒐	
〔表〕獵 于 <u>涇山</u>	〔紀〕如 <u>乾陵</u>		〔表〕清暑于 <u>別嶺斗</u> 〔紀〕乙巳清暑 <u>別嶺斗</u>	
〔紀〕清 暑 <u>永安山</u>	〔紀〕清 暑 <u>柏坡</u>		〔表〕駐蹕於 <u>別嶺甸</u>	
		〔紀〕丁丑朔駐蹕 <u>大福河</u> 之北己卯崩於 行宮（ <u>煥案聖宗哀冊</u> 與此合 <u>契丹國志</u> 作 <u>大斧河</u> ）（興宗）即皇帝位		
〔紀〕戊 午朔如 <u>黑嶺</u>	〔表〕獵 于 <u>沙嶺</u>	〔表〕幸 <u>楚姑公主帳</u> 幸 <u>皇姊湜木袞第</u> 〔紀〕丁未擊鞠	〔表〕障鷹於 <u>習禮吉</u> <u>山</u> 〔紀〕獵 <u>平地松林</u>	
	〔表〕獵 于 <u>平地松林</u>		〔表〕駐蹕於 <u>遼河上</u> 源〔紀〕丙午駐蹕 <u>刺</u> <u>河源</u>	〔紀〕丁酉幸 <u>溫泉宮</u>
		〔紀〕戊申躬視 <u>慶陵</u>	〔表〕獵于 <u>習禮吉山</u> 獵于 <u>牛山</u>	
	〔紀〕駐 蹕 <u>長寧淀</u>		〔表〕幸 <u>中京</u> 〔紀〕 己酉幸 <u>中京</u>	
〔紀〕乙 卯朔如 <u>顯陵</u>		〔紀〕甲午葬 <u>文武大孝皇帝</u> （ <u>聖宗</u> ）于 <u>慶陵</u> 丙申謁 <u>慶陵</u>		
		〔紀〕癸丑至自 <u>慶陵</u>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表〕東幸〔紀〕辛卯 如春水	〔表〕東幸〔紀〕庚寅 如耶迷只里	〔表〕獵于平地松林〔紀〕甲申如魚兒灤
〔表〕射柳		
	〔表〕獵于娥兒山〔紀〕 甲寅朔如涼陁	〔紀〕與大臣分朋繫鞠
〔表〕駐蹕于永安山 〔紀〕庚申朔清暑沿柳 湖	〔紀〕庚子清暑散水源	〔表〕釣魚于赤項灤次五鵝部弋獵飲酒〔紀〕甲午 南幸丁未如胡土白山清暑庚申幸北院大王高十行帳 拜奧
		〔表〕擊鞠放海東青鵝擊鞠
〔表〕東幸射鹿〔紀〕 壬辰如秋山	〔紀〕壬午朔獵于黑嶺	
		〔表〕如秋山獵于炭山之側
	〔紀〕己酉駐蹕長寧淀	〔表〕獵于沙山（換案同文本無是條此據百納本） 〔紀〕癸巳獵黃花山
〔紀〕己未駐蹕中會川	〔紀〕如王子城	〔紀〕丁未幸南京
	〔紀〕乙酉行柴册禮于 白嶺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表〕獵于鴛鴦渚〔紀〕丁 丑西幸	〔紀〕辛丑如混同江	〔表〕又魚于治河〔紀〕丙申如混同江觀 魚庚戌又魚于率沒里河
〔表〕獵于野狐嶺（煥案紀 見四月）	〔紀〕庚午如春州乙亥駐蹕 東川	〔表〕獵于武清寨之葦甸〔紀〕丙子駐蹕 長春河
	〔紀〕戊戌朔幸皇太弟重元 行帳壬寅如蒲河淀	
〔紀〕獲野狐嶺閏月獵龍門 縣西山	〔表〕射柳獵金山〔紀〕己 卯獵白馬橋甲申射兔新淀并 乙未獵金山	
〔表〕擊鞠幸于北護衛太保 耶律合住帳賜物歡飲〔紀〕 己酉清暑炭山		
〔表〕幸蕭孝穆第醉飲		
〔表〕射鹿于耶里山〔紀〕 癸卯如秋山	〔表〕擊鞠射鹿鹿于轄刺罷 射虎于東刺山獵於頗羅札不 葛〔紀〕戊申如黑嶺	〔紀〕丁巳謁慶陵迎皇太后至顯州謁陵園 還京
	〔表〕射鹿于燕子嶺獵於娥 兒山〔紀〕丁未駐蹕平淀	
〔表〕擊鞠〔紀〕癸酉駐蹕 石炭岡	〔紀〕甲子朔渡遼河丙寅駐 蹕白馬淀	〔表〕擊鞠〔紀〕駐蹕東京
〔表〕幸晉國公主行帳〔紀〕 庚申幸晉國公主行帳視疾	〔表〕擊鞠	
	〔表〕幸佛寺受戒〔紀〕觀 擊鞠	〔表〕閏月擊鞠

九 年	十 年	十 一 年
〔紀〕庚申如鴨子河		
〔紀〕駐蹕魚兒渚		〔表〕幸牛山渚〔紀〕壬寅如鴛鴦渚
		〔表〕如赤蜆渚
〔表〕獵至于月終駐蹕永安山清暑（煥案紀見下月）		
〔紀〕乙卯朔清暑永安山		
〔紀〕射柳		〔紀〕壬午御含涼殿放進士
〔紀〕丁丑如秋山		
	〔表〕射虎于盤巫閭山幸外祖母齊國太妃之帳	（煥案長編是月宮弼見興宗於清泉浞）
	〔表〕獵于撒都〔紀〕癸亥獵馬孟山	〔表〕閏月幸南京宴於皇太弟重元第泛舟於臨水殿宴飲
〔表〕觀魚于混同江飛放于韶陽軍〔紀〕癸未朔駐蹕中會川	〔表〕獵于烽臺山親射虎立斃〔紀〕甲午幸中京	
〔表〕駐蹕永安山		〔表〕幸延壽寺飯僧詔宋使觀擊鞠〔紀〕飯僧延壽憫忠三學三寺宋賀使居邸帝微服往觀

十 二 年	十 三 年	十 四 年	十 五 年
〔紀〕甲戌如 <u>武清寨葦淀</u>	〔紀〕戊辰如 <u>混同江</u> 辛未獵 <u>兀魯館岡</u>	〔紀〕庚午如 <u>鶯鶯濛</u>	〔紀〕乙酉如 <u>混同江</u>
	〔紀〕庚戌如 <u>魚兒濛</u>	〔紀〕駐蹕 <u>撒刺濛</u>	〔表〕如 <u>魚兒濛</u> 〔紀〕乙卯如 <u>長春河</u>
〔紀〕辛卯幸 <u>南京</u>			
			〔紀〕甲子消暑 <u>永安山</u>
〔紀〕幸 <u>山西</u>	〔表〕射鹿於 <u>拜馬山</u>	〔紀〕閏月癸丑消暑 <u>永安山</u> 丁卯謁 <u>慶陵</u>	〔表〕射鹿於 <u>淺林山</u>
	〔紀〕駐蹕 <u>永安山</u>		〔紀〕戊辰御 <u>清涼殿</u> 放進士
		〔表〕獵于 <u>黑嶺</u> 〔紀〕戊申駐蹕 <u>中會川</u>	〔紀〕丁酉如 <u>秋山</u>
〔表〕幸 <u>慶州</u> 諸寺焚香獵于 <u>韓刺山</u> 獵于 <u>永安山</u> 〔紀〕丙甲謁 <u>慶陵</u>			〔表〕南府宰相 <u>杜防</u> 生男幸其居觀獲
〔紀〕壬午謁 <u>懷陵</u>	〔紀〕壬申會大軍于 <u>九十九泉</u> (煥案 <u>長編</u> 是月余靖見 <u>興宗</u> 於 <u>九十九泉</u>)	〔表〕獵于 <u>平川</u>	
〔紀〕丁酉駐蹕 <u>中會川</u>	〔表〕獵于 <u>陰山</u> 〔紀〕壬子軍於 <u>河曲</u>		〔表〕幸 <u>秦國長公主</u> 帳〔紀〕己酉駐蹕 <u>中會川</u>
	〔紀〕己丑幸 <u>西京</u>		

十 六 年	十 七 年	十 八 年
〔紀〕己卯如 <u>混同江</u>	〔紀〕丁亥如 <u>春水</u> 閏月癸丑射虎於 <u>侯里吉</u>	〔紀〕丙午如 <u>鶻鶻</u> 丙辰獵 <u>特山</u>
〔紀〕庚申如 <u>魚兒濶</u>		〔紀〕庚辰幸 <u>燕趙國王洪基</u> 帳視疾
〔紀〕丁亥如 <u>黑水濶</u>		
〔紀〕乙巳朔 <u>皇太后</u> 不豫上馳往視疾丙午 <u>皇太后</u> 愈復如 <u>黑水濶</u>		
〔表〕射鹿於 <u>訛魯古只山</u>		
〔紀〕戊申消暑 <u>永安山</u>		
〔表〕獵市驪駒射鹿於 <u>都里也刺</u> 幸 <u>慶州</u> 諸寺焚香障燄於 <u>直舍山</u>		〔紀〕戊戌親征 <u>西夏</u>
〔表〕陣獵於 <u>霞列山</u> 射鹿于 <u>擊輪山</u> 〔紀〕辛卯幸 <u>慶州</u> 自是月至九月日射於 <u>楚不溝霞列擊輪石塔諸山</u>		〔紀〕辛酉渡河 <u>夏人</u> 遁乃還
〔表〕觀驪駒〔紀〕辛亥幸 <u>中京</u> 謁 <u>顯廟</u>	〔紀〕甲午駐蹕 <u>獨盧金</u>	
〔表〕幸 <u>興王寺</u> 拜佛〔紀〕戊寅謁 <u>木葉山</u> 己丑幸 <u>中京</u>		
〔紀〕辛亥謁 <u>太祖廟</u>		

十 九 年	二 十 年	二 十 一 年
〔紀〕壬寅如 <u>魚兒濼</u>	〔紀〕戊戌駐蹕 <u>混同江</u>	〔紀〕辛亥如 <u>混同江</u>
	〔紀〕己丑如 <u>蒼耳濼</u>	〔紀〕如 <u>魚兒濼</u>
〔紀〕己酉駐蹕 <u>息鷲淀</u> 丙辰幸 <u>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駙馬都尉蕭胡視</u> 視疾	〔表〕如 <u>多樹濼</u> 〔紀〕壬子朔幸 <u>黑水</u>	
〔紀〕丙寅如 <u>魚兒濼</u>		
〔表〕獵于 <u>分金山</u> 〔紀〕己丑如 <u>涼陁</u>		〔表〕獵于 <u>涼陁諸山</u>
〔表〕獵于 <u>烏里嶺</u> 〔紀〕丙寅謁 <u>慶慶</u> 庚午幸 <u>慶州</u>		〔紀〕丙子駐蹕 <u>永安山</u>
〔表〕幸 <u>鷹坊使頗得帳</u> 〔紀〕壬辰駐蹕 <u>括里蒲益</u> 壬子獵 <u>侯里吉</u>	〔紀〕如 <u>秋山</u>	〔表〕擊鞠觀市如 <u>聖濟寺</u> 〔紀〕甲子如 <u>秋山</u> 戊辰謁 <u>慶陵</u> 辛未如 <u>慶州</u>
〔表〕射獵於 <u>靈巫闕山</u>		〔表〕幸 <u>溫湯</u> 射虎於 <u>諸山</u>
〔表〕射獵於 <u>素阿不山</u>	〔紀〕駐蹕 <u>中會川</u>	〔表〕射獵於 <u>黑山</u> 獵於 <u>玉山</u> 獵於 <u>白鷹山</u> 〔紀〕己未謁 <u>懷陵</u> 甲子謁 <u>祖陵</u>
〔紀〕庚午還上京甲戌如 <u>中會川</u>		〔表〕觀燈〔紀〕戊寅駐蹕 <u>中會川</u> 戊子幸 <u>顯懿二州</u> 戊戌射虎於 <u>南撒葛柏</u> 辛丑謁 <u>乾陵</u>
〔表〕獵於 <u>不野山</u>		〔表〕觀擊鞠獵於 <u>柳河</u> 獵於 <u>平頂山</u> 〔紀〕甲子次 <u>中會川</u>
	〔煥按 <u>長編</u> 及 <u>王珪華嚴集</u> 是冬 <u>珪</u> 見 <u>興宗</u> 於 <u>統淀</u> 〕	

二 十 二 年	二 十 三 年	重熙二十四年(道宗清寧元年)
〔紀〕乙巳如 <u>混同江</u>	〔表〕獵於 <u>水洞川</u> 〔紀〕己巳如 <u>混同江</u> 癸酉獵 <u>雙子淀</u>	〔紀〕癸亥如 <u>混同江</u> (<u>煥案</u> 長編是月 <u>王拱辰</u> 見興宗于 <u>混同江</u>)
〔表〕獵於 <u>黑林</u> (〔紀〕庚辰如 <u>春水</u>)	〔表〕如 <u>寧里捨澤</u> 〔紀〕壬辰如 <u>春水</u> 甲午獵 <u>盤直坡</u>	〔紀〕癸巳如 <u>長春河</u>
〔紀〕丙寅如 <u>黑水濶</u>	〔紀〕丁亥幸太弟 <u>重元帳</u>	
〔紀〕戊子獵 <u>鶻淀</u>	〔紀〕癸丑獵合只 <u>忽里</u>	
〔表〕射熊於 <u>曷朗底</u>	〔紀〕庚寅駐蹕 <u>永安山</u>	〔紀〕駐蹕 <u>南崖</u>
〔表〕射鹿於 <u>門嶺</u> 〔紀〕壬申駐蹕 <u>胡呂山</u>	〔表〕幸 <u>聖濟寺</u> 擊鞠〔紀〕丙申如 <u>慶州</u> 己亥廟 <u>慶陵</u>	
〔紀〕庚申如 <u>黑嶺</u>	〔表〕擊鞠〔紀〕甲戌如 <u>秋山</u>	〔紀〕壬午如 <u>秋山</u> 次 <u>南崖</u> 之北峪
	〔表〕獵於 <u>悅只吉</u>	〔紀〕己丑崩於行宮(道宗)即皇帝位
〔表〕駐蹕於 <u>訛魯昆坡</u>		
	〔紀〕丁酉駐蹕 <u>中京</u> 戊戌幸 <u>新建</u> 祕書監辛丑有事於 <u>祖廟</u>	
	〔表〕擊鞠	〔紀〕甲子葬興宗 <u>慶陵</u> 壬申次 <u>懷州</u> 有事於 <u>太宗穆宗廟</u> 甲戌謁 <u>祖陵</u> 戊寅冬至有事於 <u>太祖興宗景宗廟</u>
	〔紀〕丙申如 <u>中會川</u> (<u>煥案</u> 長編是冬 <u>宋</u> 遣見興宗於 <u>訛淀</u>)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紀〕幸 <u>魚兒灘</u>	〔紀〕庚辰如 <u>鴨子河</u>	〔紀〕如 <u>鴨子河</u> 釣魚
	〔紀〕己未如 <u>大魚灘</u>	〔紀〕庚戌如 <u>魚兒灘</u>
	〔紀〕丙辰清暑 <u>永安山</u>	〔紀〕甲辰如 <u>慶陵</u>
〔紀〕戊戌謁 <u>慶陵</u> 甲辰有事於 <u>興宗廟</u>	〔紀〕己亥如 <u>慶陵</u>	〔紀〕癸酉葬 <u>欽哀后</u> 皇 <u>慶陵</u> 乙酉如 <u>永安山</u> 清暑
	〔紀〕乙酉如 <u>秋山</u>	〔紀〕壬午獵於 <u>黑嶺</u>
〔紀〕辛未如 <u>秋山</u> （ <u>煥案王鼎</u> 焚椒錄是月獵 <u>秋山</u> 至 <u>伏虎林</u> ）		
〔表〕獵射虎獲之〔紀〕庚子幸 <u>中會川</u>	〔紀〕庚子幸 <u>中會川</u>	
〔紀〕丙子如 <u>中會川</u>	〔紀〕己酉謁 <u>祖陵</u> 庚申謁 <u>護國皇帝</u> 及 <u>世宗廟</u>	（ <u>煥案王易燕北錄</u> 是月二十三日 <u>道宗</u> 由 <u>靴甸</u> 赴 <u>永興甸</u> ）
		〔紀〕癸酉宴羣臣於 <u>八方坡</u> 丙戌祠 <u>木葉山</u> （ <u>煥案王易燕北錄</u> 是月五日 <u>道宗</u> 至 <u>靴甸</u> ）
	（ <u>煥案聖宗欽愛皇后</u> 哀冊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巳崩 <u>中會川</u> 行宮之 <u>壽安殿</u> ）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紀〕春如 <u>春州</u>	〔紀〕春如 <u>鴛鴦渚</u>		〔紀〕癸丑如 <u>鴨子河</u>
			〔紀〕駐蹕納 <u>葛澌</u>
		〔紀〕庚戌如 <u>春州</u>	
	〔紀〕己酉駐蹕納 <u>葛澌</u>	〔紀〕丙戌清暑 <u>永安山</u> 丙午謁 <u>慶陵</u>	
〔紀〕甲子朔駐蹕納 <u>葛澌</u>		〔紀〕丁卯幸 <u>弘義永興崇德三宮</u> 致祭	〔紀〕丙子朔駐蹕 <u>拖古烈</u>
			〔紀〕甲子射熊於 <u>外室刺</u>
		〔紀〕丁丑駐蹕 <u>藕絲淀</u>	
〔紀〕壬子朔幸 <u>南京</u> （ <u>煥案金中都大昊天寺妙行大師碑是月初旬道宗幸燕與此合</u> ）	〔紀〕甲子駐蹕 <u>藕絲淀</u>		〔紀〕甲戌朔駐蹕 <u>獨盧金</u>
（ <u>煥案陳襄使遼語錄是冬道宗駐蹕南京</u> ）	（ <u>煥案長編及宋史闕詢傳是冬詢見道宗於靴淀</u> ）		〔紀〕癸未幸 <u>西京</u>

九 年	十 年	咸雍元年	二 年
〔紀〕辛亥幸 <u>鶯鶯渚</u>	〔紀〕己亥北幸	〔紀〕甲子 如 <u>魚兒渚</u>	〔紀〕丁巳如 <u>鴨子河</u> 癸未 幸 <u>山榆渚</u>
		〔紀〕庚子 清暑 <u>拖古烈</u>	
〔紀〕清暑 <u>易里拔</u>			〔紀〕乙亥駐蹕 <u>拖古烈</u>
			〔表〕如 <u>藕絲渚</u> （ <u>煥案紀</u> 見下月）
〔紀〕丙辰如 <u>太子山</u> （ <u>煥</u> <u>案列傳</u> 中多作 <u>灤水焚椒錄</u> 亦作 <u>灤水</u> ）	〔表〕獵于 <u>赤山</u> 以 <u>皇太后</u> 射獲大 鹿設宴 <u>庚寅</u> 獵 <u>梁王</u> 濬遇十鹿射之 得九帝大喜復設宴	〔表〕幸 <u>黑</u> <u>嶺</u>	〔紀〕丁卯如 <u>藕絲渚</u>
	〔表〕幸 <u>七金山</u> <u>三學寺</u> 〔紀〕壬 寅幸 <u>懷州</u> 謁 <u>太宗</u> <u>穆宗</u> 廟	〔紀〕乙亥 駐蹕 <u>藕絲渚</u>	
〔紀〕戊辰朔幸 <u>興王寺</u> 駐 蹕 <u>藕絲渚</u>	〔表〕幸 <u>北牡山</u> 〔紀〕壬辰朔駐 蹕 <u>中京</u>	〔紀〕丁亥 朔幸 <u>靈巫閣</u> <u>山</u>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表〕幸 <u>沙奴特</u> 〔紀〕辛亥如 <u>鴨子河</u> 甲子御 <u>安流殿</u> 釣魚		〔表〕北幸〔紀〕丙子如 <u>鴛鴦潭</u> 丁亥獵 <u>炭山</u>		〔紀〕甲午如 <u>千鵝潭</u>		〔紀〕戊子如 <u>鴨子河</u>			
						〔表〕如 <u>魚兒潭</u>			
〔表〕駐蹕於 <u>細</u> 〔納〕 <u>葛灘</u> 〔煥案紀在五月〕〔紀〕闕月駐蹕 <u>春州北淀</u>						〔紀〕幸 <u>黑水</u>			
		〔表〕射柳幸 <u>魏王乙辛第</u>				〔紀〕癸酉如 <u>納葛灘</u>			
〔紀〕壬辰駐蹕 <u>納葛灘</u>		〔丙〕丙戌駐蹕 <u>拖古烈</u>				〔紀〕甲辰清暑 <u>拖古烈</u>			
〔表〕幸 <u>魏王乙辛第</u> 〔煥案 <u>陳襄語錄</u> 是月 <u>襄</u> 等見 <u>道宗</u> 於 <u>神恩潭</u> 〕				〔紀〕己亥駐蹕 <u>拖古烈</u>		〔紀〕御 <u>永安殿</u> 放進士			
〔表〕獵于 <u>赤山</u> 〔煥案 <u>陳襄語錄</u> 是月 <u>道宗</u> 赴 <u>秋山</u> 獵〕		〔紀〕丙子獵 <u>黑嶺</u>				〔紀〕辛亥獵 <u>合魯爾特</u>		〔紀〕庚子如 <u>藕絲淀</u>	
				〔紀〕謁 <u>慶陵</u>					
〔紀〕癸卯幸 <u>南京</u>		〔紀〕己亥駐蹕 <u>藕絲淀</u>				〔表〕獵於 <u>木葉山</u> 〔紀〕庚戌幸 <u>藕絲淀</u>			
				〔紀〕己亥駐蹕 <u>藕絲淀</u>				〔紀〕己卯如 <u>豐巫闕山</u> 戊辰謁 <u>乾陵</u>	
〔煥案 <u>陳襄語錄</u> 是冬 <u>道宗</u> 駐蹕 <u>南京</u> 〕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大 康 元 年	二 年
〔紀〕甲申如 <u>魚兒</u> <u>溝</u>	〔紀〕丁未如 <u>雙溝</u>	〔紀〕乙卯 如 <u>鶯鶯溝</u>	〔紀〕乙未如 <u>混同</u> <u>江</u>	〔紀〕己未如 <u>春水</u> 庚辰駐 <u>蹕雙溝</u>
			〔紀〕乙酉駐蹕 <u>大魚溝</u>	
	〔表〕如 <u>黑水溝</u>	〔紀〕甲子 如 <u>拖古烈</u>		
〔紀〕丁巳駐蹕 <u>塔</u> <u>里捨己卯</u> 清暑 <u>拖古</u> <u>烈</u>	〔紀〕壬辰如 <u>旺國</u> <u>崖</u>		〔紀〕乙酉如 <u>贊山</u>	
			〔煥案 <u>長綱</u> 是月 <u>沈</u> <u>括</u> 見 <u>道宗</u> 於 <u>永安山</u>)	
				〔紀〕甲午葬 <u>仁懿皇后</u> 慶 陵己亥駐蹕 <u>拖古烈</u>
〔紀〕丁酉幸 <u>黑嶺</u> 閱月射熊於 <u>殺羊山</u>	〔表〕幸 <u>金河寺</u> 〔紀〕甲辰獵 <u>大熊</u> <u>山</u>	〔紀〕丙辰 如 <u>秋山</u> 癸卯 謁 <u>慶陵</u>	〔紀〕辛酉朔獵 <u>平</u> <u>地松林</u>	〔紀〕戊辰如 <u>秋山</u>
	〔表〕獵於 <u>三門口</u>			
〔紀〕甲子駐蹕 <u>藕</u> <u>絲淀</u>	〔紀〕癸卯駐蹕 <u>獨</u> <u>盧金</u>	〔紀〕庚戌 幸 <u>東京</u> 癸亥 謁 <u>木葉山</u>	〔紀〕乙亥駐蹕 <u>藕</u> <u>絲淀</u>	〔紀〕己卯駐蹕 <u>藕絲淀</u>
	〔紀〕幸 <u>陰山</u> 遂如 <u>西京</u>	〔紀〕丁卯 駐蹕 <u>藕絲淀</u>		
			〔煥案 <u>宣懿皇后</u> 哀 冊崩 <u>長慶川</u>)	
	〔煥按 <u>長綱</u> 是冬 <u>范</u> <u>子奇</u> 等見 <u>道宗</u> 於 <u>雲</u> <u>中</u>)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紀〕癸丑如 <u>混同江</u>	〔紀〕庚辰如 <u>春水</u>	〔紀〕壬申如 <u>混同江</u> 乙亥如 <u>山榆淀</u>	〔紀〕癸酉如 <u>鶻鶻濊</u>	
〔紀〕己丑如 <u>魚兒濊</u>	〔紀〕乙丑駐蹕 <u>掃獲野</u>			〔紀〕甲子如 <u>魚兒濊</u>
〔紀〕乙酉泛舟 <u>黑龍江</u>		〔紀〕己未如 <u>納葛濊</u>	〔紀〕乙卯獵 <u>夾山</u>	
〔紀〕己巳駐蹕 <u>橫山</u>	〔紀〕丙戌駐蹕 <u>散水源</u>	〔紀〕丁亥謁 <u>慶陵</u>	〔表〕獵於 <u>白石山</u>	〔紀〕壬子駐蹕 <u>嶺西山</u>
〔表〕避暑於 <u>永安山</u> 獵於 <u>黑嶺</u>	〔表〕獵於 <u>黑嶺</u>		〔紀〕戊戌駐蹕 <u>納葛濊</u>	
〔紀〕乙丑如 <u>秋山</u> 丁丑謁 <u>慶陵</u>		〔紀〕己卯獵 <u>夾山</u>	〔紀〕甲申獵 <u>沙嶺</u>	〔紀〕戊子如 <u>秋山</u> 丙申謁 <u>慶陵</u>
〔紀〕辛丑謁 <u>慶陵</u>				〔紀〕丁卯射鹿 <u>赤山</u>
	〔紀〕乙未駐蹕 <u>藕絲淀</u>		〔紀〕壬寅祠 <u>木葉山</u> 己酉駐蹕 <u>藕絲淀</u>	〔紀〕戊子次 <u>懷州</u> 辛卯次 <u>祖州</u> 乙巳駐蹕 <u>藕絲淀</u>
〔紀〕辛丑駐蹕 <u>藕絲淀</u>		〔紀〕己亥駐蹕 <u>獨風金</u>		
〔煥案蘇頌魏公集是月頌見道宗於 <u>廣平淀</u> ）		〔煥案長編及文彥博澠公集是冬舉仲衍見道宗於 <u>雲中</u> ）	〔紀〕丁亥豫行正旦禮戊子如 <u>混同江</u>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大 安 元 年	二 年	三 年
〔紀〕甲申如 <u>混同江</u>	〔紀〕辛巳如 <u>春水</u>	〔紀〕辛丑朔如 <u>春水</u> 戊辰如 <u>山榆淀</u>	〔紀〕丁酉如 <u>混同江</u>	〔紀〕辛卯如 <u>混同江</u>	〔紀〕乙卯如 <u>魚兒渚</u>
〔紀〕戊午如 <u>山榆淀</u>			〔紀〕辛未如 <u>山榆淀</u>	〔紀〕癸酉駐蹕 <u>山榆淀</u>	
			〔紀〕辛卯酉幸	〔紀〕戊戌北幸	〔紀〕庚子如 <u>涼陁</u>
	〔紀〕如 <u>黑嶺</u>	〔紀〕壬戌駐蹕 <u>散水原</u>		〔紀〕乙亥駐蹕 <u>納葛渚</u>	
〔紀〕辛亥朔駐蹕 <u>納葛渚</u>	〔紀〕己未駐蹕 <u>散水原</u>		〔紀〕戊辰駐蹕 <u>拖古烈</u>		
〔紀〕甲午如 <u>秋山</u>	〔紀〕乙巳獵 <u>馬尾山</u> 丁巳謁 <u>慶陵</u>	〔紀〕甲辰如 <u>黑嶺</u>	〔紀〕戊午獵 <u>赤山</u>	〔紀〕戊午獵 <u>沙嶺</u>	〔紀〕丙辰獵 <u>黑嶺</u>
			〔表〕射鹿於 <u>澣山</u> 〔紀〕丁卯幸 <u>慶州</u> 戊辰謁 <u>慶陵</u>	〔表〕射鹿於 <u>查沙</u>	
〔紀〕庚寅謁 <u>慶陵</u> 丁未駐蹕 <u>蕪絲淀</u>	〔紀〕己酉射熊於 <u>白石山</u>	〔紀〕癸亥駐蹕 <u>蕪絲淀</u>		〔紀〕庚午還 <u>上京</u>	〔紀〕乙丑駐蹕 <u>匣盧金</u>
〔紀〕丙子謁 <u>乾陵</u>	〔紀〕丁丑謁 <u>觀德殿</u>		〔紀〕癸亥駐蹕 <u>好草淀</u>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紀〕庚戌如 <u>混同江</u>	〔紀〕癸未如 <u>魚兒灤</u>	〔紀〕如 <u>混同江</u>	〔紀〕壬戌如 <u>混同江</u>	〔紀〕乙酉如 <u>山榆淀</u>
〔紀〕己丑如 <u>魚兒灤</u> 己亥如 <u>春州</u>		〔紀〕辛丑駐蹕 <u>雙山</u>	〔紀〕己亥駐蹕 <u>魚兒灤</u>	
			〔紀〕丙戌往蹕 <u>黑龍江</u>	〔紀〕己亥駐蹕 <u>撻里捨淀</u>
〔紀〕癸卯酉幸	〔紀〕壬子獵 <u>北山</u>			〔紀〕丁丑獵 <u>西山</u>
	〔紀〕丁亥駐蹕 <u>赤勒嶺</u>	〔紀〕壬辰駐蹕 <u>散水原</u>		〔紀〕甲辰駐蹕 <u>赤勒嶺</u>
〔紀〕庚辰駐蹕 <u>散水原</u>			〔紀〕甲午駐蹕 <u>赤勒嶺</u>	
〔紀〕庚申如 <u>秋山</u>	〔紀〕庚午獵 <u>沙嶺</u>	〔紀〕丙子如 <u>黑嶺</u>		〔紀〕丁亥獵 <u>沙嶺</u>
〔紀〕庚寅謁 <u>慶陵</u>			〔紀〕壬寅幸 <u>慶州謁慶陵</u>	
	〔紀〕壬辰駐蹕 <u>華絲淀</u>		〔紀〕丙申還 <u>上京</u>	〔紀〕乙巳駐蹕 <u>藕絲淀</u>
〔紀〕丁丑獵 <u>遼水之濱</u> 己卯駐蹕 <u>藕絲淀</u>		〔紀〕丁酉駐蹕 <u>藕絲淀</u>		
			〔紀〕庚子如 <u>藕絲淀</u>	
	（ <u>煥案</u> <u>長編</u> 及 <u>蘇轍</u> <u>樂城集</u> 是冬轍等見 <u>道宗</u> 於 <u>木葉山</u> ）		（ <u>煥案</u> <u>彭汝礪</u> <u>郡陽詩集</u> 及 <u>長編</u> 是冬 <u>汝礪</u> 等見 <u>道宗</u> 於 <u>廣平淀</u> ）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九 年	十 年	壽隆元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紀〕庚辰 如 <u>混同江</u>	〔紀〕如春 水	〔紀〕己亥 如 <u>混同江</u>	甲午如春水乙 卯駐蹕 <u>瑟尼思</u>	〔紀〕丁亥如春水癸 卯駐蹕 <u>雙山</u>	〔紀〕壬子如 <u>魚兒渾</u>
〔表〕獵於 <u>拖古烈</u>		〔紀〕乙亥 駐蹕 <u>魚兒渾</u>			
					〔紀〕庚午幸 <u>春州</u>
	〔紀〕甲辰 駐蹕 <u>春州北</u> <u>平淀</u>				
〔紀〕癸酉 獵 <u>西山</u>	〔紀〕甲辰 駐蹕 <u>赤勒嶺</u>	〔紀〕丁巳 駐蹕 <u>特禮嶺</u>		〔紀〕己巳駐蹕 <u>撒里</u> <u>乃</u>	〔紀〕甲戌駐蹕 <u>撒里</u> <u>乃</u>
〔紀〕丁未 朔駐蹕 <u>散水</u> <u>原</u>			〔紀〕辛酉駐 蹕 <u>撒里乃</u>		
〔紀〕辛卯 如 <u>黑嶺</u>	〔紀〕庚子 朔獵 <u>赤山</u>	〔紀〕癸卯 獵 <u>沙嶺</u>	〔紀〕丙午獵 <u>赤山</u>	〔表〕射熊於 <u>佛葛都</u> 〔紀〕壬子朔獵 <u>黑嶺</u>	〔紀〕戊午如 <u>黑嶺</u>
〔表〕獵於 <u>漫牙靺山</u>		〔表〕射鹿 <u>查沙</u>		〔表〕射熊於 <u>沙只直</u> <u>山</u>	
		〔紀〕甲寅 祠 <u>木葉山</u>		〔紀〕壬申駐蹕 <u>藕絲</u> <u>淀</u>	
〔紀〕甲寅 駐蹕 <u>藕絲淀</u>	〔紀〕丙子 駐蹕 <u>藕絲淀</u>	〔紀〕甲子 駐蹕 <u>藕絲淀</u>	〔紀〕戊辰駐 蹕 <u>藕絲淀</u>		〔紀〕乙亥朔駐蹕 <u>藕</u> <u>絲淀</u>
			〔表〕幸 <u>沙門</u> <u>恆策戒壇問佛</u> <u>法</u>		

五 年	六 年	七年（天祚帝乾統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乙巳如 <u>魚兒瀾</u> 。	〔紀〕丁亥如 <u>春水</u>	〔紀〕癸亥如 <u>混同江</u> 甲戌崩於行宮（ <u>煥案</u> 道宗哀冊崩 <u>詔陽川</u> 行在所）（天祚帝）即皇帝位	〔紀〕如 <u>鴨子江</u>	〔紀〕辛巳朔如 <u>混同江</u> 戊申如 <u>春州</u>
			〔紀〕辛卯如 <u>春州</u>	
	〔紀〕癸卯如 <u>炭山</u>			
〔紀〕癸亥謁 <u>乾陵</u> 己巳駐蹕 <u>沿柳湖</u>	〔紀〕丙戌駐蹕 <u>納葛濊</u>			〔紀〕乙巳清暑 <u>赤勒嶺</u> 丙午謁 <u>慶陵</u>
		〔紀〕庚寅朔如 <u>慶州</u> 辛亥葬 <u>仁聖</u> 太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 <u>慶陵</u>	〔紀〕駐蹕 <u>散水原</u>	
〔表〕射熊於 <u>青崖</u> 〔紀〕辛亥如 <u>太牢古山</u>	〔紀〕庚午如 <u>沙嶺</u>		〔紀〕獵 <u>黑嶺</u>	
〔表〕射熊於 <u>都里山</u>		〔紀〕甲寅謁 <u>慶陵</u> 乙亥駐蹕 <u>藕絲淀</u>		
〔紀〕閏月丙子駐蹕 <u>獨盧金</u>	〔紀〕戊子駐蹕 <u>藕絲淀</u>			〔表〕獵於 <u>吾刺里山</u> 虎傷獵夫庚子射熊於 <u>青山</u>
		〔紀〕壬辰謁 <u>乾陵</u>		〔紀〕甲辰如 <u>中京</u>
				〔紀〕戊戌以受尊號告廟己巳謁 <u>太祖廟</u>
（ <u>煥案</u> 長綱是冬道宗於 <u>雲中</u> 甸受宋賀使禮）				〔紀〕戊申如 <u>藕絲淀</u>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紀〕戊子幸 魚兒灤壬寅獵 木嶺			〔紀〕釣魚 於鴨子河	〔紀〕如春 州	〔紀〕丙午朔如鴨子河
	〔紀〕丙午幸 慈烏灤		〔紀〕註蹕 大魚灤		〔紀〕如春州
	〔紀〕甲申射 虎炭山				
〔表〕射鹿於 沙只山	〔紀〕癸卯清 暑南崖	〔紀〕清暑散 水原		〔紀〕清暑 散水原	
〔紀〕甲辰駐 蹕旺國崖	〔紀〕己丑幸 侯里吉		〔紀〕次散 水原	〔紀〕丁未 如黑嶺	〔紀〕乙亥清暑特禮嶺
〔紀〕庚辰獵 南山	〔紀〕謁慶陵	〔紀〕甲午如 黑嶺庚子獵鹿 角山	〔紀〕如黑 嶺		〔紀〕甲寅獵於侯里吉
		〔表〕獵於撒 不烈山		〔表〕獵於 柏山	
〔表〕射熊於 瓦石刺山	〔紀〕辛亥駐 蹕舊絲淀乙卯 謁乾陵				
〔紀〕己未幸 南京			〔紀〕謁乾 陵獵盤巫闡 山		
		〔紀〕己亥謁 太祖廟甲辰祠 木葉山			

十 年	天慶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如鴨子河	〔紀〕釣魚 鴨子河	〔紀〕己未朔如鴨子河	〔紀〕丁卯如大魚澤丙 子獵狗牙山
〔紀〕庚午朔駐蹕大魚 澤	〔紀〕如春 州	〔紀〕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換 按幸混同江釣魚一事係元人誤入應 刪）	
〔紀〕癸巳獵於北山		〔表〕如斧柯水	
	〔紀〕清暑 散水原		
〔紀〕甲戌清暑玉丘		〔紀〕庚寅清暑南崖	
〔紀〕辛丑謁慶陵閏月 辛亥謁懷陵己未謁祖陵	〔紀〕秋獵	〔紀〕乙丑獵南山	〔紀〕幸秋山
			〔紀〕駐蹕蕪絲淀
〔紀〕駐蹕蕪絲淀	〔紀〕駐蹕 蕪絲淀	〔紀〕駐蹕奉聖州	
		〔紀〕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換 案宋會要兵門備邊目下載政和二年北 虜今歲居燕京）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紀〕如 <u>春州</u>				〔紀〕幸 <u>鶯鶯濛</u>	
					〔紀〕至 <u>鶯鶯濛</u>
		〕			
		〔紀〕親征 <u>張家奴</u>			
〔紀〕清暑散水原		〔紀〕清暑散水原		〔紀〕至納葛濛	
	〔紀〕己亥清暑特禮敬				
〔紀〕幸 <u>慶州射鹿</u>	〔紀〕丙子獵於 <u>嶺東</u>	〔紀〕獵 <u>秋山</u>	〔紀〕癸卯獵 <u>秋山</u>	〔紀〕獵 <u>秋山</u>	〔紀〕獵 <u>南山</u>
〔表〕如 <u>慶州射鹿</u> 於 <u>秋山</u>	〔紀〕甲子罷獵還軍中		〔紀〕丙寅獵 <u>嶺新那里山</u>		
〔表〕駐蹕於 <u>藕絲淀</u> 〔紀〕駐蹕 <u>藕絲淀</u>		〔紀〕丙午謁 <u>懷陵</u>	〔表〕獵於 <u>帽子山</u> 虎傷獵夫〔紀〕丁酉獵 <u>帽子山</u>		
			〔紀〕乙卯朔至 <u>中京</u>		〔紀〕至 <u>西京</u>
	〔紀〕戊申親（與金人）戰於 <u>護步答岡</u> 敗績				

十 年	保大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出居庸關至 <u>鴛鴦溪</u> 幸 <u>雲中</u>	
〔紀〕幸 <u>鴛鴦溪</u>	〔紀〕幸 <u>鴛鴦溪</u>		
		〔紀〕趨 <u>白水溪</u> 與 <u>賓</u> 至 <u>女古底</u> 倉乘輕騎入 <u>夾山</u>	〔紀〕駐蹕於 <u>雲內州</u> 南
〔紀〕獵 <u>胡土白山</u>		〔紀〕遁于 <u>訛莎烈</u>	
	〔紀〕至 <u>曷里城</u>		〔紀〕辛酉渡河止於 <u>金蕭</u> 軍北
〔紀〕秋獵 <u>沙嶺</u>	〔紀〕獵 <u>炭山</u>		
		〔紀〕戊戌親遇金軍戰于 <u>石鵲</u> 鐸（ <u>煥案金史</u> 太師 <u>紀</u> 昱宗望追及 <u>遼</u> 主于 <u>石鵲</u> 鐸又云昱宗望追 <u>遼</u> 主于 <u>烏里質</u> 鐸不及）	
	〔紀〕至 <u>南京</u>		
〔紀〕冬復至 <u>西京</u>		〔紀〕屯於 <u>落昆</u> 髓	〔紀〕渡河東還居 <u>突呂不</u> 部
		〔紀〕由 <u>埽里關</u> 出居 <u>四部落</u> 之家	

四	年	五	年
〔紀〕趨都統馬哥軍		〔紀〕戊子趨天德過沙漠至天德趨党項	
		〔紀〕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 (煥案金史太宗紀二月壬戌婁室獲遼主于余睹谷)	
		(煥案金史太宗紀四月壬寅朔詔以遼主赴京師)	
〔紀〕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橫取天德東勝寧邊雲 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 陰			
		(煥案金史太宗紀八月癸卯幹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 告于太祖廟丙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	

五 論遼史天祚帝紀來源

(一) 小引

遼帝春獵，捕鵝之外，有鉤魚，鉤魚之最要地點在鴨子河，春水秋山考論之已詳。鴨子河聖宗時改名混同江。聖宗紀：『太平四年二月，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記載甚明。然聖宗後諸帝紀中『鴨子河』『混同江』兩名並行，當由改稱之令，奉行不嚴，無足深怪。唯一點令人不解者，兩名竟有同時出現之事。如天祚帝紀，『天慶二年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幸混同江鉤魚。』又耶律儼傳：『父仲禧，……清寧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均以『鴨子』『混同』並舉。日人池內宏作遼代混同江考，於此嘗加探究，以爲兩名既同指一水，當係分段而名。其結論云：

聖宗時代以混同江通稱鴨子河全部，其後此新名只適用於生女真交通要路賓州之渡口，而下流依然稱鴨子河。是爲余對混同江問題之結論。而聖宗以來遼諸帝之屢幸混同江，不僅以春遊爲目的，兼以受女真之朝賀。（註一）

池內所言當否，另行批評，茲不贅述。茲所擬討論者，僅此並見鴨子河混同江兩名之天慶二年紀文之真實性。愚謂此條二月下「幸混同江鉤魚」，應卽「正月如鴨子河」一事之複出。欲說明此點，必須於天祚紀（後半）之來源，加以研考。

(二) 遼史天祚帝紀與契丹國志

按今本遼史成於元人，元人纂修時率據金陳大任等所修遼史爲底本。大任遼史於遼末事蹟，記述特簡。元人乃於大任舊本之外，參取宋人記載，多所增補，其最要取材之一，卽葉隆禮之契丹國志是已。契丹國志乃雜抄他書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實多襲遼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遼錄。今亡遼錄雖已亡佚，三朝北盟會編中頗多

（註一）東洋學報六卷二號。又津田左右吉遼魯古考（載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二）於此亦有所考論，意見與池內氏大同

徵引，尙可窺原來面目。遼史天祚紀天慶二年『正月如鴨子河』條，乃舊本遼史所有，『二月幸混同江』條，則契丹國志（或亦即亡遼錄）之文。兩者所記係一事，抑二事，今尙不能斷言。茲先摘取遼史天祚紀及國志天祚紀各數段加以比照，以明遼史抄襲國志之實。然後論國志與亡遼錄之關係。

遼 史

天慶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虜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爲？』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鶻來貢。戊戌，成安公主來朝。甲辰，阻卜來貢，秋七月乙丑，獵南山。九月己未，射獲熊。燕羣臣。上親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礙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近旁部族。女真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

契丹國志

天慶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諸將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將次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把吳乞馬，粘罕，胡捨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注「史愿亡遼錄云阿古達有弟姪曰烏奇邁，尼瑪哈輩」云云。則國志此段似出亡遼錄）。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骨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咸里庸才，

責，欲使自新。後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保之母死，來告。即遣使致祭，起復。是月，駐蹕奉聖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以上遼史一欄，逐錄天祚紀天慶二年（即混同江鴨子河同見之年）全年紀文，試取括號內標出文字與國志一欄相比勘，可見本紀僅將國志記載，略加刪削，復割裂為兩段，散入二月及九月之下。吳乞買為阿骨打弟，粘罕胡舍乃阿骨打侄，國志謂『有弟侄吳乞馬，粘罕，胡舍』甚是。本紀削『侄』字，竟使粘罕胡舍亦為阿骨打兄弟行，大誤。本紀是年以前所書事蹟，均甚簡單，本年如刪除此兩段，與前此數年書法始合，亦足證兩段乃後日加入。是種抄襲現象自本年始，以迄天祚之末，大體為有關金人事蹟，故知為元人有意加詳遼末代，尤其遼人對金人關係記載之結果。

以下再行對照一段，尤饒興趣。

天慶五年九月乙己，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齎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廢立事。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煥案：注意此廣平淀之稱，詳參後文。）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

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天慶五年。（煥案：月份原闕，原次十一月之後）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原注：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為燕王。實封為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齎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為女真所敗，天

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真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三百餘人，並斬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真。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

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王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趨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真。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至秦（秦之誤）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要斬於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此段遼史本紀刪去章奴謀叛動機一段，於蕭諦里，蕭延留二人中僅錄蕭諦里，然下又云立斬蕭諦里『等』首，露出破綻。本紀稱耶律淳爲魏國王，國志稱燕王互不同。按耶律淳於乾統元年自北平郡王進封鄭王，三年改越國王，六年改魏國王，天慶六年進封秦晉國王（國志稱秦國王蓋脫晉字），始終未有燕王之封，然以久鎮燕京，俗呼燕王。國志從俗呼，元人易實銜，用是差異耳。

遼史是段抄自國志，證據尙不止此，別有更確鑿者在。按本紀於本年九月誌此耶律章奴叛亂事，復於同年十二月及明年二月下別載有耶律張家奴叛亂事。原文如下：

天慶五年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己未，錦州刺史耶律朮者叛，應張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奴。丁天慶六年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乙酉，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奴。戊子，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槃等萬餘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槃于川州。夏四月戊辰，親征張家奴。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

此耶律張家奴與上文之耶律章奴，姓名相近，作亂之時期，騷擾之區域，又復相同。頗疑兩項記載，實共指一事。本紀於張家奴平後，繼載耶律淳進爵云：

六月庚辰，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上京留守。

進爵之原因，紀未明載。惟其時恰在張家奴亂平之後，疑與張家奴之亂有關。繼檢天祚紀所附淳傳，知此推測不誤，而張家奴即章奴也。淳傳云：

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濟鴨子河，與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先遣敵里等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首以獻。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

敵里當即前引本紀國志之蕭諦里，而張家奴，章奴亦自爲一人。又耶律章奴，耶律朮者遼史均有傳。章奴傳云：

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及天祚親征女真，蕭胡覩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時饒州渤海及侯槃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遼史一〇〇）

朮者傳云：

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斡里朵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糾將。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同上）

據二人傳，則張家奴章奴爲一人，尤無可疑。金史亦載遼此次內亂事云：

收國元年十二月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金史太祖紀）

張奴即耶律張家奴。遼史記張家奴數受命使金議和，金史均作張奴可證。（遼史六

六皇族表亦一作張奴)。據此，則張家奴肇亂確在天慶五年之十二月，別無作亂於其年九月之事。然而本紀不獨於九月，十二月下並列章奴，張家奴之叛。復於是年八月下記云：

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

竟於一條之內同舉張家奴與章奴，可謂荒唐。其最近情的解釋，自爲本紀原據兩源，元人未能明辨，一併抄撮，致有此失也。紀文此下繼云：

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今考契丹國志天祚紀天慶五年八月下載：

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爲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

乃知遼史本紀自耶律張家奴爲都監下『率蕃漢兵十萬』一語起，以迄『期必滅女真』，又係節取契丹國志補入。意遼史『舊本』(元人所根據者)大致僅書『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以伐女真)。』(按遼制每用兵例先派都統與都監，無役不然。姑舉一二事爲證：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爲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爲監軍，以兵討女真』。『開泰四年五月，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開泰六年五月戊戌朔，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今本紀此數語與通例合，當爲舊本所有。而命將者所以征伐，故初必有討女真之語。)元人見國志記載較悉，乃割去舊本「以伐女真」一語，插入國志之文，於是張家奴，章奴，並見一條之內矣。不特此也，如更進一步考索，乃悉此段源出國志之記載，亦猶章奴，張家奴兩名之複出，實爲本

紀十一月下所誌天祚親征女真一事之重見。按本紀本年十一月下載：

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蕭察刺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乙己，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此中所記將帥姓名，雖與八月條(即國志)不同，『駝門』『駱駝口』則似指一地。更就其動員人數之衆，戰爭規模之大，以及天祚親征諸特點觀之，此與八月條所記之役，不容爲兩事。以金史證之，是年秋冬，對遼亦止有一次大戰。金史太祖紀：

十一月：遼主……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刺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隣灤。自將禦之。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刺。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家奴叛，西還二日矣。……追及遼主于護步答岡。是役也，……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

此與遼史十一，十二兩月下記載脗合。則天祚親征確在是時，不在九月。大致天祚於八月遣帥，十一月到達前線，十二月敗北，舊本遼史分紀於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下，國志連書於八月下。元人據國志悉錄入八月下，致有此失也。

除上舉諸事外，遼史國志雷同，亦即遼史抄襲國志者，具列於下。(僅列遼史年月，國志不另舉)。

天慶三年正月 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至咸州至不復至。

天慶四年七月 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至戰於寧江州東敗績。

天慶四年十月 以守司空蕭嗣先至蕭葛十等死之。

天慶四年十月 蕭奉先懼其弟至望風奔潰。

天慶五年八月 率蕃漢兵十萬至期必滅女真。

天慶五年九月 上親征粘罕兀朮等至惟命是從。

天慶六年正月 東京夜有惡少年至故有是變。

保大元年正月 初金人興兵至蕭幹鎮國大將軍。

保大二年正月 聞金人婁室奄至至率五千騎幸雲中。

保大二年六月 淳寢疾至改元德興。

保大三年正月 初張穀爲遼興軍節度使至判留守事。

保大四年五月 言於留守張穀曰至皆縊殺之。

保大四年六月 榜諭燕人至既得歸大悅。

保大四年七月 天祚既得林牙至不可輕舉，不從。

保大四年七月 上遂率諸軍出夾山至直趨山陰。

(三) 史愿金人亡遼錄

上論似已可充分證明遼史之抄襲契丹國志矣。吾人習知國志一書乃雜摭他書而成，其來源今日泰半猶可得考。此一時期之史事，則大半本之於史愿之金人亡遼錄。

案國志十二天祚紀下保大四年載：

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章乞割失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破長春遼陽兩路，則駕不幸廣平甸，（煥案：注意此廣平甸，參照前引天慶五年條。）而都中京，及破上京，則都燕山，及破中京，則幸雲中，及破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亦斥而不從。』

此事亦見遼史是年七月下，文字全同，僅『乞割石』，遼史作『謨葛失』，國志『乞』當爲『毛』之誤。『毛』『謨』音近，毛割石，謨葛石，謨葛失實蒙古一音之歧寫（註二）。是又爲遼史抄襲國志之一證。今檢三朝北盟會編廿一引亡遼錄，亦見此事云：

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

（註二）見王國維蒙古考

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全爲金人所有，國參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

其事與國志所載全同。（唯一異點爲國志云『陰山室韋』，亡遼錄作『陰山韃靼』），自係國志剿錄亡遼錄。考史愿遼末燕人，一度歸宋，仕至敷文閣待制。紹興中，宋金和議成，乃被遣歸金。其在宋事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北盟會編頗多記載，摘引數事於下：

繫年要錄（四三）『紹興元年四月庚辰，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閣。愿燕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命之。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宋會要（一八〇）兵門『歸明人』目下號：『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添差通判建康府史愿言：「伏緣本朝與遼國修好之日，遼國進士及第，至宣和四年納土歸明。後蒙朝廷注授中山府司錄，衢州通判，及今任。自出身以來並無贓罪，乞依出身人帶左字（註三）。」從之。』繫年要錄（九四）又載『紹興五年十月己未，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史愿進職一等。史愿爲江東宣撫使張俊辟客，上召對而有是命。』原註：『愿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同書（一一一）『紹興七年五月甲申，張浚奏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又（一四四）紹興十二年正月，左中散大夫充密閣修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北盟會編（二〇八），『紹興十二年二月，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按會編愿除待制在二月，與要錄相差一月，又未及鼎州之命。）下云『史愿字仲參，燕人，先歸朝而來也』（註四）。同書（二一四）『紹興十五年三月，敷文閣待制史愿送還金國』。

合以上各條觀之，愿南歸始末，在宋仕履，以及亡遼錄之著作，已可窺大概。其紹興元年之得召升擢，乃以『有學問』，或亡遼錄於時已成。按天祚見獲在宋宣和七年，當公元一一二五，紹興元年當一一三一，亡遼錄之成最早當在此數年間也。亡遼錄於時蓋甚流行，會編屢引之。繫年要錄亦於言及作者時兩及其書。宋各

（註三）李璣十朝綱要（二一）『紹興元年十二月乙酉，詔今後文臣有出身人帶左字，無出身人帶右字，贓罪人更不帶左右字。』

（註四）張擴東窗集（六）有史愿除敷文閣待制制，中有云。「某智術疏通，吏能敏健，頃預軍諮之列，每輸籌劃之良。備著勤勞，見稱詳練。屬重湖之寇未殄，奉樞府之檄以行。果平蠹蟻之屯，盡復農桑之業。有嘉茂績，爰錫贊書。惟次對之邇聯，實侍臣之高選。」無知鼎州語。

家書目均著錄之。尤袤初堂書日本朝雜史類有亡遼錄，雖未標舉撰人卷數，必卽此書。書錄解題（五）僞史類『金人亡遼錄二卷，燕山史愿撰。或稱遼國遺事。』宋史（二〇三）藝文志傳記類『史愿北遼遺事二卷』。郡齋讀書志（二下），『北遼遺事二卷，不題撰人，蓋遼人也。記女真滅遼事』。是其書凡二卷，又各遼國遺事，北遼遺事。讀書志謂不題撰人，當係晁氏所見之本偶脫撰者。讀書志并節錄其序文數語曰：

遼國自阿保機創業於其初，德光恢廓於其後，吞併諸蕃，割據漠界，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迨至天祚失御，女真稱兵，十二年間，舉國土崩。古人謂得之難，失之易，非虛言也。

此僅節錄原序首尾，全序具存會編卷二十一。元好問嘗歎遼代史書殘闕，謂『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註五）是其書迄元初猶存，遺山舉以爲言遼事者之代表作，亦可見其書之重要也。

國志與亡遼錄同，其襲取亡遼錄無疑。會編引用亡遼錄，除上論一段外，尙有下列數事：

卷十二 蕭后聞居庸失守出奔。

同卷 阿骨打入燕京。

卷十八 張瑨降宋。

同卷 張瑨首送金人。

卷廿一 總論遼情。

此數事悉見國志（蕭后出奔及阿骨打入燕，見天祚紀保大三年正月，張瑨降宋及被殺事見同年六月，總論遼情一段，卽國志卷廿二『州縣載記』及『控制諸國』兩部門所從出）。益知關於遼末年事亡遼錄實爲國志最要藍本。混同江頭魚宴事件及耶律章奴反叛事，深疑原亦出自亡遼錄。觀其稱天祚冬駐地爲廣平淀（註六），稱耶律

（註五）元文類五十一，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註六）遼帝冬季駐地聖宗時稱廣平淀或遼河，興宗時稱中會川，道宗天祚時稱藕絲淀。南人則稱以

廣平淀或靴淀，詳見前廣平淀考。天祚紀最後突見廣平淀名，顯非原本紀文所有。

淳燕王，均從燕中之呼，可爲一證，而繫年要錄引亡遼錄所記阿骨打吳乞買粘罕諸人關係，與國志正合，尤爲一有力證據也。

(四) 結論

由上所論，今本遼史天祚紀天慶二年『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其『幸混同江釣魚』一段既係元人纂入，吾人可以有以下兩個推測：第一：混同江釣魚之宴本不在天慶二年。尋釋國志原文，有云，『吳乞買等因從獵得官，』以及『天祚歲入秋山，』均似追述之語。疑國志或國志之所本（或即亡遼錄）因阿骨打於是秋發動併吞鄰邦追述及之者。第二，如混同江事件確在天慶二年，則本紀之『正月如鴨子河，』與國志之『春幸混同江』，實同指一事。然則池內援以證兩名異地之最要根據，乃適足見兩名共指一水，是誠考證上一趣例矣。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

丁 聲 樹

「何」「曷」「胡」三個字詩經中都常見。古傳注及訓詁書解釋字義時照例只說「曷，何也，」「胡，何也，」不著異同；清代學者多以為是「一聲之轉」，可以「通用」。誠然，「何」「曷」「胡」都是雙聲字，但是古韻上卻分隸在三部：「何」在歌部，「曷」在泰部：「胡」在魚部。依今日所知的上古音系統，這三字在詩經中的音讀是這樣：

何g'a 曷g'at 胡g'o

如果應用所謂「對轉」「旁轉」的理論，那當然都很容易「相轉」，都是可以「通用」的。然而我們仔細把全部詩經中這三字的用法分析比較之後，知道這三字至少在詩經裏並不是隨便亂用的。其中儘管也有少數用法上偶爾相混之處，儘管也有少數文義上解釋兩可之處。但是從大體上看，從整個的趨勢上看，實在是分用盡然，其界限的分明，區別的顯著，很出我們意料之外。

本篇的用意主要在指出這三字在詩經中的分別，所以就是很淺顯平常的現象（例如「何」「胡」的用法許多都是馬氏文通以下所講過的），我們也提出來比較一下，看看在表示某種意義時候，用某一字，而不用，或者很少用，其他的兩個字。由這種比較上就可以看出來三個字的分別。篇中並沒有什麼新異之見，勉強可以算作愚者一得的是指出「曷」字在詩中的一個特殊意義，但這一點在古傳注裏也已經早有提示，不過沒有明白了當的說出，所以後世學者大都不十分注意。我只是受了古傳注的啓發，把這個字的主要用法之一指明，使這個久已忘却的古訓重新得到理解而已。

以下我們分節討論這三個字在詩經中的用法有何不同。每節以一個字的用法為主，看其他二字是否也這麼用。文義上一些不易通解之處，都不敢強求通解。有時

一種現象可以容許兩種不同的解釋，我就把兩種說法一齊舉出，留待將來論定。

我們先從「何」字說起，先看「何」字在詩經中有些什麼用法是「曷」「胡」二字所少有或者簡直沒有的。

1. 「何」字多用以表「何物」，「何事」。「曷」字這樣用的只有兩處，而且文義都不清楚。「胡」字則絕對無此用法。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小雅采芣）

（毛傳：「爾，華盛也。」說文草部引詩「爾」作「藹」。）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小雅斯干）

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大雅韓奕）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秦風渭陽）

終南何有？有條有枚。（秦風終南）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唐風鴇羽）

自昔何爲？我蓺黍稷。（小雅楚茨）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纁及黼。（小雅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同上）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王風黍離）

亦又何求？（周頌臣工）

「何」字這種用法古今書最常見，詩經裏就不下四五十處，不必全舉。

「曷」字在全詩中只有兩處文義不明之例，勉強可以如此解釋。一處是周南葛覃篇，字作「害」：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毛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鄭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照傳箋的解釋，「害澣害否」就是「何澣何否」，似乎可譯爲：「洗什麼，不洗什

麼？」然而頗有可疑。第一，上下文義不聯貫。「何澣何否？」與「歸寧父母」似乎接不起。（「歸寧父母」一語應作何解，尙無定說，今且不論。）第二，「曷」（害）字作動詞的賓語用，不惟在詩經中別無一條旁證，就是在其他先秦古書內也很不多見。（據我所知，只有周易上的一條，損卦辭：「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其實「曷之用」的文法結構也很特別。此外，春秋公羊傳裏有四五處「曷」字確是用作動詞的賓語，但公羊傳著於竹帛是很晚的。）這一例只好存而不論。另一例是召南何彼穠矣篇：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此詩似乎可以看作問答句：如照問答句看，「何」「曷」二字應該都表「何物」。（「何」字可以認為語詞無義，詩內甚多，參看經傳釋詞卷十，經義述聞卷三十三。）陳奐解云：

何戎戎者？唐棣華也。何肅肅雝雝者？王姬車也。（詩毛氏傳疏卷二）

就是如此看法。「何」字可以表「何物」，固無問題；但「何」字表「何物」時只可以作述語或賓語，而從來不作主語用，這是馬氏文通以來人所共知的。如果認此處之「何」為表「何物」，那一定得把「何彼穠矣」看作「彼穠矣何」的倒裝句才行，而詩經中類似這樣的倒裝句法也不多見。小雅采芣篇云：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文句與此雖然相近，而兩「何」字卻全在述語地位。至於「曷不肅雝」之句若也認為倒裝句，幾乎無法可以知道正常的句法應作何式，因為「曷」字在別處毫無此類用法可以比例。如果換一看法，似乎也可認此詩為感嘆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如此則「何」「曷」就像今語「多麼」，便成為表示狀態的加重詞了。這一種看法在「何」字也講得通，因為「何」字在詩經中也有這種用法，我們以後就討論到；但「曷」字這麼用的也還是別無旁例可援。

就讓我們因襲舊說，承認以上兩例中的「曷」字（一作「害」），都算是表「何物」，也必須得指明，這種用法無論在詩經或者其他周秦古書中都是很少用的。詩經的這兩個例恰好都是見於二南之內（一見周南，一見召南），而二南中用「曷」

字的也只有這兩處，別無所見，我們不知道是否方言上的關係。

『胡』字在詩經中完全沒有用來表『何物』，『何事』的。

2.『何』字可以加於任何名詞（不限事物）之上，如『何人』『何草』等，詩中也很常見。『曷』字如此用的只有『曷月』一例。『胡』字全無這類用法。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黍離）

彼何人斯？（小雅何人斯）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小雅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同上）

何福不除？（小雅天保）

何辜于天？（小雅小弁）

何辜今之人？（大雅雲漢）

何神不富？（大雅瞻卬）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唐風綢繆）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小雅小旻）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

『曷』字只有『曷月』一例：——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王風揚之水，凡三見。）

『曷月』一詞也很特別，從表面上看，似與『何日』，『何夕』，構造相同，其實意義上很有區別，後面還要細說。我們現在只須注意，『曷』字此處是用於表示時間的名詞之上，在表時的名詞之上『何』『曷』都可以用；此外如『何人』，『何草』之類就只能用『何』，而不能用『曷』了。

至於『胡』字，那是無論在任何名詞之上通是不能用的。

『曷』『胡』二字這種用法上的限制，不單詩經中是如此，就是在別的先秦古書中也很難找出例外。漢書六十四王褒傳載王褒作的聖主得賢臣頌，其中有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這是有意摹古的文字，而實際上卻不合於古；這類用法在漢以前古書中是不經見的。

3.『如何』，『如之何』，無論是在問句或者嘆句中，一律不用『曷』，『胡』。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豳風伐柯）

夜如何其？夜未央。（小雅庭燎）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秦風晨風）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小雅隰桑）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小雅緜蠻）

瞻卬昊天，云如何里！（大雅雲漢）

（鄭箋：『里，憂也』釋文：『里，本亦作廋，爾雅作悝。』）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風君子于役）

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齊風南山）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同上）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鄘風君子偕老）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小雅小弁）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陳風澤陂）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豳風東山）

『如何』，『如之何』，或表方法，或表程度，或表狀態，義雖不一，都是用的『何』字，從未有作『如曷』，『如之曷』，或『如胡』，『如之胡』的。『曷』『胡』二字不這麼用，也是不限於詩經一書，其他古書中也沒有例外。（『如何』尚書有作『如台』的，數見，史記皆譯作『奈何』，而絕未有『如曷』，『如胡』之例。）

在嘆句中表示狀態或程度之深重，也可以單用『何』字：

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邶風施丘）

（毛傳：『誕，闊也。』鄭箋：『土氣緩則葛闊節。』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四：『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疏。』『何誕之節兮！』

『何多日也！』如今語『多麼長的節子阿！』『多麼久的日子阿！』）

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周南卷耳）

（毛傳：『吁，憂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小雅何人斯）

（爾雅釋詁；盱，憂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小雅都人士）

「胡」字無此用法。

「曷」字除了「曷不肅雝」一個可疑的例以外（參看上文第1節），也沒有這種用法。

4. 「何」字表「何處」的，詩中三見，「胡」字一見，「曷」字無一見。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小雅四月）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小雅菀柳）

（「于何其臻？」如今語「到哪步田地？」）

云徂何往？（大雅桑柔）

詩中以「何」字表「何處」的只此三處。但「何」字這種用法在旁的古書中是很習見的，我們隨便舉幾個例：

无妄之往，何之矣？（易无妄彖傳）

（正義：「上「之」語辭，下「之」是適也。……在无妄之世，欲有所往，何所之適矣？」）

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

曰：「將往見伊尹。」（墨子四，貴義）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禮記檀弓上）

請席何鄉（向）。（禮記曲禮上）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悞悞乎其何之？（禮記仲尼燕居）

問正何止。（弟子職，據說文正都所引。）

（段玉裁說文注：「謂問尊長之臥，足當在何方也。」）

問左右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左傳隱公三年）

有是三者，何鄉（向）而不濟？（左傳莊公四年）

宋徑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孟子告子上）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莊子天下）

詩中這一類的『何』字不多，是因為詩中另外還有幾個表處所的疑問詞，所以『何』字用的次數較少

『曷』字無論在詩經或其他古書中都沒有這種用法。

『胡』字表『何處』的，詩中只有一例：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小雅小旻）

（鄭箋：『底，至也。……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

『伊于胡底』似與『于何其臻』同意，然則『胡』字應表『何處』。『胡』字這種用法不惟在詩經中只此一例，別的古書中也很不多見。據我所知，只有墨子兼愛下篇兩個『胡』字類似這樣用法：

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

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

『此胡自生』的『胡』字，用法也很特別。兼愛上篇：『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又云：『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則均作『何』。

以上是詩中『何』字的主要用法爲『曷』『胡』兩字所沒有或者很少有的。現在要看『曷』『胡』兩字的主要用法是什麼。

我們先說『曷』字。

『曷』字在詩經中絕大多數的用法是表『何時』，而且一律指的是未來的時間。『何』『胡』二字都無此種用法。

先舉幾條明顯的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王風君子於役）

（鄭箋：『曷，何也。……君子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

君子於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同上）

（鄭箋：『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釋文引韓詩〔說〕云，『恬，至也』。）

這兩條上下文義很清楚。上句說『不知其期』，下句說『曷至哉』；上句說『不日不月』，下句說『曷其有恬』，都是盼望『何時始能歸來』的。又如：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暮）。（小雅小明）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暮），采蕭穫菽。（同上）

『曷云其還』是說『哪一天才得還家』，所以下面就表示一年將盡，說『歲聿云暮』，言『歲晚尚不得歸』。（用鄭箋語）又如：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邶風雄雉）

（鄭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衛風泉水）

句法均與『曷云其還』相似。『曷云能來』是說『哪一天才得歸來』。『曷云能穀』是說天天遭殃，『哪天才能好轉』。

以下各例，『曷』字均表『何時』：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邶風綠衣）

（毛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同上）

（『亡』與『已』同義，皆訓『止』，說見經義述聞卷五。）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唐風鴇羽）

（鄭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同上）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同上）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小雅漸漸之石）

（正義：『山之與川，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大雅雲漢）

（鄭箋：『曷，何也。王仰天歎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案『曷惠其寧』謂何時乃惠賜其安寧耳。廣雅釋言：惠：賜也。鄭訓「惠」爲「順」，非。）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唐風有杕之杜）

此言中心愛好其人，不知何時乃得飲之食之。（小雅縣蠻：『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曷』字也表『何時』。鄭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也。』失之。

這些『曷』字都是表示『何時』，揆之文義，是無可疑的。漢唐說詩的人在敷演經義時，本已屢次說出『何時』的意思。我們已經分別引在上文，不過他們訓釋字義時總是只說『曷，何也』，沒有直截了當的說『曷，何時也。』清代學者因此也忽略過去，總以爲『曷』『何』通用，是『一聲之轉』。殊不知這些地方所用的『曷』字與『何』字大有分別，是不能換作『何』字的。

綜觀以上『曷』字各例，有一點很可注意，就是『曷』字所表的時間一律是指的未來，與今語『什麼時候』，或『哪一天』，並不完全相等。今語『什麼時候』，或『哪一天』，自然可以指未來，如：

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或哪一天）才得再來。

但也可以指過去，如：

你是哪一天回來的？

還可以泛指任何時，如：

我什麼時候都忘不下這件事。

然而『曷』字在詩經中卻只有指示未來時間的一種用法。『曷至哉』，『曷云其還』，『曷維其已』，都是表示現在尙『未至』，『未還』，『未已』，不知道『到哪一天』才能『至』，才能『還』，才能『已』。所以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

與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小雅小旻）

兩處的句法構造雖很相近，而表現的意思卻是兩樣。『何日忘之』是說『沒有一天

能忘下他』，包括過去，現在，及未來；而『曷飲食之』卻只是希望將來『哪一天才可以請他來喫喝。』

我們在這裏要把『曷月』的例再提出來討論一下。王風揚之水篇：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一篇三見。『曷月』一調雖很奇特，但依然是指的未來。『曷月予還歸哉』是說『到哪個月我才可以回去。』從表面上看來，『曷月』的『曷』與『何日』的『何』好像一樣，現在仔細一想，就知道在意義上是很有分別的。『何日』並不限於指示未來，而『曷月』所指則限於未來。『何』字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疑問詞，可以加於任何名詞之上，所以可以說『何人』，『何草』，也可以說『何日』；而『曷』字卻是一個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所以只可以加於表示時間的名詞之上，如『曷月』，而不能有『曷人』，『曷草』一類的構造。所以，『曷月』連文在詩經中雖是一個孤例，卻更可以證明這一類的『曷』字是表示時間的疑問詞，而且是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

『何』『胡』兩字無論在詩經或是其他古書裏絕對沒有這種用法。

『曷』字這種表示詢問未來時間的用法，是詩經文法之一特色，別處很不多見；然而卻也不是絕無旁證可考。據我所見到的，詩經而外，尚有以下五條確據。

（一）毛公鼎

啟天疾畏（威），司余小子弗及（及），邦曷（將）害吉？

（句讀及釋文均從郭沫若先生金文叢考所定。張苑峯先生告訴我說，郭所釋讀甚確。）

『害』與『曷』同。『司余小子弗及，邦將害吉』？意謂：我如不急起直追，國家到哪一天才得安吉？『害』（曷）字正是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與詩中的用法正合，而句內着一『將』字，未來的意義更為清楚。

（二）尚書湯誓篇：

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孟子梁惠王上篇引湯誓作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害」「曷」字同，譯成摩登白話新詩當爲：

太陽阿！你哪一天毀滅呢？我願跟你一齊毀滅！

史記殷本紀作

是日何時喪？予及女皆亡！

正是以「何時」對譯「曷」字。僞孔傳也說：

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

也能得着「曷」字的正確意義。王念孫訓此處之「曷」爲「何不」，真可謂千慮一失了。（王說見經傳釋詞卷四，「曷」字條，又見經義述聞卷二十七，爾雅中，「曷盍也」條。）

（三）左傳昭公元年敘述秦后子自秦出奔至晉見趙孟，

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秦后子名）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

「吾子其曷歸？」是問其還國之期當在何時。答語說「將待嗣君」，謂欲俟嗣君即位之後始回國，文義極明白，「曷」字即指未來的「何時」。杜預注云：「問何時當歸」，正是以「何時」訓「曷」。

（四）荀子卷十八賦篇載侂詩：

以盲爲明，以聵爲聰，以危爲安，（案楚策及韓詩外傳此句均作「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此文又見戰國策楚策四，及韓詩外傳卷四，爲荀卿謝春申君書之末段。『曷維其同』與詩經之『曷維其已』，『曷維其亡』，句法相似，意謂：君之所見與臣違異，不知何時乃有合會同一之望。（說文同部，「同，合會也。」呂氏春秋十三應同：「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可與荀子之義參證。）

（五）呂氏春秋卷十五貴因篇：

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

這一段中用了『何』『曷』兩字，（『曷』與『曷』同，王念孫校本眉批云，曷猶曷也。『何』字表示處所，『曷』字表示時間，最爲明白有趣。『何之』？問『往哪裏去』？所以答語說『將之殷。』『曷至』？問『哪一天到』？所以答語說『將以甲子〔日〕至殷郊。』此處的『曷至』可與詩經的『曷至哉』互相印證。高誘注云：『曷，何也。言何日來至殷也。』高氏訓『曷』爲『何』，雖與毛鄭釋詩同有未盡，而下云『謂以何日來至殷也。』則與呂氏春秋文義正相符合。有此一例益足證明詩經中這一類『曷』字之必爲表示未來時間的疑問詞，而絕無可疑。

再說『胡』字。

『胡』字在詩經中絕大多數之例都是表『何故』。『何』『曷』偶然也有這樣用的，但很不多見。換言之，表『何故』時，以用『胡』爲原則，用『何』『曷』爲例外。

我們先舉用『胡』之例：

式微式微，胡不歸？（邶風式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相鼠）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鄭風風雨）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魏風伐檀）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唐風杖杜）

胡轉予于恤？（小雅祈父）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小雅正月）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同上）

今茲之正（政），胡然厲矣？（同上）

（『然』訓『如是』，今言『這樣。』參看經傳釋詞卷七。）

哀今之人，胡僭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小雅雨無正）

（『胡不相畏』又見大雅雲漢。）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小雅何人斯）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同上）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小雅四月）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大雅雲漢）

胡寧瘼我以旱？慆不知其故。（同上）

（以上三例，『寧』皆訓『乃』，見戴震毛鄭詩考正卷二，王念孫說同，見經義述聞卷六，又經傳釋詞卷六。）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大雅桑柔）

這一些『胡』字都是表『何故』，文義甚明，無須解釋。『胡』字此種用法別的古書也很常見。

『胡』字又可以與『爲』連作一詞『胡爲』，詩中也有幾例：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邶風式微）

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同上）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陳風株林）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小雅十月之交）

（鄭箋：『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

『胡爲』在其他周秦古書中也時常看到，如：

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檀弓上）

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同上）

胡爲其不然也？（同上）

仲父胡爲然？（管子卷九，霸形）

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戰國策齊策四）

胡爲至今不朝也？（同上）

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呂氏春秋十二，介立）

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爲可耳。』（呂氏春秋十八，精諭）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

問歟？』（呂氏春秋二十一，期賢）

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春秋穀梁傳宣公十七年）

『胡爲』也是『何故』，或者可以說『爲何故』，與單用『胡』字似乎無大分別，也許在語氣上稍微重點。

『胡』字用以表示『何故』，我很疑心『胡』或者根本就是『何故』二字的縮短：

g'(a-k)o——g'o •

（何—故）——（胡）

也許『何故』是強式，『胡』是弱式。不過詩經中只用『胡』，不用『何故』，這大概是因爲詩中有音節的關係，所以多用縮短式。別的古書，如墨子、左傳、國語、呂氏春秋之類，『何故』與『胡』倒是有兼用的，意義上似乎無甚分別，只是語氣間有重輕之差。但是在用法上有三點大不同，必須注意：第一、『何故』可以獨立成句，而從未見有單用一個『胡』字爲句的，第二、『何故』不單是可以居句首句中，並且可以居於句末；『胡』字卻只能在句首或句中，而不能在句末。第三、『胡』字可以與『爲』連成一詞『胡爲』，而『何故爲』，或『爲何故』，成一詞的，古書中簡直沒有。（墨子公孟篇：『何故爲樂』？『何故爲室』？『爲』是『作爲』，『爲樂』，『爲室』，謂『作樂』，『作室』，非以『何故爲』爲一詞。墨子三辯篇：『聖王不爲樂』，此『爲樂』之證。戰國策趙策一：『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此亦『爲室』連讀，上云『爲室而鉅』，可證）。不過這幾條用法上的區別，似乎對於同是一語的強弱二式的理論，還無大妨礙。強式縮短造成弱式之後，強弱兩式之間因而生出若干用法上的差異，本是普通語言中很常見的事。這當然也只是一種猜想，並沒有什麼確定的證據，姑且存備一說而已。

『何』字表『何故』的在詩經中只有下列幾例，而且文字上還都有問題：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唐風山有樞）

案漢石經『何』字作『胡』。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唐風揚之水）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同上）

（案「云何其憂」，漢石經作「云何其憂」。上章「云何不樂」，漢石經無殘字可考，以例求之，蓋亦作「云胡不樂」。鄭風風雨，「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字均作「胡」。）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小雅隰桑）

案此與唐風揚之水篇文同，疑漢石經亦當作「胡」字，今無殘字可考。如果我們假設這幾處「何」字通是「胡」字之誤，那就有幾層好處：第一、如此與漢石經的「胡」字相合。第二，如此與詩經中照例以「胡」字表「何故」的現象相合。第三、最有趣味的是詩經中另有幾處用「何」的例與此處的兩例剛好句法組織相像，而文義卻適相反：

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周南卷耳）

（毛傳：「吁，憂也」。）

壹者之來，云何其吁！（小雅何人斯）

（爾雅釋詁：吁，憂也。）

我不見兮，云何吁矣！（小雅都人士）

這都是嘆句（參看上文「何」字第3節），如今說「多麼焦心」！「多麼憂愁」！而此處的。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今本「胡」字作「何」，下同。）

既見君子，云胡不樂？

與鄭風風雨篇的「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則都是反問句，如今語說「為什麼還憂愁」？「為什麼還不樂」？這樣一來，由「何」「胡」二字之不同而表示兩種不同的意義，就更顯着詩經文法的嚴整了。（「云」字不知應作何解，與「何」「胡」連用時必居其上，如「云何其吁」！「云胡不喜」？但與「曷」字連用時則必居其下，如「曷云其還」？「曷云能穀」？此亦「何」「胡」與「曷」在詩經中構造上之分別，附記於此。）

這樣假設固然有這幾層好處，但我們也不敢斷言事實一定是如此。反過來，如果認為此處的「何」字並不是錯字，那我們也可以想像：「何」字在詩經中也許本

來就有表示『何故』的用法，漢石經的『胡』字也許只是魯詩的異文，只足以表明『胡』『何』二字在這一點上可以互用，所以有時作『胡』，有時作『何』。至於『云何其吁』！與『云何其憂』？語義不同，那也可以看作同一『何』字而有此兩種用法，正如『如何』一詞在『其樂如何』！與『伐柯如何』？兩句中所表示的意義也是不相同的。問詞與嘆詞用一字，原是一般語言習慣的常例。

這第二種看法也在情理之中，也是可有的事。不過，即使我們採取這種看法，也必須要指明，『何』字這樣用的在三百篇中非常少見，只有這麼幾條用例。別的書裏以『何』表『何故』的本是隨處可見，我們也不必繁引，只從論語孟子中隨便選出幾例：

夫子何哂由也？（論語先進）

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同上）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下）

然而詩經中『何』字這樣用的卻只有上舉的幾條文字上很有可疑的例，似可注意。（我要附帶的說一句，論語孟子用字，與詩很多不同，即如『胡』字就是論孟兩書從未一用的。所以論孟以及其他書中『何』字這類的用法，似乎並不能拿來解釋詩經。）

這裏我們要討論一下『何以』。『何以』在後代多用爲『何故』，『爲什麼』的意思，如春秋公穀兩傳講書法發問時每用『何以』：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羊傳隱公元年，又見穀梁傳隱公元年，『意』作『志』。）

何以書？記異也。（公羊傳隱公三年，九年，桓公八年，十四年，此外尙見多次。）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公羊傳桓公三年）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穀梁傳莊公十年）

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穀梁傳昭公五年）

此外還很多，不必再舉。這些『何以』都是問『何故』。詩經中用『何以』的例倒也不少，卻還完全沒有這一類用法，而一律是作『用什麼』解。例如：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同上）

這是說，雀如無角，『用什麼』穿我屋？鼠如無牙，『用什麼』穿我墉？而不能解成『爲什麼』穿我屋，穿我墉。下面各例更加明顯：

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秦風渭陽）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鄘風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同上）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同上）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豳風七月）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鞶琫容刀。（大雅公劉）

『以』字都依本義訓『用』，『何』字仍舊是表『何物』，『何事』。『何以』全是表示方法，『用什麼』；而不是表示原故，『爲什麼』。這又是詩經文法的一個特點。

曷字用來表『何故』的在詩經中只有三例，而且同是見於一篇之內：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齊風南山）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同上）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同上）

這三處的『曷』字似乎與『胡』的用法相同，表示『何故』。但三百篇中這樣用的『曷』字只有齊風這一詩，而且齊風中用『曷』字的也只有這一詩，別無所見。這究竟是齊地方言的特殊現象呢？還是『曷』字在各地普遍的都有這一類用法，不過在詩經中偶爾沒有多用，只在齊風這一篇詩裏留下這一點痕跡呢？我們很難下斷語。假如用尚書來作參證，似乎第二種揣測較近事實。尚書中常用『曷』字表『何故』，例如：

曷虐朕民？（盤庚中）

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同上）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盤庚下）

天曷不降威？（西伯戡黎）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多方）

尙書中類似這樣用的『曷』字還很多。可見『曷』字很早就有這種用法。詩經中這一類『曷』字見的不多，似乎是偶爾未曾多用，只在齊風內留下了這三個例；正像表『何時』的『曷』字在尙書中也偶爾未曾多用，只在湯誓內留下了一個例。不過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尙書裏沒有一處用過『胡』字。（偽太甲下：『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不能算數。）所以在這一點上，尙書與詩經也很不同。

詩書而外，『曷』字表『何故』的在較後的書中頗爲常見，不必再引。只有一點與『胡』字用法上類似的現象，我們願意附帶一提，就是『曷』字到後來也可以與『爲』連成一詞『曷爲』，例如：

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戰國策齊策一。）

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戰國策趙策三。）

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同上）

夫子曷爲至此？（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同上）

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

公曷爲不察？（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

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呂氏春秋十七任數）

去駭從駭，則烏曷爲舉矣？（呂氏春秋十八審應）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呂氏春秋十八精諭）必不得宋，且有（又）不義，則曷爲攻之？（呂氏春秋卷二十一愛類）

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呂

氏春秋卷二十三貴直）

春秋公羊傳裏發問時用『曷爲』的更連篇皆是，我們摘錄幾例：（注意，穀梁傳卻全書不用『曷』字。）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隱公元年）

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同上）

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桓公元年）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之也。曷爲絕之？賤也。（桓公六年）

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僖公元年）

『曷』可以作『曷爲』，正與『胡』可以作『胡爲』同例。（勞貞一先生云：公羊齊語，書中此類『曷』字與詩經齊風的『曷』字似有方言上的淵源關係。）

這種表『何故』的『曷』字與上節那種表『何時』的『曷』字在語言中也許是同一個『語』而有兩種意義，兩種用法；但也許根本是兩個不同的『語』，只是聲音相同，在文字上就同用一個『曷』字（有時作『害』）來代表。表『何時』的『曷』字只有詩經中存留的例證較多，此外不多見；表『何故』的『曷』字卻不單是尚書中常用，別處用的也還不少，只是詩經中卻不曾多用罷了。

『何』『曷』『胡』三個字在詩經中的區別，我們已經討論完了。現在可以撇開那些少數的特例不計，專就大體上看，把這三字在詩經中的主要用法簡略的分條列舉一下。

一、『何』字在詩經中有以下幾種用法是『曷』『胡』二字所少有，或者根本沒有的：

1. 表『何物』，『何事』。如今語『什麼』。

其贈維何？ 亦又何求？

加於名詞（不限事物）之上。也如今語『什麼』。

彼何人斯？ 何草不黃？

3. 與『如』連用，『如何』，『如之何』表方法，程度，狀態等。如今語『怎麼』，『多麼』。

伐柯如何？ 析薪如之何？ 夜如何其？ 我勞如何！

4. 表『何處』。如今語『什麼地方』，『哪裏』。

云徂何往？ 于何其臻？

二、『曷』字在詩經中最大多數的用法是表『何時』，而且專指未來時間。如今語『到什麼時候』，『到哪一天』。

曷至哉？ 曷云其還？

這種用法是『何』『胡』二字所沒有的。

三、『胡』字在詩經中幾乎一律是表『何故』。如今語『為什麼』。

胡不歸？ 胡俾我瘵？

『何』『曷』二字在詩中這麼用的很少。

記住了『何』『曷』『胡』三字在詩中這些主要的分別，我們試讀幾篇兩字或三字並見的詩，就覺得科條分明，各有意義。不是隨便『通用』的了。

邶風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三章）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四章）

王風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章）

唐風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一章）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二章）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

有常？（三章）

小雅正月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二章）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章）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六章）

小雅十月之交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二章）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三章）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五章）

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四章）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五章）

小雅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章）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三章）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五章）

大雅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一章）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三章）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四章）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殛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六章）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疢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七章）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八章）

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初稿，

三月十日改定。

古讖緯書錄解題(一)

陳 槃

目 次

綠圖

河圖提劉子

河圖會昌符

春秋漢含華

綠圖（綠、一作錄、或錄、又作祿。）

綠圖，河圖之別稱。書顧命：「河圖在東序」；隨巢子：「殷滅，周人受之。河出綠出馬圖」；（北堂書鈔九六圖九引。按字訛脫，當曰，河馬出綠圖，向來所謂河中龍馬負圖者是也。）墨子非攻下：「武王伐殷有國，河出綠圖」。同此事物也，或曰河圖，或曰綠圖，證一。淮南人間篇：「秦皇挾錄圖，（按錄，通綠。詳後。）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謂亡秦者胡，錄圖之言也；而論衡實知篇則曰：「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證二。河圖，洛書，相提並論，舊籍習慣，不勞舉似，而淮南俶真篇曰：「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是類謀曰：「河出錄圖，雒授變書。」（逸書考本頁一三。）錄圖即綠圖，即河圖，此其證三。是類謀曰

重瞳之新定錄圖。（逸書考本頁六。）

鄭注曰：

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

鄭玄亦解錄圖爲河圖，不誤也。

河圖所以又名綠圖者，從其圖書之顏色言之耳，中候握河紀曰：

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而出。（路史陶唐紀注等。）

禹觀於河而授(受)綠字。(釋史十一。)

又中侯考河命曰：

黃龍負卷舒圖，赤文綠錯。(注：錯，分也，文而以綠色分其間。)(御覽八一引。)

按此等處均謂河圖文字色綠。河圖文字色綠，洛書文字色丹，故淮南俶真篇以爲『洛出丹書，河出綠圖』矣。

『綠』或作『錄』者，荀子性惡篇：『桓公之葱，文王之錄』；楊注：『葱，綠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蓋二字聲同，字通，故或作『綠』，或作『錄』，不拘也。

然『錄』復有箸記之義，與『圖』字可以互文，故有河圖之錄之說，易是類謀鄭注曰：

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逸書考本頁六。)

易辨終備鄭注曰：

按河圖之錄。(同上頁六。)

按河圖之文，可以稱河圖之錄；然則簡稱自得曰錄圖。綠圖之又名錄圖，此亦可備一義。讖緯不出一人一時，其事其義，莫衷壹是，可並存焉，不能盡定其是非也。

『錄』亦或作『籙』，東京賦：『膺籙受圖』；春秋元命苞：『應籙以次相代』。(文選運命論注引。王命論注引籙作錄。)'『籙』卽『錄』，『錄圖』之省稱。本當作『錄』，『籙』字晚出。

春秋感精符：『孔子案錄書，含觀五常英人』。(御覽皇王部九。)是錄圖又可以作錄書也。

洛書亦有綠圖之稱，劉安世曰：

河出丹書，洛出錄圖。(經義考二六四引。)

按錄圖卽綠圖，上引淮南子云：『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劉氏云云，河洛互倒。然劉說未爲無據，檢河圖有曰：

(蒼頡)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山海經中山經玄扈之水郭注。)

按所謂洛龜負書，卽洛書。『青文』卽綠字。洛書亦或綠字，自得曰洛出綠圖。晉

書文苑傳序云：『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亦其例。洛書雖亦可以稱綠圖，然不甚習見。

顓頊師亦有『綠圖』之稱。『綠』，一作『錄』，一作『錄』，亦作『祿』。（新序五，漢書人表，白虎通辟雍，暨學津本韓詩外傳五作綠。畿輔本外傳作錄，荀子大略注引新序同。古微書引論語比考載作錄。明刊韓詩外傳作綠，御覽四百四引同。）此爲顓頊師之『綠圖』，不審其果爲人名？書名？漢書人表作人，列上品之中。又葛洪神仙傳老子條曰：

老子者，……顓頊時爲赤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

韓詩外傳五作：

子夏曰，……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

按『祿圖』，卽『綠圖』。顓頊師『綠圖』，蓋秦漢間方士有此傳會。（呂氏春秋尊師篇曰：『顓頊師伯夷父』，不云『綠圖』。然則師『綠圖』之說，殆不能甚早。）今神仙傳乃云，祿圖子與帝嚳同時，而與顓頊無涉。此其又一說。但其稱祿圖子，繫一『子』字，又云卽老子化身、是亦以『祿圖』卽『綠圖』爲人名，與漢書人表同也。近人魯實先曰：

錄圖書乃顓頊所師錄圖之書也。案秦爲水德，用顓頊歷，則其師尙者爲顓頊，故盧生奏錄圖之書，俾可取信於始皇也。（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頁六九。）

是以『綠圖』爲始皇時方士盧生所託之書也。余按易是類謀曰：

重瞳之新定錄圖，有白顓頊帝紀世讖，別五符，元元之威冥，因裁。——鄭

注：黃帝始受河圖而定錄。白顓頊有爲世讖別五帝之符，異精元冥，又因著衆災也。（逸書考本頁六。）

按此處言黃帝始受錄圖，顓頊因讖而著災異之說，此顓頊所因之讖，蓋卽所謂黃帝始受之錄圖。果爾，則顓頊師綠圖，是亦一說也。此綠圖亦謂其爲書，非人也。方士詭辭，（顓頊師『綠圖』之說，方士所託，夏曾佑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一章六十節已發之。）莫可究詰，而路史復云：『綠』當爲『淥』；注云：『淥，從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綠圖；新序，晉紀又作錄圖，皆非』。（後紀八。）是何氏姓苑及羅氏父子並以爲確有綠圖其人；且謂『綠』當作『淥』，淥姓之所從出，豈不惑

乎。

○○○

○○○

○○○

綠圖已爲河圖別稱，而河圖之目，先秦載籍中已有可考，（略已前見）然則綠圖舊矣乎？曰，不然，古之所謂河圖，非文辭之書；而秦漢間之所謂河圖，綠圖，固圖書也。方士之所造託。別詳河圖解題，今不論。

舊題甘公石申星經上天皇條云：「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中央也。不記數，皆是一星，在五帝前坐萬神輔錄圖也。」此亦云「錄圖」，其義未詳。

河圖提劉子（一無子字。子又或作予、或作篇。）

敘

錄

〔黃輿逸書考通緯河圖緯〕緯出於漢，如河圖中提劉諸篇，顯然可見。

〔姜忠奎緯史論微卷十二〕河圖提劉篇，帝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主軫。此明爲秦漢以後潛附。

按「提劉」之「提」，義同于尙書考靈曜之所謂「提」。考靈曜曰：

河圖子提期地留赤。——鄭注，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初學記九帝王部引。）

考靈曜同時又有所謂「帝起受終，五緯合軫」者。（占經五星占二引。）又河圖曰：

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見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予張兵鈴，劉季起（後漢書班固傳注。）

尙書帝命驗曰：

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己圖之。——鄭注，紛紛，動擾之貌。注、星之精起，謂劉氏也。謂火星當起翼軫之野。（古微書。——初學記九「精起」，「起」作「紀」，與注之言「起」者不相應，然則「紀」當從古微書引作「起」。）

以上諸言「河圖子提」，言「帝起」，言「劉季起」，或言「精起」，義同，皆爲劉漢說法。「提」卽「起」，「起」卽「提」，鄭注考靈曜以爲「提起也」，不誤

也。

「提」又與「題」通，故上引尚書考靈曜言「提期」，而尚書帝命驗則作「題期」，文曰：

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後漢書曹褒傳。——續漢書律歷志上引「題」作「順」。按，

「題期」，即考靈曜所謂「提期」。「題」作「順」，蓋誤。）

春秋緯亦有言某期而某起者，文曰，「慧星入樞，期八年，五伯起，帝主亡。」

（占經慧星占下。）按，曰以某期起，倒言之則曰起某期；又簡言之則曰起期。起期，即「題期」矣。無論其爲「提」，爲「題」、抑爲「起」，或聲同，（如提，題），或義同，（如起，提，題），可通而觀之也。

然則「提劉子」者，起劉子也。起劉子者，劉子興起也。此猶上引河圖言「劉季起」，河圖握矩記言，「聖人感期而興」耳。

云何「河圖提劉子」，讖緯家以爲河圖天帝書，漢受命而有之，因以興起，故曰「河圖提劉子」。「河圖」，「劉子」能受而有之，故亦省稱曰「河圖子」，尚書考靈曜所謂「河圖子提期地留赤」（見上引。）是也。

由是言之，河圖提劉子一名見於續漢書祭祀志上者，唯嘉靖本及武英殿本不誤。宋紹興本「子」作「予」，形近致譌。經義考，逸書考省「子」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古微書等改「子」作「篇」；並非其舊也。

此書佚，今可考見者止二則：一言漢高帝事；一言光武事。其關於光武者，文曰：

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矩），九州平，天下子。（續漢書祭祀志上。）按光武，高帝九世孫。（後漢書光武紀。）此言「九世之帝」，即指光武。提劉子此文託於光武之世，甚明。攷光武即位之三十年，羣臣皆奏書請封禪，光武意不欲，設科嚴厲取締，羣臣于是不復敢明言，乃造作河雒讖文以惑之，上爲動；梁松等遂索諸讖書盡奏上之。封禪之事，卒于三十二年實行。諸家記載，可供參驗者如下：

續漢書祭祀志上：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按東觀漢記郊祀志載太尉趙奉上書言封禪事，甚詳。）詔書曰，即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皇天瞻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在位三十有二年。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東觀漢記郊祀志：三十二年，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河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上東巡狩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河圖提劉子卽于此『威迫利誘』之際出世，其言『九州平天下予』，正與光武『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之託辭緊對，其爲羣臣假此以欺世惑主，更無疑義。（此

文與河圖會昌符解題有連帶關係，請參而讀之。)

河圖會昌符

敘 錄

〔朱彝尊經義考二六四越緯〕河圖會昌符，佚。司馬彪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

〔黃奭逸書考通緯河圖緯〕緯出於漢，如河圖中會昌符諸篇，顯然可見。

槃按，符者，憑信之物，孟子所謂『若合符節』者也。字從竹，本以竹爲之。以後假爲凡徵驗之名，陰陽五行家言瑞應者尤喜用之。例如：

史記孟荀列傳：騭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漢書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

又：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又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又郊祀志：或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

又：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

又以名書，謂帝王受命之符錄也。其書有河圖聖治符，赤伏符，紀命符，尙書中候合符后，春秋感精符，王莽符命之等。今會昌符，亦其類也。

云何『會昌』？河圖括地象曰：

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注。）

此謂帝于岷山之上會昌。春秋演孔圖曰：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注，應會之期耳。（文選拜陵廟作詩注。）

此謂帝會昌而封岱宗。或止曰于某山會昌，或會昌與封禪相提並論，然則會昌者，封禪之謂。詳言之則曰會昌封禪，省稱則曰「會昌」耳。封禪則何以言「會昌」？謂德昌之會，甄曜度所謂「赤三日德昌，九世會」，（蜀志先主備傳。）是也。亦或言「會命」，不言「會昌」，會昌符文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續漢書祭祀志上。）是也。諸辭皆極隱晦，蓋識緯家術語。宋均春秋演孔圖注以爲「應會之期」，（引見上。）似未免含混。

書託于光武之世，觀其文曰：

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續漢書祭祀志上。）

按九世，即光武。（後漢書光武紀。）此書以促成光武封禪爲主旨，梁松等所奏上。

續漢書祭祀志上曰：

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詳引見上提劉子解題。）

案此書蓋即松等所託。光武初固不欲封禪，故此書即以危辭聳之，曰：

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續漢書祭祀志上。）

光武以「國家德薄，災異仍至」爲理由，（東觀漢記郊祀志。）此書則設事以誘之，曰：

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

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續漢書祭祀志上。）

可謂極對症處方之能事。然光武之言曰：

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東觀漢記郊祀志。）

又已封禪矣，光武下詔曰：

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喜于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

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懼于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同上。）

按曰『圖讖蓋如此』，曰『蓋應圖錄當得是』，『蓋』者，疑辭。曰『爲議者所誘進』，曰『知吾罪深』，似頗有媿悔之意。然則光武受欺，蓋亦自知之審矣。

春秋漢含孳

敘

錄

〔俞正燮癸巳類稿六緯字論〕漢人言緯讖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貽誤後生。今檢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其言或是，或否，緯直記之而已，豈能日持六書之義，執談字形述謠讖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隋志言，東漢俗儒，趨時增廣。史緯之體應爾，不得云俗儒趨時也。

〔邵瑞彭緯書釋名〕五行大義論五行及生成數篇引孝經援神契言，以一立，以二謀，以三出，以四孳，以五合，以六婚，以七變，以八舒，以九列，以十鈞，四。金之生數；九，金之成數。西方成就，故言四滋。（同孳。）今考春秋緯有漢含孳，蓋取義於四孳。

〔姜忠奎緯史論微卷五〕董仲舒請雨止雨之辭，古微書載入春秋漢含孳，未知所據？漢志雖占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不知何人所譌？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三十五並引神農求雨書，則其來已久。董子祝辭，必古緯遺文也。（按，謂董子書必有所據可也，謂求雨書確爲神農作，爲古緯，不可也。陰陽五行家託之爾。）

按，『孳』，『滋』義同，有滋乳蕃殖之意。前漢至于成哀之際，劉氏積衰已極，國脉幾于中斷。谷永對成帝之問，即諄諄以『繼嗣滋蕃，災異訖息』（漢書本傳。）爲言。厥後讖緯家依託讖言，謂漢家中衰，當復興，再受命，漢書哀帝紀曰：

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

又王莽傳曰：

地皇四年，（西門）君惠好天文讖記，爲（王）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按所謂『復興』，所謂『再受命』，與谷永『滋蕃』之說，同其用意。此雖迷信，然可以反映當時朝野心目中所急切期望者，究爲何事。在相反方面，王莽僞託符

命，攘漢氏之統，其符命有曰：

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漢書本傳。)

曰火德已盡，則是漢當亡，不得『滋蕃』，不得『再受命』矣。新莽不久崩潰，而光武中興。然猶有公孫述之割據西蜀，竊號自娛，以爲代王氏而得其正統，後漢書公孫述傳言：

(述)好爲符命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在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

按公孫述以爲漢歷已盡，一姓不得再受命，與王莽符命說同。此其說對於漢氏不利；尤其對於光武，爲一極大之威脅。漢含華者，謂漢當含華，當『滋蕃』，當『再受命』，當『復興』，然則此書之託，其當前漢哀平以後，光武中興之世乎？光武喜託讖，(參考拙撰秦漢間之所謂符應略第六章。)漢含華之託，其殆亦不能例外乎？

書亦皮傳及曹魏事，曰：

漢以魏，魏以徵。(魏書文帝紀注引。)

按書繫以『漢』字，不當爲魏氏說法。此處明出後來竄亂。又多有天象占候，並與託書之指無關。蓋亦非舊也。

三十六年春月更定稿

燉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

——古讖緯書錄解題附錄之——

陳 槃

巴黎國立圖書館藏燉煌鈔本三備，伯希和編目S六〇一五，又S六三四九號。本所託北平圖書館王有三重民先生錄副。上備闕，中下二備殘。

下備一卷，已終篇，而頁後復有題占候驗吉凶法者二百餘字，所言係葬時吉占數事。以此題推之，當更有凶占，而其文已佚。三備本分上中下備各一卷，每卷別有篇目，如中備有筮宅吉凶法，下備有占葬日及地下事之類是也。此占候驗吉凶法言葬時吉徵，與其上篇言葬地吉凶者，層次相應；又中備有筮宅吉凶法，下備有言葬地之占候驗吉凶法，以全書體例言，亦相應。然則此占候驗吉凶法，無疑爲下備篇目之一。其見于下備終篇之後，似別爲一書者，錯出之故。此如中備篇首二行，乃全書之引論，應置上備之前，今亦誤置中備之首；又如下備第五頁下面，第六頁上面，俱空白，六頁下面始復有書，亦其例。書多近鄙別字，知本爲一極通俗之篇，錯亂互倒，宜其不免。

占候驗吉凶法尾行，注明鈔寫時間，檢當爲唐懿宗之咸通五年。（詳後。）

三備沉蕪，蓋數百年于茲矣。此鈔雖非完璧，然古籍理董，有資于此者已不在少，是可貴也。爰爲粗陳本末，間據管見，論次如下。

壹 三 備 概 述

三備又作易三備，或周易三備；（並引見後。）亦稱三備經，文有『經云，上備天也』云云，可知。

三備著錄，始于隋書經籍志；次舊唐書；次北宋崇文總目等。永樂大典本易緯稽覽圖前頁注亦提及此書，無疑大典纂集時，此書尚存。焦竑國史經籍志子部術

數易占類亦有其目，然焦氏書不可盡信，其是否曾見及此書，未可知。朱彝尊經義考僅據隋志箸錄，則爾時已有目無書矣。

三備內容，『上備，天也；中備，筮人中宅舍吉凶也；下備，筮口盤石口泉深淺吉凶安葬地也』：此本書之言也。通志藝文五行一占筮類，周易三備三卷，注：『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今按，中備當云『筮人』。通志微誤。然『卜』『人』形近易譌，抑或志本作『筮人』，傳刻譌作『卜筮』，亦未可知。

『三備』者，易家習語，易繫辭：『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乾坤鑿度乾鑿度曰：『三，古文天字，今爲乾卦重，聖人重三而成立位得，上下人倫王道備矣』。（逸書考本頁十四。）曰天地人爲『三』，曰易爲能具『備』其道，『易三備』云云，是其義。唯然，故易三備以天人地爲上中下三備矣。（偽三墳太古河圖代姓紀云：『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此亦言『三』，言『備』，然而不及易道，蓋有以異乎舊義矣。）

三備雖隋志已見箸錄，而書成于何時，遽未能判定。觀其引及『郭景純占』；又言『僧』，（此字承友人勞貞一先生指出。）言『佛』。（路史所引佚文，見後。）郭景純即郭璞，卒于東晉初。『僧』稱，蓋亦不能更早于六朝。

然書中殆亦頗剽襲早年之材料，例如：

（一）『葬之封侯』 後漢靈帝建安三年崔坊買地券云：『千侯百歲』。（善齋吉金錄任器六四。）漢人之于墓葬，希望地靈，子孫得至千侯，而三備亦曰：『葬之封侯』。

（二）『出二千石』 稱官以俸，不始于兩漢，（韓非子外儲說：『燕王收吏屬，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始皇本紀：『秦人六百石以上，尊爵，遷』。）然不若漢書史之習見。蓋時人以爲榮稱，如前漢張奮，嚴延年之號『萬石君』之類是也。又漢鏡銘：『至二千石』。（金石索六，頁十一。）

（三）『位至三公』 漢鉤，鏡銘常辭。（秦漢金文錄六，位至三公鉤，丙午神鉤，補珍奇鉤等。善齋鏡二一等。）又後漢書袁安傳有『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之傳說。

(四)『宜子孫富貴大吉』漢器銘或曰，『長宜子孫』；(小檀樂室鏡影三，九等。)或曰，『富貴』；(小校經閣金文十六，八等。)或曰，『大吉』。(小檀樂室三，三一等。)

除此類常辭外，書中屢以宅舍及墓地中有男女伏屍鬼神爲言，此其迷信，漢世亦多有可考。檢宣帝黃龍元年諸葛敬及靈帝建寧四年孫成買地券，並作啓告鬼神之言曰：田中若有尸死，男卽當爲奴、女卽當婢，皆爲買主趨走給事；(諸葛地券見羅振玉地券徵存，孫成買地券見小校經閣金文十三，七六。)崔坊買地券則祈請：『先有(鬼神)居者，各相安好』。(以上地券三事，其中有二事承友人張苑峯先生檢示。)三備云：『遊鬼神索亂，必傷家』，此居人恐鬼神不安，因而來『索』也；而漢鎮墓殘卷祈禱之辭則曰莫相來『索』；(貞松堂吉金圖錄下四十。)又魏志管輅傳類此之說，尤連篇累牘。

三備文辭與思想，同于漢人者如此之多，此事頗可注意；其次，傳世有三國吳陸績注本京氏易傳，(有漢魏叢書本。)此易傳題爲漢京房譌。果否出于京房，未可知；至于流傳頗舊，殆可無問題。其書分三卷，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宮，每宮一純卦，統七變卦，而注其世應、飛伏，游魂，歸魂諸例。(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周易六十四卦之下，悉注某宮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游魂，歸魂諸名，蓋陸氏亦用京氏此法以附合經義也。)今三備正爾。然則三備蓋又嘗鈔襲京氏易傳。已可鈔襲京氏，自亦可以更竊其他漢人之書說。是則今其中有不少漢人之語辭，思想，固有所受之矣。蓋三備爲書，特六朝間人依託，而其材料，則亦來源非一。舊題爲『孔子師徒所述』，宋史藝文志辨之，(文引見後。)是矣。

此書卷數，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云，三卷；今殘卷，崇文總目，通志及宋史藝文志並同。隋志同時又著錄易三備一卷，不知其是否本爲一書而卷數有分合之不同歟？將名同而實異歟？又新唐書藝文志五行類，易三備三卷；下云，又三卷，是同時有二種不同之本。此則可能本雖不同，而內容則一也。

宋史藝文志著龜類錄周易三備三卷，而五行類又收周易三備雜機要一卷，(崇文目五行一占筮類有中備雜機要一卷，通志五行一占筮類同，此中備雜機要蓋卽從三備雜機要中析出者。)此三備與三備雜機要有無何等關係，未詳。

貳 三備 是否有注

三備不知是否曾經有注？永樂大典本易緯稽覽圖（即今殿本之前身。）書首有『推天元甲子之術』一節，凡百餘字，移錄如下：

推天元甲子術：

置天元已來年數，以六十去之。不滿六十者，以甲子始數算盡之。上所得之日，即生歲之卦。諸變皆如卦十所年歲月朔日辰直子日者，即主今月之卦。今日辰值五子之日，即是今日之卦也。諸改變異，並與歲同占。至歲之卦，當隨太歲而移之，行一子，終則反始，無有窮也。

又題『推易天地人之元術』者一節，六十餘字，如下：

推易天地人之元術：

先置天元。太初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始太初元年已來載數。至所求年歲上，以六十除之。不滿六十者，以從甲子所數算盡者之上，即今歲用事。

以上二文，原書並比正文低二格。大典本易緯編者識其下云：

已上寫出一紙，本經易緯無之。此於三備上錄出，以廣本耳。其所寫三備並從前立卦者，皆不寫；以緣此本有，更不能再出，故此本兩存耳。從後即是易緯本經，非三備所有也。

此謂上所引二節百數十字，乃編者當日自三備錄出，非易緯稽覽圖原來所有。武英殿當日校刻此書時，則疑大典本上引之文爲李淳風續注易緯之一。殿本校記曰：

按以上推衍天元歲數，乃後世術士所加。據馮椅引中興館閣書目有李淳風續注易緯，其一『推天元甲子之術』，其二『推易天地人之元術』，與此相合，疑即出淳風續注本也。

按據中興館閣目，李淳風曾續注易緯，又指出其目錄如此，而大典本易緯稽覽圖編者引其文乃云本自三備。三備託於易，亦可泛稱易緯。豈舉其泛稱則曰易緯，舉其本名則曰三備耶。誠如此，則或曰易緯，或曰三備，其實一事也。如爲一事，則似

李淳風曾爲三備作注，上引二文其注語也。

然而，可疑也。黃震日鈔卷一易緯稽覽圖條云：

書有推天元甲子之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墮小數，不足留情。其曰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加。（按大典本引作始。）太初元年，殆誣誕耳。

按據大典本引此文，明云自三備錄出，非稽覽圖本經所有。而黃氏乃以爲稽覽圖之文，何也？豈移三備此文入稽覽圖，乃在黃氏之前，今吾人所見移寫三備之注語，亦是大典以前舊本所有，黃氏所見稽覽圖，注有脫失，不然則偶爾失檢，遂誤認移自三備之文爲稽覽圖本文耶？

殘卷三備無注，舊籍著錄自新唐書以下亦不言有注。又馮椅引中興館閣目言此文爲李淳風續注易緯中語，豈易緯是指稽覽圖，此書原有鄭注，李淳風更爲之注，故曰續注邪？果爾，則右引『推天元甲子之術』與『推易天地人之元術』，仍當爲稽覽圖所有。大典本注乃云『此於三備上錄出』，何也？

叁 三備中之中備與辨終備

三備自明末已來殆既不傳。易緯辨終備今有據大典本校刻之殿本，亦非完帙，觀黃氏逸書考辨終備補遺數事，可以知之。二書已一亡，一殘，無從比校，後人偶見三備之中備嘗引見于史記正義等，（文見後。）因而遂誤會中備即辨終備。朱彝尊經義考易緯二易辨終備目下注云，『終或作中。佚。按，史記正義引中備文云云，蓋唐初其書尙存』。四庫全書總目易類附錄云，『案，辨終備一作辨中備，其文頗近是類謀，而史記正義所引辨中備孔子與子貢言世應之說，與此反不類。或其書先佚，而後人雜取他緯以成之者，亦未可定也』。今按經義考與提要誤。辨終備無作辨中備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引中備，不作辨中備。辨終備自有其取義，（別詳拙撰辨終備解題。）與中備之因部居三備上下備之間而得名者，絕然不同。四庫提要明知正義所引中備與大典本即今殿本辨終備不類，乃強爲解說，疑辨終備非原書，殆受經義考之說所暗示。（孫星衍孔子集語卷四謂中備即辨終備，蓋亦襲前之

誤。)

經義考所以致誤，又有一原因，蓋讖緯書目聲近而誤，形似而誤，以及繁稱，省稱不一，如中候運衡，『衡』或作『行』；雒書摘亡辟，『亡』或作『六』；樂叶圖徵，或省『徵』字之類，所在皆是，因而容易使人聯想辨終備，中備亦必是一書之異文。有如原書具存，可以究論，自無此誤。不幸而有亡佚殘缺之事，徒憑推想，鮮有不誣者。經義考與四庫總目之失，無怪其然也。

或問，子言中備與辨終備非一書，然則引書者何以稱中備而不曰三備。曰，古人引書，類此之事甚多，如引繫辭則直舉繫辭而不稱周易，引王制則但稱王制而略禮記。可無疑也。

肆 中備非辨終備之證

兩書非一事，其證二：(1)自隋唐以來，內府及諸藏書家所謂易緯，無不包括辨終備在內。今錄後漢書樊英傳章懷注，玉海，直齋書錄解題及永樂大典易緯目于下，以資參考。

[章懷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

[王應麟玉海藝文易緯] 易緯。案隋志八卷，鄭玄注。（原注，梁九卷。）舊唐志九卷，宋均注。（唐志，宋衷注。崇文目九卷。）康成或引以解經。今篇次具存。宋注不傳。李淑書目九卷，凡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藏乾鑿度，通卦驗皆別出爲一書，而易緯止有鄭氏注七卷，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易乾鑿度二卷，（崇文目同）易通卦驗二卷，稽覽圖一卷，流演通卦驗一卷。（不知作者。）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讖緯類] 易緯七卷，漢鄭康成注。其名曰稽覽圖，辨終備，是類謀，乾元序制記，坤靈圖。

[大典本易緯] 乾坤鑿度，乾鑿度，稽覽圖，辨終備，通卦驗，乾元序制

記，是類謀，坤靈圖。（按，武英殿本易緯八種即據此校刻。）

易緯中必包括辨終備，諸家所見之本如此。隋志，舊新唐志，宋志等目所收之易緯，蓋亦據內府書目，與章懷諸家所見者是一事。今諸史志目皆于經類著錄易緯，同時于五行或占筮類又著錄三備，例如：

〔隋書經籍志一〕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

〔同上五行〕易三備三卷。 易三備一卷。

〔唐書經籍志經識緯類〕易緯九卷。（宋均注。）

〔同上五行類〕易三備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識緯類〕宋均注易緯九卷。

〔同上五行類〕易三備三卷。 又三卷。

〔宋史藝文志易類〕易緯七卷。（鄭玄注。）

〔同上蓍龜類〕周易三備三卷。（題孔子師徒所述，蓋佚託也。）

易緯與三備各自著錄，可知易緯中不收三備。易緯中之辨終備與三備經之中備非一事，甚明。

（2）以上一事，固既然矣，而今日可以憑藉者乃更有不可易移之事實，即今辨終備與三備之中備，內容固完全不同，是也。『中備筮人中宅舍吉凶』，而辨終備則無所謂筮，又兼言天地人，而言人者反占最小部分。辨終備今可見者，約數百言，錄如下方，讀者與三備殘卷比較觀之，可也。

易緯辨終備 漢鄭康成注（略）

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煌煌之耀，乾爲之岡。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三五環復，七十六載閏反常。旋出樞乾機據參、衡出坤離授提巽招震、卯緯羸縮，辰中効當。必視熒惑，所在時殃。循歲德，鎮之光。拒白甄商、金大謀兵，雪霜水疾旱饑喪，地動山崩淪，慧隕，物慘悻淫負之傍，害水決江，德潰河空，移徙赤黃。箕風飄石，折拔樹酷深。長大卒嬉，暴大楊。解裂珥偶，虹蜺襲行。沉藏相桐，水害漭滂滂。日之既，陽德消。月之毀，刑將將。大恠土蒙，羣鳥却，野獸羣，遊人孳。按錄視天比象由。神靈

悉存，八八通時。小辨終備無遺，戒邳知億察世郵。帝王奉命永安治。至哉

易三聖，謀專密，惡必孰思。（句讀不明則闕。下同。）

補遺（據黃氏逸書考本。）

月晝見，陰謀合，國雄逃。（開元占經月占一。）

蛙聚，大盜出。（占經龍魚蟲蛇占。）

日再中，鳥連嬉。仁聖出，持知時。（古微書引。）

四庫總目云，史記正義嘗引中備文而與今殿本辨終備不類。按二書非一事，不類乃所當然。持之以校敦煌殘卷中備，則未嘗不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引中備文曰：

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廿二史考異曰，立當作六。）五景子，（考異、景卽丙字。）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土，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滄芬樓影宋本。）

此文不見于中備殘卷，蓋逸文也，然其與中備殘卷相同之點，可得而言：（甲）依託孔子師徒之言。（乙）言卦爻，世應。（丙）中備殘卷筮宅吉凶法云，『凡筮得王相有氣之卦，一世，二世，上下相生，富貴萬盛。三世，四世，次吉。五世，絕世無後。遊魂出，客死』。正義所引商瞿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爲之筮，卽是一貫說法。——微不同者，行文之例，中備殘卷類先卦爻，然後繫月，然後繫孔子師徒之說。而正義引文則直云孔子某月爲某筮。此蓋正義概括引稱之辭。古人引書，往往如此，未足異也。況此文『譌舛難讀，』（錢大昕史記考異語。錢又嘗以己意推衍正義引文，以通其讀。今從略。）恐既非中備之舊，且亦非正義引稱之舊。今欲以此訛誤片斷之文與中備殘卷比較辭例，殆不可能。毋亦觀其大體而已矣。

路史發揮三佛之名篇亦引中備曰：

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矣。

殘卷無此文。然殘卷雖無此文、細玩文例，則無不合。殘卷屢云『爻動』，『爻定』。此文云『震爻之動』，蓋亦引書者概括之稱。又殘卷有『王僧』，此文有『佛』，則其言人事之範圍，亦可互相印證。反之，辨終備與此引文比校，則絕無相似之處，此又顯而易見者也。

然則路史所引文，不可謂中備無之，蓋亦佚之爾。

三十六年春月重訂本。

附 錄

燉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

附校記 陳槃譔集

（上缺）三備者，經云：上備，天也；中備，筮人中宅舍吉凶也；下備筮□盤石□泉深淺吉凶安葬地也。（此當爲上備書首導言，今置諸中備之上，蓋錯出。岑仲勉曰，以所引郭景純占例之。則筮下蓋脫占字，石下蓋脫湧字。）

筮宅吉凶法

凡筮得王相有氣之卦，一世，二世，上下相生，富貴萬盛；三世，四世次吉；五世，絕世無後，遊魂出客死。八純歸魄，其卦有吉有凶。各內卦爲宅，外卦爲人。□□□爲地下，外卦爲地上。和合相生爲吉，相尅爲凶。（闕文疑爲各內卦三字。）又一法。初□□□二爲麒麟，三爲章光，四爲玉堂、□□大德，上爲青龍。□□□發與世應并者吉。徵姓麒麟，與□并（春秋演孔圖曰，麟，木精也。與下蓋脫木字。）宮姓，角姓鳳凰，與火并。商姓玉堂，與水并。羽姓章光，與金并。皆爲吉凶。郭景純占宅地下盤石湧泉伏尸法：世爻金在外，卦中有火，動後有水漂宅，他放此（漂，蓋漂之譌。張政烺曰：爻卽爻字，唐寫本玉篇爻部諸字可驗。倭本篆隸萬象名義及新撰字鏡爻部字亦如此作，蓋效唐人體也。槃按，諸本史正義路史引中備文直作爻。引見解題。）孔子備經云：高其屋，闕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不覲，三歲，凶，是高大也。豐卦高屋隆隆，居中無人。（豐，當作豐。陸氏周易音義曰：若

曲下作者，禮字耳。非也。世人亂之久矣。——備經云云，蓋剽竊周易，而字有訛誤。按周易豐卦象曰，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又，此條錯在上，當繫豐卦下。）

純乾☰☰，純乾四月卦。世在上，應在三。世爻定，此地有金，伏尸在西北。老是男鬼。居德此宅，大凶，出賊男。（德，當作得。）

遯☶☶，巽下，乾上。乾家一世。遯，五月卦。世在初，應在四。此地有錢鐵及有人骨，深七尺得之。居得此宅，絕世。孔子云：後一百八十年有孫苟仁發之。（遯，陸氏所見周易作姤。又曰，薛云、古文作遯，鄭同。周易注疏校勘記曰：石經，岳本，闕監，毛本作姤。）

遁☶☶，艮下乾上。乾家二世。遁，六月卦。世在二，應在五。占世爻定，其地有銅，去卜處七十步，東北有之。無銅，是磚石。居得此宅，出二千石，宜子孫，富貴，大吉。（遁，陸氏所見周易作遯，云又作遁。同。）

否☷☷，坤下。乾家三世。否，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此地深六尺得金。應乾上爻定。深六尺得錢鐵。居得此宅，君子吉，小人自如。孔子云：居得此宅，大吉。後三百四十一年，有劉文度破之。六三九五發富貴。（岑仲勉曰：此條有錯衍處。又坤下乾，文脫誤，當云坤下乾上。繫按坤下乾家三世，當作坤下乾上，乾家三世。）

觀☶☶，坤下巽上。乾家四世。觀，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居得此宅，九神援護。十年，當出貴子，大吉。孔子云：此宅出卿相，九州刺史，宜子孫，吉。又云：其宅下有龍蛇所護，常道其福。十年，位至三公。勿復移動。八百年有孤寡。楚女人破之。

剝☶☶，坤下艮上。乾家五世。剝，九月卦。世在五，應在二。占世爻定，穿井深八尺，得蚯蚓，長六寸，似蛇。子夏云：居得此宅，絕滅，凶。孔子云：此宅出孤寡。（剝，當作剝。）

晉☰☰，坤下離上。乾家遊魂。晉二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穿井深七尺，得銅。此地水美。孔子云：居得此宅，君子吉，小人自如，先富後貧。後一百年，有員天破之。

大有䷍，乾下離上。乾家歸魂。大有，正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此地舊有龍道，不可居，絕嗣。子夏云：此地葬，出三公，大吉，宜子孫。

坤䷁，純乾，十月卦。世在三，應在三。占世爻定，穿井有金錢。子夏云：居得此宅，出豪貴，損財。後一百八年，有水從南來。（按文例，坤上脫純字。又純乾，乾當作坤。）

復䷗，震下坤上。坤家一世。復，十一月卦。世在初，應在四。占世爻定，穿井三尺，有鋸齒鐵。子夏云：居得此宅，貴人。當有伏尸在東北角。鬼姓陸，無墳。其下有金鐵，在西北角。後一百年，有崔同破之。

臨䷒，兌下坤上。坤家二世。臨，十二月卦。世在二，應在五。顏淵曰：居得此宅吉，而有石。孔子云：不如然，出死人骨在西北，有伏尸，鬼是奴，字雙宮。後二百年，有王僧居之。（以上S六三四九燉煌本第一頁正面。）

泰䷊，乾下坤上，坤家三世。泰，正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孔子云：居得此宅，出三公，宜子孫，大富貴。九二爻發。後一百七十年，有山東人董初居之。

大壯䷡，乾下震上。坤家四世。大壯，二月卦。世在四，應在初。世爻定。子夏云：此地有伏龍，見之滅族。伏尸在東北角，不可居之，大凶。

夬䷪，乾下兌上。坤家五世。夬，三月卦。世在五，應在二。世定。孔子曰：此地有石曰，直西有男子鬼。居得此宅，君子吉，小人凶。子夏曰：後一百四十年，龐文居之。（王重民曰：世下當脫爻字。）

需䷄，乾下坎上。坤家遊魂。需，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顏淵曰：居得此宅，鬼神安利。孔子曰：雖吉，宅南有伏尸。大何在下，有玉石。去卜處三百步，南廂下如西，玉在中，不見。居得此宅，大吉。又云：九三爻發，三世卦。云後一百八十年，有許子賢來。（下文或曰沙石，或曰蕩沙，或曰堤坊。此大何，何當爲河。卷下需卦正作大河。如西、如通而。）

比䷇，坤下坎上。坤家歸魂。比，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子夏曰：比地三龍所遊，亡人不安，生人不利。孔子云：此地舊有土蜂及蛇穴，不可居之。

純震䷲，十月卦。世在上，應在三。世爻（缺）遊鬼神索亂，必傷家。

豫䷏，坤下震上。震家一世。豫，五月卦。(缺)云：百年大吉，出二千石，宜子。(缺)

解䷧，坎下震上。震家三世。解，十二月。(缺)孔子云：居得此宅，宜子孫，大富。(缺)(王重民曰：三世，三當作二。)

恒䷟，巽下震上。震家三世。恒，正月卦。(缺)日思審言之。居得此宅，三世。(缺)(恒，陸氏所見周易如此作。通行本作恆。)

昇䷭，巽下坤上。震家四世。昇，八月卦。(缺)凶。孔子云：東方有女子鬼(缺)(昇，陸氏所見周易作升。又曰：鄭本作昇。注疏校勘記曰：石經，岳本，闕，監毛本作升。)

井䷯，巽下坎上。震家五世。井，三月(缺)之凶。孔子云：下有伏尸。

大過䷛，巽下兌上。震家遊魂。大過，二月。(缺)(以上敦煌本二葉上面。)(中缺)

䷗，十月卦。世在上，應在三。占世爻。(缺)云：北有伏尸，南有提河。

(缺)(卦上脫純兌二字。卷下云，南有堤坊。此作提，誤。)

困䷮，坎下兌上。兌家一世。困，五月卦。(缺)吉。孔子曰：九二六，上爻發。後二百。(缺)

萃䷬，坤下兌上。兌家二世。萃，六月卦。(缺)云：居得此地，吉。西有伏尸。

咸䷞，艮下兌上。兌家三世。咸，正月。(缺)墓。孔子云：西有伏尸，居。(缺)

蹇䷦，艮下坎上。兌家四世。蹇，八(缺)孔子云：鬼神歡喜。東有伏尸。(缺)(八下。當脫月卦二字。)

謙䷎，艮下坤上。兌家五世。謙，九月卦。世在□，應在二。穿井深三尺，得小豆；六尺，得白粳。居得此宅，吉。又云：生死安樂富貴微。八百年有奴益得□□。六二爻□□□□

小過䷽。(缺)世爻定，穿井深六尺，得赤蛇。居得此宅，凶。(小過長臨下，巽四上。此作離三下，蓋誤。)

歸妹 ䷵，兌下震上。兌家歸魂。歸妹，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此地有玉，居之大吉。唯伏尸在西南，慎勿動之，吉。三六爻不動，居之，富貴。

易中備卷第二（以上敦爐本第二葉下面。）

周易下備占葬日及地下事

內卦爲亡孝，外卦爲葬日。外卦陽，葬日吉。純陽，大吉。世爻俱陽，大吉。凡外卦雖陰，而坤兌艮吉。若得巽，爲風；坎爲雨。六十四卦立成法。

䷀ 純乾，四月卦。世在上，應在三。世爻定，穿地深五尺，得金玉。世爻動，穿地深四尺，得磚石。應爻定，穿地深四尺，得孔穴。應爻動，深八尺，得骨炭，吉。世應爻等位又變動者，是名動也。此位無變者，名不動也。

遯 巽下乾上。乾家一變。遯卦 月卦。世在初，應在四。占世爻定，穿地深四尺，得沙石。世爻動，深八尺，得磚石。應爻定，深六尺，得人骨。應爻動，深七尺得磚。應葬此地，大吉。（遯下闕乾巽兩卦。以下亦多脫佚。李仲勉曰：月上闕五字，可從上下文推之。）

遁 艮下乾上。乾家二變。遁，六月卦。世在二，應在五。世爻定，穿地深三尺，得炭土。世爻動，穿地深九尺，得磚石。葬得此地，大凶。

否 坤下乾上。乾家三變。否，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穿地深五尺，得沙石。孔子曰：葬得此地，大凶。

觀 坤下巽上。乾家四變。觀，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世爻定，穿地深五尺，得石。世爻動，八尺，得小豆。應爻定，深一丈三尺，得黃沙土。應爻動，深一丈，得槩。孔子曰：葬得此地，九神擁護。十年、大吉利。（書中屢云得穀，此作槩，蓋穀之別體。元刻風俗通皇霸篇亦如此作，但下從木，不從禾。）

剝 坤下艮上。乾家五變爲剝，九月卦。世在五，應在二。世爻定，穿地六尺，得孔穴。世爻動，五尺，得赤小豆。應爻定，四尺，得蛇孔。應爻動，八尺，得蚯蚓。（剝當作剝。）（以上敦爐本第三頁上面。）

（中缺）

益 震下巽上。巽家三變。益，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其下四尺，

得孔穴；其下一尺，得水龜。世爻動，其下八尺，得骨。應爻定，其下八尺，有黃瑾。應爻動，其下七尺，得死骨。葬得此地，凶。孔子云：北有伏屍。去卜處一百八十步近大蛇頭，往掘即得之。令人貧窮。

無妄 震下乾上。巽家四變。無妄，二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六尺，得大麥。世爻動，其下九尺，得炭灰。凡應爻定，其下五尺，得孔道。下二尺，有蝦蟆，似活。應爻動，其下一尺，得聚蟻。葬得此地，吉。孔子云：葬之，吉。北有伏屍，勿動，大吉利。（無，周易作无。）

噬嗑 震下離上。巽家五變。噬嗑，九月卦。世在五，應在二。占世爻定，其下五尺，得蕩沙。世爻動，其下一丈二尺，得壘土。應爻定，其下四尺，得磚。凡應爻動，其下得牛頭骨。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葬之，合家大吉利。（噬，當從周易作噉。）

頤 震下艮上。巽家遊魂。頤，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六尺，得銅鐵；其下有鏡。身爻動，其深四尺得鐵。應爻定，其下五尺得黑青土。應爻動，其下六尺得濕瑾、有水龜。葬得此（缺）（以上敦煌本第三頁下面。）

（張政烺曰：諸當作世字者，下備補遺則代以身字，以避太宗諱改易。案按或避，或不避，諸篇皆然。唐人多有此例、俞樾九九消夏錄卷十已論之。）

孔子云：合。（缺）

（缺）尺，土似有孔穴不成。應爻動，其下（缺）葬之大窮。伏屍其下。

三三純坎。十月卦。世在上，應在三。占世爻定、（缺）下一丈六尺，得墳鼠。應爻定，其下三尺（缺）箇竈。葬得此地，大凶。南有泉。孔子云（缺）

節 兌下坎上。坎家一變。節，十一月卦。世在初，應（缺）穴道。世爻動，其下六尺，得藥麥。應爻定，（缺）一丈，得磚，赤瑾。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有（缺）此地，不過三年，乃大吉利。

屯 震下坎上。坎家二變。屯，六月卦。世在二，應在五。占世爻定，其四尺，得磚。身爻動，其下八尺，得石肫。應爻定，下六尺，得錢。應爻動，其下一丈二尺，得錢。葬得此地，大吉。（其四尺，其下脫下字。）

既濟 離下坎上。坎家三變。既濟，正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其下四

尺，得塹。世爻動，其下一丈一尺，得穴井。應爻定，其下三尺，得孔穴。應爻動，其下六尺，得蕩沙。葬得此地，吉。孔子云：富及子孫，大吉利。

革 離下兌上。坎家四變。革，二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一丈，泉水。身爻動，其下六尺，得井。應爻定，其下八尺，得葦根。應爻動，其下七尺，得人骨。葬得此地，凶。下有盤石。孔子云：煞師。

豐 離下震上。坎家五變。豐，九月卦。世在五，應在二。占世爻定，其下五尺，得盤石。身爻動，其下一丈，得故井。應爻定，其下四尺，得磚石。應爻動，其下八尺，得蕩沙土石。葬得此地，凶。孔子曰：煞人，不利後。

明夷 離下坤上。坎家遊魂。明夷，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八尺，得故坑。世爻動，其下四尺，得故井。應爻定，其下六尺，得白沙土。應爻動，其下二尺，得虛土。葬得此地，大凶。孔子云：鬼神不祐。

師 坎下坤上。坎家歸魂。師，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其下三尺，得火炭。世爻動，其下七尺，得破几。應爻定，其下四尺，得白石，似人骨。應爻動，其下九尺，得破几。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大富貴。

䷛ 純離，四月卦。世在上，應在三。占世爻定，其下四尺，得灰炭。世爻動，其下八尺，得几。應爻定，其下六尺，得鐵。應爻動，其下一丈，得塹。凡葬得此地，吉。孔子云：其一年，爵祿自來。

旅 艮下離上。離家一變。旅，五月卦。世在初，應在四。占世爻定，其下四尺，得礪土，下有濕沙。世爻動，其下一丈，得木根。應爻定，其下三尺，得犁鉏。應爻動，其下九尺，得釣刀。葬其此地，吉。孔子云：先頻後富。伏尸在東箱，不有銅鐵。（葬其，其蓋得之誤。頻，當作貧。箱，當作籍。古籍通庸。前卷需卦作庸。）

鼎 巽下離上。離家二變。鼎，十二月卦。世在初，應在五。占世爻定，其下一尺，得空坑。世爻動，其下六尺，有孔穴，似有灰。應爻定，其下五（以上敦煌本第四葉下面。四葉上面空。）得黃沙。應爻動，其下一丈，得白土。葬得此地，君子吉，小人自如。（其下五，五下蓋脫尺字。）

未濟 坎下離上。離家三變。未濟，十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其下三

尺，得火灰。世爻動，其下六尺，得鐵矢。應爻定，其下八尺，得蚯蚓。應爻動，其下二尺，得故井。葬得此地，大凶。

蒙 坎下艮上。離家四變。蒙，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四尺，得石肫。世爻動，其下六尺，得沙石。應爻定，其下四尺，得死人。應爻動，其下八尺，得虛土，似坑，有沙。葬得此地，大凶。孔子云：合有伏屍，合家喪亡，大凶。

渙 坎下巽上。離家五變。渙，三月卦。世在五，應在二。占世爻定，其下八尺，得玉石。世爻動，其下四尺，得蕩沙，水泉。葬得此地，大凶。孔子云：西有伏屍，葬之，合家喪亡，大凶。

訟 坎下乾上。離家遊魂。訟，二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三尺，得赤沙。世爻動，其下六尺，得聚蟻，有炭。應爻定。其下四尺，得磨石。應爻動，其下八尺，得故井。葬得此地，大凶。孔子云：南有伏屍，西有提，上有玉。葬之，鬼神不安。（提，當作隄）

同人 離下乾上。離家歸魂。同人，三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其下三尺，得金石玉。世爻動，其下六尺，得骨牙。應爻動，其下四尺，得清錢。應爻動，其下六尺，得錢，有沙。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下有伏屍，勿動之。（以上敦煌本第五葉上面。）吉。（清錢，清疑當作青，下同。諸卦定然後動，前後對稱。此云爻動得清錢，又云爻動得錢，疑上動字乃定之譌。以下亦多錯亂，不具舉。）

（中缺）

（上缺）在三。應在上。世爻定，其下五尺

（上缺）應有動，其下二尺，得埴竈。應

（埴，蓋俗陶字。岑仲勉曰；有，當作爻。）

（上缺）此地，君子吉，小人自如。孔子云：葬

（上缺）勿動之，大吉。

（上缺）定，其下二尺，得虛坑。世爻動

（上缺）三尺，得破磚几。應爻動，其下一丈，

（上缺）云：葬得此地，北有伏死，南有堤坊，（缺）

(死，疑當爲屍。)

(上缺)初，應在四。占世爻定，其下八尺

(上缺)爻定，其下六尺，得金玉。應爻動

(上缺)有泉。孔子云：葬得此地，富貴吉利。

(上缺)卦。世在二，應在五。世有定，其下八尺得伏屍。世爻動，其下三尺，得錫。應爻定，其下九尺，得銅錢。應爻動，其下四尺，得花枝，似蛇。葬得此地，大吉。四有伏屍，勿動。(王重民曰：四有，四疑當作四。岑仲勉曰：有定，有當作爻。)

咸 艮上兌下。兌家三變。咸，正月卦。世在三，應在上。世爻定，其下二尺，得骨。世爻動，其下五尺，得濕沙土，有蟻蚓。應爻定，其下四尺，得龜蟲。應爻動，其下一丈一尺，得黃沙。葬得此地，吉。孔子云：西有伏屍、勿動之，吉。

蹇 艮下坎上。兌家四變。蹇，八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五尺，得白堊土，似沙。世爻動，其下一丈三尺，得粟。應爻定，其下四尺，得孔穴。應爻動，其下八尺，得草根。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葬之，鬼神歡喜。東有伏屍，勿動之，吉。

謙 艮下坤上。兌家五變。謙，九月卦。世在五，應在二。占世爻定，其下一尺，得清錢。世爻動，其下六尺，得錢。應爻定，其下三尺，得小豆。應爻動，其下六尺，得白粳。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葬之封侯。

小過 艮上震下。兌家遊魂。小過，二月卦。世在四，應在初。占世爻定，其下五尺，得火炭。世爻動，其下七尺，得故陶甕。應爻定，其下四尺，得赤蛇。應爻動其下四尺，得白骨。葬得此地，大吉(艮上。上當作下。)

歸妹 兌下震上。兌家歸魂。歸妹，七月卦。世在三，應在上。占世爻定，其下四尺，得磚石。世爻動，其下八尺，得玉石。應爻定，其下四尺，得金錢。亦可是銀。應爻動，其下六尺，得玉。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葬之，鬼神咸欣。西有伏屍，勿動之，吉。

下備一卷（以上敦煌本第六葉下面。五葉下面，六葉上面俱空。）

占候驗吉凶法

內卦得乾下，占地時，上喪引車時，必見黑牛，父馬，黑色，黑衣，黑字，大吉。

（色字疑誤。岑仲勉曰：父字疑誤。）內卦得坎下，占地時，上喪引車時，必見逢白馬，白衣服人，白鳥來，見之大吉。內卦得艮下，占地時，上喪引車時，必逢見黃牛馬，黑衣服人來者，大吉。內卦得巽下，占地時，上喪引車時，必逢見赤牛馬，黑牛馬，黑衣人，及婦人來者，大吉。內卦得離下，占地時，破地時，上喪引車時，必見青色牛馬驢，白衣人，白鳥，白雲來見，大吉。內卦得坤，占地時，上喪引車，必見黃牛馬，黃衣人，大吉。（從上下文例推之，車下蓋脫時字。）

內卦得兌，占地時，上喪引車時，逢見黃牛馬人；如無，上有風雲起，大吉。

內卦得此易六十四卦占時，見來時應有、宜子孫聰達，長壽，榮花，代代大吉。（花，當作華。）內卦得震下，占地時，上喪引車時，必見黃牛馬，黑衣服人，黑鳥獸，黑雲來者，大吉。（以上S六三四九敦煌本第七葉上面。）

于時歲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戌申時，寫訖。（同上，敦煌本第七頁下面。）（歲甲申六月丙辰，檢陳垣朔閏表，當爲唐懿宗咸通五年，西紀元八六一年。）

易下備補遺（敦煌本S六三四九下備不完。王重民據S六零一五輯補。）

䷋ 蠱，正月卦。身三，應上。（缺）有蛙蟄。應爻定，六尺。（缺）地，大凶。爲有伏屍，大窮。（缺）

䷋ 泰，正月卦。身三，應（缺）瑾土、似沙。應爻定，深四。（缺）

䷡ 大壯，二月卦。身在四，應（缺）一丈二尺，得堅頭瑾。爻動，深九尺，得灰。應爻定，（缺）爻動，其下六尺，得墳鼠。凡葬得此地，凶。孔子云：下有伏□□□□伏屍在東北角。

䷢ 夬，三月卦。身在五，應在二。身□□□三尺，得石臼。爻動，五尺，得稜。應爻定，深八尺，得腐木。爻動，四尺，得磚瓦石。葬得此地，君子吉，小人凶。

䷄ 需，八月卦。身在四，應在初。身爻定，深一丈二尺，得穀。爻動，其下四

尺，得黃沙土。應爻定，深七尺，得穴。爻動，深五尺，得鼠。孔子云：葬得此地，鬼神安，利生人。南有伏屍，大河在下，有玉，去卜處三百步，南相如西，玉在中，不見。葬得此地，大吉。（南相如西，與南廂而西同。）

䷇比，七月卦。身三，應上。身爻定，深七尺，得骨。爻動，三尺，得死木根。應爻定，深五尺，得蜂。爻動，丈二，得聚蟻。葬得此地，凶。有穴，孔子云：三龍所遊，亡人不□凶。（岑仲勉曰：不下蓋脫安字。大有卦云，地有龍道，不可居，以此知之。按葬之鬼神安，或不安，書中隱辭。）

䷲純震，十月卦。身上，應三。身爻定，其下四尺，得白沙土。爻動，六尺，得磚石。應爻定，深八尺，得穀。爻動，一丈六尺，得葦根。葬得此地，凶。有□。孔子云：□□□□

䷏豫，五月卦。身在初，應四。身爻定，深，其下丈，得白乘。爻動，丈二尺，得赤乘。應爻定，深九尺，得黑土，似堊。應爻動，六尺，得小豆。葬得此地，大吉。（應四，四下闕在字。深其下文句有脫誤。）

䷧解，十二月卦。身二，應五。身爻定，深八尺，得大豆。爻動，一丈，得人骨。應爻定，深六尺，得石。爻動，四尺，得磚井。葬得此地，君子吉，小人自如。而有穴，孔子云：宜子孫。（而字誤。）

䷢恆，正月卦。身三，應上。身爻定，深九尺，得石。爻動，六尺，得磚瓦。應爻定，其下五尺，得穀。爻動，一丈，得赤穀。葬得此地，孔子云：三十年，大吉。

䷢昇，八月卦。身四，應初。身爻定，四尺，得石。爻動，八尺，磚瓦。應爻定，六尺，得空井。爻動，二尺，得骨。葬得此地，大凶。孔子云：一年，曹大事。（王重民曰：曹，疑當作遭。）

䷯井，三月卦。身五，應二。身爻定，四尺，得豎頭堊。又動。八尺，得白沙土。應爻定，二尺，得錢。爻動，三尺，得墨。葬得此地，大凶。有穴，孔子云：下有伏屍。（岑仲勉曰：又，當作爻。）

䷛大過，二月卦。身在四，應在初。身爻定，六尺，得石。爻動，四尺，得土肫。應爻定，八尺，得麥。爻動，二尺，得沙土。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下有金□□

三三隨，七月卦。身三，應上。身爻定，其下五尺，得葦根。爻動，一丈，□□□□根。應爻定，五尺，得白際。爻動，□尺，得黃沙土。葬得此地，大吉。孔子云：西有大道，下有伏屍，勿動，□□□得祿。

三三純巽，四月卦。身上，應三。身爻定，其下七尺，得木根。身動，八尺，得葦根。應爻定，四尺，得錫。爻（缺）玉石。孔子云：女代。（身動，引身下闕爻字。）

三三小畜，十一月卦。身初，應四。身（缺）應爻定，八尺，得磚石。應動，（缺）。孔子云：南有伏龍，去（缺）動之，吉利。（應動，應下脫爻字。）

三三家人，六月卦。身二，應五。（缺）石。應爻定，五尺，得黑土。下有（缺）貴，有利益，生人安吉，不（缺）

（中缺）

三三純艮，四月卦。身上，應三。身爻定，其下八尺，得沙石。身爻動，四尺，得□土。應爻定，其下五尺，得黑壇土。應爻動，一丈，得白沙。此地大凶。孔子云：煞小□。西南三十步，有磨及馬骨。

賁，十二月卦。身初，應四。身爻定，八尺，得牛啼骨。應爻定，六尺，得黑沙土。應爻動，一丈，得聚□。此地有盤石。孔子云：葬之百日，祿自來。西有一像骨。深八尺，□錢。（賁上脫艮三離三兩卦。啼，疑當作蹄。）

三三大畜，十二月卦。身二，應五。身爻定，八尺，得牛骨。爻動，四尺，得黃石。應爻動，九尺，得米孔。應爻定，五尺，得孔穴。孔子云：下有青沙，葬之大吉。

三三損，七月卦。身三，應上。身爻定，一丈，得羊頭骨。爻動，五尺，得錢銅。（缺）爻動，八尺，得死土，凶。孔子曰：葬得此地，百年（缺）

（上缺）定，七尺，得銀銅。身動，九尺，得白銅。

（身動、身下脫爻字。下闕。）

（上缺）尺，得蛇孔。此地，凶。孔子云：鬼神不安。伏屍在西，勿動之。

（上缺）尺，得錢。身動，一丈，得流沙。應爻定。

（上缺）青沙土。葬之，此地，君子吉，小人自如。

(上缺)尺，得灰炭。身動，一丈，得錢銅。應

(上缺)得磚瓦。下有壇土。此地，孔子云：葬

(上缺)死，大凶。

(上缺)尺，得蔡子。身動，一丈二尺，得人骨。

(岑仲勉曰：諸云得米，得麥，得黍。此云蔡子，蔡疑當作菜，蓋聲近而訛。)

(上缺)五尺，得黃壇。下有□沙。此地吉，君

(上缺)伏□□去卜處三百步。一云：下有勿動之。

(上缺)二尺，得虛坑。身動，五尺，得□□□

(上缺)尺，得沙石。葬此地，大吉。孔□□□□

(上缺)石。身動，四尺，得錢。應爻定，

(上缺)孔子云：葬後七年外，大富貴，吉。

(上缺)世世大吉利。

(上缺)骨。身動，五尺，得濕沙土。下□

(上缺)□世應爻動，□(缺)

(殘卷完)

1117-09-1111

1117-09-1111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全漢昇

(一) 概說

(二) 南宋各地稻米生產情況

(三) 南宋稻米運銷情況

(1) 長江流域稻米運銷情況

(2) 海道稻米運銷情況

(四) 結論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一) 概 說

世界人口賴以養活的食糧，以小麥為主，其次則為稻米。稻米的生產與消費，盛行於亞洲東南部，即東南季候風區域。南宋的疆域，適處於這個範圍內，故稻米的生產，遠多於其他穀類，而大多數人口賴以養活的食糧，也以稻米為最重要。稻米在南宋人口的食料中既然佔有這樣重要的地位，故本文特地探究當日各地稻米生產的狀況，及其運銷的情形。

(二) 南宋各地稻米生產情況

南宋最大的產米區域，無疑義的是長江三角洲，即江蘇及浙西一帶。由唐代以至北宋，這塊地方都是全國最重要的穀倉，每年都有大量的米穀沿運河北上，其中尤以運往唐代首都的長安及北宋首都的汴京為最多（註一）。到了南宋，這塊地方的稻米，更有鉅額的出產。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兩浙路……有魚鹽布帛杭稻之產。

江南東西路……茗荈冶鑄金帛杭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其中尤以浙西，即蘇（平江）湖（吳興）常秀（嘉興）等州，稻米的生產更為發達。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云：

浙西，稻米所聚，……

又宋會要食貨一及六一載紹興四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兩浙運副李謨言，「被旨催納湖秀州平江府上供米斛。據平江府具到，……契勘本府村田畝，比之他處，最係肥田。……」

又同書食貨六一載乾道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監行在都進奏院李結言，「蘇湖常秀所產（米），為兩浙

（註一）如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說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改良漕運後，由江淮運往長安的米，「凡三歲，漕七百萬石。」又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說由江淮運往汴京的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之最。……」

又陸游渭南文集卷二〇常州奔牛閘記云：

語曰，「蘇常（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及下引吳泳鶴林集卷三九均作「湖」）
熟，天下足。」

按長江三角洲的農場所以能夠生產大量的稻米，一方面由於自然的恩惠，他方面又由於人工改進的努力。所謂「自然的恩惠」，是指當地灌溉的便利。如宋會要食貨七云：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試右見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諸郡水陸平夷，民田最廣，平時無甚水旱之憂者，太湖之利也。……』（食貨六一同）因此土壤肥沃，稻米一年可以收成兩次。鶴林集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云：

吳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歲再熟，蠶一年八育。

所謂「人工改進的努力」，約可分為兩點來說：第一，是當地農民的努力開墾與耕種。上引隆興府勸農文說：

吳中之民，開荒墾窪；種粳稻，又種菜麥麻豆；耕無廢圩，刈無遺隴。……

所以吳中之農事，專事人力。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

又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云：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

在南宋初年，政府又利用南渡的人民，把蘇州一帶湖澤卑濕之地開墾成田，以便耕種。宋會要食貨一載紹興三年

四月二十二日，工部侍郎李燾言，『今東北之民，流徙者衆。東南乘（同書食貨六三作「棄」）田疇者多。平江有湖浸相連，陸岸久廢，近或十年，遠或二十年，未嘗有人疏導者；有地力素薄，廢為草萊，漲潦之餘，常若沮洳，未嘗有人耕墾者：悉號逃田。委通判與縣令同往相視，召問父老：為水所居，可以疏導若干？卑薄之地，可以耕墾若干？各開具某處，及頃畝多寡，揭榜以招誘東北流徙之民，入狀請射。縣給種本，與免三歲之租。仍別立租額以寬之。仍委監司覆按，除其舊額。』從之。（同書食貨六三同）

又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說當地農民的努力耕種云：

及來浙間，見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犁，壤細如麵。故其種入土，堅緻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時，決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復車水入田，名曰還水。其勞如此。還水之後，苗日以盛，雖遇旱暵，可保無憂。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雖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盡也。

復次，在這塊大農場上，稻米種子的選擇，也很注意。北宋真宗年間，政府曾經從占城輸入能夠耐旱的稻種，以便水量不足的田地也能栽種。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七載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辰，

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宋會要食貨六三略同）

又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亦載此事云：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上引長編作『三萬斛』），至今在處播之。

到了南宋，這種占城稻的生產，在長江三角洲尤為發達。范成大石湖詩集卷一六勞畚耕云：

吳田黑壤腴，吳米玉粒鮮。……或收虞舜餘，或自占城傳。

沿長江上溯，南宋的第二個重要產米區域，便是江西，即贛江流域。上引宋史卷八八地理志曾說，江南西路『茗荈冶鑄金帛秬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復次，由於當日江西水利工程的發展，我們也可以推知該地稻米出產的富庶。宋史卷四三〇李燾傳云：

李燾，……中紹熙五年進士第。……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燾白於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

又袁燾絜齋集卷一四黃公（榮）行狀云：

除主吉州洲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宰……去，公竟攝之……創大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長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長利。

至於江西出產的稻米，則以占米爲多。鶴林集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云：

豫章所種，占米爲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

這種占米當即上述占城稻種傳播的結果，故以『占』爲名。

由江西西往，南宋的第三個重要產米區域，要輪到湖南，即湘江流域。這裏的土壤很宜於稻米的栽種，同時又有由江西移入的農民從事深耕。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荆湖南北路（註二）……其土宜穀稻，賦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遷徙自占，深耕穡種，率致富饒。

這裏的農民又能利用水車車水，因此就是遇到天旱，也能供給種植中的稻米以充份的水量。張孝祥于湖文集卷四湖湘以竹車激水秔稻如雲書此能仁院壁云：

象龍喚不應，竹龍起行雨。聯綿十車輻，伊軋百舟櫓。轉此大法輪，救汝旱歲苦。橫江鎖巨石，濺瀑疊成鼓。神機日夜運，甘澤高下普。老農用不知，瞬息了千畝；抱孫帶黃犢，但看翠浪舞。餘波及井白，春玉飲醪乳。……

因此湖南稻米的產額甚鉅，除供當地人口的食用外，每年都有大量的出口。如葉適水心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二云：

湖南……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賑糴，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

由湖南向西走，南宋的第四個稻米重要產區，便是四川。四川自古號稱『天府之國』，其土壤非常肥沃，而人民又勤於耕作。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說：

川峽四路 ……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

又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說：

太守，蜀人也，起田中，知農事爲詳，試爲父老言治田之事。方春耕作方興，父老集子弟而教之曰，『田事起矣。一年之命，繫於此時。其毋飲博，

（註二）這裏雖說『荆湖南北路……其土宜穀稻』，但事實上當日湖北產米較盛之地只限於常澧等州，其餘各地均出產有限。故宋史地理志緊跟着說湖南的稻米生產，而把湖北略去。

毋訟詐，毋嬉遊，毋爭鬪，一意於耕』。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聽復謹，莫不盡力以布種。四月草生，同阡共陌之人，通力合作，耘而去之。置漏以定其期，擊鼓以爲之節。怠者有罰，趨者有賞。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湯，薅耨之苦尤甚，農之就功尤力。人事勸盡如此，故其熟也常倍。

同時，當日四川的灌溉事業，又非常發達。如宋史卷三七七李璆傳云：

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三江有堰，可以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於堰所。

又同書卷三八六王剛中傳云：

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

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四云：

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間創始，溉蜀州之新津，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隴畝彌望，盡爲荒野。是歲（紹興十五年），守臣句龍庭實貸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中創造，橫截大江二百八十餘丈，與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爲沃壤。

又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卷四〇眉山新修蟆頤堰記說蟆頤堰，

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因此，四川在當日能成爲重要的稻米產區。上引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曾說四川的稻米，『其熟也常倍』。又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也說四川的農產，『歲三四收』。這自然不是指每年稻米收穫的次數，而是說在種稻的前後還另外栽植其他農產品，故一塊地每年能有三四次的收穫；但由此我們也可推知，當日四川稻米的產量是相當可觀的。

上述南宋幾個重要的稻米產區，都屬於長江流域。此外，珠江流域的兩廣，稻米生產也很發達。那裏氣候炎熱，最宜於稻米的生產，故一年能收成兩次。蘇過斜川集卷六志隱說北宋下半期兩廣農業生產的情況云：

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瘵，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註三）

而且，那裏的良田頗多，不過多爲大地主所有。宋會要食貨六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二廣之地，廣袤數千里，良田多爲豪猾之所冒占，力不能種。……』

故當日兩廣稻米的產額，也相當的多。這些稻米。除供當日人口的消耗外，多藉珠江船隻的運輸，先集中於廣州，然後由海道販往其他地方。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云：

廣西斗米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

富商以下價糶之，而舳舻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

又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五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云：

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

以上各地，都是南宋稻米的重要產區。復次，當日又有好幾個稻米產量不足的地方。就長江流域來說，湖北（包括當日屬京西南路的襄陽府）及兩淮因爲接近金國，常常變作戰場，故田地荒蕪，米糧出產有限。宋會要說：

（紹興五年）八月十六日，都督行府言，『湖北淮南自兵火之後，百姓流亡，田多曠土。……』（食貨一二及六九）

（十年）五月十四日，臣寮言，『淮甸襄漢，曠土彌望。……』（食貨六三）

（嘉定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左司諫鄭昭先言，『竊惟兩淮荆襄，實今日藩籬捍蔽之地。淮東如山陽滁陽，淮西如濠梁安豐，荆襄如德安信陽等郡，流離之民，未盡復業。閒土（田？）曠土，不可以畝計。……』（食貨六。）

關於當日湖北兩淮耕地破壞的情形，記載甚多，茲分別述說如下。

當日湖北人民對於農業大都不感興趣，多改以工商爲業。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荆湖）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

（註三）這雖然是北宋下半期的情形，緊接着的南宋想也沒有多大的改變。

又宋會要食貨六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寮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

占者不耕，耕者復相攘奪，故農民多散於末作。……』

同時，由於兵燹的破壞，湖北的水利事業又很落後。如宋會要食貨三載紹興三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參知政事督湖北京西路軍馬汪澈言，『……臣今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自兵火之後，悉已墮廢。……』

又范成大入蜀記卷三云：

（公安）縣（屬荆湖北路江陵府）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

因此，當日湖北農業非常落後，荒田甚多。宋會要食貨二載紹興元年五月

二十六日，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言，『本鎮所管五州軍一十六縣，絕戶甚多。見拘收通舊管諸色官田，不可勝計，今盡荒廢，可惜！……』（食貨六三同）

又同書食貨六及六一云：

（紹興）十四年三月八日，戶部言，『契勘京西州軍，係累經殘破，荒田至多，委是開墾倍費他州。……』

（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戶部言，『荆湖北路見有荒閑田甚多，亦皆膏腴，佃耕者絕少。……』

（乾道）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知鄂州李椿言，『本州荒田甚多。……』

五月一日，湖北運副楊民望言，『諸州荒田，多無人開耕。……』

這都是南宋高宗時代及孝宗初年的情形。直至孝宗下半期，即淳熙年間，努力開墾的結果，湖北墾田較多的地方，也只限於接近湖南的鼎澧等洲（宋屬荆湖北路，今屬湖南），其餘大部份還是荒地。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云：

淳熙三年，臣僚言，『……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戶口稀少。……』

當日湖北耕地既然多半荒蕪，其稻米的產量自然是有限得很了。

南宋對金幾次作戰，兩淮都是主要的戰場，故農業多被破壞。如宋會要說高宗上半期宋金戰爭對於兩淮耕地的蹂躪云：

同日（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權發遣泰州邵彪言，『淮南人口逃竄，良田沃土，悉爲茂草……』（食貨二及六三）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日，諸路軍事都督行府言，『契勘和州田產兵火，正當水陸之衝，比之他處，殘破至極。……』（食貨六三）

七年正月一日，無爲軍言，『本軍累遭兵火之後，耕種尙少。……』（食貨七〇）

十年二月十七日，臣寮言，『淮甸諸州累經兵火。賊馬屯泊，良田爲曠土，……』（食貨一及六三）

李浩，字德遠，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院司農少卿。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食貨六三）

（紹興十六年）十月十四日，知臨安府沈該言，『兩淮之地，昨緣蹂躪，荒棄田疇。……』（食貨六三）

這種耕地荒蕪的情形，直至高宗下半期，還是不能復原。同書食貨六及六一云：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魏安行言，『淮東州縣閑田甚多。……』

到了高宗末年及孝宗初年，由於金主亮南侵，及孝宗與張浚恢復中原的企圖，兩淮農田又復受到蹂躪。同書食貨三及六三云：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省言，『兩淮諸郡營田官莊，佃戶數少，因多荒廢。……』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日，孝宗已卽位，未改元，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言，『兩淮自經兵火，田萊多荒。……』

又同書食貨五八及六一云：

孝宗隆興元年二月十八日，尙書戶部員外郎奉使兩淮馮方言，『據高郵軍百姓狀，自前年金賊犯順，燒毀屋宇農具稻斛無餘。……』

七月十九日，權知盱眙軍周淙言，『泗州盱眙軍，去歲虜人驚移，不曾耕種。……』

（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劉）寶又言，『淮東自經兵火凋殘之後，荒田甚多。……』

又宋史卷四三〇黃榦傳云：

（黃榦）乃復告李珣曰，『……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盱眙東西數千里，莽爲丘墟。……』

又葉適水心文集卷二定山爪步石跋三堡塢狀云：

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

再往後，到了孝宗乾道年間，兩淮耕地也是一樣的破壞。宋會要食貨六三載乾道元年

七月五日，權發遣滁州楊由義言，『……本州近緣兩遭北軍侵犯，牛畜農具不存，營田莊客衣食不繼，星散逃移，致所管營田多成荒廢。……』

又同書食貨八及六一云：

（乾道）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大理正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言，『兩淮荒蕪之田，一目百里。……』

又同書食貨六及六一云：

（乾道）六年正月十四日，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兼提領屯田葉衡言，『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舊爲沃壤，久廢墾闢。……』

（七年）六月三十日，新除淮南運判向士偉言，『兩淮田畝荒蕪，……』

九月正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新知揚州王奇言，『淮上之田，例多荒蕪。……』

其後，到了寧宗時代，兩淮仍有不少的荒田。宋會要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淮西安豐軍田之荒閑者，視光澤爲尤多。……』（食貨六）

嘉定元年八月十三日，御史中丞章良能言，『……兩淮……今胡騎蹂踐，……不耕之田，處處彌望。……』（食貨六三）

又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云：

（嘉定年間）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

兩淮田地既然大部份都是荒閑，其米糧出產自然不足了。

上述湖北和兩淮所以米產不足，多半由於軍事的原因，即因為接近金國，常作戰爭犧牲品的原故。復次，沿海一帶，當日也有兩個稻米產量不足的區域，即浙東與福建。

不過這兩個地方所以米產不足，並不如上述湖北兩淮那樣由於軍事的理由，而是由於天然的原因。

就地形上說，浙東山地較多，平原較少，這對於稻米的栽種自然不大適宜。故每遇水旱，稻米即告失收。如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上宰相書云：

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婺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

又宋會要食貨一云：

（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詔，『浙東州軍，間有闕雨去處，不無損傷田畝。……』

九月二十六日，臣僚言，『伏見今夏以來，雨不及期，浙東諸郡，旱者甚衆。……田野之間，以艱食爲慮。……』

以上是旱災對於浙東米產影響的情形。復次，當日浙東沿海的稻田，又常受風災和水災的打擊，以致收成不好，如宋會要食貨六八云：

（乾道二年）九月七日，詔浙東提舉常平宋藻，『前去溫州，將常平義倉米賑濟被水闕食人戶。如本州米不足，通融取撥。』權發遣溫州劉孝綽言，『本州八月十七日風潮，傷害禾稼，漂溺人命。……』

十月一日，詔，『溫州近被大風駕潮，渰死戶口，推倒屋舍，失壞官物，其災異常，合行寬恤。……』繼而唐瑑言，『切見溫州四縣，並皆海邊。今來人戶田畝，被海水衝蕩，鹹鹵浸入土脈，未可耕種。及缺牛具，不能徧

耕。……』

（五年十月）六日，權發遣兩浙路轉運副使劉敏士言，『溫台二州，近因風水飄損屋宇禾稼，雖將義倉米賑濟，緣被水丁口至多，竊慮來年秋成尚遠，將何以繼？……』

因此，上引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說兩浙路有『秔稻之產』，事實上只能就浙西來說，對於浙東是不十分合適的。

福建的地形，有如浙東那樣，也是山地多，平原少。那裏的農民，善於把山地開墾成梯田，及利用谿谷的泉水，來灌溉種植中的稻米；同時，對於磽瘠的土地，也設法開闢為稻田。方勺泊宅編卷中云：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壟為田，層起如階級然。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塗必為之磴，下為碓，米亦能播精。（播精為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為。其巧如此也。）

又宋會要瑞異二載嘉定八年

七月二日，臣僚奏，『……臣閩人也。閩地瘠狹，層山之顛，苟可實人力，未有尋丈之地，不坵而為田。泉溜接續，自上而下，耕墾灌溉，雖不得雨，歲亦倍收。其有平地而非膏腴之田，無陂塘可以灌注，無溪澗（澗？）可以汲引，各於田塍之側，開掘坎井，深及丈餘，停蓄雨潦，以為旱乾一溉之助，炎雲如灼，桔槔俯仰，不以為勞。所濟雖微，不猶勝於立視其槁而搏手無策乎？

又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云：

福建路……西北多峻嶺。……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隘，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亦耕耨殆盡。畝直寢貴，故多田訟。

不過，福建農民雖然努力精耕，由於自然環境的不良，收穫並不豐富；而且，因為該地人口密度甚大，稻米產量更感不足。關於此點，除分見於剛纔所引各文外，趙汝愚趙忠定奏議卷二請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糴奏（原題云，『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上奏。』）云：

祇緣本路（福建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

又黃榦黃勉齋集卷四建寧社倉利病云：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隴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云：

福與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蠲減旣多，軍餉不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

又同書卷一七知泉州謝表云：

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澇傷相繼，而農畝寡收。……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

又同書卷四〇福州勸農文云：

福之爲州，土狹人稠，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

又宋會要食貨六二云：

（嘉定）七年三月九日，臣僚言，『福建地狹人稠，歲一不登，民便艱食。……』

綜括上述，我們可知南宋各地稻米生產的大概情形。大致說來，南宋的疆域適處於亞洲東南部，即東南季候風流域，雨量豐富，氣候溫和，大都宜於稻米的栽種。不過因爲地理環境及軍事上的特殊情形，故南宋各地，除了稻米產量豐富的區域以外，又有米產不足的地方。在長江流域方面，稻米的重要產區有四，即長江三角洲（江南東路及浙西路），江西，湖南及四川。這幾個地方稻米生產所以豐富，多半由於土壤的肥沃，外國種子的輸入，水利灌溉的優良，進步農具的使用，外地勞力的輸入，以及其他原因。此外，在珠江流域方面，兩廣也是當日重要的稻米產區；那裏氣候炎熱，稻米的種植可以一年收成兩次。至於稻米產量不足區域，在長

江流域方面，爲湖北及兩淮。這都是與金國接壤的地方，每次宋金戰爭，多半變作戰場，故耕地常受蹂躪，從而米糧的出產遂感不足。復次，沿海一帶，浙東與福建也是米產不足的區域。這兩個地方的地理環境，因爲山地多，平原少，都不宜於稻米的大規模的生產。在另一方面，如福建一帶，人口數量又相當的多。故浙東福建出產的稻米，都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從而成爲米產不足的地方。

(三) 南宋稻米運銷情況

稻米的運銷情形，與牠在各地的生產狀況有很密切的關係。由上所述，可知南宋時代長江流域的三角洲，江西，湖南和四川，以及珠江流域的兩廣，稻米生產都很豐富。這些稻米產區，其出品除供當地人口的消費外，既然還有大量的剩餘，自然能夠向外輸出，於是成爲稻米的出口地方。在另一方面，長江流域的湖北及兩淮，沿海的浙東及福建，由於軍事方面或地理環境方面的特殊情形，本土所產的稻米都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不得不取給於外地，遂成爲稻米的入口地方。不過，稻米生產地與消費地間的距離有遠近的不同。其相互間運輸規模的大小也因交通的便利與否而定，故當日稻米運銷的實際情況，有詳加研討的必要。茲爲便利計，分爲長江流域的稻米運銷情況，與沿海的稻米運銷情況，敘述如下。

(1) 長江流域稻米運銷情況

南宋長江流域的稻米運銷情形，大致說來，有如長江水流的方向那樣，其特點爲由上游的生產地運往下游的消費地。現在沿着長江流域，由西往東，順次考察當日稻米的運銷情形。

上面說過，四川是南宋長江流域的稻米產區。在這裏生產的稻米，除供當地人口的食用外，有藉着長江的水道，順流而下，運往湖北銷售的。水心文集卷二六趙公（不息）行狀云：

除夔路轉運判官。……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倍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迺出錢市鹽數十萬斤，視恭倍以上米賤而鹽貴大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飢，以

米至，荊南民歌舞於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

由四川往東，長江流域的稻米出口地便是湖南。關於湖南稻米的大量輸出，上引水心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公劄子已經說過。湖南的米，就是在水旱失收的時候，也輸出頗多。真文忠公文集卷一〇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云：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徒以般販出境，爲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踊，甚至無米出糴。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在收成好的時候，湖南稻米的輸出量一定更大有可觀。

由湖南沿長江再東往，江西也是稻米的出口地。湖南與江西的米，都好像長江的水流那樣，運往長江下游出售。這兩生產地的米，藉船隻的運輸，先集中於長江贛江交叉點的南康軍（治今星子縣）。朱文公文集卷二六與漕司書一劄子云：

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註四）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註五）徑具奏聞，重作行遣。

又同書卷二六與（江東）陳帥書云：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南康軍）糴米人船，已爲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爲阻絕。江西本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況著令及屢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爲救荒之急務。……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矣。

其中關於江西稻米之運銷於南康軍，記載更多。同書卷二六與江西張漕劄子云：

比以民飢，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閱，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

（註四）今屬湖南省。

（註五）時朱熹知南康軍，所謂「下流被害州軍」當即指此。

軍（南康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儉，事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何如哉！（與江西錢漕劄子略同）

又同書卷二六與江西張帥劄子一云：

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略，以濟飢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蓄，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糊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津梁之禁。熹愚竊意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

又朱熹朱文公別集卷九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云：

契勘本軍（南康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藉江西豐熟州軍客旅興販米斛出糴，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興販前來，與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糴。切慮向上州軍阻節，不令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間有興販米穀舟船州軍，妄以雜物爲名，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糴，細民失望，爲害非輕。欲望鈞慈速賜行下江西豐熟州軍，許令商賈從便興販米穀向下以來出糴，應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戢場務，不得妄作各色收納稅錢，庶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踊。

又同書卷九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云：

契勘本軍（南康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文江西州縣通放到客米舟船，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日糴數少，阻滯客旅不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錢，依市價兩平交量收糴客米，以備賑糴，應接細民食用。

又同書卷一〇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船事云：

契勘本軍（南康軍）管屬久歲旱傷，細民闕食，及無軍糧支遣，本軍節次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三百七十九文，差撥官吏前去江西得熟州軍，收糴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二斗四升五合，回軍賑糴，及支遣軍糧。……遂移文江西轉運司安撫司并奉新縣等，通放米船，回軍賑糴，支遣軍糧施行。

這些由湖南江西販往南康軍的稻米，除一部份爲當地人士購買外，其餘則轉運往其他下游地方出賣。朱文公別集卷九措置賑卹糴糶事件云：

如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南康軍）出糴，仰赴務陳狀看驗稅物訖，令就石寨內捐泊出糴，即與免在城稅錢三分。或有糴不盡之數，欲載往他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庶可關防欺隱透漏之弊。

又同書卷九革住米船隱瞞情弊云：

契勘賑糶場收糴米斛，如遇米船到岸，內過稅船隻收糴三分，住糴米船只糴一分。其住糴米船法格并與免收稅錢外，訪聞客旅多生奸猾，動是數隻到岸，於內卻將一兩隻作住糴，結計在市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市糴訖，卻將在船住糴米斛，夤夜搬傳往過稅船內，隱瞞官司。合行出榜約束。

由湖南江西輸出的稻米，藉長江贛江等水道的運輸，集中於南康軍一帶以後，其中一部份又復順流而下，轉運至長江下游出售。如宋會要食貨五九說這些地方的米販往江浙一帶出賣云：

（隆興二年）九月四日，知鎮江府方滋言，……其後方滋又言，『今歲江東二浙皆是災傷去處，獨湖南廣南江西稍熟。相去既遠，客販亦難，勢當有以誘之。欲乞朝廷多出文榜，疾速行下湖廣諸路州軍，告諭客人：如般販米斛至災傷州縣出糴，仰具數目經所屬陳乞，並依賞格，即與推恩。……』從之。（同書食貨六八同）

又同書食貨一八云：

（淳熙）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浙西總領趙汝誼言，『今歲之旱，惟江東兩浙爲甚。而江西湖南北（註六）兩淮，其間多有熟處。今誠能通諸路之米，散之

（註六）上面說過，湖北米產有限，只有靠近湖南的鼎澧等州縣田較多。這裏說湖北稻米豐貴的地方，當即指此而言。

江浙，則民得足食，糴不騰貴。然欲求諸路之米，須免征稅而後可。朝廷於征米之禁，非不切至。州縣每遇米船，則別爲名目，謂之收力勝喝花稅。……如潭州之橋口，隆興府之樵舍，江州之湖口，和州之施園，以類是也。行旅之人，受重征苛取之苦，無所赴愬。乞行下江東西湖南北兩淮守臣，許聽從客人與販米斛赴江浙旱傷州郡；仍約束所在場務，遇有米船經過，不得以力勝喝花稅爲名，時刻留帶。……』……從不。

又同書刑法二云：

（紹熙）五年二月十八日，臣僚言，『遇糴之風近日尤甚。去歲江浙湖南皆有旱傷去處，唯是江東爲甚。而湖南江西所損差多，米價甚賤，足可遠近通流。州縣各顧其私，聽信城市之民，妄言不可放米出界。乞督責兩路監司，約束州縣不便（使）遇糴以惠斯民。』從之。

又同書食貨一七亦說江西稻米運銷於浙中云：

（紹興）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上宣諭宰臣曰，『朕謂天下之物，有不當稅者甚多，如柴麵之類是也。』（秦）檜奏曰，『如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諸處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繫年要錄卷一五四紹興十五年八月丙戌條略同）

當日江浙人口密集的都市，如建康鎮江及杭州等，都輸入湖南江西的稻米。朱文公文集卷八八劉公（珙）神道碑云：

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旱，公奏，……禁上流稅米遇糴，即他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賑貸，客戶當賑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同書卷九七劉公行狀略同）

這裏說建康稻米取給地的『上流』，是指湖南江西等地而言。這由於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建炎三年

九月一日，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李迨言，『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運斛斛竹木前來建康府，……』

可以推知。復次，鎮江在當日也購用荆楚商人販來的稻米。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云：

（嘉定年間）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遣糴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

此外，湖南江西的米又有運銷於杭州的。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李公（椿）墓誌銘云：

京師（註七）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吉潭軍食之餘，及鄂商船，并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百萬石，爲一歲備。久之不行。這裏說李椿運湖南江西等地的米入杭的計劃雖然沒有實現，但這兩地稻米在當日之販入杭州，卻是很明顯的事實。上引宋會要食貨一七，一八及五九都曾說這兩地米運銷於江浙，而杭州在當日是江浙中人口最密集的消費都市（註八），當然有輸入這些稻米的需要。

由長江中部各稻米產區販往下游的米，除如上述運銷於江浙外，又有運往兩淮出售的。上面曾經說過，兩淮在當日因爲地接金國，農田常給兵燹破壞，稻米生產不足，故須從湖南江西等地輸入稻米。宋會要食貨一八載淳熙二年

閏九月十八日，詔湖南北江西漕司，『行下沿江州軍，出榜曉諭客人：有願販米往淮東者，即經州軍陳乞，出給公據，沿路照驗放行。如稅務妄作名色，非理阻節，即行覺察劾治，仍許客人越訴。』以中書門下省言，『淮東旱傷，訪聞湖南北江西有客旅販米往糴，沿路稅務妄以力勝徵稅邀阻，乞行約束。』

又同書刑法二云：

（嘉定）三年三月二十日，臣僚言，『淮甸旱蝗，江湖中熟，商販不通。乞下諸路監司，嚴戒州縣官，通販米之舟，弛下河出界之禁，無得出稅截糴，或巧作名色，拘留米舟。許客人經所屬陳訴，監司按劾以聞。』從之。

（註七）南宋以杭州爲行都，這裏說的『京師』當即指此。

（註八）詳見拙著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集刊七本二分。

此外，同書食貨一七亦說這些地方的米販往淮南東路的揚州云：

（建炎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詔，『應荆湖江浙路客販米斛赴行在（註九），

而經由稅務，輒於例外增收稅錢，罪輕者徒一年。許詣尚書省越訴。』

自然，互南宋一代，兩淮并不完全是輸入稻米的地方，有時甚至有稻米出口。如上引宋會要食貨一八所載，淳熙年間，兩淮稻米豐收，也販米往水旱失收的江浙出售。不過，就大體上說，兩淮既常作宋金衝突的戰場，農業時遭破壞，自以輸入稻米的時候為多。

除長江上游及中部的稻米產區外，『蘇常熟，天下足』的長江三角洲，也有多量稻米出口。這裏出產的米，多販往杭州出售，因為杭州是南宋中央政府所在的政治中心，在那裏居住的大量人口，最需要這個產區的稻米來養活（註十）。其次，這個產區的稻米，又有販往揚州出賣的。關於此點，已見於剛纔所引的宋會要食貨一七。此外，長江三角洲的米又沿着海道交通線，大量的向外輸出。關於此事的詳細情形，當於下文述之。

綜括上述，可知南宋長江流域稻米運銷的特點，大致的說，有如長江水流那樣，其方向為由西往東。在當日，長江上游的四川，中部的湖南與江西，以及下游的三角洲，因為稻米產量甚大，每年都有大量稻米的出口。至於與金國接境的湖北與兩淮，因為常受宋金戰爭的蹂躪，米產不足，則須從上述各重要產區輸入稻米。自然，我們也不否認：當日荆湖北路的鼎澧等州，及稻米豐收時的兩淮，有時也有稻米出口。不過，就大體上說，這兩地以輸入稻米的時候為多。因為鼎澧等州，只佔荆湖北路的一小部份而已，其餘湖北的大部份，因為米產有限，是很需要外地稻米之輸入的。至於兩淮，當日農田破壞得相當利害，事實上豐收的時候并不算多，故稻米的出口量也是遠不及其入口量那麼多的。

（2）海道稻米運銷情況

南宋時代，一方面因為政治中心（杭州）的移居海濱，他方面又由於政府當局努力提倡貿易，以助國計（註十一），中國的海上交通，有空前的發展。這時海道

（註九）時宋高宗因與金作戰，駐於揚州，故揚州稱『行在』。

（註十）詳見拙著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

運輸的商品，因為海船運輸能力大，運費廉，遂不如以前那樣只限於體積重量小而價值大的奢侈品，而包括那體積重量較大而價值較小的稻米。

上面曾說，南宋沿海地帶有兩個重要的稻米產區，即長江三角洲及珠江流域。這兩個地方的稻米，產量都非常之大；而長江三角洲的人口，除食用本地的米外，又有沿長江順流而下的湖南江西稻米的接濟，米的供給量更大。因此，長江三角洲與珠江流域出產的米，除供當地人口消費外，都有大量的剩餘，從而可以利用海道交通線，向外輸出。復次，南宋沿海區域又有兩個米產不足的地方，即浙東與福建。牠們的地理環境，因為山地多，平原少，都不適於稻米大規模的生產。無論這兩地的農民怎樣努力精耕，注意灌溉，他們每年收穫的稻米都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因此，遂成為稻米的輸入區域。

現在我們首先考察當日長江三角洲（即浙西一帶）稻米的輸出情形。米產有限的浙東，因為是近水樓臺，自然要輸入浙西的米。這裏的米之販往浙東，固然可以利用內地河流，但也有由海道運往的。朱文公文集卷二一乞禁止遏糴狀云：

緣本路（浙東）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米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艦前去收糴，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註十二）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

又同書卷九九約束糴米及劫掠狀云：

（浙東）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斛前來出糴，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去出糴。

又樓鑰攻媿集卷八六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云：

（乾道九年）（明州）歲飢，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於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飢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

（註十一）宋會要職官四四載紹興七年『閏十月三日，上（宋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

（註十二）福建稻米產量有限，當地人口食用所需，尚須仰給外來，自然沒有稻米出口。這裏說由福建販往浙東的米，其生產地當為珠江流域，福建不過是這些米的轉運地方而已。

又宋會要食貨六八亦載乾道五年十月

六日，權發遣兩浙路轉運副使劉敏士言，『溫台二州近因風水飄損屋宇禾稼，……竊慮來年秋成尙遠，將何以繼？臣今措置欲令各州勸募上戶，官借其貲，往浙西諸州豐熟去處般販米糧，中價出糶。至來年秋間，卻輸納錢本歸官。庶幾般販既多，米稍停蓄，其價自平。今來溫州已募上戶，借與錢本，見行措置。唯是台州財賦窘迫，無以爲計。臣欲支錢五七萬貫給與台州，令勸募上戶般販米斛，以濟飢民』。詔令兩浙轉運司差撥人船，於近便州軍戶部椿管米及常平義倉米內，收撥三萬石前去台州，委官於被水去處，減價出糶。其糶到錢，令本司拘收撥還元取米去處。

復次，浙西的米又販往福建出賣。趙忠定奏議卷二請支撥和糶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糶奏云：

祇緣本路（福建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臣方欲措置差人於二浙豐熟去處博糶，又聞得浙西日來米價亦自頓長，見今疑惑未敢發遣。

又朱文公文集卷二七與趙帥書云：

又聞浙西來（閩）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糶，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云：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滂，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朝廷，乞行下浙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糶十萬石回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仁聖在上，必蒙矜許。

此外，當日長江三角洲出產的米，甚至老遠的販往外國，而且每船所載數量甚多。

宋會要食貨三八云：

嘉定十年三月一日，臣僚言，『沿海州縣，如華亭，海鹽，青龍，顧涇，與江陰，鎮江，通，泰等處，姦民豪戶，廣收米斛，販入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利獲數倍，穀價安得不昂，民食安得不乏？

又況南北貿易之際，能保其不泄漏事體，以挺覺召變乎？乞下沿海州軍，各勅所屬縣鎮，籍定海舟。應有買販入蕃，先具名件，經官給據，委官檢實，方得出海。巡警官司必看驗公憑，方許放行。如海商過蕃，潛載係禁之物，許令徒黨告首。事涉重害者，以舟中之物與之充賞。至若米斛在舟，只許會計舟人期程公用，不得過數般販入蕃，庶幾姦民知所畏戢。』從之。

又同書刑法二亦載此事云：

（嘉定）十年三月一日，臣僚言，『近因職事，檢職天府，其間王正國等屢入番國漏舶一事，案牘所供，殊駭觀聽。復聞沿海州縣，如華亭，海鹽，青龍，顧（逕），江陰，鎮江，通，泰等處，姦民豪戶，廣收米斛，販入諸番，此尤利害之切者！……』

在輸入長江三角洲稻米的外國中，其中一個為金國。同書兵二九云：

（建炎）四年八月，樞密院言，『聞海密等州米麥踴貴，通泰蘇秀有海船民戶，貪其厚利，輿販前去密州板橋草橋等處貨賣。……』

又同書刑法二云：

（嘉定）十一年四月四日，臣僚言，『朝廷以浙左諸郡去歲小歉，民生艱食，權宜通變，從商販運米過江。救災恤民，不容不爾。夫何乘隙好利之徒，抵冒法禁，一離江岸，蕩無禁止，遵海而往，透入虜界者不一。邇者浙右如華亭，海鹽，江陰，顧逕等處，其為漏泄米斛，不可勝計。且天禍彼國，連年飢饉，猶逞其兇暴。而吾之姦民，趨利玩法，以資盜糧，利害豈小！……』

又文天祥文山文集卷三御試策一道云：

曩聞山東荐飢，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

南宋沿海地帶，從長江三角洲算起，由北往南，便是浙東。上文曾說，浙東山多，耕地有限，其出產的米稻絕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因此，浙東每歲須從外地輸入稻米。這些外來的米，先集中於明州及溫州，然後分配於浙東各地。如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九蘇君（玘）墓誌銘云：

通判明州。……會歲飢，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

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

又攻媿集卷二一論流民云：

臣試郡永嘉（即溫州），……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州郡既爲之減收苗米，招來海商，存撫鎮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爲之計也。

又吳泳鶴林集卷二三與馬光祖互奏狀云：

臣守永嘉，光祖守處，溫與處實爲隣境。平時處之麵下而易溫之所無，溫之米上而濟處之所乏。光祖既嚴麵之禁，不使之下；臣亦防米之泄，不使之上。因此微隙，遂幾積怨。

光祖疏謂，『郡通海道，商舶往來其間，儻能措置招徠，不患米艘不集。泳乃折支度牒，低價敷糴，以致客舟望風奔遁，米不入境』。臣比准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提舉司一十道，皆是給付諸縣，令自變賣，糴米糴濟。本州原不曾立價敷糴。又嘗出榜曉諭，招誘米客。其來者二十五萬餘桶。流入處州者亦此米也。光祖乃謂客舟奔遁，不知奔遁於何所也？

按浙東人口消耗的稻米，以來自長江三角洲及珠江流域爲最多。關於前者，上文已經說過。關於後者，將於下文述之。

由浙東向南走，便是福建。福建也因本地米產有限，不足以維持當地人口的生存，故須由其他稻米生產地輸入大量的米。如朱文公文集卷九八傅公（自得）行狀云：

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

又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糴福建四州狀云：

福與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絕少，故其價值日益以昂。

又上引同書卷一七知泉州謝表也說泉州

澇傷相繼，而農畝寡收。……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

按上文曾說福建要由浙西輸入稻米。此外，珠江流域的米也運銷於福建。關於此點，下文將有詳細敘述。

由福建向南走，便到兩廣，即珠江流域。珠江流域在當日也是稻米的大產地，其出產的米多先集中於廣州，然後沿着海道交通線北上，運銷於福建江浙等地（註十三），或向南販往瓊州出賣。如李曾伯可齋續藁後卷六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云：

頃歲嘗聞瓊筦飢，仰廣東客糴以給。又如閩浙之間，蓋亦嘗取米於廣。大抵皆海運，雖風濤時乎間作，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閩至浙至瓊，則亦可以至欽，明矣。

其中關於兩廣稻米之運銷於福建，趙忠定奏議卷二請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州興化三州賑糴奏亦云：

祇緣本路（福建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與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糴。今歲適值二廣更早，米價比常年增及一倍以上，州縣閉糴，客舟至彼者皆空載而返。緣此雖是秋成之際，本州（福州）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

復次，廣東東部因為靠近福建，其地出產的米，也多由潮州及惠州轉運到福建出售。朱文公文集卷二五與建甯諸司論賑濟劄子云：

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疏虞，即與支賞。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上件廣米既到府城（建寧），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

又水心文集卷一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云：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今福建莆田縣）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著作之還自溫，疾有間，莆亦大旱。手為救

（註十三）關於此點，作者在宋代廣州的國內外貿易（集刊第八本第三分）一文中，曾根據宋史，宋會要，朱文公文集，真文忠公文集，夢梁錄及寶慶四明志等書，加以詳細的論述。現在為避免重覆起見，凡該文引用過的材料，都不再引用。這裏只舉出該文尚未用過的幾條材料，加以論述。

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飢。其次關於兩廣稻米之販往浙東，記載也很多。如朱文公文集卷一七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說兩廣的米，由廣州及潮州轉運往明州，然後分配於浙東各地云：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貫，下本州循環充本，雇備人船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糴米斛，準備賑糴賑濟。

又同書卷九三轉運判官黃公（洧）墓碣銘說兩廣的米販運往溫州云：

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更爲轉運判官。……江浙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航海詣永嘉。往時嘗有此役，吏並役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方，且并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嘉者八萬斛。永嘉之人，焚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

又台州金石錄卷五載石公孺台州臨海縣靈康廟碑說廣東商人販米往台州云：

先是郡大飢。有詣閩廣告其賈客曰，『吾趙氏，台之富人也。台貴糴，僦運而往，將捆載□□□□吾宅也。』不閱旬，海舶麇至，訪趙氏，乃□□□王也。

此外，當日珠江流域的米，又有販往大消費中心的杭州（註十四），以養活在該地密集的人口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四載建炎四年六月甲午，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

又同書卷九〇載紹興五年六月辛未，

左丞議郎值寶文閣知婺州周綱特遷一官。綱，紹興初爲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故遷之。

又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一五亦載此事云：

（紹興）五年，上在臨安，又命廣東漕臣市米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

又宋會要食貨四〇更詳載此事云：

（註十四）關於杭州消費米糧及其他商品之餉，詳見拙著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

(紹興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詔，『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周綱特轉一官，糴買官各減二年磨勘，選人比類施行，人吏五人令本司犒設一次。』先是有詔差綱措置分委官於沿海產米州縣，隨市價收糴糧斛一十五萬石，逐旋差雇舟船，由海道般運至福泉漳州交割。如能依期糴買起發數足，不致搔擾，當議優與推恩。』至是本路轉運判官章傑言，『其米一十五萬石，並各已收糴了足，分綱差官管押赴行在下卸，別無搔擾，及無陳腐濕惡』。故有是命。

最後，當日甚至有人提議把珠江流域的米販往江淮一帶，以救濟該地的飢民。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己巳四月上殿奏劄云：

三數年來，生靈窮困，可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饘粥弗給；旣斃者亡所蓋藏。陛下軫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爲糧者，猶自若也。……又聞廣南數州，粒米狼戾。臣願斥內帑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飢。是亦振揀之一端也。

又宋史卷四〇九唐璘傳亦載理宗時，

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

由此可見當日珠江流域稻米運銷之遠。

綜括上文，可知南宋海道稻米運銷的發達情況。在當日沿海地帶中，北端的長江三角州，南端的珠江流域，都是稻米的大生產地，其出品除供當地人口的消費外，還有大量的剩餘作爲出口之用。至於沿海地帶的中部，即浙東與福建，因爲地理環境不適於稻米的大規模的生產，其有限的產額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故須輸入大量的稻米。因此，南宋沿海稻米運銷的特點，爲由南北兩端的稻米產區輸往中部的稻米消費區域。此外，長江三角州出產的稻米，又沿着海道交通線，大量的運往外國出售，從而成爲當日東亞的穀倉；因此，『蘇常熟，天下足』這一句俗語，就當日長江三角洲稻米產銷的情形來說，實在是最恰當不過的。

(四) 結 論

綜括上述，我們可知南宋稻米產銷的大概情形。當日長江上游的四川，中部的湖南與江西，以及下游的三角州，都是稻米的重要產區，其產品除供當地人口食用

外，還有剩餘作輸出之用。至於湖北與兩淮，因為地接金國，常受戰爭的蹂躪，米產甚少，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須輸入上述各地的米。復次，沿海一帶，米產豐富的長江三角洲及珠江流域，也大量的把米販往米產不足的浙東與福建。

南宋稻米的產銷概況，已如上述。現在我們要討論的，還有下列數點。

首先，我們要問：南宋稻米在各地間流通得這樣頻繁，在中國經濟史上有什麼意義？據作者看，這是當日交換經濟勢力增大，自足經濟消聲匿跡的表示。當日米產不足的區域，年年都要從外地輸入大量的米，那不是每年都要流出許多金錢嗎？這些地方的居民，那裏有這許多金錢來購買稻米呢？原來這些米產不足區域的人口，雖然不耕田種稻，卻另外從事其他職業，如工，商，運輸等。例如農業落後的湖北，其人口多以工商為業。宋會要食貨六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

占者不耕，耕者復相攘奪，故農民多散於末作。……』

兩淮的人口多以茶，鹽，紡織，貿易及運輸為生。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淮南東西路……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貴之家。揚壽皆為巨鎮，而真州當運路之要，符離，譙毫，臨淮，朐山，皆便水運，而隸淮服。

浙東的人口多以魚，鹽，工，鑛，及海外貿易為生。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兩浙路……東西際海，……北又濱於海，有魚鹽布帛秬稻之產。人性柔慧，……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之物，頗充於中藏焉。

又宋會要兵三云：

開禧二年三月十六日，臣僚言，『浙東諸郡，瀕海則有販鬻私鹽之利，居山則有越逐坑場之利。利之所在，民爭趨之。……』

福建的人口多以工，礦，茶，鹽，海產及海外貿易為生。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云：

福建路……其他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有銀銅葛越之產，茶鹽海物之饒。

又宋會要刑法二載嘉定十四年九月十日，明堂赦文，『勘會漳泉福興化四郡瀕海細

民，以漁爲業，……』

又宋代福建的泉，福，漳等州，海外貿易都很發達，其中泉州的買賣，在南宋時更其首屈一指（註十五）。總之，這些米產不足區域的居民，雖然不自耕而食，卻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職業，以便賺錢來購買外地的稻米。同時，當日各稻米產區，既然大多數人口都從事於農業的生產，其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自然不會特別發達，從而有購買米產不足區域出產的工業品及其他商品的必要。這樣一來，當日全國各地人民的經濟生活，不是要發生密切的關係，大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趨勢嗎？由此可知，當日交換經濟的勢力已經非常雄厚，至於自足經濟的蹤影則已日趨於消滅。

南宋這種稻米大量流通的情形，對於當日國民的經濟生活自然要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試想想：當自足經濟勢力雄厚的時候，如果某地因水旱等災而農產失收，其結果是如何的悲慘！各地既都處於自給自足的狀態下，此地的剩餘米糧自然不能運至彼地，結果收成不好地方的居民自然只好活活的餓死。可是，在南宋時，情形卻大不相同了。當日各地的稻米，除少數特別情形外，多半可以自由流通。某地雖然失收，卻可取給於豐收之地，其人口自能不至於活活的餓死。復次，當自足經濟佔勢力的時候，各地人民既然都忙於爲自己謀充份米糧的供給自然沒有工夫發展其他產業。但到了地域分工發達的南宋，米產不足的區域，爲着要賺錢來購買外地的稻米，自然可以發展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

復次，由於當日海道稻米運銷的發達，我們可以得到當日中國海上交海發達的消息。因爲重量體積大而價值低的稻米之活躍於海上，是以海船運輸能力增大，運費降低爲條件的。這種重量體積大而價值低的稻米既然成爲海道運銷的主要商品，以前海上貿易只限於重量體積小而價值高的奢侈品的局面遂被打破。這不啻是說，此後的海上貿易，已不再專門爲有錢的貴族階級服務，而且要爲一般勞苦大眾服務了。因爲以前由海道運來的珍貴奢侈品，只有那些富有的特殊階級才買得起；如今由海道運來的稻米，價格既遠較奢侈品爲低廉，其需要又普及於一般平民，其主顧當然是要普遍得多了。

（註十五）見桑原隲藏著陳裕菁譯蒲壽庚考頁三四至三七，及藤田豐八著魏重慶譯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頁五二至六七。

最後，我們可以拿南宋稻米的產銷狀況與現在的情形作一比較。兩者間相同之處甚多。如長江流域各產區稻米產量的豐富，在今日也很相似。不過其中也有不少的異點。第一，南宋時本國出產的稻米，除供本國人口的消費外，還有剩餘輸往外國。現今中國則米產不足，須輸入大量的洋米。第二，當日廣東的廣州，潮州及惠州都是稻米的出口地。如今這些地方都須從本國各稻米產區，及暹羅安南等國，輸入大量的米。第三，蕪湖在今日是全國最大的米市，但在南宋時卻無所聞，其稻米貿易並不發達。

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于昆明龍頭村。

宋史職官志考正

鄧廣銘

目錄

序及例言

- 卷一： 統敘 三師三公 宰執 平章軍國重事 使相 參知政事 門下省 中書省 尚書省
卷二： 樞密院 宣徽院 三司使 翰林學士院 侍讀侍講 崇政殿說書 諸殿學士 諸閣學士 東宮
官
卷三： 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六部架閣
卷四： 御史臺 祕書省 殿中省 太常寺 宗正寺 光祿寺 衛尉寺 太僕寺
卷五： 大理寺 鴻臚寺 司農寺 太府寺 國子監 少府監 將作監 軍器監 都水監 司天監
卷六： 殿前司 環衛官 環衛官皇城司 三衛官三條錯簡·皇城司 客省引進司 東西上閣門 帶御
器械 入內內侍省 內侍省 開封府 節度使
卷七： 大都督府 制置使 宣諭使 宣撫使副 總領 經略安撫使 走馬承受 發運使 都轉運使
採訪使 撫諭使 宣撫使 提舉常平 提舉茶鹽 提舉茶馬 提舉坑冶 提舉市舶 提舉學事司至
提舉弓箭手 提舉兵馬 提舉兵甲 府州軍監 通判 幕職 諸曹官 教授 縣令丞 主簿 鎮營
官 總管鈐轄 路分都監 諸軍都副統制統領 巡檢 監當官
卷八： 建隆以後合班之制 元豐以後合班之制 流品 皇親 王炳上言 眞宗論尚書省 楊億上疏
眞宗誠諭文臣 孫何上言 紹興以後合班之制 官品
卷九： 內臣特恩遷轉例 入內內侍敘遷之制 選人 諸色入流 文武散官 武選 政和醫官 功臣
兼官 南渡後階官
卷十： 導從 三朝志 敘階法 改賜功臣勳官 封爵 功臣 宮觀 贈官 致仕
卷十一： 奉祿 職錢 唐貞元四年 茶酒廚料之給 薪蒿炭鹽諸物之給
卷十二： 增給 南渡後奉祿之制 南渡後料錢職錢 祿粟及隨身僱人 職田

自序

宋史爲書，近五百卷，部帙之富，居念四史之首位。然其書本倉猝修成，史臣取了目前，潦草將事，故其紕謬疏舛之處，亦視各史爲獨多。明清兩代屢有倡議重修之人，且有已將成書刊布者。然對宋史本書實未能先爲之條分件析，洞察其各部分癥結所在；僅模糊籠統，謂其義例之未善而遽予更改，謂其文字之無累而遽予刪除，是則所加諸未能徵信於世人之書者，仍爲不足以取信於世人之道，其果爲功爲罪，正難遽斷，此王洙宋史質、柯維騏宋史新編之所以未能取重於史林也。竊不自

揣，欲萃其精力，廣徵天水一代之史冊，取與元修宋史相校讎，勘正其謬誤，補苴其疏脫，考論其得失，疏通其晦澀，探索其源流，彙爲宋史校正一書，使宋史之長短利病，畢皆呈露，議改修者庶可就此而得所憑藉。今諸志之讎勘已麓就倫緒，其中之亟須陳獻於方家之前以相商榷者，則官職志之校稿也。

四庫提要於崇文總目下有云：『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漏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而不知職官志之於藝文志，其荒謬更爲過之。施國祁嘗謂金史之病有三：曰總裁失檢，曰纂修紕謬，曰寫刊錯誤。執此而論宋史職官志，亦莫不恰中其失。聊舉數證，以實吾言：

晚唐五季，藩鎮亂離，趙宋開國，務懲厥失。其設官分職之際，亦多寓有此意。如樞密院爲襲晚唐制也，然唐之樞密使以宦者爲之，至宋則概用士人，與宰相對稱二府，分持文武之柄，既以分宰相之權，且足使統兵之將不得操行兵之符，而制令之臣又不得統內外之兵，此與唐之用意，區以別矣。諸路州軍，在唐僅一使以臨之者也，至宋則既奪其兵柄，又分其職事於帥、漕、憲、倉四司，且復遍置倅貳以分長吏之權，斯又足使身膺一路之寄者不得有所展布矣。凡此皆所以收相互維制之效，以防大臣擅國及藩鎮陸梁之禍。而其官員之冗濫，政治之因循，即均以此爲基因。舉述此事實而闡發其底蘊，應爲總序之所有事，而宋史職官志總序之中，則未嘗及於此也。

神宗釐革官制，爲新法中之一大節目，雖以元祐諸大臣之力復舊章，對此猶未稍置異詞，知其確爲鞏然有當而不可移易者矣。蓋當北宋初葉，官爵秩名，紛錯失序，如尙書、侍郎、給諫、卿監、郎中、員外郎之屬，本皆職事官也，而有其名不任其職，謂之寄祿，僅以爲敘遷之階。幕職令錄本監司之屬官，或州縣之釐務官也，而乃有以某路某縣令爲階官而實任某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某路某軍節度判官爲階官而實任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某軍判官爲階官而試祕書省校書郎者；舛亂可笑，於斯爲極。神宗於元豐中本唐六典而加以釐正，首使中朝百僚，各正厥名，各還所職，宋之官制，至此方納於正軌。宋史職官志總序之中，雖約略涉及此事，而各卷正文則言之極不詳晰，有僅述元豐以前之制者，有但載釐正以後之制者，其宋初諸臣列傳之中，更多誤以尙書侍郎等爲職事官而一概存之，以大夫郎爲

散官而強半刪之，知其於纂修之際，對當時更改之由，已不深悉，殆所謂不知而作者矣。

然揆厥情勢，實不應爾。蓋兩宋文事極隆，史學尤盛，其記載本朝史事者，有官修之實錄、日曆、會要、起居注、時政記、及各朝正史，私家著述，於表、紀、志、傳諸體之書，更無所不備。洎臨安既陷，史館所儲，悉歸燕都（見元史董文炳傳），宋季三朝，亦均在內（見宋季三朝政要卷首自識語），故歐陽玄於所撰進宋史表中，亦謂「視金源其未遠，紬石室以具存」，是則載筆諸臣，大可曲彙旁通，取作憑藉，非有書闕簡脫，文獻不足之苦也。卽或迫於期會之促，苦無從容融鑄之暇，則取前修之所已備，剪裁修潤之使無複沓牴牾之失亦可也；若必舍此而乞討於稗販之手，摺撫於類事之家，則爲事理之所不可解，而宋史職官志固又甘落下乘，而奉類書爲祖禰矣。

自北宋罷詩賦而以經義論策取士，古今典制，爲決科發策之士所必誦習，然而事類浩瀚，獮祭難周，各種「類書」遂乃應時纂輯。當代官制既亦須網羅於內，編纂者乃就列朝正史及會要日曆實錄之屬以爲取材之所。作始者區分彙錄，草創規模；繼起諸家則修飾潤色，踵事增華；及夫南宋末年之所修，於兩宋官制因革，記載已臻詳備，條貫亦既分明，實已俱備正史志書之規模。元代史臣，苟自審「述作之才有限」，如進書表之所云云者，則選取類書中較爲完善之一家，詳慎比勘而補正之，卽以移充正式之史志，則雖不足自解，而爲情終猶可原。顧乃矜於史局之尊嚴，不敢依樣以畫葫蘆，既須剽竊，復圖掩飾，割裂聯綴，僅乃成篇，而復出之以苟且，未肯通全志而加以綜覈，遂至有諸書同載一事，因文字稍有不同而均被採錄者，如卷九卷十複出之勳官、檢校官、功臣號等條是也；有某書徵引舊文有譌，而不知覆按原書，以致因仍其差失者，如文獻通考引朝野雜記而誤薛慶爲許慶、誤朱震以祕少兼侍講爲以祕少兼崇政殿說書是也。其以昧於當時情事而致誤，如名姓之外誤，年月之譌奪，節次之顛倒，稱謂之違失等，更不知其幾何也。

以上所舉，唯以出於總裁失檢及纂修紕繆者爲限，亦尙未足以概其他失，其刊寫之譌脫更不與也。以史學最盛之朝，其典章制度乃僅得此等拙劣之史志以傳後，斯可憾已。是故宋史之其他部分，儘有稍稍增益或刪削卽可底於完善者，而以職官

志掛漏之獨多，舛誤之特甚，非徹首尾而重修之則不可。吾學未逮而妄欲先試諸此，恐所見之或未當而所言之容有誣也，爰先舉此校讀之稿以爲驗，是爲宋史職官志考正焉。

凡 例

一、本書所引職官志之原文，一依涵芬樓印百納本二十四史中之宋史。其書爲配合元至正刊本及明成化刊本而成。凡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者，元刊本也。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者，明刊本也。職官志十二卷中，唯卷十一爲元刊，餘均明刊。

一、本書所據爲主要參證資料者爲：

宋會要稿（清徐松輯永樂大典本）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愛日精廬活字本）

楊仲良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廣雅書局本）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李攸宋朝事實

程俱麟臺故事（以上並聚珍叢書本）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敬鄉樓叢書本）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錢唐汪氏仿宋本）

葉夢得石林燕語（邵園叢書本）

汪應辰石林燕語辨

程大昌考古編（以上並儒學警悟本）

徐度卻掃編（古書叢刊本）

孫逢吉職官分紀（四庫珍本叢書本）

章如愚山堂先生羣書考索（明正德劉氏慎獨齋刊本）

劉子實翰苑新書（明萬曆金陵周氏仁壽堂本）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明嘉靖三衢夏氏刊本）

馬端臨文獻通考（浙江書局本）

其餘隨文而見，茲不備舉。

一、宋代各朝會要，經元迄明，多有散佚。明修永樂大典時，取文淵閣所藏二百零三冊之殘本，分門散隸於各韻之中。宣德間文淵閣火，殘存之本乃亦同歸於盡。清嘉慶中大興徐松方自大典各韻中重爲輯出，而以卷帙浩瀚，刊寫兩難，終清之世，唯原輯之稿本孤行，故明清兩代之治宋史者無一人得見此書。今以影印本出，遂亟取以與宋史對讀，本書中所取材料於會要者遂亦視他書爲獨多。然會要之輯錄，實出於匆遽之間，嗣後未曾再經細校，其部類比次，又大體依據宋史各志之門目爲準，坐是而差謬譌奪，隨在不免。本書於徵引之際，倍極審慎，凡有他書可引者，亦一併引錄，以資佐證。

一、南宋諸家所修類書，大都展轉抄引，其記載宋代官制較詳而流傳至今者，厥唯前舉章如愚，劉子實，謝維新三家之書。章書成於寧宗時，謝書成於理宗時，劉書之成當亦與謝書相先後。三書所載均多雷同，尤以謝書爲甚；所述沿革，所載事目，同者蓋將什九。則似三書之間，應有源流關係存在；然細核其相同各節，章書時次居前，而其所載出典反不及劉書謝書之完備，即劉書謝書之所載，亦多有此具彼闕，此闕彼具者，知其時必尙別有爲各家共同祖述之一書，而今亡矣。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之職官考，除所附載各家之議論外，其正文同於劉謝二家之書者亦什八九，然劉謝兩書互異之處，如劉書前集(九)太守條引中興會要之文，於「許通差武臣一次」句下有一段云：『紹興元年知越州陳汝錫言：「諸路守臣并許節制管內軍馬，除逐路遇有緩急事宜依前項指揮聽從本州守臣節制外，合有事干一路軍政，及合隸帥司差發之類，并令遵依舊法施行」。詔申明行下』。同卷通判條夾注中有『經總制錢舊法守貳通掌而隸提刑司』云云一段，爲謝書太守條及通判條所不載。謝書後集(七六)教授條云：『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案：四書院下原各有夾注一段，茲從略。）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餘鎮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

隸朝廷也』，層次極為清晰，而劉書教授條所載則較此大簡。其餘取捨繁簡之不同猶難殫數。而凡此諸處，通考均與謝書相同，因知其淵源所自，蓋為合璧事類而非翰苑新書也。宋史職官志襲用之書非一，而其逕自通考出者為數最多。今於校讀之際，於此等源流關係均加探究，故所藉賴於章、劉、謝、馬諸家之書者亦至繁夥。

一、通考所載宋代職官，大體雖與合璧事類相同，而其間亦時有詳略互異之處。今查凡通考所無而為合璧事類所獨有之條目，宋史苟亦有之，則其內容必多異；凡合璧事類所無而為通考所獨有之條目，宋史苟亦有之，則其大體必不殊。且凡通考錄用合璧事類之成文，偶因傳寫而有所差失者，宋史亦皆踵謬沿譌，未予是正。據知宋史職官志之與上兩書相雷同者，皆出自通考，與合璧事類並無直接因緣也。故校讀之際，雖取章、謝、劉、馬諸書而並用之，就中實以用馬書之處為尤多。其有通考改易合璧事類之文而有跡象可尋，或通考有誤而合璧事類本不誤者，即引錄合璧事類之文以相比證。雖分疏之際不免詞費，顧亦所以明宋史職官志中若干條目之來源在此而不在彼耳。

一、宋史職官志之不出於通考者，亦必出於另一成書。其書為何，今未能明。其中有行文順序與通考異而記載之謬誤與通考同者，則二者又必同出一源。本書遇此類情形，間亦錄而存之，為俟異日進而探求其本源也。

一、宋史職官志對宋代官名每多沿用其俗稱或簡稱，如稱觀察支使及節度掌書記而但曰「支掌」之類，初讀極不易曉。遇此等類，本書間亦稍加疏解。

一、昔人校正宋史之著述，四庫總目宋史提要中引有沈世泊宋史就正編內駁正宋史者數條，而其全書則未為四庫所收錄，故今亦未得見，不知其內容果若何。餘如武英殿本宋史各卷後附載之考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及邵晉涵南江札記中之考訂宋史部份，均以列傳為多，關於職官志者寥寥無幾。凡諸書之所已有者，本書不再涉及，其所考論猶有疑文贖義者，則更摘錄而參決之。

一、本書為求易於徵信起見，取證唯求其充，推考唯求其盡，雖一字、一詞、一年月、一名氏之是正，亦恆反覆辨說，期於無可置疑而後已。文字蕪累，讀者諒之。

一、繼本書而可謀付梓者，爲河渠志、選舉志、食貨志、兵志及一部分列傳之校稿。

一、心未周浹夫全史，功力僅及於鈞鉅，此固通學之所不屑爲而我則未能優爲之者。考論之所不中，念慮之所不周，讎勘之所疏漏，參照之所未及者，不知凡幾，願受宏雅之指教焉。

三十年九月八日於四川南溪板栗坳

卷 一

一、總 敘

未聞建官而不任以事，位事而不命以官者。

案「位事」當作「任事」。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尙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爲政事堂，與樞密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版位，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洩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尙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尙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爲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不足以砥礪天下若此。

案：此二段與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七職官考一官制總序中論宋代官制之文幾於全同。其僅有之異同如下：

通 考

宋 史

- 一、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
- 二、互以他官典領。
- 三、左右諫議無言責，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事之筆。
- 四、補闕、拾遺、改爲司諫、正言，而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
- 五、丞、郎、郎中、員外。
- 六、十常七八。
- 七、其官人授受之別。
- 八、故士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

- 一、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師三公不常置。
- 二、類以他官主判。
- 三、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
- 四、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
- 五、丞、郎、員外。
- 六、十常八九。
- 七、其官人受授之別。
- 八、故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官。

就中前四項當均爲有意之更易，後四項則必爲宋史之脫誤，當通考補正。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既而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尙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爲閑所，當漸復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卽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操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卽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

五年，省臺寺監法成。六年，尙書新省成，帝親臨幸，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之職事，因誠敕焉。初，新階尙少而轉行者易以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爲左，餘人爲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階。政和末，自從政至迪功郎又改選人三階，於是文階始備。而武階亦詔易以新名：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而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繼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爲橫班，其文武官制益加詳

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爲言，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爲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目爲正名，亦何補矣。

案：此二段與通考官制總序亦幾全同，僅後段中略有異文如下：

<u>通 考</u>	<u>宋 史</u>
一、轉行者易以混雜。及 <u>元祐</u> 初…	一、轉行者易以及。 <u>元祐</u> 初…
二、 <u>樞密</u> 則加置簽書， <u>徽省</u> 則既罷復建。	二、 <u>樞密</u> 則加置簽書。
三、悉倣機廷之號。	三、悉倣機廷之號。
四、乃請設局以修 <u>官制格</u> 目爲名，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四、乃請設局以修 <u>官制格</u> ，目爲正名，亦何補矣。

其中前三項當均爲沿用通考之文而有所脫誤者，均當據以補正。末一項雖出於有意之刪潤，然截取官制格目之「目」字使屬下讀，又增竄一「正」字而強成「目爲正名」之句，非特未合，亦且難通。且宋史於本志卷八官品篇內又複出此一段云：

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以摹本賜羣臣，而置局詳定之。於是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易之以階。元豐九年，詳定所上寄綠格，會明堂禮成，即用新制遷近臣秩。初，新階尙少而轉行者得以易及，元祐初，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階。政和末，自從政至迪功郎又改選人三階，文階始備。而武階亦易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其橫班十二階使副亦然。繼又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爲橫班。其後復更開封守臣爲尹牧，而內侍省悉倣機廷

之號。六尚局之修，三衛郎之建，及左輔、右弼、太宰、少宰之稱，員既濫冗，名益案雜，由是官有視秩。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復請脩官制格目，而邊事起，訖不果成。

此當仍爲自通考勦用者，然於末句未予改易，「官制格目」一詞亦遂未被割截爲二。卽此一事，可知宋史職官志於開宗明義之處，已竟若何其鹵莽滅裂矣。

輯本宋會要稿官制別錄載：

政和二年三月十七日，奉議郎左司諫王甫奏：『臣仰惟神考以堯舜之獨智，拯文武之隆典，出道制法，作新垂裕，皆有成憲；而政事之原莫大於官制。臣聞元豐中官制旣行，乃取三省逮寺監凡所上所行之事，張官置吏，講明蒐舉，倣周天地四時之官，辨其掌治，與所統屬，爲官制格目，頒之有司。其書起三省樞密院，次以六部，而九寺五監隨所屬部附焉。分列科指，條析庶事，以類相從，下至一時之務，咸有秩敘，大綱大紀，無不備具。元祐姦臣，欲肆紛更，棄而勿用。遵揚丕謨，實在今日。臣比者欽承聖訓，委臣參照遠格目事務，條例元祐紊亂事迹年月，并釐正類成事件，甚盛舉也。臣愚謂當將應該官制格目所載省、曹、寺、監、一切事務，依今來聖旨，悉行照參，及條列廢紊事迹年月，取元豐以後繼述增立之事，並依例補完，釐正成書奏御，斷自淵衷，然後頒之天下，以詔萬世。伏望陛下留神。如上當聖心，卽乞特降詔旨，仍乞更不置局，止以「參詳補完官制格目所」爲名，以便文移。除臣合遵依聖訓參詳外，乞差宰執一員總領，選差手分五人，及乞三省察院各差供檢人吏一人，以便報應行遣。除官給紙札之類，并人吏添給外，臣等乞並不支破諸色請給。應今來修書糜費事件，如聚議之類，亦乞更不陳請。仍限一季結絕。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詔：『元豐官制，政事本源，上下維持，講究備具，若非元祐姦臣啓例隱紊，紛更至今，則孰敢輒有擬議。近嘗委官參照尚書省格目，悉依官制。甫復有請：應于官制所載及後來增立事件，委官修完；仍乞差宰執總領。可並依所奏。委鄭居中總領，蔡疑王甫參詳。不許添官增吏，只就議禮局人吏，限一季書成，不得展限。依已降指揮疾速行下。』（職官卷五六之三一）

四月十八日，參詳補完官制格目所奏：『臣等恭惟官制格目是爲元豐不刊之典，蓋與周官並傳而無遺。曩緣元祐廢案，循以積習，寢以違戾，特詔臣等參照釐正，欲以先朝垂裕之成憲，及陛下續述先志而見於大政事，俾得依倣格目，附爲全書，甚盛舉也。契勘見於（案當作「以」）「參詳補完官制格目所」爲名，竊慮四方萬里妄議臆度，謂於補完有所去取，臣等再詳所名恐有未當，欲乞改以「參照官制格目所」爲名。』從之。（職官卷五六之三二）據此所載，其委官參照官制格目之事，乃在政和二年，下距宣和之末凡有十四五年之久，而通考謂在宣和之末，一誤也。官制格目爲神宗釐正官制後所創脩，其書內容編制，依會要所載諸事推之，蓋大體依省、曹、寺、監、而類分爲各種部門，如尙書省格目，尙書度支事格目，及比部官制格目（並見會要職官卷五六之三二及三三）等是也。元祐政事多變神宗舊章，故其建官置吏亦多與官制格目所載者相違失，政和中徽宗及王黼諸人，遂目之爲廢案舊典，乃議取該書與當時「省曹寺監一切事務」相參詳，條列其廢案之事迹及年月，並取元豐以後紹述新法期內所增立各事，依例補入，故卽以「參詳補完」爲名，通考謂爲創脩，二誤也。王黼奏疏內明有「乞更不置局」之句，通考反謂「乃請設局以脩，」三誤也。會要又載：

〔政和三年〕八月三日詔：『參照官制格目了畢，比舊增立及創脩事件，功力不少，三經進書，凡九百餘冊，官吏應奉有勞，參詳官白時中強淵明王甫各特轉兩官。……』（職官卷五六之四二）

是則參照一年有半卽已增補竣事，而通考謂爲「書未成而邊事起，」四誤也。宋史雖於總敘中改「書未成而邊事起」爲「目爲正名，亦何及矣，」無以見其書之果已脩成與否，而在本志八官品篇複出之一段中，則謂「邊事起訖未果成，」是於通考之文亦唯漫然錄用而毫不加察，故於其所具之外謬各點亦均踵而襲之。

檢南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後集（七）百官門列曹尙書條及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二六）職官六部門均載「故自眞宗仁宗以來」一段（山堂考索較合璧事類少載「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卽用新制」二句），然於「各還所職」

句下，均有「神宗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云云數語，更下則均明著此一大段之出處爲四朝史志。通考刪去神宗論蘇綽諸語不載，於「各還所職」句下即繼以「五年省臺寺監法成」一段。宋史對四朝史志舊文之剪裁與通考同，以「五年省臺寺監法成」云云直承「各還所職」之句，亦與通考同，知二書必非不謀而偶合。然則以上四段必皆自通考勦襲來者，非出於山堂考索翰苑新書及合璧事類等書，更非直接出自四朝國史志也。

又案宋會要稿中書門下省門載：

神宗正史職官志：國朝建官，沿襲五代。太祖太宗監藩鎮之弊，乃以尙書郎曹卿等官出領外寄，三歲一易，坐銷外重分列之勢。故累朝因仍，無所改革。百有餘年，官寢失實：三省長官、尙書中書令，侍中、不與政，僕射、尙書、侍郎、郎中、員外、與九寺五監皆爲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神宗初卽位，慨然欲更張之。謂中書政事之本，首開制置中書條例司、設五房檢正官、以清中書之務。又置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理天下之財。置諸路提舉廣惠農田水利差役官，隸於司農，以修農政。簡樞密武選而置審官西院，創民兵保甲法以歸兵部，作軍器監以除戎器，新大理寺以省滯獄，增國子監太學官以大興庠序，復將作監以董百工。十數年之間，自國子、太學、司農、兵部、軍器、大理、將作、各已略循古制，備置官屬，使脩其職業。於是法度明、庠序興、農政脩、武備飭、刑獄清、器械利，壹壹乎董正治官之實舉矣；然名未正也。熙寧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館開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遂下詔命官置局以議制作。上自考求故實，間下手詔，或親臨決，以定其論。凡百司庶務皆以類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自位敘、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名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各區處而科條之。而察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治之者：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長而以察爲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爲法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當考其成。於是長吏察月，

御史察季，都省察歲。五年，三省、六曹、御史臺、祕書省、九寺、五監之法成，卽宮城之西以營新省，省成，上親臨幸，召問以執事而訓戒之，省官遷秩有差。自是繼有增損，唯倉庫百司及武臣外官未暇釐正云。（職官卷一之七四至七五）

此當爲神宗正史職官志篇首之一段總論文字，其所舉「命官置局以議制作」之詔旨，見於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元豐三年八月乙巳日內：

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敘，分職率屬，而萬事條理，監於二代，爲備且隆。逮於末流，道與時降，因革雜駁。無取法焉。惟是宇文造周，旁資碩輔，準古創制，義爲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茲官政，尙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且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職官志篇首云：熙寧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遂下此詔云云。）（會要職官五六之一官制別錄亦載此詔，唯無夾注，餘全同。）

會要三省門又載：

神宗正史職官志：中書門下在朝堂西。榜曰「中書」，爲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書門下。尙書中書令。侍中，丞郎以上帶同平章事，並爲宰相。而參知政事爲之貳，與樞密院通謂之執政。又有中書省、門下省者，存其名，列皇城外兩廡，官舍各數楹。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位版、流外較考；諸司附奏挾名而已。中書令侍中不任職。官制行悉釐正之，遂以實正名，廢中書門下省舍之在皇城外者，併朝堂之西中書堂爲門下中書兩省，以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又以兩侍郎副之。（職官卷一之七）

據此各節，知凡四朝國史志之所云云，多卽參取神宗史志之舊文而稍加潤飾者。然將元豐三年前神宗對國子、太學、司農、兵部、軍器、大理、將作、以

及中書三司等處職事之調整諸措施。神宗史志所歷歷舉數者，俱刪削不載，而以熙寧末校唐六典事直承「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之句，遂使前此十年內區處規劃之蹟湮沒不彰；而何以「神宗即位後慨然欲更其制」者，須待十三年後方得見之施行，亦使後之考史者疑莫能明，此則南宋與修四朝國史諸臣之過已。宋史職官志沿承此失，蓋以絕未取神宗史志相參稽也。

二、三師三公

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官亦如之。

案：史志三師三公條與文獻通考職官考一所載全同。右諸語通考本作夾注，史志改入正文。檢會要三公三少門載：

凡三公三師除授，司徒遷太保，太保遷太傅，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檢校官亦如之。（職官卷一之一）

其「太尉遷太師」句當補入。

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辭司空侍中。

九年，彥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辭太保。

案：右二條下通考各有「從之」二字，史志均刪去不載，則二人辭免之得遂與否不可知，當補入。

三公自國初以來未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

案「三公」句通考作「三公自祖宗以來罕嘗備官」。「國初」云者，謂國朝初年，本朝人脩本朝史所用之稱謂也，元人脩宋代之史不合作如是稱謂。史志全文所見國朝及國初字樣極多，均沿用舊文而失於改正者。

又案：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載：

國朝三公官始未兼備。惟元豐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夫爲太保，方相繼兩見。

史志不載元豐末年兼備三公事，且改通考之「罕嘗備官」爲「未嘗備官」，均非是。

乾道初，楊沂中吳璘並爲太傅。

案：一人而名姓有所更改者，史書通例均從其後所改定者。宋史列傳既作楊存中，此處亦以改作存中爲是。且楊氏之賜名存中乃紹興間事，至乾道初不合更用其舊名也。

紹熙初，史浩爲太師。

案：據會要三公三少門所載，史浩於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特授太師（職官卷一之七），宋史宰輔表同，此云紹熙初，誤也。

三、宰執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真相之任。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承郎以上至三師爲之。

案：此與通考全同。「承郎」當從通考作「丞郎」。

乾道八年，詔尙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爲左右丞相。

案：此亦錄用通考成文。然檢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七乾道八年虞允文梁克家分除左右丞相事日下載：

是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勅門下：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在商湯時則有若仲虺，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召，或左或右，皆見於經。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貴實之誼序，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尙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爲左右丞相，庶幾採前代之舊，成本朝之制焉，

全詔主旨唯在稽古之制以正今之名，故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丞相條總論建隆至乾道相名更易事，亦唯云『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爲定制。』而不謂爲遵依漢制云云。唯雜記乙集卷十四乾道正丞相官本末條又有云：

虞雍公獨相久，上眷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欲遂相之，而無其端，會

易三省官名，乃議以僕射之名不正，欲採用漢舊制，改爲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史官、討論，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至八年，……御筆付院云：『尙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子充草詔以進。後二日付外施行，二月乙巳也。

是「可依漢制」云云，乃御筆中語，所降詔命則已稍變其語意矣，謂詔曰云云，未合。

四、平章軍國重事

平章軍國重事，元祐中置。以文彥博太師、呂公著守司空相繼爲之。

案：宋會要三公三少門載：

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制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職官卷一之二）

宋史宰輔表所載文彥博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之年月日同，是則當作「元祐初置」，非「元祐中」也。

又案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三平章軍國事條載：

國朝舊相特命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歷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宋宰輔編年錄卷九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詞下附載：

公著以年老數辭位，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大防曰：『今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乃有平章之命。……草制之夕，上謂翰林學士蘇軾曰：

『呂僕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軾奉詔退而草制。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二人出公著家（父夷簡），議者榮之。

是則王旦與呂夷簡受平章軍國重事之命後，雖均懇辭未拜，而其時固已建此官名矣。史志以文彥博之除授爲事始，亦非是。

所以處老臣碩德，特命以寵之也。故或稱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事。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

案朝野雜記乙集平章軍國事條云：『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者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官、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此當爲史志云云之所從出，然於雜記所舉重事之目刪去不載，非是。又查文彥博與呂公著所平章之事目亦不盡同，宋宰輔編年錄卷九元祐三年四月辛巳呂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詞下附載：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目當聞呂公著者定爲令：凡與三省同施行者一，曰應差除并責降敕復等，其目十有二。其與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寺監所上事，其目十有二。其與樞密院同施行者一，曰降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以下，其目十有四。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其所預事目：曰除前執政、尙書、節度使、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曰除邊帥、開封留都知府。曰大典禮。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馬河防措置事。及公著平章，乃去「重」字，前此所未有也。詔軍國重事及非常程事，并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預簽書。

史志當參詳二者將平章事目補入以明其職權。

開禧元年韓侂胄拜平章，討論典禮，乃以平章軍國事爲名。

案「拜」字上脫「將」字，當依朝野雜記補入。

蓋省重事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

案雜記作『蓋侂胄繫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史志「重事」當作「重字」。

五、使 相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問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

案史志使相條全文俱與通考同，唯自乾德二年句起，通考均作夾注，史志則改入正文。「李崇矩」下當依通考增「爲」字。

又查會要中書門下省門載此事云：

太祖乾德二年正月以趙普爲宰相，制既下，時范質等已罷，綸誥將出，無宰相書敕，太祖令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承旨陶穀以爲『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當時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尙書亦南省官，似可書敕。』學士竇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時事，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也。』帝聞之曰：『儀之言是矣。』卽令太宗書敕以賜之。（職官卷一之六八。續通鑑長編卷五所載略同）

是則當時乃使翰林學士講求故實，故陶穀有所建議卽爲竇儀所糾，非專以問穀一人也。通考及史志俱誤。又陶穀時爲翰林學士承旨，亦不當僅云翰林。

六、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乾德二年置。

案參知政事須以何種資歷人充，此未載及。檢會要三省門載：

參知政事貳宰相，批（案當作毗）大政，參庶務，以中書舍人以上至尙書爲之。（職官一之一六）

先是，已命趙普爲相，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以問翰林學士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別設塹位，敕尾著銜降宰相。月奉雜給半之。

案會要中書門下省門載此事云：

先是已命趙普爲相，將用居正等爲之副，旣而難其名稱，召翰林承旨陶穀問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令不宜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廷別設塹位於宰相後，敕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薪雜給皆半之。

其「仍令」下「不宜制」三字，「政事堂」下「止令」云云句，「塲位」下「於宰相後」四字，「宰相」下「數字」二字，史志均當補入。

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押敕齊衙，行則並馬。自寇準始，以後不易。

案會要中書門下省門載：

至道元年四月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輒先易位，宜合而爲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先是，呂端寇準並爲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至是，端作相，準尙參知政事，端慮準不平，且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特從其請以慰其心焉。（職官卷一之七〇）（長編卷三十七繫此事於四月戊子，於詔旨節文下有云：『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下接呂端初與寇準同列云云，餘略同。）

（二年）閏七月詔『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遇正衙橫行參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書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從事。』時既逐寇準，即令復舊。（職官卷一之七一。長編卷四十繫此事於閏月辛未，與此略同。）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亦載一條云：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塲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爲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塲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列衙，衙並馬，宰相上事並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止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塲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

是則自寇準罷參知政事後，即又詔參政不押班不知印，諸事概復舊制，史志謂「以後不易」，誤也。

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輪日當筆。然多不踰年，少僅旬月。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窺見也。

案此與通考所載全同。查朝野雜記甲集十參知政事條有云：

故事：丞相謁告，則參預政事之臣例不得進擬差除，惟丞相薨罷，上未得人，則參知政事行相事，多不踰年，少者才旬月。獨淳熙初葉夢錫罷相，龔實之行丞相事近三年，言者以爲懷私擅政，遂有英州之禍焉。

此當卽通考之所本。唯查宋史宰輔表，葉衡於淳熙二年九月罷右相，龔茂良於淳熙四年六月罷參政出知鎮江，其間尙不足二年，謂「近三年」，誤也。

七、門下省

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尙書省六部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取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

案此段與通考職官四門下省門所載全同。檢會要門下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云：

凡中書省樞密院所被旨，尙書省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取之。若制、詔、宣、誥下、與奏鈔、斷案上，則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職官卷二之二）

史志當補入「若制詔」云云二句，下文「讀省審」云云方有所承。

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

案「獄」字下當從通考增「案」字。

侍中……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

案此與通考全同。「導」上當依會要增「前」字。

侍郎……大朝賀則授表以奏祥瑞。

案「賀」字當從通考及會要作「會」。

左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國初雖置諫院，知院官凡六人，以司諫正言充職，而他官領者謂之知諫院。正言司諫亦有領他職而不預諫諍者。

案會要諫院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諫院知院官六人，以兩省官充。……由它官領者帶知諫院，由左右司諫正言供職者則否，正言司諫亦有領它職而不與諫諍者。

史志「雖」字當刪，「而它官」當作「由他官」，

元豐八年諫議大夫孫覺言：『據官制格目：諫官之職，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乞依此以脩舉職事。』八月，門下省言：『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合通爲一。』詔並從之。

案據會要諫院門及續通鑑長編三五九所載，孫覺及門下省所言事均在元豐八年八月：前一事在八月二十二日癸未，後一事在二十八日己丑。是則史志「八月」二字應移冠孫覺言事上。又會要所載後一事云：

二十八日門下省言：『中書省申明：諫議司諫正言合通爲一法，即諫官以言爲職，凡有所見，並許論奏。欲送中書省申明行下。』從之。（職官卷三之一〇及五四兩見。長編全同。）

史志刪去「凡有所見並許論奏」二句，語意已極不明，於「通爲一法」句內又脫去「法」字，則似省併諫議司諫及正言三者爲一矣，當依會要補正。

十月，詔做六典置諫官員。

案武英殿本宋史本卷末對此條有考證云：『臣開鼎案，下文云：「國家倣近古之制，置諫官六員。」則「員」字上應有「六」字。』今檢會要諫院門載此事云：『十月十二日詔做六典置諫官，具其所置員以聞。』（職官卷三之五四。長編卷三六〇十月癸酉所載與此全同。）在同年同月之中別無有關此事之詔命，則史志所載亦必即十二日之詔，然如所云云，殊嫌其簡略過當。殿本校語亦非是，蓋方令具陳所應置之員數以聞，非已立定員額也。「員」字下當從會要及長編增入「具所置員」云云句。

元祐元年二月，詔諫官雖不同省，許二人同上殿。後又從司諫虞策之請，如獨員許與臺官同對。

九月，左右正言久闕。……

十月，司諫王觀言：『自今中書舍人闕，勿以諫官兼權。』從之。

案諫官雖不同省許二人同上殿云云，語意殊欠分曉。檢會要諫院門載：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三省檢按上殿班：御史中丞同侍御史或殿中監察御史一員，諫議大夫同司諫或正言一員。今御史臺見闕侍御史，諫官見闕左諫議大夫。詔御史臺不限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諫官不限同省分

省、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許二人同上殿。（職官卷三之五五。長編卷三六七所載同）

蓋以在此之前，臺諫官論事例不得相互通議，故亦只令臺諫官一人上殿而不許二人同上（參長編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三日所載王巖叟奏疏），及是方有所更改也。

又案史志置「從司諫虞策之請」云云於「九月左右正言久闕」及「十月王觀奏言」二事之前，似即爲元祐元年事，今查會要及長編，後二事確在元祐元年之九月及十月內，而虞策之奏則否。會要諫院門載：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左司諫虞策言：『獨員乞依例與御史臺官一員同上殿，仍乞自後諫官獨員準此』。從之。（職官卷三之五五。長編卷四七五所載全同）

史志插敘於元年諸事之間非是。

十一月巖叟又言：『近降聖旨：兩省諫官各令出入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

案諫止擗截兩省諫官不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者，非僅巖叟一人，且史志所節錄之奏章亦非巖叟所上。會要失載此事，長編卷三九二元祐元年十一月己卯載：

侍御史王巖叟言：『伏觀近降聖旨隔截門下中書兩省諫官，別開門出入，不得與給事中中書舍人相通。……臣愚不諳朝廷此舉之意。若以謂欲絕漏泄之弊，則臣以爲漏泄在人，不在門戶，……何必以隔異門牆爲事哉。所隔異者二三諫官而已，諫官爲陛下耳目，陛下每不惜推赤心以與之，奈何於其所舍反若置疑也？……今外人皆云非所以嚴制勅院也，乃欲以限隔諫官使不聞省中事耳。此聲流傳，恐非朝廷美事，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爲國家愛惜大體，以慰衆心，特賜罷隔截兩省指揮，則仍舊幸甚。』

右司諫王觀言：『臣竊聞中書省欲以後省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舍人正言廳爲制敕院，擗截兩省見今諫官廳出外，別作門出入，以防制敕之漏泄。論者以謂名雖關防制敕，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末而論列之頻數也。何以驗之？苟欲作制敕院而已，則舍人廳後起居舍人廳正言

廳及直舍廊廡等屋，以數十間作制敕院自足，不須更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廳以塞絕諫官出入之路而別爲之門也。兼門下後省既無制敕院而亦擗截諫官廳出外，即知不爲關防制勅之漏泄，而實不欲諫官在兩省與給舍相見，恐其或聞政事之本末而論列之頻數而已。…』

觀又言：『臣近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封事言兩省擗截諫官廳出外，墮壞法度，乞行寢罷。及十一月二十七日與諫官鮮于侁朱光庭列狀聞奏，各未蒙施行。……』

尋詔諫官直舍且令依舊，所有前降擗截指揮更不施行。

是則王巖叟所持不當隔截兩省諫官之理由，唯以爲當信任諫官不當疑諫官之漏泄而已；其以此舉用意，乃在限隔諫官使不得與聞政事之本末而致頻有論列者，則司諫王觀也。史志舉觀之言以屬巖叟，非是。王觀力爭此事，疏凡三上，且復與鮮于侁朱光庭合疏論列，史志乃僅舉巖叟，亦非是。

建中靖國元年言者謂諫官論事惟憑詢訪，而百司之事，六曹所報外，皆不得其詳。

遂詔諫官案許關臺察。

案此所節錄「諫官案許關臺察」云云，與原詔旨適相反背。會要諫院門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二日臣僚上言：『契勘言事官職在獻納，合要見中外事件的實，以聞朝廷。緣自來除改事件及差除，許令六曹報諫官案外，即未有法條許令中外官司取索文字及會問事件，致其間合論列之事無由備知，亦不敢止憑詢訪便以爲實，顯與言職大有妨闕。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許令兩省諫官於中外官司取索會問事件。』詔今後諫官案許關牒臺察取索文字。

「臺察」者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及監察御史也。臺察有依定期分往中外官司稽核違失之制，所知百司底蘊爲詳，故特許兩省諫官於必要時得移文臺察調閱其案卷，以助其考詳所欲論奏之事，此詔旨本意也。若僅曰「許關臺察」，則是命其將所論之事關報臺察知照，於諫官之盡其言職有何補益哉。

史志刪去「取索文字」四字，大謬。

給事中…故事：詔旨皆付銀臺司封駁，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司歸門

下。

元豐五年…六月陸佃言：『三省密院文字已讀者尚令封駁，慮失之重複。』詔罷封駁房。

案太宗淳化四年以給事中封駁之職隸屬於通進銀臺司（見長編淳化四年九月乙巳），及神宗釐正官制，使給事中還其所職，於是封駁司又自銀臺司撥歸門下省而爲封駁房（見長編三六〇元豐八年十月庚辰所載劉摯奏疏）。上二條既云封駁司歸門下，又云元豐五年六月以陸佃之言而罷封駁房，然則所罷者是否卽撥歸門下省之封駁房耶？語意殊欠分曉，檢會要給事中門載：

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給事中陸佃言：『三省樞密院文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慮成重複。』上批『可勘會差案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故事：詔旨皆付銀臺司封駁，官制旣行猶循舊，至是始罷（職官二之七）

同書銀臺司門載：

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詔罷銀臺司封駁房（職官二之四〇）

史志亦當於「封駁房」上冠「銀臺司」三字。

又案北宋初年給事中旣無職事，故只爲所遷官，會要中書省舍人院門載：

神宗正史職官志：中書舍人…國初與給事中爲所遷官，實不任職。（職官卷三之十五）

史志僅於中書舍人條內有「國初爲所遷官」云云二句，本條不載，非是。

起居郎一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殿則侍立，行幸則從。

案會要起居郎舍人門載：

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職官二之二五）

通考起居條所載與會要同，史志「御殿」句當補正。

國朝舊置起居院，命三館校理以上脩起居注。

案「校理」上當依會要起居院門所引兩朝國史志補「祕閣」二字。（職官二之一〇）

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八月，迺詔雖不兼

諫職許直前奏事。蓋存發之也。

案：既曰「存因對及之」，又曰「蓋存發之也」，文義重複，下句當刪。

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

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仍依先朝故事。

案右二條中所謂「許侍立」及「難令旁立」者均指何人，頗欠分曉。會要起居院門載此二事云：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居舍人呂陶言：『邇英閣今後講讀罷，有臣僚再留身奏事，乞並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不至闕略。』從之。（職官二之一四。長編四七九較詳）

紹聖元年五月十八日翰林侍講學士御史中丞黃履言：『自來經筵講說既畢，遇有臣僚留身奏事，餘官並退，近年乃令修起居注官候奏事畢俱退，竊謂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得聞，乞依先朝故事。』從之。（職官二之一四。長編闕紹聖元年）

史志前條「許」字下須增入「記注官」三字，後條「旁立」下亦須增「得聞」二字，語意方明。

大觀元年，詔事有足以勸善懲惡者，雖秩卑亦書之。

案會要起居院門載此事云：

大觀元年八月七日，宣義郎試起居舍人霍端友劄子奏『臣竊惟記注之職，執筆載事，傳之永久。凡聖訓所及，政令所行，與冊命封拜，皆得書之，實國史所資以爲撰述之本也。伏見修起居注式：凡文臣監察御史監司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則書其制辭。臣愚，妄意以謂黜陟幽明，初無間於尊卑，而形於制辭者所以明示天下後世也，其或異能高行，忠節顯效，卓然有稱於時，而上之褒嘉特隆於衆，茲臣子之至榮，朝廷之盛美。惟其爵秩職任在監司刺史之下，略而不書，尙爲闕典。欲望聖慈特賜睿旨，應制辭所當書者，不限品位，悉令記述，以爲小大忠良之勸，以昭太平得人之盛。』詔：『制命之詞以著賞罰，秩有高卑，事有大小，限以秩高，則官小而事大者或有所遺；概令收載，則官高而事小者或不足書。可令隨事大小，不限品秩，取其足以勸

善懲惡者，條爲記注。』（職官二之一五）

是則詔旨所指，本爲除授文武臣僚時之制詞，可由記注官斟酌其事之性質以定取舍，不必專以官秩高卑爲準則，初非泛指凡百行事之有關懲勸者言也。史志云云殊含混。「詔」字下當增「文武臣僚除授制詞」諸字方洽。

通進司隸給事中，掌受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及章奏房所頒天下章奏案牘，具事且進呈而頒於中外。

進奏院隸給事中，……靖康元年詔諸道監司帥守文字，應邊防機密急切事，許進奏院直赴通進司投進。舊制：通進銀臺司知司官二人，兩制以上充。通進司掌受銀臺司所頒天下章奏案牘及閣門在京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以進御，然後頒布於外。銀臺司掌受天下奏狀案牘，抄錄其目進御，發付勾檢，糾其違失而督其淹緩。發敕司掌受中書樞密院宣敕，著籍以頒下之。

案：上兩段頗凌亂。查當北宋開國之初，銀臺司與通進司均分別設置，隸樞密院，及太宗淳化四年八月命向敏中張詠二人共同點檢銀臺通進二司公事，嗣後乃即合稱爲通進銀臺司。及元豐官制行，並罷銀臺之名，僅以通進司爲稱。今檢核史志「通進司隸給事中」一段，與會要通進司門所載哲宗正史職官志（職官二之二九）之文合，是爲改官制後通進司之職掌也；其「進奏院隸給事中」一段內，自「舊制通進銀臺司知司官二人」以下，迄於「糾其違失而督其淹緩」句，與會要通進司門所載兩朝國史志（職官二之二六）之文合，是則元豐改官制前通進銀臺司之職掌也。當以「舊制」云云直承「通進司隸給事中」段末句「具事目進呈而頒布於中外」之下，其「進奏院隸給事中」至「許進奏院直赴通進司投進」一段，乃獨立之一條，不當夾雜於其間。

又「發敕司」云云，會要亦另爲一門，蓋亦爲釐正官制時所廢罷之一司。會要載其職掌云：

發敕司隸銀臺，掌中書樞密院宣敕，著籍而頒下之。中書遣發敕官二人主之，舊有樞密院令史一人，後省。（職官二之四一）

史志亦當提行另作一條，列通進司條後。

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劄，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于諸路。凡

章奏至則具事日上門下省。

案會要進奏院門載：

哲宗正史職官志：進奏院隸給事中，掌受詔敕及三省樞密院宣劄、六曹寺監百司符牒，頒降於諸路，及州府軍監天下章奏至，則具事日上門下省。（職官二之四六）

史志刪「州府軍監天下」諸字，僅曰「凡章奏至」云云，非是。因三省樞密院及京朝凡百官司之奏牘表疏章劄俱經由通進司奏入，其由進奏院收受者則外路州府軍監之章奏也。若曰「凡章奏至」則似內外臣民莫不包括於內矣。

會要又載：

兩朝國史志：都進奏院，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掌受詔敕及諸司符牒，辨其州府軍監以頒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牘狀牒以奏御分授諸司。進奏官一百二十人。（職官二之四四）

此元豐改制前進奏院之職掌也。史志既於通進司條載入其舊制，此亦當依例補入。（其時每一進奏官僅典掌二三州之進奏事宜，故員額達百二十人也。）

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登聞鼓院，隸司諫正言。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資，改正過名，無例通進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爲所抑，則詣檢院。

案此段當亦展轉出自哲宗正史職官志或四朝史志而又有所刪改者。輯本會要失載。然依宋史本志之通例，其舊制亦不應從闕，今檢會要登聞院門載兩朝國史志云：

登聞檢院，判院官一人，以帶職郎官以上至兩省充。凡檢有四：東曰崇仁，南曰思諫，西曰申明，北曰招賢。凡機密章奏及上於鼓院而爲所抑者，咸受而達諸朝。令史二人。

登聞鼓院，判院官二人，以帶職官、朝官、或卿監充。凡四方官吏士民冤枉封牘，咸受而奏之於中，以達萬人之情。監鼓內侍一人，書令史二人。（職官三之六七）

上二條當補入「則詣檢院」句下。

又案：檢院鼓院之建置及其名稱之改定，會要登聞院門載：

唐置匭。雍熙元年改匭爲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寃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改匭院爲登聞院。（職官三之六二）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鼓司爲登聞鼓院，命知制誥周起、直史館路振同判。其登聞院改爲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文武臣僚閣門無例通進文字者，并諸色人進狀，並須先經鼓院。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卽實封。……（職官三之六四）

史志亦當刪潤此文增入條內。又「無例通進者」句上，當補「閣門」二字。

又案：檢鼓二院之職掌，如史志所載「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云云，與所述通進司「掌受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百司奏牘，文武近臣表疏及章奏房所領天下章奏案牘」云云，實不免有所混同。查檢鼓二院之設，本所以通達下情，申雪冤濫，凡各地士庶及諸色人有所陳訴而不爲當地州縣監司所申理者，卽可逕向登聞鼓院申訴。其文武臣僚則僅限以閣門無例通進之文字，方可經由兩院進入。所謂閣門無例通進者，謂與各臣僚職任不相干涉之文字也。會要於景德四年五月九日條下又載：

是月張詠言：『……又文武臣僚三司京百司人吏因罪勒停，進狀口敕敍用者，望令鼓院告示：文官歸刑部投文，使臣卽歸三班院，三司京百司人吏卽歸本屬，檢敍行施。如稱檢敍不盡，方許執判狀經鼓院檢院陳狀。』詔：『所責過犯狀內隱落職私罪者卽科除名之罪。餘皆從請。』周起等又言：『諸色進狀人皆妄有僥求，自今望除軍機密事、指論在京臣僚、及諸色人贓污、偷侵官物、并事干人命、或自己實有屈塞等，其三司公人職掌，並經三司陳狀；中書門下省、京百司人，各經本司；倉場庫務卽經提點諸司庫務及提點倉場所；諸班諸軍各經所管本司；在京并府界縣鎮諸色人並經開封府或府界提點。』詔：『內有差遺及抽借往別處者，並於元屬司分陳狀，如不知元犯因依，卽與勘會施行。』餘從其請。（職官三之六五）

參此則檢鼓二院所應收受者，各限於何等章奏表疏，極爲明瞭。史志不合分割「文武臣僚」下之「閣門無例通進文字」一項規定，置之於「改正過名」句

下。

中興後、檢、鼓、糧、審官、官告、進奏、謂之六院，例以京官知縣有政績者充，亦有自郡守除者，繼卽除郎。恩數略視職事官而不入雜壓。紹興十一年胡汝明以料院除監察御史；遂遷侍御史。乾道後相繼入臺者數人，六院彌重，爲察官之儲。淳熙初，班寺監丞之上。紹熙五年詔六院官復入雜壓，在九寺簿之下，六院各隨所隸。

案：於檢鼓二院條內而雜入此段，極爲無當。查此段乃刪削朝野雜記甲集十「六院官」條文字而成，然亦必自通考轉錄者。通考於門下省門未載檢鼓二院事，而別出之於職官考十四「六院四轄」門內，此蓋依南宋之制而類次之者。既彙六院四轄爲一門，亦遂於正文之後採錄朝野雜記之六院官、六院官入雜壓、四提轄各條而附載之。史志既依北宋舊制而列檢鼓二院爲門下省所屬官司之一，何得移通考六院四轄門所附載之文而竄入登聞院條正文之內哉。全段俱當刪除。又查雜記原文首句作「六院官：檢、鼓、糧料、審計、官告、進奏也。」通考所引錄者則於「糧」下省「料」字，「審」下省「計」字，史志「糧」下亦無「料」字，而忽於「審」下增「官」字，則是以爲「審官院」矣，故知其必自通考抄來而非直接引自雜記者。其「爲察官之儲」句，雜記通考原均作「號爲察官之儲」，「紹熙五年」原均作「紹熙二年」，史志俱當改正。

又案：通考於門下省門之末，另有弘文館一條云：

宋改爲昭文館^{以弘犯宣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之事。判官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北宋在元豐釐正官制前，首相既例兼昭文館大學士，則此事須載明方可。

八、中書省

凡命令之禮有七。

案「禮」當從通考作「體」。

元祐以後拆兵禮爲二。

案「拆」當從通考作「析」（殿本誤作「折」）。

曰禮房，掌行郊祀陵廟典禮、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封冊、科舉考官、外夷書詔。

案「封冊」二字下當依會要中書省門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增「駙馬都尉內命婦官封」句。（職官三之四）

曰兵房，掌行除授諸蕃國王爵官封。

案「王爵」當依會要所引哲宗正史職官志作「爵命」。（職官三之五）

凡尚書省所上奏請口諫所陳章疏。

案「請」字下當依會要所引神宗史志補「臺」字。

曰制誥案，掌書錄制詞，及試吏校其功過。

案會要舍人院門作「曰制誥案，主制詞及試吏，校定錄事以下功過」。與此微異。

元祐元年詔舍人各簽諸房文字，其命詞則輪日分草。

案會要舍人院門載：

〔元豐〕六年九月三日詔中書舍人分領六房，隨所領命詞。（職官三之一六。長編卷三三九所載同）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中書省言：『元豐六年九月敕舍人各隨所領房命詞，今除刑房間有責降牽復，又兵房有蕃官遷轉外，其餘差除並在吏房，以故吏房日常行詞，欲令依舊各簽押逐房文字外，其命詞止依故事，輪日分草。』從之。（職官三之一六。長編三六四所載略同）

是知「輪日分草」乃舊制，至元豐六年冬方改為「隨所領房命詞」，行之僅三年，察其不便，乃有元祐初復行舊制之詔。非至此始創行「輪日分草」之法也。

紹聖四年蹇序辰請自今命詞以元行遺文書同檢送兩制舍人，從之。

案「兩制」當從會要作「當制」。

起居舍人一人，掌同門下省起居郎。侍立脩注官，元豐前以起居郎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以郎舍人為職任。淳熙十五年羅點自戶部員外郎為起居舍人，避其祖諱，乃以為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其後兩史或闕而

用資淺者，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修注官。

案：起居郎起居舍人職掌全同，故各史多合併敘述。會要總述之於起居院門內，舍壁事類及通考亦合併爲起居一條，而列置門下省門。史志分起居舍人而置之中書省門，然其所述亦僅「掌同門下省起居郎」一句而止，其「侍立修注官」以下云云，乃採錄朝野雜記乙集十三侍立修注官條之文字而稍加刪修者，當別爲獨立之一條，今與「掌同門下省起居郎」句相連爲文，非是。又雜記謂因羅點「避曾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史志謂避祖諱，誤也。

右散騎常侍 右諫議大夫 右司諫 右正言 與門下省同。但左屬門下，右屬中書。皆附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元豐既新官制。職事官未有不經除授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始終未嘗一除人，蓋兩官爲臺諫之長，無有啓之者。中興初，詔諫院不隸兩省。紹興二年，詔並依舊赴三省元置局處。淳熙十五年用林栗言，置左右補闕拾遺，專任諫正，不任糾劾之事。踰年減罷。法司、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各一人，守闕守當官三人。乾道六年減二人。

案左右散騎常侍本虛而不設，左右諫議及司諫正言則職掌全同，故各史亦均合併左右而總述之。史志仍分左右使各爲獨立之一條，然割裂凌亂，殊無倫緒。查上條所載各節，其「皆附兩省班籍，通謂之兩省官」，則通考散騎常侍條之文也；其「元豐既新官制」以下，迄于「無有啓之者」，則通考散騎常侍條後所附錄石林燕語之文也；其「中興初」及「紹興二年」兩事，及諫院吏額，則應與門下省左散騎諫議司諫正言條內建中靖國云云一則相連爲文，不應以南北宋之分界當左右之分界也；其淳熙末置左右補闕拾遺一事，乃於左司諫正言之外而增置之者，當另爲獨立之一條，否則亦應依左右分述之例而於門下省首著其建置左補闕拾遺一事也。又查所錄石林燕語之文，於「兩官爲臺諫之長」句下原更有「非宰執所利故」六字，史志刪除之，遂無以見二官所以不除之故，當補入。又「詔諫官不隸兩省」事在建炎三年六月，會要及繫年要錄所載俱同，亦不當謂爲「中興初」也。

檢正官，五房各一人。掌糾正省務。熙寧三年置，以京朝官充。

案會要檢正門載：

熙寧三年九月一日中書門下言：奉旨議中書勅置士人爲屬官。伏以中書統治百官以佐天子布政事，所置吏屬尙仍舊制，宜高選士人，稍依先王設勅置輔之意。今欲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各置檢正公事二人，並以朝官充。……都檢正官並逐房檢正官並依三司判官俸料支給。（職官三之四六。自「並以朝官充」以上長編三一五全同）

元豐元年四月四日檢正中書吏房公事尙書刑部員外郎向宗儒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候一年取旨除館職。以宗儒言五房未便事可采，故寵之。（職官三之四六）

咸淳臨安志卷四檢正左右司門載陳居仁題名記亦有云：

逮我國家，神宗朝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熙寧間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仍置檢正公事一人，以檢核釐正中書門下之務。據知於五房檢正官之上，尙有都檢正官（亦稱檢正五房公事）一員，史志不載，非是。

致朝廷及應報四方行移稽留，無檢舉催促。

案會要檢正門所載都省奏劄節文作「致朝廷及應報四方行移，往往稽留，無官檢舉催促。」史志「無」字下當補「官」字。

中書省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四十三人。

案會要五房五院門載中書門下省奏劄節文，「四十三」作「四十二」（職官三之三〇）

又案通考於中書省門之末另有集賢殿及史官兩條，其集賢殿條云：

宋爲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其史官條云：

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

在元豐釐正官制之前，次相例兼集賢院大學士，三相並置則以一人監修國史。

則其事非載明不可。

九、尙書省

大祭祀則警戒執事官。

案「警戒」當從通考職官考五尙書省條作「誓戒」。會要尙書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亦作「大祭祀則執事官就受誓戒」。（職官四之四）

紹聖元年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隨事申尙書省或樞密院覆奏。二月，詔尙書省都彈奏六察御史糾不當者。

案史志尙書省條全文，起「掌施行制命」，迄「彈奏六察御史糾不當者」，與通考尙書省條全同。然檢會要尙書省門載：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及內中須索及常行應奉，隨事申尙書省或樞密院覆奏（職官四之一二）

宋史哲宗紀紹聖元年亦載：

〔閏月〕戊子詔在京諸司所受傳宣中批並候朝廷覆奏以行。

是則此項指揮在閏四月內爲無疑。然則其下「二月」云云一事，若非先後失序，則必所繫年月有誤。今查宋史哲宗紀，徐乾學資治通鑑後編於紹聖二年均未載此事，唯會要尙書省門載：

〔神宗〕元豐四年十二月十日詔尙書都省彈奏六察御史糾劾不當事。（職官四之六。長編三二一所載同，唯繫丁卯日，較會要稍後）

疑通考所載必卽此事，其「二月」原必爲「十二月」，蓋本與上文「元豐四年詔尙書都省及六曹各輪郎官一員直宿」事相連爲文，其後以傳寫譌脫，更復錯出於紹聖元年之下耳。史志不唯蹈襲其失，且將「都省」二字誤倒，「糾」下又脫去「劾」字，乃使文義更爲難解矣。當補正並移置「元豐四年」條下。

令，掌佐天子議大政。……小事尙書省獨議，則同僕射丞分班論奏。

案宋史尙書令條文字與通考全同，「論奏」當從通考作「輪奏」。

左僕射 右僕射 掌佐天子議大政。……大祭祀則掌百官之警戒，視滌濯，告潔，贊玉幣爵玷之事。

案會要尚書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警戒」作「誓戒」，「贊玉幣」作「奉玉幣」，「爵玷」作「進爵」。

左丞 右丞 ……御史言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於都堂下馬，違法犯分。

安禮爭論帝前，神宗是之。今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南渡後復置參知政事，省左右丞不置。

案此當亦刪削通考左右丞條文字而成。然通考此段原作：

御史言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於都堂下馬，違法犯分。安禮爭論帝前，以謂今左右丞爲執政官，不應又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

史志刪去王安禮所云云而易以「神宗是之」句，原無不可，然仍謂「今左右丞」云云，則指何時言耶？「今」字當刪。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司員外郎 右司員外郎 各一人，掌受六曹之事。

案史志左右司條全文亦俱與通考同。「掌受」下當依通考增「付」字。會要都司左右司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亦作「掌受付六曹諸司出納之事」。（職官四之一九）

而開拆、制敕、御史、催驅、封樁、印房、則通治之。

案「封樁」下當依會要所引神宗史志補「知雜」二字。此亦蹈襲通考而脫。

臺郎宰掾不當目爲官司。

案「目」當從通考及會要作「自」。

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司籍記。

案會要都司左右司門載：

〔紹聖〕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尚書左右司言：『都省催驅房，御史臺有點檢六曹置乖謬、行遺失當、透枉並住滯三十日已上事件，限五日關送左右司上簿。從之。』（職官四之二一）

是則所請乃爲關送左右司上簿，非謂專送左司也。史志亦沿通考之誤。

乾道七年復添置右司郎官二人。

案上文已有「乾道六年」云云，此不當復出「乾道」二字。又查咸淳臨安志卷四檢正左右司門載陳居仁題名記有云：

皇上御極初元，詔左右司郎官各置一員，後以左司專掌刑房，事任爲劇，乃置兩員。……（淳熙十二年三月）

會要都司左右司門載：

〔乾道〕七年四月詔復置右司郎官一員。（職官四之二五）

檢合璧事類後集一八，三省門左右司條亦載：

隆興元年從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議，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孝宗會要）。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爲劇，乃置二員。（中興題名）

是則所增僅一員，併舊方爲二員，史志謂「添置二人」，誤也。

榷貨務都茶場（都司提領）提轄官一員（京朝官充），監場官二員（京選通差），掌鹺茗香鑿鈔引之政令，以通商賈，佐國用。舊制置務以通權易，建炎中興又置都茶場給賣茶引，隨行在榷貨務置場。

案此條全文皆自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四提轄」條採錄。然此處則僅南渡後事，其北宋榷貨務則列爲太府寺屬官之一（見本志五），兩處均無一語以相照應，是非。

外置建康鎮江務場，並冠以行在爲名，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經費。建康鎮江續分隸總領所。

案雜記四提轄條本作：

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

同書甲集十七「榷貨務都茶場」條載：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於揚州（正月壬辰），明年又置於江寧（二月乙丑），紹興三年又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安，以都司提領（通考所載與此略同）。

是則建康鎮江二務場並無皆「冠以行在爲名」之說，疑史志云云妄也。「續分隸」句「續」字亦當刪。

開禧初，以總領所侵用儲積錢，令徑隸提領所。

案「開禧初」當從雜記四提轄條作「開禧末」。

右提轄官與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提轄並稱四轄，外補則爲州，內遷則爲寺監丞簿，亦有徑爲雜監司或入三館乾道間權市舶左藏王揖除坑冶鑄錢司紹熙以後往往更遷六院官或出爲添倅，有先後輕重之異焉。
務王禮除 淳熙間熊克自文思除校書郎

案「三館」下當從雜記補「者」字。其下注文亦有錯簡。雜記原注作：

乾道八年十二月權貨王禮除福建市舶，左藏王楫除九路鑄錢司。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復自文思除校書郎。

據知「王揖」當作「王楫」，「乾道間權」與次行之「務王禮除」當相連屬，直行而下，更與「市舶」云云相連爲文。疑史志原稿中本不誤，蓋適分載於一行之末尾及另一行之上端，前行僅跨注乾道間權八字，餘則均列置次行，及因傳刻行款有所改併，注文均併入一行之內而順序則未加調整，遂致扞格難通。

清代據此重刻武英殿本，又因一度改併之故，其注文乃作：

乾道間權 市舶左藏王揖除阮務王禮除 治鑄錢司淳熙間熊克自文思除校書郎

此真差謬莫可究詰矣。

左藏封樁庫（都司提領），監官一員，監門官一員。淳熙九年以都司提領。初創，非奉親與軍須不支，後或撥入內庫，或以供宮庭諸費，亦以備振恤之用。

案此段當提行另爲獨立之一條，不當與上文相連屬。其中僅謂「淳熙九年以都司提領」而不謂此庫肇建於何時，亦爲疎失。查朝野雜記甲集十七左藏封樁庫條謂「孝宗所創」，不云在何年，宋史孝宗紀亦不見其事，唯會要太府寺供奉門載：

淳熙五年七月九日詔左藏封樁庫取金二千兩供奉德壽宮。（職官二七之五四）

是則至晚當置於淳熙五年之前也。

提舉修敕令：自熙寧初編修三司令式命宰臣王安石提舉，是後皆以宰執爲之。詳定以待從之通法令者充，舊制二員，宣和中增至七員，靖康初減爲三員。刪定官無常員。先是嘗別修一司敕命，大觀三年詔六曹刪定官併入詳定一司敕令所爲一局。

案王安石之提舉修敕令事在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見會要職官四之四三），不當云「熙寧初」。「嘗別脩一司敕命」，疑「命」當作「令」。

又案：會要提舉修敕令門載：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尚書右僕射何執中奏：『近蒙聖恩差舉重脩敕令，臣以朝限近促，急於條書牘局，未盡考見久來文字，今歷觀祖宗以來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曾差宰官提舉之例……』（職官四之四

咸淳臨安志卷七敕令所門載陳居仁題名記亦云：

乾道六年秋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初，本朝重令甲，每詔諸儒纂修，自天聖熙寧元祐以來，有詳定編敕所，編修諸司敕式所，重修敕令所，其設局不一，最後獨存今名。

是則宰臣之提舉修敕令不以熙寧中王安石之被命爲事始，然會要亦首載安石事。據合璧事類後集四三「史館」門「敕令所」條載：

本朝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此事見續會要何執中奏。而四朝志乃云：『自熙寧初以修三司令式，命宰臣王安石提舉。』如志所言，是自熙寧始也。修天聖既有提舉之人，則不應自熙寧始，今姑存之，以俟考究。）

是則四朝國史志亦同有此誤，而歷次修史之人竟未加舉正，殊不可解。合璧事類於「詳定官以待從之通法令者充」句下又載：

政和元年差左僕射（案據宋史宰輔表何執中於大觀三年六月加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會要作左僕射，蓋字誤。）何執中提舉重修敕令，執中上章力辭，於是不帶提舉，以兼領爲名（續會要。）建炎四年命宰臣范宗尹提舉重修詳定敕令，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兼詳定刪定官。

（中興會要）

凡此諸事史志俱不載，而乃別於卷二樞密院門之後專立編修敕令所一條，記南宋各次置局廢罷及歷次提舉同提舉之宰臣姓名，然又首自紹興十二年之罷局述起，於建炎四年之初置局事亦竟不載。當將合璧事類所載各事分別插敘於本條

之內，并即以本條與卷二之編修敕令所條刪併爲一方妥。

三司會計司：熙寧七年置於中書，以宰相韓絳提舉。先是絳言總天下財賦而無考較盈虛之法，乃置是司。既而事多濡滯。八年，絳坐此罷相，局亦尋廢。

案，此云韓絳以三司會計司事多濡滯而罷相，非是。長編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庚戌載：

吏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韓絳罷爲禮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絳本傳但云『絳繼王安石爲相，請置局中書，鈎考用度以均節邦計，事滯留多不決，數月以疾辭。』新舊實錄並如此，可謂疎略矣。今參取別修，存其梗概。）

宋史韓絳傳不謂司事滯留爲絳罷相之因，則必不出於新舊實錄之附傳也。此段云云，合依長編改正。

經撫房專治邊事。宣和四年宰臣王黼主代燕之議。

案：「代燕」當作「伐燕」。

儀禮局：大觀元年詔於尙書省置。

案會要議禮局門載：

大觀元年正月一日手詔：『……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義，祭享之節，……昔在神考，親策多士，命官討論，父作子述，朕敢忽哉。夫治定制禮，百年而興，于茲其時，可以義起，宜令三省依舊置司，差官講求聞奏，朕將親覽。』（職官五之二一）

宋史徽宗紀亦載：

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庚子，復置議禮局於尙書省。

是議禮局在神宗時已一度設置，徽宗特復置之，非創設也。又「議」作「儀」亦誤。

應凡禮制本末，皆議定取旨。

案會要載：

十三日御筆：『議禮局依舊於尙書省置局。……應緣禮制可具本末議定進呈

取旨，朕將親覽』。

史志云云，蓋亦刪削未盡當也。

政和三年五禮議注成，罷局。

案會要議禮局門載：

政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特進知樞密院事兼領〔議禮局〕鄭居中崇政殿面奉聖

旨：『議禮局新修五禮儀注宜以政和五禮新儀爲名』。（職官五之二二）

是則原定之書名本爲五禮儀注，史志「儀」作議誤。及修書了畢，當其進御之前既已奉旨改名政和五禮新儀，史志仍用五禮儀注之名亦非是。（案政和五禮新儀一書今猶存）

禮制局……政和二年置於編類御筆所，有詳議司詳議官。

案：「司」當依會要禮制局門作「同」。

卷 二

一、樞密院

官制行：隨事分隸六曹，專以本兵爲職，而國信民兵牧馬總領仍舊隸焉。

案：通考職官考十二樞密院條作「元豐改官制，……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爲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史志「總領仍舊隸」云云欠妥，當改從通考。

曰支差房，掌行調發軍。

案：「軍」字上或下當脫一字。

曰在京房，掌行殿前步軍司事，支移兵器，川陝路邊防及畿內福建路吏卒軍頭，皇城司衛兵。

案：掌行陝西路諸府州軍吏卒及西界邊防蕃官者已有河西房，疑此條之「川陝」當作「川峽」。

熙寧初。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絳約束。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以下褒詔。願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

下。』神宗善之。

案：此段文字與王明清揮塵後錄卷一宰相樞密分合因革條所載全同。會要及通考俱不載此事，長編亦適闕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諸卷。今檢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卷八三「種諤城綏川」篇治平四年九月載：

是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堡寨，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

是其事在治平末年神宗已即位未改元之時，謂在熙寧初，誤也。又「降」作「絳」，「已下」作「以下」，亦俱誤。

靖康元年知樞密院事李綱言：『在祖宗之時，樞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

案：「率臣」當爲「帥臣」之誤。

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於是得不廢。帝又以樞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副使悉罷。

案：合璧事類於樞密院門載此事，云出續會要。通考宋史與之全同而抹去出處。長編卷三二五元豐五年夏四月丁丑記呂公著出知定州事，夾註中附載神宗正史職官志一段，亦與此全同，唯於「五年」下有「六月」二字，於「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句下更有數語云：

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旣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遂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定州。

合璧事類雖刪去此段不載，其餘字句畢同，則其所云出自續會要者，疑卽續會要所載神宗史志之文。然神宗史志所載此事亦自有誤，樞密院職事之釐正，實錄實作四年，故長編卽依據實錄之說而刪削神宗史志此文，改繫於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卷三二〇），并於其下附考語云：

志稱五年，誤也。定密院兩員之制恐非事實。「欲以禮退公著」，必史官評

詞。公著明年四月丁丑罷，自緣議論不合耳。……志所稱「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與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實錄所書「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蓋不同：實錄初不限員，疑志或有差誤。當是「置知院一人，同知院二人」而志偶脫「一人」字，故於公著遂加誣詞；不然作志者將以此譏公著也。今略刪潤其辭，更須詳考。

知院同知院員額若干，李氏既未能考定，其孰是孰非固自難知，然釐正樞密院職事之年份則合依實錄之文而改作「四年」也。

七年……又詔立班序立依宰相例。

案：會要朝儀班序門載：「七年二月九日詔新樞密使秦檜立班序依宰相例」（儀制三之四七）史志「依」上衍「立」字。

都承旨舊用院吏遞遷，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閣門使李評爲之，又以皇城使李綬爲之副。更用四人自評綬始。是月詔都承旨副都承旨見樞密副使如閣門使禮。

案會要樞密院門載：

〔熙寧〕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樞密都承旨左監門衛將軍元仁政爲左藏庫使，榮州團練使除宮觀差監東上閣門使李評爲樞密都承旨。都承旨舊用閣門使已上或大將軍，其後專用樞密院吏，而更用士人復自評始。

九月一日詔近復以士人爲樞密都承旨，歷年不除，樞密院接遇及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可令史院檢尋。如無，卽中書評定以聞。

是月八日又以皇城端州團練使李綬充樞密副都承旨。尋詔樞密都承旨副都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閣門使禮。……（以上俱職官六之四）

通考都副承旨條亦載：

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閣門使李評爲樞密都承旨，李綬爲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續會要。初，評受命，文潞公爲樞使，以舊制見，不爲禮，評訴於上，命檢故事，不獲，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閣門使禮。）

據此則史志之「三年」「四人」及「見樞密副使」，乃「二年」「士人」及「見樞密使副」之誤。

又史志既亦謂更用士人自李評李綬始，而於其前并未載「舊用閣門使已上或大將軍」之事，則「更」字無所承，當補入其事方合。

又案汪應辰石林燕語卷九辨樞密承旨舊用士人條云：

熙寧三年始用李評爲樞密都承旨，評乃武官。五年始以曾孝寬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此止舉李評而云「至今行之，」非也。

其意蓋以爲李評既爲武官，則不得謂都承旨更用士人始於此也。然查合璧事類後集一七樞密門都副承旨條引續會要云：

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爲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官兼都承旨自孝寬始也。

其中所謂「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者，即指李評而言，蓋評所任雖武職而仍不害其爲士人也。汪氏辨正云云，非是。

檢詳官，熙寧四年置。視中書檢正官。元豐初定以三員，及改官制，置之。建炎三年復置檢詳兩員。

案：通考檢詳條作「……元豐三年詔定置三員。及改官制，檢詳官尋罷。建炎三年樞密院請依祖宗朝置檢詳諸房文字兩員。」知史志「置之」爲「罷之」之誤。又檢詳官之立定員額在元豐三年，不應作「元豐初」。

編修官，隨事置，無定員，以本院官兼者不入御。

案：「御」當作「銜」。又咸淳臨安志卷四承旨檢詳編修門載胡渠題名記有云：「檢詳之職掌考核文書，編修之職掌刪潤時政，故專用文臣。至於叶贊帷籌，與聞朝論，其責一也。」史志於職掌不載一字，非是。

神宗謂存等皆館職，不欲令承旨提舉，詔改爲管幹。

案「管幹」當作「管勾」。南宋因避高宗嫌名方改「勾」爲「幹」，神宗時未改也。

紹興二年詔置修政局，令百官條具修車馬備器械，命右相秦檜提舉，參知政事同領之。

案：會要、合璧事類及通考俱未載修政局事。檢繫年要錄卷五十四載：

〔紹興二年五月〕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

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朝野雜記甲集五修政局條云：

紹興二年呂元直秦會之同相，元直督軍於外，會之欲奪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據此兩書所載，則當修政局建置之始，所詔中外百官共同講求者，爲「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大策，其「修車馬備器械」云云乃劉一止應詔上言時所論及之一事，而史志卽以此爲所降詔旨之內容，非是。

宰相今雖知兵，而財谷出入之原宰相猶未知也。望法李唐之制：委宰相兼領三司使職事，財谷出納之大綱，宰相領之於上而戶部治其凡。

案：會要國用司門載此疏節文，「財谷」作「財穀」，「治其凡」作「治其詳」。（職官六之二〇）

右丞相陳自強兼國用事。

案：「事」字當從會要作「使」。

編修敕令所提舉（宰相兼）同提舉（執政兼）詳定（侍從官兼）刪定官（就職事官內差兼），掌哀集詔旨，纂類成書。紹興十二年罷。乾道六年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以右丞相虞允文提舉，參知政事梁克家同提舉。淳熙十五年省罷。紹熙二年復置局。慶元二年復置提舉，以右丞相余端禮兼，同提舉以參知政事京鏐兼，仍以編修敕令所爲名。

案：編修敕令事在北宋時已屢差宰臣提領，事已則罷（參會要職官四之四五所載徐度等言）。紹興十二年所罷者蓋卽紹興某年所建置以編修高宗初年之詔旨敕令者，史志不載其建置而突卽述其廢罷，極爲不合。又編修所之名稱，北宋時已有改易，或爲編修敕令所，或爲詳定一司敕令所（見本志卷一提舉修敕令條所載大觀三年事），非至乾道六年始有詳定之名也。

又案：此條當與本志卷一提舉修敕令條併爲一。

二、三司使

太平興國八年分置三使。

案會要三部勾院門載：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月合三勾院爲一，以比部員外郎樊廷讓判。

十一月大理評事陳恕爲右贊善大夫同勾當三司勾院。（職官五之二三。長編卷二十一同）

據此則是宋代設置三司之初原即分置三使，至興國五年併而爲一，八年又復分而爲三。史志於前此分合略不言及，唯自八年之分置三使說起，非是。

咸平六年罷三部使，復置三司一員。

案長編卷五十五載：

〔咸平六年七月〕甲辰復并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爲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判之，從堯咨所請也。（會要職官五之二四所載略同）

據此則史志「三司」二字上當有「判」字。

又案：史志記三司之分合即以前條爲止。檢長編八十七載：

〔大中祥符九年六月〕丙申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祕書丞韓庶、戶部判官著作郎直史館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賜庶緋魚。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勾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上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爾。又勾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勾院爲一司，實爲繁劇，縱使重官爲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等分領焉。（會要職官五之二四所載略同，惟未出王旦名）

是在咸平末年既併之後，經十餘年又復分置三使。史志不載，非是。

戶部掌天下戶口稅賦之籍，榷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佐邦國之用。

案「榷酒」句疑有譌誤。

鹽鐵分掌七案：一曰兵案（掌衙司軍將大將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景德二年併度支案爲刑案。）

案：夾註末句「度支案」疑爲「度支院」之誤。

二曰冑案（掌修護河渠，給造軍器之名物，及軍器作坊弓弩院諸務諸李料籍）

案：「諸李」當作「諸季」。

度支分掌八案：一曰賞給案（掌諸給賜賻贈例物……市舶權物務三府公吏）

案「權物務」當作「權物務」

四曰麴案（掌權酤官麴）

案：「官麴」當作「官麴」。

催軀司（掌督京城諸司庫務末帳）

案：「末帳」疑當作「季帳」。

衙司……掌大將、軍將名籍，第其勞而均其役使。

案「勞」下疑當有「逸」字。

三、翰林學士院

其餘除授并御札，但用御寶封，遣內侍送學士院鎖門而已。至於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內侍鎖院如除授焉。凡撰述皆寫畫進入，請印署而出。中書省熟狀亦如之。

案會要翰林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其餘除授并御劄，天子不御小殿、不宜學士、但用御寶封中書熟狀，遣內侍送學士院鎖院門而已。至於赦書德音則中書遣吏持送本院，而內侍鎖院如除授焉。（職官六之四六）

史志「御寶封」下亦當依兩朝史志增「中書熟狀」四字。

若已畫旨而未盡及舛誤，則論奏貼正。

案會要引神宗史志（職官六之五一）及通考翰林學士條，「未盡」上俱有「有」字。

有獻納則請對。

案神宗史志及通考「請對」下俱有「或奏對」（「對」疑當作「封」）三字。靖康元年吳玠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

案通考「雙學士」作「雙宣學士」。會要翰林院門載：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吳玠等言：『契勘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士宿直分撰，今月十六日鎖院麻六道，止係權直院莫儔獨宿，欲乞今後遇三道以上，雙宣二員。』從之。（職官六之五三）

孫觀鴻慶居士集卷三十翰林莫公內外制序亦云：

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二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

史志「雙」字下須補入「宣」字。

四、侍讀侍講

宮觀兼侍讀：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中興以來如朱勝非張浚謝克家趙鼎萬俟卨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燾以萬壽觀、湯思退以醴泉觀、並侍讀。乾道五年劉章以佑神觀兼焉。

案此段全出於通考職官考翰林侍讀學士條，通考則抄自合璧事類後集二三經筵門者。其「中興以來」以下諸句，合璧事類原作：

中興以來如王大資□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浚謝參政克家趙觀文鼎萬俟資政卨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燾以萬壽、湯大觀思退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章以佑神兼侍讀。（係以中興會要修入）

查繫年要錄及宋宰輔編年錄，王綯於建炎四年五月乙卯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則合璧事類所舉之第一人必即王綯。然刻本中於「大資」下空一格而未刻「綯」字，通考轉抄此文，不唯未補「綯」字，且併其空格取消，史志再抄通考，因不知王大資本名為何，遂並「王大資」三字而亦削去矣。又

「湯思退」句「並」下脫「兼」字。

臺諫兼侍讀：自慶曆以來臺丞多兼侍讀。諫長未有兼者。紹興十二年春萬俟卨以中

丞、羅汝楫以諫議、始兼侍讀，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

案此本朝野雜記乙集十三「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條中之一段，合璧事類首加引錄，且刪潤之略如上引，通考轉錄合璧事類，史志又自通考轉錄。然雜記謂「紹興十二年萬俟卨中丞高，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繫年要錄卷一四四紹興十二年三月庚子亦載御史中丞萬俟卨兼侍講，左諫議大夫羅汝楫兼侍讀事，知雜記之所謂「並兼講讀」者卽一人兼侍講一人兼侍讀之意，合璧事類於此句并無改動，通考因輾轉傳寫乃誤「並兼講讀」爲「並兼侍講」，史志亦蹈襲其誤。又案，雜記又謂：

紹興十二年春萬俟卨中丞高、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

繫年要錄一五六紹興十七年夏四月辛丑亦載：

監察御史余堯弼進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正殿說書。自秦熈兼侍讀，每除言路必與經筵。朝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裏焉。

合璧事類等書均節去秦梓秦熈事不載，史志亦未檢原書補入，非是。

又案：「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句下，雜記原有「檜死遂罷兼」句，合璧事類刪去不載，通考及史志亦遂闕之。查繫年要錄卷一七一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癸丑載：

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尙書吏部侍郎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熈侍經席，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此可證「檜死罷兼」之說爲不誤。截去該句則似謂終南宋之世並未改正者然，非是。

翰林侍講學士……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

案：此段亦間接本之朝野雜記。雜記甲集卷十「庶官兼侍講」條云：

故事：經筵官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若大卿監以下則止兼崇政殿說書。

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此命。

「大卿監以下止兼崇政殿說書」句，通考及史志均節去不載，殊無以見司馬康

除授之起。雜記爲私家著述，所記又均本朝事，故其稱司馬康則以字，稱司馬光則以諡，史志爲官書，且修於易代之後，對有宋一代臣僚唯有稱名之例，今乃僅改司馬公休爲司馬康，而於文正公則襲用不改，亦非是。

紹興五年范冲以宗卿、朱震以秩少並兼，蓋殊命也。

案：此條起「紹興五年」迄下文「故稍優之」句，均出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庶官兼侍講條，然亦輾轉引錄者。「秩少」當從雜記及通考作「祕少」。

臺諫兼侍講：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賓爲御史中丞，見請復開經筵，遂命兼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紹興十二年則萬俟卨羅汝楫，紹興二十五年則正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並兼侍講。

案此段亦出朝野雜記。在雜記中本散見於兩條內，合璧事類首加刪併略如上段，通考即用合璧事類之文，史志又自通考轉錄。雜記乙集（十三）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條云：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席，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尚書賓爲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爲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萬俟中丞卨、羅諫議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導。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檜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筵者止三人）慶元後臺丞諫長洎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者。未及兼者唯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

同書同卷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條云：

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爲稱，又自此始。

合璧事類對此二段僅有刪削，無所更改。通考亦一仍合璧事類之舊，并其所注出典而亦轉載之，讀者猶可據以覆覈原書。史志削去出典，且多所改易，遂平添若干舛誤：一、刪去雜記中「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句，遂無以見臺丞例

不兼講讀之故。二、前於臺丞兼侍讀條謂「紹興十二年春万俟卨以中丞、羅汝楫以諫議，始兼侍讀」，此條又謂「紹興十二年則万俟卨、羅汝楫……並兼侍講」，前後相隔未及一葉，乃自相矛盾如此。三、改徐師川爲徐俯，以就官吏稱名之通例，是已：然「正獻」爲呂公著之諡號，何以仍而未改？「唐公」爲王綯之字，何以刪去「公」字？查呂公著於神宗時凡三入經筵，名臣碑傳琬琰集呂公著傳備載其事，其以御史中丞兼則當在熙寧二三年內。宋史公著傳雖不載其兼經筵事，然其於熙寧二年爲中丞，卒後諡號曰正獻，則均明載其事，志中乃不知檢照改正，其殆誤認神宗時另有一姓呂名正獻之臺諫官矣。復查會要翰林院侍讀侍講門載：

紹興元年二月十六日詔刑部尙書胡直孺兼侍讀，以中書門下省言『兼侍講秦檜除參知政事，止有侍讀王綯一員』故也。

四月九日詔賜侍讀王綯胡直孺御書杜詩扇面（職官六之五九）

王綯字唐公，張守爲撰墓銘，收入毘陵集中，所述王氏事歷極詳。外此更有孫觀鴻慶集卷三二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篤帖云：

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尙書王綯唐公詣府白事。……

宋凌萬頃玉峯志卷之中人物門亦載：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己酉爲御史中丞，自建康扈從至鎮江，……後拜參知政事，以和議不合求去。

宋史集不立綯傳，然宰輔表中則載其除罷參知政事諸節，王氏既曾參大政，有關其身世行實之史料亦尙不鮮，乃既已疑及唐公或爲封贈之名號，復不稍加考稽以求其本名，即無端刪去「公」字以彌縫了事，使朝野雜記不幸而早經亡佚，不又將使人誤信果有王唐其人耶。又「見請」當從雜記作「建請」。

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

案此亦出朝野雜記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條。今本雜記合璧事類及通考亦俱作「詹元宗」，獨會要作「詹亢宗」（職官六之六二）。查南宋館閣錄（七）所載乾道之著作佐郎內有詹亢宗，字道子，會稽人，乾道九年之任侍講者必即此人，則以從會要作「亢」爲是。

宮觀兼侍講，國初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侍讀。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祐神觀兼侍講。

案此條與通考全同。查合璧事類侍講條「宮觀兼充源流」事目下引中興會要之文與通考所載全同，知通考即出於此。然中興會要原作「國朝自元豐以來」，通考以傳寫之故而誤「朝」爲「初」，史志遂亦蹈襲其誤而致不詞，當改正。又「祐神觀」當從會要及通考作「佑神觀」。

五、崇政殿說書

崇政殿說書：掌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學士侍從有學術者爲侍講侍讀，其秩卑資淺而可備講說者則爲說書。

案：會要、合璧事類、通考俱不載此段，未知史志採自何書。然所謂「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者，實爲侍讀侍講及說書之共同職責，非僅說書之職掌也。應敍入侍讀學士條內。其「學士侍從」以下云云，則與侍讀條重，當刪。

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爲崇政殿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程頤以布衣爲之。然范祖禹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

案此段與通考全同。通考爲錄用合璧事類之文而稍有改易者。合璧事類述崇政殿說書之沿革一段云：

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爲崇政殿說書。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續會要）。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爲崇政殿說書（職官分紀）。蓋秩卑資淺則爲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程正叔以布衣爲之，然范淳夫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呂原明家塾廣記）

又於「輪員祇候」事目下別載日曆之文云：

景祐元年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日

曆)

通考刪併此二段爲一，其層次則與合璧事類仍同。史志除刪去「蓋秩卑資淺則爲說書」一句外，又與通考不稍異，則其爲勦襲通考絕無可疑。然司馬康事與侍講學士條實嫌重複，當刪去。

蔡密呂瑾仍遂其性，詔以仕服隨班朝謁入侍。

案自雜記至通考「仕服」俱作「士服」，當據改。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

案：合璧事類有此段，不載於崇政殿說書沿革文內，而別載之於「庶官曰說書」事目之下，原文作：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周益公集）。

通考僅移此段入於述沿革之正文內，未改易一字。檢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卷二侍講說書條，原文亦與此不異，唯「左史兼」作「左右史兼」。左史者起居郎，右史者起居舍人也。查繁年要錄一四七紹興十二年十月辛巳載「起居舍人程敦厚兼侍講」事，同書卷一五四紹興十五年九月辛酉載「起居郎趙衛兼侍講」事，是則合璧事類及通考蓋誤脫一「右」字也。通考此段下亦明著其出處，而修史志者乃不知檢照補入。然此猶可說也。至周必大之所謂「近事」者，實即指高宗紹興以來而言，謝維新馬端臨亦皆南宋末人，故不妨承而用之。元人修宋史而亦沿之，則「近事」者果指何時言哉？須改作「南渡後」方可。又史志刪去程敦厚趙衛之名，亦極無當。（疑此必由於不敢確斷通考所載究爲二人本名抑或字號之故。程敦厚字子山，趙衛字幹臣，見南宋館閣錄七八兩卷）

紹興十二年万俟卨羅汝楫並兼講讀。蓋秦梓時已兼說書，便於傳道。秦熿復繼之，每除言路必預經筵。檜死始罷。

案万俟卨羅汝楫事至此已三見矣。然唯此處作「並兼講讀」爲不誤。「每除言路必預經筵」，亦已兩見。

正言兼說書自端明巫伋始，副端兼說書自端明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少卿陳夔始。

案此亦雜記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條之文。史志亦自通考轉抄來者。查繫年要錄卷一五六紹興十七年四月辛丑載「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說書」，九月甲申載「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兼崇政殿說書」，卷一五八紹興十八年十月戊午載「監察御史陳夔兼崇政殿說書」。與雜記所載均合，而無「端明」「少卿」等稱謂，蓋「端明」「少卿」乃巫伋余堯弼陳夔所終之官，雜記如此稱之自可。史志則合刪去。

修注兼說書自朱震始。修注官多得兼侍講。

案此二句極不成文理。蓋雜記「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條劈頭即爲「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二句，此乃因其於「庶官兼侍講」條內已有「紹興五年閏二月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祕少並兼之，蓋殊命也」等語，故即以此遙承之，語意本極明白，謂自朱氏以祕少得兼侍講之後，開祕少兼侍講之端，故以後之修注官遂亦多得兼之，絕非謂朱氏始以修注官而兼崇政殿說書也。通考既已將雜記庶官兼侍講之文載入翰林侍講學士條內，於此乃復漫不加察，妄改「自朱子發後」句爲「修注兼說書自朱子發始」（合璧事類無此句），與下句文義既格不相通，與事實更復大背。史志除改用朱氏本名外，餘均照抄通考妄改之文。

開禧三年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爲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以爲不可，罷之。

案此亦轉抄通考所錄雜記之文。查宋史四〇五王居安傳云：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諱廟嫌，易之。……誅韓侂胄，居安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

會要翰林侍讀侍講門亦載：

〔開禧三年〕十一月左司諫王居安兼侍講。

史志此條合改用王氏本名。

六、諸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學士之職，資望極峻，無吏守，無職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

案此段全自通考抄來。查通考職官考八於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諸條之前，冠以總敍一段，題曰總學士。於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天章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顯謨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等條之前，冠以總敍二段，其一題曰總閣學士直學士，其二題曰總待制。於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祕閣修撰……等條之前，冠以總敍一段，題曰總閣職。此本全自合璧事類之殿學門抄來。而合璧事類第一段之題名原爲總殿學士，通考中之「殿」字蓋以傳寫而脫，其該段總敍全文云：

宋朝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執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近歲以待簽樞云。

其中既處處以「殿學士」爲言，知其題目中亦斷不得缺一「殿」字。又查會要學士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殿學士：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職官七之一）

合璧事類實全錄此文，則通考題中爲誤脫「殿」字更可證明。史志見通考題中既無「殿」字，遂并其「殿學士資望極峻」句中之「殿」字亦爲刪去，而作「學士之職」云云，是則翰林學士及諸閣學士似莫不包括在內矣，殊爲未合。又案：史志於通考之總閣學士直學士條則照錄而冠於諸閣學士之前，於總待制總閣職二條則概棄不錄，於總殿學士條則又僅取右錄諸語，是於通考體例似亦未甚明悉也。

熙寧中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得罪罷守本官。四年用明堂赦授觀文殿學士，宰相不爲大學士自絳始。中興後非宰相而除者自紹興二十年蔡燾始。燾知樞密院郊祀大禮使，禮成以學士遷，且視儀揆路，非典故也。……曾爲宰相而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

案此段全出通考，通考則抄襲合璧事類而又有所增益者。然既云宰相不爲文
殿大學士自熙寧中之韓絳始，復云自紹興元年之范宗尹始，二者實相牴牾。蓋
合璧事類所載卽至「宰相不爲大學士自絳始」而止，通考增中興後一段，乃又
忽略上文所載韓絳之事，遂成複重。史志竟亦照抄而未加審正。范事當刪去或
改正。又「蔡燾」當從諸書作「秦燾」。

熙寧中王韶以熙河功，元豐中王陶以官僚，雖未歷二府亦除是職，蓋異恩也。然詔
猶兼端明殿龍圖學士云。

案「官僚」當從通考作「宮僚」。「龍圖」下沿通考脫「閣」字，當依會要
(職官七之一十熙寧七年五月三日記事)補入。

資政殿大學士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
學士以寵之。十二月復以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景祐四年王曾罷相復除。二十年間
除三人，皆前宰相也。

案：通考於「資政殿大學士」下另疊「學士」二字，蓋此段乃兼敘大學士與學
士二者，非專載大學士也。史志於通考文字既無所增刪，自亦不合削去其「學
士」二字。又查自真宗景德二年至仁宗景祐四年，爲時逾三十年，「二十年間
當從通考作「三十年間」。

康定二年。

案康定二年十一月丙寅改元慶曆，宋史紀年通例均從後來所定，當改作「慶曆
元年」。

十六年秦檜弟梓以端明卒於湖州，進大資政致仕。

案繫年要錄卷一四六載：

〔紹興十二年冬十月〕戊申，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秦
梓陞敷文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檜言「臣兄老於翰墨，自聖明所知。今茲
除授，非臣敢預」

是則梓爲檜兄，史志作檜弟，誤也。同書卷一五五又載：

〔紹興十六年二月〕癸丑，端明殿學士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於建
康。辛酉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

是則梓乃卒於建康，謂爲湖州亦誤也。

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卽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卽位之初，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惜於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如三館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諷任圖特移職在官上，後遂爲故事。

案此條亦全抄通考成文。其本原則出於薛居正舊五代史職官志內職門。合璧事類及通考皆通各代而爲考，故於端明殿學士之建置摘錄五代史志之文而著其所始，然此何與於宋代職官之事。而宋史乃亦襲用之哉？右一大段當一概刪削。自明道訖元豐無前執政爲之者，僅以待學士之久次者。

案：「侍」當作「待」。

七、諸閣學士

總閣學士直學士……直龍圖閣，省寺監掌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

案：「省寺監掌貳」當從通考作「省郎寺監長貳」。

尙待二年加直學士。

案：「尙待」當從通考作「尙書」。

又案：通考於總閣學士直學士條下另有總待制一條，其文曰：

宋朝景德元年置龍圖閣待制，以杜鎬戚綸充，並依舊充職，祥符二年詔班視知制誥，列其下。元祐令，從四品。掌侍從，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案「對」當作封）。劉摯言待制學士之選太濫（見學士門）王巖叟亦言：『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將一年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謠。』

史志記諸閣學士及待制之文字及次第，既一依通考，則此條亦當補入。

待制，景德元年置，以杜鎬戚綸爲之。

案：「戚綸」當從通考作「戚綸」。

集賢殿修撰：國初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直祕閣三等。

案上諸語本載在通考總閣職條內，其全文云：

宋朝祖宗以來重之。有集賢殿修撰（後改右文殿）、直龍圖閣、直祕閣三等。政和四年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而忽爲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與舊爲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祕閣修撰。直閣與舊爲六等：曰直龍圖閣、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祕閣。朝廷除授自此密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因增置乃定爲雜壓（蔡攸國史外補）。

紹興十年置直敷文閣，淳熙十五年置直煥章閣。淳熙令自集撰至直祕閣爲貼職。中興後直閣爲庶官仕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史志當全段補入，別作一條，置集英殿修撰條前。

右文殿修撰 元祐元年許內外官帶貼職。紹聖二年詔職事官罷帶職。易集賢殿學士爲修撰。政和六年以集賢院無此名，其見任集賢院修撰並改爲右文殿修撰，次於集英殿修撰，爲貼職之高等。

案此段亦全出通考，唯「易集賢殿學士」句通考「殿」原作「院」。查汪應辰石林燕語辨卷五辨集賢端明二學士銜條云：

唐弘文館集賢殿學士，有非宰相而爲之者。…明皇以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殿與院不同，此云集賢院，非也。

此說甚是。宋史宰輔表中所載各宰臣兼領之職亦俱作「集賢殿大學士」，不作集賢院。然所不可解者，凡以學士稱者，則例作集賢院學士，不作集賢殿，如石林燕語辨卷二辨集賢院學士與除待詔沿革條云：

集賢院學士錢若水、陳恕、郭贊皆自前執政除，非獨吳正肅也。呂祐之、呂文仲、李維、盛度皆自翰林學士，晁迥自翰林學士承旨除，非獨劉原甫也。李行簡自龍圖閣待制除，非獨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賢殿學士除待制者：陳升之、李大臨、陳繹、曾布、鄧綰、沈括、豐稷皆是。…

宋史以上諸人傳亦俱作集賢院而無一作集賢殿者。宋代以集賢院與昭文館史館並稱三館，禁內實無以集賢爲名之殿，而此段所載政和六年詔旨反謂『集賢院無此名』，參差錯出，未知果以何者爲正也。

直龍圖閣…凡館閣之久次者必選直龍圖閣。

案：「凡」字下當從通考補「除」字。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祕閣校理直祕閣者，必先移書在省執事，敘同僚之好，乃卽館設盛會宴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既多，此禮寢廢。

案：宋史直祕閣條全文，起「國初以史館」云云，迄上段末「此禮寢廢」句，均自通考勦襲來者。通考本之合璧事類，合璧事類則刪併石林燕語中涉及祕閣之諸條而成。然亦均列作附注，不入正文，以其與祕閣館職之建置沿革等俱不相干也。史志列作正文，極無當。

八、東宮官

參政李昉兼掌賓客，及升首相，遂進少傅。

案：史志東宮官條除增入度宗時數事外，餘與通考職官考十四東宮官條全同，「遂進」下當依通考補「兼」字。

惟少師非經順命不除。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

案：「若因遷轉」句上，通考有「若本官至尙書卽除少傅，丞郎給諫只除少保」等語，史志蓋因上下兩「若」字而致脫去此十八字，當補入。

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憲太子立，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

案：此段與通考同。然所敘各事前後節次殊凌亂。據宋史事宗紀、宰輔表、及宋宰輔編年錄，開禧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皇子榮王儼爲皇太子，更名櫛，是卽景獻太子也。同年十二月乙丑以禮部尙書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嘉定元年閏四月甲申，詔自今視事令皇太子侍立。乙酉，以錢象祖兼太子少傅。同年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爲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史彌遠爲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同年十一月戊午彌遠丁母憂。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相。是則起於太子之侍立，迄於錢象祖罷相，無一事不在嘉定元年，其間並無更易太子之事，何得於太子侍立，錢象祖兼少傅之下突出「明年景憲太子立」云云哉。又查太子櫛後更名詢，嘉定十三年薨，諡「景獻」，作「景憲」亦非。茲改正其全文如下：

開禧三年景獻太子立，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明年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已而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

又明年彌遠起復，遂兼進少師。

案此所謂「又明年」者，仍承上文之開禧三年而言，即指嘉定二年也。彌遠以是年五月丙申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前段須如上所改定，此處所舉年限方合。又「兼進」當從通考作「進兼」。

太子賓客……開禧三年景憲太子立。

案「景憲」當作「景獻」。

太子詹事……詔太子詹事過東宮講讀日並往陪侍。

案「過」當從通考及會要（職官七之二六）作「遇」。

太子左庶子……儲闈之建，隨宜制官，以備僚案，多以他官兼領。

案：此與通考全同。「制官」當從會要所引兩朝史志作「置官」。

太子侍讀侍講……乾道七年禮部太常寺言：『討論東宮開講并節朔賀慶辭謝禮儀……』

案、「乾道七年」以下一大段。俱非專限於太子侍讀侍講者，當摘出另作「東宮講讀及節朔賀慶辭謝禮儀」專條。通考亦附載於東宮各官員職事之後，不列入太子侍讀侍講條內。

謝辭初如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

案：此與通考同。「罷」字下當從會要增「退」字（職官七之二八）。

詹事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

案「庶子」句當從通考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拜，皇太子受拜」。

兼逐日致拜之禮，近例皆已不行。

案「逐日」當從會要及通考作「日逐」。

張士遜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得令升階列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詔不許。

案「得令」通考作「雖令」，會要作「猶令」，疑以會要爲是。

太子中舍人 舍人 至道天禧各置一人。

案「天禧」下當從通考補「建儲」二字。

親王府……又，皇姪皇孫侍教，南北伴讀，無定數。（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自是南北院或有伴讀。）

案長編卷四九載：

咸平四年九月乙亥，以國子監校勘官前知永年縣劉士元爲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本志云『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之名』。按劉士元已見於咸平四年九月矣，本志或誤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又命李頤、時大雅爲南北宅侍教，非事始矣。）

李氏之所謂「本志」，當指三朝國史之職官志言，史志夾注中云云，當即間接本於該志舊文，於李氏所考論之點則未加參照，故仍沿舊志之失也。

卷 三

一、吏 部

凡文階官之等三十，武選官之等五十有六。

案：會要吏部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作「文階官之等二十有五」。

其屬有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

案：「有」字下當脫「三」字。

元豐官制行，六曹尚書侍郎爲長貳，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爲郎中，通判以下資序者爲員外郎。除授皆視寄祿官：高一品以上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品以下者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餘職準此。元祐初，置權尚書，奉賜依守侍郎，班序在試尚書之下，雜壓在左右常侍之下。又置權侍郎，如未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比諫議大夫。郎官雖理知州資序，未曾實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官者，止除員外郎。又詔職事官除去行字一等。

案：此乃總論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及員外郎者，不以吏部爲限，則不當夾敘於吏部條內。查此段爲會要通考所不載，據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知其亦爲四朝國史

志之文，然兩書均於六部之前有總敘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及員外郎之文，此段即散見於各條之內。必如是其層次方覺清晰。史志亦當移冠六部之前使爲獨立之一條。又「未曾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官」句，「推」下當從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增「判」字。

尚書掌文武二選之法，而奉行其制命。凡序位有品，寓祿有階，列爵有等，賜勳有給，分任有職，選官有格。考其功過，計其歲月，辨其位秩而以序進之。

案：「賜勳有給」「辨其位秩」當從合璧事類後集二七吏部門所引四朝國史志作「賜勳有級」「辨其位次」。

右選分案六，置吏十有六：曰主事令史。

案：「令史」上當脫「曰」字。

紹興三年謝深甫張叔椿兼攝，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稱。

案：謝深甫於寧宗慶元中曾任右相數年。「紹興」當爲「紹熙」之誤。

紹興三十一年，李端明正除尚右郎官。

案：「李端明」當從通考吏部郎條作「李端民」。

自是館學侍監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

案：「臣」當從通考作「丞」。

司封郎中，員外郎……內命婦之品五：曰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曰大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婕妤。曰美人。曰才人，貴人。外內命婦之號十有四：曰大長公主。曰長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縣主。曰國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碩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孺人。

案：「外內命婦」句，「內」字蓋涉上文而衍。又檢會要司封部引神宗正史職官志，所載內命婦之品五，與此全同，外命婦之號則作九，自「郡夫人」而下，爲「郡君」「縣君」二者，無復「淑人」至「孺人」七種稱號。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司封郎中條亦俱作「外命婦之號九：自大長公主至縣君」。與此並異。

查會要又云：

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筆：『古者妻隨其夫之爵服。國家乘襲五代，事

不師古，因陋循舊，或未有革。今命婦猶封縣君郡君，昔在元豐，改作未就。小君之稱，雖見於古，而裂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又等級既少，重輕不倫，全無差次，可依下項：通直郎以上，初封孺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尚書以上封淑人，執政官以上封夫人，並各隨其夫之官稱封之。武臣準此。……』（職官九之七）

是知考索等書所載，皆北宋開國迄於政和初年之制，而史志所載則政和改定之新制也。然於舊制全不載，亦非是。

敍贈之制：三公宰臣執政節度使，三代。……

案：「敍贈」句當從會要所引神宗史志作「敍贈之制三」。

二年，詔父及嫡母存，不得請所生母封贈。所生母未封，亦不許先及其妻。

案：會要司封部載此詔節文云：

二年九月十五日詔：『父及嫡繼母在，不得封贈所生母，雖亡而未有官封者，不得獨乞封贈所生母。若父及嫡繼母所生母未有邑封者，不得獨乞封贈妻。』從吏部請也。（職官九之四）

此較史志稍詳。又史志「嫡」字下當增「繼」字。

司勳郎中 員外郎：……淳熙元年，復以司農寺丞范仲芭兼司勳，未幾改除，復省。

案：「范仲芭」當作「范仲芑」，仲芑見何異中興百官題名東宮官門。

考功郎中 員外郎：掌文武官選敍、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凡命官隨所隸遷。以其職事其法於曆，給之於其屬州若司，歲書其功過，應升遷授者，驗曆按法而敍進之，有負殿則正其罪罰。

案：此段原出神宗正史職官志，會要、山堂考索、合璧事類、通考各書均引錄之。然「選敍」作「遷敍」，「隨所隸遷」作「隨所隸選」，「其法於曆」作「具注於曆」，「應升遷授者」作「應升遷選授者」，各書皆同。史志多所譌脫，當據以補正。

通善最分三等：五事爲上，二事爲中，餘爲下。

案：會要考功部引神宗正史職官志「通善最分定三等：五事爲上，三事爲中，

餘爲下。」（職官一〇之二一）史志「二」當作「三」。

凡改服色者以勞年計之。

案：「勞年」當從合璧事類作「年勞」。

舊制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辭。元豐官制行，悉罷。

案：「舊制」當從會要及合璧事類所引神宗史志作「舊置」。

凡特恩賜諡命詞給告，除給敕。

案：「除」當作「餘」。

官告院：……元豐五年，官制所重定制受敕授奏授告身式，從之。

案：會要官告院門載此事云：

元豐五年六月十三日，詳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從之。（職官一一之六七）

史志「重定」下當補「到」字，「制受」當作「制授」。

紹興二年，詔四品以下官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官告並用錦標外，其餘官并封贈權用纈羅代充。

案依會要「四品以下」當作「四品以上」，「錦標」當作「錦標」（職官一一之六九）

二、戶部

以受天下上貢，元會陳於庭。

案：「上貢」當從山堂考索後集八戶部門作「土貢」。

以稅賦持軍國之歲計。

案：會要戶部門闕。合璧事類後集二八戶部尚書門引神宗史志，「持」作「待」。增置幹當公事二員。紹聖元年罷戶部幹當公事，置提舉管幹官。……建中靖國元年復幹當公事官二員。

案：「幹當公事」當作「勾當公事」，「管幹官」當作「管勾官」。

尚書：……大饗祀薦饌則尚書奉俎。

案：「祀」上當有「祭」字。

金部郎中，員外郎：參掌天下給納之泉幣。

案：「天下給納」當從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作「給納天下」。

倉部郎中員外郎：……分案六：曰會場。

案：「會場」當從合璧事類作「倉場」。

三、禮 部

上尚書省冊寶及封冊命禮亦如之。

案「命禮」會要禮部門及合璧事類後集二九禮部尚書門引神宗史志俱作「禮命」。

掌后妃親王以下推恩，公主以下嫁。

案：會要及合璧事類引神宗史志「公主」下無「以」字，史志蓋涉上文而衍。

掌科舉，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室掌、長坐、都省集議。

案。會要禮部門作「但掌制科舉人，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室長、掌坐，都省集議百官」。（職官一三之一）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引續會要同，唯「掌坐」作「掌座」史志掌長二字誤倒。（參本書卷八第四條有關各節）

元祐六年七月兵部言：『兵部格掌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官進奉人陳乞轉授官職者取裁。即舊應除轉官者報所屬看詳。舊來無例，邇有陳乞。曹部職掌未一，久遠互失參驗。自今不以曾未貢及例有無，應緣進奉人陳乞授官加恩，令主客關報兵部。』從之。

案：此爲主客郎中員外郎條下所附注文。其中刪削過當，致語意不明。長編四六一，元祐六年七月己巳日載此事云：

兵部言：『兵部格：掌蕃夷官授官。主客令：蕃國進奉人陳乞轉授官職者取裁。即舊應除轉官者報所屬看詳。主客止合掌行蕃國進奉陳乞事體。其應緣進奉人乞授官，盡合歸兵部。若舊來無例，創有陳乞，皆令主客取裁，誠恐化外進奉陳乞授官事體，曹部職掌未一，久遠互失參照，欲乞今後不以曾與未曾入貢，舊來有例無例，其應緣進奉人陳乞授官加恩，並令主客關報兵部。』從之。

四、兵 部

先聯其什伍而教之以戰爲民兵，材不中禁衛而足以執役爲廂軍，就其鄉井募以禦盜爲土軍，以老疾而裁其功力之半爲剩員。

案：會要兵部門引神宗史志云：

凡聯其什伍而教之戰爲民兵，材不中禁衛而力足以充役爲廂軍，就其鄉井募以禦盜爲土軍，廂禁土軍因老疾而裁其功力之半爲剩員。（職官一四之二）

史志「足以」上脫「力」字。「剩員」句上當增「廂禁土軍」四字。

舊判部事一人，以兩制充。掌三駕儀仗、鹵簿圖、春秋釋奠武成王廟、及武舉。歲終以義軍弓箭手戶數上於朝。

案：會要兵部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兵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充。……但掌車駕儀仗，鹵簿字圖，春秋釋奠昭烈武成王廟及武人科舉之事。歲終以義勇弓箭手寨戶之數上於朝。（職官一四之一）

史志「鹵簿」下當補「字」字，「弓箭手」下當補「寨」字。

紹興改元，詔職方庫部互置郎官一員兼。

案：「紹興」當作「隆興」，孝宗隆興元年從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之請，曾大量併省官吏員額也。

侍郎……紹興常置一員。

案：「紹興」亦「隆興」之誤。會要兵部門載：

〔隆興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詔六部長貳除尙書不常置外，置兵部侍郎一員（職官一四之八）

庫部郎中員外郎：……若御大慶文德殿應用鹵簿名數，前期以戒有司。

案：「若御」句疑當作「若遇大慶御文德殿」云云。

五、刑 部

其一司一路海行所不該者，折而爲專法。

案：「折」當作「析」。

若情可矜憫而法中情者，讞之。

案：合璧事類後集（三一）刑部門引神宗史志「而」作「或」。

應詔獄及案劾命官，追命姦盜，程督之。

案：「追命」當作「追捕」。

淳化二年增置審刑院。……凡獄具上，先經大理斷讞，既定，報審刑，然後知院與詳議官定成文章，奏記上中書，中書以奏，天子論決。

案：會要審刑院門載：

先是天下案牘先定於大理，覆之於刑部。太宗慮法吏舞文，因置審刑院於中書門之西。凡具獄案牘，先經大理斷讞，既定，開報審刑，知院與詳議官定成文章，奏訖，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職官一五之二九）

史志「奏記上中書」當改作「奏訖，下中書」。

大中祥符三年，置糾察刑獄司，糾察官二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在京刑禁，徒以上，即時以報。若理有未盡，或置淹恤，追覆其案，詳正而駁奏之。

案：「三年」，通考職官考六刑部條作「二年」。又檢會要糾察在京刑獄門載：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四日詔曰：『國家精求化源，明慎刑典，况輦轂之下，斯謂浩穰；獄訟之間，尤爲繁劇。……宜差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糾察在京刑獄。其御史臺開封府應在京刑禁之處，并仰糾察。其逐處斷遣徒已上罪人，旋具供報。內有未盡理及淹延者，並須追取元按看詳，舉駁申奏。

……』（職官一五之四四）

是則史志作「三年」爲誤。又「或置」云云二句，亦當從會要作「或淹延者，須追覆其案」。

熙寧三年詔詳議評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任，次以三十月爲任，欲出者聽前任滿半年指闕注官。滿三任者堂除。

案：會要刑部門載此詔云：

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詔：『審刑院大理刑部詳議詳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一

任，再任以三十月爲一任，仍逐理本資序。欲出卽與先任滿半年指射差遣。

第三任滿出者仍與堂除。』（職官一五之七）

史志削潤此段過簡。又「評斷」當改「詳斷」。

八年，罷詳議詳斷官親書節案，止合節略付吏。

案：「止合」當從會要作「止令」。（職官一五之八）

元豐二年知院安燾言：『天下奏案益多於往時，自熙寧八年減議官斷官，力既不足，故事多疎謬。』增詳議官一，刑部增詳斷官一。

案會要刑部門載此事云：

四月十六日，知審刑院安燾言『天下奏案視十年前增倍已上，審刑院刑部詳議詳斷官視舊員數頗減，乞復置詳議官一員。……』詔增審刑院詳議詳斷官各一員，罷刑部檢法官一員。餘如燾請。（職官一五之一〇、長編二九七四月甲子所載全同）

史志「增詳議官一」云云二句，當依會要及長編改正。

三年八月詔省審刑院歸刑部，……審刑議官爲刑部詳議官。

案：「審刑議官」當依會要作「審刑詳議官。」

五月三省言：『舊制糾察在京刑獄……』

案：「舊制」當從會要作「舊置」（職官一五之一三）

四年，併制勘量爲一案。

案：會要刑部門作「制勘體量案併爲一案。」史志「量」字上當補「體」字。侍郎，舊制：應定奪、審覆、除雪、敍復，移放，尙書專傾之；若制勘、體量、奏讞、糾察、錄問，長貳通治之。南渡長貳互置。

案：此段與通考全同。然於「舊制」下卽繼以「南渡」云云，而不載元豐新制，似爲疎失。

用侍郎吳博古之說也。

案：「說」當作「請」。

都官郎中 員外郎：掌徒流配隸。凡天下役人與在京百司吏職，皆有籍以考其役放及增損廢置之數。

案：「役放」疑當作「移放」，謂對罪人之流移編配等事也。（參會要職官一

五之一五，崇寧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條）

司門郎中 員外郎：……應官吏軍民輦道商販，譏察其冒偽。

案：「輦道」疑當作「輦運」。

六、工 部

凡車輦飭器印記之造，則少府監文思院隸焉。

案：「飭器」疑當作「飾器」。

宰臣議：『戶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能，誠非一體。』欲令戶工部兼領其事，卒未能合。

案：此所謂宰臣乃秦檜也。然突如插敍此一事，亦嫌無端。查繫年要錄卷一五三，紹興十五年正月辛未載：

是日，上因論和買預買之弊，秦檜言：『戶部工部不可不兼隸。在祖宗時皆隸三司。今戶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功，誠非一體。』上甚以爲然。

據知此議乃有爲而發者，史志節去其事由不載，非是。

郎中 員外郎 舊制：凡制作營繕計置採伐材物，按程式以授有司，則參掌之。

案：此段亦僅載「舊制」云云而不及「新制」，其失與刑部郎中員外郎條同。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辨其地產而爲之厲禁。凡金銀銅鐵鉛錫鹽礬，皆計其所入登耗以詔賞罰。

案：會要虞部門引神宗史志云：

虞部郎中員外郎，參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而舉行其禁令。若地產茶、鹽、礬及金、銀、銅、鐵、鉛、錫，則興置收採，以其課入歸於金部。猛獸毒藥能害人者，皆屏去之（哲宗正史職官志同）。（職官一六之三）

通考職官考六工部門亦載：

虞部掌凡山澤苑囿畋獵取伐木石薪炭藥物之屬。屏絕猛獸毒藥。及茶礬場、鹽池井、金銀銅鐵錫坑冶廢置收採之事。

二者俱較史志所載爲詳，且俱有屏除猛獸毒藥一事，史志亦以參取補入爲是。

七、六部架閣

主管架閣庫，掌儲藏帳籍文案以備用，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舊有管幹架閣庫官，宣和罷之。

案：「管幹」當作「管勾」。又檢朝野雜記乙集（十三）六部架閣官條有云：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

史志當據此補入六部置架閣官之年份。

又案：史志以此段與上文六部監門條之「從吏部尙書沈與求之請」句相連爲文，非是。當提行另爲「六部架閣」條。

卷 四

一、御史臺

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咸平四年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右巡主之，武官左巡主之。分其職掌，糾其違失，常參班簿祿料假告皆主之。祭祀則兼監祭使，掌受誓戒、致齋、檢視、糾劾。又有廊下使，專掌入閣監食。又有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稱曰五使。元豐正官名，於是使名悉罷。

案此段蓋間接出於三朝國史志者，其時臺諫尙不實任其職也。史志體例，新舊制度莫不兼載，或開端卽云國初或舊制如何而其下繼之以元豐官制；或開端先敘已經釐定之新制，而於下文追述舊制。而此條則唯載舊章，於元豐改制後御史臺之職掌則未具一字（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各子目下亦均未載），此與自身之體例極爲不合。檢會要御史臺門引神宗史志云：

御史臺，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六品，各一人。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御史爲之貳。凡其屬有四：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監察御史六

人，從七品，掌以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及監祠祭，定謚。檢法官掌檢詳法律，主簿掌鈎考簿書，各一人，從八品。歲遣御史詣三省樞密院檢察付受稽失，其應彈治事聽長貳或言事官論奏，非吏察官司亦如之。應狀牒並參議連書，惟彈章則否，無所關白。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各籍記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大禮儀仗則中丞爲使，中都推鞠命官或重繫，旬以囚由報臺。有詔獄則言察官輪治。文武官卿監防禦使以下到闕、授任、之官，應參謝辭者，引見。御史體驗老疾則試以拜起、書札。凡事經州縣監司寺監省曹不能直者，受其訟焉。……分案十有一，設吏四十有四。（職官一七之三）

元豐正名舉職之實，言事官與察事官之分限，均非此莫由詳悉。且御史一職，歷代均號風霜之任，糾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與爲比，若但如史志所載，則亦莫得而知其所由然也。

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員，止爲加官

案此段與通考御史臺條所載同。「加官」當從通考作「兼官」。

止以綰爲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綰始。

案此段與通考中丞條之附注文字全同。唯「權御史中丞」下當從通考疊「中丞」二字。

臺諫例不兼講讀。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中興兼者三人：万俟卨羅汝楫皆以秦檜意。

案此仍是朝野雜記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條之文，而亦仍是自通考稗販而來者。

通考本置之於中丞條「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句下爲夾注，其全文爲：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經筵。中興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万俟卨羅汝楫以中丞諫議兼，蓋以秦檜之弟若孫相繼爲說書，便於傳達。檜死遂罷兼。

通考因於職官考八翰林侍講學士條內詳載此事，故於此條僅列作附注。史志於翰林侍講學士條及本條俱入正文，則前後重複。此其一。臺丞之入經筵，以仁宗時賈昌朝爲始，史志侍講學士條內已備載其事，通考因另詳別條，故於此段

注文中有所省減，史志既列作正文而亦首自呂公著（正獻）事說起，則前後不合，此其二。通考謂中興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而不云三人者皆爲何人，此亦因將於別條備載之，故注中不妨從簡也。修史志者忘記前卷中已將通考侍講學士全條勦用，且復忘記前此鹵莽改竄王賓王唐公徐師川三人姓名之事，乃復刪節通考注文，以萬俟卨羅汝楫直承「中興兼者三人」句，是則以爲萬俟等二人即包括於三人之內者，大失雜記及通考文意。此其三。實則此段無須重載，當概從刪除。

殿中侍御史二人，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凡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則東西對立，彈其失儀者。

案此所載之職掌亦仍是神宗釐正官制以前者。會要御史臺門載：

元豐七年二月十七日詔御史臺以侍御史知雜事爲侍御史，不帶知雜事。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職官一七之一三）

通考載：

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

是在改官制後殿中侍御史最首要之職責爲言事，史志不載，非是。

凡事經郡縣監司省曹不能直者。

案據會要所引神宗史志「監司」下當補「寺監」二字。

官卑而入殿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治平四年中丞王陶言：『奉詔舉臺官，而才行可舉者多以資淺不應格，』乃詔舉三丞以上知縣爲裏行。

案：會要御史臺門載：

官卑而入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景祐元年置。以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充。慶曆三年以兩人爲額。（職官一七之一）

是則以三丞以上知縣充御史裏行不始於治平之末。王陶之奏請及所奉詔旨，特遵行故事而已。史志即以此爲事始，非是。

孫覺薦秀州軍事推官李定，對稱旨，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

案「對」字上當脫「召」字。

元豐八年裁減察官兩員，餘許盡兼言事。

案此上並未載明言事爲何等御史之職責，於此乃忽云許察官兼言事，不免突兀。又檢長編卷三百一，元豐二年十一月載：

丙午，御史舒亶言：『今法度之在天下，其官吏之賢否猶有監司案視焉，至於京師之官府，乃漫不省治，而御史或莫得行其職也。誠使應在京官局，御史得以檢察按治，一切若監司之於郡縣，且庶幾人知畏懼而法度有維持，是亦周官之遺意。詔取編敕所海行在京官司見行條貫並一時指揮並錄送御史臺。如官司有奉行違慢，即具彈奏。除中書樞密外仍許暫索文字看詳。後御史中丞李定言：『乞依故事復置吏兵戶刑禮工六案，點檢在京官司文字，每案置吏二人，罷推直官二員。』從之。仍增置臺官一員。（職官志以舒亶言繫之熙寧九年，誤也，仍增置臺官一員，當考。三年五月二日增主簿一員。舊紀書：『御史臺隨尚書六曹置六察，糾在京官司。』新紀但書『置御史六察』。）

會要御史臺門亦載此事，正文無一字異，唯其下夾注則作：

職官志：中丞李定言：『故事臺案有內外彈雜事，四推五使六察，[今六察]獨廢。[乞]復置吏兵戶刑禮工六案，分行檢察』。（職官一七之九）

史志於建置六察之起因及時間均未載及，非是。

元祐元年詔臺諫官許二人同上殿。

案此與本志卷一左散騎常侍左正言條所載「元祐元年二月詔諫官雖不同省許二人同上殿」爲一事，但此處則更爲簡略。詳卷一左散騎常侍條校語。

〔政和〕七年中丞王安石奏，以本臺覺察彈奏事刊爲一書，殿中侍御史以上錄本給付。從之。

案合璧事類及通考俱不載此事。會要御史臺門亦無之。查宋史三五二王安中傳云：

王安中字履道。……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

依前後節次計之。政和七年正安中任中丞之時，則安石乃安中之誤。

舊臺令：御史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點檢諸房文字，輪詣尚書六曹按察。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彈糾。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始復其舊。

案此段亦勦襲通考而稍加刪削者。通考云：

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按察。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會要御史臺門更詳載此諸事之經過云：

元豐五年八月四日詔三省樞密院、祕書省、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御史，分六察，隨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無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職官一七之一一）

紹興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謹按臺令：兩院御史有分詣三省密院取摘點檢之文；監察御史有輪詣尚書六曹按察之制。凡奉行違稽，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之後，始不克行。孰謂公朝，尙茲闕典。乞依舊例施行。』從之。續本臺中：『檢準令節文：諸上下半年輪兩院御史四人就三省樞密院取摘諸房文簿等點檢。中書尚書省以仲月中旬，門下省樞密院以仲月下旬。本臺勘會：依上條，自來中書省以仲月中旬，門下省以孟月下旬，合輪官兩員詣兩省點檢。今來門下省中書省已并爲一省，本臺即未敢依上條作兩省輪官前去。』詔依點檢中書省簿書條例施行。（職官一七之一九）

凡會要及通考之所謂兩院者，皆謂臺院與殿院，即御史中丞、侍御史及殿中侍御史，亦即所謂言事御史也。監察御史則稱察院，亦即所謂察事御史也。前者掌分詣三省樞密院以至內內侍省等處點檢其文簿而糾彈其違失；後者則分詣尚書省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稽核而糾彈之，故稱六察。通觀會要及通考所載，兩者職權之劃分極爲清楚，史志用通考之文，乃刪「兩院御史」爲「御史」。於「輪詣尚書六曹」句上削去監察御史四字，遂使二者混淆莫辨，似不論何等御史均可分詣三省密院或輪詣尚書六曹矣。又「稍闕」應從通考作「稍闕」。

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稽簿書。

案會要御史臺門作：

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職官一七之一）

通考所載亦同。史志「勾稽簿書」句當改。

二、祕書省

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曆。

案會要祕書省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云：

開修時政記、起居注、修纂日曆、祭祀祝辭，則著作郎佐郎主之（職官一八之二）

據此則著作郎及佐郎之所掌非但纂修日曆一事，史志所載稍疏。

宋初置三館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太平興國初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書院。三年賜名崇文院，遷西館貯焉。東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四部，爲史館書庫。

案會要崇文院門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太宗幸三館，顧左右曰：『是豈足以蓄天下之圖書，待天下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爲三館，命內侍督工徒晨夜兼作。……三年二月丙辰朔成，有司奏功畢。……自梁遷汴都，舊制未備，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即後廢西館是也。湫隘卑庳，僅庇風雨。周廬繳道，出於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是故置焉。院既成，盡遷西館之書分爲兩廊貯焉。以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職官一八之五〇）

長篇卷十九太平興國三年二月朔所載，及山堂考索後集（六）百官類史館條引錄太宗實錄之文，俱與會要大致相同。據知宋初三館所在乃後梁末帝貞明以來之舊址，史志謂爲剏立，非是。

又「東廊」下當補「爲昭文書庫，南廊」七字。

大中祥符八年剏外院於右掖門外。天禧初，令以三館爲額，置檢討校勘等員。

案程俱麟臺故事省舍篇載：

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焚及崇文院，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討建置館閣故事。彭年言：『……今欲據祕閣舊屋宇間數，重修爲內院。……至館閣直館校理宿直及抄寫書籍，雕造印版，並就外院。即於左右掖門外近便處修蓋，仍別置三館書庫。……』從之。

天聖中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館謝絳言：『……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往者延燔之後，……有司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欄叢接，……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願開內館以恢景德之制。』從之。

天聖九年十一月徙三館於左昇龍門外。

會要崇文院門亦載：

天聖九年十一月八日詔徙三館於崇文院。舊在左掖門內，左昇龍門外，前則三館，後構祕閣，分藏羣書。自大中祥符四年，宮城延燔，以寫錄編籍權從左掖門外道北，至是，仁宗以逼近市囂，非多士討論之所，命還舊所焉。

（職官一八之五二）

是則外院之創置，原以崇文院遭受火災之故，創置未久即復棄而不用，史志既不載外院創設之緣由，亦不載其後來之廢棄，均爲疏失。

祕關係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閣，以三館書籍真本並內出古畫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詔次三館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以諸司三品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閣事。

案：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藏三館書籍及內出古畫墨跡事，已見本志二直祕閣條，然彼處作端拱元年，此則作二年。檢會要祕閣門載：

端拱元年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是月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及提轄祕閣供御圖書，直史

館宋泌兼直祕閣，史館檢討杜鎬充校理。此設官之始也。（職官一八之四七）

長編卷二十九端拱元年五月辛酉亦載其事。是則建閣及置官均在端拱元年之五月，史志此條謂建閣在端拱二年，置官在淳化元年，均誤。

崇文院，太平興國三年置。端拱元年建祕閣於院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書庫寓於崇文院廡下。三館、祕閣、崇文、各置貼職官。又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校勘，通謂之館職。

案此爲祕閣條內「分案四置吏八」句下夾注之一段，所述各事俱已散見於有關館閣各條之內，實無須一再複出，當刪。

初，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雋材，比選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材耶？』歐陽修曰：『今取材路狹，館閣止用選人編校書籍，故進用稍遲。』上曰：『卿等各舉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於是宰相琦、公亮、參知政事修、槩，各薦五人。未及試，神宗登極，先召十人，試以詩賦。而開封府界提點陳汝義別以奏封稱旨，預試。於是御史吳申言：『試館職者請策以經史及世務，毋用辭賦。』遂詔自今試館職專用策論。

案：此亦夾注中之一段。檢麟臺故事卷三選任篇載：

英宗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耶？』參知政事歐陽修曰：『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上曰：『公等爲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於是琦、公亮、修、槩、所舉者凡十餘人，上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攽、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成軍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須後試。已而召試學士院，夏倚、章惇雖入等，以御史有言，倚得江西轉運判官，惇改著作佐郎而已。以劉攽王存爲館閣校勘，張公裕李常爲祕閣校理，胡宗愈爲集賢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吳申言：『先詔十人試館職，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論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於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會要祕書省門亦載：

神宗治平四年（已即位未改元）閏三月御史吳申言：『竊見先朝宰相韓琦等

所薦十人試館職，而開封府界提點陳汝義別以奏對稱旨亦與試，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乞參用兩制薦舉，仍策以經史及世務，勿用詩賦。』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乃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職官一八之五）

麟臺故事敘召試蔡延慶等十人於治平四年之前，會要所載吳申奏疏更明言韓琦等所薦十人之召試館職爲「先朝」事，則此十人之召試確即在治平三年。史志謂『未及試，神宗登極，先召十人試以詩賦』，誤也。又史志於「比欲選數人出使」句脫「欲」字，「陳汝義」作「陳汝義」，「奏對」，作「奏封」，均誤。

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比集賢校理，著作郎比集賢院直祕閣，丞及三年除祕閣校理。

案此爲「選人除正字，京官除校書郎」句下夾注，亦即新立定之試中人館職法也。檢會要祕書省門載：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詔應試中館職者，內選人除試正字，改官請俸等並依太學博士法。未陞朝官除祕閣校理。正字供職四年除祕閣校理，仍候改寄祿官日除授。校書郎供職二年除集賢校理。祕書郎著作佐郎比集賢祕閣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賢院直祕閣。應校理以上未有兼領職事者並於祕書省供職輪宿。

（職官一八之七）

與史志之節文不盡相同，未知孰是。

九月復試賢良於閣下。

案此句當從會要作「復試賢良極諫科於閣下」（職官一八之八）

五年置集賢院學士並校對黃本書籍官員。

案：會要祕書省門載：

元祐二年六月八日祕書省言：『昭文館黃本書籍已編寫了當，撥與祕閣收藏。其史館集賢院未有上件書籍，祕閣定本內名件及卷帙多闕，見今祕閣黃本亦多有闕，有旨令先將定本補足闕少名件，校對無差，即先補寫祕閣黃本，內有印本者印補充。乞在省官與供職校理分校祕閣所藏黃本書，補完校

正。……』(職官一八之七)

五年六月四日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未了，可添一員，以明州定海縣主簿秦觀充。(職官一八之十)

九月十六日詔復置集賢院學士(職官一八之一一)

是則校對黃本書之工作於元祐二年既已開始，至五年以校對未了，復增置校對一員，史志謂置於五年，誤也。又集賢院學士亦是復置，且其事在增置校對黃本書籍官員之後。史志所敘節次未合。

紹聖初罷校對，以編修日曆選本省。

案此爲前條下所附夾注，檢會要載：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詔罷秘書省校對黃本，以元祐所置，故罷之。(職官一八之一二)

史志「選本省」三字下疑有脫文。

政和五年四月。

案「日」當作「月」。

是月駕詣景靈宮朝獻。

案「官」當作「宮」。

宣和二年立定秘書省員額：監、少監、丞、並依元豐舊制。著作郎以四員爲額。校書郎二員，正字四員。

案：會要秘書省門載此事甚詳，其關於著作郎之名額，作「著作郎佐郎欲四員爲額」，史志於「著作郎」下當補「佐郎」二字。

紹興五年倣唐人十八學士之制，監、少、丞外置著作郎佐、秘書郎各二人，校書郎、正字、通十二人。

案會要載：

紹興五年八月三日詔館職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著作郎二員，秘書郎二員，著作佐郎二員，校書郎正字通一十二員(職官一八之二六)

通考職官考十秘書監條亦云：

元豐正名，以崇文院爲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秘書省，置秘書

省職事官，自監、少、至正字，不領他局。宣和初，改元豐之制，增定爲十八員，以倣唐登瀛之數。

是則倣行唐十八學士之制乃始於徽宗宣和初年，故紹興中恢復此制之詔有「依祖宗故事」句，史志以紹興五年爲事始，誤也。

紹熙二年館職闕人，上令召試二員。……是時陳傅良上言：『請以右文祕閣脩撰並舊館閣校勘三等爲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祕閣脩撰，又遷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時論韙之，然不果行。

案陳傅良止齋文集載此奏劄，題爲論史官劄子，而未具年月。會要實錄院門載此劄節文，較史志爲詳，繫紹熙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職官一八之七三）。其時已在寧宗卽位之後。史志以「是時」上承紹熙二年，非是。

三、殿中省

殿中省：監、少監、監丞、各一人。

案通考職官考十一殿中省條有云：元豐正官制，置監、少監、丞、各一人。

史志「丞」上衍「監」字。

二年蔡京上脩成殿中省六尙局供奉庫務敕令格式並看詳，凡六十卷。

案「二年」當從通考作「三年」。會要殿中省門載蔡京上此奏在崇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職官一九之九）

附記：會要職官一九殿中省門首二葉關於殿中省及其所屬官司之記載，起「監少監監丞」迄於朝服法物庫條「崇寧二年併入殿中省」句下注文「舊有裁造院、針線院、雜賣場、後省併之」句，與史志一字不差，其「丞」上衍「監」字亦同。頗疑此本永樂大典所載宋史之文，當清人輯錄會要時，或大典所載會要殿中省門原文適有殘闕，或輯錄人誤以此段卽會要之文，遂亦錄入。不可以二者之適同而卽認宋史殿中省門全文皆直接出自會要也。至「崇寧三年」云云，會要「三」不誤「二」，則必修大典時所據之宋史猶未誤也。

御藥院勾當官無常員，以入內內侍充。掌按驗祕方，以時劑和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舊制：勾當御藥院遷官至遙領團練防禦者謂之暗轉）……典八人，藥童

十一人，匠七人。（崇寧二年併入殿中省）。

案：此段除「崇寧二年」云云一句注語外，餘與會要御藥院門所引兩朝國史志（職官一九之三）全合，然會要下文復引神宗史志（職官一九之一四），其所述職掌與兩朝史志不盡同，知在元豐釐正官制時亦有所更改也。御藥院之併歸殿中省既爲崇寧二年事，則其職掌當如元豐時所改定者。史志應依神宗史志載入方合。會要又載崇寧二年詔旨節文云：

崇寧二年五月九日詔御藥院可候殿中省六尚建局日，除供到湯藥事釐歸尚藥局，及供應御衣等釐歸尚衣局外，其崇恩宮等處供應及排辦香表，國信禮物，御試舉人，臣僚夏藥，并自來應干事務，並依舊主行。（職官一九之一四）

是則崇寧二年僅將內侍省御藥院中職事之一部份劃歸殿中省之尚藥局管掌，非卽省彼而入此也。因疑史志此條應與本志卷六內侍省御藥院條文字刪併爲一，列置彼處。此處只合列一尚藥局名而略載其掌供湯藥諸事卽足。

尚衣庫：使，副使。舊曰尚衣庫，大中祥符二年改。

案：會要無尚衣庫門，長編於大中祥符二年七月戊寅記改內衣庫爲尚衣庫事，知此處之「舊曰尚衣庫」應作「舊曰內衣庫」。

四、太常寺

祭祀有大祠有小祠。

案：「大祠」下應從通考職官考九太常寺條補「有中祠」三字。

祭祀享則分樂而序之。

案「享」上當有薦字。

歲時朝拜陵寢則視法式辨具以授祠官。

案：「辨」當作「辦」

建炎初併省冗職，惟太常大理不能。

案：「不能」當作「不罷」。

曰壇廟，掌行室壇廟域陵寢。

案：疑有誤字。

受兵校錢物者，論如監臨強乞取法，三學生願預者聽受，而禁邀求者。

案：長編作「其受軍營錢物，以監臨強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受。毋得邀求」。「願與」謂願與錢物，作「願預」非是。

太晟府…所典六案：曰大樂，曰鼓吹，曰宴安樂。…

案：會要及通考所載六案之名，其三俱作「宴樂」，史志衍「安」字。

宣和二年詔以大晟府近歲添置冗濫徵幸，並罷不復再置。

案：史志大晟府條起「以大司樂爲長」迄「不復再置」句，全段與通考無一字異。查會要大晟府門載：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罷大晟府及教樂所（職官二二之二七）

是在罷遣冗員之後不久即并大晟府而亦行廢罷也。通考失載此事，非是。

五、宗正寺

掌奉諸廟諸陵薦享之事。

案：會要宗正寺門引兩朝國史志（職官二〇之一）及通考職官考九宗正寺條俱作「宗廟諸陵」，史志作「諸廟」誤。

大中祥符八年以兵部侍郎趙安易兼卿。

案會要宗正寺門所載大中祥符八年兼宗正卿者爲趙安仁（職官二〇之三）非趙安易。查宋史趙安易傳，安易卒於真宗景德二年，年七十六。至祥符八年安易卒且十年矣。

郎中以下兼丞，京官主簿。

案：「京官」下當有「兼」字。

置局爲睦親廣親宅

案據會要大宗正寺門熙寧三年二月之記事（職官二〇之七）「爲」當作「於」。

是歲廢管幹睦親廣親宅及提舉郡縣主等宅官。

案「管幹」當作「管勾」

初講議司言「宗室疎屬願居兩京輔郡者，各置敦宗院。其兩京各置外宗正司」。從

之。仍詔各擇宗室之賢者一人爲知宗，掌外居宗室。詔復定宗學博士正錄員數。大觀四年罷，政和二年復舊。

案：會要載：

崇寧元年蔡京申請：『宗室既許分居兩京輔郡，乞於兩京置外宗正司，擇宗室賢者管幹，逐處一人，仍於本州通判職官內選二人經理丞簿。凡外住宗室事不干州縣者外宗正受理。』大觀三年罷，政和三年復置。（外宗正門，職官二〇之三三）

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曰：『比置院于別都，增學于宮邸，…師儒之官殆相倍徙，而就學者寡；官冗而事煩，宜有裁適（？）以法永久，應兩京敦宗院并官吏並罷（敦宗院門，職官二〇之三五）

政和二年七月八日詔曰：『國家承平日久，宗族蕃衍，…日者有司…廢敦宗，罷學校，流寓輦轂，無室廬以居，失敦敘之意甚矣。應宗室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處分。其敦宗院屋宇可下所屬速令繕葺』（同上）

是外宗正司及敦宗院之一度廢罷，其事乃在大觀三年，史志謂在四年，誤也。

如大宗宗正司西南外兩司闕知宗…

案：「大宗」下衍「宗」字。

又置紹興府宗正寺

案「寺」當作「司」。

乾道七年嘗欲移紹興府宗司於蜀，不果。

案：「宗司」當從通考作「宗正司」。

玉牒所…大中祥符六年以知制誥劉筠夏竦爲脩玉牒官。

案通考載此事作大中祥符九年。長編及會要脩玉牒官門亦均繫於九年三月，則史志獨作六年，誤也。

元豐官制行，分隸宗正寺官。寺丞王鞏奏：『玉牒十年一進，並以學士典領，自熙寧中范鎮進書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

案以寺丞王鞏奏直承「元豐官制行」爲文，一似王鞏之奏亦在元豐年內者然，然奏中既有「神宗玉牒」云云，則又絕當在神宗既歿之後。查會要脩玉牒官門

亦載王鞏此奏，而繫以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長編卷三九〇所繫年月日同。史志於「寺丞」句上當補年月。

六、光祿寺

前期飭有司辯具。

案：「辯」當作「辦」。

元豐制行，始歸本寺。

案：「制」上當有「官」字。

若造酒以待供進及祭祀給賜，則法酒庫掌之。

案：會要光祿寺門引神宗史志，「造酒」作「造法酒」。（職官二一之三）
內酒坊惟造酒以待餘用。

案：會要引神宗史志，「惟造酒」作「惟造常酒」。（同上）

七、衛尉寺

大禮，設帷宮，張大次小次。

案：通考職官考九衛尉寺條與此同。會要衛尉寺門引神宗正史職官志作：「大禮則設帷宮帳次」。（職官二二之一）

所隸官司十有三：內弓箭庫，南外庫，軍器弓槍庫，軍器弩劍箭庫，掌藏兵枚器械甲冑，以備軍國之用。

案：通考於「南外庫」下有「軍器衣甲庫」，會要引哲宗正史職官志同。（職官二二之一）史志脫去，當補。「兵枚」亦當從通考作「兵仗」。

宣德樓什物庫。

案此與通考同。會要所載神宗哲宗兩史志俱作「宣德門什物庫」，「樓」字誤。

中興後衛尉寺廢，併入工部。

案：史志衛尉寺條全文，起「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迂於「併入工部」句，雖敘事先後間有不同，而文句則與通考不稍異，若非史志勦襲通考，則二者亦必同出一源。然查會要衛尉寺門最末條云：

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詔衛尉寺併歸兵部。（職官二二之四）

繫年要錄卷二二，於同年月日載省併之省，局，寺，監凡十三，亦謂「併衛尉寺歸兵部」，則謂「併入工部」者誤也。

八、太僕寺

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掌車輅廐牧之令。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

案：「掌」上當有「卿」字。「令」上當有「政」字。

若有事於南北郊，侍中請降輿升輅，則卿授綬。

案：「降輿」當作「降輿」。

本寺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駱，給大中小祀羊。

案：「車駱」當從通考作「車輅」。『羊』上當從通考補『牛』字。

元祐二年詔：『…應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

案：『馬軍』當從通考作『馬車』。

羣牧司，制置使一人，景德四年置，以樞密使副爲之。至道三年罷而復置。

案：至道當從通考羣牧司條作『明道』。『三年』通考作『二年』，檢會要羣牧司門載：

制置使屢罷而復置。明道二年五月十二日嘗罷而復置。寶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又罷而復置。（職官二三之七）

是則史志作『三年』亦誤。

卷 五

一、大理寺

〔熙寧〕九年詔以京師官寺凡有獄皆繫開封府司錄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囚逮猥多，難於隔訊，又暑多庾死，因緣流滯，動涉歲時。稽參故事，宜屬理官。可復置大理獄。始命崔台符爲知卿事，蹇周輔、楊汲爲少卿，各舉丞及檢法官。初，神宗謂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至是，命官起寺，十七日而成。

案據會要及長編，右諸事無一在熙寧九年內者。長編卷二九五神宗元豐元年十

二月載：

戊午（案爲十八日）以權知審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爲右諫議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館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蹇周輔、太常博士權判都水監楊汲爲少卿，丞及檢法官，令舉官以聞。先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中書言：『奉詔，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院刑獄，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諸寺監等凡有禁繫並送三院，繫囚猥多，難以隔訊，又盛暑疾氣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執所見，吏屬苦於諮稟，因緣留滯，動涉歲時，深爲未便。參稽故事，宜屬理官。今請復置大理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其應奏者，並天下奏案，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從之。

會要大理寺門所載同此，而更附敘建寺始末云：

至是命台符等作大理寺，工萬七千，十七日而成。作於元年十二月之戊辰（案爲二十八日），訖於二年正月之甲申。以楹計凡三百六十有三。度地於馳道之西，宋用臣經其制，秦士禹司其役。史臣李清臣爲記（職官二四之六）是其事之動議及施行均在元豐元二年之交，較史志所載凡遲二年。又案通考職官考十大理寺條文字與史志不同，而亦謂復置大理寺在熙寧九年。

元豐二年手詔：『大理寺近舉墜典，俾治獄事，推輪規摹，皆以義起，不少寬假，必懷顧忌，稽留弊害，無異前日。宜依推制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三年，詔『依舊供報』。

案：檢長編卷二九六載：

〔元豐二年正月〕戊子手詔：『大理寺日者修舉墜典，釐正職業，俾治官府獄事。前代章程湮滅，歲久不可復知，今所圖畫，皆以義起，推輪規摹，不少寬假，必難稱辦。苟官吏各懷顧忌，于驅遣之際或致逡巡，則稽留弊害無異前者。其本寺承事勘鞠，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斷訖，徒以上旬具犯由申中書樞密院刑房，俟置司及一年別取旨。』其後及一年，乃復詔依開封府例供報糾察司。（會要職官二四之七所載同）

據此知史志「推輪」爲「椎輪」（會要作「推論」，疑亦傳寫之訛）之誤。「必

懷」二字之間脫漏凡七字。其餘亦頗有刪削失當處。

三年…又詔糾察司察訪本寺斷徒以上出入不當者索案點檢。

案長編卷三百二載：

〔元豐三年正月〕辛未詔大理寺鞠罪人依開封府例報糾察司。後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之。開封府准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許索文案點檢。（會要職官二四之八所載同）

大理寺既旬具徒以上罪報糾察司，則有待糾察司之察訪及索文案點檢者，乃「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諸事，長編會要所載極為明白可據，史志作「察訪徒以上出入不當者」，誤也。

吏額：胥長一人，胥吏三人，胥佐三十人。

案：會要大理寺門載：

吏額：胥長一人，胥吏三人，胥佐二十人。（職官二四之二）

〔孝宗隆興元年〕八月三日大理寺狀：『依指揮條具併省吏額。左斷刑見管人吏：胥長一名，胥吏三人，胥佐二十人。…』（職官二四之二五）

兩項記事中「胥吏」之名稱俱同，胥佐之額數俱同，知史志之作「胥吏」及「胥佐三十人」者誤也。

二、鴻臚寺

舊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豐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其官屬十有二：往來國信所，掌大遼使介交聘之事。

案：往來國信所凡兩見於本志，一爲本條，一爲下卷之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條。

通考職官考亦然。然檢會要鴻臚寺門載：

兩朝國史志：鴻臚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四夷朝貢宴享送迎之事，分隸於往來國信所、都亭懷遠驛、禮賓院，本寺但掌祭祀朝會…（職官二五之一）

神宗正史職官志：鴻臚寺，卿、從四品，少卿、正六品，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各一人。…分案三。設吏九。總都亭西驛，同文館，及管勾所

(哲宗正史職官志:都亭西驛掌河西蕃部，同文館掌高麗使命，各有管勾所)，禮賓院(哲宗正史職官志:掌回鶻吐蕃党項女真等國朝貢館設及互市譯語之事)，懷遠驛(哲宗正史職官志:掌南蕃交州，西蕃龜茲、大石、于闐、甘沙、宗哥等國)，提點寺務司(哲宗正史職官志: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諸寺殿宇廟廡葺治之事)，及建隆醴泉萬壽奉慈中太一集禧觀崇真資聖宮院提點所(哲宗正史職官志:中太一建隆等宮觀各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之事)，凡拾有三(哲宗正史職官志:所隸官司十二。別出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傳法院，掌譯經文。餘並同前志)。(職官二五之二)

在兩朝國史志中往來國信所尚列爲鴻臚寺所屬官司之一，至神宗史志及哲宗史志中乃不復列入，因疑神宗釐正官制之時，必省鴻臚寺之國信所而併入內侍省內，若然，則史志於本條內亦不應列入：餘詳下卷內侍省條。

都亭西驛及管幹所

同文館及管勾所

案：南渡後既廢鴻臚寺不置，則「管幹」當一依北宋之本稱，且既作「同文館管勾所」矣，於都亭西驛亦以作「管勾所」爲是。

三、司農寺

以兩制朝官以上充。

案：「兩制」下當依會要司農寺門所引兩朝史志增「或」字。

諸路歲運至京師

案：「歲運」下當依會要所引神宗史志增「糧」字。

因出納而受賂刻取者嚴其禁。

案：會要作「若因出納而受賄、盜欺、刻取，揭其禁令，聽人告，雖會赦宥」。

六年，以司農間遣屬官，力有不給，乃置幹當公事官，以葉康直等四人爲之。

案：「幹當」當作「勾當」。

司農事舊職務悉歸戶部右曹。

案：「事」當作「寺」。

四、太府寺

若春秋授軍衣則前期進樣，定其頒日，畿內將校營兵支請，月具其數以聞。

案：通考太府寺條作「若頒畿內軍衣則前期進樣，定其頒日。將校部營兵支請，月具數以聞」。（會要太府寺門引神宗史志略同）史志「畿內」二字當移「授」字下。「將校」下當補「部」字。

凡課入以盈虧定課最。

案：「課最」當從會要所引神宗史志作「殿最」（職官二七之二）。通考太府寺條行文順序與史志不盡同，而亦誤作「課最」，則二者疑同出一源也。

茶庫，掌受江浙荆湖建劍茶茗，以給翰林諸司及賞賚出鬻。

案：通考于茶庫下未載其職掌。會要引哲宗史志作「江湖淮浙建劍茶則歸茶庫，以給翰林諸司及賞賚出鬻」（職官二七之三）。與史志稍異。

審計司，掌審其給受之數，以法式驅磨。

案：會要太府寺門引哲宗史志，「審計司」作「專勾司」。其審計司門載：

建炎元年正月十一日詔諸寺專司、諸軍專司、「專」字下犯御名同音者改作諸軍諸寺審計司。

史志各處均不著其改名之由而即將北宋舊名逕予追改，非是。

建炎詔罷太府寺，以其所掌職務撥隸金部。

案：繫年要錄及會要所載，其事在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金部」者戶部所屬官司之一，當從要錄作「撥隸戶部」

五、國子監

季終考於學諭，次學錄，次學正，次博士，然後考於長貳。歲終校定注於籍，以俟覆試視其校定之數參驗而序進之。

案：會要國子監門引哲宗史志云：

季終考於學諭，十日考於學錄，二十日考於學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又三十日考驗長貳。歲終，取外舍生百人，內舍三十人，校定奏聞。以俟覆試視其校定之數參驗而敘進之。（職官二八之六）

史志但謂「校定注於籍」而不云「奏聞」當以會要爲是。

學諭二十人，掌以所授經傳諭諸生。

案：會要引哲宗史志於此二語下更有「及專講論語孟子」句。

齋置長諭各一人，掌表率齋生，凡戾規矩者糾以齋規五等之罰。仍月考齋生行藝著於籍。

案會要引哲宗史志云：

每齋置長一人，掌表率齋生，凡戾規矩者糾以齋規五等之罰。其在外有顯過而證驗明者，亦聽糾之。不許以自首赦恩原免。月考齋生行藝著於籍。諭一人，掌佐齋長導諭諸生。（職官二八之六）

史志失載「在外有過」及「不許原免」二事。

元祐元年……又詔置春秋博士一員。

〔元符〕三年復置春秋博士。（崇寧元年省罷）

〔崇寧〕二年罷春秋博士。

案既於元祐元年載置春秋博士，於元符三年又云復置春秋博士，則其間必曾有廢罷之事而史志失載也。又既於元符三年復置條下注云「崇寧元年省罷」，乃於崇寧二年又載罷春秋博士事，前後自相牴牾。會要引哲宗史志云：

元祐初置春秋博士，三年罷。（職官二八之六）

是首次廢罷在元祐三年也（其在何月日，檢長編未得）。當補。

會要又載：

〔元符三年，徽宗卽位未改元〕十一月二十七日，詔復置春秋博士。崇寧七年省罷。（職官二八之一四）

宋史徽宗本紀載：

〔崇寧元年秋七月〕辛亥，罷春秋博士。

崇寧紀元盡於五年，則會要「七」字必爲「元」字之誤。是則二次之罷確在元

年，其「二年罷春秋博士」條當刪。

仍建外學於國之南。

案：「國」字上當從會要補「王」字。（職官二八之一五）

見爲太學外舍生，依舊在太學。

案：「見爲」當從會要作「見今」。

大觀元年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各二員，太學辟雍博士共置二十員，國子太學每經一員，辟雍二員。從薛昂之請也。

案：會要國子監門載：

大觀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翰林學士薛昂言：『按唐六典，國子監有博士助教。乞置博士四員，國子正錄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導』。從之。

九月十五日又言：『乞國子、太學、辟雍、博士共置二十員，各以易詩書周禮禮記爲定額。國子并太學每經一員，辟雍二員，并選元始經登科人』。從之，（職官二八之一七）

是薛昂第二次之奏請，乃乞國子太學辟雍三處共置博士二十員，亦即對其前此所請國子監獨置博士四員一事有所通融變更也。史志合二者爲一，於其第二次之奏請中復刪去「國子」二字。乃成太學辟雍兩處共置博士二十員，與國子博士四員合計則三處共爲二十四員矣，殊爲未合。且薛氏明言各以易詩書周禮禮記五者爲定額，則國子與太學每經一員，是每處各爲五員也；辟雍每經二員，是辟雍一處爲十員也。合之亦恰爲二十員。史志節去所列之經名，亦非是。

四年詔省國子辟雍博士五員。……依紹聖格，毋用謄錄。

案會要載：

〔大觀四年〕八月十二日詔：博士，太學五員，國子五員，辟雍十員。率以二人共講一經。又如國子博士專掌訓導國子生隨行親，生員既少，職事甚簡。兼國子生隨行親並處太學，可就委太學博士兼領。其國子博士并省併。辟雍博士亦省五員，以五員爲定額。……私試謄錄，起自近歲，元豐紹聖，曾所未聞，太學辟雍月試，可並依紹聖格施行，更不謄錄。（職官二八之一九）是其所省博士。國子辟雍各爲五員，非二處共省五員也。史志云云欠晰。私試

毋用膳錄事，亦須如會要所云，事意方顯。

政和元年詔兩學博士正錄依舊制選試，朝廷除授。

案會要載此事，「舊制」上有「元豐」二字。（職官二八之一九）
或曾充經論以上職掌。

案此爲「仍止試一經」句下夾注所載元豐法中語。「經論」當從會要作「經諭」。
辟雍正額入太學者，撥入額外，依舊制，過填闕諸內舍。

案「過填」句當從會要作「遇闕填國子生及諸內舍」。（職官二八之二二）
又詔國子博士正錄改充太學正錄。

案「太學」下當從會要補「博士」二字。
今學校或主一偏之說，執一偏之見。

案「學校」當從會要作「太學投試」。（職官二八之二三）
建炎三年詔國子監併歸禮部。未幾，詔復養生徒，置博士。

案會要載：

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詔國子監併歸禮部。

紹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駐蹕所在，因國子監復養生徒，置博士二員。（職官二八之二三）

是其併省與復置中間已踰四年之久，史志僅云「未幾」而不著復置年月，非是。

十二年太學成，增置博士正錄。

案：會要載太學成及增置博士正錄數事，均繫十三年，史志作「十二年」誤。
至隆興以後，正錄不兼權，祭酒司業並置，復書庫官。又定國子博士一員，太學博士三員，正錄共四員。學官之制始定。

案會要載：

〔隆興〕二年十二月四日，詔國子正錄今後正行差官，更不兼權。（職官二八之二五）

〔乾道七年〕二月十三日宰執進呈，上曰：『劉焞兼侍讀，李彥穎卻兼侍講可也』。

因奏曰：『劉焞久在館閣，以拘資格，除郎不行，乞稍遷擢，以重宮僚之選。』上曰：『郎官外更有何官可遷？』允文奏曰：『國子司業見闕，緣隆興指揮不許與祭酒並除』。上曰：『司業乃祭酒之貳，並置何妨，可特除國子司業』。（職官七之二七）

〔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國子監復置書庫官一員。（職官二八之二六）
九年六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省言：『國子博士舊係一員，太學博士舊三員，今各止一員。正錄見共六員』。詔沈揆梁汝永並改除太學博士，其退下太學正錄闕更不除人。（職官二八之二七）

是各事於前後十年之內方次第施行（隆興中且曾有祭酒司業不並置之指揮），非定於一時也。

淳熙四年置監門官一員，兼管石經閣，以不釐務使臣充。

案會要載：

淳熙四年六月十五日，以國子監新建太上皇帝御書石經閣成，是日監學官赴和寧門外奉迎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八字碑至國子監，參知政事李彥穎等率文武百官於監門外立班奉迎，至閣安奉。

十月三日國子監言：『乞下臨安府，於本府見任不釐務使臣內踏逐一員充本監監門，兼管石經閣并本學指使。……』從之。國子監舊有指使一員，係本監長貳奏舉小使臣充，後減罷。至是本監以新建石經閣，故有此請。（職官二八之二七）

國子監中所以又增添「兼管石經閣」之職掌，須參此方覺明白。

武學

案：二字當另起一行，或於二字上空一格。史志與上文相連，非是。

元豐官制行，改教授爲博士。紹興十六年詔修建武學，武博武諭以兵書弓馬武藝誘誨學者。紹興二十六年詔武學博士學諭各置一員。

案史志武學條文字與通考職官考十一武學條同，唯上段敘事次第先後稍異。通考云：

紹興十六年詔修建武學，武博武諭以兵書弓馬武藝誘誨學者。元豐官制行，

以博士代教授。紹興二十六年詔武學博士學諭各置一員。

「元豐官制行」二句錯出於紹興十六年及二十六年兩事之間，故於二十六年上復著「紹興」二字。史志既改置「元豐」二句於「紹興十六年」云云之前，則「二十六年」上「紹興」二字當刪。

宗學……崇寧初，立月書季法。

案「季」字下當從通考補「考」字。

書庫官，淳化五年判國子監李志言……

案：史志書庫官條與通考全同。查宋史李至傳謂「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是「李志」乃「李至」之誤也。

又案：書庫官本國子監所屬官員之一，故通考此條列置國子監條之下，史志置之武學宗學各條之後，非是。

六、少府監

元豐官制行，始制少監、丞、主簿各一人。

案：「始制少監」當從通考作「始置監少監」。

其內侍幹當官並罷。

案：「幹當官」當作「勾當官」。

以上並屬少府監。

案史志少府監條卽以此句作結，而於少府監後來之省罷則闕載。今查繫年要錄卷二十二載：

〔建炎三年夏四月〕庚申……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將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

通考少府監條亦云：

建炎初。以作將少府監併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焉。

七、將作監

元符元年三省言：……乞將先到任一員改充幹當公事。

案：「幹當」當作「勾當」。

竹木務，掌修諸路水運材植及抽筭諸河商販竹本。

案：「掌修」當從通考作「掌受」。

窰務，掌陶爲磚瓦以給繕營及餅缶之器。

案：「陶」下當從通考補「土」字。

作坊物料庫第三界，掌儲積材物以備給用。

案：通考「庫」字下無「第三界」三字，

百工器用屬之文思院，以隸工部。

案：通考「院」字下有「上下界」三字（文思院分上下界兩院，上界造作金銀珠玉，下界造作銅鐵竹木雜料。見會要職官二九文思院門）。

本監唯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材甚多，監少丞簿無闕。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寄徑於此，自是號爲儲材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焉。

案：上諸語與通考同，唯「甚多」通考原作「盛多」。查通考此段爲合璧事類諸書所不載，蓋刪修京鏐之將作監題名而成者。咸淳臨安志卷八將作監門載京鏐記文有云：

南渡以來，行在所營繕之事，有府尹畿漕分其責，由是職閒無事，監少屢虛，丞簿互兼者久之。比年人才盛多，樂於彙進，監少丞簿無闕員。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悉寄徑於此。今號爲儲才之地。……（淳熙十四年十月朔）

此所云云，乃謂自南渡以後，因有府尹畿漕分任行在營繕之責，將作監遂致空閒無事，故監少久闕不除。史志置「府尹畿漕」云云句於段末，則似是乾道以後方然，而上文「本監唯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之故，亦遂難遽察知，刪潤蓋極欠妥。

八、軍器監

隆興初，詔置造軍器已有軍器所，隸工部。

案「置造」當作「製造」。

乾道五年復置少監及簿。

案：「置」下當從通考補「監」字。

是後戎所作坊，已備官於下；宥府起部，並提綱於上。監居其間，事務稀簡，特爲儲才之所焉。

案：通考作「嘉定以後，事最稀簡，特爲儲才之所」，與史志此段當同出一源。

「宥府起部」句疑有譌誤。

九、都水監

興役以後月至十月止。

案：「後」字疑誤。

所隸有街道司，掌轄治道路人兵，若車駕行幸，則前期修治，有積水則疏導之。

案：史志所載都水監所屬官司，即僅以街道一司爲止。查會要都水監門殘闕不全，然所存猶有溝河司及街道司二者（職官三十之一八）通考職官考十一都水監條載：

所隸有：東西四排岸司，監官各以京朝官閣門祗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水運綱船輸納顧直之事。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各監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算舟船木筏之事。天下堰總二十一，監官各一人。渡總六十五，監官各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處監當兼掌者。

此亦可補史志之闕。然其中又不云有溝河司及街道司，亦所不解。

十、司天監

供諸壇祀祭告神名版位晝日。

案：會要司天監門引兩朝國史志，「晝日」作「晝日」（職官三一之三）。「晝日」者亦即神宗史志「擇所用日」（見會要同門同集）及宋史本志卷四太史局條「選所用日」之意，「晝」字誤。

禮生四人 曆生四人

案：會要司天監及太史局門（職官一八）兩引兩朝國史志，俱作「禮生五人」，當無傳寫之譌，史志均作四人，誤。

卷 六

一、殿前司

殿前司 都指揮使 副都指揮使 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蕃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而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之上，後不復置。……都指揮使以節度使爲之，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敕史以上充。

案：會要殿前司門載：

兩朝國史志：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國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職官三二之一）

神宗正史職官志：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司各一人。以節度使爲都指揮使，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無定員，以刺史以上充。備則通治，闕則互攝。掌禁衛軍之政令。隨其官名所隸而分領之。訓練宿衛戍守及軍事之賞罰，皆行以法而治其獄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兼統制四廂軍。（職官三二之三）

哲宗正史職官志：殿前司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蕃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職官三二之四）

史志「蕃衛」爲「番衛」之誤。「而有」爲「國初有」之誤。「敕史」爲「刺史」之誤。

諸班有都都虞候、指揮使、都軍使、都知、副都知、押班。

案：會要所引哲宗正史職官志爲：

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都知、副都知、押班。

通考五十八職官考十二殿前司條所載與哲宗史志同，史志云云有誤，當據此補

正。

紹聖三年詔殿前指揮使、金槍弩手班、龍旗直、所減人額及排定班分，並依元豐詔旨。

案：史志於此段前僅載元祐七年王巖叟奏請以姚麟升步軍副都指揮一事，其所謂元豐詔旨者實闕而未載。會要殿前司門所記元豐中事共四條，亦無與此相涉者，唯於紹聖三年則詳記其事云：

三年五月六日，詔殿前指揮使、金槍弩手班、龍旗直所減人額及排定班分並依元豐七年九月詔旨：殿前司指揮使、左右班槍手，可各以五人爲額，并金槍留七十五人，弩手班、龍旗直各二十人外，餘悉改充弓箭手。仍以弩手班排稱東第四、龍旗直爲第五班，並候將來轉員後施行。（職官三二之六）

史志既不載原詔旨，復於此詔中節去其所舉述之各事，殊爲疏略。

初渡江草創，三衛之制未備，稍稍招集，填制三帥。

案：「三衛」當從通考作「三衙」，「填制」當從通考作「填置」。

乾道中，臣僚言：『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舊制論之，軍職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制外，曰殿前副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副都指揮使。…所當法祖宗之舊，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要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時不果行。

案：此即通考殿前司條所附錄洪邁論三衙軍制將劄子之節文，然亦多譌誤。通考「或不常制」作「或不常置」，「若登第然」作「若登梯然」，「各置副都指揮使」作「各置都副指揮使。」又查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七十一乾道中臣僚言三衙軍制名稱不正條云：

此洪邁在翰林日所上劄子也。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當時謂之三衙。各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皆帥也，故有三帥。殿前、步軍二司題名，今不可考矣；馬軍司題名則景定建康志有之。考其所載，自建炎以後皆稱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至乾道九年始除趙樽都指揮使，淳熙二年除李川王明皆都虞候，三年除吳拱都指揮使，六年除馬定遠，七年除雷世

賢，皆都虞候，十二年世賢遷副都指揮使，紹熙元年除張師顏都虞候。是容齋之議固已見諸施行。開禧以後復有主管馬軍司公事之稱，間有除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是則史志謂「時不果行」，亦誤。

二、環衛官

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

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

左右驍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武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屯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衛官軍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

案：此所謂十六衛也。然查「左右衛官軍衛」一項名目，會要職官三三「六軍諸衛」門引哲宗史志作「左右領軍衛」，通考五八環衛官條同，史志誤也。

三、環衛官皇城司三衛官三條錯簡

環衛官……隆興中始命學士洪遵等討論典故，復置十六衛，號環衛官。其法：節度使則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則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正任爲上將軍，遙郡爲大將軍。正親兄弟子孫試充。又詔祖宗諸后自明肅至欽慈諸后及后妃嬪御之家，各具本宗堪充諸衛官以名銜聞。又詔三衛郎爲三衛侍郎。又詔博士並差文臣。崇寧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罷。

皇城司……政和五年詔皇城司可翦置親從第五指揮，以七百人爲額（親從官舊有四指揮元額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閣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人不除。批書印紙屬殿前司。是時帝諭宰

相，以爲如文臣館閣儲才之地。紹熙初嘗欲留闕以儲將才，循初意也。嘉泰中復申明隆興之詔，屏除貪得妄進，以重環尹之官。嘉定二年復以臣僚言，專以曾爲兵將其功績及名將子孫之有才略者充。通前後觀之，可以見環衛儲才之意。

三衛官…翊衛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爲等。其將校十將節級等應合行事件，比第四指揮及見行條貫。六年三月，應臣僚輒帶舊雇人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外局，所定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依闌入法。十一月詔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衛所。靖康元年詔應入皇城門依法服本色，輒衣便服及不裹頭帽入出者並科罪。所隸官屬一：冰井務，掌藏冰以薦獻宗廟，供奉禁庭，及邦國之用，若賜予臣下則以法式頒之。中興初爲行營禁衛所，差主管官掌出入皇城宮殿門等敕號，察其假冒，車駕行幸則糾察導從。紹興元年改稱行在皇城司，提舉官一員，提點官二員，幹當官五員，以諸司副使、內侍都知，押班充。掌皇城宮殿門，給三色牌號，稽驗出入。凡親從親事官五指揮、入內院子、守闕入內院子，指揮總其名籍，均其勞役，察其功過而賞罰之。凡諸門必謹所守，蠲潔齋肅，郊祀大禮則差撥隨從守衛，有宴設則守門約闌。每年春秋按賞親從逐指揮、親事官第一指揮、長行三色武藝、弓弩槍手。皇城周回或有墊陷，移文修整。嘉定間臣僚言：『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謹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巖，乞專以知閣御帶兼領。仍立定親從員額，以革泛濫。』並從之。

案：武英殿本宋史於本卷之末附有校語云：

崇寧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罷○臣開鼎按：本文上載靖康隆興諸詔，突接崇寧二句，文意不洽，疑有錯。

六年三月○臣開鼎按：本文未著年號，下文「十一月詔嘉王楷，」嘉王徽宗子，但政和宣和皆有六年，未知孰是。

是其認爲有問題者僅此兩事而已。實則環衛官條自「正親兄弟子孫試充」云云以下，皇城司條自「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云云以下，三衛官條自「其將校十將節級等應合行事件」云云以下，各與其本段之上文不相銜接，知其相互間必有所錯亂。今檢朝野雜記甲集十有環衛官條，蓋即合壁事類及通考諸書環衛官條之所從出，而史志此段則又刪修通考之文者。通考於「遙郡爲大將軍」

句下爲：

正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閣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不除。上諭宰相，謂欲以此儲將才、重環衛，如文臣儲才於館閣也。

是知史志皇城司條內自「使爲將軍」至「可以見環衛儲才之意」一段，應移置環衛官條「遙郡爲大將軍」句下，與「正」字相接爲文。

又檢會要職官三四皇城司門載：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日詔皇城司親從每遇大禮及行幸出郊，并在內諸門地分，今闕人守把，止差親事官充代窠役。可創置親從第五指揮，以七百人爲額，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爲等，候來年八月，等揀招填數足。其將校十節級、曹司、營門子等，并應合行事件，並比親從第四指揮及見行條貫施行。（職官三四之三二）

六年三月三日皇城司奏：『臣僚將帶人從，依格各有定數。其輒帶外借人力，除宗室已立法外，在內供職臣僚亦合一體禁止。今後應臣僚輒帶借請或僱雇人力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外局，所破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自依攔入法。』從之。（職官三四之三三）

十一月九日詔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衛所，兼提舉內東門崇政殿等門（同上）

靖康元年三月十九日內降劄子：『應入皇城門之人，依法服本色，近來多有輒衣便服及不裹頭帽入出，今後如有違犯之人，許守門等地分合干人收領，送所屬科杖一百罪。諸官司每季具知委聞奏。仍報皇城司檢察。』詔依，每名立賞錢五十貫。（同上）

紹興元年二月三日，詔行宮禁衛所改爲行在皇城司稱呼，從幹辦皇城司馮益等請也。（職官三四之三四）

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臣僚言：『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巖。……今隸於中者類多市井烏合，訓齊不素，全藉統攝得人，豈可輕授。自今乞專以知閣御帶兼領，不以畀資望輕淺者。儻更有躁進之

徒，僥踰干請，雖已頒成命，亦許輔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列，不容冒濫，務在必行。』從之。（職官三四之四二）

以上諸條所未涉及者唯所屬之冰井務耳，會要同門載熙寧中事有云：

六年十二月皇城司言：『奉旨爲「今年冰消溶過數，令候瓊林苑金明池收到，依去歲更於冰井務收三井。」本司看詳，乞就本苑更增收貯，不應兩興井窖，欲坼秒冰井務磚石，就營造供進。』詔依已降指揮收三井外，並從之。（職官三四之三一）

是冰井務之屬於皇城司爲無可疑。據此諸條云云，則史志三衛官條自「爲等」二字迄於「以革泛濫並從之」一段，應移置皇城司條「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句下。

又檢會要職官三三「三衛」門載：

崇寧四年二月十日中書省言：『…今殿庭設仗悉以禁族，而士庶子之法未能如古。欲倣前世，擇賢德之後勳戚之裔以侍軒陛，庶幾先王宿衛之意。今倣古修立：三衛郎一員…。三衛郎直前文武各一員…。博士二員…。主簿一員…。親衛府郎十員…。勳衛府郎十員…。翊衛府郎二十員…。一、親衛官許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并管軍正任觀察使以上子孫。一、勳衛官許勳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應大中大夫以上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一、翊衛官許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親兄弟子孫試充。…』從之。（職官三三之一〇）

二十六日詔三衛郎爲三衛侍郎。

六月一日詔祖宗諸后及妃嬪之家具本宗堪充諸衛官以聞。

八月十六日詔三衛博士今後並差文臣。（以上並職官三三之一一）

據此則環衛官條內「親兄弟子孫試充」以下迄「崇寧五年五月罷」一段，應移置三衛官條，承「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諸語爲文（會要闕載崇寧五年罷三衛事）。其令三衛郎爲三衛侍郎諸詔，史志次第顛倒，亦應據會要改正。

三條文字經乙正之後應爲：

環衛官 …隆興中始命學士洪遵等討論典故，復置十六衛，號環衛官。其法：節

度使則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則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正任爲上將軍，遙郡爲大將軍。正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閣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人不除。批書印紙屬殿前司。是時帝諭宰相，以爲如文臣館閣儲才之地。紹熙初，嘗欲留闕以儲將才，循初意也。嘉泰中復申明隆興之詔，屏除貪得妄進，以重環尹之官。嘉定二年復以臣僚言，專以曾爲兵將具（原誤作其）功績及名將子孫之有才略者充。通前後觀之，可以見環衛儲才之意。

皇城司 …政和五年詔皇城司可翺置親從第五指揮，以七百人爲額（親從官舊有四指揮，元額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仍以五尺九寸一分六釐爲等。其將校十將節級等應合行事件，比第四指揮及見行條貫。六年三月，詔應臣僚輒帶僦雇人入宮門，罪賞並依宗室法。將帶過數，止坐本官；若兼領外局，所破（原誤作「定」）人從非隨本官輒入者，依闕入法。十一月詔嘉王楷差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衛所。靖康元年詔應入皇城門依法服本色，輒衣便服及不裹頭帽入出者並科罪。所隸官屬一：冰井務，掌藏冰以薦獻宗廟，供奉禁庭及邦國之用，若賜予臣下則以法式頒之。中興初爲行營禁衛所，差主管官，掌出入皇城宮殿門等敕號，察其假冒，車駕行幸則糾察導從。紹興元年改稱行在皇城司，提舉官一員，提點官二員，幹當官五員，以諸司使副，（原誤作「副使」，據會要皇城司門改）內侍都知押班充。掌皇城宮殿門，給三色牌號，稽驗出入。凡親從親事官五指揮，入內院子，守闕入內院子，指揮總其名籍、均其勞役、察其功過而賞罰之。凡諸門必謹所守，蠲潔齋肅，郊祀大禮則差撥隨從守衛，有宴設則守門約闌。每年春秋按賞親從逐指揮、親事官第一指揮、長行三色武藝、弓弩槍手。皇城周回或有墊陷，移文修整，嘉定間臣僚言：『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巖，乞專以知閣御帶兼領，仍立定親從員額，以革泛濫』。並從之。

三衛官 …翺衛官以卿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親兄弟子孫試充。又詔三衛郎爲三衛侍郎。又詔祖宗諸后及后妃嬪御之家，各具本宗堪充諸衛官以名銜聞。又詔博士並差文臣。崇寧四年二月置，五年正月罷。

又案：史志本卷卷首所列目次中無「三衛官」名目，應補。

四、皇城司

幹當官七人，以武功大夫以上及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宮門啓閉之節，皆隸焉。每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啓閉之。總親從親事官名籍，辨其宿衛之地以均其番直。人物僞冒不應法，則譏察以聞。凡臣僚朝覲，上下馬有定所。自宰相親王以下所帶人從有定數。揭勝以止其喧闐。

案：此所述皇城司之職掌等事與會要及合璧事類通考諸書俱不同。本條下文於南渡後行在皇城司之職掌既另有敘述，則此處當專指北宋而言，然據會要皇城司門所載：

皇城司在左承天門內北廊，本名武德司，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改今名。掌皇城管籥木契、親從親事官名籍、及命婦朝會、頒冰、供內取索物、及入內尼院齋料、國忌齋醮之事。以諸司使、副使、內侍都知押班三人勾當。後或增，差踰舊員。（職官三四之一五）

兩朝國史志：皇城司勾當官三人，以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掌宮城管籥木契、親從親事官之名籍、及命婦朝會、伏日頒冰、內中須索、內侍齋料、并國忌修齋設醮之事皆總焉。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後行六人，契勘官二人。神宗哲宗正史職官志同。（職官三四之一五）

據知北宋一代皇城司之職守并無所變更，而史志所載獨異，不知所據為何。其改「勾當官」爲「幹當官」，以定額三人爲七人，則顯屬不合。

又案：據咸淳臨安志十四皇城司門所載：親從官任大內諸門諸殿宿衛之事，親事官任皇城内巡鋪守把及景靈宮等處宿衛。

五、客省引進使

大觀元年詔客省、四方館、不隸臺察。政和二年改定武選新階，乃詔客省、四方館、引進司、東西上閣門、所掌職務格法，並令尙書省具上。又詔高麗已稱國信，改隸客省。靖康元年詔客省引進司、四方館、西上閣門、爲殿庭應奉，與東上閣門

一同隸中書省，不隸臺察。

案：徽宗大觀元年及欽宗靖康元年兩詔客省引進等司不隸臺察，是必中間曾有改隸臺察之事而史志失載也。會要四方館門載：

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詔客省引進司、四方館、西上閣門、爲殿庭應奉，與東上閣門事體一同，可依祖宗法隸中書省，其隸臺察指揮更不施行。

據末句知改隸臺察事當即在靖康元年，而實并未及施行，故其原降指揮，會要亦未收載。

六、東西上閣門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閣門之職，祖宗所重，宜贊不過三五人。熙寧間通事舍人十三員，祇候六人，當時議者猶以爲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祇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職者二百三員，由宦侍恩倖以求財。朱勔父子交買尤多，富商豪子往往得之。真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補閣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不許。神宗卽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爲閣門祇候，司馬光言「此祖宗以蓄養賢才，在文武爲館職」。其重如此，今豈可賣以求財？乞賜裁省。』故有是詔。

案：此段注文與通考所載全同。「交買」當從通考作「交賣」，「在文武」當從通考作「在文臣」。又，「祇候六人」通考原作「祇候、看班祇候、六人」，查會要四方館門引神宗史志云：

閣門掌朝會供奉贊相之事。使、副使、承旨稟命，舍人宣辭令，祇候分佐舍人。…而閣門復增看班祇候六人。（職官三五之三）

史志本條內述東西上閣門之組織亦云：

東上閣門、西上閣門、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贊舍人十人，祇候十有二人，…增置看班祇候六人。

長編於熙寧四年秋七月甲辰亦記添置省班祇候六人之事，是則胡舜陟奏疏所載熙寧中閣門人員數目，於「看班祇候六人」句上必爲「祇候十二人」之句，通考云云，蓋偶脫「十有二人」諸字，史志不知檢照補苴，乃逕將「看班祇候」四字刪去，非是。

又詳轉對如職事官。

案：「詳」當從通考作「許」。

慶元初申嚴閣門長官選擇其屬之令，非右科前名之士不預召試。

案：此亦抄自通考而沿其誤者。查會要閣門通事舍人門載：

嘉泰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今後召試閣門舍人，必擇右科前名之士，及照已降指揮，履歷考任應格，方許與郡』。先是，淳熙四年三月詔：『閣門舍人依祕省丞例，理親民資序後供職實歷二年，乞補外與知州差遣』。至是臣僚繳奏閣門舍人戴烜潘檉不顧格法僥求郡寄，復有是命。（職官三四之一〇）

是申嚴之令在嘉泰初，非慶元初也。

七、帶御器械

乾道以來詔立班樞密院檢詳之上。

案：此亦沿襲通考之誤。會要帶御器械門載：

乾道六年九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省勘會已降指揮，帶御器械立班在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之下，其雜壓敍位亦合一體。

十月五日詔帶御器械雜壓敍位依近降指揮，令在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之下。

遇合班處依閣門元降指揮立班。（職官三四之一二）

是乾道所定之法，乃令帶御器械立班在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之下，非在其上也。

八、入內內侍省 內侍省

拱侍殿中，備洒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

案：「拱」當從通考作「供」。

內侍省…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二百八十人爲定員。

案：「二百八十人」通考原作「一百八十人」。會要內侍省門亦云：『自供奉官至黃門一百八十人爲定員』，（職官三六之一）史志誤。

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案：「以入內內侍省充」句，應作「以入內內侍充」，此亦沿通考之失。

又案：此處所載御藥院之職掌，與本志卷四殿中省所屬官司中之御藥院條相同而較略，亦爲間接出自兩朝史志者，非神宗釐正官制後之制度也。會要御藥院門引神宗史志云：

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制藥以進御及供禁中之用。凡藥嘗而後進。有奏方書則集國醫按驗以聞。饋進膳羞、祭祀、朝會、燕饗、行幸，則扶持左右。廷試進士則主行其禁令，封印卷首而給納之。歲時酌獻陵園，春夏頒中外藥，及元日生辰致契丹國禮幣，則前期爲之辦具。宮省慶賜亦如之。凡五年進一官。分案三，設吏八。

此中所載御藥院典掌諸事，實遠較兩朝史志爲廣泛，當參取增補。並應即將卷四之一條刪併於本條之內，說見該卷該條下。

又案：以御藥院而兼掌禮文貢舉諸事，其事亦極不可解。程大昌考古編卷七御藥院掌禮文條云：

御藥院本以按驗祕方合和御藥爲職，今兼受行典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爲邇英延義二閣，閣講諷之所也。殿西北卽後苑，苑有太清樓龍圖閣所傳書籍』。以此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內侍掌之耶？

程氏云云，亦終爲一懸擬之說，未知其果與事實相符否也。

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

案「省」字衍文。

管勾往來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

案：此段亦出通考，而通考則輾轉本於兩朝史志者。然當北宋之末，女真已代契丹而起，洎夫南宋之末，則又有代女真而興之蒙古，其主管使介交聘之事者，仍此國信所也。會要內侍省門管勾往來國信所條下有云：

主管官二員，以內侍充。……掌行大金賀生辰正且使人到闕應干合排辦事件，及遣發奉使大金賀生辰正且行遣事務，諸官司投下到文字，發放行遣架閣庫案牘並日常書寫文字。（職官三六之三二）

文中已易管勾官之名稱爲主管官，知爲南宋所立定者。史志所敘僅及契丹，殊爲未合。又南渡後以避高宗嫌名改管勾往來國信所爲主管往來國信所，史亦失載。

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四人，以入內內侍充。

案：「勾當」下當從通考補「官」字。

又案：史志本卷卷首所列目次中無「入內內侍省」名目，應補。

九、開封府

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

案：南渡後開封府已非宋有，故開封府所屬官員名稱之有「勾當」字樣者，均不應追改。「幹當官」應依會要作「勾當官」或「勾當使臣」。

十、節度使

宣和末 節度使五六十人，議者以爲濫。

案：「五六十人」通考原作「至六十人」。查通考云云，出於朝野雜記甲集十二文臣節度使條，原亦作「至六十人」。雜記於「議者以爲濫」句有下附注云：

親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宰執二人，大將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恩澤七人。

合之恰爲六十人。此項附注史志亦由通考轉引，數亦無誤。知「五」字爲「至」字之譌。

中興，諸州升改節政鎮者凡十有二。是時諸將勳名有兼兩鎮三鎮者，實爲希闊之典，

案：「節政鎮」當從通考作「節鎮」。「諸將勳名」下當從通考補「鼎盛」二字。

宋朝元臣拜兩鎮節度使者才三人：韓琦、文彥博、中興後呂頤浩是也，三公卒辭之。而諸大將若韓、張、呂、岳、楊、劉之流，率至兩鎮節度使，其後加至三鎮者三人：韓世忠鎮南、武安、寧國、張俊靜江、寧武、靜海，劉錡護國、寧武、保靜。

案：此段爲「希闊之典」句下所附夾注，亦全出通考而稍有改易。通考則出於朝野雜記甲集十二兩鎮三鎮節度使條。雜記於韓文呂三人皆稱其封號而曰韓魏公文潞公呂誠公，蓋對本朝故老示其崇敬之意，其下亦遂承以「三公卒辭之」句，通考於此均因仍未改。史志改稱其名，易代修史，例自應爾，然其下「三公卒辭之」句仍承而用之，則失於審正。然此猶未至於誤也。其下「諸大將若張、韓、呂、岳、楊、劉之流」句，「呂」字雜記及通考俱作「吳」，謂吳玠曾以仙人關敗敵之功，於紹興四年秋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也，若作「呂」則何人哉。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七十一以爲指呂文德言，並謂其次第當在「楊劉」之下，查呂文德以抗蒙古復瀘州之功，於度宗時確曾兼領寧武保康兩鎮節度使，然呂氏旋復爲蒙古所賺而疽發背死，姑不論其功業與韓張劉岳大不侔，其年代亦且遠在李心傳著書之後。又况宋史並呂氏之傳而無之，安得於此廁其名於諸大將之間哉？則「呂」字明誤。然僅此一字之譌，其責或猶在校刊之人而無與於史臣事也。至兼領三鎮之人，雜記亦均稱其封號曰韓蘄王張循王劉安城王，通考亦皆承用未改（但均省去「王」字而作韓蘄張循劉安城，似欠妥），史志改用其名，亦自甚是，然「安城王」者劉光世卒後乾道八年所追贈之封號也，若劉錡則不唯未曾兼領三節鎮，且並未曾兼領兩節鎮，生前身後亦俱未得王封，史志乃易「劉安城王」爲劉琦，殊爲疏謬。

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呂頤浩張俊虞允文皆以勳，史浩以舊，趙雄葛邲以恩。）

案：此亦原出雜記文臣節度使條，史志則由通考轉引者，於夾注中所舉各人亦俱改去其封號而直稱其名，然雜記之夾注原作：

呂忠穆張忠獻虞忠肅皆以勳，史會稽王以舊，趙衛公葛文定以恩。

「忠獻」爲張浚之謚，作「張俊」誤。

卷 七

一、大都督府

南渡後以見任宰相充都督。次有同都督、有督視軍馬、多執政爲之。……掌總諸路軍馬，督護諸將，非舊制比也。初，紹興二年 呂頤浩首以左僕射出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諸軍事，置司鎮江，其後趙鼎張浚湯思退皆以宰相兼之。頤浩還朝，孟庾始以參知政事爲權同都督代，後落「權」字。

案：呂頤浩之爲都督事在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戊子，及六月甲寅被召還朝，至八月壬辰即以孟庾兼權同都督代之。趙鼎張浚之兼都督則在紹興四年及五年，湯思退之兼都督更遠在孝宗隆興中，此在繫年要錄及宋史高宗孝宗紀中均歷歷可考，今乃將趙張湯三人事夾敘於呂頤浩還朝孟庾爲代之前，殊爲顛舛。未幾，浚獨被旨江上視師，置都督行府，行移文字並依三省體式。其召赴行在，以其事分隸三省樞密院。

案：繫年要錄卷一一四載：

〔紹興七年九月〕庚午張浚言『已具奏解罷機政，所有都督府職事別無次官交割』詔交與樞密院。

通考職官考十三都督門亦云：

〔紹興〕七年將罷浚，先廢都督府。

是知此次之廢都督府乃因張浚罷相之故，史志謂因浚之召赴行在，誤也。

思退初以左相出都督時，楊存中即以太傅寧遠軍節度使同都督。思退不行，就以楊存中充都督。非宰執而爲都督自存中始。三十一年葉義問以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明年汪澈以參知政事湖北京西路都督視軍馬。執政爲督視於是見焉。

案：湯思退於隆興二年九月特授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見會要職官三九都督府門，其後開府數月而始終未出都門，若云「思退初以左相出都督時」，則似曾一度成行矣。又朝野雜記督視軍馬條云：

督視軍馬者紹興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葉審言始以知樞密院事爲之，朝議以審言

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豐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既爲江淮都督，乃命汪明遠澈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焉。

通考亦採此條入都督門，蓋非此不足以見督視軍馬設置之由。史志置此不取，乃於汪澈督視湖北京西軍馬事下謂「執政爲督視於是見焉」，似欠明晰。又汪澈爲督視句中衍「都」字。

二、制置使

呂頤浩帥湖，皆領制置大使。

案：此爲「加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句下之夾注，「湖」字下當脫「南」字。

頤浩於紹興六年任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見繫年要錄。

胡舜陟除沿江都制置使，王義叔副使。趙鼎爲江西制置大使，岳飛爲制置使，每事會議，或急速則施行許報大使照應。

案：此爲「或置副使以貳之」句下夾注。檢會要職官四制置使門及繫年要錄建炎三年閏八月戊寅之記事，其沿江制置副使俱作王義叔，史志「義」字誤。又會要及要錄於紹興三年九月趙鼎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岳飛除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後，均載樞密院所上措置事件，其一條云：

若江上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岳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趙鼎照應。

是則史志「施行許」爲「施行訖」之誤也。

議者以守臣既帶安撫，又兼制置，及許便宜，權之要重，議於朝廷。

『議於』當從會要作『擬於』（職官四〇之二）

三、宣諭使

宣諭使掌宣諭德意，不預他事，歸即結罷。紹興元年詔祕書少監傅崧年充淮南東路宣諭使，此其始也。

案：此段全出通考，而通考原實有誤。查繫年要錄五十紹興元年十二月載：

己巳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

，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又卷五十二紹興二年三月載：

甲寅，祕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宣諭淮東還，入見。

是傅氏名崧卿，作崧年誤。

又查通考宣諭使條文字，大段採自朝野雜記甲集十一之宣諭使條，然雜記該條起首即云：

宣諭使舊有之，以宣諭德意爲職而已，不與軍事。渡江後所遣尤數。

會要宣諭使門亦載：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路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任執政例施行，不得辭避。（職官四一之一）

靖康元年二月十七日詔种師道爲河北宣諭使（職官四一之一）

是當北宋時已有此使名，謂紹興元年爲始，誤也。又『不預他事』當從雜記作「不預軍事」。

開熙間薛叔似鄧友龍吳獵皆因饑荒盜賊及平逆亂後，往敷德意。

案「開熙」當作「開禧」。

四、宣撫使

宣撫使不常置，掌宣布威靈，撫綏邊境，及統護將帥，督視軍旅之事。以二府大臣充。治平末命同簽書樞密院郭達宣撫陝西。

案朝野雜記甲集十一宣撫使條首云：

宣撫使祖宗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爲之。累朝但除向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烈韓獻肅五人。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爲宣撫使，武臣爲宣撫自此始。

會要宣撫使門亦首載：

咸平三年六月詔曰：『兵威未戢，邊候多虞，王師効攻守之勞，邑民苦餽餉之役，每念及此，予懷惻然。臨遣大臣，特加軫問，宜令參知政事向敏中充河北河東沿邊宣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按巡郡國，存問

官吏將校僧道耆老百姓等，式宣寬大之恩，副茲憫恤之意』。真宗御長春殿置宴以遣之。（職官四一之一八）

是不唯宣撫使之設不始於英宗之時，其職任亦前後有異：當真宗遣向敏中等人時，乃所以存問各地被兵之士庶，所謂「宣佈威靈撫綏邊境」是也。及仁宗慶曆中先後命范仲淹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則以總攝對西夏軍事；命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則以經制保州叛變；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則以討平貝州軍賊；其職任乃始變爲「統護將帥督視軍旅之事」。及皇祐四年狄青充荆湖北路宣撫使，更爲專任經制征討廣南賊儂智高諸項軍事者。武臣而爲宣撫使亦自此爲始。凡此皆宣撫使設置後之重要故實及沿革，史志乃一切略去而逕從郭達敘起，非是。紹興元年詔以淮南守臣多闕，百姓未能復業，分命呂頤浩朱勝非劉光世皆以安撫大使兼宣撫使。武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實自光世始。二年李光又以吏部尙書加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自是韓世忠張浚吳玠岳飛吳玠皆以武臣充使。王似亦以從官由副使而升正使焉。

案：朝野雜記宣撫使條有云：

紹興元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自此始。二年李泰發以端明殿學士爲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吳玠岳飛吳玠六人，文官止李泰發王伯召二人，蓋重之也。

史志云云，蓋亦間接本諸此段者，則其「李光爲壽春等州宣撫使」句下亦應有「文臣非執政而爲宣撫使實自光始」一句，文義方完，

又「張浚」當作「張俊」。

五、宣撫副使

宣撫副使不常置，掌二使事。宣和末王師伐燕，命少保蔡攸充。靖康初會兵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韜爲之。

案：據前條所引會要宣撫使門所載，咸平三年以馮拯陳堯叟充河北河東沿邊宣撫副使，又載仁宗慶曆二年以翰林學士丁度充河東路宣撫副使，三年以知制誥

田况爲陝西宣撫使，八年以明鎬爲河北宣撫副使，是宣撫副使之置亦不以宣和末蔡攸爲始。

又「二」當作「貳」。

六、總 領

其官屬有幹辦公事，準備差使。

案：會要總領所門載：

其官屬有幹辦公事，準備差遣。（職官四一之四四）

乾道元年十月十五日詔許〔江西京西湖北總領所〕復置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各一員。（職官四一之五二）

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戶部郎中四川總領查籥言：『本所屬官元差置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各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一員，昨準指揮裁減主管文字一員，準備差遣差使各一員，今欲於元裁減屬官三員內復置一員…』從之。（職官四一之五四）

是在四川總領所中準備差遣與準備差使二者並置，其餘諸所則但置「差遣」一員，史志作『差使』，誤。（準備差遣爲文職，準備差使爲武職）。

四川有分差糧料院，…撥發船運官。

案：「船運」當從合璧事類後集六七總領屬官條所引中興會要作「般運」。

紹熙二年以淮西總領所言，定知州通判展減磨勘法：十分欠二展二年，數足減二年。

案會要總領所門載：

〔乾道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言：『新除司農少卿淮東總領呂攪奏：逐路州軍應有總領所錢米去處，欲乞量立殿最之法，許從本所檢察按治。本部看詳欲令諸路總領所於歲終將所管州軍每州合發本所錢物十分爲率，若拖欠及二分，知通各減二年磨勘；或欠數太多，取旨；如了辦數足，各與減二年磨勘』。從之。（職官四一之五五）

〔紹熙〕三年七月十二日淮西總領所申：『乾道四年淮東總領乞將逐路州軍應

有總領所錢米去處量立殿最之法，本所檢察按治。刑部大理寺看詳，欲令諸路總領所於歲終將所管州軍每月合發本所錢物十分爲率，共拖欠二分，知通各展二年磨勘；或欠數太多，重作施行；如了辦數足，各與減二年磨勘。已得旨依。淮東至今遵奉，每年各有賞罰。獨本所因循弛慢，今欲至歲終檢舉施行』。從之。（職官四一之六三）

是總領所檢察州軍守臣之法，在乾道中已經淮東總領所之奏請而施行矣，非紹熙中方定也。其淮西總領所之申奏，僅欲依照淮東之例而行之耳。且其事乃紹熙三年，史志作「二年」亦誤。

七、經略安撫使

經略安撫司，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祕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具奏。即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者，聽以便宜裁斷。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職在綏御戎夷，則爲經略安撫使，兼都總管以統制軍旅。有屬官典領要密文書，奏達機事。河北及近地則使事止於安撫而已。

案：會要、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及通考、其經略使與安撫使均各作獨立之一門。查宋代各路帥臣有但兼經略使者，有但兼安撫使者，而經略使與安撫使之職守實不盡同，故亦間有兼經略安撫兩項使名者，然終以但兼一項者爲常。史志合二者而綜述於一條之內，實有未當。上段所載，起「以直祕閣以上充」，迄「則爲經略安撫使」句，即爲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及通考所載經略使之職掌，乃據續會要及四朝史志參修者（考索及合璧事類均明載其出處）。其安撫使之職守，據合璧事類所載爲：

凡諸路安撫，逐州知州兼，以直祕閣以上充。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察治奸宄，以肅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稟奏。即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者，聽以便宜裁斷。係邊任則綏御夷狄，撫寧疆圉。若甲兵屯戍芻粟餽運則視其緩急盈虛而移用之。掌凡戰守之事並（會要續會要）。

山堂考索及通考並與此同。若必綜述二者爲一，亦應採取此段所載爲經略使職權所不賅之諸事，如察治奸宄撫寧疆圉等，參修於文內方可，而史志乃止謂「河北及近地則使事止於安撫」，亦極不合。又「具奏」爲「稟奏」之誤。

其屬有幹當公事，主管機宜文字。……元豐四年詔罷經略安撫司幹當官。

案：「幹當」當作「勾當」，「主管」當作「管勾」。（參會要本門）

元祐元年詔陝西河東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自元豐四年後應緣軍興添置官屬並罷。

案：史志所敘有關經略安撫司之事實卽以此事爲始。然經略使及安撫使或經略安撫使之設置，實不以元祐爲始，亦非始於元豐四年，合璧事類後集（六九）監司門經略使及安撫使二條內均詳載其始末（通考同），應參取修入。

〔崇寧〕五年詔河東同管幹沿邊安撫司公事，許歲赴闕奏事一次。

案自此事以下，迄於本條之末，所載皆關於安撫使事，與經略使無涉，應劃歸安撫使專條內。又「管幹」當作「管勾」。

中興以後，職名稍高者出守皆可兼使。如係二品以上卽稱安撫大使。廣東西荆南襄陽仍舊制加「經略」二字。……

惟廣南東西兩路則帶經略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司各帶經略安撫使。後罷，惟二廣如故。

案：上兩段所述爲同一事實，而又同在一條之內，實嫌重複。其故蓋因所據之底本必亦將經略使與安撫使分別敘述，每條之末均載「以經略而兼安撫」或「以安撫而兼經略」之事，史志於刪併之時失於審察，遂卽於一條內兩見其事矣。又所謂「後罷，惟二廣如故」，所罷者亦唯經略使名，其安撫使則襄陽湖北守臣依舊兼帶。史志云云亦欠晰。

又案：合璧事類經略使條亦載紹興五年詔襄陽及湖北守臣兼經略安撫使事，然檢會要所載：

〔紹興〕六年五月十二日詔襄陽府係上流重地，密鄰僞境，依陝西五路例許帶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職官四一之一〇八）

六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湖北帥司已移還荆南舊治，與襄陽事體一同』。

詔王庶許依襄陽府例帶經略安撫使。（同上）。

繫年要錄亦於紹興六年載：

五月己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卷一百一)

六月甲辰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卷一百二）

是兩地守臣之兼帶經略與安撫兩使名，乃紹興六年事，各書以及史志均相互蹈襲而作「五年」，實誤。

八、走馬承受

走馬承受，諸路各一員。

案：會要走馬承受公事門載：

崇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詔成都府利州路瀘南路各添差內臣一員爲走馬承受。（職官四一之一二五）

〔大觀〕三年五月十九日詔諸路走馬二員處，人給朱記一枚，令禮部鑄造頒付。（同上）

〔政和〕三年七月十四日樞密院言：『勘會走馬承受自來獨員及雙員處，一員入奏或差出隨軍之類，其在本路人遇非次替移，從來並未有交割所管印記案牘入吏，與是何官司收管條約，欲乞立法。』從之。（職官四一之一二八）

徐度卻掃編卷中亦有云：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臣，一宦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他無所預。……

是則諸路走馬承受絕非以一員爲限，史志云云，誤也。又走馬承受之全名爲「走馬承受公事」，史志中乃始終不見「公事」二字，非是。

九、發運使

及專舉刺官吏之事。

案：會要發運使門載：

〔熙寧〕八年九月中書門下言：『欲乞發運使副除所管淺物斛斗就賤處入買，

貴處糶賣，或就近便計置點檢綱運鹽礬事，及諸官吏因本司事有違法者許糾舉外，其餘事並不得管勾。……』從之。（職官四二之二二）

是發運使僅能糾舉諸官吏違誤發運司公事各事件，非泛指一切違失也。史志云云欠晰。

發運使實總六路之出入。

案據會要及宋史食貨志均輸門所載制置三司條例司申請之文，皆作「實總六路之賦入」，「出」字誤。

又案：發運使設置於何時，史志闕而未載，合璧事類謂始於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事，查會要發運使門載：

太祖乾德二年二月以吏部郎何幼冲充京畿東西水陸發運使。（職官四二之一五）

是則合璧事類之說亦未然也。

十、都轉運使

熙寧初詔河東河北陝西三路漕臣許乘傳起闕。

案「起闕」當爲「赴闕」之誤。

十一、招討使

招討使掌收招討殺盜賊之事，不常置。建炎四年以檢校少保定江招慶軍節度使張俊充江南路招討使。

案：此條全用通考之文而亦沿其誤。查會要招討使門載：

熙寧八年命知延州天章閣待制吏部員外郎趙高爲安南道馬步軍行營招討使。

（職官四二之六四）

宋史神宗紀亦云：

〔熙寧八年〕十二月辛亥天章閣待制趙高爲安南道招討使，嘉州防禦使李憲副之。

是則招討使之設乃始於熙寧中，非建炎四年也。（朝野雜記謂始於熙寧間命郭

達招討李乾德事，其事猶在趙高爲招討使之次年。）

又查宋史張俊傳云：

〔建炎四年六月〕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

「昭慶」史志作「招慶」，誤。蓋通考先以傳刻而誤，而史志又蹈襲之也。昭慶爲湖州軍額，見宋史地理志。（合璧事類後集卷六五帥閫門宣撫使條下附「招討使」之目而於其沿革及事實一字未載。）

十二、撫諭使

傅崧卿以吏部侍郎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

案：此條亦全抄通考撫諭使條，而通考則又大體出於朝野雜記者。雜記甲集（十一）撫諭使條云：

撫諭使，建炎元年以路公弼耿伯順爲京城撫諭使副，始建使名。……紹興元年以吏部侍郎傅崧卿爲淮東撫諭使，採訪民間利病及措置營田等事，後不復置。

查繫年要錄紹興元年所載唯傅崧卿宣諭淮東一事，已見前引。雜記乃謂爲「撫諭使」非「宣諭使」，李氏實自相牴牾。其所以牴牾之故，蓋亦有由，會要於宣諭使門既已載傅氏出使之事，而於撫諭使門又載其出使之詔云：

〔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差祕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充淮東宣諭使，賜淮東州縣撫諭詔曰：『……………比年寇盜相仍，亦唯爾淮甸之間被禍尤酷，蓋十百有一僅獲生存，而又漂蕩零丁，顛頓困苦，日不堪命，朕甚愍之。是宜剗革蠹弊，振拔蠶苗，以加惠一方，俾獲蘇息。就委傅崧卿採訪民間利病，條具來上，即議罷行。所有人民見今歸業，而官吏多闕，撫存未至，種糧全乏，耕作無資，仰傅崧卿與營田等司及州縣長吏多方措置，期稱朕意。……』

使名「宣諭」，詔曰「撫諭」，雜記遂乃以詔名而誤使名。然此雖與繫年要錄稍違而雜記本身則於宣諭使條之內並未另記傅氏出使之事。通考則於宣諭使條

既誤傅氏之名爲崧年，於撫諭使條復記傅崧卿事，史志不察，遂全沿其誤。

十三、鎮撫使

時劇盜李成在舒蘄，桑仲在襄鄧，郭仲威在揚州，許慶在高郵，皆卽以爲鎮撫使。

案：此條亦均照錄通考之文。通考則引錄朝野雜記甲集（十一）鎮撫使條而稍有增刪者。高郵劇盜雜記原作「薛慶」，繫年要錄建炎四年五月乙丑及會要鎮撫使門所載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之詔命（職官四二之七五）亦俱作「薛慶」。通考以薛許音近而致誤薛爲許，史志亦遂以訛傳訛矣。

十四、提舉常平司 茶鹽司

亦視其執役之重輕雖易以爲之等，

案：「雖易」當爲「難易」之誤。

凡官田產及坊場河渡之入，按額拘納。

案：「凡官」當作「凡係官」。

所掌特義倉水利設法振濟之事。

案據朝野雜記甲集（十一）提舉常平茶鹽條，「設法」當作「役法」。

十五、都大提舉茶馬司

舊制於原渭德順三郡市馬。熙寧七年初復熙河，經略使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其所蓄唯茶，而乏茶與之爲市，請趣賣茶司買之』。乃命三司幹當公事李杞運蜀茶至熙河，置賣馬場六，而原渭德順更不買馬。

案：此爲「以詔賞罰」句下之夾注。通考亦載之，而字句與此少異。然「所蓄」作「所嗜」，「幹當」作「勾當」，「賣馬場」，作「買馬場」，均可正史志之誤。

又「賣茶司」通考作「茶馬」，檢長編二五四載：

【熙寧七年六月】辛卯熙河路經略使王韶言：『奉詔募買蕃馬，今黑城夷人頗以良馬至邊，乞指揮買茶司速應副』。從之。

會要提舉茶馬司門所載與此全同（職官四三之四七），則通考作「茶馬」非是（時茶司馬司猶未併合），史志作「賣茶司」亦誤，

嘉定三年以所發綱馬不及格式，詔茶馬官各差一員，遂分爲兩司。（文臣成都，主茶；武臣興元，主馬。）

案：此事爲輯本會要所闕，通考亦不載。檢朝野雜記乙集（十四）川秦茶馬二司分合條云：

川秦摧收自元豐以來雖各有兩司，（秦司摧茶，秦司買馬，川司摧茶，川司買馬，）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蓋摘山市駿，非相通不可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爲使，乃奏合四司爲一司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時胡直閣大成爲茶馬司，盡核諸場額外之茶，日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益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之積弊，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茗司損其直，故以驚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隲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爲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祕閣和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

此與史志云云必卽一事，然則其事乃在嘉泰三年，史志作「嘉定」，誤也。

十六、提舉坑冶司

舊制一員。元豐初以其通領九路，歲不能周歷所部，始增爲二員，分置兩司：在饒者領江東淮浙福建等路，在虔者領江西湖廣等路。至元祐復併爲一員。紹興五年以責任不專，職任廢弛，詔將饒州司官吏除留屬官一員外並減罷，併歸虔州司。

案：既云「至元祐復併爲一員」矣，何得至紹興五年又以職責不專而有再度併合之事耶？則其間必又有分置兩司之時而史志失載也。會要坑冶司門載：

紹興二年七月二十日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仍乞置虔州提點司，准備差使五員，主管幹運，許本司踏逐校尉以上有物力諳練錢穀士人充選。……』從之。

通考都大坑冶條亦云：

紹興二年置虔州提點司，從提點王喚之請也。

是則雖未恢復元豐初年兩員之制，而虔州司又重行添置，故至紹興五年又將饒州司事務併歸虔州司也。

或病其事權太重，省併歸逐路轉運司措置，仍置提領諸路鑄錢一員於行在，以待從官充。自此或復或罷不一。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

案：罷都大坑冶而併其事於逐路轉運司，事在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乃出於尚書省之奏請；其由朝廷選差侍從或卿監一員兼領並於行在置司，則在翌年八月。各事並見會要、繫年要錄及通考。自置司行在後至孝宗乾道六年，據會要及繫年要錄所載，其間唯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左司諫何溥奏請依舊置司饒州，後詔給舍合議，七月十八日中書舍人洪遵等乃上鑄錢司議，亦主何溥之說，遂於是年復置，迄於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爲止，中間未曾更有廢罷及復置之事，史志謂「自此或罷或復不一」，蓋甚不然。

淳熙二年併贛歸饒，復加「都大」二字，與提刑序官。

案：會要坑冶司門載：

〔淳熙〕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可依景祐元年故事，衙內帶「都大」二字，與提刑序官。（職官四三之一七五）

是提點坑冶衙內之復加「都大」二字，其事猶在「併贛歸饒」後三年，非同爲淳熙二年事也。

其屬有幹辦公事二員，檢踏官六員，稱銅官催綱官各一員。

案：據會要坑冶司門所載，坑冶司前後所置屬官員額大不一致，即如檢踏官數目，多時乃至九員，少時則僅一二人，史志所載額數，並非定制。

十七、提舉市舶司

掌蕃貨船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元祐初，詔福建路於泉州置司。大觀元年復置浙廣福建三路市舶提舉官。

案：劈頭自元祐初設置泉州市舶司敍起，一似此卽事始者然，非是。檢會要市舶司門載：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而至者，初於廣州置司。……又於杭州置司。淳化中徙置於明州定海縣，命監察御史張肅主之。明年肅上言非便，復於杭州置司。咸平中又命杭明州各置司，聽蕃客從便。（職官四四之一）
太祖開寶四年六月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充市舶使，以駕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謝處玘兼市舶判官。（同上）

據知泉州之置司，於北宋所置各地市舶之中爲時幾爲最後。（泉州置司在元祐二年十月六日，元祐三年三月十八日密州板橋鎮亦置司，見會要職官四四之八。）會要又載：

大觀元年三月十七日詔廣南福建兩路市舶依舊復置提舉官。（職官四四之九）而於前此市舶提舉官之初置及廢罷則失載，然此當爲輯本之漏脫，而史志亦略不敍及之，乃反無端敍入復置一事，亦極疏漏。

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福建廣南各置務於一州，兩浙市舶乃分建於五所。』乾道初，臣僚又言兩浙提舉市舶一司抽解搔擾之弊，且言『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惟兩浙冗蠹可罷。』從之。

案以上諸事會要所載均甚詳，通考則僅附注於提舉市舶條之末。今就史志所節臣僚奏言觀之，則必自通考轉引者爲無疑。紹興二十九年上言之人，會要及通考俱指明爲張闡，而通考僅就張氏奏疏中節錄其兩句，意義極欠分曉，史志乃亦襲而用之，以證明其時對兩浙市舶已有廢罷之意，而不知張氏用意原不在此，且卽此二語並不足以見兩浙市舶之應行廢罷也。會要市舶司門載：

〔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二日，……御史臺檢法官張闡言：『比者叨領舶司，僅及二載，竊嘗求其利害之灼然者，無若法令之未修。何者？福建廣南各置

務於一州，兩浙市舶務乃分建於五所，三路市舶相去各數千里，初無一定之法：或本於一司之申請而他司有不及知；或出於一時之建明而異時有不可用……若此之類，不可概舉。故官吏無所遵守，商賈莫知適從。姦吏舞文，遠人被害，其爲患深。欲望有司取前後累降指揮及三路節次申請，釐析刪修，著爲一司條制。』（職官四四之二六）

是其用意僅欲修定通行於三路市舶司之條例，非謂兩浙市舶分建五地即應廢罷。至乾道初年之終於廢罷，亦止以其抽解搔擾，既與分設無干，與張氏此議更無干也。

十八、提舉學事司_{提舉弓箭手}

提舉學事司 提舉制置解鹽司 經制邊防財用司 提舉保甲司 提舉三白渠公事 撥發司 輦運司 提舉弓箭手

案以上各條與通考職官考（十六）所載各條文字全同，唯提舉學事司條後史志有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一條，爲通考所無。

十九、提舉兵馬 提轄兵甲

提舉兵馬，提轄兵甲，皆守臣兼之。掌按練軍旅，督捕盜賊，以清境內。凡諸營之名籍，較其壯怯而賞罰之。

案：此段當爲「提舉兵馬，提轄兵甲」專條，史志與經制邊防財用司條末之「元祐初罷，崇寧中復置」二句相連爲文，非是。

二十、府州軍監

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軍監亦如之。

案：合璧事類及通考俱無此句，然上文既有「分命朝臣」云云及「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等語，實不須更增此一句也。

掌總理軍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悌。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

以時宣讀而班告於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振濟，安集流亡，無使失所。

案：合璧事類於「稱判」之下即載此段，於「無使失所」下注「四朝國史」四字。通考轉錄而削去其所注出典，史志又自通考轉錄之。「歲時勸課」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歲時勸課」。

附 記

會要判知州府軍監門載有哲宗史志之文，與四朝史志多有異同，茲臚例於下：

<u>哲宗正史職官志</u> （見 <u>會要職官</u> 四七之一二）	<u>四朝國史志</u> （見 <u>合璧事類</u> 後集七三守臣門）
一、掌總領郡務，宣布詔條，以教化導民善，而以刑罰糾其姦慝。	一、掌總理郡政，宣布教條，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
二、其戶口賦役錢穀獄訟聽斷之事，率舉以法。	二、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
三、兵民之政皆總焉，屬縣令丞所不能決者總而治之。又不能決則稟於所隸監司及申省部。	三、兵民之政皆總焉。
四、凡法令條制，先詳意義注於藉而行下所屬。	四、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
五、若疲軟懈怠或冒法，則隨職事舉劾。	五、若疲軟不任事或姦貪冒法，則按劾以聞。
六、安集流亡。凡郡邑祥瑞及民有孝義可稱者，據事實以聞。	六、安集流亡，無使失所。

其餘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洞都巡檢。餘州軍則別其地望之高下與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案：合璧事類原載此段於守臣門之武守條內，通考移入太守條內而史志因之。然合璧事類及通考於「鈐轄巡檢」下有「都監」二字，於「餘州軍」下有「則否」二字。合璧事類之文即以「則否」二字爲止。其「地望高下」云云句，則

爲通考所獨有。然通考於「則別」二字上猶有「其屬官有無及員數多寡」十字。

凡此皆史志所誤脫，當據補。

建炎初，詔河北京東西路除帥司外，舊差文臣去處許通差武臣一次。

案「帥司」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帥臣」。

又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鈐轄，

案：「又」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後詔」。

〔紹興〕五年帝以守令皆帶勸農公事，多不奉職，自今有治效顯著者，可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特加擢用。凡從官出知郡者，特許不避本貫。初除授見闕及自外罷任赴闕，並令引見上殿。

案：從官知郡特許不避本貫事，輯本會要失載，餘二事見會要判知州府軍監門：

〔紹興〕五年七月八日中書門下省言：『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自外任罷赴闕，並令引見上殿。勘會官員新除郡守，緣有闕期未到，若依已降指揮上殿，切慮難以久待班次。』詔：『新授郡守，徐見闕人外，餘並免上殿。』

（職官四七之二四）

十月二十二日，宰臣趙鼎等言：『近來卹民之詔數下，而州縣之吏往往奉行不虔，使百姓不受實惠。』上曰：『守令皆帶勸農公事，多不奉職。農者天下之大本也，可不重乎，然其要當在擇人。如或守令有治效顯著者，可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特加擢用。』（同上）

史志所敘次第，其先後適與此相顛倒。又通考不載勸農事，餘二事之次第亦與史志相反，疑亦史文顛倒。

〔紹興〕九年詔應守臣以二年爲任。又以武臣作郡往往不曉民事，且多恣橫，詔新復州郡只差文臣。續因臣僚言，極邊控扼去處仍差武臣；其不係極邊，文武臣通差。詔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條聞奏，委都司看詳，有便於民者卽與施行。續又詔不拘五條之數。十三年詔依舊制帶提舉或主管學事，

案：據繫年要錄卷六十三載：

〔紹興三年二月〕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

上，因以察其材能。』（朝野雜記甲集六，便民五事條亦載此事）

是知史志敍其事於紹興九年之後爲不然。要錄卷一四九又載：

〔紹興十三年六月〕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觀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本法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者即與施行，無事虛文也。』（會要職官四七之二八亦載此事）

若史志所指亦即此事，則於十三年前敍之又不合也。至「續詔不拘五條之數」，其事更在此後矣。

乾道二年令非曾任守臣不得爲郎。定諸郡合文武臣通差去處，並依舊制。

案會要判知州府軍監門載：

〔乾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指揮，非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著入條令。…』（職官四七之三五）

知史志「定」字爲「官」字之誤，應屬上句讀。

二十一、通判

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

案此事爲長編所不載，疑當爲輯本所遺漏，檢會要通判諸州府軍監門載：

〔建隆四年〕十一月詔應諸道州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簽議連書，方得行下。

（職官四七之五八）

通考職官考十七通判條已改「諸道州府」爲「知府」，史志乃亦承而用之，初不知其不以知府爲限也，又建隆四年十一月甲子即改元乾德元年，宋史紀年通例均以後改者爲定，此處仍作「建隆四年」，非是，又「長史」山堂考索合璧事類及通考並作「長吏」，疑會要宋史均誤。

二十二、幕職官、諸曹官、教授

幕職官……其餘冗費，與添差何異。

案「其餘」當從會要作「其爲」。（職官四八之一四）

諸曹官

案此二條所載均南渡以後事，無一字涉及北宋，與合璧事類後集七七及通考所載全不同，不知所據何書。

教授：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

案：合璧事類教授條首自宋初之四大書院敘起，次謂『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餘鎮未置學也。』再次方爲景德四年事。通考因之。史志此條則又刪削通考而成者，然「他州勿聽」句下，合璧事類及通考猶有『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未置也』，其下方接以『慶曆四年』云云，其『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句則作『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

始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

案：「長史」亦沿通考之誤，當從合璧事類作「長吏」。「舉人」下當依合璧事類及通考增「舉」字。

二十三、縣令、丞、主簿、鎮砦官

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

案：「則有」當從會要職官四八縣官門所引哲宗史志作「則受」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

請縣並置丞一員以掌其事。

案：史志縣丞條全文與通考無一字異，唯上二句下通考各有夾注一段，史志不載。

川陝縣五千以上請並置簿。

案：「川陝」當從通考作「川峽」。

諸鎮置於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

案：通考職官考（十七）鎮戍關市官條云：

諸鎮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兼征稅權酷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杖罪

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

會要鎮將門引哲宗史志云：

諸鎮監官掌警邏盜竊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權酷則掌其出納會計，（職官四八之九二）

史志僅云其「管火禁或兼酒稅」，殊爲疏略。又題目中「砦」字疑當作「監」。

二十四、總管鈐轄

總管鈐轄司掌總治軍旅屯戍營房守禦之政令。凡將兵隸屬官訓練教閱賞罰之事皆掌之。

案：合璧事類後集七五將帥門都總管條引哲宗史志與此同，唯「營房」作「營防」，「隸屬官」作「隸屬者」，當從。

又案：「總管」者馬步軍總管，「鈐轄」者兵馬鈐轄也，二者本非一職，故朝野雜記合璧事類及通考各書均分別列爲專條。史志併而爲一，而於二者之區別無一字道及，非是。總管原名都部署，後以避英宗諱改，其事權本極重，迨南宋紹興中於各路各州均次第增設總管，各路由帥臣兼，各州由守臣兼，遂漸成虛名，其副則以處貴游外戚及離軍之人，而無可釐之務。此在雜記合璧事類等書中言之極詳，史志中竟不見其事。又兵馬鈐轄都鈐轄之設置始末及其職權之變遷亦具載於雜記等書之中，史志於本條內不稍參取，乃反闖入下條路分都監文內，使人讀此條竟而茫然莫曉其究竟，亦極無當。

其諸路將官，掌統所隸禁旅，以行陣隊伍金鼓旗幟弓矢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別其武藝強者待次遷補以激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數，廩祿犒設賞罰約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將爲之貳。若屯戍防邊則受帥司節制。遇寇敵則審其戰守應援之事。若帥有功，則具誠數籍用命而旌賞之。

案：此在合璧事類及通考中均爲諸路將官條之一段，蓋自續會要轉錄哲宗史志以說明諸路將官之職掌者。此外則兩書猶均詳載諸路將官設置本末。今史志取以隸總管鈐轄司條，使與「靖康元年詔四道副總管並通差文武臣」句相連爲文，不知何所取義。當提出另列爲「諸路將官」專條。其合璧事類及通考所載

建置沿革亦當參取修入。又「武藝強者」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武藝精強者」，「籍用命」作「籍用命者」。

二十五、路分都監

路分都監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州府以下都監皆掌其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資淺者爲監押。

案：都監之總名爲兵馬都監，其統轄一路者爲路分都監，統轄一州一府者爲州府都監。會要監押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都監有路分、有州府軍監、有縣鎮、有城寨關堡，並以開門祇候以上充。然亦參用三班使臣。凡監押則專用使臣焉。（職官四九之一）

合璧事類及通考亦均云「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有州都監…」云云，史志以「路分都監」標目，非是。

紹聖三年詔諸路將副序位在路分都監之下。

案：此事當載入「諸路將官」條內。

宣和二年虔州添置都監一員。

案：會要載此事云：

宣和二年四月六日詔虔州地接廣東，江山險阻，私鑄盜販，習以成俗，嘯聚出沒，民被其害，可於江南西路廣南東路添置路分都監各一員。（職官四九之五）

是則史志謂在虔州添置一員者，誤也。

建炎初，分置帥府，以諸路帥臣兼；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並以武臣爲之副，稱副總管，副鈐轄，副都監，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

案：合璧事類後集（七五）將帥門都副總管條載：

建炎元年李綱言守備，當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通考同）

史志「以諸路帥臣兼」下當補「馬步軍都總管」六字。

又案：此段云云，其綱領實在於「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一事，是則應如合璧事類及通考之次第，將次段夾敘於都副總管條內；插入路分都監條非是。

其後益瀘夔廣桂五州牧又皆以都鈐轄爲稱。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鈐轄條內，

四年詔建康府江州路又置副總管一員，於見置帥司處駐劄。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總管條內。

其各州鈐轄或省或置不一。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鈐轄條內。

又有逐路兵馬都監兵馬監押，掌煙火公事，捉捕盜賊。

案：所謂「逐路兵馬都監」者，實卽「路分都監」，史志曰「又有」云云，非是。檢會要監押門載：

乾道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奏：『近降指揮諸路州軍禁軍闕額已行招填，專任武將各統一路之兵，循環教閱。內一項逐州都監令吏部依格注授。內釐務都監除煙火公事捉捕盜賊外，不得預雜務。』從之。（職官四九之七）疑史志云云卽與此爲一事。然會要所載乃指逐州之釐務兵馬都監或監押而言，非路分都監也。當改正其文如下：

乾道元年又詔逐州釐務都監監押除煙火公事捉捕盜賊外，不得預別事。

初，守臣罷帶兵職，惟江西贛州以多盜仍帶江西兵馬鈐轄。其後武臣爲路鈐者亦無尺籍伍符。每歲諸州按閱，特存故事，間有得旨葺治軍器或訓練禁軍則仍帶入衙。

案：此事當移入都副鈐轄條內。

二十六、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統制、統領

乾道三年帝諭輔臣：『欲今後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兼領軍事，豈惟諸帥，亦使主將顧忌，不敢專擅。』因言『都副統制禮有隆殺，且爲條約，』上曰：『如此他日不致爭權越禮。』遂行之。然其後都副鮮有並除者。

案：史志都副統制統領全條，大都爲拚合朝野雜記甲集（十一）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統制統領官、三條文字而成。上段云云卽出於副都統制條，然雜記原文作：

乾道三年五月…上諭輔臣曰：『朕欲今後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儲他日統帥；亦使主將顧忌，不敢專擅妄作。』…大臣言：『都副統制禮數宜有隆殺，且爲條約將上。』上曰：『如此庶幾他日不致爭權越禮，誤國家事。』遂行之。然興州自吳玠亡後未嘗除人，蓋重之也。其他軍數少者都副統帥亦不並除。

史志於「各置副都統」下當補「制」字，「因言」上當補「輔臣」二字。又既改「上諭」爲「帝諭」，則下文之「上曰」亦當改爲「帝曰」。

又案合璧事類後集（七五）將帥門副都統制條於命郭剛爲鎮江副都統制、張榮爲建康副都統制之下又載：

三省樞密院定制云：已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事，覺察姦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制連銜。調發軍馬並聽都統制指揮。月旦亦許上表。（孝宗會要）

此爲雜記所不載。然非此則無以知副都統制之權限若何。史志當補入。

其下有正將、準備將、訓練官、部將、隊將等名，皆偏裨也。

案：此出雜記統制統領官條。「正將」下當依雜記補「副將」二字。又「部將隊將」四字爲雜記所無，不知據何增入。

二十七、巡檢司、監當官

又置水控都巡檢使。

案：「控」當從通考作「陸」。

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其征權提務歲有定額。

案：合璧事類後集（八一）監當門引四朝史志云：

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征權場務歲有定額。

據知史志「提務」爲「場務」之誤。

又案：史志僅云「諸州軍隨事置官」，而於官名則概未列舉，據合璧事類所載，其名目有州糧料院、錢監、監倉、監鹽、監酒、監鎮、作院、交引、庫務、監門、監茶、監場、監務十三項。其下更載有史志所闕之諸事云：

監當官，……乾道六年詔吏部將監當官闕員依條注識字人。（中興會要）

錢監：國朝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制，置錢監於番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聖朝職略）

監酒：慶曆四年詔依舊制諸道榷酤滿三萬貫舉官監臨，滿歲而課贏者升獎之。（國朝會要）

史志俱當參取修入，藉以見監當官職事之一般。

淳熙二年詔二萬貫以下庫分，選有才幹存留一員。

案：「存」當作「者」。

指揮諸班直，親從親事官，保義郎以下差充。建炎四年詔每州每以五員爲額。

案：此段與監當官無涉，當有錯簡。又下一「每」字疑當「各」字之誤。

卷 八

一、建隆以來合班之制

建隆以來合班之制。

案：此下所載雜壓之序，與會要朝儀班序門所載仁宗景祐五年八月閣門詳定合班雜壓儀（儀制卷三之一七）大禮相同，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副使及天章閣學士諸名爲會要所不載，其「觀文殿學士」會要作「文明殿學士」。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等皆真宗大中祥符中所建，天章閣之置學士在仁宗慶曆七年，文明殿學士之改稱觀文殿學士，在慶曆八年，據知史志所謂「建隆以來合班之制」者，實爲仁宗慶曆以後之制。

舊儀：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太尉在太保下。國朝以來，自太傅除太尉。今依此次序。其三師三公之稱如舊儀制。

案：此爲「司徒司空」下之夾注。會要「次序」作「相壓」。又案：此所謂「舊儀」乃指唐及五代而言，應即改作「唐」或「五代」，既爲專述兩宋官制

之書，不得闌入它代而稱之爲「舊」也。

參知政事（舊在樞密使下）

案：此所謂「舊」亦當明著其時限。會要「參知政事」下無夾注。

參政以下班，臨時取奏裁。

案：此爲「簽書樞密院事」下之夾注。「奏」字疑衍文。會要夾注作『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七日詔自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立位並以先後爲次序，同知樞密院事同』。

諸府牧（開封河南應天大名江陵興元真定江寧京兆鳳翔河中。又有都護。大都護今皆領使，無特爲者。）

案會要所載爲：

州府牧（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開封河南應天大名真定京兆鳳翔河中江寧江陵興元。又有大都護。大都護今皆領使，無特爲者。）

史志所列諸府名亦頗無序，疑爲抄用舊史而有所紊亂者，當以會要爲正。又沿用「今皆領使」云云亦不合。

防禦使（齊濟沂登萊鄭汝蔡穎均郢懷衛博磁洺棣深瀛雄霸莫代絳解龍和蘄舒復眉象陸果）

案：會要「防禦使」下無夾注。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四十所載北宋諸路節鎮防團刺史州，其河北之磁州不列於防禦州而列於團練州內，陝西防禦州爲解州隴州，京東防禦州無齊州，京西防禦州無蔡州，淮南之舒州亦不列於防禦州而列於團練州內。西川防禦州僅眉州，而陵州（不作陸）果州亦列於團練州內。就中除「龍」「陸」二字爲史志之誤合改正外，其餘異同未詳何故，或後來又有所增改也。

團練使（單濰淮唐祁冀隰忻成鳳海鼎）

案：職官分紀所載河北團練州內無冀州，河東團練州內多慈州，其荊湖之鼎州則不列於團練州內而作「武平軍鼎州」列於節鎮之下。餘詳前條。其與史志之多所異同，蓋亦後來有所增改也。

諸州刺史（淄趙德濱保并汾澤遼憲嵐石虢坊丹階乾商寧原慶渭儀環楚泰泗濠光滁通

黃真舒江池饒信太平吉袁撫筠岳澧峽歸辰衡永全郴邵常秀溫台衢睦處南劍汀漳綿漢
彭邛蜀嘉簡黎雅維茂資榮昌普渠合戎瀘興劍文集璧巴蓬龍施萬開達涪渝昭循潮連梅
英賀封南雄端新康恩春惠韶梧藤龔象潯貴賓橫融化寶高雷南儀欽鬱林廉瓊崖儋萬
安)

案：職官分紀所載河北刺史州凡三：趙州、濱州、恩州、無保州、德州。江南刺史州凡十，無舒州而有歙州。廣南刺史州凡四十，無象州安州而有蒙州柳州白州。就中舒州已經史志列入淮南防禦州內（職官分紀列團練州內），則刺史州內不應復見，知其必爲「歙」字之誤。象州亦已列入廣南防禦州內，此處亦不應復見，知其必爲「蒙」字之誤。其餘異同亦或後來有所改易也。

內殿承制

案：「制」當從會要作「旨」，

二、元豐以後合班之制

管幹殿中省尙舍尙藥尙醞尙輦尙衣尙食局。

案：「管幹」當作「管勾」。

殿中丞（舊祕書丞下，崇寧二年升）。

案：「二年」當作「三年」。

內常待（元豐令：上州通判在此下。）

案「待」字當作「侍」。

幹當左右廂公事。

案：「幹當」當作「勾當」。

三、唐令定流品條

宮苑總監副監牧監副

案：此句疑有譌誤。

諸冶諸屯溫湯監及丞。

案：「溫湯」疑當作「諸場」。

唯常命官者載之。

案：「常命官」三字疑有譌脫。

五大都督府長史、中都護、副都護。

案：宋史禮志二十一朝儀班序條「副都護」作「下都護」。其餘異同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七十二。

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誥之下（景德元年初置待制。……大中祥符二年升侍知制誥仍在其下）。

案：「升侍」二字疑有誤。

四、皇親之制

興州團練使德文言。

案：長編八六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己巳載此事，作「興州團練使德文言」。會要朝儀班序門同。（儀制三之一〇）史志「利」字衍文。

詔師德序署位德雍之下。

案：會要朝儀班序門與此同。（儀制卷三之一一）長編卷九五天禧四年五月癸丑載此事作「詔師德署銜於德雍之下」。

五、王炳上言

尙書省國家藏載籍典治教之府。

案：長編卷三九至道二年二月壬申朔載此疏，「典治教」作「興治教」。查下文有「然後可以振舉官守興崇治教」句，則以作「興」爲是。

所以周知天下地理廣袤。

案：「地理」當從長編作「地里」。

自唐末亂雜

案「亂雜」當從長編作「亂離」。

刑部詳覆諸州已決大辟案牘及勾禁奏狀。

案：刑部下當從長編增「有」字，「勾禁」當從長編作「勾禁」。

疆畎封洫之類

案：「畎」當從長編作「畔」。

六、真宗論尙書省制度條

大中祥符九年真宗與宰相語及尙書省制，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但以郎官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

案：此段敘事層次極不分明。長編八六祥符九年三月辛酉載此事云：

上與輔臣言及尙書省制度，因曰：『…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楊礪嘗言「行之不難，但以郎中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

史志於「尙書省制」下亦須補入「度」字及「因曰」二字，文義方洽。

其他留州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

案：長編「留使」作「送使」，「藩臣」作「藩鎮」。

七、楊億上疏

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上疏曰

案：此疏見楊億武夷新集卷十六，原題「次對奏狀」。

且如寺監素司於掌職。

案：「素司」集作「素有」。

施及有唐，六策咸在。

案：「六策」集作「典策」。

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竈下羊頭，形者嘲詠。

案：「苟非」當從集作「任非」。「嘲詠」集作「嘲諑」。

竊覩班簿員外郎及三百餘人。

案：「三百」集作「二百」。

率爲常參

案：「爲」集作「預」。

以戶口多少置其奉祿

案：「置」當從集作「制」。

品秩之制

案：「制」當從集作「際」。

建廉察之府

案「府」當從集作「使」。

一道署使，唐制可循。

案「署」當從集作「置」。

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

案「郡官」當從集作「羣官」。

乃唐虞之制也。

案集作「臣又念唐虞之制也」，乃用以啓下文，非總結上文者。

又官勳之設，名品實繁。

案：「官勳」集作「勳散」

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

案「許封」當從集作「許封贈」。

官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

案「官勳」當從集作「官階勳」

又五等之爵施於賢才

案：「施於賢才」集作「施之於今」。

將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非輕遽，不可遵行。

案：「輕遽」當從集作「經據」

封國公者許蔭嫡孫一人襲封。

案：「許蔭嫡孫一人」當從集作「許嫡子嫡孫一人」。

當文化誕敷之際

案「文化」集作「至化」

八、真宗誠諭文臣七條

文賜京朝官任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府軍監通判知縣者。…四曰責實，勿競虛譽。

案：咸淳臨安志四二詔令門載此，其各條均較史志簡略，獨第四條於「責實」下有「謂專求實效」五字，爲史志所無，當據補。

九、孫何上言

真宗初，右司諫孫何上言。

案：長編四二至道三年九月壬午載此事，作「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此所載則其三「革釐遷轉之議」也。其時孫氏任左正言，史志作「右司諫」誤。

門資入仕亦及百人

案：「亦及百人」長編作「又不在焉」。

下至幕府職掾之微，或自朝廷選補而授。

案：「或」當從長編作「咸」。

況祿稟所賦，皆自地征，所來須從民力。

案：「所來」上當從長編疊「地征」二字。

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羣官一例不得遷陟。

案：「一例不得」當從長編作「不得一例」。

豈俟歷階而升

案：「俟」當從長編作「祇」。

至於省併吏員上繫與奪。

案「上繫」下當從長編增「宸衷」二字

十、紹興以後合班之制

左右驍衛屯衛

案：合璧事類後集（六一）官品門載淳熙重定之官職雜壓作「左右驍騎衛武衛屯衛」。當從。

殿前副都指揮使

案：合璧事類作「殿前都指揮使」，史志「副」字衍文。

團練使諸州刺史

案：合璧事類於「團練使」下有「宣慶使」三字，

內侍省押班，樞密都承旨，樞密副都承旨。

案：「樞密都承旨」已見「通侍大夫」下，此不應複見，當從合璧事類作「樞密承旨」。

武義武經武翼大夫

案：「武義」之序當從合璧事類列「武經」之下，方與下文順序相合。

祕書校書郎

案「祕書」下當從合璧事類增「省」字

十一、官 品

同知樞密院事太尉開國郡公上柱國爲正二品。

案合璧事類官品門官品條於「同知樞密院事」下有「樞密副使」四字。

諸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爲從二品。

案「銀青光祿大夫」下當從合璧事類疊「光祿大夫」四字。

宣慶宣正昭宣使…爲正六品

案：「宣正」當從本志下卷內臣自皇城使特恩遷轉例條作「宣政」。

太醫局令翰林醫効醫痊武騎尉爲從七品

案「太醫局」下當從合璧事類增「太史局」三字。

太史局五 正…爲正八品

案：「太史局」下當從合璧事類增「正」字。

卷 九

一、入內內侍省內臣敍遷之制

祇候班（雖有轉官法，近年無遷轉之人，惟敍官者一級當一官。內侍省同。）

案：夾注中所謂「近年」未知指何時，蓋沿用舊文而失於釐正者。

二、選 人

選人選京官之制

案：「選京官」疑當作「遷京官。」

支掌防團判官

案：「支」謂觀察支使，「掌」謂節度掌書記，「防」謂防禦使，「團」謂團練使。

三、史部：內銓諸色入流條

諸科（五經三禮三史三傳今雖無此科，緣見有逐色人。）明法入上州判司，緊縣簿尉。

案：夾注中所謂「今」及「見有」未知指何時，此亦沿用舊文而失於釐正者。

太廟齋郎（舊室長同）下州判司，中縣簿尉。

郊社齋郎（舊長坐同）試銜白衣，送銓注官。……

案：會要禮部門引兩朝國史志云：

本曹但掌制科舉人，補奏太廟郊社齋郎，室長，掌坐，都省集議百官。（職官一三之一）

山堂考索及合璧事類禮部門均引錄此文，唯「掌坐」作「掌座」餘俱與今本會要所載同。此處所舉各官名均與該文相應，知「郊社齋郎」下夾註中之「長坐」當爲「掌坐（或作坐）」之誤。

四 文散官 武散官

文散官二十九……

武散官三十一……

右文朝官階上經恩加一階，郎階上京朝官加五階，選人加一階。武散官冠軍大將軍使相節度使起復改授游擊將軍。雖中書主事，諸司吏人加授，亦無累加法。餘不常

授。已上，文官三品已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九品已上服綠。

案：「文朝官」當爲「文散官」之誤，其餘亦有譌脫。查本志卷十卷首目錄中未載「官階」，而卷內於使職條下乃有「敍階之法」云云一大段，其中所載與此段大體相同而較詳明，然置之該卷內則全成無謂，當刪落此段，移該段入此處。

五，國朝武選條

六年及增置官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

案：「及」當從通考作「又」。

新官：朝議大夫

舊官：太常卿少卿左右司郎中

案：通考職官考十八文散官門載：

宋元豐更官制，以朝議大夫換左右司郎中（侍從），太常少卿（館職），光祿少卿（出身蔭補）。

是知史志「舊官」欄所載有誤。「太常」下之「卿」字當改作「光祿」二字。

翊衛大夫 親衛大夫 拱衛大夫（並政和新置）

案：上文言政和六年又增置官正履正協忠翊衛親衛大夫郎凡十階，拱衛大夫並不在內，則非政和新置。又檢會要官制別錄（職官五六之三六）及長編紀事本末一二五官制篇所載，並爲「拱衛大夫，舊官四方館使。」知史志云云爲誤，當將「並政和新置」五字移置「親衛大夫」下，并於「拱衛大夫」下，「舊官」欄內增「四方館使」四字方合。

六、政和初改醫官之名十有四階

和安成安成全成和大夫

案：此與通考所載同。查會要（職官五六之三六）長編紀事本末及合璧事類後集（五一）翰林醫官條所載，「成和」俱在「成安成全」上。本志本卷末所載紹興以後醫官之名，云同政和之制，其順序亦「成和」在「成安成全」之上，

知此處爲顛倒。

政和三年詔在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

案：「執事」當從通考作「職事」。

故有庶官視從官，視執政，執政視宰相。

案：「視執政」上當依通考疊「從官」二字。

七、功臣

推忠 佐理 協謀 同德……

右賜中書樞密臣僚（宰相初加六字，餘官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舊有功臣者改賜）

推忠 保德 翊戴 守正 ……

右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臣……

案：此與通考職官考十八所載全同。唯「樞密」下當從通考補「院」字。又檢職官分紀（四九）功臣門載：

中書樞密則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德忠正保節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

官品集：見任中書樞密院臣僚，如賜功臣，宰相六字，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等四字，以次加兩字。（如舊有功除入中書樞密院，即依例改賜。）

據知「推忠」之號僅可用以賜中書樞密院臣僚，非餘官所可過用者，則史志「保德」上之「推忠」，當依職官分紀作「推誠」。又「右賜中書樞密院臣僚」句下夾注謂「餘官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而未實指「餘官」爲何官，「其次」又爲何官，亦須參照官品集所載云云，方可明瞭。

八、兼官

憲官四：御史大夫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案：本卷卷首目錄本條作「兼官」。職官分紀（四九）有「檢校兼官」一門，

本志卷十食實封條後所附三朝志云云一段中亦以御史大夫等爲「兼官」。又本

志卷十附錄三朝志之文，其兼官爲「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監察御史」五者，職官分紀檢校兼官門亦載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驍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騎都尉」云云，知此處之不載蓋疏漏也。

九、紹興以後階官

紹興舉行元祐之法，分置左右：文臣爲左，餘人爲右。

案：此與通考職官十八所載同，唯「文臣」通考作「詞人」。

朝奉郎（以上係員郎）

案：夾注中「員」字下當依通考補「外」字。

通直郎

案：「郎」下應通考補注「以上係陞朝官」六字。

翊衛大夫 親衛大夫 拱衛大夫（自翊衛至此並政和新置。） 左武大夫 右武大夫（以上爲橫行十三階）

案：「拱衛大夫」本爲舊日「四方館使」所易之新名，非政和新置，詳見本卷

第六條考語。此處「拱衛大夫」下之夾注當移置「親衛大夫」下。

訓武郎 修武郎（以上爲大使臣） 從義郎 秉節郎…… 承節郎 承信郎（以上爲小使臣）

案：通考「訓武郎」作「敦武郎」，蓋以「敦」字犯光宗諱故後來改「敦武」爲「訓武」也。「秉節郎」與本志本卷所載政和寄祿格中名目不同，當從通考作「秉義郎」。

進義副尉 守闕進義副使 進勇副尉 守闕進勇副使

案：二「使」字俱當從通考作「尉」。

醫官：政和既易武階，而醫官亦更定焉。紹興因之，特損其額。舊額無安大夫至良醫二十員，紹興置五員。和安郎至醫官三十員，置四員。醫效十員，置二員。醫痊十員，置一員。醫愈至祇候大方脉一百五十員，置十五員。

案：合璧事類後集（五二）翰林醫官門載此段，云出中興會要，通考不載，不

知史志自何處轉錄來也。

卷 十

一、導 從

景德三年詔諸行尚書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給從七人。

案：會要導從門載此詔，繫景德二年四月十日（儀制卷四之一三），今檢長編景德二三兩年內均未載此事，不知究在何年。

學士承節六人

案：此句當從會要作「翰林學士、侍讀侍講、樞密直學士、丞郎，各六人。」皆通官呵止行人（淳化四年令東宮三少尚書丞郎並通官呵止。）

案：夾注云云，已見贊引條，不應重出於此。

大兩省卿監一節，小兩制、御史、郎中、諸司四品、三司開封府判官、推官、二人。

案：「卿監」下當從會要儀制五之八補「待制」二字，「小兩制」當從會要作「小兩省。」

防圍事知州都監五十人。

案：「事」上當脫「軍」字。

二、三朝志條

三朝志云：檢校兼試官之制：檢校則三師、三公、僕射、尚書、散騎常侍、賓客、祭酒、卿監、諸行郎中員外郎之類。兼官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監察御史。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祕書省校書郎。凡武官：內職、軍職、及刺史已上皆有檢校官兼官，內殿崇班初授檢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加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焉。（廂軍都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都指揮使，忠佐馬步都頭，止於司空。親軍都虞候、忠佐副都頭以上，止於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遇恩例則或加階爵功臣。）幕職初授則試

校書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掌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以上試大理司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亦有至檢校員外郎已上者。行軍副使皆檢校員外已上。朝官階勳高，遇恩亦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卿監少監，員外郎則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郎，並無兼官。其解褐評事、校書郎、正字、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銜。有選集同出身例。

案：史志錄用舊史之文，例均不著出典，而此獨曰三朝志云云，顯與體例不合，檢校官、兼官、試官、均已見於本志卷九，本卷目錄中亦未列入，而乃於食實封條下突出此一大段，文字雖與卷九各條不盡同，而所述之事則毫無二致，則此一大段全爲贅文也。二十二史考異卷七二僅摘錄自「幕職除授」至「有選集同出身例」一節，謂「已見本志試秩篇」，而於「幕職初授」句以上各節則不謂「已見」，蓋亦因文字之稍不同而爲所囿混矣。今查自「檢校則三師三公」至「諸行郎中員外郎之類」一節，及「內殿崇班初授檢校祭酒」「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加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諸句，及夾注中「廂軍都指揮使」云云全段，即本志卷九檢校官條所已載者也。其「兼官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監察御史」，及「內殿崇班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職蕃官都軍副都頭加恩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諸語，則本志卷九兼官條所已載者也。其「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祕書省校書郎」句，則與「幕職初授」云云一節同見於本志卷九試秩條者也。此一大段當全刪除。

三、敘階法條

敘階之法：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爲武散官。（太平興國元年改正議大夫爲正奉，通議大夫爲朝奉，朝議郎爲朝奉，承議郎爲承直，奉議郎爲奉直，宣議郎爲通直。）京朝官幕職自將仕郎至朝奉郎每加五階。至朝散大夫已上每加一階。朝散銀青者須已服緋紫者入。令錄判司簿尉每加一階，並幕職計考。當服緋紫者加金紫階。內殿崇班初授則銀青階。（三班軍職使職，遇恩檢校兼官並除銀青階。）丁憂者起復，使相則授雲麾將軍（使相仍加金吾上將軍同正節度使，大將軍同正留後，以下無之）。其胥吏掌事而至衣緋者則授遊擊將軍。千

牛備身則授陪戎副尉以上。

案：本卷卷首目錄中並無「敘階」之目，且文中所述與本志卷九文武散官條下「右文朝官階上經恩加一階」云云一段大體相同。該段所述不及此段詳明，且頗有譌脫，應刪落該段而將此段移置其地。

四、改賜功臣勳官條

改賜功臣。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五代以來，初敘勳官即授柱國。淳化元年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三班及軍員吏職經恩並授武騎尉。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之蔭贖，宜以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勳。

案：長編三一淳化元年正月丙申載：

初，殿中丞清豐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贊善大夫並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不得以勳散試官之類。舊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以來初敘勳即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階而升。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史志所載即「舊制」以下云云之一段也。然於起首處衍「改賜功臣」四字，自「悉有職奉」以下又脫誤迭出，遂致全不可解。又本卷卷首目錄中並無「勳官」之目，文中所述亦有與本志卷九勳官條後所載「右騎都尉已上」云云一段相重複者，當刪併入該段內，本卷則刊削不載。

五、封爵之差

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縣侯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戶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加邑特戶而罷去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宋初沿其制：文臣少監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內職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贈戶數爲差，不依爵級。邑過其爵則并

進爵焉。止於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郡公食邑有累加至萬，餘實封至數千戶者。）皇屬特封郡公縣公或贈侯者，無開國字（侯亦在開國郡公之上）。又采秦制賜爵曰公士（端拱二年賜諸州高年一百二十七人爵公士。景德中福建民有擒獲強盜者，當授鎮將，以遠俗非所樂，並賜公士，自後率爲例）。

案此段亦在「改賜功臣」條下，與「不得用以蔭勳」句相連爲文。然所述均爲封爵之等差，與功臣及勳官皆無干涉，自當摘出爲獨立之一條。但本卷卷首目錄中既無此目，而文中所述與本志卷九封爵條後所載「右封爵。皇子兄弟封國謂之親王」云云一段多有重複處，當刪併入該段內，本卷則刊削不載。又「加邑特戶」疑當作「特加邑戶。」

六、功臣

功臣者，唐開元間賜號開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宗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寢增其制，宋初因之。凡宣制而授者多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刺史以上，階勳高者亦賜之。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親王則崇仁佐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宰相初加卽六字，餘並四字，其累加則二字。中書樞密院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其諸班直將士禁軍則賜拱衛翊衛等號。遇恩累加，但改其名，不過兩字。

案：職官分紀四九功臣門載：

國朝循唐制，宰相樞密使初拜必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階勳高者亦或得賜。（御掃編卷中功臣號條同，唯「刺史」句作「刺史以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賜。」）

與史志「凡宣制而授者多賜」至「階勳高者亦賜之」諸句，語氣稍有不同，蓋必史志刪瀾舊文失之也。又職官分紀於「累加則二字」下有「或四字有至五十餘字」諸語，於「或出鎮則改之」下有「亦有不改者」及「又有官不當賜而特賜者」諸語，各句下且均夾注其事實。其「諸班直將士禁軍」作「諸班直禁軍將校」。御掃編與職官分紀正文全同，而於「不過兩字」下又有云：

元豐中神宗既累卻羣臣尊號之請，大臣將順，因請並罷功臣之號，詔從之。

近歲始復以賜大將，然皆創爲之名，非復舊制也。

此所謂「近歲」乃指南渡後言。朝野雜記甲集十二功號條亦云：

功號始唐德宗，國朝因之。至元豐乃罷。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韓蘄王（世忠）楊武翊運功臣，張循王（俊）安民靜難功臣，劉安城王（光世）和衆輔國功臣。此外惟安南國王初除及經恩亦加功號。

此與徐氏所記全同，可據以考知兩宋賜功臣號一事之演變，均當參修補入。

又案：此中所述「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云云，與本志卷九功臣條重複，且本卷卷首目錄中亦不載「功臣」之目，當刪併此段入卷九該條內，本卷刊削不載。

七、宮 觀

又有提舉提點主管

案：「主管」下當從合璧事類後集（五九）及通考職官（十四）在京宮觀條增「官」字。

置管幹或提舉提點官。……六年詔卿監職司以上提舉，餘官管幹。

案：「管幹」當從合璧事類及通考作「管勾」。

又有以京官爲幹當者

案：「幹當」當作「勾當」。

於是臣僚交章欲罷供給以絕干請，變理任以抑僥倖，嚴按格以去泛濫，上並從之。

自是以後，稍復祖宗條法之舊。

案：宋史記事通例，凡遇舊史中稱「上」者多改稱「帝」，遇「祖宗」字樣亦間有改易者，此段則仍曰「上」曰「祖宗」，知其亦爲抄用舊文而失於審正者。

八、贈官致仕

親王贈三官，可贈者贈二官。

案：「可」字疑當作「已」。

凡文武官父任承直郎以下贈官：……儒林郎，支掌防團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防禦判官，團練判官。

案：所謂「支掌防團判官者，即觀察支使，節度掌書記，防禦判官，及團練判官之簡稱也。既有「節度掌書記」云云，則「支掌防團判官」句當刪。

又詔致仕官朝失儀勿劾，並著爲令。

案：「朝」字下當有「參」字。

卷十一

一 奉 祿

東宮三司、僕射，九十千。

案：「三司」當從職官分紀（五十）及會要奉祿門（職官五七之一）作「三師」。
東宮三少…御史中丞，五十千。

案：「五十千」當從會要及分紀作「五十五千」。

司天十五千、正十三千

案：此句當從會要及分紀作「司天五官正十三千」。

祕書郎著作佐郎

案：此下脫奉給數目，當依會要及職官分紀補入「十七千」三字。

祕書舊無奉，兼三館職事者給八十千，至道二年令同著作郎給之。

案：此爲「祕書郎著作佐郎」下之夾注。會要亦載此注，然「八十千」作「八千」，「著作郎」作「著作佐郎」。史志蓋有所衍奪也。

防禦使三百千

案：「三百千」當從會要（職官五七之三）作二百千。

率府率副中郎將十三千。

案：「副」下脫「率」字。

內客省使六十千，客省使三十七千。…皇城以下諸司使二十五千。春絹各十匹冬十

匹。

案：會要（職官五七之六）作「內客省使，延福宮使，景福殿使，客省使，…
皇城已下諸司使，春絹各七匹，冬十匹」。史志謂「春絹各十匹」，誤也。

皇親任諸衛大將軍領刺史八千。

案：「八千」當從會要（職官五十七之二）作「八十千」。

舊志…副使以上下與異姓同，並給實錢。

案：會要作「副使以下與庶姓同而並給實錢」（同上）。史志「上」字衍文。
高班內品一千五百（衣糧帶舊）

案：夾注云云當有譌脫。

主書七千，守當官，書令史，五千。（春冬絹各二匹，主書書令史春錢三千。…）

案，「三千」會要（職官五七之七）作「二千」。

防禦團練官十五千。（兩朝志云：奉給依本州錄事參軍。如無，依倚郭縣令。）

案：史志此後有「元豐制行」云云一大段，知此段所載爲元豐以前之制。會要
俸祿門載「防團判官（如本州錄事參軍及依郭令，舊十五千）。」（職官五七
之三）與史志夾注所引兩朝志之文合，知會要所載卽爲仁、英兩朝之制，而其
所謂「舊十五千」者又正爲史志正文所載之數，則史志此一大段所載皆仁宗以
前之制。職官分紀卷五十奉祿門已殘闕，然就其僅存者取相比核，除一二譌脫
處外，均與史志相同，而其中首冠以「國朝大中祥符五年詔定加文武職官月俸」
云云句，知史志此段亦卽祥符中改定之制也。

二、職 錢

御史大夫，六曹尙書，行六十千（守五十五千，試五十千。）

案：史志所載職錢之制，卽以此句爲首。其下之記述次第與通考職官十九所載
亦多不同，然各官職錢數目二書全同，則所載爲同一時期之制度也。通考於起
首處載：

以下職事官並支職錢：開封牧錢一百貫（春服羅一疋，小綾絹各十疋，冬服
小綾十疋，絹二十疋，綿五十兩。）太子太師太保太傅職錢二百貫（春服羅

一疋，小綾十疋，絹一十五疋，冬服綾絹同，綿五十兩。）少師少傅少保百五十貫（春冬服小綾各七疋，絹各二十疋，春羅一疋，冬綿五十兩）。御史大夫六部尚書（行六十貫，守五十五貫，試五十貫。春服羅一疋，小綾五疋，絹十七疋，冬服綾絹同，綿五十兩）。

其「御史大夫」以上諸條爲史志所無，疑乃誤脫，當據此補入。

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五十千。衣賜本官例官小春冬服小綾各三匹。

案：此條夾注云云，疑有譌脫。且其上下文所列各官之下亦唯載其職錢而不載其春冬衣賜之類，則此段注文蓋爲採錄舊文而剪裁未盡者，疑當從刪削，否則當如本志卷十二增給門「資政端明一十五千」下之注文，作「衣賜如本官例，大卽依本官例，小卽依逐等」。

三、唐貞元四年條

〔開寶〕四年十二月詔節察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案：此所云云，頗欠分曉。長編卷十二開寶四年十一月庚申載：

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回易料錢俸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

會要俸祿門亦載：

〔開寶四年〕十一月詔曰：『諸道州府幕職及軍判官等，朝廷擇才授任，以祿待人，苟俸給之稍虛，在公清而何責。向者州縣官亦立定規，而藩郡職寮尙從折色，宜頒條制，用表優恩。自今節度防禦團練副使，節度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節度掌書記判官等，並據逐人所請料錢貫百，依州縣官吏例，差定回易料錢俸戶。副使不知州、掌書記非朝廷除授、及不判別廳公事者，並依舊折給。（職官五七之二〇）

史志於「詔」字下當補「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回易料錢俸戶」二十七字。又長編及會要均云此詔在十一月，史志作「十二月」

亦誤。

雍熙三年文武官折支奉錢舊以二分者，自今並給以實價。

案：會要俸祿門載：

〔雍熙四年〕十一月詔內外羣臣并諸道本城軍校兵士所請折色料錢，先因朝臣所請以八分作十分支給者，自今並依實估錢數支給，更不加擾二分。（職官五七之二二）

此與史志所載必即一事，然本謂「以八分作十分支給者」史志乃改作「舊以二分者」，與原意殊不相符。又長編不載此詔，細考會要所載雍熙四年諸事並無錯亂，則此詔所繫年月亦必不誤，史志作「三年」非是。

「咸平」五年七月增川陝路朝官使臣等月給添支。

案：會要俸祿門載：

五年十月詔增川峽路京朝官使臣等支給添支。（職官五七之二四）

史志「陝」當改作「峽」，「朝」上當補「京」字。

且以庶官食貧勸事。

案：「勸事」當從會要作「勤事」。（職官五七之二九）

四、茶酒廚料之給

學士權三司使以上，兼祕書監，日給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二等。

案：會要俸祿門載此，於祕書監下有「及曾任二府，提舉宮觀」九字，「日給酒」下有「者，法酒」三字，「二等」作「三等」（職官五七之一七）。史志蓋有所譌脫。

並有給茶

案：「有」當依會要俸祿門作「月」（職官五之一七）

各給廚料六斗，麵一石二斗。

案：「廚料」下當從會要增「米」字。

五、薪蒿炭鹽諸物之給

宰相樞密使月給薪千二百束。

案：會要此句下又有「樞密使有五百束者」句。（職官五七之一七）

權三司使四百束

案：會要此句下又有「權發遣三百束」句。

樞密副都承旨、中書提點五房，一百束。

案：「樞密副都承旨」下會要又有「諸房副承旨」五字。

宰相樞密使歲給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

案：「正月」下當依會要補「月」字。又「一百秤」下會要又有「樞密使有五十秤者」句。

給鹽：宰相樞密使七石。

案：會要此句下又有「樞密使有三石者」句。

卷十二

一、增 給

進義校尉諸司使至下以三班使臣，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

案：「至下以」當作「以下至」。

二、南渡後奉祿之制

建炎南渡以後奉祿之制參用元豐政和之舊，少所增損。

案：自此以下全篇文字俱與通考職官十九所載同。

元豐定制，以官寄祿，南渡重加修定。開府儀同三司料錢一百貫。

案：「修定」下當從通考增「文臣請俸」四字。

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錢各四十五貫春冬絹各二十五匹小綾三匹春羅一匹冬綿五十兩）

案：夾注中之「春冬絹各二十五匹」，通考作「春冬絹各十五匹」，史志

「二」字當改作「一」。

諸衛上將軍（在通奉大夫之下……）

案「通奉大夫」通考作「奉直大夫」。查下文有「諸衛大將軍在中散大夫之下」云云句，據本志卷九所載紹興以後階官，通奉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上，奉直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諸衛上將軍官階較諸衛大將軍爲高，則只應在通奉大夫之下，通考作「奉直」，誤也。

諸衛將軍（在朝奉郎之下，料錢二十五貫……）

案：「二十五貫」通考作「二十貫」。查上文諸衛大將軍料錢爲二十五貫，諸衛將軍自當較少，史志「五」字蓋涉上文而衍。

下班祇應（各隨差使理年不等。自三年至十二月，料錢七百文，糧二石五斗，春冬絹各五匹。）

案：「至十二月」通考作「至十二年」。

守闕進義副尉（料錢二貫）

案：「二貫」通考作「三貫」。

三、南渡後料錢職錢

太子詹事（錢衣同賓客，小綾各上三匹。）

案：「各上」當從通考作「各止」。

權六曹侍郎（職錢四十貫，絹同上。）

案：「絹」當從通考作「餘」。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太學武學博士，（行二十貫，守十八貫，試十六貫，今諸王府翊善贊讀直講紀室料錢並支見錢）

案此與通考全同。然「今諸王府」云云，乃南宋人記其當時制度之語，史志沿用非是。

太官令（十六貫）

案：「十六貫」通考作「十八貫」。

有特旨添給（……紹興六年指揮：五寺三監祕書大宗正丞……特支米三石，計議

編修官一石。)

案：「一石」當從通考作「二石」。會要俸祿門載此詔亦作「二石」。(職官五七之七二)

四、祿粟及隨身僉人 職田

捧日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郡團練使五十石，僉十人（龍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遙帶遙郡團練使同）

案：夾注「指揮使」下衍「遙」字。又「龍神衛」下疑當有「左」字，此亦踵襲通考而脫者，

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

案：會要職田門作「其兩京大名京兆真定江陵河中鳳翔及大藩鎮各四十頃」。

（職官五八之三）。史志節去兩京下各地名不載似欠妥。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田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外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飭之。

案：會要職田門載此，「請天下納職田」作「請籍納職田」，「給納之理」作「給田之理」，「款」作「疑」，「外官」作「官屬」。（職官五八之四）

至熙寧間復詔詳定。

案：會要職田門載此事，繫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職官五八之一二），長編二四三所繫年月日同。

凡知大藩府（三京、京兆、成都、太原、荆南、江寧、府延、秦揚杭潭廣州。）

案：「知」下當從會要及長編增「州」字，「府延」當從長編作「鄜延」。

開封府界提點視餘州。

案：「餘州」下當依會要及長編增「知州」二字，

發運司幹當公事，……提舉常平倉司幹當公事，……府界提點司幹當公事。

案：「幹當」俱當依會要作「勾當」。

轉運司管幹文字，……管幹機宜文字。

案：「管幹」當依會要作「管勾」。

諸路州學教授京朝視本州判官。

案：「京朝」下當依會要增「官」字。

又詔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以本路職田令逐州軍歲以子利稻麥等拘收變錢，從本司以一路所收錢數又紐而爲斛斗價直，然後等第均給，自熙寧三年始。

案：會要職田門繫此詔於熙寧二年三月五日。（職官五八之一一）

都巡檢巡檢以大使臣

案：「以大使臣」當依會要作小字，夾注「巡檢」下，並改「以」作「係」。

監商稅市賈院交子務

案：「市賈」會要作「市買」。

城外巡檢排岸

案：「排岸」上當依會要增「監」字。

簡陵州永嘉軍

案：「永嘉軍」當從會要作「永康軍」。

自知成都府以官屬等第均定。

案：「以」下當依會要增「下」字。

而有是詔

案：自「又詔成都府路」云云以下，迄於「而有是詔」句，均爲熙寧二年三月五日所降詔之內容，及其所附之夾注，史志列敍於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詔後，殊失先後之序，當改「又詔」爲「熙寧二年三月詔」，並全段移置「至熙寧間復詔詳定」云云一條之上。

元符三年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首變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屬以倖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乞復元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從之。

案：既云「神宗行均給之法而一路便之」，又云「元祐中推廣此意而致奔競風長，廉恥節喪」，前後語意殊爲矛盾。今檢會要職田門載：

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工部言朝散郎杜子民奏：『職田之法，每患不均。神宗朝首變兩川之法，均給上下，一路便之。元祐中推廣此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元符新勅，又復限月：士大夫貪冒者，或窮日之力以赴期會，或交書請囑以幸權攝，奔競之風長，廉恥之節喪。欲乞復元祐均給之法，以養士廉節。』從之。（元祐均給及元符限月指揮，檢未獲。）（職官五八之一四）

據知史志之語意矛盾，蓋由刪去「元符新勅又復限月」八字之故，當依會要補入。又「乞復元豐均給之法」，亦當從會要作「乞復元祐均給之法」。

建中靖國元年，知延安府范純粹奏：『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卿爲州，諭意屬邑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汲力陳其弊，郡守時彥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阜監穫，貪污猥賤，無所不有，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

案：會要職田門載此事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七日知延安府范純粹奏：『近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訪聞得晉州知州所得職田因李君卿充守臣日諭意管下縣官違法增額，內襄陵一縣有縣令劉可諛悅君卿，抑勒百姓，知州職田所得比舊增五七倍。後守臣張公庠知民間冤抑，略曾裁損一二。今有縣令周汲，不肯循舊，乞行改正，有昨得替知州時彥即依所申，只襄陵一縣歲減所入約八百貫。周汲者奉公守法，力正姦弊，而時彥不少吝惜，伏望略賜獎擢以勸天下守令之官。除李君卿聞已身亡外，其劉可亦望特賜懲艾，以戒害民之吏。』貼黃稱：『欲乞朝廷下有司立法：凡職田土地，只許依遠年夏秋所種名色租額令佃戶承認送納，不得半種分收及差人監視收穫』。工部勘當欲依范純粹所奏，從之。

（職官五八之一五）

其中云云，間有與史志所載不相合處，蓋亦史志刪潤原文失志也。特錄此備參詳。

政和八年臣僚言：『尙書省以縣令之選輕，措置自不滿五千戶至滿萬戶遞增給職田一頃。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復不齊：多至九百斛如淄州高苑；八

百斛如常之江陰；六百斛常之宜興；亦六百斛。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荆湖之間，少則有至三二十斛者；二廣福建有自來無圭租處；川峽四路自守倅至簿尉又一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今欲一概增給一頃，豈可得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者催促標撥。』

案：會要職田門載：

〔政和〕八年九月十九日臣寮言：『伏觀尚書省近因臣僚上言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特行措置：自不滿五千戶已上至滿萬戶縣遞增給職田一頃。然臣切見國家太平日久，生齒至衆，邑無曠土，而比年以事，官吏增圭租，往往虛立歲課，勒令村保召佃，地既無所出，則一鄉之民聚而償之。部使者上下交私，恬不爲怪。伏望申詔三省，將天下縣令已有圭租，斷自若干斛已上更不增給。』

又臣僚言：『臣切唯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縣令所得亦合隨諸路參差不齊。今且以臣所聞言之：其多有至九百斛者，如淄州之高苑是也；有至八百斛者，如常州之江陰是也，有至六百斛者，如常州宜興是也。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三二百，凡在河北京東京西荆湖之間，其少則有至二三十斛者；二廣福建則多有自來無圭租處；川峽四路自守倅而下至於簿尉，又以一路歲入均給；令固不得而獨有也。天下縣令圭田所賦不同如此，今朝廷乃欲一概增給一頃，豈可得哉。』詔：『應縣令職田頃畝未及條格去處，催促標撥。其措置遞增一頃指揮，更不施行。』（以上俱職官五八之一八）

是則當時臣僚諫阻遞增縣令職田之奏疏凡兩上，方有詔罷行其事，史志綜括爲一，非是。其「六百斛」下當依會要增「如」字，其下之「亦六百斛」爲衍文。催促標撥」下亦當依會要增其「措置遞增一頃指揮更不施行」十三字。

宣和九年詔：『諸路職官各有職田，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稅戶租佃分收，災傷檢覈減放，所以防貪也。諸縣多踰法抑都保正長及中上戶分佃認納，不問所收厚薄，使之必輸，甚至不知田畝所在，虛認租課，聞之惻然。應違法抑勒及詭名委保者，以違詔論；災傷檢放不盡者，計贓以枉法論；入己者以自盜論。』

案：宣和盡七年。會要繫此詔於宣和元年，史志作「九年」誤，又史志刪削詔

旨亦有過當處。據會要所載：

宣和元年六月五日詔：『諸路當職官各賜職田，朝廷所以養廉也；縣召客戶或第四等以下稅戶租佃分收，災傷檢覈減放，所以防貪也。訪聞諸縣例多違法勒見役保正長及中上等人戶分佃，認納租課，不問所收厚薄，必輸所認之數；設有水旱，不問有無苗稼，勒令撮收；其甚有至不知田畝下落，虛認送納，習以成例；農桑之家，受弊無告，聞之惻然。可嚴行禁止：諸縣官吏違法以職田令第三等以上人戶及見充役人或用詭名或令委保租佃，許人戶越訴，以違詔論，災傷減放不盡者，計贖以枉法論；已入己者以自盜論。提刑廉訪常切覺察。』

蓋朝廷法令所定，官吏職田止可令第四等以下稅戶租田，而各路官員乃多違法勒令第三等以上人戶租佃者，且多不問所收厚薄，勒令必輸其所認一定之數，此俱農家深以為苦者，故特許其越級控訴。凡此均詔中之要點，而史志均削去不載。又「檢覈」作「檢覆」、「減放不盡」作「檢放不盡」，亦俱誤。

紹興間懼其不均。則詔諸路提刑司依法標撥傷官多田少即於鄰近州縣通融須管數足。又詔將空閑之田為他司官屬所占者撥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無職田選人並親民小使臣，每員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及十貫，皆與補足，所以厚其養廉之利。懼其病民，則委通判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

案：起此段首句，迄於本卷末之「監堰二頃」句，與通考職官考十九所載全同，蓋即自通考勦襲者。然通考於「紹興間」云云句上，本猶冠有「乾道間臣僚言：職田所以養廉，亦或啓其不廉。蓋交競於差遣之時，多取於收斂之日，以其所以養廉者為貪也」諸語，知此下云云，即均乾道間臣僚奏疏中語。史志刪削此數語不載，而於通考下文所節錄之奏疏原文反全行照抄，未予更易一字，遂致亦成半篇夾敘夾議之文，與上半篇之專為記事者絕不相稱。又查此段所述各節，據會要職田門所載為：

「紹興」三年四月廿三日工部侍郎李擢言：『圭田之法，皆以逃亡五年以上及絕戶荒田為之，故其膏沃者少，歲收無幾，而有司拘以舊籍已定之數，脅

以當官必行之威，民已告病，吏莫之恤。願詔有司將見今職田數委通判同縣令覈實，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使之適平而後已。或以蠲除之後非所以養廉，則乞將空閑之田及往爲大安撫司及他司增置官屬所占者，撥以足數，仍先自簿尉始。』從之。

七月十七日詔諸路提刑司將見任官至擇人小使臣應合得職田依格法標撥。如本州見任官數多，所管田不足，令提刑司於一路鄰近州縣通融標撥，須管數足，即不得挑取膏腴田土及過數標撥，並標撥未歸業人田土。又選人小使臣任外路州縣差遣內有無職田、及雖有職田不曾依格撥足，每月止請錢三五貫，難以養廉，仍令諸路提刑司依格法標撥。切慮行法之初，或標撥未足，夏秋未有所得，仰轉運司權將無職田選人并親民小使臣每員每月支茶湯錢一十貫文。內雖有職田每月不足一十貫處，補足一十貫（如每月細計支得職田計三貫漆支七貫之類）。候依格撥到職田，其所收租課細計一十貫文以上即罷。（以上並職官五八之二三）

據知通考宋史所載，雖爲節錄乾道間臣僚疏奏之原文，而其所敘各事之節次實不免於先後淆亂。蓋上疏之人爲行文及發抒意見之方便計，對前朝故事自可以意而爲之離析或綜合，不必盡拘其原來之次第；其在數典之史，則須依序而書。不加釐正，殊爲未合。

凡職租不許輒令保正催納，或抑令折納見錢，或無田平白監租，或以虛數勒民代納，或額外過數多取。皆申嚴禁止之令，察以監司，坐以贓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罷廢未幾而復舊，拘借未久而給還，移充糴本，轉收馬料，旋復免行，皆所以示優恩、厲清操也。

案：此亦綜合紹興中有關職田之措置政令而言之也。其見載於會要職田門者僅以下二事屬紹興中：

七年四月十二日詔今後州縣職田不得輒令保正催納，如違仰提刑司按劾。以侍御史周秘言州縣官職田自來多令保正催納，兵火之後佃戶逃亡，而官猶以其常數責令陪納。故有是命。

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詔諸州縣職田令提點刑獄司覈實，使佃民按置輸租，毋

得代納并抑配。如監司知通失於檢察，與犯人減二等斷罪。（以上並職官五八之二四，繫年要錄均不載）。

其餘所謂「罷廢」「拘借」及「移充糴本，轉收馬料，旋復免行」等，據會要所載均爲乾道間事：

〔乾道六年〕八月四日戶部狀：『臣僚言權借職田三年，今折納馬料，其不通水路及僻遠去處計價折錢，發赴淮南運司收糴，令戶部條具。今具下項：一、浙東福建州軍多無水路，乞令轉運司將職田米或自來折納錢盡行拘收，發赴行在省倉，委官收糴馬料。…』從之。（職官五八之二八）

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詔『權借職田可自今年十月一日爲始，與免拘借。』（職官五八之二九）

乾道臣僚疏奏云云，當即指此諸事而言，是則原文於「罷廢」句上必尙標有年限，今通考及史志即以之上承「紹興間」云云爲文，非是。

若其頃畝多寡，具有成式：知藩府（謂三京潁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興仁隆德開德臨安府秦揚潭廣州）二十頃，…都監發運轉運司主管文字、滿五千戶縣令、副將官、節鎮判官…

案：「副將官」下當依通考增「五頃」二字。

餘州判官，學教授，並謂承務郎以上者。

案：「學」上當依通考增「州」字，「並謂」云云句當依通考作小字，夾注「教授」下。

不滿五千戶縣簿尉、巡轄馬遞鋪、縣鎮砦監當及監堰、二頃。

案：通考、史志所載乾道間臣僚之奏疏及其所述兩宋職田之制，均以上句作結。查自「具有成式」以下，所載職田之分配什九與上文所載熙寧詳定之制相重複，疊林架屋，至爲無謂。且止於「監堰二頃」云云，文義實并不完，乾道臣僚奏疏之用意何在亦尙不可得知，今檢會要職田門載：

〔乾道〕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尙慮循襲舊例，額外收歛，『自今止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如有違戾，令提刑司按劾以聞。』「初」臣僚上言：『職田所以養廉也，而士大夫取之適以啓其不

廉。國朝自咸平以來，始議復興，而杜錫討論之，有曰：「中才之類可革於貪心，上智之人益興於廉節。」此言爲養廉而興也。至天聖中獻言者乃乞停廢，而晏殊詳定之，有曰：「差遣之間徇於僥競，收歛之際害及人民。」此言適以啓其不廉也。頃者權借三年以助經費，今已與免拘借，德至渥也；尙聞循襲舊例，額外征求，或高爲價直以折錢，每斗有至於五百者；或倍取本色以爲數，每石有取二石者；水旱所當減也而不減；逃亡所當除也而不除。田戶困於輸納，縣道窘於捉辦。欲望睿慈嚴爲之禁：應天下職田，止得收取本色，庶使小民不至重困，縣道亦以少寬，貪心可息而廉節可興矣。』故有是詔，（職官五八之二九）

此疏語意與通考所載頗多髣髴之處，且亦進奏於乾道年中，不知是否卽爲一疏。若其是也，則通考所節錄者實未得其要領，且不載因此疏而降之詔旨，更爲一失；若其非也，則但就通考節錄之一段亦實不能察知其用意所在，亦終是刪修未得其當。今姑錄存會要之節文於上，以俟再考。

又案：會要於此疏下尙載有孝宗淳熙間及光宗寧宗兩朝有關職田之政令多則，亦須參取修入方合。

11-1-11

11-1-11

11-1-11

11-1-11

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

王 崇 武

敬修堂釣業不盈卷，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不著撰人名氏，內載奏劄十五篇，論南明史事。間有缺字，係因違礙挖去。陳去病撰敬修堂釣業序（見國粹學報第十一期）謂亦藏一本，蓋亦此同。惟陳文指爲張煌言作，則與書中所述者不類。頃歲遼難西徙，稍治明季歷史，持取此書細看，始悉出明遺民查繼佐筆也。

繼佐字伊璜，浙江海寧人，崇禎六年舉人，所居在邑審山西，因呼審山爲東山，後遂稱爲東山先生。弘光元年五月，清兵南下，金陵瓦解。閏六月，餘姚孫嘉績等迎魯王監國。時浙東西搢紳士夫不甘薙髮投降者，競舞槩起義，繼佐亦起於海寧。七月，會師西興，列布江上，繼佐以鄭遵謙薦，魯王授爲兵部職方監軍御史，駐師臨山，屢有斬獲。尋因魯王劃江自守，無進取心，而悍將驕兵復不相統屬，人心遂渙。魯監國元年（順治三年）六月，清師渡江，守兵散，魯王脫走，繼佐倉皇入湯湖，避亂經年，始返故里。此後隱居潛伏者三十年，中遭莊廷鑑史獄，僅乃獲免，著有罪惟錄等書，以事涉勝國，流布極稀，故以楊傳九徐彝舟之博綜晚明掌故，著書皆未徵引，他可知已。輒近適園叢書刊魯春秋，嘉業堂叢書刊劉振麟等輯之東山外紀、沈起編張濤補之東山年譜，商務印書館復假嘉業堂所藏之罪惟錄及東山國語稿本景印之，查氏事蹟始大彰於世，蓋沈埋無聞者二百餘年矣。

今刺取書中所記與繼佐身世比附，知正相合，如第一篇云：

況今天下保有十三，追悼舊德者，所在而起。錢江一帶，義旗高舉，屹不可動。主上以神明之貽，天日之表，謙恭慈惠，播遷之餘，俯從推戴，監國以來，善政日出。

自序云：

前此更有血書五六百字以檄江上諸公，蓋不中聽，爲魯監國攜海汨去。

又第二篇云：

主上爲大明之身。不止魯國分封故事而已。
是所擁戴奉事之者，非唐非桂，爲魯監國，一也。

第四篇述清兵南下事：

前二十一日所遣偵子李志祥等已往彼中，安置內應，具報各縣情形如狀：……
…□（當爲「勝」字，下同。）來……至老母驚投水，幸負絮不沉。臣念父棺未葬，
家屬咸在，族閭聚處，墳墓相接，或恐此未渡江，彼先屠伐，幸改臣姓，從
母氏沈，稍示疑惑。

檢黃石齋所撰沈爾翰傳（據沈氏年譜引，道光福州刻本黃集無此傳。）許良謨花溪志，知繼佐
父名大宗，母實姓沈，大宗卒於崇禎十五年，年六十二，至是亡甫三年；母卒於順
治五年（見年譜），此時或已衰老。棺殮未埋，蓋爲待母合葬，與此疏所述之情節
合，三也。

第十一篇記其門人沈陵殉國事：

殉兩都諸公已蒙贈加，炳不可朽矣。□至武林，都有幽節，不勝收拾。臣居浙
西，能詳言浙西。……臣門人生員沈陵，初不識字，工謳吟。年十五，見臣
與四方從游者日講貫，曰：「吾亦欲爲制義」。頃刻成一篇示臣，則雜歌詞
其半，頗有理趣。臣告之曰：「獨不得入此等語」。乃折節讀書，博洽有文
名。生質孱，□至，謀奮義，臣笑曰：「汝弱，不任荷戈。」毅然答曰：
「吾此中強也。」走道臣荆本澈，奉命一較，截郭店一路，勢不敵，義兵咸
走，而陵獨殿不肯退，遂爲所殺。

案東山外紀載：

沈陵販兒子也，年十二，不識字，頗工弈。浪走市中，嘗與王老分局，王老
自號能弈，陵往往勝之。先生（謂繼佐）與同社過市，見陵下子有勢，無俗
狀，異之。邀歸，令習歌，一二過，輒善。時陪月課，久之，陵私作文獻先
生，則皆劇本工白，先生曰：「凡書皆可入文字，獨詞曲不宜。」教之覽時
藝，陵曰：「文字止此乎？」聽講逾年，文輒工，列膠庠，歌固不廢也。申
酉之際，忽以戎服見先生，請奮領諸執槩，先生不許，曰：「若質弱不勝
衣，毋自及難。」陵曰：「此中固自強。」遂別去，是後竟以冒刃卒，先生

爲之傳。

此文與上文所記間有出入，然兩書中之沈陵明係一人，可證敬修堂釣業之作者即爲繼佐。所謂先生爲之傳者，乃指東山國語沈陵傳，其文云：

乙酉六月，陵仗劍走海上，受計監軍荆本徹，得兵符反（響）號，誑衆言：「海師已復潤州，並下毘陵。」以壯諸營之膽。時所在挺起，陵統之劫北兵於隘，幸勝者再，已而遇大軍於郭店，戰不勝，衆潰散，陵獨殿後，中流矢，歿於陣。

所記較上疏爲詳，並可爲此書出於繼佐補一鐵證，四也。

繼佐少喜釣弋，所用印章，署「釣史」、「東山釣史」或「釣玉軒」，又稱「釣玉子」。（並見外紀）著書名「敬修堂釣業」者當亦因是。古書彙刊景印有繼佐所作之另一種，名釣業，其書之命名雖與此略同，而內容則絕異。蓋釣業爲繼佐早年所編著，（書末有嘉慶二十四年妙果山長跋云：「此卷俱東山在明時手鈔錄者，故書法不及次本」。）所收作品，標注年月，其最晚者，迄於崇禎十七年六月，外紀記其編纂之時代云：

先生治樸園，門有古樸，似蒼頭迎門，可五六百年物，嘗作古樸記。……會申酉之際，先生作其中，手錄釣業，可五六十日，便釋去，避難會稽，歸而園蕪不可理，尙存數楹壁立耳。

案北都覆亡之後，南京尋立福王，繼佐性耽隱逸，彼時或尙無用世之念，（甲申六月答徐廣書：「已自分鈍貨，六月之間，躬爲園矣。是其證。」）因得於樸園董理舊稿五六十日，迨清兵南下，遂不能終業矣。

外紀謂釣業係不全之稿：

凡有所著述，初成，燂整書，原稿輒爲人取去，今笥中所存，十之七八耳，……偶記及釣業失去且半。

又云：

釣書十二卷，係先生甲申閩歸，手書其詩與文，行草惟意會。避難江東，以石匣錮葬地。既而盜跡先生故居，索地，意他物，發之。及先生歸，止購十之五六。

所謂避地江東者，即指江上起義而言，行草意會，又與彙刊本景印者合，是釣書即

釣業也。釣業初不只彙刊本一種，嘗見民國二十五年浙江文獻展覽書目，知海寧縣立圖書館亦藏有一本，名東山釣業，中載費寅跋，稱其書較所見真跡，篇名多異，知散佚尙夥。查濟猛復跋其後云：「硤石徐容初司馬嘗得東山先生手寫詩文稿，攜至滬上，轉示南通張季直先生，費公所見，當是此冊。余又見古書流通處景印有東山釣業及粵遊雜詩兩種」（即彙刊本），經陳乃乾校定，與徐氏所得暨是本均異」云云。是釣業除彙刊本外，尙有海寧圖書館所藏及費寅所見兩異本，並爲一書之佚。（年譜所列徵引書目亦有此書，當亦非完帙。）原書十二卷，劉振麟等所見已佚其半，今彙刊本及各地藏弄者，似又爲其佚後之散稿。此釣業之流變也。

敬修堂釣業則爲繼佐晚年手編，所錄各疏斷自弘光元年乙酉，迄魯監國元年丙戌，東山年譜於順治十一年下記：

是年……即黃泥潭（在杭州鐵冶嶺）爲敬修堂，以勤修講會故。

又外紀載：

即黃泥潭爲敬修堂，同堂沈宣子爲題柱：「閉關草史，設帳談經。」復一月陞座。

據此，敬修堂爲繼佐講學論道之所，建於順治十一年，世稱繼佐爲敬修先生者當肇於是。惟敬修堂之建築，初不一定即在是年，張補年譜記：順治八年，所著敬修堂說外刊成（案即罪惟錄之部分）。說外尙未見刊本，張說是否可信，無從取證，果書名非後來追加，則是前此三年已有敬修堂之稱矣。要之，敬修堂爲其晚年所構可以斷言，亦即敬修堂釣業之編輯應在以後。書序云：

此苦口也，自乙酉九月至明年五月，約三十餘上，淪廢過半，僅存十五，在

當日以爲空言，在此日以爲護語，不知千載後當作一古話否？

爾時閩局日非，義兵零落，魯王且於順治十年自去監國號，繼佐則年踰五十，垂垂老矣，故不勝滄桑身世之感，此敬修堂釣業之成書也。

嘗思當日情勢，魯與唐異趣：唐以僻處八閩，敵騎威逼不至，於浙贛義兵以相去過遠，亦無力控御，故應以魯爲屏藩，教訓生聚，相機北圖，如黃道周之積極進取，驅不教之民戰者，義雖可欽，計則甚左。魯則不然，魯乘杭城新陷之餘，義旌四起之會，雖應亟飭內政，尤宜以攻爲守，深拱高居與從容講論，實非其時。繼佐

第一篇疏言：

開創之主，義不返顧，天之與否未敢必，而無不迅起疾赴，身冒矢石，備嘗荼苦，與其同事，故有布衣昆弟之心，略去形迹，不修文飾，而太阿在手，賞罰斷斷，不蓋不乘，財物婦女皆所不取。作法龐古，事事近質，寧不識字，不嫻禮，而尚功播德，收人心以基天命，所爲旦暮不能去諸懷者。中興之主固不難仗此英武，以比初造，而臣民之心，執膠虛體，緣依故例，牢不可拔。夫衣冠講讀，高居深拱，豈不威神，而內外虛冒爲功，乞請自便，養恬長傲，美聽悅觀，猶之先代，是所以失之者，乃不復更改，欲復藉是得之，亘古以來，未之有也。

又第十篇云：

米價騰沸，過常數倍，財竭則內必變，民情已洶洶可慮。又外逼日至，叔父寡兄，同室之愛，我無一恃，知不可以旦夕安矣。而舉朝泄泄，猶然飾太平之容，豈以示□鎮靜，如謝安之於秦乎？臣未能爲之解也。

又第三篇云：

國家從來誤於緩急二字，著著妙算，著著錯過，臣欲力除此病，先從此局始。（指頒幣賞兵。）幸與呵護力行之。

推繼佐之意，以爲中興之主略同開創，至憑藉之勢，則中興爲難，蓋前者革新局面易創，後者因襲錮習難除。因請祛除積弊，誓師北征，十五篇所言，最要者僅此一義。夫以浙東局促之地，驟駐重兵，竭地丁所賦六十餘萬，不足以供正兵之餉，至民兵所需，更難措辦。不亟擴地補充，終成涸轍之魚，其勢甚殆。況當時起義民兵，大都無組織，無籌策，不趁方銳之氣一鼓振新，亦將師老兵鈍，漸卽瓦解。故繼佐之力贊北征，與黃道周之出師徽贛，表迹似同，利鈍判異，此則論世方人不可不深辨者也。

講史與詠史詩

張政烺

- 一、宋人關於講史之記載
- 二、早期講史話本之特徵
- 三、唐經進周曇詠史詩
- 四、胡曾詠史詩
- 五、汪遵，褚載及羅隱
- 六、孫玄晏及晚唐詠史諸家
- 七、宋人講史之作
- 八、宋以來詠史警記
- 九、詠經子
- 十、結語

講史盛行於宋，在瓦舍諸色伎藝中最爲爾雅。歷元至明，其風彌廣，成書亦愈多。凡今日所見流傳已久之長篇通俗演義如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莫不導源於此。在中國文學史上佔重要之地位，就普及歷史教育一點論之亦有其特殊之價值。

向來學者於講史起源何時，及其最初話本之體製如何，罕言之者。四十年來「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王國維有文論之，見東方文庫第七十一種考古學零簡。）既傳布於世，「小說史學」亦漸爲世所注意，於是中外學人抄變文考俗講者多以爲唐代俗講變文「即宋代說話人中講史書一科之先聲」（此引向達唐代俗講考語。）然此實揣測之論，無顯著之證據，今如明其體製察其流傳，知講史與變文平行，各有淵源，初不相涉也。

余早歲逃學喜閱小說，年來涉獵史傳則常注意歷代之小學制度及社會教育，深

覺講史一藝蓋出于晚唐之詠史詩，初由童蒙諷誦，既而宮廷進講，以至于走上十字街頭。雖材料尙不充分，書籍亦有知而不可見者，然演化之迹不無可尋，因寫爲此篇，並世同志幸匡教焉。

卅一年九月廿日

一、宋人關於講史之記載

宋代講史爲專門職業，今日所見記載尙夥，而以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及吳自牧夢粱錄所述爲詳。前者作于理宗端平二年，後者作于度宗咸淳十年，（四庫提要謂夢粱錄乃宋亡以後作，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謂是元順帝元統二年作，皆非是，細讀本書自辨。）時間相距約四十年，而所記辭句往往雷同，文義亦各有不貫徹之處，蓋根據同一材料（當如今日各地流行之「遊覽指南」一類小冊子）刪改以成，皆非自出機杼也。吳自牧增記理宗以後事，今取之。夢粱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蹤參之事；（按都城紀勝作「及發跡變泰之事」，是也。）有譚淡子、翁三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按紀勝作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譚經者戴忻菴。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係御前供話，爲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按紀勝作「頃刻間提破」。）

此分說話爲四家，一小說、二談經、三說參請、四講史（都城紀勝不列說譚經，據武林舊事卷六知統于說經也。又自魯迅以降多以「合生商謎」爲說話四家之一，實誤。將詳論之。）可見講史在說話中之地位及其與小說之關係。小說人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而講史則否，必其講語漫衍節目繁瑣，而質樸不文無甚新奇可怪之言。講史以記問淵源甚講得字真不俗爲勝，自以讀書人爲宜，故有戴書生周進士等稱。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條記演史之人二十三，今分類錄之如下：

- 1 武書生、穆書生、戴書生、喬萬卷。（以上皆讀書人，萬卷極言其記誦之博也。宋史朱昂傳「朱運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是其證也。）
- 2 許貢士、王貢士、張解元、陳進士、陸進士、劉進士。（按宋代有以舉人流落教坊者，如范公稱過庭錄所載之丁石是也。然此諸人未必皆出科舉，蓋有儒生試而不第者，所謂「免解進士」「白衣秀才」之類也。）
- 3 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周八官人、陳三官人、鞏八官人。（以上皆官人，蓋嘗供御者。）
- 4 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據陳繼儒太平清話卷一，此三人皆嘗在御前彈制。然其言未必信，待考。）
- 5 陳一飛、徐繼先、丘幾山、檀溪子（此四人出身無可考，檀溪或係地名，獨云「福建子」也。）

可見宋末講史者以讀書人爲多，與他藝迥乎不同。（參考武林舊事同卷所記諸色伎藝人自見。）宣教郎中皆官名，疑其人原係御前供話之幕士，與王六大夫相同。馮夢龍古今小說序云：

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所始。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

其言大抵可信。惟是否北宋舊制如此則不可考矣。

講史在北宋時已盛，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崇寧大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有講史，與小說並重。又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近人論者亦多謂是講史。按說三分自是講史無疑，尹常賣五代史是否說話則尙屬疑問。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

朱勗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

據此知常賣是叫唱一類。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條記正月十五日，「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中有尹常賣五代史而無霍四究說三分，亦無講史小說二藝。蓋尹常賣是唱，故不厭歌樂喧闐，若說話自以場屋安靜爲宜，不能與伎樂百戲競熱鬧也。

說三分在宋仁宗時已有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影戲：

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蜀吳三分戰爭之象。

按張耒明道雜誌云：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爲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祟，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

可以證明高承之說。又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云：

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

南宋人稱京師仍指北宋舊都之汴梁。影戲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則高氏所謂談三國事者必係講史無疑。蓋三國是講史中最精采動人之一部分，（據東坡志林卷一懷古，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條，引見下文。）遂演爲影戲及說三分兩種專門職業也。

洪邁夷堅支丁卷第三，班固入夢條云：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喁），魏子正（燕如），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問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耶？……

西湖老人繁勝錄瓦舍條云：

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

據此兩條知講史人作場常在茶肆及勾欄中，其書名先期預告。至其所講內容就以上所見有通鑑漢唐三國五代等等，大抵皆本史傳敷演成篇。惟王六大夫所講有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乃本朝事。周密癸辛雜志（後集）賈慶刊書條云：

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此條又見志雅堂雜抄書史門。）

按開慶景定間，賈似道乞和于蒙古，請稱臣納幣，遂解鄂州之圍。及虜去，似道匿

和議，上表詭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是謂江上之功。欺罔速禍，卒亡宋國。故董師謙錢塘懷古云：

歷歷庚申事，分明在眼前。講和如有弊，飛渡定無船。北使三千里，眞州十四年。釀成亡國恨，一部亂華編。（宋詩紀事卷七，六引翰墨大全。）

庚申者景定元年，即指賓似道江上之事也。先是，劉筍有亂華編，文獻通考經籍考傳記門：

亂華編三十三卷 知盱眙軍東平劉荀子卿編。其前有小序數語云，方石敬瑭割幽燕遣契丹之日，孰知爲本朝造禍之原哉。逮王安石創新法爲辟國之謀，又孰知紹述者召禍之酷哉。所集雜史傳記近三十種。荀，忠肅丞相諸孫也。

廖瑩中福華編蓋即對亂華編而作，謂賈似道禦虜之功造福於中華也。王六大夫所講當即廖書，乃爲賈似道作民間宣傳，夢梁錄作復華篇者，字之訛也。中興名將傳當與宋朝南渡十將傳相類，演說滋蔓至明未已，本所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嘗得明刊本「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又稱爲「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者，即其苗裔也。

二、早期講史話本之特徵

宋人話本存於今者率爲小說，見收于清平山堂話本，雨窗欹枕集，京本通俗小說，及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書中者篇帙尙夥。諸書所錄如：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

漢李廣世號飛將軍（皆見欽枕集）

拗相公（京本通俗小說）

雖亦可能是以往講史之遺，而寫成之時代不可知，畸篇零簡亦不足以窺全豹。故今日所見真正之早期講史話本不得不推下列三書。

1 全相平話殘本 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書坊所刊，今存五種：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

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

每種皆分上中下三卷。原刻共爲幾種今不可知，然觀後集續集之稱知必有前集正集，又由故事推斷當有講宗周，春秋及後漢事者，惜皆無存。此五種現藏日本內閣文庫，內平話三國志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前漢書續集三種由日本書誌學會善本影譜癸酉第七輯（元刊帶圖本專集）亦可窺其涯略。各書版式畫一，每板上列圖相，下爲平話，刻繪皆極精巧。

2 新編五代史平話殘本 五代各自爲史，與薛居正五代史相同。每史皆分上下兩卷，前有目錄。梁史漢史皆闕下卷，梁史目錄全闕，晉史目錄有闕葉。原書舊藏內閣大庫，清末吳縣曹元忠竊出，今歸國立中央圖書館。有武進董氏誦芬室影刊本。曹跋此書謂是宋巾箱本，云：

惟刊自坊肆，每於宋諱不能盡避。其稱魏徵及貞觀處則皆作魏證正觀，要亦當時習慣使然。

原本未見，由影刻本考之，寬邊粗黑口，頗似元代所刻。如周史下

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爲世家宿衛將，厲聲謂同列曰，主上處此危急，正是吾輩拚死力戰之時。

匡胤二字全不避諱，自當在宋亡以後。又此稱宋太祖，以下常稱趙太祖，與宋代話本習慣，稱大宋太祖皇帝或我朝開國武德皇帝者亦不同，故今斷此書爲元本。

3 新編宣和遺事 此書通行有士禮居黃氏叢書本，分前後兩集，卷首有目錄，封面題「宋本重刊」四字。黃丕烈跋云「板刻甚舊，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刊」然此種諱字在斷代上不能作積極之證據。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下云：

世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

此云勝國自指元代而言，因書中有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前集十六葉）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前集末葉。按呂省元當係講

史人，故所作稱講篇，蓋亦武林舊事中張解元許實士之倫。）

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後集十一葉）

胡氏以爲南儒省元皆元人字面，遂認爲元代作品。近人頗有抄襲此說者。今按胡氏之證據亦互有得失，南人誠元人語，省元之稱宋已有之。夷堅丙志卷第十六有王省元，夷堅支甲卷第五有湯省元，皆記省闈事，足爲反證。惟其結論則終不可易耳。此本後集卷尾標題作「新話宣和遺事」，本所別藏有吳郡修綆山房梓本（此本頗罕見。分四卷與也是圖書目合。有阿波國文庫印及葉德輝手跋，郎園讀書志著錄。）卷四尾題作「新鐫平話宣和遺事」，以上舉兩種平話體例衡之，知此亦當是平話無疑也。

以上三種平話大體皆當定爲元代之物。講史盛行於宋，雖可師承有自，而累經說話時增改附益，出版家整齊劃一，亦所不免。頗疑平話三國志出於南方（臨安），五代史平話出於北方（汴梁），而宣和遺事則混合南北。此由熟讀體會得來，非片言可決，以與本文所討論者無關，姑不著焉。

此三種平話皆文字簡陋，不著撰人名氏。最早以文人致力於講史之作者爲羅貫中，據賈仲明錄鬼簿續編知爲元明間人。其作品流傳確實可信者有商務印書館影印之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嘉靖元年刻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凡分卷二十四，目錄二百四十。首有弘治七年（甲寅）金華蔣大器序云：

……………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

此序述評話與通俗演義之別，至爲重要。蓋評話乃講史人之話本，其主要用處在雜記史事以便隨口敷演。講史既以說話爲主，不能專恃背誦了事，話本自亦無須乎文辭優美。故如前舉各種平話皆目錄繁多，文辭簡短，如流水帳簿，無可觀覽。演義乃按照講史之規則寫出以爲一般人之讀物，故如羅氏此書文字通暢記載平實，「非俗非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瞽傳恢諧之氣」（明高儒百川書志語），而目

錄皆作七字句，亦頓覺整齊可觀。是已進於撰述之林，而不專爲說話之用矣。此後作者皆沿演義之體，故多巨製，與元人平話繁簡精粗更不相同。此種體製演變在文學史上至爲重要，而即以羅貫中爲之分界，因述早期講史話本故略論之。

細讀上舉三種平話，在體製上可得幾個共同之點，當是講史之舊矩規，其式至明清人所作通俗演義中猶尙沿用，推而上之，來源或甚早也。

1、講通史 三書皆以敘述某一時代之史事爲主，人物衆多，事蹟紛繁，如流水帳簿，大有應接不暇之勢。以是記載皆單簡，描寫不細膩，與宋人小說話本專講一人一事者絕不相同。夢梁錄謂講史者最畏小說人，卽以此也。三書皆保存講全史之痕迹。全相平話五種乃講全史之作自無問題。五代史平話前有極長一段述開闢以來戰爭變亂之大端。宣和遺事首述上下三千餘年間興廢之道，歷代君王荒淫之失，次述北宋新政之行，凡二十餘目始至「徽宗卽位」。此種開演之引子（聞秦併六國平話前亦有之，惜不可見，）當屬講全史之縮影，初僅敘述歷史背景，繼則作歷史哲學之宣傳，上承孟子一治一亂之說，下開李四光先生「戰國後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見集刊外編第一種）一文，在中國社會中發生極大力量。

2、多七絕 講史以說話爲本，非娛樂戲劇之比，而話本常有詩甚多，事至可異。此三書每一卷之開端結尾殆無不有詩。凡敘述中遇有論斷及形容之處亦多以詩爲證。「詩曰」二字常刻作黑地白字，非常醒目。可見詩在講史中占極重要之地位。詩之中以七言絕句爲多，七律次之，他體間一二見而已。

3、有目錄 此三種平話皆淺薄冊，文字簡陋已極，而目錄則甚多。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皆冠於冊首，可開卷瞭然。三國志平話卷端無總目，然由全相二字卽可考知。全相云者卽每一目必有一相之謂。故相旁之題榜卽話本之目錄也。

普通每目佔一板，下部之話必與上部之相相應。其有話文過長過短者，或一目佔兩板。（如卷上六及七葉皆刻「桃園結義」之相，）或兩目佔一板。（如卷中二葉刻「曹操勸吉平」及「關公襲車胄」兩相。）亦時有話與相參差及有話無相之處，則其目必用黑地白字標明於行間。（如卷上廿二葉「水淹下邳擒呂布」外又有「侯成盜馬」「張飛捉呂布」兩目。）如此細心稽考，全目皆可錄出。（每卷約二十八目）然其目視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爲少，蓋此書既以全相標題，而相又受刻板之限制，其目與話遂不免爲出板人任意刪削

也。（此書今有兩種排印本，有話無相，目亦完全不可見矣。）今列舉此三種平話之字數及所有目錄，七絕，七律之數於下，作一比較。

平話	字數	目錄	七絕	七律
<u>三國志</u>	54800	84	15	4
<u>梁史卷上</u>	15000	闕	6	3
<u>唐史</u>	27750	107	5	1
<u>晉史</u>	23350	86	3	1
<u>漢史卷上</u>	8250	41	3	2
<u>周史</u>	31500	94	3	3
<u>宣和遺事</u>	59100	293	30	9

以上三點，以第二點爲尤重要。講全史自是講史之最初體式，逐漸進步始畸形發展。分立篇目亦自然之勢，伎藝人謀朝夕之利。尤不得不靳惜其說。然如此支離破碎，已可驚異。惟詩多則無可解釋，何以講史必取證於詩，且多爲七言絕句，是不得不於此藝之歷史演變上求之也。

平話一詞習用已久，然向來於此皆無解說。按平卽評論之義，永樂大典目錄卷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六以下共收評話二十六卷，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云「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皆作評字，是其證也。所謂評者果何所指？如細讀之，知卽以詩爲評也。此三種平話中之詩皆在開端結尾及文字緊要處，凡有兩種用法：1、作論斷之根據，2、狀事物之形容。此兩者皆是品評之意，故可以平字賅之，第二種用法至少，如漢史平話上。

……只有那叔叔李敬業廝認得知遠，帶他去廳上坐定，喝令屋內點出茶來。古人有詩說茶，道是；

玉蘂旗槍真絕品	僧家造化極工夫
兔毫盞內香雲白	蟹眼湯前細浪腴
斷送睡魔離几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幽叢自好岩溪畔	不許移根傍上都

茶罷，盞托歸臺。敬業問知遠道……

又如宣和遺事形容李師師云：

真箇是：……

彈肩鬢髮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翦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卻丹青描不得

這箇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此等例不多見，皆與史事無關，蓋說話人隨習慣插入，可以不論。前一種用法，即以詩爲史評者，則甚多，或褒或貶，其例不可勝舉，有先評而後話者，如唐史平話卷下：

詩曰：

稱尊享御禮君臨	辜負當年告廟心
身死伶人優戲手	祇緣批頰縱恣淫

話說李存勖晉位爲晉王已經一十三年。當嗣位之時年踰弱冠。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真定，並山東，囊括漁陽，包舉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爲不負當年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使聽張承業苦口之諫，卻信傅真之佞說，遲遲歲月俟梁寇削平復唐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於大位的，可惜着志小氣驕，誇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褻慢無君之度。故門高之弑，樂器之焚，亦是自取之禍也。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

有先話而後評者，如平話三國志卷中赤壁鏖兵：

卻說黃蓋多裝糧草，外有三隻缸。當日周瑜數十個官人引水軍都奔夏口城外。黃蓋缸至夏口，人告曹操黃蓋將糧軍以赴其寨，曹操笑而迎。後說軍師度量衆軍到夏口。諸葛上臺望見西北火起。卻說諸葛披着黃衣，披頭跣足，左手提劍，叩牙作法，其風大作。詩曰 赤壁鏖兵自古雄，時人皆恁畏周公。天知鼎足三分後，盡在區區黃蓋忠。（煩按此書，目與話皆有刪節，故文義不連貫。此節蓋合若干

目以成也。)

可見在平話中，詩與話有同等重要。此三書中詩雖多而與目錄相較則頗懸殊，然其初未必如此，疑原始平話每一目必有一詩，講史者率鄙俚不文，目錄可無限增加，詩評則補充不給，頓能衰落，始成後來之式耳。

此三種平話中之詩率本前人舊作，雖不盡說明，仍有可考，（如胡曾詠史詩之類。詳下。）至若

平話三國志（下12） 有史官詩曰……（七律）（煥按其詩鄙俚，史官者蓋即講史之官，亦王六大夫之流也。）

唐史平話（上1） 曾有一詩詠道……（七絕）

同上（上20） 後人有一詩詠史道是……（七律）

同上（下13） 曾有一詩詠道……（七絕）

晉史平話（上15） 近來有詠史一詩道是……（七絕）

周史平話（上13） 後有人詠道……（七絕）

上同（上22） 有人詠一首詩道……（七絕）

宣和遺事（上16） 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七絕）

同上（上18） 後有人吟詩一首云……（七絕）

同上（下11） 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七律）

同上（下45） 故劉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七律）

可見多出于詠史詩，其云吟詩者乃詠史之別稱，將於下文論之。

平話之體製必有詩評，講史之習慣不忘詠史，然則講史平話之興，必與所謂詠史詩者有相當關係耶？是可注意也。

三、唐經進周曇詠史詩

詠史之風盛於晚唐，排比七絕動逾百首，其有分以門類附之講語如周曇經進詠史詩者，與平話之體尤為相近，實可斷為講史之祖也。

周曇詠史詩今日所知凡有四本：

1. 八卷本 見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及焦竑國史經籍志。當是

原本。今佚。

2. 三卷本，存詩二百三首，有講語。清代流傳有宋刊本及景宋抄本，見延令季氏宋板書目，天祿琳琅書目，知聖道齋讀書跋，及開有益齋讀書志，今日有傳本，惜未見。

3. 三卷本，存詩一百九十五首，無講語。百川書志，繡谷亭薰習錄集部著錄，疑是明刻唐百家詩本。唐音戊籤全唐詩所收皆即此本，全唐詩更改編爲二卷。

4. 唐詩類苑（卷六十八）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第四百十七卷）所錄，皆存詩一百四十六首，亦無講語，蓋節略之本也。

以上四本，繁簡不一，蓋累經刪削，遞有缺佚。第一本卷數特多，必存原式，惟久佚絕不可考。第二本雖所未見，而由各家著錄。猶可見其概略。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宋板集部。

經進周曇詠史詩（一函一冊）

唐周曇撰。書三卷。揭銜「守國子直講臣周曇撰進」。分八門，自唐虞至隋以人系題得七言絕句二百三首。每首題下注大意，詩下引史而以己意論斷之，謂之講語。當時進講體式如此。槧式與書儀相似，宋本之最佳者。冊尾墨書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煇按天祿琳琅著錄司馬氏書儀僅一部，見後編卷二，乃紹熙王子傳授書堂葛氏刊本。今有雍正三年汪亮采翻刻本，猶可識其面目。）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周曇詠史詩

此書晁氏陳氏俱不著錄，惟焦氏經籍志載云八卷。此從項藥師，朱錫鬯舊鈔本錄得。唐人文字單行者甚少，全唐詩僅採其詩而無講語，觀此亦可見當時體格也。續得宋本再校。究多不可通，奈何奈何。本乃季滄葦所藏，極工雅。（煇按彭元瑞嘗與修天祿琳琅後編，此云宋板，即指內府所藏也。又此知聖道齋鈔本今藏于所謂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上卷已佚，僅存中下二卷。破敵收京之日當設法配齊刊行之。）

觀兩處所記，知此書乃周曇官國子直講時所作，爲進講之用者。當時進講體式，每詩題下皆注大意，詩後又引史文而以己意加以論斷，謂之講語。是其書有詩評有話本與平話之體例最爲近似，彭氏再校究多不可通，疑是講語俚俗不堪，致譌謬特

甚。今據全唐詩錄其門目如下：

吟敘

閑吟

唐虞門 唐堯 虞舜 舜妃 再吟
三代門 夏禹 再吟 太康 后稷 文王 武王 太公 再吟 又吟 子牙妻
周公 夷齊 管蔡 成王 幽王 平王
春秋戰國門 祭足 再吟 隱公 莊公 哀公 再吟 平公 文公 景公 衛
靈公 陳靈公 陳蔡君 楚惠王 楚懷王 再吟 韓惠王 頃襄王 武公
華元 臧孫 公叔 莊辛 孫臏 靈轍 郭開 樂羊 虞卿 豫讓 毛遂
再吟 田文 再吟 馮諼 章子 卞和 季札 孫武 夫差 少孺 蘇厲
鬻拳 荊軻 再吟 陳軫 田饒 鮑叔 晏嬰 再吟 又吟 叔向 歸驥
智伯 再吟 襄子 楊回 顏回 子貢 再吟 鄭祖 子產 管仲 再吟
范蠡 屈原 黃歇 王后 樊姬 (按以上戊義分爲春秋戰國之上，以下爲春秋戰國之下。
齊桓公 中山君 趙簡子 再吟 趙宣子 韓昭侯 魏文侯 鄒成子 秦武
陽 田子方 淳于髡 再吟 再吟 (並當作又吟) 田子奇 百里奚 孫叔敖
魯仲連 宋子罕 宮之奇 王孫滿 顏叔子 張孟譚 公子無忌 再吟 侯
嬴朱亥 再吟

秦門 胡亥 再吟 趙高 陳涉 項籍 范增
前漢門 高祖 再吟 周苛紀信 酈侯 曲逆侯 薛公 條侯 平津侯 博陸
侯 夏賀良 王莽 再吟 又吟 毛延壽 劉聖公 樊崇徐宣 僭號公孫述
後漢門 光武 明帝 桓帝 靈帝 廢帝 獻帝 再吟 子密 羊續 楊震
趙孝 馬后 魏博妻 曹娥 周都妻 鮑宣妻 呂母
三國門 蜀先主 再吟 後主 吳後主 王表 魯肅
晉門 晉武帝 再吟 惠帝 賈后 懷帝 愍帝 郭欽 王夷甫 王茂弘 吳
隱之 再吟

六朝門 前趙劉聰 前涼張軌 後魏武帝 三廢帝 苻堅 再吟 又吟 宋武
帝 二廢帝 齊廢帝 東昏侯 梁武帝 再吟 簡文帝 元帝 謝舉 朱異

傅昭 宣帝 李果

隋門 隋文帝 獨孤后 煬帝 賀若弼

天祿琳瑯書目云分八門，而此則分爲十門，（唐音戊籤則分十一門）何併何分今不可定，然觀詩題已可知其內容之大概。所詠雖屬人名而實以事爲主，故有二名合爲一題者，（如夷齊，管蔡，陳蔡君，侯羸朱亥，等等）其詠一人而至再至三，尤不勝纏綿往復之致。（如舜妃，太公等等）此書乃爲進講而作，在形式上各詩題雖似獨立不相關連，然當其進講時，于詩與詩之間，自必加以適當接續之語，使成爲一歷史敘述，而不至于有支離突兀之嫌，如此講演蟬連不絕便成一部平話。唐末人作通史多止于隋，姚思廉通史馬總通曆是也。可證此詩雖至賀若弼而止，所講必是全史也。

更選錄數詩於下：

吟敘

歷代興亡億萬心，聖人觀古貴知今。古今成敗無多事，月殿花臺幸一吟。

閑吟

考撫妍蚩用破心，翦裁千古獻當今。閑吟不是閑吟事，事有閑思閑要吟。

可見所謂進講者，乃月殿花臺消閑之事，固主上之所戲弄，倡優所蓄，與南宋供話幕士竟無大異。其首論歷代興亡古今成敗，已開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一類引子之端，則又可考一種體裁上之沿襲矣。

太公又吟

千妖萬態逞妍姿，破國亡家更是誰。匡政必能除苟媚，去邪當斷勿狐疑。

此當指太公斬妲己事，惜講語不存，其詳不可曉。按梁李邕注千字文「周發殷湯」云妲己變作九尾狐狸，（見經籍訪古志卷二）是妲己爲妖邪之傳說當時已有之矣。（參考新雕注胡曾詠史詩卷一鮑橋注。）

子牙妻

陵柏無心竹變秋，不能同戚擬同休。歲寒焉在空垂涕。覆水如何欲再收！

唐代奉姜子牙爲武神，立武成王廟，與文宣王廟比重。故傳說其故事甚多，周氏亦詠之再三。後來之武王伐紂書，封神演義，即淵源于此。姜牙見逐老婦見戰國策秦策，說苑尊賢篇及抱朴子逸民篇，然此所講則不知其出於何典也。

平津侯

儒素逢時得自媒，忽從徒步列公台，北辰如不延吾輩，東閣何由逐汝開。
自來儒生不遇，流落江湖爲伎藝人，常借古人得意事發舒憤慨，今日讀此詩，猶想見周氏之揚眉吐氣時也。

靈帝

榜懸金價鬻官榮，千萬爲公五百卿。公瑾孔明窮退者，安知高臥遇雄英。

蜀先主

豫州軍敗信途窮，徐庶推能薦臥龍。不是卑詞三訪謁，誰令玄德主巴邛。
此等詩中之議論皆似三國演義。

賀若弼

破敵將軍意氣豪，請除傾國斬妖嬈。紅綃忍染嬌春雪，瞪目看行切玉刀。
此種輕艷而浮淺之絕句常爲流俗所諧悅，後世講史之作大抵似此，蓋轉相倣效也。
然周氏終是唐人，故詩不盡鄙俚，如

唐堯

妖氛不起瑞煙輕，端拱垂衣日月明。傳事四方無外役，茅茨深處土階平。

齊廢帝東昏侯

定策誰扶捕鼠兒，不憂蕭衍畏潘妃。長圍既合刀臨項，猶惜金錢對落暉。
猶不失晚唐風格。胡震亨曰「其詩拙惡不成句，殆不幸而猶傳者。」其論未免太過。此書自唐以後疑卽流行于講史人之手，故得保存至今日也。

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一，董卓議立陳留王

此是中平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城中誅殺宦官，二帝夜臥荒草，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二帝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餓，相抱而哭。又怕人知，吞聲草莽之中，淚如雨墜。陳留王曰，在此不宜久戀，去尋活路。帝曰路暗難行，如之奈何。陳留王與帝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荊棘，不見行路，仰天嘆曰，劉辨休矣。但有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陳留王曰，此天助吾兄弟也。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二帝相扶，一步一跌，奔出山路而走。
後史官有詩曰：

亂兵如蟻走王師，社稷傾危孰爲持。夜逐火螢尋道路，漢家天子步歸時。
此所引詩即周曇詠史詩後漢門廢帝一首，可見周曇詩元明人講史尙猶沿用。各本「傾危」作「顛危」，「火螢」作「螢光」，此有誤字，蓋據舊傳三國話本展轉祖述，未必卽出于本集。周曇官守國子直講而此稱之爲史官者，蓋說話人例稱講史之官爲史官也。明刊講史話本引周曇詩者諒不僅此一處，惜此時覓書不易，無可翻檢，他日倘有所見，當續記之。周曇詠史詩自來著錄皆列「晚唐」，與五代人相雜廁，然曇究仕于何朝則無言之者。考唐末累經喪亂，乘輿播遷，國子監鞠爲荒園，其設官進講之制未聞，故當在後唐明宗之世。于時天下粗定，欲振發文教，重興國學，分設諸官，以宰臣兼判國子祭酒。而承大亂之後事多創製，如刻九經印板，詳定書儀，著五服之令，皆通約便俗爲後世法。明宗出自行伍目不知書，而樂聞儒生道古事，尤好作詩。今選錄此類記載如下

五代史記卷二十八唐臣傳，趙鳳

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能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

又卷五十四雜傳，馮道

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于臨河縣得一玉盃，有文曰傳國寶萬歲盃，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北夢瑣言卷十九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于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于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子弟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于俳

優敬新磨，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周曇詩既不工，識尤淺薄，在唐人中自無足稱，然當朱三作天子以後，金戈鐵馬迄無寧時，賢人隱迹斯文掃地，曇意在通知古今，未始非一時之彥，故得剪裁千古以進獻于天子也。新唐書百官志。

國子監……直講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經術講授。

按唐室天子自有內殿侍讀講書之制，直講卑微非侍從臣，且亦無講詠史詩之說，周曇以守國子直講進講詠史，斯亦後唐君臣不知唐故事之一徵歟？

四、胡曾詠史詩

胡曾，唐邵陽人，嘗于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後入路巖高駢諸人幕府。其事蹟何光遠鑑誠錄，孫光憲北夢瑣言等書中時有記載。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述頗詳。道光寶慶府志，光緒邵陽縣志，列傳亦間有考訂。曾所作有安定集十卷，今佚。（見新唐書藝文志）詠史詩以地名爲題，凡七言絕句一百五十首。今日流傳之本頗多以與下文所討論者有關，姑就所知略述如次。

- 1 新雕注胡曾詠史詩三卷 卷首題「前進士胡曾著述并序，邵陽叟陳蓋注詩，京兆郡米崇吉評注續序」三行。有自序及米公續序。分上中下三卷，每卷詩五十首，總一百五十首，目錄分列于三卷之前，與正文連接，款式頗古。各詩未按史事先後排次，猶是胡氏原式。宋本遞藏于石研齋秦氏，士禮居黃氏，藝芸精舍汪氏，琳瑯書室胡氏及近人顧某處。商務印書館據影抄本印入四部叢刊三編中。按唐才子傳云「今詠史詩一卷有咸通中人陳蓋註」，似陳註有舊單行本，惜不可見矣。
- 2 新板增廣附音釋文胡曾詩註 卷端標目如上式，次行上題「詠史詩」三字，下題「廬陵胡元質注」，（據金澤文庫本圖錄卷上）無序跋。胡元質宋人，事迹無考，宋史藝文志小學類有胡元質西漢字類五卷，醫書類有胡元質總效方十卷，或卽同人所作。各詩按年歷改編，係舊本如此抑卽出于胡氏之手今不可知。此書盛行于日本，如經籍訪古志。成簫堂善本書目，高木文庫古活字板目錄，等書目中著錄頗夥。（因分卷不甚顯明，各家著錄時有三卷一卷之異，實卽一書。）有古抄本，古

刊本，古活字本，等等常與註千字文，（梁周興嗣次韻，李選註）蒙求（唐李翰撰）或蒙求集註（宋徐子光注）合刻，稱為「明本排字增廣附音釋文三注。」蓋三者皆訓蒙之書，性質相近，故合刻之。此風氣不知起于何時，疑明代始傳入日本，故標目冠明本二字。持靜齋續增書目有明人大字精鈔本胡曾詠史詩二卷與千字文註，蒙求集註同冊，當即此本，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內版經書紀略中有釋文三註，云「千字文七十一葉，胡曾詩九十九葉，蒙求一百四十四葉」，亦即此書，（故宮善本書目卷二有明內府刻本釋文三注，蒙求是宋徐子光集註本，千字文詠史詩皆不著作注名氏，蓋經人有意刊落。）唐音戊籤編胡曾詩為三卷，云「內府注釋本載一百四十九首，查有廣武山一首失載，補入」。是內版缺詩一首，經廠刻書委之閣宦，致有此失也。

3 南宋無名氏註本 即上本，經後人展轉翻刻，刊落註者名氏，卷數亦有分合之異。四庫箸錄，提要云「自共工之不周山，迄于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每首之下鈔撮史書各為之註。前後無序跋，亦不載註者名氏，觀所引證似出南宋人手。」詠宋樓藏書續志所收亦是此本。續谷亭薰習錄集部，善本書室藏書志箸錄者有詩一百五十二首，溢出二首，則不知將何人之作混入也。

4 節本 唐人萬首絕句，唐詩類苑所錄僅一百首，乃據上列第一種本節出，次第相合。全唐詩則據此節本，更用第三種本補出五十首以附于末，次第顛倒錯亂，最無足觀。

詠史起于漢魏，文選所登（卷二十一）篇什燦爛，自後代有作者，然皆轉相仿效，自具風格，與晚唐諸家體製既殊，運思各異，絕無淵源可言。晚唐詠史之風今可考者創自胡曾，曾自序云：

夫詩者，蓋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荒怠，非徒尚綺麗□瑰琦而已，故言之者無罪，讀之者足以自戒。觀乎漢□□（魏才）子，晉宋詩人，佳句名篇雖則妙絕，而發言指要亦已疎□。齊代既失軌範，梁朝又加穿鑿，八病興而六義壞，聲律僞□□（而風）雅崩，良不能也。曾不揣庸陋，轉采前王得失，古今短□，□（長詠）成一百五十首，為上中下三卷。便以首唱相次，不以年□□（代為）先。雖則譏諷古人，實欲裨補當代，庶幾與大雅相近者也。（按此序孤本僅存無可校對，

缺字姑以臆補。)

讀此序可知胡曾詠史旨在評古今得失以裨補當代，非偶然感興而作。乃以議論為主，詩之工拙抑又其次。故專門勒成一書，在安定集之外，別序而行之。惜其于取裁由來，成書經過，未嘗說明。按其詩，詠史而以地名爲題，事至可異。唐才子傳卷八胡曾傳。

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視人間富貴亦悠悠，遨遊四方馬蹟窮歲月，所在必公卿館穀，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奇士也。嘗爲漢南節度從事。作詠史詩皆題古君臣爭戰廢興塵跡，經覽形勝，關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賞。人事雖非，風景猶昨，每感輒賦。俱能使人奮飛。至今庸夫孺子亦知傳誦，後有擬効者不逮矣。至於近體律絕等，哀怨清楚曲盡幽情，擢居中品不過也。惜其才茂而身未穎脫，痛哉。

此所述不知根據何書，疑不免揣度之辭，只可視爲一種解釋。唐人最好題壁，山川形勝往往留詠。七絕易作易寫，可以播之樂府吟詠于藝妓走卒之口，騰揚于達官貴人之間，故題壁之作尤以此爲夥。唐人小說中記此類事，其例不可勝舉。此種「壁報文學」在當時既已風行一世，疑卽有輯錄成冊者，今日如就萬首唐人絕句摘錄，亦可見其製作之盛也。胡曾詠史以地爲題，不按史事先後編次，與題壁詩最爲相似，宜卽承此種風氣而來，然其中不盡登臨題詠之作，亦至明顯。如不周山（胡元實註）

共工爭帝力窮秋，因此捐生觸不周。遂使世間多感客，至今哀怨水東流。（共，居容切。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闕，斷鯀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不周，山名。）

此山在虛無飄渺間，自共工以後未聞有至者，胡曾果何緣而至此！此外如涿鹿，瑤池，流沙，夾谷，長城，平城，迴中，居延，李陵臺，銅柱，玉門關，瀟水等等，料亦非曾所能盡至。或其詠懷古迹積稿頗多，最後按史籍加以補充，而爲求體例精純，不得不語氣畫一，遂雜擬作之篇。觀曾判木夾一牒，知其歷史知識亦至俚薄，如云：

王莽不識天時，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于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寇于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壁開太華。……涉崑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鑒誡錄卷二）

不外已作昆陽，東晉，八公山，圯橋，不周山，瀘水，夾谷，澠池諸篇。合而觀之，可增加一分了解。舊五代史唐書胡裝傳

胡裝禮部尙書曾之孫。……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議之，不以爲愧。

裝之世系無考，與詠史作者之關係今不敢確定，然氣味則非常相近，如非繩其祖武，亦可以有二難之目矣。

胡曾詠史詩興寄頗淺，格調亦卑而盛行數百年，刻本甚多，析而論之，約有兩種用途。

1 用爲訓蒙課本 咸通間邵陽叟陳蓋首爲胡曾詠史詩作注，蓋與曾同時同里，疑卽其鄉之老塾師也。米崇吉續序云：

余聞玉就琢而成器，人從學以方知。是乃車胤聚螢，孫康映雪。每思百氏，爰及九流，皆由博識於一時，故得馨香於千古。余非士族，跡本私門，徒堅暗昧之材，謬積討論之志，莫不采尋往策，歷覽前書。黃帝方立史官，蒼頡始爲文字，既有墳籍，可得而言。近代前進士胡公名曾，著詠史律詩一百五十篇，分爲三卷。余自卯歲以來備嘗諷誦，可爲是非罔墜，褒貶合儀。酷究佳篇，實深降歎。管窺天而智小，蠡測海而理乖，敢課顛愚，逐篇評解。用顯前賢之旨，粗裨當代之聞，取誚高明，庶幾奉古云爾。

米氏乃西域米國歸化人，卽昭武九姓之一。崇吉蓋胡兵之子弟，故云「余非士族，跡本私門」。孫星衍曰，「其續序云近代胡曾，是米俱唐人也」，（曝石居藏書志內編卷上）今按至遲亦當在後唐之世。是胡曾詠史在當代已用爲兒童讀物。按年代改排之本不知始于何時，然觀與注古千文，蒙求合刻，則至明代猶爲訓蒙之書。程敏政詠史絕句序（篋墩集卷二十三）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詠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胡江東有詠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矣。顧其詞意併弱，作者未有取焉。予家居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首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因以所記古七言絕句詠及史者手書授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又以其猥雜而不便于一覽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問世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正邪否，大抵略備。然以其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也，故或婉詞以寓意，或正言以示警，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詠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者，徐考之亦不獨可教童子也。觀者諷詠而有得于美刺褒貶之間，感于意，創于惡，其於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此云「胡江東」殊誤，羅隱自號「江東生」，胡曾無江東之稱，然其所指必即胡曾詠史之改編本，固可無疑。程氏舉詠史詩爲胡曾詩風行中之一種反動力量，乃集多人之美以代一家之作，故其體製篇數，皆略相似。觀其云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詩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亦可以瞭然胡曾詠史盛行于蒙塾之故矣。

2 用爲講史話本 胡曾詠史詩之陳注米評與平話體製已甚接近。陳注多援村書俗說，如所謂爾雅史記之類，皆非古本。（史記與孟子正義所常引者是一書將別論之。）引用春秋後語，漢書，三國志等亦皆雜以俚語不盡原文。每條長者至千餘言，以說明史事爲主，已不專爲注釋詩中辭句。米氏更從而逐篇評解，引申詩義以論注中所述史事之臧否。今選錄三首如下：

渭濱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談白頭。史曰，姜子牙即呂望也，隱迹於渭濱垂鈎，周文王因夜夢見獵得一熊，王出果於渭濱遇逢，文王子牙以車載而同歸，拜爲太公，後用謀伐殷也。帝王略論曰，呂望王佐之奇才，師曠之資之德明也。余觀說命之書，一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若夫有賢聖所生即有命世之才，其姜子牙實謂命世之才矣。孔聖已，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又曰冠年如日出之光，壯年如日中之光，暮年如日入之光，天命之年矣。呂望八十方遇文王，莫不色衰力敗，心怠神疲，

縱令食廟乘車，入師出相，任成大事，焉能久長。若不一箴有徵，豈不百年虛度，雖胤後人成爲己有也。（煥按此引帝王略論乃虞世南在唐初教諸王子而作，一名公子先生論，實唐人之普通歷史教科書。敦煌日本嘗出殘本，陸心源唐文拾遺卷三輯得若干條，惜未搜及此書也。）

息城

息亡身入楚王家，迴首春風一面花，感奮不言長掩淚，祇應翻恨有容華。春秋云，昔息侯被楚王滅，擄其妻納爲嬪，終身不伏笑語，感舊夫之意也。又烈女傳曰，楚擄息國君使守門，欲納夫人，夫人作記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謂我深言，其如皎月。遂自殺也，息君聞之，亦自殺矣。又近代才子之句，息夫人爲楚王生二子，其理難明，蓋學淺未周也。夫上古結繩而治，軒轅文字而興以立史官，相其褒貶，莫不懲惡勸善以激將來，諷詠之中尤宜小細，若成大謬有誤後人，根究其源，實難盡美者矣。

五丈原

蜀相西驅十萬來，秋風原下久徘徊。長星不爲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志云，武侯諸葛亮將蜀軍曰北伐魏，魏明帝遣司馬仲達拒之。仲達蜀軍於五丈原下營，卽死地也，遂關城不出戰。武侯患之，居歲，夜有長星墜落於原，武侯病卒而歸，臨終爲□□□儀曰，吾死之後可以米七粒并水於口中，手把筆并兵書，心前安鏡，□下以土，明燈其頭坐昇而歸。仲達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武侯病死，仲達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之，遂全軍歸蜀也。夫諸葛孔明者佐時國□立事持名，有金石不朽之功，實鍾鼎名勳之望，而又威揚四海，責盛而朝，數盡善終可謂美也。

綜觀詩，注，評三者可見其與前舉元人講史平話非常相似，竊意此卽平話之祖。平話一詞中之「平」字卽由米崇吉「評解」一類作品而來。唐詩紀事卷七十一。胡曾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如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霄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曾有詠史詩百篇行于世。（煥按全唐詩話卷五同，又此稱詠史百篇與萬首唐人絕句合，蓋撙節本言也。）

蓋前蜀宮廷已藉曾詩爲諷諫之資。鑑誠錄卷七，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艷麗絕句，隱爲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晝連宵，絃管喉舌相應……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又胡曾詠史詩曰，鄰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卽入宮前井，猶自聽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淥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
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

何光遠嘗仕後蜀，是在五代時已習用胡曾詩爲評論史事之根據。曾詩改按年代排次乃勢不容已之事，疑在宋代已有用爲講史話本者，金刊本劉知遠諸宮調開端有商調迴戈樂引子一首，云：

悶向閑窗檢文典，曾披攬，把一十七代看。自古及今都總有羅亂。共工當日征於不周，蚩尤播塵寰。湯伐桀，周武動兵取了紂江山。

卽本改編本胡曾詠史詩卷首不周山，涿鹿，商郊，孟津，四詩也。蓋當時通行于瓦舍，故說唱諸宮調者亦援用之。宣和遺事前集

……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卻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迫，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即亡。有詩爲證：

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姿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奸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丹八百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女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徧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迴

此段在宣和遺事篇首，敘歷代君王荒淫之失，必是宋人講史之老套語，非元人創作。其所講之詩卽胡曾之褒城，章華臺，陳宮，汴水四篇也。全相平話五種中大抵每種皆有胡曾詩，如武王伐紂書卷中

每日紂王共妲己在摘星樓上取樂無休。萬民皆怨不仁無道之君寵信妲己之言，不聽忠臣之諫，損害人民之命。紂王今天下變震黎民廣聚糧草，在朝歌廣有三十年糧，盡底成塵，有胡曾詩爲證：

詩曰 積粟成塵竟不開 誰知拒諫剖賢才
武王兵起無人敵 遂作商郊一聚灰

此所引卽鉅橋一詩。平話三國志卷中嘗引檀溪南陽兩首，惟未出胡曾之名。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引「胡曾先生詠史詩」江夏、官渡、檀溪、渭濱、七里灘、南陽、田橫墓、赤壁、瀘水、五丈原、峴山、武昌等十二首，如卷八定三分亮出茅廬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夢非熊。往渭濱請姜子牙，同車載立成天下，後胡曾先生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鈎。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

漢光武曾三宣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層，九天星象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誰解登。

今玄德三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詩曰：

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若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此直似專講胡曾詠史詩，蓋承襲講史之規矩而來，故不厭其煩瑣也。田橫墓一首引見卷九諸葛亮智激孫權注中，尤可見演史人之歷史知識不過如此。此外如雨窗欹枕集卷下，漢李廣世號飛將軍，結尾「胡曾先生有四句詩」云云，即胡曾灞陵一首。醒世恆言第二十四卷，隋煬帝逸遊召譴，結尾「後人有詩」云云，即胡曾汴水一首。此種講史零篇雖視為專講此二詩之講語，殆無不可也。

以上所舉胡曾詠史詩之兩種用法推究其本當係一事，即說平話一道乃由蒙師講解而興。周曇進講詠史由其官為守國子直講觀之猶是訓蒙之業，而月殿閒吟，已在倡優戲弄之間。周曇自作新詩，不用胡曾舊本，翻陳出新，當屬職業競爭問題，其必因胡曾詠史詩風行而產生，可無疑也。

晚唐詠史因新舊不同約分兩派，可以胡曾周曇為之代表，今大略比較如下

胡曾詠史詩

- 1 以地名為題
- 2 不以年歷為先
- 3 無講語

周曇詠史詩

- 1 以人名為題
- 2 按時代區分門類
- 3 有講語

由以上三點可見一顯然演變之痕迹。胡曾詠史脫胎題壁，以地為題，如一盤散沙彼此殊不相貫，且除歷史上極有名之遺迹，不易為一般人所了解，故周曇改用人名為題。而按史編次亦自然之趨勢。胡曾詩後來有改按年代排比之本，當即彌補其固有之缺憾。胡曾詩雖無講語而一時陳蓋為之註，米崇吉為之逐篇評解，可見當時流俗對於此類講語有迫切之要求，周曇進講既應運而興，則其詩中自附講語乃當然之事。嘗謂講史一科胡曾布其種子，周曇發其萌芽，而孕育滋長之者則為晚唐之社會與宮廷，觀此種演變可以了然矣。

關於進講詠史之制史無記述，間嘗為一種推測，姑略述之。宋史張昭傳：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為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

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

昭于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以此上推十歲時在唐昭宗天復天祐之間。其所誦詠史詩疑是胡曾之作。昭幼誦詠史長爲五代間史學大家，其一生于詠史教育宜有提創之力，冊府元龜卷五百三十三

漢張昭遠後唐天成中爲左補闕。上言曰，……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俯首顰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遙，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中多，每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由，主鬯維城，何往不可。臣雖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于公卿，以爲可否。……天成乃明宗親政之初元，曰何必讀書自然博識，其結果疑卽以講史代優戲也。周曇進講詠史或卽由昭奏每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之法而來，惜無顯明證據，不敢斷言，附識於此，以俟知者。

五、汪遵褚載與羅隱

汪遵，唐宣州涇縣人，舉咸通七年進士第。（據唐摭言卷八）善爲絕句詩。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皆著錄有汪遵詠史詩一卷。（宋志唐人宋人中兩見，首作王遵者字之訛也），惜今無單行本，僅見于

1. 萬首唐人絕句（寒山堂刊本）卷三十五 詠史與他作雜廁，共詩五十九首。
2. 唐音戊籤四十二（統籤卷六百四十四） 此本從宋志題作王遵。凡錄七言絕句詩六十首，首戰城南等七首，第八首蒼頡臺題下有「以下詠史」四字。其詠史按史事先後排次 共五十三首。內長城一首萬首唐人絕句所無，乃胡震亨

據鑒誠錄補入，已于題下注明。是其篇數與萬首唐人絕句完全相同，是否根據舊本如此，抑即胡震亨用萬首唐人絕句甄別編次，今不可考矣。

3. 全唐詩第九函第八冊 此與萬首唐人絕句是一本，惟將其前半（題李太尉平泉莊至蒼頡臺）移于後，將其後半（彭澤至斑竹祠）移于前耳。蓋其所據即出萬首唐人絕句，惟分訂兩冊，遂致上下互易也。長城一首則據鑒誠錄或唐音戊籤補入，故附于末。

以上三本編次不同，無可斷為汪氏原書者。姑依唐音戊籤本論之。其詠史詩題與胡曾同者凡二十餘篇，如

箕山 息國（胡作息城） 吳坂（胡作虞坂） 五湖 細腰宮 澠池 夷門 杜郵館
函谷關 易水 東海 烏江 望思臺 銅雀臺 南陽 延平津 金谷 彭澤
陳宮 汴河（胡作汴水）

在五十餘篇中題之相同竟二十篇，似非偶然之事。惟汪遵詠史雖大體以地名為題而不盡如此，亦間有詠人名史事者，斯微異耳。如

采桑婦 越女 漁父 白頭吟 昭君 綠珠 破陳

蓋已開後來演變之漸矣。汪遵詠史其遣辭命意與胡曾幾無一不肖，舉例如

函谷關

脫禍東奔壯氣摧，馬如飛電轂如雷。當時若不聽彈鋏，那得關門半夜開。（胡曾
函谷關：寂寂函關鎖未開，田文車馬出秦來。朱門不養三千客，誰為雞鳴得放迴。）

南陽

陸困泥蟠未適從，豈妨耕稼隱高蹤。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臥龍（胡曾
南陽：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綠珠

大抵花顏最怕秋，南家歌歇北家愁。從來幾許如春貌，不肯如君墜玉樓。（胡曾
金谷園：一自佳人墜玉樓，繁華東逐洛河流，惟餘金谷園中樹，殘日蟬聲送客愁。）

破陳

獵獵朱旗映彩霞，紛紛白刃入陳家。看看打破東平苑，猶舞庭前玉樹花。（胡曾
陳宮：陳國微機未有涯，如何後主自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

可見其必爲同一風氣下之作品。胡曾與汪遵約略同時，而閱世較早，游踪既廣，得名亦盛。汪遵幼爲小吏，混迹胥徒，雖善爲歌詩而深晦密，其詩名殊非胡曾之比。故疑汪遵詠史乃效胡曾之體而來。宋代著錄汪遵詠史詩皆爲一卷，以胡曾詠史每卷五十首衡之，知今之所見尙無缺佚。其詩最初殆亦如胡曾詩不以年代爲先，按史事排次當出後人之手，然在唐宋間固亦有用作訓蒙課本及講史話本之可能也。

鑒誠錄卷九，卓絕篇

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絕萬里長城，……已上名公稱爲卓絕，千百集中無以如此，陳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

此稱汪遵詠絕萬里長城一首，萬首唐人絕句錄遵詩無此篇，而列入褚載諸作中。唐音彙編全唐詩雖據鑒誠錄補入汪遵詩中，而于褚載詩中仍列入並未刊落，蓋以舊日流傳如此，不敢妄易。故此詩究爲何人之作，今不可考，意者，何光遠容有記憶之誤，舊集或無竄易之失，此篇當是褚載之詩也。

褚載，唐乾寧五年進士（據唐書藝文志及唐才子傳），時代較胡曾汪遵爲後。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皆著錄有褚載詠史詩三卷。唐書藝文志有褚載詩三卷，宋史藝文志有褚載詩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有褚載集一卷，唐才子傳云「集三卷今傳」，而皆不著錄詠史詩，蓋亦本集詠史各自爲書，遂互有存佚歟。葉廷珪海錄碎事中引褚載詩甚多，（見唐音彙編九十三所輯斷句）是其詩與詠史在北宋未猶存。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時似即未見，故其所收寥寥無幾（卷之三十六），其可斷爲詠史之作者除長城外僅下列兩篇：

定鼎門

郊鄆城高門倚天，九重蹤跡尙依然。須知道德無關鎖，一閉乾坤一萬年。

陳倉驛

錦翼花冠安在哉，雄飛雌伏盡塵埃。一雙童子應惆悵，不見真人更獵來。

又海錄碎事所引有「除卻洛陽才子後 更誰封恨弔長沙」兩句，殆亦詠史，此外則無可考矣。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羅隱傳

羅隱，餘杭人，詩名于天下，尤長于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是羅隱詠史有名于當時，然未專成一書，故詩題亦不書一，皆散見本集中與他作雜廁，不易分辨。今就唐音戊籤（統籤卷八百）摘錄其詠史各題如下

圍城偶作 宿紀南驛 許由廟 八駿圖 姑蘇臺 西施 秦記 焚書坑 始皇陵 四皓廟 書淮陰侯傳 韓信廟 董仲舒 望思臺 嚴陵灘 銅雀臺二首 王濬墓 王夷甫 江南 煬帝陵 江都 故都 羅敷水 青山廟 華清宮 馬嵬坡 孟浩然墓 淮口軍葬 題礪溪垂釣圖 隋堤柳

以上皆是七言絕句，由此詩題可見其成詩經過極不一致。隱詩視胡曾汪遵周曇等爲工，然其風趣則頗相似，今錄兩首。

西施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進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題礪溪垂釣圖

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釣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按此詩乃爲諷錢武肅王而作，見蘇耆閒談錄。）

羅隱又常以七律之體詠史，凡二十餘首。（見統籤卷七百九十六）如：

覽齊史（原註：張翰思吳中鱸膾蓴羹）

齊王僚屬好男兒，偶覓東歸便得歸。滿目路歧拋似夢，一船風雨去如飛。盤擎紫線蓴初熟，筴撥紅絲膾正肥。惆悵中途無限事，與君千載兩亡機。

題籌筆驛

拋擲南陽爲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以上所舉羅隱詠史之七絕七律，皆散篇，詩題亂雜，漫無統紀。唐人集中類此者習見不鮮，殊非胡曾周曇之比。以其有名于時，且在後代講史之書中時見引用，故特著之。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卷二十四（前集），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狼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狼石空

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

此稱隱詩即「題潤州妙善寺前石羊」一首，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十一，劉玄德娶孫夫人一節中嘗演此故事，「後宋賢觀此勝跡，作詩讚曰」云云即隱此詩，惟經展轉講說不稽本集，文字訛謬，遂多不可通矣。又演義卷四白門曹操斬呂布

操送下樓，布與玄德見，曰公爲坐上客，布爲塔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回顧玄德曰，呂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事丁健陽董卓乎？操領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遂令牽布下樓縊之。布回首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操大笑。……羅隱有一絕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啖父，爭如留取養曹瞞。

此引羅隱絕句一首不見本集，是否可信，殊不敢定，然觀鑒誠錄卷八錢塘秀記隱詩有「張華謾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兩句，吳越備史卷一記隱夏口詩有「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今皆不見於本集，知隱詠史之作亡佚者多矣。

六、孫玄晏及晚唐詠史諸家

孫玄晏爵里無考，各家著錄其詩皆次于周曇之後，蓋亦五代時人也。宋史藝文志有孫玄晏六朝詠史詩一卷，孫玄晏覽北史三卷。六朝詠史詩今無單行本，存詩七十五首，見收于

萬首唐人絕句卷三十六

唐音戊籤一百十一（統籤卷七百五十三）

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七冊

三本相同，殆出于同源。胡震亨云「北史絕句三卷今亡」，是覽北史一書明人已不得而見之矣。

今錄六朝詠史詩之門目如下：

吳黃金車 赤壁 魯肅指困 甘寧斫營 徐盛 魯肅 武昌 顧雍 呂蒙 介

象 滯須塢 周泰 張紘 太史慈 孫堅后 陸統 青蓋
 晉七寶鞭 庾悅炙鵝 謝玄 謝混 陸玩 王坦之 蒲葵扇 王郎 劉毅 王
 恭 謝公賭墅 苻堅投鞭 衛玠 郭璞脫襦 庾樓 新亭
 宋大岷 放宮人 借南苑 謝澹雲霞友 烏衣巷 袁粲 劉伯龍 王方平 黃
 羅襦 謝朓 羊玄保
 齊謝朓 小兒執燭 王僧祐 王僧虔 明帝裏蒸 鬱林王 何氏小山 王倫之
 潘妃 王亮
 梁分宮女 馬仙琕 勅敵 蔡撝 楚祠 謝朓小輿 八關齋 庾信
 陳王僧辨 武帝蚌盤 虞居士 姚察 宣帝傷將卒 臨春閣 綺閣 望仙閣
 三閣 狎客 淮水 江令宅 後庭舞

觀此知孫玄晏詠史視周曇尤爲進步，除以人名地名爲題外又兼以史事爲題，去講史之道愈近。如魯肅指困，甘寧斫營，苻堅投鞭，宣帝傷將卒諸題與元人平話中之目錄非常相似。玄晏詩頗以神韻勝，風格在胡曾周曇之上。今錄兩首。

黃金車

分擘山河卽漸開，許昌基業已傾頽。黃金車與斑斕耳，早箇須知入識來。

庾信

苦心詞賦向誰談，淪落周朝志豈甘。可惜多才庾開府，一生惆悵憶江南。

孫玄晏詠史與周曇詠史體裁相似，今所見本雖無講語，疑其初亦必有之，特久佚耳。如宋門中有謝朓一首云：

謝家諸子盡蘭香，各震芳名滿帝鄉。惟有千金更堪重，只將高臥向齊王。

而齊門中又有謝朓一首云：

解璽傳呼詔侍中，卻來高臥豈疏慵。此時忠節還希有，堪羨君王特地容。

今無講語，竟不知兩首所詠有何分別也。

周曇詠史詩首冠以吟敍閑吟兩篇，云月殿花臺幸一吟，云閑吟不是閑吟事，事有閑思閑要吟。蓋當時進講除說話以敍述史事外，于詩必動聲長言以吟之。後世說書者猶大抵如此。孫玄晏詠史詩中時見吟字，皆就此種講史技藝言，如郭璞脫襦

吟坐因思郭景純，每言窮達似通神。到頭分命難移改，解脫青襦與別人。

吟坐當卽吟座，乃指講史之場所而言。又烏衣巷

古迹荒基好歎嗟，滿川吟景只煙霞。烏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憶謝家。

云滿川吟景只煙霞，疑當時講史有圖畫以佐解說，惜材料缺乏無可稽考也。

晚唐詠史，作者輩出，今見于宋史藝文志者除上舉諸家外尚有：

冀訪詠史十卷

杜筼詠唐史十卷（按此當是五代時人。）

閻承珣詠史三卷六朝詠史六卷

童汝爲詠史一卷

惜其書皆不傳，內容絕不可考。以當時風氣推之，大抵皆是七言絕句體也。宋志又有崔道融申唐詩三卷，今亦不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

唐詩三卷 崔道融撰。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事爲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

當卽其書（書名上脫一申字），則又詠史之變體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州本卷十八

鼎國詩三卷 右後唐李雄撰。雄，洛鞏人，莊宗同光甲申歲游金陵，成都，鄴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

此當是三國詠史詩，蓋以地名爲題，晁公武遂以爲客游詠古之作。一年之內游金陵成都鄴下三地非絕不可能之事，然當五代擾亂之世，東西南北果何爲者，故疑是晁氏出於誤會也。

七、宋人講史之作

詠絕興于晚唐，始則兒童諷誦，繼以宮廷進講，已著于篇，信而有徵矣。平話與詠史之關係既甚明顯，則溯講史之源于此，當可不謬。宋太祖革命之日市不易肆，故北宋之社會習俗多與五代相似，而講史一藝亦饒有唐風。蘇軾東坡志林卷一，懷古，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爲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辭。字大年。

此云說古話即講史，近人治小說史者已多言之。惟今已考知講史起源于兒童教育，則於此一段記載益可深切了解。云至說三國事，則其所講必不止三國可知。必斂錢聚坐而後聽講，疑當時講史猶是巡迴街頭逢場作戲，無一定之所。據東坡王大年哀詞（三蘇全集本東坡集卷六十）知其識大年在嘉祐之末，則此所記當是宋仁宗哲宗時事，上距五代僅百年，以此推想講史初興時其情形或即如此。疑最初在街頭講史者乃失業之小學教員，惜關於此類記載缺乏，不足以證明之也。

武林舊事所記南宋之講史人多爲書生及御前供話之官人，與他種伎藝人來歷迥乎不同，此亦可由詠史之演變上求其解釋。蓋書生之本業爲訓蒙，而御前供話則淵源於進講也。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益信講史之必出於談史也。

宋人講史話本，其體裁當介于評注詠史詩與平話之間。話文雖不可見，詩評則猶有可考。散見于元人平話明人通俗演義中者無論矣。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十七卷史學部載宋金朋說詠史二十九首，殆即講史之作，今略論之。

先錄其詩題于下

秦始皇帝 漢武帝 陳後主 隋陽帝（按以上七律四首）朱雲 漢黨錮 諸葛武侯 荀彧 周瑜 司馬昭 司馬溫公 帝魏 苻堅 李密 東晉六朝 唐太宗 武則天 張忠靖 唐憲宗 裴垍 李絳 裴度 唐穆宗 唐敬宗 唐文宗 又詠 唐宣宗 歇後宰相 唐閣臣 五季梁主 馮道（按以上七絕二十五首）

金朋說之事蹟無考。觀司馬溫公帝魏一首云：

春秋大義經中史，司馬當年失董狐。昭烈本爲炎漢後，何書僭國列於吳！

又李密一首云：

烏烏私情孝自真，諛人貌主豈忠誠。堂堂大漢天潢派，何爲陳情以僞名！

皆帝蜀而貶魏，疑當在朱熹通鑑綱目通行以後。其詩押韻太寬泛，如陳後主

沉檀殿閣寶妝成，玉翠金珠耀日明。宰輔媚諛爲狎客，嬪妃寵異作優人。民間膏血悲將竭，耳畔絲篁醉不醒。一曲後庭猶未罷，北來天馬渡江津。（按入，津，眞韻。明，庚韻。成，清韻。醒，育韻）。

漢黨錮

坑士焚書已促秦，前途覆轍又因循。范滂一命何須惜，可歎顛危漢室傾。（按

秦，真韻。循，諄韻。傾，清韻）。

馮道

歷代成規知謹守，五朝八姓誥封新，改辭易面何無恥，視古夷齊不愧心。（按新，真韻。心，侵韻）。

前二首真，諄與庚，清，青韻合押，後一首真與侵合押，此種混亂押韻情形，除平話，通俗演義，通俗小說外尙罕見其例。宋代官修韻書有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皆頒行天下，著爲功令。兒童當初學作詩時即遵依官韻避免方音，故真正讀書人作詩絕對不會有此種現象發生。真諄與庚青不分，今浙江及江蘇南部方音如此，疑自宋代已然。故斷金冊說詠史爲南宋臨安講史人中講通鑑之作，殆可無疑問也。

金冊說詠史二十九首中以詠三國及唐史爲多，蓋說三分在宋代最爲風行，而唐史則晚唐詠史諸家多未及，無舊本可講，不得不多詠幾首也。

八、宋以來詠史警記

自晚唐至明人常用詠史七言絕句爲小學課本。學者童而諷誦不免沾染其習氣，故在此時期仿而作者頗多。大抵展轉摹擬程式相因，既無當于文藝，亦無裨于史學。以自來學者對於此類作品多不注意，爰就涉獵所及，識其梗概，庶覽者有考焉。

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卷十爲詠史詩一卷。以人爲題，凡七言絕句一百一十首。首詠歷代帝王，起伏羲至周世宗，次詠古今名賢及春秋戰國之君，起許由至徐有功。春秋戰國策爲學人必讀之書，故其所詠以此爲詳也。十朋詩本甚工，而此作風格卑下議論平庸，乃與胡曾周曇相似，蓋當時猶識詠史一體自有源淵，故與他作氣味不同也。選錄數詩，以見一斑。

魏武帝

董呂裘劉電掃空，阿瞞獨步騁姦雄。豈知權備皆人傑，未肯全將鼎付公。

吳大帝

拔刀斫案氣如虹，獨倚周郎立雋功。一戰果擒曹孟德，不妨高枕霸江東。

蜀先主

曹公姦黠世無雙，玄德雄才肯見容。誰把荊州資霸業，一朝雲雨起蛟龍。（按十朋在朱子之前，故猶以魏爲正統。）

唐莊宗

十年征戰不知勞，三矢功成意氣豪。自咤身爲李天下，焉知禍起郭門高。

十朋作此詩未說明用途，其人未必肯爲講史者寫話本，或是教育兒童之作也。

周必大平園續稿卷三十三，率齋王居士伯芻墓誌銘（嘉泰元年）

君諱伯芻，駒父字也。……家故貧，藉售文教學養生送死，他未嘗一介取諸人。……自縣教諭升州學錄，能舉其職。……自號率齋，雅好著述。時事可紀每加撰次。其敘淳熙初茶寇起湖北擾江西，有史法。雜著十卷，詩詞十卷，五代詠史詩二百篇，雜紀一篇……

此云五代詠史詩二百首，未說明其內容。今從書名推測當是七言絕句，從職業推測當是教育作品，惜久佚不可見矣。

阮元研經室外集（四庫未收書提要）卷三

史詠集二卷 宋徐鈞撰：鈞字秉國，蘭谿人，與金履祥友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諸子。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黃潛及其子津後序。謙潛並稱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即唐以前諸詠逸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也。

按此書今收入續金華叢書，雖即殘缺之本，尙可觀其大略。許謙黃潛並稱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今覈其內容，殊不盡然。書中列「續後漢」一朝，人君則昭烈帝，人臣則孔明，而以「曹魏孫吳」之文帝，陳思王植，大帝權，周瑜四首次于後，是已帝蜀貶魏，承紫陽綱目之說，與通鑑不同。又唐朝人臣中有文人甚多，如李白，杜甫，賀知章，李翱，張籍，皇甫湜，盧仝，孟郊，賈島，李漢，張志和之流，似通鑑亦不盡載。特其所詠之時代與通鑑相爲終始，非限于一書也。其成書之經過與目的，序跋各篇略有所論，黃潛云：

……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抑鬱，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

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賜之于二疏，謝官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金華蘭谿徐章林先生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猶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

此云「唐之詩人」即指胡曾詠史詩之節本而言，蓋當時盛行于小學，徐鈞有作欲以代之也。許謙云：

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如孟子鄒衍史記同傳，今則別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爲義帝發喪而宴樂於彭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者皆顯微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韻，播之於聲歌，殆將使人詠之繹之，自興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

此序頗能得作者之甘苦。茲選錄數詩于下。

紀信

訛楚言降樂受烹，重圍得脫漢基成。論封無爵死無傳，幸有唐碑爲發明。

馬成

保塞平淮亦效勤，當時佐命幾元臣。不知誰索雲臺次，卻作中興第二人。

孔融

客滿樽中酒不空，眼高四海眇姦雄。才疏意廣終無就，已兆清虛西晉風。

崔浩

智謀斷國灼著龜，自比略侯果是非。一死人言緣史事，誰知謀泄爲南歸。

自來作詠史詩者皆好爲議論，而此則兼道學問，雖就文學論似不免隔越，要不失爲一部用心之作也。

鄭所南一百二十圖詩集（附鄭菊山先生清簡集後）凡七言絕句一百二十首，與詠史詩

極相似，試錄數首為例

黃帝洞庭張樂圖

天水相涵萬象清，咸池真樂妙無垠。太音豈在九霄外，有意聽時卻不聞。

堯民擊壤圖

百姓相忘堯帝春，耕田鑿井澹無情。只今正是何年月，日日月從東向生。

巢父洗耳圖

萬事喧喧雜響中，細參巢父意無窮。須還半掬溪邊水，方始教君耳不聾。

所南翁自序云「今或遇圖而作，或遇事而作，而或者又欲俱圖之」，是其詩初不盡有圖，乃為求體裁整齊遂從一律。宋元人刻通俗教育書籍多附圖，如繪圖古列女傳（有文選樓叢書仿刻本）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有來薰閣影印本）等是，（又有新刊全相大字孝經，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新刊出相千文等書，未見。）鄭氏此書疑亦其類也。

宋人又常以一方之古迹為題吟成七絕百餘首，其體亦演自晚唐之詠史詩。大抵皆于題下注明史事，勒成專書，與地志圖經並行。今略選數家：

楊備姑蘇百題 此書今不傳，范成大吳郡志往往引之。如

姑蘇臺

山花野草一荒邱，雲裏驕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上頭麋鹿至今遊。（吳郡志卷八，古蹟。）

按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五謂楊氏作此詩「每題箋釋其事，」是原書有自注，今已不可見矣。

楊備金陵覽古詩 此書亦不傳，張敦頤六朝事迹類編引之頗多，間及其注。張書于援證楊詩之處頗肖平話口脛，今錄兩則。

新宮

晉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為梁。殿成乃畫梅花於其上，以表嘉瑞。楊修之有詩云，玉案金爐對玉牀，歸然應是魯靈光。螭頭直上雙魚尾，不讓西京舊柏梁。

靈和殿

齊武帝時殿下柳木蜀郡所獻，條如絲縷。帝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

時。緒字思曼。在臺城內。楊修之有詩曰，得地恩深雨露偏，丹墀左右玉階前。君王屬意君知否，好似風流一少年。（並見卷一）

修之者備之字。此種以詠史爲證之文體，與平話言有詩爲證者極似，蓋皆依傍詠史詩註以成，故不免氣味相同也。

華鎮會稽覽古詩 今亦不傳。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十七輯錄之，云出會稽志，覆檢不可得，未識果出何書，姑錄一首。

秦望山 秦始皇東巡，登高歷覽，刻石紀功，故曰秦望。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輅曾臨到上頭。睫在眼前終不見，不知登望竟何求。

鎮事迹見寶慶續會稽志卷五，云「嘗爲會稽覽古詩，凡百餘篇。山川人物，上自虞夏至於五季，爰及國朝，苟可傳者皆序而詠歌之。歷按史策，旁考傳記，以及稗官鎮語之所載，咸見採摭」。是其原著亦一地方之史矣。

方信孺南海百詠 有琳琅秘室叢書本。葉孝錫序云「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剝苔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迹可考者百，而綴以詩」。可見其成書之經過。題下有說明，詩後有箋釋，如

劉氏銅像 昔劉鋹及二子各範銅爲像，少不肖似卽殺冶工，凡再三乃成。今尙在天慶觀中東廡。

霸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爲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

（按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二月辛未，僞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燬盡。鋹後歸朝敕封爲恩赦侯）

他篇多類此，今可藉以考史。

曾極金陵百詠 存九十一首，有葉氏觀古堂刊本、茲錄兩首：

樂官山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故名。

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極淚橫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死南歸結綬人。

新亭 在城南十五里。金陵覽古在江寧縣十里。洛陽四山園，伊洛津間在中。建康亦四山園，秦淮直瀆在中。故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李白云，山似洛陽多，許渾云，只有青山似洛中，謂此也。蔡嶷作天津橋亦以此。

青山四合遶天津，風景依然似洛濱。江左予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

朱存楊備皆有金陵覽古詩，朱詩見宋史藝文志，（唐宋兩見）今無可考，此處所引之金陵覽古疑即楊備詩中之註語也。

以上所舉楊備，華鎮，方信孺，曾極四家凡詩五種，皆與胡曾諸人之詠史詩風格相似，自註史事亦晚唐遺法，此種作品在宋人詠史中為一大宗，又如阮閱郴江百詠，陳巖九華詩集之屬，詩亦類此，惟以名勝為主，非關史迹，則又其變體矣。

金人詠史流傳甚少，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卷之六有襄陽詠史五十二首，皆以地名為題，題下序史迹，詩後注典故。今錄兩首如下

三顧門 世傳襄陽小西門為三顧門，先主自此三往見武侯。張參議「水西門外公來處」。

將軍命駕出門西，想見門從向日題。山下臥龍誰說破，賞音元直在檀溪。

注：徐庶宅在檀溪之陽，檀溪在襄陽西四里。

的顛溪 本名檀溪，在襄陽西四里。劉表因會取劉備。備潛遁，所乘馬名的顛走墮檀溪中，備急曰，的顛可努力。的顛一躍三丈。渡中流而追者至。

得雨蛟龍未易圖，枉勞木禺用計謀。死生畢竟誰堪託，今日纔方見的顛。

按東漢劉表本傳云，表欲臥收天運，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注云：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音義云，禺，寄也。寄形於

木。元具反。張參議云，垓下衆傾驪不逝，合肥橋徹騎能飛。孫權征合肥為

張遼所襲，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已徹板，着鞭超渡。至今合肥名曰飛騎橋。

此種作書體裁與上舉方信孺曾極諸家相似，與經進周曇詠史詩之「每首題下注大意詩下引史」者尤近，惟以非講說之作故篇末無評解論斷之語耳。

李汾有感寓述史雜詩五十首，原作不存，元好問翰苑名賢中州集（癸集第十）選其蘇客卿秦，韓淮陰信，叔孫奉常通，馬中令周，遠祖雁門武皇五首，前錄其小引，云：

緬維先哲，凡所以進退出處之際，窮達榮辱之分，立身行道，建功立事，關諸人事者，竊有所感焉。於是始自騷人屈平以來，下逮漢晉隋唐諸公，終之以遠祖雁門武皇，作為述史詩五十首，以自慰其羈旅流落之懷。述近代則恐涉時事，故斷自唐，以下不論。

此以詠史寄其憤慨者也。今選錄詩二首

蘇客卿秦

游說諸侯獲上卿，賈人唇舌事縱橫。可憐一世癡男女，爭羨腰間六印榮。

馬中令周

腳踏長安陌上塵，布衣西上欲誰親。君王不省常何策，憔悴新豐一旅人。

讀之，知其深有得于晚唐詠史之作也。

元人詠史如

張慶之續胡曾詠史詩（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

陳普詠史詩（見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

其書今皆不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

吟嚙集一卷 元宋无撰，无有寒翠集已著錄。是集始於禹鼎，終於留夢炎。每事爲七言絕句一章，凡一百一首，各敘其始末於詩後，如自註然，詠史詩肇於班固，厥後詞人間作，往往一唱三歎，託意於語言之外。至周曇胡曾詞旨淺近，古法遂微。无詩頗可觀，而此集亦不免以論爲詩之病。其中如金明池龜，胡琴婢勝兒之類，旁摭小說，亦殊泛濫也。

此集今亦未見，惟宋人百家小說（在馮夢龍編五朝小說內）第五十帙收有此書數條，乃自自註中摘出，詩則一首未錄。楊慎藝林伐山卷十八，宋子虛詠史

宋子虛詠史凡百餘首。其佳者如詠甘羅云，幽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當年園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詠綠珠云，紅粉捐軀爲主家，明珠六斛委泥沙。年來金谷園中燕，銜取香泥葬落花。詠張果云，滄溟幾度見揚塵，曾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至。蹇驢留得載閒身。徐左卿化鶴云，化作遼東羽翼回，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里青城客，真待他年箭主來。詠陸贄云，詔下東山感泣來，謫歸門巷鎖蒼苔。奉天以後誰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詠宋宮人王婉容云，貞烈那堪點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鄰青冢，地下昭君見亦羞。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英烈矣。

子虛乃无之字，此云詠史百餘首當即指吟嚙集而言。楊慎錄此六首必是選其最工

者，然亦無以度越前人。蓋於二十八字之中欲使文詞議論兼收其美，其技能止乎此耳。

楊維禎鐵崖詩已集鐵史（譚芬室刊本）爲詠女史十八首，其目如下

李夫人 鉤弋夫人 伏生女 班婕妤 趙昭儀 王皇后 賈南風 綠珠 馮小憐 獨孤后 武后 楊太真 王凝妻李氏 張建封盼盼 韓蕲王夫人 宋度宗女嬪 青峯廟王氏 女貞木楊氏

每首題下皆有簡短之說明，試錄兩詩。

李夫人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事。

金屋君王獨有情，少翁魂魄夜將燈。可堪一死禍猶烈，身覺胡塵到李陵。

張建封盼盼 唐張建封節制武寧，納妓盼盼於燕子樓，公薨不他遷。

塚上白楊今十年，樓頭燕子尚流連。銅臺多少丁寧恨，誰向西陵望墓田。

按維禎詠女史三字之義或是詠「女士」，然其體裁倣自詠史固無疑也。

明代詠史猶盛而傳本未見，嘉靖間高儒作百川書志，史部有史詠一門，可見當時人視詠史之書自成一類。今摘錄數條以見其概。

雪湖詠史錄二卷 皇明姚江馮蘭著

按此書名未有錄字必係自註史事之體。

詠史繼編一卷 大明清源王懶雲，繼胡曾之作也。自出一意，凡百四十九首。

明內府刊本胡曾詠史詩共一百四十九首（缺廣武山一首），故此繼作亦一百四十九首。

止菴觀感詩四卷 皇明開化施敏政著。自西周迄宋凡七言詩一百八十六律。

通史補遺二卷 皇明九峯山人鄒璧辰甫考著。錫山人也。凡八十五事，各具出處詩評，成周底唐粗備。

此兩書未必便是七絕，然其體裁則仿自詠史無疑，又傳記門

香臺集三卷 皇明錢

塘存齋瞿佑宗吉著。纂言紀事得百一十題。事關閨閣，辭切勸懲，仍以本事附於題後，傍詩係於詩下，資人吟詠之趣，而廣見聞之方，庶幾詠史之作也。

此書當與楊維禎詠女史相似，而註解則加詳。以上五書大抵鄙陋不堪，其作者皆無聞，其詩今亦無可徵考也。

清初黃鵬揚有讀史吟評一書，首伍員終謝枋得，凡七言絕句六十餘首。雜詠史事，不盡以人爲題，每詩之後附以論斷，今引一首。

魯仲連

新垣屈膝奴顏厚，季子貲多濁氣豪。不肯帝秦忠義重，千金卻贈豈云高。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惟關壯繆不肯事曹，可與同稱。戰國三國，兩人而已。孔斌許仲連爲高士徒辨之強作不已之間，余以爲猶經生之論也。夫義激於中，廉著于行，豈可強而作哉。

黃氏此書自吟自評頗似周曇，而詩之庸俗，識之鄙俚，殆尤過之。詠史詩盛行于小學者七八百年，講習摹擬之最大成績亦不過如此而已。

以上所舉自宋以來詠史諸家，其詩有工拙，其學有高下，總而論之，皆非超絕之作。傳者如此，其佚亡者可知。蓋詠史以議論爲宗，而吟詠與議論又本不相容，含此內在之矛盾，遂無一成功之作。此種情形自其始創者胡曾周曇諸作已然，何況後出之仿效者乎。

詠史本一極平凡之文體，簡陋單調，殊不足以動人。雖有新奇可喜之意，瑰麗俊偉之筆，于此無所施其技。然而流行數百年延綿不絕，雖始終未成功亦未即衰歇者，則教育之力有以維繫之也。向日小學課程偏重保守，有其譽之，莫敢廢也。詠史就教育兒童論亦有其優點，易解易習，詞句簡短而不迫促，可以學史事詩筆議論，故數百年間沿襲不替。若薰習既深轉相摹擬，揣摩于兩韻之中，積累至百篇以上，固不足異也。

九、詠經子

宋代鄉校盛行詠史，風氣所被遂有詠經詠子之作。其初大抵皆是教育作品，而未流亦或演爲游戲，趙與時賓退錄卷二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橫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卷耳曰，閭閻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蠹欲解痛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張子文集自明以來久無傳本，通行之張子全書（有朱軾刊本）卷十三爲文集抄一卷，出于後人選錄，不載此解詩十三章而有題解詩後一首。今錄如下：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觀此題後知原作旨在發明詩教，惜已不可見矣。賓退錄又云：

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石碣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姑欲脩和不結盟。使宛歸昉平可驗，二家何誤作廢成。

忠宣者洪皓之謚。春秋紀詠今亦不傳。皖南洪氏晦木齋輯本鄱陽集拾遺錄此兩詩，下附按語云：

案賓退錄稱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景定建康志稱春秋紀詠四百九十三版，參核篇數版數，疑每詩之前當別有紀述，今不傳爾。

此說甚是。紀詠即附自註之詠史體，紀者指自註而言，詠者指七絕而言。宋人作書以此名者甚多，宋史藝文志有岳陽紀詠一卷（陳與義撰），直齋書錄解題有東陽記詠四卷，（不知集者）曾稽紀詠六卷，（洪興撰「每事爲一絕。」）大抵皆南海百詠，金陵百詠之類也。洪邁容齋隨筆卷七，檀弓誤字條

……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是春秋紀詠非惟紀述史事，且附辨正之語也。春秋乃學子必讀之書，其史實爲人所周知，故胡曾周曇王十朋諸家詠此之作特多。洪氏撰爲專書，吟成六百餘首，益覺洋洋大觀。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九爲春秋列國地形口號一百一十七首，卷十九爲春秋五禮源流口號等四十五首，皆就研究所得括爲七絕，後附註語，以便學者諷詠。雖無益于經義，尙有助于肄習，斯亦春秋紀詠之亞矣。賓退錄又云：

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尙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個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

張九成號無垢居士。其論語絕句見橫浦心傳錄卷下，又有藝海珠塵本。大抵敷演經旨，發明理學，亦教育作品也。詩皆鄙俚不成句，既入論宗，復著理障，較之詠史

諸家，抑又不如。敢詠史猶可上下其議論，而此則否。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二有

講學而首章二首

講八佾首章二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又卷之十四有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皆是詠論語之七言絕句。按劉氏晚年嘗自焚文稿，卒後門人故友捫拾殘牘，即今所傳之本。故疑其詠論語之作不止此數，或如張九成之自成一書，未可知也。今錄講學而首章二首。

有樂如從天外來，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僵立，何害孤根暖獨迴。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我心無慍本冲融。

詞意淺顯而春容有餘味，與張九成之一味敷衍經旨者不同，在講學家中此其上選也。賓退錄又云：

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驅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次伯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記一二。首篇傳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伋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園囿盤游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見不知量也。

此所引詠孟子者兩家，七律三首七絕一首，皆近於游戲之作。孟子好辯，取譬多妙

解人頤，于是後之作游戲文字者常借以爲題，如賈島西蒲松齡諸人所作之鼓兒詞是其最著者也。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首舉張廷叟孟子書，惜其詳無可考，疑卽仿效詠史而興者，果如此耶？則當時此類詠孟子之詩必甚多矣。

十、結語

此文本以探究講史之起源爲主旨，詠史詩爲講史之祖，考證遂專重于此。宋以來詠史詠經子諸作皆出展轉仿效，雖與講史之關係已微，以其淵源有自，亦復敘及。各節考訂煩瑣敘述零亂，今總括大意著之於下：

- 1 詠史詩始于胡曾，前無所承，與漢魏人之詠史絕無關係。懷古題壁本詩人習氣，（觀羅隱諸作可見，）大量作七言絕句亦晚唐諸家之共同趨向，（如王建詞，賈唐小游仙，王渙惆悵詞，羅虬比紅兒之類是也。）胡曾詠史詩卽匯合此兩種風氣而生。
- 2 胡曾詠史詩在當時或略後卽已用爲兒童讀物，豪師教授，講語遂興，而米崇吉逐篇評解實開平話之端。
- 3 周曇進講詠史詩爲講史之祖。其詩每首題下注大意，詩下引史而以己意論斷之，乃兼有胡曾詩陳蓋註米崇吉評註三者之善，已樹立平話之規模。若孫玄晏金瓶說之詠史詩皆當是講史作品，雖講語已佚可推而知也。
- 4 平話卽由詠史詩演變而來，平者詩評，話者講語也。故必是講史入之話本始有此稱，小說中無詠史詩，亦不稱平話也。通俗演義始于羅貫中，乃仿平話而作之大衆讀物，不專爲說話之用矣。

居延漢簡考釋序目

勞 榦

目 錄

卷上

甲 序

乙 釋文

一、文書

書檄

封檢

符券

刑訟

二、簿冊

烽燧

戍役

疾病死亡

錢穀

名籍

資積

器物

車馬

酒食

計簿

雜簿

三、信札

四、經籍

歷譜

小學

六經諸子

律令

醫方

術數

五、雜類

無年號者

有年號者

丙 附錄 敦煌漢簡校文

卷下

甲 漢簡考證

乙 索引

居延漢簡考釋序

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是數十年來對於漢代史料的最大發現。敦煌漢簡自斯坦因發現以後，經沙畹，王國維諸人的考釋，可以說榛莽已闢。居延漢簡係民國十九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現的，發現時期較敦煌漢簡爲後，但其分量卻比敦煌漢簡要多出數倍。

居延漢簡雖然分量比較敦煌漢簡爲多，所可惜的是雖然發現許久，仍然未和世人相見。在北平未淪陷以前，由馬叔平，向覺明，賀昌羣，余讓之諸先生和我作了一部分釋文，也因北平淪陷，釋文隨着失去。所幸原簡已由徐森玉先生和沈仲章先生設法運出。經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的資助能在流離板蕩之中出版，不能不說是千辛萬苦中的收穫（編者按：此書在香港淪陷時尙未出版）

現在的釋文，就是根據原簡的反體照片，這些是因爲製版由商務印書館攝影並由沈仲章先生經手拍攝的。爲寫成今體和校對分類，我已經費去兩年多的時間。但其中仍有許多地方，尙不能做到完全滿意。而且攝影的時候，底片尙有損壞由香港寄到昆明，曬像亦有損壞和遺失，數目上和編製上是不能和在滬剪貼複照的成書，完全一致。這一點是無可如何的。倘若在平時儘可有法參照，但現在是戰時，只好釋文和影本各自爲政。將來影本出版以後，再參照影本來做索引及補遺。

本篇的釋文是按照簡牘的種類來分類的。計分爲文書、簿冊、信札、經籍、雜類五類。在五類之中再分出若干小類。這個分類是變通羅振玉和王國維所設計的流沙墜簡的分類而成。墜簡的分類是：（一）小學術數方技書（二）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而屯戍叢殘再分爲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各類。照這個分類法，屯戍叢殘一類包括太廣了。而且簿書是按簡牘的種類分，烽燧以下四類又按着性質分，所以在排比上不免有無所適從的地方。雜事一類大都是無類可歸或殘缺太甚的，其中不一定便是屯戍叢殘所能包括而沒有其他兩類上的簡牘。所以現在將屯戍叢殘所包括的，分爲文書，簿冊和雜事三類，改小學術數方技書爲經籍，改簡牘遺文爲信札。使得所有的類全是按照着簡牘的種類，再在種類的下，按性質分爲各個的小類。

因爲居延漢簡原發現人貝格曼先生的報告尙未出來，我們無法知道詳細出土的情形，和隨着出土的器物。現在手邊連一個詳細一點的居延附近的地圖也沒有，許多地方是不敢冒昧來說的，因此對於簡中所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只記得從前在北平時西北科學考察團尙有一個居延地圖，漢簡出土最多的是在紅城子 (Ulan Durbeljin) 和壞城子 (Mu Durbeljin) 兩個地方，在 (Ulan Durbeljin) 出土的文書、簿檢，大半是屬於肩水候官的；在 (Mu Durbeljin) 出土的文書、簿檢，大半是屬於卅井候官的。現在不妨假設這兩個城，一個是肩水候官城，另一個是卅井候官城。肩水城大概屬於張掖肩水都尉，在卅井城大概屬於張掖居延都尉。肩水都尉不見於兩漢書地理志，在各紀傳中亦未提到。惟鹽鐵論中有『肩水都尉』或爲肩水都尉之誤。現在可以想到至晚在漢平帝時肩水都尉已經併職於居延都尉。至於這兩個候官亦未在兩漢書提到，這是前漢書地理志例不載候官，至續漢志亦沒有，可以知道後漢時候已經將這兩個候官罷去了。

居延漢簡的時代始自太初迄於建武，有一部份尙晚到永元。按漢書武帝紀太初三年『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又李廣利傳『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士財有數千皆飢罷……引而還，往來二歲。……天子聞之大怒，……益發戍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漢書地理志注引關駟十三州志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所以居延城是太初時才建築的，居延的烽燧，或同時或稍後，大要總不出武帝時。又按衛青霍去病傳附路博德傳云：『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票騎將軍薨時爲元狩六年（本傳）。博德爲衛尉據百官公卿表在元鼎五年，以衛尉爲伏波將軍征南越據兩粵傳在元鼎五年秋。公卿表未載免衛尉時，但據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博德四年六月丁卯封（據霍去病傳爲元狩四年），十五年，太初元年坐見知子犯逆不道免。則博德爲衛尉不能更晚至此時。其伏波將軍至晚在此時亦已免去。十三州志所稱的伏波將軍，自係故伏波將軍。又按李廣傳附李陵傳『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召陵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將惡相屬耶」。……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沒稽方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召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又『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所以從太初元年起至路博德死爲止，博德都將兵屯居延。博德死年今不可知，但截至天漢二年博德尙存，當時博德屯住居延已有六年。所以博德屯在居延或較六年尙長。居延的亭障都有爲博德經手經建的可能。漢簡中有一次稱將軍，有一次記載將軍的用器（見簡冊器物類），但張掖太守居犛得而不在居延。都尉是等於校尉，不應稱將軍，博德是曾爲將軍的，現在不知道博德死後，是否尙在居延有以大將將屯的，假若漢代將屯居延的大將只有博德，那就居延漢簡可以推到路博德將屯的時候。除非有張掖太守而曾作將軍的在居延屯過。我們對路博德的生活之一片，也可從一個器物簿推到了。

建武時的簡有建武三年一簡，建武四年一簡，建武五年一簡，建武六年三簡，建武七年一簡。並有一簡爲七年四月。所以居延中的幾個烽燧城鄣至少在建武七年尙未罷去。據光武紀『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司徒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員減損，十置其一。』七年四月雖然在十個月之後，但居延的幾個鄣塞候官城，仍然有因爲這個詔令而隨時撤廢的可能，假若這幾個鄣塞是因爲撤廢而遭廢棄，那就可以想見當時許多邊吏捆載重要的物件歸郡，其中積年的檔案是如何覺着不值運回而遺在廢棄的遺址，所以居延塞所得的殘篇斷簡可以有一萬多。不過居延塞中許多亭鄣是在建武中撤廢，這一層或者大致可以斷定。倘若因爲只能獲得建武七年四月是最後的文件，便推定在此時撤廢，但仍有相當危險。我們現時可以想到建武元年到七年的公文，也必然可以盈千累百，盈千累百的文件，現在只剩了幾條，便拿他決定某一件是最後的日月，其不可靠無待煩言。此外在建武一代與邊戍有關的事尙有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亭候吏卒』。所以居延中幾個鄣塞在二十二年罷去，亦有可能。並且光武紀稱『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於西河，』『十一年省朔方牧并

并州』『十二年省金城郡屬隴西。』『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在這種『罷省』作風之下，也決不能斷定居延的兩個候官幾個鄣塞，一定是於建武六年並省縣治時罷省，同時也決不能斷定是建武二十二年省減亭候吏卒時罷省。因為這些鄣塞大浪費了，在建武中某一時期單獨罷省亦有可能。所以現在決不能擅定在建武那一年罷省。不過居延漢簡截至建武為止，建武的簡很可以尋出幾個，永平以後並無隻字。而建武又是極力施行罷省郡縣，罷省鄣塞最爲顯著的一個時期。則居延諸塞的一部分，說是在建武一朝三十幾年中罷省，或者不算太武斷的。

居延鄣塞是河西四郡的一部分其開發是在太初時，漢書有明文可據。而開發居延最初是利用屯田卒的。據路博德傳，及其他史料，我們已經知道路博德率領了一部分軍隊，在李廣利西征大宛之際開到居延，築起了城壁，長期在居延屯着，一直屯到路博德死，至於這一部分軍隊屯住的時候，究竟是什麼性質，是不大明瞭的。在居延簡中有兩簡，其一簡爲

延壽迺太初三年中又以負馬田敦煌延壽與父俱來田事已……（書檄）

又一簡爲

馬長吏卽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縣里名姓年長物色房衣服初亡年月日人數白報具病已。案屬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爲驛馬田官寫涇渠迺正月巳酉淮陽郡……（書檄）

書檄前一簡爲簡中記日月最早之簡。第二簡雖然是昭帝初年之簡，但距李陵出塞時不過十四年，此時戍卒亦爲田卒，卽以戍卒屯田。可以想到當時邊塞的一般狀況。

再根據正史上的史料可舉於下：

史記匈奴傳『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集解：『騶突北假北方田官，田主以田假與貧人，故曰北假。』

漢書屯錯傳『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上從其言，迺募民徙塞下。』

史記匈奴傳『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

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史記平準書『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

漢書西域傳『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以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漢書西域傳『征和中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益種五穀。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皮肉爲利，辛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

綜以上各史料，可以看出屯田之事，在秦時當已有所萌芽。至漢武帝開闢河西之後，並用着軍屯和民屯，糧食不足仍要仰仗於內地。至於屯戍的方式，大致可以從桑弘羊屯田渠犂的計劃看出。屯田的計劃是利用屯田的戍卒來開渠墾田，一年以後，有了積穀，再募民壯健而有家口的前往，成爲永業。此事雖未實行，但其計畫必係仿照邊郡成例而來，河西四郡最初也不會與此相差太遠。現在看西域傳『稍發徙民以實之』便知其是逐漸徙去的。徙民既衆，於是河西郡內的騎士，和關東更番的戍卒，互相幫助屯守。所以戍卒的數目也就減少了。昭宣以來數目不大明瞭，據王莽傳云：『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此時當匈奴單于囊知牙斯叛變之後，所用的邊兵數目尙較武帝時爲少。可以知道最初建立邊郡的艱

難，和邊郡已建以後的效用。

正史對於邊塞屯戍的事，只能記載一點廣泛的一般原則，其具體事實的供給，則要倚賴發現的新材料。必須利用正史和新材料來鉤距參伍，才可以得着事實的真像。

新發現的漢簡雖然非常殘缺零碎，但確是一個未曾開發的寶藏。只要能用心鉤稽，許多問題的真像是可以藉此明瞭的。譬如兵制一事，食貨志引董仲舒的話說：『又如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而漢舊儀則稱『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這兩段似乎衝突的。但現在已可從漢書和漢書注證明衛士與戍卒爲同性質的服務，至於那一項服務在前，那一項服務在後，則現在可由居延漢簡簿冊名籍一目，看出戍卒並無嚴格的年齡區別而騎士名簿不記年齡。亦即漢時的兵役，騎士有以年歲分級，抽調入營的具體事實而戍卒不然。所以前人考慮衛士正卒那個在先服務苦無根據，現在卻可以證實騎士在先了。

其次，漢代戶籍是以里爲基本的，現在只有許冲上說文表的召陵萬歲里公乘臣冲，和史記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廿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等少數證據。現在居延有大批的名籍都著上爵里，使我們看到漢代軍制和『保甲』制度是有密切關係的。自秦人以什伍組織秦民，以此併天下，漢代即承此制。三國大亂，戶籍難徵，徵兵亦廢，於是鄉亭之制，名存實亡，什伍之法亦一往不返。宋神宗的保甲法，實是兵役的基礎，只是法出於嬴秦，而事託於周禮，自失所據罷了。

關於烽燧的制度，在未發現漢簡以前是無從想像的。現在有敦煌居延兩批漢簡，對於漢代的烽燧所有的嚴密組織，是可清理了。關於烽燧的組織，是由都尉來管理，都尉是承受太守的指揮的。都尉以下有侯官，侯長，和燧長。侯官的下侯長的上間設郵尉，管理分司的烽燧。侯官仿照縣的組織，置有掾屬，侯長爲百石有秩，可以比鄉嗇夫，燧長則管一燧之事，略比亭長。這個制度是烽燧制度的基礎，只待居延漢簡發現，纔由我整理出來。戍卒的數目據敦煌簡和居延簡戍役一目所收，大致最少爲三人，最多可以到三十人，以十人爲最普通。據黃文弼先生『蒙古新疆兩地考古經過』云：『城旁有土墩，時有銅矢鏃及烽火遺屑，似爲烽火臺遺跡，每

十里必有一墩，每三十里必有一堡，可容數十人，似爲當時戍兵守望之所，每百里有小城圈……。』這三種的障塞，來分配侯官，鄣尉，障長三級情形恰合。至於都尉治所，或在縣城。或在侯官城，與此不衝突的。

烽燧之制，比較早而紀載稍詳的只能推到唐代。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云：

『烽燧軍中之耳目豫備之道。不可闕也。唐兵部有烽式，尤爲詳具，今之邊塞所置，則頗爲簡略而易從。唐李筌所記法制適與今同，以唐式錄爲前，而今法次之，庶參考用焉。

『唐法，凡邊城侯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有山岡隔絕，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烽相望。若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

『凡掌烽火置帥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並取謹信有家口者充副帥。往來檢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視，一人掌送符牒，並二年一代。

『置烽之法每烽別有土筒四口，筒間火臺四具，臺上插橛，擬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險地狹，不及二十五步，但取應火分明，不須限遠近。其煙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以下四面各間一丈二尺，向上則漸銳狹。造筒先泥裏後泥表，使不漏煙，筒上着無底瓦盆蓋之，勿令煙出。下有烏爐竈口，去地三尺，縱橫各一尺五寸著門開閉。每歲秋前別採艾蒿莖葉，葦條草節。皆要相雜爲放煙之薪，及置麻藕火鑽狼糞之屬，所委積處以掘塹環之，防野燒延燎，近邊者亦量給弓弩。

『凡白日放煙，夜則放火，先須看筒裏至實不錯然後相應時將火炬就烏爐竈口裏焚蒸成煙，出外應滅訖，別捉五尺火炬安著土臺橛上，煙相應時，一爐筒煙一人開閉，二筒煙時二人開閉，三筒煙三人開閉，四筒煙四人開閉，若晝日陰晦霧起望煙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腳力人速告前烽，霧開之處依式放煙。若有一烽承兩道以上烽者，用騎一人擬告州縣發驛報烽來之處，若烽與驛相連者，即差驛馬。

『凡寇賊入境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滿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又有煙塵知欲南入，放烽兩炬，若餘寇賊，則五百人以上不滿三千人，亦放兩炬。蕃賊五百騎以上，不滿千騎，審知南入，放烽三炬，若餘寇賊三千騎以

上亦放三炬，若蕃賊千人以上不知頭數，亦放烽四炬，若餘寇賊一萬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縣止。兩炬以上並至京原，放煙火處州縣鎮即錄狀馳驛奏聞。若依式放烽至京城訖賊回者，放烽一炬報平安。凡放烽告賊者，三應三滅，報平安者兩應兩滅。

以上在白帖曾略加徵引，又見於明茅元儀武備志，但武備志稱爲唐制而未明著出處。清人官修圖書集成採取武備志無違礙的不少，但此段未被採取，甚至烽燧一門在圖書集成亦未列入，武備志曾爲禁書，武經總要雖收入四庫書中，但流傳未廣，所以唐代烽式幾在若存若亡之間。現在較詳的記載，以此爲最早，爲明瞭烽燧之制以便和漢代比較，故節錄原文。至李筌烽法較此爲略，王國維流沙墜簡亦曾稱引，所以不再詳舉。

按唐代烽法有許多是略同漢制的，殷因周繼，百代可知，假若是一個來原，其宗承是難改動於百變的。唐的烽式共分九段。其內容爲（一）烽燧的設置（二）烽燧的組織（三）烽火的種類（四）放烽火的程序（五）放烽火的方法（六）烽火報警的規律（七）傳警（八）密號（九）更番法。大致都可和漢代制度溯其來歷。

關於烽燧的設置，漢代烽燧是比唐代爲密的，黃文弼先生調查的結果烽燧相距大率十里，即照斯坦因所測的敦煌地圖，各烽相距也都在十里以內：後漢書馬成傳『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所以漢代亭障間距隔的標準是十里。

關於漢代烽燧的人數，例如：

右厭隧卒四人（敦煌簡器物二十四）

口未（騎士十人其一人候 人作百五十 凡壘千三百 其一人爲養 其八人作壘）（敦煌簡皮役十六）

二月庚辰日卒四人（其一人常候 其一人候 其二人積薪十日 率日數口口口新二里）（敦煌簡皮役十三）

（其一隧長 一人木工 一人守衛 廿六休不作 三人養 一人口口 一人病）（居延簡46,18,）

正月癸巳鄴卒十人（居延簡52,31,）

大約都在十人以內，此外尚有三十餘人的，和百人以上，當然不是簡單的亭障，

而屬於侯官或都尉了。至於守塞的鄣卒，有戍卒有騎士，這也是唐代衛卒和鄉兵之比。

至於漢代烽火の種類，有積薪、炬火、和烽煙三類另外尚有布製的烽表。顯然比唐代的爲複雜，大約烽煙用於白日，炬火用於晚間，積薪日夜並用。另外尚有烽表的設備。至於燔薪舉隧之法，另有考證。今不詳及。今舉烽燧中用守禦器一則以見一斑。

望虜障長充光	(積薪八母持梁不塗壘)	塲上檣榜少二)
	(大積薪二未更積)	塲上大表一苦惡)
	(小積薪二未更)	塲上不願除不馬矢塗)
	(毋卒取黎麥席)	毋候蘭)
	(諸水嬰少一)	毋乾馬牛矢內無屋)
	(汲櫛少一)	狗少一見不入籠)
	(沙少三石見一石又多)	毋盾火炬五十)

(居延簡 264,32.)

至於漢代有無平安火的問題據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曰：

……漢人舉烽不知用何法，然沙氏書中別錄一簡釋文(原簡未印)云『六月丁巳丁亥第二百一十烽火一通從東方來，』所謂丁亥第二百一十者，蓋記自丁亥歲始，至六月丁巳所見之烽數，一百七八十日間而烽火之數至二百一十，恐漢時每夜亦有報平安之烽如李(太自陰經)杜(通典)二書所云也。

今按此條有誤證據不足，現在實無法證明漢代有平安烽火之制。其他瑣碎問題，可參看簿冊類烽燧目中原簡，不再詳爲比較。

郵驛和烽燧是有密切相關的作用的。在居延簡中郵驛的紀載是很多的。漢簡上有對於某種事由某候官以郵傳。又記驛卒的授受和某地寄來公文的數目。驛有驛史驛卒，每驛備有官馬，並記着年歲和毛色。按郵驛本爲亭吏所掌。漢書平紀『宗師得因郵書言宗伯』注『郵行書舍，言爲付郵亭。』又黃霸傳注『郵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即漢官儀五里一郵之制矣。』驛或稱爲置，文紀二年『太僕見馬餘財足，餘皆以驛傳置。』注：『傳置驛之所因名置也。』廣雅『驛置也。』這都是

驛亦稱置的例。漢代文書最快的如趙充國攻西羌的時候，從金城到長安約一千四百里，七日可以往返。但逾此限度即不可能。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可見充國時的驛傳，已算最快了。

以上只是舉出幾點大致說一說。至於比較詳細的節目，另有考證，不再贅及。

我最要感謝的是徐森玉先生，傅孟真師，沈仲章先生。又董彥堂先生將釋文的歷法校了一次，我也要致謝的。

附記：原簡已在香港照像影印，照像甫畢，正在製版，其地突遭淪陷。此稿作時係根據照片副本，原缺照片約二十分之一，本擬依影印本清樣改正，今亦不可能。釋文中每簡之下有兩號碼，上號碼爲照片頁數，下號碼爲原簡編號。凡原缺照片可從號碼不銜接處大略檢得之。惟照片有損壞重照者，原亦編入號碼，故頁數缺號較多了。

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岑 仲 勉

元代初期曾於天山南路設驛，近世中外人士研究蒙古史者夥頤，惟於此一路驛站及其當今何地，曾未之及。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驛站門沙州下亦祇云：「自此至兀端至（至或五之訛）千餘里」，闕舉站名。茲故彙錄而證之，將以求元初西北交通之一斑，而馬哥孛羅來華，蓋正丁至元十一年正月設驛之後，（參本集刊五本四八六頁拙著蒙古史札記）藉此更可爲馬哥游記添一類考據資料也。

元史一二一按竺邇傳，「戊子，鎮刪丹州，自敦煌置驛抵玉關，通西域」，同書八至元十一年正月，「立于闐，鴉兒看兩城水驛十三，沙州北陸驛二，」同書一二至元十九年九月，「別速帶請於羅卜，闐里輝立驛，從之，」又同書一四至元二十三年正月，「立羅不、怯台、闐鄺、幹端等驛」，此有元一代天山南路南部站亦可考之大概也。試將至元十九與二十兩年本紀比觀，羅不卽羅卜，闐鄺卽闐里輝異譯，均無庸疑。幹端（名見玉堂嘉話三）卽干闐，亦不待論，西遊錄之五端，元經世大典圖之忽炭，祕史之兀丹，站赤之兀端，明史之阿端，^{（1）}皆其異名也。鴉兒看元史一二〇曷思麥里傳作押兒牽，^{（2）}卽今葉爾羌。所待證者羅卜、怯台、闐里輝三地耳。

甲 羅 卜

西域記一二，「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吐蕃語稱鄯善大城爲 Nob-chen，小城爲 Nob-chung，清初人則繙作洛普，^{（3）}後又通寫作羅布。侍行記五云：「又按今呼羅布，乃納縛波之合音也，」其實羅布祇「納縛」兩音之轉變。由元史之羅卜，羅不兩寫法觀之，首音由 n 轉爲 l，固自元初已然矣。

肅州新志云：「羅布淖爾在火州之南，由土爾番往南約五百餘里有大澤一區，

方圓數百里，塔里木河自西南來，額爾勾河自正西來，海都河自西北來，咸會於此自沙州之哈喇淖爾正西小徑亦可通，計程不及一月，」今觀元史至元十一年方於沙州北立陸驛二，是十九年別速帶所請增設羅卜等驛，蓋將以延長西行之線矣。蒙兀兒史記八云：「卜亦作不，即今羅布淖爾，」所見大致固不差，但依近來探險所發見，羅布泊元有新舊之分，且泊地甚廣，當日設驛約在某方，屠說亦欠指實，似當作進一步之推測。惟此問題牽涉太廣，非詳徵中外書說加以解辨不可，今印刷滋難，應俟將來再詳論之。

乙 怯 台

新唐書四〇云，「蒲昌……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播仙鎮，」同書四三下引賈耽四夷通道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豔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豔典所築。又西經特勒(勤)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此方沙漠廣延，元人西行，度亦不外斯路，七屯應是古屯之訛。(4) 古屯二字，似因漢書西域傳「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而得名，猶云古代屯田之城也。但假使漢名傳久失真而「屯」字失去n收聲，即古屯有變爲怯台之可能，(5) 余故謂元之怯台驛，應建於唐代古屯城之地。履之今輿，則侍行記五以爲密阮(Miran)，斯坦因以卡克里克(Charkhlik)當漢伊循，考卡克里克之原音本作Khadalik，土人或呼曰Kuduk-Kol，(6) 即拉施特書之Katak，西藏文書之Ka-dag，(7) 凡此諸音，如失去聲尾，均與怯台甚肖，其地爲羅布泊西行所必經，以當元之怯台，唐之古屯，可無疑也。(例如黑韃事略紇忒郡王。元史一二〇朮赤台傳作怯台，見王國維事略箋證，此怯台雖是人名，然可見喉音收聲之忒，同時亦或失去而變台也。)

新五代史七四引高居誨記(晉天福三年)云，「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蘆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自仲雲界西始涉磧，……又西渡陷河，」此大屯城應即賈耽之古屯城，光啓二年(八八六)所寫地理殘本之屯城或小鄯善城，(8) 而吐蕃語所云Nob-chung也。惟同書又稱「古屯城

在屯城西北，」似中間城址曾經遷移，要相去不遠，於本編考證無大關係，可不具論。

丙 闐里輝或闐鄺

元史一四至元廿四年七月又云，「立闐鄺屯田」。按羅卜，怯台兩名，既得所指，闐鄺今地，可直斷爲卡牆矣。侍行記五云，「六十里布古里克，渡卡牆河，（一作切鐸河，……）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敏託海，七十里英蘇，八十里塔得朗，六十里卡牆，（回民四百戶，舊名策爾滿，西北有古城，周十餘里，漢且末國，唐之播仙鎮，）」按卡牆外人稱 Chorchand 或 Cherchen，近譯車爾成，與闐鄺——如今之 Khojend 元史作忽纏——對音甚合，余嘗謂唐人翻譯，間以麻、馬等韻字肖外語之 r，此以闐對 cher，則元初尙有其例。若卡牆、且末，在言音上似無聯係，但依前陶氏說，其地舊名策爾滿，考佉盧漢簡有 Calmada，斯坦因證爲大唐西域記之折摩馱那，亦即且末，⁽⁹⁾如流音略去，則 Camad 等於且末，如 d 變 n，則 Calman 等於策爾滿。然則西漢且末之稱，至晚近尙未完全喪失也。闐里輝當即闐鄺之訛轉。

大全文集五〇兀良氏先廟碑銘云，「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等部」，元史一二一速不台傳云，「帝命度大磧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閼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兩文比讀，知後之特勒乃特勤訛，而赤閼與寺門爲同一；再從前節觀之，此特勤蓋因地而名，寺門赤閼與策爾滿，皆一音之轉耳。

由全文觀之，則敦煌迤西至于闐，元初固嘗通行，且曾置驛。丁謙漢書西域傳考證乃云，「至魏書西域傳雖言出西域其道有四，而漢時南道諸地，絕不敘及，知此道之亡，實始是時，……觀此，知此道開通之故，始因乾隆之用兵，繼因安夷之侵入」，又云，「前許侍郎景澄著西北邊地考證，謂漢時天山南道，本由羅布淖爾西達和闐，自唐以後，其道遂湮，與余說正合」，則未知元代初期敦煌迤西，固有通道，即下至明初洪武、洪熙之際，藍玉等亦曾用兵其地，（參拙著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東四衛考一六四及一七二頁）許、丁兩家爲失考矣。

三十一年三月下旬，南溪板栗坳。

- (1) 西遊錄李注云，「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闐，均非兩地」，是也；顧又云，「憲宗紀作擴端」，則誤人名爲地名，擴端卽太宗子闊端，見譯文證補二。丁謙大典圖考證云，「忽炭……而元史憲宗紀別作擴端，曷思麥里傳作鄂端」，以擴端爲地名，亦沿李氏之誤；又今曷思麥里傳作斡，非作鄂。
- (2) 布氏中世紀研究下卷四七頁誤以耶律希亮傳之也里虔卽押兒牽異名，蒙兀兒史記承之，已辨見拙著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廿一頁。
- (3) 見漢書六一齊召南考證及同人水道提綱二八。
- (4) 輔仁學誌三卷二期樓蘭鄯善問題五頁。
- (5) 例如漢之柳中，唐之蒲昌、赤亭，後皆訛變而失去聲尾。
- (6) 斯坦因最閉處的亞洲卷一第一二九頁。
- (7) 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報一九三一年三〇二頁。
- (8) Thomas 以藏文 Rtse-thon 當七屯音驛(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報一九三四年九六頁)，此問題應與羅卜別論之。
- (9) 古代于闐三一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册)

作者= B E X P

S S 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 h t t p : / / h n 5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6 5 / d i s k h w t / h w t 7 2 1 / 0 9 /
! 0 0 0 0 1 . p d g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